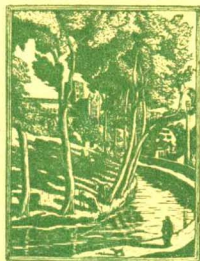


鄭振鐸主編

# 世界文庫

—6—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十一年

# 世界文庫

— 6 —

乙種每冊實價壹圓  
外埠酌加寄費

編 輯 人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鄭 振 鐸  
上海福州路復興里  
徐 伯 昕  
上海福州路  
生 活 書 店  
第 三 八 四 號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 世界文庫 第六冊目錄

孟浩	然集(上集)	唐	孟浩然撰	三四九	
雲謠集	雜曲	唐	無名氏編	三三三	
剪燈新話	新話	明	瞿佑撰	三三八	
趙匡義智娶符金錠	雜劇	元明	無名氏撰	三〇九	
岳飛破虜東牕記	記	元明	無名氏撰	三三五	
權子	子	明	耿定向撰	三六七	
金瓶梅詞話(六)	詞話(六)	明	蘭陵笑笑生撰	三三八	
警世通言(六)	言(六)	明	馮夢龍編	三四九	
吉訶德先生傳(六)	傳(六)	西班牙	塞萬提斯作	傅東華譯	三四九
簡愛	自傳(三)	英	〇白朗底女士作	李霽野譯	四七九
死魂	魂(六)	俄	果戈理作	魯迅譯	二五七
不可知的傑作	傑作	法	巴爾扎克作	穆木天譯	三四四
杜蘭蒂	娜	俄	梭羅古勃作	高蹈譯	二五七
小	鬼(三)	俄	梭羅古勃作	徐懋庸譯	二六一
狼	法	法	羅曼羅蘭作	沈起予譯	二六七
啓示藝術家與文學者的靈魂	德	德	尼采作	梵澄譯	二六三
情契	詞	夫	茅盾譯	二六三	

孟浩然集

宣城  
王士源編

史稱浩然爲詩，佇興而作，造意極苦。篇什旣成，洗削凡近，超然獨妙。雖氣象清遠，而采秀內映，藻思所不及。皮日休孟亭記云：「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令齟齬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我會將浩然和王維比較過，王維詩是把他自己融合在他所寫的景色中，浩然所寫的大自然，却是活躍的，處處都有個「我」在。（挿圖本中國文學史四一三頁）

浩然詩集有二卷三卷四卷之別，篇數亦多不同。有宋刊三卷本，然未見。明許自昌刊本，李夢陽刊本，清康熙間汪立名刊本均作二卷，全唐詩亦作二卷。汲古閣刊本作三卷，以事爲類。劉須溪注本及明顧道洪刊本均作三卷，惜並未見。明閔齊伋刻本亦爲三卷。八千卷樓藏有明刊四卷本，頗罕見。四部叢刊本即從此出。四部備要本便又是把叢刊本來翻印的。此本亦以叢刊本爲主，而校以全唐詩本（全唐詩本疑曾以宋本校），及其他各本。凡校注中作「全」者，即指「全唐詩」本，「一作某」者，即指他本。這樣校定了一下，比較是可稱爲「集大成」的一本了。

天寶間王士源所編浩然集，「其詩凡二百十八首。」明刊四卷本又多出詩四十五首。今校以他本，又多出清明、長樂宮、灑揚子、江題梧州、陳司馬山齋、初秋等五首，及殘句若干，並附於後。然此本所有上張吏部一首，全唐詩等本却也未錄。則此本所錄詩二百六十八首，也當爲最「多」的一本了。

# 孟浩然集序

宣城 王士源編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尙。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遊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尙書侍郎河東裴顛，范陽盧僊，大理評事河東裴撝，華陰太守鄭情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實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楊於朝，與期，約日引調。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佗時嘗筆讀之曰：導漾挺鹽，實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瘵發背，且愈。相過歡甚，浪情宴談。食鮮疾動，終於治。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文不爲仕，行與而作，故或遽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虛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允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復夏，詔書徵調京邑。與象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屢卒，始知浩然物故。嗟哉！未祿於代，史不必書。安可哲隆妙韻，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隨述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爲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探，不有其半。數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爲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搢紳，經襄陽思覩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爲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製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 備要作「治」。

● 備要作「入」。

# 重序

宣城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遊山水，不在人間。著亢倉子數篇，傳之於代。余久在集賢，常與諸學士命。此子不可得見。天寶中，忽獲浩然文集，乃士源爲之序傳。詞理卓絕，吟諷忘疲。書寫不一，紙墨薄弱。昔虞坂之上，逸駕與鶩駘俱疲；吳鼈之中，孤桐與樵蘇共爨。遇伯樂與伯喈，遂騰聲於千古。此詩若不遇王君，乃十數張故紙耳。然則王君之清鑒，豈減孫蔡而已哉！余今繕寫，增其條目。復貴士源之清才，敢重述於卷首。謹將此本送上秘府。庶久而不泯，傳芳無窮。天寶九載正月初三日，特進行太常卿禮儀使集賢院修撰上柱國沛國郡開國公韋瓘敘。



# 孟浩然集卷第一

## 五言古詩

### 尋香山湛上人

朝游訪名山，山遠在空翠。氛氳亘百里，日入行始至。谷口聞鐘聲，林端識香氣。杖策尋故人，解鞍暫停騎。石門殊崿險，篁筵轉森邃。法侶欣相逢，清談曉不寐。平生慕真隱，異日探靈異。野老朝入田，山僧暮歸寺。松泉多清響，苔壁饒古意。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

### 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

謂余獨迷方，逢子亦在野。結交指松柏，問法尋蘭若。小溪劣容舟，怪石屢驚馬。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密篠夾路傍，清泉流舍下。一云雲族與坐隔，天空落塔下。上人亦何閑，塵念俱已捨。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虛假。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洒。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

### 宿天台桐柏觀

- ① 一作「若」。
- ② 以上十字，全在①處。
- ③ 全作「豁」。
- ④ 一作「深」。
- ⑤ 一作「遊」。
- ⑥ 一作「求」。
- ⑦ 全作「奇」。
- ⑧ 一作「雲」。
- ⑨ 全作「逸」。
- ⑩ 註：「谷口」以下二句全在此處。
- ⑪ 一作「遊」。
- ⑫ 一作「往」。
- ⑬ 全作「聞」。
- ⑭ 全作「托」。
- ⑮ 一作「願」，又作「知誰」。

海行信風帆，夕宿逗雲島。緬尋滄州趣，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柏，採秀尋芝草。鶴唳青露垂，鷄鳴信潮早。願言解纜紱，從此去。煩惱。高步陵四壁，玄蹤得三老。紛吾遠游意，學此長生道。日夕望三山，雲濤空浩浩。

宿終南翠微寺

翠微終南裏，雨後宜返照。閉關久沈冥，杖策一登眺。遂造幽人室，始知靜者妙。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兩心喜相得，畢景共談笑。暝還高窗眠，時見遠山燒。緬懷赤城標，更憶臨海嶠。風泉有清音，何必蘇門嘯。

春初漢中漾舟

羊公峴山下，一云漾舟逗何處。神女漢皋曲，雪罷冰復開。春潭千丈綠，輕舟恣來往。探翫無厭足，波影搖妓釵。沙光逐人目，傾杯魚鳥醉。聯句驚花綬，良會難再逢。日入須秉燭。

宿來公山房期丁大不至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

耶溪泛舟

落景餘清暉，輕桡弄溪渚。泓澄愛水物，臨泛何容與。白首垂釣翁，新粧浣沙女。相看未相識，脈脈不得語。

彭蠡湖中望廬山

- 一作「窮」
- 一作「時」
- 一作「格」
- 一作「無」
- 全作「明」
- 一作「樂」
- 全作「題終南翠微寺望上人房」
- 全作「相喜」
- 一作「喜」
- 一作「聽」
- 全「輕舟」
- 句真會二句宋刻並無
- 一作「業師」
- 一作「待」
- 一作「燈」
- 一作「未」
- 一作「宿」
- 一作「權」
- 一作「澄明」
- 一作「看」
- 全作「似」
- 全作「子」
- 一作「知」
- 全作「容響」
- 全作「曉」
- 一作「爐峯」

水●噴成虹。久欲追尚子，况茲懷遠公。我來限●於役，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將半，星霜歲欲窮。寄言品棲者，畢趣當來同。

登鹿門山懷古

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方●識。浦樹遙●莫辨。漸到●鹿門山，山明翠微淺。巖潭多屈曲，舟櫂屢迴轉。昔聞龐德公，採藥遂不返。金澗餐●芝朮，石牀臥苔蘚。紛吾感膏肓，結攜事藥踐。隱迹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探討意未窮，迴矚夕陽晚。

遊明禪師西山蘭若

西山多奇狀，秀出傍前楹。一云西山饒石林，巖翠疑削成。停午收彩翠，夕陽照分明。吾師住其下，禪坐說●無生。結廬就嵌窟，翳竹●通運●行。談空對樵叟，授法與山精。日暮方辭去，田園歸冶城。

聽鄭五憺彈琴

阮籍推名飲，清風坐●竹林。半酣下衫袖，拂拭龍琴。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沈。余意在山水，聞之豁夙心。

疾愈過龍泉寺精舍呈易業二上人

停午聞山鐘●，起行散●愁疾。尋林採芝去，轉谷松蘿●密。傍見精舍開，長廊飯僧畢。石渠●流雪水，金子●耀霜橘。竹房思舊遊，慙終永日。入洞窺石髓，傍崖採蜂蜜。日暮辭還公，虎溪相送出。

襄陽●旅泊寄閻九司戶

桂水通百越，扁舟期晚發。荆門●蔽三巴，夕望不見家。襄王夢行雨，才子諳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爲苦留滯。久別思款顏，承歡懷接袂。

- 全作「布」。
- 全作「恨」。
- 全作「初」，又作「相」。
- 全作「遠」。
- 全作「至」。
- 全作「布」。
- 全作「鏡」。
- 全作「證」。
- 全作「若」。
- 全作「往」。
- 全作「滿」。
- 全作「送」。
- 全作「翠」。
- 一作「梁」。
- 一作「鳥」。
- 全作「湖中」。
- 全作「雲」。

接袂杳無由，徒增旅泊愁。清猿不可聽，冷月下湘流。

大堤行寄萬七

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歲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孫挾珠彈，遊女矜羅襪。攜手今莫同，江花爲誰發？

還山贈湛禪師

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心迹罕兼遂，時軀多在塵。晚途歸舊壑，偶與支公鄰。喜得林下契，共推席上珍。念茲泛苦海，方便示迷津。導以微妙法，結爲清淨因。煩惱業頓捨，山林情轉殷。朝來問疑義，夕話得清真。墨妙稱古絕，詞華驚世人。禪房閉虛靜，花藥連冬春。平石藉琴硯，落泉洒衣巾。欲知明滅意，朝夕海鷗馴。

秋登萬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鴈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平沙渡頭歇。天邊樹若齊，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王迥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篠岸傍密。較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昨日。夕陽開晚照，中坐與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恨相失。

晚春臥疾寄張八子容

南陌春將晚，北窗猶臥病。林園久不遊，草木一何盛。狹徑花將盡，閑庭竹掃淨。翠羽戲蘭苕，蘋鱗動荷柄。念我平生好，江鄉遠從政。

- ① 全作「貽」。
- ② 一作「燈」。
- ③ 全無以上四句二十字。
- ④ 一本無以上二句十字。
- ⑤ 全作「冥」。
- ⑥ 一作「意冥滅」。
- ⑦ 全作「關」。
- ⑧ 一作「此」。
- ⑨ 全作「試」。
- ⑩ 全作「心飛逐鳥滅」。
- ⑪ 一作「村人歸」。
- ⑫ 全作「沙行」。
- ⑬ 全作「返」。
- ⑭ 全作「如」。
- ⑮ 全無「子容」二字。
- ⑯ 全作「離迷」。

雲山阻夢思，衾枕勞感。詠感。詠復何爲？同心恨別離。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絲。遙情每東注，奔晷復西馳。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窮通若有命，欲向論中推。

書懷貽京邑故人

惟先自鄉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紹末躬。靈夜常自強，詞賦頗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執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當塗訴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逸離異，翻飛何日問！

遊雲門寺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

我行道諸越，夢寐懷所歎。久負獨往願，今來忝遊盤。台嶺踐燈石，耶溪泝林湍。捨舟入香界，登閣翫旂檀。晴山秦望近，春水鏡湖寬。遠行竹應接，卑位徒勞安。白雲去久滯，滄海竭來觀。故國眇天末，良朋在朝端。遇爾同攜手，何時方挂冠？

示孟郊

蔓草蔽極野，蘭芝結孤根。衆音何其繁，伯牙獨不喑。當時高深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爾其保靜節，薄俗徒云云。

山中逢道士雲公

春餘草木繁，耕種滿田園。酌酒聊自勸，農夫安與言。忽聞荆山子，時出桃花源。採樵過北谷，賣藥來西村。村烟日云夕，榛路有歸客。杖策前相逢，依然是疇昔。邂逅歡覲止，殷勤叙離隔。謂余掉扶桑，輕舉振六翮。奈何偶昌運，獨見遺草澤。既笑接輿狂，仍憐孔丘厄。物情趨勢利，吾道貴閑寂。偃息西山下，門庭罕人跡。何時還清溪，從爾煉丹液？

歲暮海上作

- 全作「歌」。
- 全作「歌」。
- 一作「垂」。
- 全作「同好」。
- 全作「繫」。
- 全作「謝」。
- 一作「攻」。
- 一作「龍」。
- 全作「山」。
- 全作「懷」。
- 全作「日夕」。
- 全作「去」。
- 一作「竭」。
- 全云：「按浩然與郊年代適不相及，詩題疑有繆誤。」鐸按此詩疑係後人竄入，或當時別有一孟郊耶。



仲尼既已<sup>①</sup>沒，余亦浮於海。昏<sup>②</sup>見斗柄廻，方<sup>③</sup>知歲星<sup>④</sup>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爲問乘槎人：滄洲<sup>⑤</sup>復何<sup>⑥</sup>在？

越中逢天台太子

仙宥逢羽人，停驢向前拜。問余涉風水，何事遠行邁？<sup>①</sup>陸尋天台，順流下吳會。茲山夙所尙，安得聞<sup>②</sup>靈怪。上逼青天高，俯臨滄海大。鷄鳴見日出，每與仙人會。來去<sup>③</sup>赤城中，逍遙白雲外。莓苔異人間，瀑布作<sup>④</sup>空界。福庭長不死，<sup>⑤</sup>華頂<sup>⑥</sup>舊稱最。永願<sup>⑦</sup>從此<sup>⑧</sup>遊，何當濟所屆。

自溇陽泛舟經明海作<sup>①</sup>

江分九派<sup>②</sup>，淼漫<sup>③</sup>成水鄉。舟子乘利涉，往來逗<sup>④</sup>溇陽。因之泛五湖，流浪經三湘。觀濤壯<sup>⑤</sup>枚發，吊屈痛沉湘。魏闕心常<sup>⑥</sup>在，金門不忘<sup>⑦</sup>遙。憐上林鴈，冰泮已<sup>⑧</sup>回翔。

早發漁浦潭

旭早光茫<sup>①</sup>，渚禽已<sup>②</sup>驚聒。臥聞漁浦口，曉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sup>③</sup>闊。美人常晏起，<sup>④</sup>照影弄流沫。飲水畏驚猿，祭時<sup>⑤</sup>見麕。舟行自無悶，况值晴景豁。

經七里灘

奉垂堂誠，千金非所輕。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岳追尙子，三湘吊屈平。湖經洞庭闕，江入新安清。復聞巖澗瀨，乃在此川<sup>①</sup>路。

- 全作「云」。
- 一作「又」。
- 一作「始」。
- 一作「新歲」。
- 一作「浪」。
- 全作「誰」。
- 全作「間」。
- 全作「常觀仙人旃」。
- 全作「往來」。
- 一作「去去」。
- 全作「當」。
- 全作「自」。
- 然「」。
- 一作「勝境」。
- 全作「此」。
- 一作「懷」。
- 全作「之」。
- 一作「湖」。
- 全無作「字」。
- 全作「流」。
- 全作「森」。
- 一作「漫漫」。
- 全作「至」。
- 一作「過」。
- 一作「輕」。
- 全作「恆」。
- 全作「也」。
- 一作「晨」。
- 一作「光蒼茫」。
- 一作「似」。
- 全作「湖」。
- 一作「然」。
- 一作「常」。
- 全作「茲滿」。
- 一作「此行」。

疊嶂數百里，泓澗非一趣。彩翠相氛氳，別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苔磴滑難步。猿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觀命恨來晚，倚棹惜將暮。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

南陽北阻雪

我行滯宛許，日夕望京豫。曠野莽茫茫，鄉山在何處。孤烟村際起，歸鴈天邊去。積雪覆平阜，饑鷹捉寒兔。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

將適天台留別臨安李主簿

枳棘君尚棲，匏瓜吾豈繫。念離當夏首，漂泊指炎裔。江海非隨遊，田園失歸計。定山既早發，漁浦亦宵濟。泛泛隨波瀾，行行任艤柁。故林日已遠，郡木坐成翳。羽人在丹丘，吾亦從此逝。

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

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因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隨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

送從弟崑下第後歸會稽

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歎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

送辛大之鄂渚不及

送君不相見，日暮獨愁緒。江上久徘徊，天邊迷處所。郡邑經樊鄩，雲山入嵩汝。蒲輪去漸遙，石逕徒延佇。

江上別流人

以我越鄉客，逢君謫居者。分飛黃鶴樓，流客蒼梧野。驛使乘雲去，征帆沿溜下。不知從此分，還袂何時把？

- 全作「權」
- 以上三字全作「南歸」
- 一作「滿」
- 一作「誰念離亭下」
- 一作「淡」
- 一作「情」
- 一作「去」
- 全作「值」
- 一作「從」
- 一作「去」
- 全作「尋」
- 全作「在」
- 一作「余」
- 全作「空」
- 全作「山河」
- 一作「里」
- 全作「落」
- 一作「崑」



窈窕夕陽佳，丰茸春色好。欲覓淹留處，無過狹斜道。綺席卷龍鬚，香杯浮馬腦。北林積修樹，南池生別島。手撥金琴花，心迷玉芝草。談天光六義，發論明三倒。匪非陳子驚，門還魏公掃。榮辱應無間，歡娛當共保。

同張明府清鏡嘆

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愁來試取照，坐嘆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夜涼，開軒臥閑敞。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

秋宵月下懷

秋空明月懸，光彩露沾濕。驚鵲棲不定，飛螢卷簾入。庭槐寒影疎，鄰杵夜聲急。佳期曠何許，望望空佇立！

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余復何為者，栖栖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歸來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採芝南澗濱。因聲謝朝列，吾慕頌陽真。

家園臥疾畢太祝見尋

伏枕舊遊曠，笙歌勞夢思。平生重交結，迨此令人疑。冰室無暖氣，炎雲空赫曦。隙駒不暫駐，日聽涼蟬悲。壯圖竟未立，班白恨吾衰。夫子自南楚，緬懷嵩汝期。

- ① 一作「陰」
- ② 一作「在」
- ③ 全作「紅」
- ④ 全作「笑」
- ⑤ 一作「華」
- ⑥ 一作「夕」
- ⑦ 一作「發」
- ⑧ 全作「夕」
- ⑨ 全作「未」
- ⑩ 「歸」下全有「漢」字
- ⑪ 全作「善」
- ⑫ 一作「觀」
- ⑬ 一作「十上」
- ⑭ 全作「當」
- ⑮ 全作「夏」
- ⑯ 「祝」下全有「囉」字
- ⑰ 全作「發」
- ⑱ 一作「火」
- ⑲ 此下全有「願子衡茅下，兼致稟物質。股分趨庭禮，殷勤伐木詩。脫君車前鞅，設我園中葵。斗酒須寒興，明朝難重持。」八句四十字。

田家元日

昨夜斗回北，今朝歲起東。我年已強仕，無祿尙憂農。野老就耕去，荷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

晚泊潯陽望香鑪峯

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鑪峯。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鐘。

萬山潭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益閑。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間。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淞月棹歌還。

入峽寄弟

吾昔與汝輩，讀書常閉門。未嘗冒滄險，豈願垂堂言。自此歷江湖，辛勤難具論。往來行旅弊，開鑿禹功存。壁立千峰峻，滌流萬壑奔。我來凡幾宿，無夕不聞猿。浦上搖歸戀，舟中失夢魂。淚沾明月峽，心斷鵲鴿原。離閣星難聚，秋深露易繁。因君下南楚，書此寄鄉園。

宿楊子津寄潤州長山劉隱士

所思在夢寐，欲往大江深。日夕望京口，煙波愁我心。心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霜勞夜吟。

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

吾觀鸞鷟賦，君負王佐才。惜無金張援，十上空歸來。棄置鄉園老，翻飛羽翼摧。故人今在位，歧路莫遲迴。

送吳悅遊韶陽

- ① 一作「惟尙」。
- ② 全作「桑野就耕父」。
- ③ 「香鑪峯」三字全作「廬山」。
- ④ 全作「但」。
- ⑤ 「潭」
- ⑥ 下全有「作」字。
- ⑦ 全作「亦」。
- ⑧ 一作「遊」。
- ⑨ 全作「權」。
- ⑩ 全作「爾」。
- ⑪ 一作「直」。
- ⑫ 一作「岩」。
- ⑬ 一作「思」。
- ⑭ 全作「已」。
- ⑮ 全作「示」。
- ⑯ 全作「建業」。
- ⑰ 全作「星」。
- ⑱ 一作「風」。
- ⑲ 一作「徒」。



五色憐鳳雛，南飛適鷓鴣。楚人不相識，何處求椅梧。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安能與斥鷃，決起但槍榆。

送陳七赴西軍

吾觀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負鴻鵠志，蹉跎青劍年。一聞邊烽動，萬里忽爭先。余亦赴京國，何當獻凱還。

田家

弊廡隔康喧，惟先養恬素。卜鄰勞三逕，植果盈千樹。粵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書枕時將晚，丘園日空暮。晨興自多懷，晝坐常寡悟。冲天羨鴻鵠，爭食羞雞鶩。望斷金馬門，勞歌採樵路。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誰能爲楊雄，一薦甘泉賦。

從張丞相遊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

從禽非吾樂，不好雲夢田。歲晏臨城望，只令鄉思懸。參卿有數子，聯騎何翩翩。世祿金張貴，官曹幕府連。歲時行殺氣，飛刃爭割鮮。十里屈賓館，徵聲匝妓筵。高標迴落日，平楚壓芳煙。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

登望楚山最高頂

山水觀形勝，襄陽美會稽。最高惟望楚，曾未一攀躋。石壁疑削成，衆山比全低。晴明試登陟，目極無端倪。雲夢掌中小，武陵花處迷。暝還歸騎下，蘿月在深溪。

採樵作

採樵入深山，山深水重疊。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接。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蘿衣。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烟歸。

早梅

園中有早梅，年例犯寒開。少婦爭攀折，將歸插鏡臺。猶看不足，更欲剪刀裁。

- 一作「關」
- 一作「曉」
- 全作「南紀」
- 全作「散」
- 一作「尙」
- 全作「映」
- 全作「近」
- 全作「樹」
- 全作「公」
- 全作「羅」
- 全作「劍」
- 全作「已」
- 全作「機」
- 全作「車」
- 全作「會」

澗南園卽事貽皎上人

弊廬在郭外，素業唯田園。左右林野曠，不聞城市喧。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書取幽棲事，還尋靜者論。

王④適見尋⑤

歸閒日無事，雲臥畫不起。有客款柴扉，自云巢居士。居閒好花木，採藥來城市。家在鹿門山，常遊澗澤水。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履。聞道鶴書徵，臨流還洗耳。

與黃侍御北津泛舟

津無蛟龍患，日夕常安流。本欲避驄馬，何知同鷓舟。豈伊今日幸，曾是昔年遊。莫奏琴中鶴，且隨波上鷗。堤緣九里郭，山面百城樓。自顧躬耕者，才非管樂儔。聞君薦草澤，從此泛滄洲。

題長安主人壁

久廢南山田，謬陪東閣賢。欲隨平子去，猶未獻甘泉。枕席琴書滿，褰帷遠岫連。我來如昨日，庭樹忽鳴蟬。促織驚寒女，秋風感長年。授衣當九月，無褐竟誰憐。

庭橋

明發覽羣物，萬木何陰森。凝霧漸漸水，庭橋似縣金。女伴爭攀摘，摘窺礙葉深。並生憐共蒂，相示感同心。骨刺紅羅破，香粘翠羽簪。擊來玉盤裏，全勝在幽林。

- ① 全作「產」。
- ② 全作「朝」。
- ③ 一作「昔」。
- ④ 「王」上全有「白雲先生」四字。
- ⑤ 全作「訪」。
- ⑥ 全作「閑踏」。
- ⑦ 全作「芝朮」。
- ⑧ 全作「如」。
- ⑨ 全作「叨」。
- ⑩ 全作「籍」。

# 孟浩然集卷第二

## 七言古詩

### 夜歸鹿門歌

山寺鳴鐘響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 和盧明府送鄭十三還京兼寄之

昔時風景登臨地，今日衣冠送別筵。閑臥自傾彭澤酒，思歸長望白雲天。洞庭一葉驚秋早，灤落空嗟滯江島。寄語朝廷當世人，何時重見長安道？

### 送王七尉松滋得陽臺雲

君不見巫山神女作行雲，霏紅沓翠曉氛氳。嬋娟流入襄王夢，倏忽還隨零雨分。空中飛去復飛來，朝朝暮暮下陽臺。愁君此去爲仙尉，便逐行雲去不迴。

- 「門」下全有「山」字。
- 一作「草」。
- 一作「橋徑非遙」。
- 一作「關」。
- 一作「虹蜺」。
- 全作「路」。
- 一作「烟中」。
- 一作「辨」。
- 全作「醉坐」。
- 一作「虹蜺」。
- 一作「遊」。
- 全作「楚」。
- 一作「覺後」。
- 一作「曉」。
- 一作「處」。

鸚鵡洲送王九遊江左

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中鸚鵡洲。洲勢逶迤繞碧流，鶯鶯鷺鷥滿沙頭。沙頭日落沙磧長，金沙耀耀動颿光。舟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高陽池送朱二

當昔襄陽雄盛時，山公常醉習家池。池邊釣女自相隨，粧成照影競來覩。澄波淡淡芙蓉發，綠岸蕤蕤楊柳垂。一朝物變人亦非，四面荒涼人住稀。意氣豪華何處在，空餘草露濕羅衣。此地朝來餞行者，翻向此中牧征馬。征馬分飛日漸斜，見此空爲人所嗟。殷勤爲訪桃源路，予亦歸來松子家。

五言排律

西山尋辛鬱

漾舟乘水便，因訪故人居。落日清川裏，誰言獨羨魚。石潭窺洞徹，沙岸歷紆餘。竹嶼見垂釣，茅齋聞讀書。款言忘景夕，清興屬涼初。回也一瓢飲，賢哉常宴如！

冬至後過吳張二子檀溪別業

卜築依自然，檀溪不更穿。園林二友接，水竹數家連。直取南山對，非關選地偏。卜鄰依孟母，共井讓王宣。曾是歌三樂，仍聞詠五篇。草堂時偃曝，蘭榭日周旋。外事情都遠，中流性所便。閑垂太公釣，興發子猷船。余亦幽棲者，經過竊慕焉。梅花殘臘日

- ① 全作「之」。
- ② 一作「近」。
- ③ 全作「之」。
- ④ 一作「紅」。
- ⑤ 全作「灘」。
- ⑥ 一作「彰彰」。
- ⑦ 全作「灘」。
- ⑧ 全作「燈檜」。
- ⑨ 全作「日」。
- ⑩ 全作「與」。
- ⑪ 全無以上四句二十字。
- ⑫ 一作「權」。
- ⑬ 一作「征」。
- ⑭ 全作「尋」。
- ⑮ 全作「蘆」。
- ⑯ 疑係「叢刊」本描錯。
- ⑰ 一作「初」。
- ⑱ 全作「釣」。
- ⑲ 此本作「飲」，疑係「叢刊」本描錯。
- ⑳ 一作「初」。

●，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鱸。停杯問山簡：何似習池邊？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欄師。寧忘經濟日，不憚迓寒時。洗頓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虞。雲物吟孤嶼，江山辯四維。晚來風稍緊，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魚歌激楚辭。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之？

陪盧明府泛舟迴峴山作

百里行春返，清流逸興多。鷁舟隨鴈泊，江火共星羅。已救田家旱，仍憂俗化訛。交章推後輩，風雅激頽波。高岸迷陵谷，新聲滿棹歌。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

陪張丞相祠紫蓋山途經玉泉詩

望秩宣王命，齋心待漏行。青襟列冑子，從事有參卿。五馬尋歸路，雙林指化城。聞鐘度門近，照膽玉泉清。皂蓋依林翫，緇徒擁錫迎。天宮近兜率，沙界豁迷明。欲就終焉志，恭聞智者名。人隨逝水嘆，波逐覆舟傾。想像若在眼，周流空復情。謝公還欲臥，誰與濟蒼生！

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

石壁開金像，香山繞鐵圍。下生彌勒見，回向一心歸。竹柏禪庭古，樓臺世界稀。夕嵐增氣色，餘照發光輝。講席邀談柄，泉堂施浴衣。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

同獨孤使君東齋作

郎官舊華省，天子命分憂。襄土歲頻旱，隨車雨再流。雲陰自南楚，河潤及東周。靡宇宜新霽，田家賀有秋。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浮。寄

- 全作「月」
- 全作「證」
- 全作「疑」
- 全作「急」
- 全無以上二字
- 一作「鳥沒」
- 全作「醫」
- 全作「才子」
- 全作「寺」
- 全作「鐘」
- 全作「松」
- 全作「上」
- 一作「先」
- 全作「沒」
- 一作「山」
- 全作「倚」
- 一作「松竹」



謝東陽守何如八詠樓

峴山送朱大 ● 去非遊巴東

峴山南郭外，送別每登臨。沙岸江村近，松門山寺深。一言余有贈，三峽爾相尋。祖席宣城酒，征途雲夢林。蹉跎遊子意，眷戀故人心。去矣勿淹滯，巴東猿夜吟！

宴張記室宅

甲第金張館，門庭軒騎多。家封漢陽郡，文會楚材過。曲島浮觴酌，前山入詠歌。妓堂花映發，書閣柳逶迤。玉指調箏柱，金泥飾舞羅。誰知書劍者，年歲獨蹉跎。

登龍興寺閣

閣道乘空出，披軒遠目開。逶迤見江勢，客至屢揄廻。茲郡何填委，遙山復幾哉。蒼蒼皆草木，處處盡樓臺。驟雨一陽散，行舟四海來。鳥歸餘興滿，周覽更徘徊。

登總持寺浮屠

半空躋寶塔，晴望盡京華。竹遶渭川遍，山連上苑斜。四門開帝宅，千陌俯人家。累劫從初地，為童憶聚沙。一窺功德見，彌益道心加。坐覺諸天近，空香送落花。

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

試覽鏡湖物，中流見底清。不知鱸魚味，但識鷗鳥情。帆得樵風送，春逢穀雨晴。將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府榷有包子，文章推賀牛。滄浪醉後唱，因子寄同聲。

- 以上二字全作「張」。
- 「驚」全作「歲月」。
- 「村」全作「將」。
- 「江」全作「車」。
- 「遠」全作「圖」。
- 「一」本無以上二句。
- 「到」全作「特尋」。
- 「守」全作「此」。
- 「逐」全作「到」。
- 「特尋」全作「守」。
- 「此」全作「此」。

本●閣黎新亭作

八解禪林秀，三明給苑才。地偏香界遠，心靜水亭開。傍險山查立，尋幽石逕迴。瑞花長自下，靈藥豈須裁！碧網交紅樹，清泉盡綠苔。戲魚聞法聚，閑鳥誦經來。乘象玄應悟，忘言理必該。靜中何所得？吟詠也徒哉！

長安早春●

關戍●惟東漢●，城池起北辰。咸歌太平日，共樂建寅春。雪盡青山樹，冰開黑水濱。草迎金埒馬，花伴玉樓人。鴻漸看無數，鶯歌聽欲頻。何當桂枝●，擢歸及柳條新。

寒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

為●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明歇逢聖代，●羈旅屬秋霖。豈直昏墊苦，亦為權勢沉。二毛催白髮，百鎰罄黃金。淚憶峴山隕，愁懷湘水深。謝公積憤懣，莊鳥空譙吟。躡馬非吾事，狎鷗真●我心。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

陪張丞相登荊州●城樓因寄蘇臺●張使君及浪泊戍主劉家

薊門天北畔，銅柱日南端。出守聲彌遠，投荒法未寬。側身聊倚望，攜手莫同懽。白璧無瑕玷，青松有歲寒。府中丞相閣，江上使君灘。與盡迴舟去，方知行●路難。

荊門上張丞相

共理分荆國，招賢愧楚材。召南風更聞，丞相閣還開。觀止欣眉睫，沉淪拔草萊。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始慰蟬鳴柳●，俄看雪間梅。四時年箭盡，千里客程催。日下瞻歸翼，沙邊厭曝鰓。佇聞宣室召，星象復中台●。

和宋太史●北樓新亭

- 全作「來」。
- 全「云」。
- 一作「張子容詩」。
- 一作「開國」。
- 全作「井」。
- 一作「漢」。
- 全作「蓬」。
- 全作「苦」。
- 全作「用賢遺聖日」。
- 全作「宜」。
- 全無「州」字。
- 全作「薊州」。
- 全作「茲」。
- 全作「不」。
- 一作「稻」。
- 全作「列三台」。
- 一作「大使」。

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誰謂●山林近，坐爲符竹拘。麗譙非改作，軒檻是新圖。遠水自嗜豕，長雲吞具區。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寮趨。欲識狂歌者●，丘園一豎儒。

夜泊宣城界

西塞淞江島，南陵閭驛樓。潮平津濟闊，風止客帆收。去去懷前浦，茫茫泛夕流。石逢羅刹礙，山泊板亭幽。火燧●梅根冶，煙迷楊葉洲。離家復水宿，相伴賴沙鷗。

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

自君理畿甸，余亦經江淮。萬里音信斷，數年雲雨乖。歸來休澣日，始得賞心諧。朱紱心雖重，滄洲趣每懷。樹低新舞閣，山對舊書齋。何以發佳●興？陰蟲鳴夜堦。

同張明府碧谿贈答

別業聞新製，同聲和者多。還看碧谿答，不羨綠珠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舞庭●鋪錦繡，粧闥閉藤蘿。秋滿休閒日，春餘景色●和。仙鬼能作伴，羅襪共凌波。別●鳥尋花藥，迴潭折菱荷。更憐斜日照，紅粉豔青娥。

贈蕭少府

上德如流●水，安仁道若山。聞君秉高節，而得奉深顏。鴻漸昇台●羽，牛刀列下班。處腴能不潤，居劇體常閑。去詐●人無詔，除邪吏息奸。欲知清與潔，明月在●澄灣。

同王九題就師山房

晚憩支公室，故人逢右軍。軒窗避炎暑，翰墨動新文。竹閉●窗裏日，一作竹蔽簷前日。雨隨堦下雲。同●遊清陰遍，吟臥夕陽曛。江靜棹

- 全作「道」。
- 全作「秋」。
- 一作「爲」。
- 全作「綺筵」。
- 全作「客」。
- 全作「識」。
- 一作「許」。
- 全作「照」。
- 一作「關」。
- 全作「周」。
- 一作「氣」。
- 全作「曲」。
- 一作「流如」。
- 全作「儀」。
- 「集」下全有「探得塔字」四字。

歌歇，溪深樵語聞。歸途未忍去，攜手戀清芬。

上張吏部

公門世緒昌，才子冠裴王。自出平津邸，還爲吏部郎。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光。夜直南宮靜，朝趨北禁長。時人窺水鏡，明主賜衣裳。翰苑飛鸚鵡，天池待鳳凰。

和于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

韓公美<sup>①</sup>襄土<sup>②</sup>，日賞城西岑。結構意不淺，崑潭趣轉<sup>③</sup>深。皇華一動詠，荆國幾<sup>④</sup>謳吟。舊徑蘭勿翦，新堤柳欲陰。砌傍餘恠石，沙上有閑禽。自牧豫章郡，空隴楓樹林。因聲寄流水，善聽在知音。著書妙不接，崔徐無處尋。物情多貴遠，賢俊豈遙<sup>⑤</sup>今。遲爾長江暮，澄清一洗心。

下瀨石

瀨石三百里，湓澗千嶂間。沸聲常浩浩，洑勢亦潺潺。跳沫魚龍沸，垂藤猿狖攀。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放溜情彌<sup>⑥</sup>遠，登艦目自閑。嘖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

行至漢川作

異縣非吾土，連山盡綠簑。平田出郭少，盤壘<sup>⑦</sup>入雲長。萬壑歸於海，千峯劃彼蒼。猿聲亂楚峽，人語帶巴鄉。石上撥椒樹，藤間養<sup>⑧</sup>蜜房。雪餘春未暖，嵐解晝初陽。征馬疲登頓，歸帆愛渺茫。坐欣涇溜下，信宿見維桑。

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

- 全作「張」，一作「趙」。
- 全作「是」。
- 全作「士」。
- 一作「亦」。
- 一作「盛」。
- 全作「張」。
- 一作「無」。
- 全作「活活」。
- 一作「深」。
- 全作「懷」。
- 全作「宿」。
- 全作「行出東山望漢川」。
- 全作「坂」。
- 全作「漢」。
- 全作「纒」。
- 一作「浮」。
- 全作「貽」。



來●理舟楫，江海正無波。

上巳日潤南園期王山人陳七諸公不至

搖艇候明發，花源非晚春。在山懷綺季，臨漢憶荀陳。上巳期三月，浮杯興十旬。坐歌空有待，行樂恨無隣。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蠶逢姪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解紳。羣公望不至，虛擲此芳晨！

送莫氏甥兼諸昆弟從韓司馬入西軍

念爾習詩禮，未嘗離●戶庭。平生早偏露，萬里更飄零。坐乘三冬業，行觀八陣形。飾裝辭故里，謀策赴邊庭。壯志吞鴻鵠，遙心伴鷓鴣。所從文與●武，不戰自應寧。

峴山送蕭員外之荊州

峴山江岸曲，郢水郭門前。自古登臨處，非今獨黯然。亭樓明落日，井邑秀通川。澗竹生幽興，林風入管絃。再飛鵬激水，一舉鶴冲天。佇立三荆使，看君駟馬旋。

送王昌齡之嶺南

洞庭去遠近，楓葉早驚●秋。峴首羊公愛，長沙賈誼愁。土風●無編紵，鄉味有查●頭。已抱沉疴●疾，更貽鸚鵡●憂。數年同筆硯，茲夕異●衾裯。意氣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 ① 全作「敷」
- ② 全作「開」
- ③ 一作「神」
- ④ 全作「曾遠」
- ⑤ 一作「嚴君先早露」
- ⑥ 全作「經」
- ⑦ 一作「毛」
- ⑧ 全作「搓」
- ⑨ 全作「藉」
- ⑩ 全作「間」

原书空白页

# 雲謠集雜曲子目錄

- |      |      |      |      |
|------|------|------|------|
| 鳳歸雲四 | 天仙子二 | 竹枝子二 | 洞仙歌二 |
| 破陣子四 | 浣沙溪二 | 柳青娘二 | 傾杯樂二 |
| 內家嬌二 | 拜新月二 | 拋毬樂二 | 漁歌子二 |
| 喜秋天二 |      |      |      |

● 此目據宋本補。



雲謠集雜曲子 共三十首

唐 無名氏編

鳳歸雲備

征夫數載萍寄他邦，去便無消息，累換星霜。月下愁聽砧杵，寒雁□行。孤眠鸞帳裏，枉勞魂夢，夜夜飛颺。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誰爲傳書與，表妾衷腸。倚闌無言垂血淚，閣祝三光。萬般無那處，一爐香盡，又更添香。

又

怨綠窗獨坐修得爲君書，征衣裁縫了，遠寄邊處。想得爲君貪苦戰，不憚崎嶇。中朝砂磧里，已憑三尺，勇戰奸愚。豈知紅臉淚滴如珠，枉把金釵卜，卦卦皆虛。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虛。待卿迴故日，容顏憔悴，彼此何如？

又

幸因今日得親嬌，眉如初月，目引橫波。素胸未消殘雪，透輕羅。朱含碎玉，雲鬢婆娑。東鄰有女，相料實難過，羅衣掩袂，行步逶迤，逢人閒語，羞無力，態嬌多。錦衣公子見，垂鞭立馬，腸斷知磨。

又

- ① 乙本作「銜」，宋本無偏字。
- ② 甲乙二本均不缺，此從宋本。
- ③ 甲乙均作「往」，此從宋本。
- ④ 乙本作「裏」。
- ⑤ 朱本無「怨」字。
- ⑥ 乙本無「爲」字。
- ⑦ 甲乙本作「且」，此從宋本。
- ⑧ 甲本作「山」。
- ⑨ 乙本作「裏」。
- ⑩ 甲乙二本均作「往」。
- ⑪ 「待」下，乙本有「公」字。
- ⑫ 「日」朱本作「里」。
- ⑬ 朱本作「磨」。

兒家本是累代簪纓，父兄皆事。佐國良臣；幼年生於闔閭，洞房深，訓習禮儀，足三從四德，針指分明。嫁得良人爲國遠長征，爭名定難未有歸程；徒勞公子肝腸斷，謾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強過會父。堅貞。

天仙子

鶯語啼時三月半，煙蘿柳條金線亂。五陵原上有仙娥，攜歌扇，香爛漫，留住九華雲一片。犀玉滿頭花滿面，負妾一雙偷淚眼。淚珠若得似珍珠，拈不散，知何限，申向紅絲懸百萬。

又

鶯語鶯啼鶯教夢，羞見鸞臺雙舞鳳。天仙別後信難通，無人問，花滿洞，休把同心千徧弄。巨耐不知何處去，正是花開誰是主。滿樓明月夜三更，無人語，淚如雨，正是思君腸斷處。

竹枝子

羅幌學生，幷幃悄悄，笙簧無緒理；恨小郎遊蕩經年，不施紅粉鏡臺前，只是焚香禱祝天。垂珠淚的，點點的，成斑。待伊來敬共伊言，須改往來反卻顛。

又

高捲珠簾垂下闌，公子王孫女傾；二八小娘，滿頭珠翠影爭光，百步惟聞鬪麝香。口含紅豆相思語，幾度遙相許；修書傳與蕭郎，儻若有意嫁潘郎，休遣潘郎爭斷腸。

洞仙歌

華燭光輝，深下幃幃，恨征人久鎮邊夷；酒醒後，多風醋，少年夫婦，向綠窗下左偎右倚。擬鋪鴛被，把人尤泥，須索惹。琵琶重理；曲

- ① 朱本作「是」。
- ② 朱本作「女」。
- ③ 朱本作「覺」。
- ④ 朱本作「簪」。
- ⑤ 朱本均作「滿」。
- ⑥ 「傾」字，朱本作「顏容」二字。
- ⑦ 朱本云：「愚按「耶」疑「娘」誤。」
- ⑧ 甲本原缺「多風」二字。此從朱本。
- ⑨ 朱本作「拜」。

中彈到「想夫憐」處，轉相愛幾多思。意卻在緒裏。克駕金枕，願長與今宵相似。

又

悲雁隨陽，解引秋光，寒蛩響，夜夜堪傷，淚珠串的。旋流枕上，無計恨征人，爭向金風漂蕩。搵衣寮亮，嬾寄週文先往，戲袍待穩，梨重更薰香，慙慙憑驛使追訪。願四塞來朝明帝，令夫婿免教流浪。

破陣子

遠臉柳眉休韻，青絲罷籠雲。煖日和風花戴媚，畫閣雕梁鶯語新，捲簾恨去人。寂寞長垂珠淚，焚香禱盡靈神。應是瀟湘紅粉繼，不念當初羅帳恩，拋兒虛度春。

又

日煖風輕住景，流鶯似問人。正是越溪花捧髓，獨隔千山與萬津，單于迷虜塵。雪落停梅愁地，香攢往。注歌脣。攔徑萋萋芳草綠，紅臉可知珠淚頻，魚箋豈易呈。

又

風送征軒迢遞，參差千里餘。目斷妝樓相憶苦，魚雁百水鱗積疏，和愁絨去書。春色可堪孤枕，心焦夢斷口初。早晚三邊無事了，香被重眠比目，魚雙眉應自舒。

又

年少征夫堪恨，從軍千里餘。為愛功名千里去，攜劍彎弓沙磧邊，拋人如斷絃。迢遞可知關閣，吞聲忍淚孤眠。春去春來庭

① 朱本作「恩」。② 朱本無「莫」字。③ 朱本作「滿」。④ 朱本作「際」。⑤ 朱本作「我客」。

朱本作「休施」。⑥ 以上十六字，乙本並缺，此從朱本。⑦ 朱本作「枉」。⑧ 朱本云：「原本「對」作「風」。

但甲本實作「賦」。⑨ 朱本云：「原本「目」作「裏」，但甲本實亦作「目」。朱氏所見倫敦本，為董氏鈔本，疑與「甲本」非

同出一源。⑩ 甲本作「軍帖」。⑪ 此五字，甲本作「書名年復年」。⑫ 此七字甲本作「為覓封侯酬壯志」。



●然選得一時朝，要榮華爭穩便。

又

窈窕逶迤，貌超傾國難應比。渾身掛綺羅，裝束未省從天得知。臉如花自然多嬌媚。翠柳畫娥眉，橫波如同秋水。裙生石榴血染羅衫，千觀豔嬪語載。言輕，玉釵墜，素綃烏雲髻。時二八久偵香閣，愛引鴉兒鸚鵡鏡。十指如玉如葱，銀蕨體，雪透羅裳裏。堪嫁與公子王孫，五陵年少風流堵。

內家嬌

絲碧羅冠，搔頭墜髻髮，寶裝玉鳳金蟬，輕輕浮粉，深深長畫眉。綠雪散胸前，嫩臉紅脣，眉如刀割，口如珠丹。渾身掛異種羅裳，更薰龍腦香煙。展子豈齒，高情移步，兩足恐行難。天然有醜性，不嫁凡。交招事無不會解，烹水銀，練玉燒金，別盡歌篇，除非卻應奉君王，時人未可趨顏。

又

兩眼如刀，渾身似玉，風流第一幃。人及時衣著，梳頭京樣，素嬪豔懣情春。善別宮商能調絲竹，歌令尖新。任從說洛浦陽臺，謾將比並無因。半含嬌態，逶迤換步出閨幃。搔頭重慵憊不插，只把同心，千遍撚弄，來往中庭，應是降王母仙宮，凡間略現容真。

拜新月

蕩子他州去，已經新歲未還歸。堪恨情如水，到處輒狂迷，不思家國。花下遙指祝神明，直至於今，拋妾獨守空闈。上有穹蒼在，三光也合遙知。倚幃幃坐，淚流點的。金粟羅衣。自嗟薄命緣業，至於思乞，求待見面，誓不辜伊。

又

國秦時清晏，咸賀列多賢士，播得羣臣美脚，敢同如魚水。況當秋景，衰葉初敷，卉向登新樓上，仰望蟾色光翅。迴顧遇玉兔影。

- 宋本作「縱。」
- 宋本作「軟。」
- 宋本作「戲。」
- 甲本作「燭。」
- 宋本刪去此字。
- 宋
- 本作「佳。」
- 宋本作「緩。」
- 宋本作「懶。」
- 宋本作「滴。」
- 宋本作「斯。」
- 宋
- 什「泰。」
- 宋本作「敷。」
- 宋本作「選。」

媚，明鏡匣參差斜摩。潯波善，猶怯怕衝。半鉤耳。萬家向月下，祝告深深跪，願皇壽千千歲，登寶位！

拋球樂

珠淚紛紛濕綺羅，少年公子負思多。當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過與他。子細思量著，淡薄知聞解好磨。

又

寶髻釵橫壓鬢斜，殊容絕勝上陽家。蛾眉不掃天生綠，蟬臉能勻似朝暹。無端略入後園看，羞殺亭中荻樹花。

漁歌子

靚顏多，思夢誤花枝。一見恨無汚路，心哽噎，淚如雨，見便不能移步。五陵兒戀嬌態女，莫阻來情從過與；暢平生兩風醋，若得丘山不負。

又

洞房深，空悄悄，虛把身心生寂寞；待來時須祈禱，休戀狂花年少。淡勻妝，固施妙，只爲五陵正渺渺。胸上雪，從君咬，恐犯千金買笑。

喜秋天

潘郎忘語多，夜夜道來過。溝渠更更深獨弄琴，彈盡相思破。寂寂更深坐，淚的濃煙翠；何處貪歡醉不歸，羞向鴛衾睡。

又

芳林玉露催，花蕊金風觸；水夜嚴霜萬草衰，曉練千聲促。誰家臺榭掠，亮宮商足；每恨朝愁不忍開，早晚離塵土。

① 朱本作「美」。 ② 朱本作「銜」。 ③ 朱本作「恩」。 ④ 此二字乙本未空格。 ⑤ 朱本作「麼」。

⑥ 朱本作「蓮」。 ⑦ 朱本作「早露」。 ⑧ 朱本作「數」。 ⑨ 朱本作「把」。 ⑩ 朱本作「妾」。

⑪ 朱本作「藕」。 ⑫ 朱本作「滴」。 ⑬ 朱本作「擣」。 ⑭ 朱本作「噉」。

# 王 跋

此卷首題云論集雜曲子，共三十首，其目爲鳳歸雲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洞仙歌，破陣子，浣沙溪，柳青娘，傾杯樂，則不著首數。其詞爲狩野博士錄出者，鳳歸雲二首，天仙子一首而已。案此八調名均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中。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國子司業崔令欽，爲隋宏農太守宣慶之五世孫。則其人當生文肅二宗時。教坊記記事訖於開元，亦足推其時代。則此八曲，固開元教坊舊物矣。郭茂倩樂府詩集者，多近體詩，而同調之見於花間，尊者則多爲長短句。蓋詩家務尊其體，而樂家只倚其聲，故不同也。天仙子唐人皇甫松所作者不疊。此則有二疊。鳳歸雲二首，句法與用韻各自不同。然大體相似。可見唐人詞律之寬。天仙子詞特深峭隱秀，堪與飛卿端已抗行，惜其二十餘篇不可見也。海寧王國維。

# 羅 跋

此集狩野博士但移錄其目及鳳歸雲二首，天仙子一首，又目錄竹枝子以下均未記首數。癸亥冬，伯希和博士爲郵寄其全文，則存十八首。計鳳歸雲徧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二首，洞仙歌二首，破陣子四首，浣沙溪二首，柳青娘二首，末爲傾杯樂，則但存其目。以下殘佚十二首。亟爲印行，以傳藝林。時甲子正月上虞羅振玉記。

● 王羅二跋並見敦煌零拾。

# 朱 跋。

雲謠集雜曲子敦煌石室舊藏，唐人寫卷子本，今歸英京博物館。毘陵董授經游倫敦手錄見貽。原題三十首，存十八首，傾杯樂以下佚目亦無存。集中脫句譌文，觸目而是。授經間有謚正，未盡祛疑。旋從吳伯宛索得石印本，用疏舉若干條，質之況蕙風，細意鉤擷，復多捫獲。爰稽同異，臚識如右。其爲詞樸拙可喜，洵倚聲中椎輪大輅，且爲中土千餘年來未睹之祕籍。取付槧人，以冠吾書，以餉同嗜。傾杯樂諸佚詞得且暮遇之，俾斯集復成完帙，益幸矣。中元甲子始春，朱孝臧跋。

● 見彈村叢書。



## 鄭 跋

雲詒集雜曲子一卷，凡三十首，燉煌石室舊藏。羅振玉氏從法人柏希和處得倫敦博物院所藏殘本十八首，據以刊入燉煌零拾中。朱祖謀氏亦得董康鈔本，刊入疆村叢書。但此本仍是倫敦藏本。三十首之數，終不能獲全。後劉復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發見雲詒集另一殘本，凡十四首，除風歸雲前二首，與倫敦本重出外，恰足補倫敦本之所缺，適符三十之數。龍沐勛編疆村遺書時，即據此全本刊入。

此本即據以上數本校定。凡校注中凡云「甲本」者，即指燉煌零拾本；「乙本」者，即指劉氏的燉煌撥墳本；朱本，即指疆村叢書及遺書本。

唐五代詞存於今者，於花間、尊前及二辛詞、陽春集外，寥寥可數。今此本復現人間，可稱研究唐五代詞者的大幸！抑其中作風儘多沉鬱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蘇辛派的詞，我們想不到在唐五代的時候，是已經有人在寫作了。這個發見，是可使論詞的人打破了不少的傳統的迷障的。鄭振鐸跋。

# 剪燈新話序

余既編輯古今怪奇之事以爲剪燈錄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曩積於中，日新月盛。習氣所溺，欲罷不能。乃援筆爲文以紀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怪者。所惜筆路荒蕪，詞源淺狹，無鬼目鴻耳之論，以發揚之耳。既成，又自以爲涉爲語怪，近於誨淫，藏之書笥，不欲傳出。客聞而求觀者衆，不能盡卻之。則又自解曰：詩書易春秋，皆聖筆之所述作，以爲萬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龍戰于野，書載雉鳴于鼎，國風取淫奔之詩，春秋紀亂賊之事，是又不可執一論也。今余此編雖於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客以余言有理，故書之卷首。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陽瞿佑書於吳山大隱堂。

昔陳鴻作長恨傳并東城老父傳，時人稱其史才，咸推許之。及觀牛僧儒之幽怪錄，劉斧之青瑣集，則又述奇紀異，其事之有無不必論，而其制作之體，則亦工矣。鄉友瞿宗吉氏著剪燈新話，無力類是乎？宗吉之志確而勤，故其學也博，其才充而敏，故其文也曠。是編雖碑官之流，而勸善懲惡，動存鑒戒，不可謂無補於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詞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墮淚者，蓋亦有之。自非好古博雅工於文而審於事，曷能臻此哉！至於秋香亭記之作，則猶元稹之鶯鶯傳也。余將質之宗吉，不知果然否？洪武三十年夏四月錢塘凌雲翰序。

余觀宗吉先生剪燈新話，其詞則傳奇之流，其意則子氏之寓言也。宗吉家學淵源，博及羣集，屢薦明經，母老不仕，得肆力於文學。余嘗接其論議，觀其著述，如開武庫，如遊寶坊，無非驚人奇，希世之珍。是編特武庫寶方中之一耳。然則，觀是編者，於宗吉之學之博，尚有口也。洪武十四年秋八月吳植書於錢塘邑庠進德齋。

余觀昌黎韓子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奇之。謂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古之文人，其相推獎類若此。及子厚作

讀龍說與河間傳等，後之人亦未聞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豈前輩所見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耳矣。余友翟宗吉之爲剪燈新話，其所志怪有過於馬孺子所言，而淫則無若河間之甚者。而或者猶沾沾然置喙於其間，何俗之不久也如是！蓋宗吉以褒善貶惡之學，訓導之間，游其耳目於詞翰之場，聞見既多，積累益富，恐其久而記憶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發，可以懲創者，彙次成編，藏之篋筒，以自怡悅。此宗吉之志也。余不敏，則既不知其是，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爲可取，何者爲可觀，伏而觀之，但見其有文，有詩，有歌，有詞，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駭，有可嘖。信宗吉於文學而又有餘力於他者也。宗吉索余題，故爲賦古體一首以復之云。

山陽才人疇與侶，開口爲今闔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忡忡，道是無憑還有據。沉沉帳裏蠶吹口，啼笛照胸窗間口。剪燈倏而晴兮忽而雨，悲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颯風，金柵和煙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誰？一念纒口方寸移。善善惡惡口無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達虎爲狗，濯足滄浪泥數斗。氣酣骨聳鏗有聲，脫口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瀦萬點，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耳，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雅道深，雲母屏風薄如紙。鸞鸞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在錢塘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嘯春幾度回，斷夢殘魂落何處？還君此編長嘯歌，便欲酌以金叵羅。醉來呼枕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洪武己巳六月六日陸人住衡書於紫微深處

# 剪燈新話目錄

## 卷一

水宮慶會錄

華亭逢故人記

聯芳樓記

三山福地志

金鳳釵記

## 卷二

令狐生冥夢錄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渭塘奇遇記

天台訪隱錄

牡丹燈記

## 卷三

富貴發跡司志

申陽洞記

翠翠傳

永州野廟記

雙卿傳

卷四

龍堂鑿會錄  
修文舍人傳  
綠衣人傳

附錄

秋香亭記

太虛司法傳  
鑑湖夜泛記

# 剪燈新話卷一

山陽 瞿佑 宗吉著

## 水宮慶會錄

至正甲申歲，潮州士人余善文於所居白晝閑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繡襖，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善文塵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行，毋用辭阻。」遂與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泊於江濱。登船，有兩黃龍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已至。止於門下。二人入報。頃之，請入。廣利降階而接曰：「久仰聲華，坐屈冠蓋，幸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踟躕退避。廣利曰：「君居陽界，寡人處水府，不相統攝，可毋辭也。」善文曰：「大王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利左右有二臣曰龜參軍、鼈主簿者，趨出奏曰：「客言是也。王可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視。」廣利乃居中而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弊居僻陋，蛟鱉之與隣，魚蝦之與居，無以昭示神威，闡揚帝命。今欲別構一殿，命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爾。側聞君子負不世之才，蘊濟時之略，故特奉邀至此，幸爲寡人製之。」即命近侍取白玉之硯，捧文犀之管，并鮫綃文許，置善文前。善文俯首聽命，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其詞曰：

伏以天壤之間，海爲最大。人物之內，神爲最靈。既屬香火之依歸，可乏廟堂之壯麗。是用重營寶殿，新揭華名；挂龍骨以爲梁，靈光耀日；緝魚鱗而作瓦，瑞氣蟠空。列明珠白璧之簾櫳，接青雀黃龍之舸艦。瑣窗敞而海色在戶，繡闥開而雲影臨軒。雨順風調，鎮南溟八千餘里；天高地厚，垂後世億萬斯年。通江漢之朝宗，受溪湖之獻納。天吳紫鳳，紛紜而到；鬼國羅利，次第而來。巋然若魯靈光，美哉如漢景福。控蠶荆而引甌越，永壯宏規；叫闐闐而呈琅玕，宜興善頌。遂爲短唱，助舉修梁。拋梁東，方丈蓬萊指顧中。笑看扶桑三百尺，金鷄啼罷日輪紅。

拋梁西，弱水流沙路不迷。後夜蟠池玉母降，一雙青鳥向人啼。

拋梁南，巨浸漫漫萬族涵。要識封疆寬幾許？大鵬飛盡水如藍。

拋梁北，衆星絢爛環辰極。造贍何處是中原？一髮青山浮翠色。

拋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罷一封書，盡與蒼生除禍瘴。

拋梁下，水族紛紛承德化。清曉頻聞贊拜聲，江神河伯朝靈駕。

伏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宮貝闕，應天上之三光；袞衣繡裳，備人間之五福。

書罷，進呈廣利大喜。卜日落成，發使詣東西北三海，請其王赴慶殿之會。翌日，三神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蛟毒蜃，踴躍後先。長鯨大鯤，奔馳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旄而操戈戟者，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天之冠，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主，趨迎於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其劍珮，威儀極儼恪，但所服之袍，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叙喧涼畢，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殿角。方欲與三神叙禮，忽東海廣淵王座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鬣者，號赤鯁公，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特爲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漢之長川，澤之君威，不得預席，其禮可謂嚴矣。彼白衣而末坐者爲何人斯？乃敢於此唐突也！」廣利曰：「此乃潮陽秀士余君善文也。吾構靈德殿，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在此爾。」廣淵遂言曰：「文士在座，汝烏得多言！姑退！」赤鯁公乃赧然而下。已而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搖明璫，曳輕裾，於筵前舞凌波之隊，歌凌波之詞，曰：

若有人兮波之中，折楊柳兮採芙蓉。振瑤環兮瓊珮，瑤鑄鳴兮玲瓏。衣翩翩兮若鷺鴻，身矯矯兮如游龍。輕塵生兮羅襪斜，日照兮芳容。蹇獨立兮西復東，羌可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往，御泠泠之輕風。

舞竟，復有歌童四十輩，倚新妝，飄香袖，於庭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

桂棹兮蘭舟，泛波光兮遠遊。捐予玦兮別浦，解子珮兮芳洲。波搖搖兮舟不定，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爲兮沾裳，風何爲兮吹髮？棹歌起兮綵袖揮，翡翠散兮鴛鴦飛。張蓮葉兮爲蓋，緝藕絲兮爲衣。日欲落兮風更急，微煙生兮淡月出。早歸來兮難久留，對芳華兮樂不可以終極。

二舞既畢，然後擊鼙鼙之鼓，吹玉龍之笛，樂樂畢陳，旒旆交錯。於是東西北三神，共捧一航，致善文前曰：「吾等僻處遐陬，不聞

典禮。今日之會，獲觀盛儀，而又幸遇大君子在座，光彩倍增。願爲一詩以記之，使流傳於龍宮水府，抑亦一勝事也。不知可乎？」善文不可辭，遂獻《水宮慶會詩》二十韻：

帝德乾坤大，神功嶺海安。淵宮開棟宇，水路息波瀾。列爵王侯貴，分符地界寬。威靈開赫矣，事業保全完。南極常通奏，炎方永授官。登堂朝玉帛，設宴會衣冠。鳳舞三簷蓋，龍馱七寶鞍。傳書雙鯉躍，扶策六鼇蟠。王母調金鼎，天妃捧玉盤。盃凝紅琥珀，袖拂碧琅玕。座上湘靈舞，頻將錦瑟彈。曲終漢女至，忙把翠旗看。瑞霧迷珠箔，祥煙透畫欄。屏開雲母瑩，簾捲水晶寒。共飲三危露，同餐九轉丹。良辰宜酌酒，樂事稱盤桓。異味充喉舌，靈光照肺肝。渾如到兜率，又似夢邯鄲。獻酬陪高會，歌呼得盡權。題詩傳勝事，春色滿毫端。

詩進，座間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月生東谷，諸神大醉，傾扶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闐之聲，猶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璃盤盛照夜之珠十，通天之犀二，爲潤筆之資。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文到家，攜所得於波斯寶肆鬻焉。獲財億萬計。遂爲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爲意。棄家修道，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生而質鈍，不通詩書。家頗豐殖，以田莊爲業。同里有繆君者，除得閩中一官，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二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大亂，自實爲羣盜所劫，家計一空。時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自實乃挈妻子由海道趨福州，將訪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戶赫奕。自實大喜，然而思難之餘，跋涉道途，衣裝藍縷，容貌憔悴，未敢遽見也。乃於城中僦屋安頓，其妻孥，整飾其冠服，卜日而往。適值繆君之出，拜於馬首。初似不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方始驚謝。即延之入室，待以賓主之禮。良久，啜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盃而已。落落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自實還家，族寓荒涼。妻孥怨詈曰：「汝萬里投人，所幹何事？今爲三盃薄酒所賣，即便不出一言，吾等何所望也！」自實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矣。自實方欲啟口，繆君遽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但一官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恩。望以文券付還，則當如數陸續酬納也。」自實悚然曰：「與君共同鄉里，自少交契，深密承命，周急，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



正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然券之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唯而出。怪其言辭矯妄，負德若此。羶羊觸藩，進退維谷。半月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無一錢之惠。展轉推托，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自實往繆君之居，適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憇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也。見其往來頗久，與之叙話。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詣繆君之居，拜且泣曰：『新正在爾，妻子飢寒，囊乏一錢，瓶無儲粟。向者銀兩，今不敢求。但願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下壺飡而救翳桑之餓，此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憫之，哀之恤之。』遂匍匐於地。繆君扶之起，屈指計日之數，而告之曰：『更及一旬，當是除夕。君可於家專待，吾分祿米二石及錢二定，令人馳送於宅，以爲過歲之資。幸勿以少爲怪。』且又再三丁寧，毋用他出以候之。自實感謝而退。歸以繆君之言慰其妻子。至日，舉家懸望。自實端坐於床，令稚子於里門覘之。須臾奔入曰：『有人負米至矣。』急出俟焉，則越其廬而不顧。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趨往問之，則曰：『張員外之餽館賓者也。』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攜錢來矣。』急出逐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之，則曰：『李縣令之賸遊客者也。』愜然而慙。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響。明日，歲且矣，反爲所誤，粒米束薪俱不及辦。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陰礪白刃，坐以待旦。鷄鳴鼓絕，逕投繆君之門，將俟其出而刺之。是時，震方未啟，道無行人，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當門而坐。見自實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握刀劍，或執椎鑿，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飲之頃，則自實復回，有金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擎幢蓋，或舉旌幡，和容婉色，意甚安閑。軒轅翁巨測，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自實固無恙。坐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適？何其去之匆匆而回之緩緩也？願得一聞。』自實不敢隱，具言繆君之不義，『令我狼狽。今早實礪霜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遂隱忍而歸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祿。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之間，不可萌心而爲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慰撫之。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至晚，自投於三神山八角井中。其水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通行履。自實捫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銜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見大宮殿金書其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晝靜，古殿煙消，徘徊四顧，闕無人蹤。惟聞鐘磬之聲，隱隱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因臥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珮，至前呼起之，笑而問曰：『翰林識旅遊滋味乎？』自

實拱而對曰：「旅遊滋味則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謬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詔於興盛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歲四十，目不知書，平生未嘗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說乎？」道士曰：「子應爲飢火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謂交梨火棗也。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惺然明悟。因記爲學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如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今世令君愚憊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游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曰：「某人爲丞相而貪婪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鬼，王地下有十爐以鑄其橫財，今亦福滿矣。當受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爲平章而不戢軍士，殺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割截之殃。」又問某人爲監司，而刑罰不振，某人爲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爲宣慰，不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爲經略，不聞所略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桎械加其身，縲紲繫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因舉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自實乞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可矣。」又曰：「不若福寧。」言乞，謂自實曰：「汝到此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攜妻子徑往福寧村中，墾田治圃而居。揮鏹之際，鏗然作聲，獲壺銀四錠。家遂稍康。其後張氏奪印，達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遭擄。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而繆君爲王將軍者所殺，家貲皆歸之焉。以歲月記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酒落魄，不拘小節。每以遊俠自任。至正末，張氏據有浙西，松江爲屬郡。二子來往其間，大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巨族，望風承接，惟恐居後。全有詩曰：

華髮衝冠感二毛，西風涼透鷓鴣袍。仰天不敢長嘯氣，化作虹霓萬丈高。

賈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書生豈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龍泉劍，撐拄東南半壁天。

其詩大率類是。人益信其自負。吳元年，國兵圍姑蘇，未拔。上洋人錢鶴皋起兵援張氏。二子自以嚴莊，尚讓爲比，杖策登門，參其謀議。遂陷嘉興等郡。未幾，師潰，皆赴水死。洪武四年，華亭士人石若虛，有故出近郊，素與二子友善。忽遇之於途，隨行僮僕數人，氣象宛如平昔。迎謂若虛曰：「石君無恙乎？」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荆而坐於野，談論逾時。全忽慨然長歎曰：「諸葛長民有言：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苟慕富貴，危機豈能避？世間寧有楊州鶴耶？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劉黑闥既立爲漢東王，臨死乃云：我幸在家鉅室，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兩哉斯言，足以發千古一笑也。」賈曰：「黑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橫，唐之李密，亦可謂鐵中錚錚者也。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恥更稱臣，逃居海島，可以死矣。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爲盟主。及兵敗入關，乃望以台司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夫死即死矣，何忍向人喉下取氣耶？夫韓信建炎漢之業，卒受誅夷；劉文靜啟晉陽之祚，終加戮辱。彼之功臣尙爾，於他人何有哉！」全曰：「賈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黃巢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削髮被緇，逃遁蹤跡，題詩云：『鐵衣著盡著僧衣。』若二人者，身爲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賈笑曰：「審如此，吾輩當愧之矣！」全遽曰：「故人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增傷感爾。」因解所御綠裘，令僕於近村買酒而飲。酒至，飲數巡，若虛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什播在人口，今日之會，以無佳製以記之乎？」於是籌思移時，全詩先成。卽吟曰：

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能泣血，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雖是主，野花開滿羨黎沙。

賈繼詩曰：

漠漠荒郊鳥倦飛，人民城郭歎都非。愁纏病骨何須羸，血污游魂不得歸。麥飯無人作寒食，緇袍有淚哭斜暉。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雅志違。

吟已，若虛駭曰：「二公平日吟咏極宕，今日之作，何其哀傷之過，與曩昔大不類耶？」二人相顧無語，但愀然長嘯數聲。須臾，酒罄，告別而去。行及十數步，聞無所見。若虛大驚，始悟其死久矣。但見林梢烟暝，嶺首日沉，烏啼鵲噪於蒼蕩之間而已。急投前村酒家，

訪其所以取質酒之姿視之，則觸手紛紛而碎，若蝶翅之搏風焉。若虛借宿酒家，明早急回。其後再不敢經由是路矣。

### 金鳳釵記

大德中，揚州富人防禦居春風樓，與宦族崔君爲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與哥，防禦有女曰與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與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爲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與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况成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歿，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葬於其髻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爲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與娘薄命，爲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既歿，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與娘歿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歿之故，舉家上塚。與娘有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日亦同行。惟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歸。天已曠黑，生於門左迎接。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似有物墮地，鏗然作聲。生俟其過，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闔，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燭獨坐。自念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寄迹人門，亦非久計。長歎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聲。問之，不答。斯須復扣。如是者三度。起視之，一美姝立於門外。見戶開，遽舉裙而入。生大驚。女低容歛氣，向生細語曰：「郎不識妾耶？妾即與娘之妹慶娘也。向者投釵轎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於再三。女忽潏爾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爲！我將訴之於父，訟汝於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門側小齋，凡一月有半。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鴨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迹深村，或藏蹤異郡。庶得優游惜老，不致睽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業。今往

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於村氓，果有金榮者，家甚殷富。見爲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書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方始記認，則設位而哭。其主捧生而拜於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生處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與君爲卓氏之逃。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登，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况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宜先往視之。妾願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授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聞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而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怪。」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出此言，願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雖篤於夫妻，恩敢忘於父母！今則謹攜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重罪，始得終能惜老，永隨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宜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在床，今及一歲，饋劑不進，轉側需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爲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雖不信，然且令家僮馳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責其妖妄。生於袖中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始大驚曰：「此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也，胡爲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歎然而起，直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郭。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今之來此，意亦無他，特欲以愛妹慶娘，續其婚耳。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除。不用妄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詞舉止則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爲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帳下，掌傳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即歛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歡歡爲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作嬌客，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於地。視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其前事，並不知之。殆如夢覺。遂涓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與娘之情，以釵貨於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幣，齋詣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復見夢於生曰：「蒙君薦拔，尙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生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聯芳樓記

吳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居於闔閭門外，以糶米爲業。有二女，長曰蘭英，次曰惠英，皆聰明秀麗，能爲詩賦。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適承天寺僧雪窗，善以水墨寫蘭蕙，乃以粉塗四壁，邀其繪畫於上。登之者，藹然如入春風之室矣。二女日夕於間吟詠不輟。有詩數百首，號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稽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鏤版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曲十章曰：

姑蘇臺上月團圓，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  
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  
虎丘山上塔層層，夜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  
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  
洞庭金柑三寸黃，笠澤銀魚一尺長。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由進尚方。  
荻芽抽笋棟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一縷風簷綠於雲，八字牙梳白似銀。斜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  
百尺高樓倚碧天，闌干曲曲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採蓮。  
他作亦皆稱是。其才可矣。鐵崖見其藁，手寫二詩於後曰：

錦江只說薛濤，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流知有自，聯珠合璧照華筵。  
雜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  
由是名播遠邇，咸以爲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論也。其樓下瞰官河，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其父與薛

素厚。乃令生與販於郡。至則泊舟樓下，依薛爲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家子弟，往來無間也。生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夏月於船首澡浴，二女於窗隙窺見之。以荔菱一雙投下。生雖會其意，然仰視飛臺峻宇，縹緲於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墮河傾，萬籟俱寂，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窗啞然有聲。顧盼之頃，則二女以鞦韆絙索，垂一竹兜，墜於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攜入寢，盡繾綣之意焉。長女口占一詩贈生曰：

玉砌雕欄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

次女亦吟曰：

寶篆煙消燭影低，枕屏搖動鎖幃犀。風流好似魚游水，纔過東來又向西。

至曉復乘之而下。自是無夕而不會。二女吟詠頗多，不能盡記。生恥無以答。一夕，見案間有剡溪玉葉牋。遂濡筆題一詩於上。

誤入篷山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花叢日幾迴。

二女得詩喜甚，藏之篋笥。已而就枕。生復索其吟詠。長女即倡曰：

連理枝頭並蒂花，明珠無價玉無瑕。

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逢蕭史，乘興難同訪戴家。

長女又續曰：

羅襖生塵魂蕩漾，瑤釵墜枕鬢鬢鬆。

次女結之曰：

他時泄漏春消息，不悔今宵一念差。

遂足成律詩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本羈旅，托跡門下。今日之事，尊人罔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遂分，延平之劍，不知何時而再合也。』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久處閨闈，粗通經史。非不知鑽穴之可醜，輟續之可佳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於自持。曩者偷窺宋玉之牆，自獻下和之璧。感君不棄，特賜俯從。雖

六禮之未行，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歡衽席，永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鄭君、鄭君、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親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箒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而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爲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願生亦少年標致，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爲壻。是時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吳下人多知之，或傳之爲掌記云。

## 剪燈新話卷一終



# 剪燈新話卷二

山陽 瞿佑 宗吉著

##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驪者，剛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靈，傲誕自得。有言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事，必大言折之。所居隣近，有烏老者，家貲巨富，貪求不止，敢爲不義，凶惡著聞。一夕病卒。卒之三日，而再甦。人問其故，則曰：「吾歿之後，家人廣爲佛事，多焚楮幣，冥官喜之，因是得還。」驪聞之，尤其不忿，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污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而得全，貧者無貲而抵罪，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曰：「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覆盆。貧者何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惡都無報，多積黃金遺子孫！」

詩成，朗吟數過。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狀貌猙獰，徑至其前，曰：「地府奉追。」驪大驚，方欲辭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迫出門。足不履地，須臾已至。見大官府若世間臺省之狀。二使將驪入門，遙望殿上有王者，被冕據案而坐。二使挾驪伏於階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驪已至。」即聞王者厲聲曰：「既讀儒書，不知自檢，敢爲狂辭，誑我官府，合付鞞舌獄。」遂有鬼卒數人，牽拽令去。驪大懼，攀挽檻楯不得去。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驪人間儒士，無罪受刑，皇天有知，乞賜昭鑑！」見殿上有一綠袍秉笏者，號稱明法，稟於王曰：「此人奸詐，遽爾加罪，必不肯伏。不若令其供實所犯，明正其罪，當無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驪前，逼其供狀。驪固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言無罪，所謂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誰所作也？」驪始大悟，即下筆大書以供曰：

伏以混淪二氣，初分天地之形，高下三才，不列鬼神之數。降自中古，始肇多端。焚幣帛以通神，誦經文以詔佛。於是名山大澤，

咸有饜焉。古廟義祠，亦多主者。蓋以羣生昏墊，衆類冥頑，或長惡以不悛，或行凶而自恣。以強凌弱，恃富欺貧。上不孝於君親，下不睦於宗黨。貪財恃義，見利忘恩。天門高而九重莫知，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判燒磨磨之獄，具輪迴報應之科。使爲善者勤而益勤，爲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公。然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所及，反小察而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經而免罪。惟取傷弓之鳥，每漏吞舟之魚。賞罰之條，不宜如是。至如驪者，三生賤士，一介窮儒，左枝右梧，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不救命蹇時乖。偶以不平而鳴，遽獲多言之咎。悔噬臍而莫及，恥搖尾而乞憐。今蒙實其罪名，逼其狀伏，批龍鱗，探龍額，豈敢求生，料虎頭，縮虎鬚，固知受禍。言止此矣。伏乞鑒之。

王覽畢，批曰：「令狐驪持論頗正，難以罪加。秉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實爲有理。可特放還，以彰遺直。」仍命復追烏老置之於獄。復遣二使送驪還家。驪二使曰：「僕在人間以儒爲業，雖聞地獄之事，不以爲然。今既到此，可一觀否？」二使曰：「欲觀亦不可。但稟知刑曹錄事耳。」即引驪循西廊而行，別至一廳，文簿山積，錄事而坐。二使以驪入白。錄事以朱筆批一帖付之。其文若篆籀，不可識。驪出府門，投北行里餘，見鐵城巍巍，黑霧漲天，守衛者甚衆，皆牛頭鬼面，青體紺髮，各執戈戟之屬，或坐或立於門左右。二使以批帖示之。即放之入。見罪人無數，被剝皮刺血，剔心剜目，叫呼怨痛，宛轉其間，楚毒之聲動地。至一處，見銅柱二，縛男女二人於上。有夜叉以刃剖其胸腸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名爲洗滌。驪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爲醫，因療此婦之夫，遂起未肯就者，即以鐵鞭擊二人殺之，原情定罪，與殺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一處，見僧尼裸體，譖鬼以牛馬之皮覆之，皆成畜類。有趨起未肯就者，即以鐵鞭擊之，流血狼籍。驪又問其故。曰：「此徒在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守戒律，貪淫茹葷，故令化爲異類，出力以報人耳。」最後至一處，榜曰：「誤國之門。」見數十人坐鐵床上，身具桎梏，以青石爲枷壓之。二使指一人示驪曰：「此即宋朝秦檜也。謀害忠良，迷誤其主，故受重罪。其餘以皆歷代誤國之臣也。每一朝革命，即驅之出，令毒虺噬其肉，飢鷹啄其髓，骨肉糜爛至盡，復以神水洒之，業風吹之，仍復本形。此輩雖歷億萬劫，不可出世矣。」驪觀畢，求回。二使送之至家。驪願謂曰：「勞君相送，無以爲報。」二使笑曰：「報則不敢望，但請君勿更爲詩以累我耳。」驪亦大笑。欠伸而覺，乃一夢也。及旦，叩烏老之家而問焉。則於是夜三更逝矣。

### 天台訪隱錄

台人徐逸粗通書史，以端午日入天台山採藥。同行數人，憚於涉險，中道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木陰翳，進不知止。且誦孫興公之賦而贊其妙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泉流而界道，誠非虛語也。」更前數里，則斜陽在嶺，飛鳥投林，進無所抵，退不及還矣。躊躇之間，忽澗水中有巨瓢流出，喜曰：「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琳宮梵宇也。」遂沿澗而行。不里餘，至一街口，以巨石爲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樸，氣質淳厚，石田茅屋，竹戶荆扉，犬吠雞鳴，桑麻掩映，儼然一村。見逸至，驚問曰：「客何爲者？焉得而涉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相顧不語，漠然無延接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藜而前，自稱太學陶上舍，揖逸而言曰：「山澤深險，豺狼之所嘯，魘魅之所遊，日又晚矣。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乃邀逸歸其室，坐定，逸起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久矣。未聞有此村落也。敢問。」上舍擊燈而答曰：「避世之士，逃難之人，若述往事，徒增傷感耳。」逸固請其故，始曰：「吾自宋朝已卜居於此矣。」逸大驚。上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熙丁酉之歲。既長，寓名太學，居率履齋，以講周易爲衆所推。度宗朝，兩冠堂試，一登省薦。方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幸度皇晏駕，太后臨朝。北兵渡江，時事大變。嗣君改元德祐之歲，則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年深歲久，因遂安馬。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架屋而息。寒往暑來，日居月諸。但見花開爲春，葉脫爲秋，不知今日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逸曰：「今天子聖神文武，繼元啟運，混一華夏，國號大明，太歲在闕逢攝提格，改元洪武之七載也。」上舍曰：「噫，吾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爲大明之世也！願客爲我略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之。」逸乃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三宮遷北。是歲，廣王即位於海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諡端宗。益王繼立，爲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亡。實元朝戊寅之歲也。元既併宋，奄有南北。逮至正丁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大明肇統，洪武萬年之七年也。蓋自德祐丙子至今，上下已及百歲矣。」上舍聞之，不覺流涕。已而山空夜靜，萬籟寂然。逸宿於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潔。但神清骨冷，不能成寐耳。明日，殺雞爲黍，以瓦盃盛松醪飲逸。上舍自製金縷詞一闕，歌以侑觴曰：

夢覺黃梁熟，怪人間、吹別調，棋翻新局。一片殘山并剩水，幾度英雄爭鹿。算到了誰榮誰辱？白髮書生差耐久，向林間、嘯傲山間宿。耕綠野，飯黃犢。市朝遷變成陵谷，問東風、舊家燕子，飛歸誰屋？前度劉郎今尙在，不帶看花之福。但燕麥、芡菜盈目。

● 似應作「露」。

羊胛光陰容易過，歡浮生待足何時足？樽有酒，且相屬。

歌罷，復與逸話前宋舊事，齊聲不厭，乃言：「竇帖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四，而理皇易爲舉首。賈似道當國，造第於葛嶺。當時，有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一宗室任嶺南縣令，獻孔雀二，置之圃中，見其馴擾可愛，即除其人爲本郡守。襄陽之圃，呂文煥募人以蠟書告急於朝，並懇於似道曰：『襄陽之圃六年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亡在朝夕。而師相方且鋪張太平，迷惑主聽。一旦虜馬飲江，家國傾覆，師相亦安得久有此富貴耶？』遂扼吭而死。謝堂乃太后之姪，殷富無比。嘗夜宴客，設水晶簾，燒沉香火。以徑尺瑪瑙盤，盛大珠四顆，光照一室，不用燈燭。優人獻誦樂語，有黃金七寶酒壘，重十數斤，即於座上賜之不吝。謝后臨朝，夢天傾東南，一人擎之，力若不勝，蹶而復起者三。已而一日墜地，傍有一人捧之而奔，覺而徧訪於朝，得二人焉。厥狀極肖，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之。江萬里去國，都民送之郭外者以千計，攀轅不忍捨去。城門既闔，多宿於野。賈似道出督，御白銀鍔，眞珠馬鞍，千里馬，一獸督府之印，一載制書，并隨軍賞格，以黃帕覆之。都民罷市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中謀而不斷，家鉉翁節而不通，張世傑勇而不果，李庭芝智而不達。其最優者文天祥乎？」如是者凡數百言，皆歷歷可聽。是夕，逸又宿焉。明日，告歸。上舍復爲古風一篇以餞行，曰：

建炎南渡多翻復，泥馬逃來御黃屋。盡將舊物付他人，江南自作龜茲國。可憐行酒兩青衣，萬恨千愁誰得知！五國城中寒月照，黃龍塞上朔風吹。東窗計就通和好，鄂王賜死斬王老。酒中不見劉四廂，湖上須尋宋五嫂。果世內禪罷言兵，八十餘年稱太平。度皇宴駕弓劍遠，賈相出師笳鼓驚。攜家避世逃空谷，西望端門捧頭哭。毀車殺馬斷來蹤，鑿井耕田聊自足。南隣北舍自成婚，遺風彷彿朱陳村。不向城中供賦役，只從屋底長兒孫。喜君涉險來相訪，問舊頻扶九節杖。時移事變太匆忙，物是人非愈悵。感君爲我暫相留，野蔌山肴借獻酬。舍下雞肥何用買，床頭酒熟不須菊。君到人間煩致語，今遇昇平樂安處。相逢不用苦相疑，我輩非仙亦非鬼。

遂送逸出路口，揮袂而別。逸沿途每五十步插一竹枝以記之，到家數日，乃具酒禮，攜肴饌，率家僮輩廣往訪之。則重岡疊嶂，不可復尋，豐草喬林，絕無蹤跡。往來於樵蹊牧徑之間，但聞谷鳥悲鳴，猿猿哀嘯而已。竟惆悵而歸。逸念上舍自言生於嘉熙丁酉，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不衰，言動詳雅，止若五六十者，豈有道之流歟？

###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延祐初，永嘉滕生名穆，年二十六，美風調，善吟詠，爲衆所推許。素聞臨安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鄉書赴薦。至則僑居湧金門外，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刹，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以至玉泉、虎跑、天龍、鱸鷺、石屋之洞、冷泉之亭，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將徧焉。七月之望，於麴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峯塔下。是夜，月色如畫，荷香滿身，時聞大魚跳躑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生已大醉，寢不能寐。披衣而起，遠堤觀望。行至聚景園，信步而入。時宋亡已四十年，園中臺館，如會芳殿、清輝閣、翠光亭皆已頽毀。惟瑞津西軒，巋然獨存。生至軒下，凭欄少憩。俄見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隨之，自外而入。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望之殆若神仙。生於軒下屏息以觀其所爲。美人言曰：「湖山如故，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耳！」行至園北太湖石畔，遂詠詩曰：

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徵歌調玉樹，閑舞按梁州。徑狹花迎轡，池深柳拂舟。昔人皆已歿，誰與話風流。

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癢不可復禁。卽於軒下續吟曰：

湖上園亭好，相逢絕代人。嫦娥辭月殿，織女下天津。未領心中意，渾疑夢裏身。願吹椰子律，幽谷發陽春。

吟已，趨出赴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曰：「固知郎君在此，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乘人間已久，欲自陳叙，誠恐驚動郎君。」生聞此言，審其爲鬼，亦無所懼。固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宮人也。年二十三而歿。殯於此園之側。今晚因往演福訪賈貴妃，蒙延坐久，不覺歸遇，致令郎君於此久待。」卽命侍女曰：「翹翹，可於舍中取烟席酒果來。今夜月色如此，郎君又至，不可虛度，可便於此賞月也。」翹翹應命而去。須臾，攜菜饌，設白玉碾花樽，碧琉璃盞，饜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談謔笑詠，詞旨清婉。復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柳耆卿望海湖詞。美人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卽於座上自製木蘭花慢一闋，命翹翹歌之。曰：

記前朝舊事，會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攜翠袖，來拾花鈿。繁華總隨流水，歎一場春夢杳難圓。廢港芙蓉，滴露斷隄楊柳，搖煙。兩峯南北只依然，輦路草芊芊。悵別館離宮，煙銷風盡，波沒龍船。平生銀屏命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墮上，

西風燕雀林邊。

歌竟，美人潛然垂淚。生以言慰解，仍微詞挑之，以觀其意。即起謝曰：「玆謝之人，久爲塵土。若得奉侍巾櫛，雖死不朽。且郎君道聞詩句，固已許之矣。願吹椰子之律，而一發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口而出，實本無意，豈料便成語讖。」良久，月隱西垣，河傾東嶺，卽命翹翹撤席。美人曰：「敝居僻陋，非郎君之所處。只此西軒可也。遂攜手而入，假寢軒下。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日，揮涕而別。至晝，往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墓左一小丘，卽翹翹所壅也。生感歎逾時。迨暮，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曰：「日間感君相訪，然而妾止卜其夜，未卜其晝。故不敢奉見。數日之後，當得無聞耳。」自是無夕而不會。經旬之後，白晝亦見。生遂攜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旣奉侍君子，舊宅無人，留其看守耳。」生與之同回鄉里，見親識，給之曰：「娶於杭郡之良家。」衆見其舉止溫柔，言詞慧利，信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於治家，潔於守己。雖中門之外，未嘗輕出。衆咸賀生得內助。在苒三歲，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裝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曰：「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已閱三秋。今願得偕行以顧視翹翹。」生許諾。遂賃舟同載，直抵錢塘，僦屋以居。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曰：「三年前曾於此夕與君相會。今適當其期，欲與君同赴聚景，再續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垣，蓬開南浦，露柳煙篴，動搖隄岸，宛然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翹翹迎拜於路首曰：「娘子陪侍郎君，遨遊城郭，首尾三年，已極人間之懽，獨不記念舊居乎？」三人入園，至西軒而坐。美人忽垂淚而告生曰：「感君不棄，侍奉房帷，未遂深歡，又當永別。」生曰：「何故？」對曰：「妾本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甚非所宜。特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冒犯條律以相從耳。今而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今夕耳。」生悽悼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永奉歡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違越。若更遲留，須當獲戾。非止有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生意稍悟，然亦悲傷感愴，徹宵不寐。及山寺鐘鳴，水村雞唱，急起與生爲別。解所御玉指環繫於生之衣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分袂而去。然猶頻頻回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有醴，焚緇楮於墓下，作文以弔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超羣，稟奇姿於仙聖，鍾秀氣於乾坤。粲然如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則天上之金屋，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對狐兔之羣奔。落花流水，斷雨殘雲。中原多事，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然而精靈不泯，性識

長存。不必仗少翁之奇術，自能返倩女之芳魂。玉匣駭鸞之扇，金泥簇蝶之裙。聲冷冷兮環珮，香靄靄兮蘭蓀。方欲同歡以偕老，奈何既合而復分。步洛妃凌波之襪，赴王母瑤池之樽。卽之而無所覩，扣之而不復聞。悵後會之莫續，傷前事之誰論。鎖楊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恩情斷兮天漠漠，哀怨結兮雲昏昏。音容杳而離接，心緒亂而紛紜。謹含哀而奉弔，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哉，尙饗！

從此遂絕矣。生獨居旅邸，如喪配耦。試期既迫，亦無心入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始具述之。衆咸歎異。生後終身不娶，入鴈蕩山採藥，遂不復還。

### 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明州張燈五夜。傾城士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耦，嫠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嫋嫋，迤邐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雜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爲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歿，家事零替。既無弟兄，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耳。」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幃睡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隣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靨，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且詰之。秘不肯言。隣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眞元耗盡，災眚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爲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隣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物色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來於長堤之上，高橋之下，訪於居人，詢於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盟器。婢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粟遍體，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夜借宿隣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隣翁曰：「玄妙觀魏

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爲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且，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濃，何爲來此？」生拜於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朱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於門，一置於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不來矣。一月有餘，往袞繡橋訪友，留飲至醉，都忘法師之戒。遂取湖心寺路以同。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於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絕。薄倖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生遂死於柩中。隣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於柩外。請於寺僧而發之。死已久矣。與女之屍俯仰臥於內。女貌如生焉。寺僧歎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十七，權厝於此。舉家赴北，竟絕音耗。至今十有二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屍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靈，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攜手同行，一丫鬢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痊可。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居四明山頂，考劾鬼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草，驚越溪澗，直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童子調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且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嚴。衆曰：「某本不知，蓋玄妙魏師所指教耳。」始釋然曰：「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子饒舌，煩吾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錦襖，金甲雕戈，皆長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驅之至。」受命而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與生并金蓮俱到，鞭撻揮扑，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以紙筆授之。遂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略於此。番生供曰：

伏念某喪室嫁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生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

符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隣。六魄雖離，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



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育爲骨，染素成胎，墳塋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機發，比人具體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爲妖。

供畢，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

嘗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其形，溫燼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於人，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殺，妖豕啼野而齊襄殂。降禍爲妖，與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使，十地列罰惡之司。使魘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刹，不得肆其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附草木，天陰雨濕之夜，月落參橫之晨，囁於梁而有聲，窺其室而無睹。蠅營狗苟，牛狼狼貪，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尙貪淫，生可知矣！况金蓮之怪誕，假盟器而煽惑，世豎民，違條犯法，狐綏綏而有蕩，鶉奔奔而無良。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開。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

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即見三人悲啼躑躅，爲將吏驅掉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之，則病瘡不能言矣。

### 價塘奇遇記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土族子，居於金陵。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業以奇俊，王家郎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同舟過渭塘。見一酒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上下相映。白鵝一羣，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斫巨蟹之蟹，鱸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蓮塘之藕，松坡之栗。以花磁盞酌眞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十八，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已而酒盡出肆，快快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葡萄架，架下鑿池方圓盈丈，甃以文石，養金鯽其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二株，綠蔭婆娑。鼻牖結一翠柏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峯，巖然

競秀。草則金線綉墩之屬，霧露不變色。窗間挂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隻，啣線香焚之。案上立一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濟楚。架上橫一碧玉簪，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箋四幅。題詩於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師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鬟鬆，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 第二幅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 第三幅云

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破鶯鶯冷。玉爐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仙花。

### 第四幅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風動簷旌雪花舞。金盤冒冷頭掇猊，綉幙圍春護鸚鵡。情人呵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泚。妝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香枝。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謔。會宿於寢，雞鳴始覺。乃因臥窺窗底耳。是後歸家，無夕而不夢焉。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爲吹落梅風數闋，音調瀏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牛剔燈花，誤落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環贈生，生解水晶雙魚扇擊酬之。既覺，則指環宛然在手，扇擊視之無有矣。生大以爲奇。遂效元稹體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天人謫降來。風流元有種，慧黠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豔胚。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合置千金屋，宜登七寶臺。妖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小小乘油壁，眞眞醉綵灰。輕塵生洛浦，遠道接天台。放燕籠高捲，迎人戶半開。萋蒲難見面，豈惹易含胎。不待金屏射，何勞玉子裁。偷香渾似賈，待月又如崔。篋許秦宮奪，琴從卓氏猜。簫聲傳縹緲，燭影照徘徊。窗薄涵魚

欽，爐深噴磨煤。眉橫青岫遠，鬢髻綠雲堆。釵玉輕輕製，衫羅窄窄裁。文鸞遊浩蕩，瑞鳳舞氍毹。恨積鮫綃帕，歡傳琥珀盃。孤眠憐月姊，多忌笑河魁。化蝶能通夢，游蜂浪作媒。雕欄行共倚，綉褥坐相偎。咬蔗逢佳境，留環獲異財。綠陰鶯並宿，紫氣劍雙埋。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摧。殘妝猶在臂，別淚已凝腮。漏點何須促，鐘聲且莫催。峽中行雨過，陌上看花回。才子能知爾，愚夫可語哉。多生會種福，親得至蓬萊。

好事者多傳誦之。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甚喜，延之入內。生不解意，遂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爲妄，固未之信。今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娶未，又問其門閥氏族，甚喜。即握生手入內室。至女所居軒下，門窗戶闔，則皆夢中所歷也。草木臺沼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妝而出。衣服之麗，簪珥之富，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之去，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女歷敘吹簫之曲，浣鞋之事，無不脛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擊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以問之。彼此大驚，以爲神契。遂與生爲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偕老。可謂奇遇矣！

# 趙匡義智娶符金錠雜劇

元·明 無名氏撰

楔子

冲末趙匡義領卒子上云：

自小學成文武全，紛紛五代亂征。花根本驍公驍子，糾糾成名膽力堅。某姓趙雙名匡義，祖居河南人也。父乃趙弘殷，見爲殿前都指揮使之職。生俺弟兄二人，兄乃匡胤，學成文武全才。俺弟兄二人，結下十箇弟兄，京師號爲十虎。有俺哥哥領柴弟兄每去關西五路操練去了，未曾回還。即今柴梁王之世，天下已寧。時遇春間天氣，此處汴梁，人煙輻輳，士戶極多，廣有名園花園。有聖人命：聞知汴京太守符彥雍家，有一所花園，名喚梨錦園，園中多有花木，是京師第一處堪賞之處，如今着傾城士戶都去他家園中遊賞，一來以應良辰，第二來壯觀京師一郡。衆弟兄都不在，止有鄭恩兄弟在家。我早間着人請他去了。若來時，與他商議，俺同去走一遭，賞賞花木，有何不可！他這早晚敢待來也。鄭恩上云：某鄭恩是也。祖居山後朔州人氏。平生勇烈，膽量過人。與京師趙大郎等十人，結爲刎頸之交，號爲十虎。曾遊遍關西五路，打天下英雄盡皆拱手。俺趙大郎哥哥，同石守信等關西操練去了。某因趙二舍匡義在家，并大哥一雙父母，則怕被人欺負，以此上我不曾去。匡義哥哥呼喚，不知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鄭恩來了也。卒子報科。做見科。鄭恩云：二哥呼喚俺兄弟那廝使，趙匡義兄弟喚你來不爲別。今有聖人的命，着傾城士戶都去符家園內賞春。我一徑請你來，與你同共走一遭去。鄭恩云：二哥說的是。即今春天，既有聖命，俺弟兄二人走一遭去。下。淨韓松上云：我做官人奇妙，閑去好擲杯交。家裏終日無事，街上尋人斷鬧。自家姓韓是韓松。我是那權豪有勢力之家。我父親是大興縣里長，俺公公是宛平縣總甲。以上我這等倚勢胡爲。遇着個軟善的，我和他鬪打。但遇着個好漢，我就跑到柳州。今日是新春之日，有符家一園好花。聖人着我們去賞花去。我有兩箇伴當，好生了的。我如今叫他來計議。胡纏歪纏何在？淨胡纏歪纏上。胡纏云：在下生的無比，也會買柴糶米。世上許多好人，則我兩箇油嘴。自家姓胡叫做胡纏。這箇是我姪兒，叫做歪纏。我兩箇是韓松大舍的兩箇伴當。我兩箇諸事沒用，則會油嘴。正在家裏沒處尋思，韓大舍叫我們，一准是那裏喚三鍾了。

到園云：我們過去來。做見科。韓松云：咳，清早晚纔來！胡纏云：你叫我們怎麼，韓松云：你原來不知道。如今有聖人的命，着傾城士戶都去符家園裏賞花去哩。我和你兩個走一遭去好麼？胡纏云：多帶些碎銀子，我們去來。我三人真箇好要，走了去不用騎馬。符家園今日賞春，喫醉了滿街丟瓦。同下。外扮符彥卿同夫人上。符彥卿云：下官姓符，雙名彥卿，祖居京兆長陵人也。幼習儒業，頗看詩書。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榮榮王擢用，頗有政聲。除小官爲汴京府尉之職。這箇是小官夫人張氏，爲因我家中有一所花園，是朝廷所賜的，其中花木無邊。自今百花開放，聖人命着傾城士戶都來園內賞玩花木。我有一女，乃是符金錠，長年一十八歲也。夫人，孩兒在那裏？夫人云：大人，我想如今有聖人命着傾城士戶都來賞玩花木。俺如今叫出女孩兒來，着他休出繡房，則怕有人看見。符彥卿云：夫人說的是。梅香，轉報後堂中，喚出小姐來者。正旦扮符金錠領梅香上云：妾身符金錠是也。長年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正在繡房中閑坐。父親母親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正旦云：父親母親，您孩兒來了也，有何事？符彥卿云：爲因三春天氣，後園中百花開放，聖人命着傾城士戶都來賞玩。你今年已長成。倘有人見你呵，怎生是好？正旦云：父親，此事有何難處？您孩兒到那日，則不出繡房便了也。符彥卿云：孩兒說的是也。夫人云：兒也，則爲你青春年少，未曾許聘他人，因此上俺老兩口兒憂心也。正旦云：母親，你則放心也。〔仙呂賞花時〕母親道年長青春未配人，我將了箇雨打梨花深閉門。我怎肯將名利似浮雲，夫人云：孩兒，你則不出門呵，便了也。我從來有忠信。正旦云：父親母親，你但放心。梅香，俺回去來。我又索紗窗下捱黃昏。

同梅香下。符彥卿云：孩兒回去了也。既然有聖人命，着一壁廂着人打掃花園前後乾淨，待人遊玩則個。夫人，俺回去來。同下。

### 第一折

趙匡義鄭恩同上。趙匡義云：

符家園園裏堪賞，柳絲花紅景物奇。某趙匡義是也。這箇是鄭恩兄弟。俺兩個去符彥卿花園內賞玩新春之景，與兄弟酒肆中多飲了幾杯酒，來遲了些。兄弟，兀的士戶人都散了也。俺回家去罷。鄭恩云：二哥，還早哩。我到這花園門首，俺進去來。趙匡義云：兄弟，你看那桃紅柳綠，萬物爭妍，是好景也。鄭恩云：二哥，這一會兒人也靜了。我且坐一坐，看有甚麼人來。正旦領梅香上。正旦云：妾身符金錠。昨日父親母親囑付我說道：今日有傾城士戶都來俺花園賞春，着妾身休出繡房，怕有人看見。妾身在房中坐了一日光景，這早晚賞春的人可也都回去了。我心中悶倦，領着梅香開着一遭子，有何不可。梅香云：姐姐，花園中是好耍子兒，休辜負了春光也。正旦云：一年之前，春爲歲首，是好光景也呵！

〔仙呂點絳脣〕你看那綠柳低垂，燕雛成對鶯聲碎，花老芳池，一派遊春意。

梅香云：姐姐，你不肯出來帶攜我耍一會，只在房裏坐，好不悶也！

〔混江龍〕非是我懶臨園內，隔花陰怕有外人知。自從我初離繡幕，邁步輕移，春事已隨流水去，落花空惹杜鵑啼。冷清清花影踈林內，我則見山光隱隱，綠柳依依。

梅香云：姐姐，這一會兒可也無人走動。我們去那湖山畔閑耍一會兒去來。正旦云：你也說的是。俺去來。梅香云：姐姐，你試看這裏的景致，比那前頭又不同了。正旦云：是好一派佳景也！

〔油葫蘆〕二月江南鶯亂啼，邊花陰雙燕飛，則見那鞦韆閑控玉人歸。梅香云：可惜我們不會拿的酒來。姐姐，你且在這裏耍，我去崇文門外頭買兩瓶酒來你喫，便休將詩酒爲佳致，可道山翁之興何須醉。梅香云：姐姐，你看那梨花杏花開的且是好看！梨花開，雪片粧；桃花放，紅焰飛。你看那浸浸紅杏燒林際，端的可也不盡眼中題。

梅香云：無一箇人也呵。

〔天下樂〕抵多少宴罷青樓月下歸，不由我猜疑心上喜。梅香云：姐姐，你喜歡甚麼？牡丹風似人搖錦機，趁風和花草香，落殘紅襯燕泥。我則索慢行過芳樹底。

鄭恩云：哥哥，你見麼？一箇女子來了。趙臣義云：好箇女子也！我聞知符彥卿有箇女孩兒是符金錠，此女子必是也。兄弟，俺縣在這花陰下看他往那裏去也。梅香云：姐姐，天氣還早哩，一發散心耍一會。

〔那吒令〕我行來這裏，到櫻桃樹底，轉湖山，迤邐過薔薇架西，步香塵，款款呵，怕流鶯亂飛。梅香云：姐姐，一年之中，惟春最好也。一年中，春最好，九十日偏明媚，近黃昏煙霧霏霏。

臣義云：兄弟，你還着些，我吟一首詩嘲撥他，看他說甚麼。詩曰：嬋離月殿，織女渡天河。不遇知音者，空勞長嘆多！正旦云：甚麼人吟詩？好清新之句也！

〔鶻踏枝〕我這裏猛聽的似呆癡，又不是月下星前暗約偷期，不由我聽沉了半會。是誰人亂作胡爲？梅香云：姐姐，怕他怎麼！左右也沒人。你也作一首詩，看他說甚麼。正旦云：不中！只怕有人聽見呵，怎了也！

〔寄生草〕又不曾待月在西廂下，聽琴在旅店裏，踏青惹下彌天罪，賞春光引起鴛鴦會，看羣花誤到天台地。正旦云：我依着你，我吟一首詩，看他說甚麼。紫燕雙雙起，鶯鶯對對飛，無言勻粉面，只有落花知。趙匡義云：好箇聰明女子也！我出去見他一面，怕些甚麼！做見科。云：小娘子拜揖。正旦云：先生萬福！一箇好聰明俊秀才！我見他烏紗小帽晃人明，久以後必然金榜題名諱。

趙匡義云：動問小娘子是誰氏之家，姓名甚名誰？正旦云：妾身符金鐘是也。先生高姓大名？趙匡義云：小生趙弘殷之子，趙匡義是也。敢問小娘子多少年紀也？

〔醉中天〕正二九青年際。趙匡義云：曾許聘他人，不曾會得見良媒，獨倚紗窗懶畫眉。趙匡義云：小娘子，小生願爲媒證，許聘他人，可不好？多謝你相週濟，爭奈咱姻緣事遲，誠難躲避。我又怕惹野蝶泄漏奉機。

淨韓松領淨胡纏、歪纏冲上。韓松云：自家韓松的便是。天色早便早哩。我們來的遇了些兒也。走一遭要子去來。做見科。云：一箇小娘子，你是那裏來的？跟了我家去來。鄭恩做見科。云：這厮好無禮也！

〔金盞兒〕也是我命低微，惹災危。若是俺尊堂知道，可也甘當罪。趙匡義云：這厮合死也！他那裏揸拳裸袖攤雙眉。韓松云：這箇是甚麼人？我怕你不成也！那裏也畫堂歡宴？早難道是花下燕鶯期！

胡纏云：大舍不要惹他，則他是趙二舍，那箇是鄭恩。你惹他，干打殺。你我們去了罷。韓松云：由他！我明日使人來問這門親事，不怕你不嫁我。我們且回家裏去來。同歪纏、胡纏下。鄭恩云：他們可去了？二哥，俺也去了罷。正旦云：二舍，你去了罷，則怕俺父親來。我也回去也。

〔賺煞尾〕不承望有今朝，到着我愁無計。又怕俺雙親得知，忙步金蓮趁早回，休忘了蝶使蜂媒。趙匡義云：小娘子，我便着官媒來議親也呵。便休要恁延遲，誤了佳期，準備蘭堂宴罷歸。家童冲上云：姐姐，相公有請。梅香云：叫我們哩。我去來。你休要喧喧鬧鬧，再無箇商議。正旦云：二舍，你休怪我去，抵多少青樓歌罷宴酣回。

同梅香家童下。鄭恩云：二哥，這箇小娘子原來是符太守之女，恰纔那箇韓松若不是去了，我不到的饒了他哩。趙匡義云：兄弟，你休這般說。此事不許一箇人知道。俺回家中去來。因來到符氏花園，惹下了一段姻緣。久以後必然匹配，那其間顯俺英賢。同下。

## 第二折

淨韓松領淨胡纏、歪纏上。韓松云：

自家韓松是也。昨日走到符家花園裏要去，不想撞見他家箇女人，且是生的好。有趙匡義在那裏調戲他。着我惱了。若不是他兩個說，險不着那鄭恩、關羊頭打我一頓。如今怎麼稱的我的心。蚤繚云：這箇不打緊。你如今叫將一箇媒人來，賞他幾兩銀子，着他去說這門親去，怕他不肯也。怎麼韓松云：兄弟說的是。我昨日着人請下那箇媒婆陳媽媽。他這早晚敢待來也。淨媒婆上云：我做媒人擲筊，一生好喫蝦蟆。若還要我說親，十家打脫九家。老身是這京城裏一箇媒婆，姓陳。我好不生得聰明。正在家裏喫芝麻豆腐茶哩，有韓大舍着人來請我。不知爲甚麼。我走一遭去來。到也不要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韓松云：我請了你這一日，纔走將來。媒婆云：你請我來怎麼，韓松云：我如今央及你一庄事。符家那箇有箇女孩兒，叫做符金錠。你與我說親去。若成了，我送你十箇大銀子。媒婆云：這箇不打緊。我如今就去，一箭上梁，你則管放心。我走一遭去。下。胡繚云：好了！他去了，必然這事成了。我們且後面閑要去來。韓松云：說的是。略去來。同下。趙弘殷同夫人領家童上。趙弘殷云：腰金衣紫受天恩，累躋居官數子孫。自從五代興王業，民物瘠和氣象新。某姓趙，雙名弘殷，祖居河南府人也。幼習韜略，深看運甲之書。這是夫人李氏。自從殘唐五代以來，朝屬梁而暮屬晉，天下大亂。即今柴梁王即位，某拜官殿前御林軍都指揮使之職。某有二男二女。長者匡胤，次者匡義，一女乃是滿堂。有俺趙匡胤去關西替我操練去了。止有二哥匡義在家。近日不知怎麼，染其疾病，不能動止。夫人，怎生是好？夫人云：老相公，我想俺匡義孩兒，爲人軟善。前日與鄭恩去符家花園裏賞花回來，就一臥兒不起，百般醫治不可，怎生是好也？趙弘殷云：大人，我想來，則怕孩兒害的病重，有些暗味。我早間着人請他姐姐去了。若來時，我自有箇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張光遠上云：某姓張，光遠是也。這箇將軍，乃是羅彥威。俺是趙匡胤的朋友，號爲十虎。俺叔父着他去關西操練去了。俺弟兄每舍不得，送他到關西回來。來到家中，聽的說道：二哥匡義染病不能動止。兄弟俺看望一遭去來。羅彥威云：哥哥，俺趙匡義哥不知怎生有病，俺若不看一看，顯的俺弟兄每無情分了。來到也。家童報復去道：有俺二人來了也。家童做報科。做見科。張光遠云：叔父，俺來弟兄每望的遲了，二哥病說若何？趙弘殷云：兩箇賢姪，且請坐。等俺衆朋友都來全了時，慢慢與你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石守信、王審琦上云：守信、某石守信是也。這位將軍乃是王審琦。俺們兄弟送趙大郎、關西操練去了回來，說道：匡義哥哥在家染病。不知如何？俺弟兄每看望一遭去來。王審琦云：來到也。家童報復去道：有俺弟兄二人得知探望。家童做報科。做見科。石守信云：叔父，俺弟兄每探望來遲。二哥病體安樂否？趙弘殷云：二位賢姪，且少待片時，俺弟兄都來全了時，我與你商議。這早晚敢待來也。周勳、李漢昇上。周勳云：某周勳是也。這箇兄弟乃是李漢昇。俺是趙匡胤的兄弟。俺弟兄十人，端的是過如管鮑，分金義，勝似關張，仁德心。今日關西已回，剛到家中。聽知二哥匡義在家染病。我須索走一遭去。李漢昇云：哥哥，這匡義哥哥，爲人軟弱，誠恐有人欺負。俺與你報仇去。說話中間，來到了也。家童報復去道：有俺二人來了也。家童做報科。做見科。李漢昇云：叔父，俺弟兄每



來了也。趙弘殷云：二位賢姪商議，怎生不見孩兒楊廷幹、史彥昭來？李漢昇云：他兩箇走路里便到也。趙弘殷云：既然這等呵，等他那兩箇來時，我自去。這早晚敢待來也。楊廷幹、史彥昭上。楊廷幹云：某楊廷幹是也。這箇兄弟是史彥昭。俺是趙匡胤的兄弟。他關西操練去了。都送他去。止留了鄭恩在家中。說道：匡義哥在家中染病，衆弟兄都先去了。兄弟，俺行動些。史彥昭云：哥哥，俺來了也。家童報復去道，有俺二人來了也。家童做報科。做見科。史彥昭云：叔父，俺來遲了也。勿罪也。趙弘殷云：不敢，你請坐。張光遠云：叔父，俺衆弟兄來全了，敢問匡義計的病體怎麼得來。趙弘殷云：俺聽我說。當此一日，匡義與鄭恩到的符家花園裏賞春去。回來不知怎生，就一臥不起。這幾日好生沉重也。羅彥威云：既然這等呵，俺看一看去。如何。趙弘殷云：恁衆人休怪。這兩日有些沉重，不敢着恁見他。我恰纔着人請他姐姐去了。等來時，我自去。家童安排酒，與衆位賢姪洗摩。張光遠云：不敢，既是這等，俺不必飲酒。衆兄弟每，俺且回去。等二哥哥病痊疴時，再來探望。叔父休怪，俺去來。趙弘殷病體昏沉，道有俺箇箇憂心。等明日若還痊疴，必然要問箇來因。同衆下。趙弘殷云：他衆弟兄去了也。他姐姐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旦扮趙滿堂上云：妾身趙弘殷的女兒，小字滿堂。俺父親生俺子女三人。大兄弟趙匡胤，二兄弟趙匡義，將妾身嫁與汴京王節度王朴爲夫人。俺大兄弟遊關西操練去了。未曾回來。有二哥哥匡義，不知怎生來，染其疾病。父親着人來請，我須索走一遭去。我想俺趙匡義兄弟，不知爲何也呵？

〔南呂一枝花〕俺須是官員仕宦家，又不是黎庶閭閻客。俺兄弟養成彪虎志，久以後必有瞻天才。好着我心下疑猜，恨不的兩步爲一蹶，急煎煎不放懷。俺兄弟困懣懣病在膏肓，猛可裏便苦騰騰石沉大海。

〔梁州〕自從俺已有了徐卿二子，怕甚麼令魏娥、王氏三槐。俺門中未有三千客，出來的談天論地，胸捲江淮。不離了龍韜虎略，弓箭旗牌，展胸襟箇箇英才，論機謀轉轉安排。大兄弟，虎狼養惡惹事招非，刀劍洞天寬地窄，死生巢一迷里栽排，威哉壯哉博一箇腰金衣紫官，三代暗地裏自分解。不知是暑濕風寒天降來，不見箇明白。

正旦云：可早來到也。家童報復去道，有妾身來了也。家童云：理會的。報科云：老相公，有小姐來了也。趙弘殷云：道有請。家童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正旦云：父親母親，您孩兒來了也。趙弘殷云：孩兒也，你來了也。我此一請你來，因爲你兄弟病痊，不知怎生，一臥兒不起。染其疾病，怎生是好也。正旦云：父親，您孩兒試猜俺兄弟這病，趙弘殷云：孩兒也，你若猜着呵，我心中方纔放心。

〔隔尾〕他莫不景功名不遂心無奈，趙弘殷云：不是。他莫不是思念哥哥不下懷。趙弘殷云：不是。莫不是少欠人錢使用人怪。趙弘殷云：不是。孩兒，你都猜不着。這謎兒怎猜。我實難佈擺。天那！莫不他鬪打相爭，受了些外人的歹？

趙弘殷云：孩兒也，你不知，我說與你。他自從與鄭恩孩兒去符家園裏鬧要了一會回來，一臥兒不起。正旦云：既是濟等呵，兄弟在那裏染病哩？

夫人云：見在書房裏歇臥哩。正旦云：既然這等呵，我去看一看便知道分曉也。父親母親，你少待，我看兄弟去也。虛下。趙弘殷云：孩兒看趙匡義去了也。夫人，俺且去後堂中去來。同夫人家董下鄭恩扶趙匡義上。趙匡義云：心間無限事，不敢告他人。某趙匡義是也。自從符家園內見了符金錠小姐，他深有顧盼我之意。不期韓松領着人走將來，曾三語四的，鄭恩兄弟要打他。那厮每都走了。我以此上感了一口氣，歸到家中，一臥兒不起。不覺數日光景也。父親母親，好生憂心，百般醫治，不能痊可。今日好生沉重。兄弟也，可怎生是了也。鄭恩云：二哥，你放心將息。你這病，我明日與父親醫了呵，便與你成就一門親事。趙匡義云：兄弟，親事成與不成，可也不打緊。則是我心中不忿韓松那厮兄弟，俺慢慢的共話，看有甚麼人來。正旦同家董上。家董云：姑娘，這箇不是二哥的書房？他在裏面睡哩。正旦云：不須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趙匡義云：呀，呀，姐姐，病體在身，不能答禮。姐姐，休怪也。正旦云：鄭恩兄弟在家也。鄭恩云：姐姐，我爲二哥身子不快，不曾敢離左右也。正旦云：兄弟也，你怎生就這等清減了那？

〔牧羊關〕見兄弟面色兒懶懶瘦，容顏兒漸漸改，怎生來形體如柴？正旦云：兄弟，你這病我試猜咱。趙匡義云：姐姐，你試猜咱。莫不爲身事難求莫不爲經營買賣？趙匡義云：不是。你猜不着。莫不是霜露侵肌體？莫不是月下被風篩？趙匡義云：都不是。止不過心念別姻管，一莊莊我自猜。

趙匡義云：姐姐，則一句話料猜着些兒了也。正旦云：哦，哦，兄弟，你這病原來爲如此來！

〔罵玉郎〕我這裏聽言道罷添添怪，有甚麼難分訴，你與我訴箇明白。你莫不在章臺走馬垂楊陌。趙匡義云：姐姐，我這病則爲前日賞春去，遇着箇女子，以此上得了這箇病證也。俺將那心上愁，腹內思，說與我方何礙！

鄭恩云：姐姐，二哥賞花去，不期遇着符太守之女符金錠，以此上得了這箇病也。正旦云：這箇打甚麼不緊哩！

〔感恩恩〕呀，便着你魚水和諧，你也可穩放寬懷。我如今遣官媒親問候，便有箇好音來。趙匡義云：姐姐，你不知韓松那厮，倚這權豪，他要強娶他哩。正旦云：不妨事，可不好也。遮莫他官居一品，怕甚麼日轉千街。憑着俺人力勇，弟兄多，便着他有非災！

趙弘殷同夫人冲上去孩兒也，我聽的多時，我盡知道了也。

〔採茶歌〕父親，你走將來快安排，今日箇洛陽花酒一時來。趙匡義云：姐姐，那韓松若知道呵，必然與俺爭競也。正旦云：不怕他統領軍卒驅士馬，我着他聞咱名姓命先衰。

正旦云：父親，母親，兄弟原來因符金錠惹下這場疾病。兄弟也，如今着你姐夫王朴替你問這門親事去。你可意下如何？趙匡義做好了，拜科云：多謝了姐姐。我無了病也。正旦云：慚愧也。兄弟病好了也。父親母親，我回家去也。我便着王朴與兄弟說這門親事去。兄弟，你放心，我回去也呵！

〔煞〕心中愁悶當時解，參透韓松大會坡。兄弟，你今朝且耽待，我忙回住宅。自有箇計劃，便着你花燭延開會賓客。

下。夫人云：嗚呼！趙匡義原來爲如此之事。女孩兒着王朴與他說親去了。孩兒，可也病體就好了也。老相公，俺回後堂中去來。趙弘殷云：夫人說的是。俺回去來。同夫人家重下。趙匡義云：俺姐姐知道我心中的事。他着姐夫去題親事去了。成與不成，我自有箇主意。鄭恩兄弟，跟我回後面散心走一遭去來。同下。

### 第三折

符彥卿領張千上云：

小官符彥卿是也。今因太平之世，時逢豐稔之年，春來天氣，萬花開放。吾家後面有一園，乃是聚錦園。器人之命着大小士民都在我這花園中賞玩。我着俺女孩兒符金錠，不要出園門。人煙散後，他往園中看花。我着家童喚將他來。不想孩兒這幾日有些身子不快。可不知爲何也。有夫人在後面看孩兒哩。張千，門首望着，一切事情便來報小官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淨媒婆上云：自家官媒婆是也。今奉着韓松大舍的言語。他說那一日因在符太守花園裏，見了他家符金錠生的標致。他與他十錠大銀子做財聘，着我問他親去。可早來到也。張千報復去道：有你嬌子在這裏。張千云：你看他沒正經！我報知大人去。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有媒婆在家門首。符彥卿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哩。媒婆見科云：老相公且喜了！媒婆來說媒一庄親事來，與家裏小姐。符彥卿云：你說是甚麼人家的兒男？媒婆云：老大人，是本處韓大人家大舍韓松。他送十錠大銀子與你，把你小姐與他爲妻。可是好那！符彥卿云：好好，好好，且在這裏等我夫人來，俺共同商議。王朴上云：祖代爲官立業，忠扶社稷，保山川。每懷報國存忠，掃蕩奸邪在目前。小官姓王名朴，字原之，祖居河東太原人也。祖代爲官，扶持唐室。方今梁主在位，加小官節度使之職。有我妻趙氏，乃是殿前都指揮使趙弘殷之女。有我兩箇妻舅，二舅趙匡義，大舅在關西五路揀練去了。有我二舅病不能動止。我着他姐姐看他去。回來說，爲因那日符太守花園內賞春，遇見他女兒符金錠，生的有些顏色，欲要娶他爲妻，無人去題親。小官今日直到符太守家，問這一件事，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張千報復去道：有小官來了也。張千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大人得知。有王節度使在於門外。符彥卿云：道有請。張千云：理會的。有請。王朴見科云：符彥卿，且喜且喜！小官來舉保一庄親事來。符彥卿云：大人有何親事？誰氏之家？姓字名誰？王朴云：大人，是我外家趙弘殷二舍趙匡義，敬着小官來

這一庄親事來也。媒婆云：這事不好了！我看老符怎麼主張哩。符彥卿云：大人則一件，恰纔這韓大人的孩兒韓松，又着這官媒來問親。大人今日來題親，又是同僚官之子。此事請夫人來計議，如何？張千請夫人來者。張千云：理會的。夫人有請。夫人上云：妾身符彥卿的夫人是也。自從前日聖人命，着傾城百姓都在我花園中賞翫。有俺女孩兒符金錠也去花園中看了一遭回來。這兩日在繡房中倦拈針指，身子不快，不知爲何。今日相公在前廳上着人來請我，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張千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夫人來了也。符彥卿云：道有請。夫人見科云：相公，妾身來了也。有何事商議也。符彥卿云：夫人，請你來不爲別。如今王朴大人來說，趙二舍來問俺女孩兒親事。這媒婆與韓松來問親。這兩家都好。小官不曾允許。特待夫人來商議。可與誰家好？夫人云：相公，既然這等，兩家都好，則一件，憑俺女孩兒主張。如今俺臨街搭一綵樓，着大小人等往樓下過着。俺孩兒拋繡毬兒打着那一箇，就着他來娶。妾身倒陪房奩斷送，擇日過門。妾身不敢自尊。相公心下如何？符彥卿云：夫人言者當也。許一家不許一家，着他嚷怪。張千，便合綵樓者。張千云：理會的。同衆做樓上綵樓科。張千云：夫人，綵樓搭得當了也。符彥卿云：張千，傳報繡房中，請出小姐來。張千云：理會的。小姐，相公有請。正旦符金錠領梅香上。正旦云：妾身符金錠是也。自從那一日在花園中見了趙匡義，所吟之詩，這兩日不由的我心神蕩漾，身子不快。可不知爲何也。呵哨梅香云：姐姐，你也沒正經。那一日見了那一箇人，你這兩日茶不茶，飯不飯，想他怎麼的也。正旦云：梅香，你那裏知道！那想此人一表非俗，吟的詩清字正，委實少有也。呵！

〔中呂粉蝶兒〕一會家心下念想，這姻緣怎生主張。我在那繡房中自在參詳。梅香云：姐姐，你則揀着好姐夫嫁了便罷也。正旦云：你那裏知道也。我須知你主意，則着我別尋投向。梅香云：姐姐，你便想我那姐夫，不知我那姐夫想你也不想你。你這箇無禮的梅香，你將我假支吾故來抵當。

〔醉春風〕則我這情意那人知，心中常念想，何時得配燕鶯期，終日則是想想。行至庭前，心中俛俛，衆人凝望。

正旦云：可早來到也。張千報復去道，有妾身來了也。張千報科云：大人，有小姐來了也。符彥卿云：着孩兒過來。正旦同梅香做見科云：父親母親，這孩兒來了也。符彥卿云：孩兒來了也。喚你來不爲別。今有王大人來題親，着你嫁趙匡義。又有這媒婆來說，着你嫁韓松。未知你心裏要嫁那一處。你對我說去，我自箇主意。正旦云：父親母親，你聽孩兒說一遭。呵！

〔迎仙客〕父親，你聽拜裏訴衷腸，這親禮兩家兒兩家兒可便那下裏強？王朴云：小姐，你則心順的便成也。我若是肯依隨，休要講主張。在尊堂。夫人云：你休要這般說，我自箇主意也。母親，你便有主張休謙讓。

媒婆云：小姐，依着我的心，你嫁韓松，強似嫁別人。他家衣服也穿不了。正旦云：噯！

〔紅繡鞋〕狠媒證人前閃強；你着我嫁韓松羅錦千箱，我則待布襖荆釵守寒牕。媒婆云：他家那飲饌也用不了。便做道珍羞百味，乾硬你那好心腸。媒婆云：你可嫁也不嫁，勸你這強媒人休再往。

媒婆云：你則依着我嫁了韓松者。夫人云：媒婆，你不是這等說。如今等樓下不拘軍民人等，着孩兒拋下綉毬兒去，則打着他的，便與他爲妻。衍彦卿云：夫人說的是，等有過來過往的人，着孩兒拋下綉毬兒去者。韓松同胡纏，歪纏上。韓松云：自家韓松的便是。我着媒婆去了。今日搭了綉樓也。我樓下搶了綉毬兒，便着人來娶他，有何不可。歪纏云：小哥哥，你休慌，一定是你的了。胡纏云：仔細着，來到綉樓跟前也。衍彦卿云：孩兒上綉樓拋綉毬兒去。正旦同梅香做上樓科。正旦云：來到這樓上也。樓下不是韓松，他知道俺家拋綉毬兒，故他來樓下來往行走。梅香云：小姐，你則把綉毬兒丟下去，打着醜的，你若不嫁他，我替你去。正旦云：這梅香好笑人也呵！

〔上小樓〕他在那人前鬧嚷，指望着成親名望。看不上他一來一往，施展衣服，賣弄輕狂。梅香云：小姐，你則丟下那綉毬兒去來罷。你着將綉毬兒忙擲下韓松身上，可不教那有情人每朝指望！

正旦云：梅香，怎生不見趙匡義來？趙匡義同鄭恩上。趙匡義云：某趙匡義是也。來到這綉樓下。鄭恩兄弟，俺過去來也。鄭恩云：哥哥，兀的不是韓松！他也在這裏。正旦云：梅香，兀的不是趙匡義來了也！梅香云：你丟下綉毬兒去罷。正旦云：他既來了，你慌的做甚麼？

〔公篇〕他那事慢慢的來，我這裏暗暗的慌，羞的我不敢擡頭，連忙遮面，無處潛藏。梅香云：綉毬兒在這裏，丟下去罷！一見了綉毬兒，心中惶快，我着他霎時間共同驚帳。

韓松云：伺候着七八丟下綉毬兒來也。正旦云：梅香，將過綉毬兒來。梅香云：綉毬兒有了也。正旦云：梅香，將綉毬兒也，你則有准者做拋下綉毬科。正旦云：

〔般涉調耍孩兒〕我這裏叮嚀，覷了他模樣，辦着片志誠心便央，我則見軍民士戶在樓前，說的我不敢名揚。梅香云：姐姐丟下去罷。我待要時間拋擲心中懼，又則怕錯了教他向那廂。梅香云：姐姐，你則望着我這趙姐夫拋了罷。你也有心偏向，我將這綉毬兒拋下，準備着齊整的陪房。

正旦云：我望着這趙匡義身上丟下去。做拋下綉毬科。趙匡義做接了科。韓松做拿了綉毬科。云：是我的，你將的那裏去。兩箇兄弟，俺得了綉毬

兒也。俺回家去來。同胡纏、歪纏下。鄭恩云：這厮好無禮！也是你的綉兒，他奪的去了。更待十罷，俺打這厮去來。符彥卿云：趙匡義，你休趕他去。我見綉兒已是你的，你明日揀好日辰來娶，休要致怨。小姐，你下樓來，先回去罷。正旦同做下樓科。云：做見科。下。

〔煞尾〕到今日趁了心，綉兒有付量；至來期約定同鴛鴦，成就了一世兒夫妻，慢慢的賞。

同梅香下。符彥卿云：金錠孩兒回後堂中去了也。王朴，也是天家所賦，我有心將孩兒許與趙二舍，不想綉兒正打中他。王朴云：相公，今日天便其然，綉兒正打着趙匡義兄弟，不期被韓松搶了綉兒去了。大人，怎生計較也？夫人云：相公，雖然他搶的去了，只着趙二舍擇日辰來娶親，俺則嫁與他家便了也。王朴云：多謝相公夫人。趙匡義，你且回家去罷。你丈人丈母，着你擇吉日辰來娶小姐哩。趙匡義云：多謝了泰山也。鄭恩兄弟，恰纔這韓松就我手中搶了綉兒去了。某欲待就樓下打開起來，恐怕被誑了小姐也。鄭恩云：哥哥，俺明日娶嫂嫂，正往韓松家門首過。此事須索做計較也。趙匡義云：這箇不打緊。你近前來。我說與你。做打耳暗科。云：可是惹的鄭恩云：哥，此計大妙！某便與他衆人說知也。俺且回家去來。趙匡義云：既然今日事已完成，擇了吉日辰來娶小姐。俺回去來。因賞春遇着嬌姝，他生的美貌，誰如綉樓上繡兒打中，體情取畫閣深居。同鄭恩下。媒婆云：老相公，看起來這庄事已准，你則嫁與趙二舍了罷。罷，罷，我回去也。相公大人，恕罪！王朴云：多謝了相公夫人小官回去，擇吉日辰來娶的。我趙大人娶小姐也。小官回我丈人的話，走一遭去。下。夫人云：相公他每都回去了也。俺女孩兒已是許與趙匡義，不期他繡兒又打中他。皆是前生姻緣也。符彥卿云：夫人說的是也。俺收拾小姐的房奩，斷送便了。俺無甚慶事，且回後堂中去來。符金錠美貌高強，端的是世上無雙。結綵樓，招着佳婿，體情取天下名揚。下。

### 楔子

趙弘殷領張千上云：

趙匡義已成佳眷，擇吉日配合姻緣。小官趙弘殷是也。則因俺孩兒趙匡義，遇着相太守之女，一心要娶他爲妻。我着他姐夫王朴去問這一門親事，不期有韓松又着人來問，得小姐。他父親搭起綵樓，着小姐挪繡兒。不想正打着俺孩兒。有韓松強搶了繡兒去了。今日着俺小姐同張光遠、羅彥威等衆人娶去了。小官在家中安排下酒，散。若娶過小姐，俺一家兒慶賀飲酒。張千，俺後堂中收拾酒，都吃了也不會。張千云：理會的。酒都吃完了也。趙弘殷云：俺無甚事，且回後堂中去來。下。淨韓松同淨胡纏、歪纏上。韓松云：自家韓松是也。我着官媒婆問符彥卿的女孩兒去。不知怎麼，趙二舍也着人來問。他家搭起綵樓來，着那孩兒挪繡兒。一箇繡兒剛打在趙二舍懷裏，着我搶了來了也。今日不與我爲妻，與趙家做新婦。恰纔迎



卿上云：某符彥嗣是也。自從與孩兒成親之後，不覺數日光景也。今日俺親家安排酒殺，與趙匡義並俺孩兒慶喜飲酒。着人來請，我須索走一遭去。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小官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大人，有符彥嗣來了也。趙弘殷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符彥嗣云：親家請坐，少待片時，等衆人都來全了時，慢慢的飲幾盃。這早晚敢待來也。張光遠、羅彥威、石守信、王審琦同上。張光遠云：自從匡義成親後，費盡英雄一片心。某張光遠是也。這三位兄弟，乃是羅彥威、石守信、王審琦。自爲趙匡義娶符金錠，有韓松與俺放對。被俺鄭恩兄弟，詐粧符金錠，坐在轎子裏。韓松果然領着手，下人趕將來。被俺衆人一頓打，將他打回去了。今已成親了也。今日叔父與俺匡義慶賀，須索走一遭去。石守信云：哥哥，我想俺這弟兄每道等英雄，怎生肯放過韓松那厮？若有俺匡義哥哥在呵，有一場好大禍。查他到的那裏也。羅彥威云：我想韓松可也，也十分無禮也。王審琦云：今日事已完了，來到門首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俺四箇弟兄來了也。卒子做報科。做見科。張光遠云：叔父，俺弟兄每來了也。趙弘殷云：俺衆人每多多的辛苦也。且少待，等衆弟兄每來全了呵，我自自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周勣、李漢昇、楊廷幹、史彥昭上。周勣云：十虎威名天下罕，英雄糾糾鎮京華。某周勣是也。自從三位弟兄，乃李漢昇、楊廷幹、史彥昭，俺都是京師十虎將。因爲俺趙匡義二哥，娶了符金錠，打了韓松，一頓，已成其親了。今日俺叔父安排慶賀酒，俺須索走一遭去。李漢昇云：哥哥，我想今日趙弘殷叔父安排慶賀筵席，這一遭心中好是喜慶也。楊廷幹云：這鄭恩兄弟，但到處便要惹事，可也虧他。史彥昭云：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俺弟兄每來了也。卒子做報科。做見科。史彥昭云：叔父勿罪，俺弟兄都來了也。趙弘殷云：恁且少待，等匡義孩兒來時，俺慢慢的慶賀。這早晚敢待來也。王朴、鄭恩上。王朴云：英雄壯士般般勇，設計施謀件件能。某王朴是也。這位將軍，乃是鄭恩。自從俺妻弟趙匡義因與韓松放對，要娶金錠，多虧了鄭恩，坐在轎子裏，瞞過韓松，被俺痛打了一頓，成了親事。今日俺父親安排酒殺慶賀，須索走一遭去。鄭恩云：我想韓松十分無禮。若不是二舍的好事呵，我一頓直打死那匹夫。今日叔父與俺慶賀，須索走一遭去。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一人來了也。卒子做報科。做見科。鄭恩云：叔父，俺孩兒來了也。趙弘殷云：鄭恩，多虧了你。你且少待，等匡義孩兒並媳婦兒來時，一同慶賀。這早晚敢待來也。趙匡義上云：新婿燕爾安排了，洞房今日會佳賓。某趙匡義是也。多虧鄭恩併衆兄弟之力，娶了符金錠。今日俺父親安排酒殺與俺慶賀。須索走一遭去。來到也。不須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趙匡義云：父親，俺媳婦兒來了也。趙弘殷云：孩兒來，你且少待。這一席酒飲意，則是與你兩口兒慶賀。等你媳婦兒來時，一同飲酒。正且扮符金錠同梅香上。正旦云：妾身符金錠，自從抽了繡裙兒，本是俺趙匡義接了。不期韓松奪了去。妾身則嫁了趙匡義。有韓松又來追趕。多虧鄭恩，躲在轎子裏，將他打回去了。今日父親與俺慶賀新婚，安排筵宴，須索走一遭去也。梅香云：小姐，你可稱了心也。正旦云：梅香，你那裏知道也呵？



〔雙調新水令〕我雖是洞房無用的女妖嬈，不錯了聖人之道。夫妻是正理，休信外人教。不負了夜月花朝，當日箇綵樓上衆人鬧。正旦云：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妾身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大人有小姐來了也。趙弘殷云：着孩兒過來。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旦同梅香做見科。正旦云：父親，妾身來了也。趙弘殷云：孩兒，你有這筵會擺列的齊整麼？正旦云：端的是好筵會也！

〔沉醉東風〕則聽的聒耳笙歌鬧炒，珍羞端的奇標。新婚今日成，受了那多少悶焦燥，謝神天保護的便堅牢。符彥卿云：多虧了妙計，今日纔得成就也。今日箇夫婦團圓成就好，鄭恩云：小姐這一場也多虧了我。多謝你個仁兄智巧！

〔雁兒落〕情理這韓松，使燥暴，腦背後都來到。俺這穿，鄭恩暗暗的藏，他那裏不住聲高高的鬧。趙弘殷云：他隨後怎麼去了？

〔得勝令〕呀，打的是無處亂奔逃，那中間怒氣怎生消，纔得今朝定，則他河將軍箇箇勞。符彥卿云：既虧了鄭恩，俺慢慢的謝他也。父親，你量度便把他恩臨報，鄭恩，你休焦今日箇婚姻已定了。

趙弘殷云：小姐，你將綵樓上掀綉毬兒的事說一遍，俺試聽咱。正旦云：聽我將綵樓上的事說一遍。

〔甜水令〕當日箇物穰人稠，爭頭鼓腦，着人歡笑，尋不見往日燕鶯交，投至得今日開筵傳盃弄琴，夫妻相照，費盡了多少心苗。

鄭恩云：當日在綵樓下，若不是彥卿大人勸呵，韓松打死多時也！

〔折桂令〕繡毬兒往下剛拋，不承望他準備着奸心暗暗的偷瞧，發會村濁，將別人喜事奪了。鄭恩云：依着我的心，就打死了也罷。衆人勸我，到着那斯無禮也。俺如今事成也，再休要計較，且開懷沉醉醕，酒泛瓊瑤，樂動簫韶，玳筵排錦簇花攢，端的是堪畫堪描。

趙弘殷云：小校，將酒來，着孩兒與他父親遞一盃酒者。卒子云：理會的。做擺果卓科。正旦云：將酒來，與我父親遞一盃，做把盞科。遞盃酒，父親先飲。符彥卿云：孩兒，還從趙親家來。趙弘殷云：這酒往常便當某飲，今日正當親家飲這盃也。符彥卿云：是，是，是小官先飲。孩兒，你可休要跪者。正旦做跪科云：不敢，不敢！

〔沽美酒〕父親，你休動勞，您孩兒正當報。則因那養育三年，將我這性命保，指望終着侍老，別離事在今朝。

王村云：等飲罷酒，說與詳細也。

〔太平令〕多虧你箇恩人說道，將親事不錯分毫，都則爲韓松暴虐，將平人姻緣打落。趙民義云：夫妻皆是前定，豈他人能破的也呵呀！我這裏說着念着笑，倒險些兒無着無落。

王朴云：今日箇天下喜事，夫婦團圓，聽我與你下斷恁！恁本是柴世忠，一箇箇膽量高強，則因為賞春之款，來到你符氏門牆。趙匡義花下閑走，正見年小的紅粧。既結下目前姻眷，搭綵樓招做新郎。有韓松倚權挾勢，遣官媒故意商量，惱犯了鄭恩兄弟，施手段顯耀剛強。許粧做青春婦女，韓松見魂魄皆亡。今日箇已成婚配，開筵會酒泛饜觴。趙匡義文武兼濟，符金錠本性溫良。今日箇夫妻完備，一齊的拜對蒼皇。

題目

強風情韓松搶繡球

正名

趙匡義智娶符金錠

趙匡義智娶符金錠雜劇終

原书空白页

# 新刻出像音註岳飛破虜東牕記上卷

金陵 書坊 富春堂 梓

## 第一折 開場

〔滿庭芳〕（末上）南渡功臣，中興良將，拒金奮志鏖兵。太師秦檜主和議，奸罔朝廷。偽詔班師，東牕下夫人設計，誣陷岳飛父子，屈死非命。實可憐擊并銀瓶。那秦丞相被冤鬼迷弄，心疑忌，往靈隱寺齋僧。遇葉守一從頭點化，報應十分明。顯忠良讒佞千古譏評論。

詩曰：金兀兀獨走三關，田思忠偽詔岳飛。

葉守一量由分案。秦丞相東窗事犯。

## 第二折

〔女冠子〕（生上）怒髮衝冠，丹心貫日，仰天懷抱激烈。功成汗馬枕戈眠，行看取金酋伏首，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空愁絕，待把山河重整，那時朝金闕。

〔鷓鴣天〕筆底龍蛇走篆蟲，胸中心氣貫長虹。五車經史藏心腹，百萬貔貅掌手中。心猛壯，氣英雄，雲臺麟閣豈難逢。從今且養凌雲志，聽取春雷上九重。自家姓岳名飛，字鵬舉，湖州湯陰人也。自古建都之地，賢人隱迹之鄉，揆昔有股河賣甲，選鼎于此。惟自秦末，楚霸王定盟是地，服中憲文武人才，挂正輪一門福秀，人具英雄之概，咸通詩禮之風。何幸吾身在此生長，聞嘗學習六藝，兼覽百家。學射周同，受制張旃。春秋褒貶，吾欲考二百四十年靈昭，三傳名家，吾得知一十二年之沿革。當今變夷滑夏，邊界驚塵。宗社南遷，二帝有蒙塵之恥，將兵北伐，宗臣少濟困之才。竭力事親，乃

爲子職之本分，盡忠報國，實爲臣子之當然。若能移筆作忠，便可圖存匡復。正是：飢寒胡虜肉，方解吾心；渴飲匈奴血，始達素願！正是時雖獨當天下事，功成先進保邦謀。今日且當講武之餘，值此春光，請夫人小姐一同賞玩，多少是好。左右那里？（末）翠幕珠簾映畫堂，晨風微動篆烟香。蒲團桃李爭春笑，惟有東君自主張。相公有何分付？（生）你與我請夫人和小姐同賞春光。（末）夫人小姐，相公有請。

〔浣波襖〕（旦貼上）麗日長，風淨重門掩。人意懶，捲珠簾，雙飛紫燕語呢喃。出門花似錦，春意浩無邊！（旦）相公萬福。（生）夫人拜揖，（貼）爹爹母親萬福。（旦）相公，今日不知請我母子出來有何事幹？（生）好教夫人得知。且喜天氣晴和，下官意欲賞玩春光，未知夫人若何？（旦）如此却好。兩個兒子那里？（生）下官已曾分付兩個孩兒去教場中操演軍馬，因此不在這里。（旦）既如此將酒過來。女孩兒遞酒！

〔錦堂月〕（貼）麗日開樽，和風扇暖，陽春景色偏奇。家國安寧，開筵正好歡會，邊庭上烽火無驚，朝野內干戈戢戢。（合）今朝裏幸喜豪傑登庸際，遇明時。（前腔）（旦）佳致，花柳芳菲，人生有幾，開懷暢飲相宜。綠髮成絲，朱顏易老堪悲。當此際骨肉團圓，莫負却韶光明媚。（合前）（前腔）（生）欣遇國祚雍熙，時和歲稔，安居豈敢忘危。寶劍長磨，忠肝義膽誰敵！直須待掃盡胡塵，方遂我平生豪氣。（合前）

〔醉翁子〕（旦）何須敲檀板，歌舞金縷，喜一門長幼無虞！莫辭重整金壘，盡醉方稱興有餘。（撓撓令）（合）輕風翻翠幙，瑞靄噴金猊，惟愿三邊皆寧靜，四海樂昇平，全盛時。

〔尾聲〕花姿柳態皆春意，歌舞留人日已西，聽管絃聲細。

詩曰：開筵對景賞芳菲，花送青春酒滿卮。

自古算來皆有命，果然快樂是便宜。

### 第三折

〔新水令〕（末扮兀朮上）平生膽氣最剛強，敢把南朝來壓量。俺這里吃的滑禿禿美酪酥，毡帳裏醉臥着好風光。俺如今將人馬呵，擾攘的亂邊方，端的是人強馬壯。曲袖飄飄舞絳紗，駱駝款跨弄琵琶；飛禽遠射多黃鴈，天漢垂邊見白沙。敕獵場中騎劣馬，旌旗影裏閃飛鴉。人人都唱昇平曲，女直那中第一家。俺不是別人，乃大金元帥兀朮四太子是也。祖父那女直曾爲節度使。俺這里白山黑水，因避大遼興宗之讎，改

曰女直。自從俺平不了大遼，得了汴梁河南，康王泥馬渡江，去到臨安建都，他手下有中興一將，姓岳名飛，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出入陣中，所向無敵。今有打探的來報說：此人統領大兵，要來攻我河北之地，不免叫副將分付則個。統總麼哈魯將何在？（風檢子）（淨丑上）番將叢中第一，誰人及得俺武藝。不論鞭劍與搥錘，毡帳裏咽牛蹄，閑來時打臂石。我做番將實是乖，愛吃牛肉不持齋。吃餓慣在馬上睡，長大叫做虎辣孩。俺二人金副將是也，今日元帥叫喚，不免我與你參見則個。見介（末）你二人出來了，俺今別無甚事分付。今日南來新與一將，名曰岳飛。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目下要與俺斷殺。怎生與他交戰，再作一處置？（淨丑）元帥不怕他，自有我兩個與他對敵。俺這裏殺他不退，便匹死在他手，有何不可？（末）你兩個聽我號令（包子令）號令嚴明不可違，不可違。修葺邊寨震兵威，震兵威。敵兵到來時，殺教一陣血淋漓。（合）用心機，用心機。操守莫稽遲。（前腔）（淨）元帥威武震邊陲，震邊陲。建功立業在須臾，在須臾。旦夕巡哨備好細，小心前去莫稽遲。（合前）（前腔）（丑）攻城掠地全不濟，全不濟。飲酒吃肉我為最，我為最。若還輸了被擒拿，只求快死免凌遲。（合前）

詩曰：腰間寶劍血模糊，

若要取將生富貴，

殺取南蠻片甲無；

眼前須下死工夫。

#### 第四折

〔菊花新〕（生唱）賞春宴罷醉顏酡，蜀錦征袍喜暫脫。兵甲洗黃河，待一統中原方可。勇出萬人敵，威風不可攀。功名多成，立身處太平間。下官昨日分付孩兒去教場中演習軍馬，不知如何，待他出來，方知分曉。孩兒那里？（前腔）（大外上）少年威武鎮華夷，敵國聞風膽氣摧。（小外）聰慧識兵機，論韜略胸中書記。（鷓鴣天）出匣龍蛇血尙斑，平生志氣斬凶頑。勤王報國應無敵，掠地功成豈謂難。（小外）哥哥，你看旌旗搖動角弓彎，勁絃射日甲光寒。太平時節無征戰，謹把陰符仔細看。（大外）兄弟，領參參鈞旨，去到教場中演習軍馬回來，不免到堂中參見參參。（大小外）參參拜揖。（生）孩兒回來了，教場中軍馬如何？（南柯令）（大外）承鈞令，到教場，征旗影展風蕭揚。羽箭流星火炮連天擲。人馬壯，弓弩強，總有武侯八陣圖。孩兒呵，未相讓。（前腔）（小外）沙場暖，草正芳，紛紛鉄騎頻來往。笳鼓聲，隊伍多停當。陣甲厚，寶劍芒，總有韓信背水陣。孩兒未相讓。（前腔）（生）聽吾道，自忖量，軍機豈可成虛曠。號令用嚴明，罰賞無偏向。有進死榮，無退生想。總有孫子滅竈謀，未相讓。（丑上）有事不敢不報，無事不敢亂報，拜相公，朝廷有敕命到來理合迎接。（生）既如此，忙擺香案，迎接則個。

(末實詔書上)

(出隊子)親承詔命，實奉綸音，出禁圍，將軍可速便興師，刻日成功復帝基，從此要風康永息！聖旨已到，跪聽宣讀：「朕聞多難所以興邦，激憂所以啟聖。蓋茲戎虜猖獗日甚，狼子野心，朝和而暮背，急去而復來，爲我國家之患久矣。致使日有羽書之報，夜有狼烟之驚。正我君臣憂虞之日，當與討罪之師。爾岳飛才兼文武，勇出無敵。遇難有功，于帷幄，料敵不乖于成算。是宜教生民之塗炭，念一聖之蒙塵。率百萬之師，決千里之勝，蕩掃腥羶，殄滅無道。庶幾可雪一國之恥，慰兆民之望！爾等夙夜倍道兼行，以體朕日夜之思！」(生外)萬歲，萬萬歲。

(大聖樂)荷聖朝，詔委微臣救萬民，答報聖恩，怎容蠢爾成邊釁，惟赤膽秉忠貞，管教兩京恢復非誇溫，四海皆爲堯舜民。(合)班師日，聖氣新，歌聲奏凱滿懷春。敷皇化，破廣雲，歸朝金闕聽綸音。(前腔)(末)望將軍，速整三軍，向邊庭定策功勳。古來爲將誰如恁，這英雄冠羣倫。此行殺虜無踪影，不負皇朝寵賜恩。(合前)(尾聲)鎮三軍遠征進，中原一統早昇平，擬在凌烟著姓名。(生)天使請回，下官刻日起程，不敢違命！(末)岳將軍，此係邊關緊事，不得稽遲。

詩曰：

一封丹詔出重霄，  
劍戟光芒磨日月，

父子寧辭汗馬勞，  
當教胡虜望風逃。

### 第五折

(末上)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小人不是別人，岳相公府中院子，奉相公命着我尋一個裁縫，來做紅錦戰袍。轉思起來，此間有一賢裁，是我府中主履，不免去叫他，多少是好。此間已是老貴在家不曾。

(內應)不在家。去當官孝，清早去了。(末)既不在家，後街有個賤裁，今不免到他家去叫。賤裁可在家麼？(丑)誰叫，誰叫？(末)岳府裏喚你。(丑)來了，來了。

(五方旗)雖做針工，年年命運通。裁新補舊，家家盡敬重。直身圍領，高低樣範同，三針一寸，拿來便縫。我做裁縫，直個非容易，裁長補短須教會。子弟衣裳用袖寬，書老衣衫前身短，抽拽撒擻，工夫式衣直纒擺掃地。獨有女服最難做，稍不合式更氣。(前腔)亦難綬，偷料之時手脚慌，主人來搜心驚碎，你道那時慌不慌？(末)你誠也不誠？(丑)放你娘的臭屁。(末)你不得禮頭。(丑)大哥叫小子做甚麼？(末)岳老爺做紅

錦戰袍，你會做不會做？（前腔）（淨上）論做工我每無敵，使剪刀憑眼力。上條員領欠教直，叫不會使得火熨。但小子本名姓晉端，的飛針走線。做衣服不用尺量，看段疋高低能辨。雖則本分生理，免不得東騙西騙。今日有人家請做一領青羅直身，被他看得緊了。（末）却怎的？（淨）單單只偷得一雙鞋面。（末）你正是財星不照。（淨）我在下到京當官回來。（末）足下到此何幹？（淨）聞知大哥叫我岳府做生活，爲此特來。（末）實不瞞你說，我叫了賤職在此做了。（淨）耐耐賤職搶我主雇，想你是個無名的私匠，曉得甚麼，也到岳府來閑蕩，也來我老師父斷傍。饒你一頓拳頭，你休得在此口強。（丑）老實，休得惹我村！誰不說你行徑，不說自家本事平，到來尋人毛病。你縫褶何曾整齊？上護領何曾端正？偷裙幅心頭驚碎，討手工何曾腳定？今日撞着我，打得你不能起身。

〔麻郎兒〕（淨）我怪你搶人主顧。（丑）我恨你絕人道路！（淨）我見你偷人緞子。（丑）我知你賴人細布。（末）且停頓，休怒發！（淨）踢殺你賤職老賊。（丑）打殺你貴職老驢。（末）這官差也沒甚的，又何須兩邊狠毒。（淨）恣殺欺負我，（丑）恣殺欺負我。（淨合）大家拚命赴陰途。

詩曰：  
不見家伙要你賠，  
好手手中想好手，

同行何必要相欺？  
吃便宜處且便宜。

## 第六折

〔掛真兒〕（生上）奉詔興師豈敢違，臨岐話別當時。（旦貼上）響鑾家世，正好團圓，誰知又成分袂！〔岳雲飛上〕年少昂昂振武威，隨征進，珍滅蠻夷。（合）敢效臣勞，不辱君命，談笑功名成遂。（見介）（旦）安居正好歡娛，忽聞征進，却成離別。（生）受爵佐皇朝，捐軀不憚勞。（貼）忽忽去意，欲挽何能得！（大小外）唾手取功名，何須別淚零！（旦）聞知相公遠行，左右將酒過來，與子母寬飲幾盃，送別則個。（催拍）（旦貼唱）倒金蟬臨岐送行，唱陽關不忍醉聽！報國盡誠，報國盡誠。暮宿朝食，恐伊勞形！一旦成功，萬載揚名！（合）分袂去，即日登程，烟樹外夕陽明。（前腔）（生）受皇宣不候駕行，統雄師剋日起征。掃蕩胡塵，掃蕩胡塵。念骨肉相離，怎敢留停！恢復山河，遂我不生！（合前）（貼）想嚴尊驅馳此行，仗天威功業要成。爹爹風霜怎禁，得勝之時，早辦回程。和氣匆匆，母子歡迎。（合前）（前腔）（大小外）我只得拜別遠行，望萱堂不必掛心。孩兒慣經，孩兒慣經。三箭天山，唾手昇平，不必掛心。他日歸來，戲彩堦庭。（合



前) (丑上) 殺氣昏昏蔽日紅，征塵淡淡暗長空；羽書晝夜如飛速，早望將軍建大功。邊卒有事不敢不報(生)報事之人，有甚麼說？(丑)覆將軍，但見胡馬嘶風，狼烟徹夜，旌旗展萬點寒鴉，角弓彎牛輪秋月。千員良將，百萬雄兵。恍惚間神號鬼哭，猛可見天昏地暗。人民奔走，須臾殺到錦州城，將士呼喚，頃刻隨平花世界。聽驚鼓喧天動地來，紛紛百姓盡含哀。將軍好展擎天手，重整山河到處開。(生)既然如此，報事人先回去。(丑下)(生)夫人，軍事緊急，不可久停。孩兒，即便起程前去。(大撮棹)軍機事，難遲緩，速登程去。(旦)君今去使奴家泪零。(大小外)轅門外人馬鼓笳鳴。(衆)惟只願干戈息，早休兵。

詩曰；  
虎豹提兵自古無，  
功成奏凱班師日，

威威烈烈振三胡；  
管取凌烟閣上圖。

### 第七折

〔花心動〕(生上) 兵出城，鎮邊庭，殺氣騰騰神鬼驚。(大小外) 恢復錦州城，拯救塗炭生靈。(生) 軍馬齊備了，着將士們過來！(二外) 大小三軍，聽吾號令！(淨五) 有(生二外) 欽奉聖旨，令俺總領大軍，奮武揚威，誅兇討逆。爾等悉聽指揮。蓋爾蠻夷，肆行不道，腥羶我中原，污染我皇朝。變與追遞而北征，士女惶惶而南渡。生民塗炭，宗社丘墟，言之寒心，思之切骨。有殺爾等父兄者，思報父兄之仇；有害爾等室家者，思雪室家之恥！勇者務奮克敵之威，智者共謀萬全之計。要在精明器械，肅整三軍。坐作進退之有方，攻殺擊刺之合節。要使元凶授首，毋令醜虜逃生。掃清夷虜之塵，恢復乾坤之舊。敢有不遵軍令，不奉教條，或進而不前，或退而在後，或妄言禍福，或漏泄機謀，或侵擾民房，或賣放軍士，或竊，或盜，或奸，或淫。凡茲有犯，罪在必誅，梟首轅門，以警其餘。功成則爵祿有加，國敗則存亡維保。予叨總師，用誓於師，令之不明，將之罪也。用特三令五申，以伸告戒。自令之後，務在遵行，即日啟程，不得遲緩。速整兵甲前去，我在後來。

〔水底魚兒〕(衆) 兵馬飛行，刀鎗耀日明。振天笳鼓，喊聲神鬼驚。征塵四起，旌旗獵獵輕。意圖恢復，驅馳促起程。

〔翠錦袍〕沙場草暖馬蹄輕，戰將英雄虎豹形。弓彎秋月箭彫翎，穩坐征鞍殺氣生。〔雙勸酒〕前車整肅，後車接應，吾今進兵須嚴令。有誰敢犯秋毫，端的賞罰分明。

〔紅繡鞋〕用兵追殺金兵，金兵各各當效忠貞，忠貞迎二聖，復州城。雪臣恨，立功名。管得勝，見昇平。

詩曰：

出師千里淨胡塵，  
管取胡兒心膽碎，

百戰捐軀仗赤心。  
凱歌衣錦拜楓宸。

### 第八折

〔紅纓太軍〕（末扮兀術領兵上）鉄兜鍪，正值西風塞上秋。帳下擁貔貅，奪乾坤易如唾手。吾乃不是別人，兀術四太子是也。今有南朝岳飛統兵前來，與俺交戰。不免叫俺部下整肅鐵浮屠，搦子馬，前去對陣。任他勇也抵當不過。把都每何在？（丑云）告元帥，搦子馬鎖定了。只待敵兵到來，便去戰。（清江引）草黃馬正肥，虎刺器械都精銳。皂鷄旗展起，寶劍光磨日。殺教錦城都棄捐。（前腔）（淨）羊皮裘任穿不怕寒，劣馬偏騎憤。弓開雁墜雲，日落穹廡晚。打辣酥滿斟來一醉酣。（前腔）（丑）天教此身隨處家，廝殺全不怕。攻城掠地時，疋馬征塵下。立功名嘆他每誰似咱。

詩曰：長驅大進勝天兵，  
鐵鎖連環千萬騎，

管取從今陣陣贏。  
南蠻相遇踐教平。

### 第九折

〔罕地錦檣〕（生同二外上）天兵席捲動乾坤，獵獵征旗日月昏。寶刀提起火光分，敵國聞風盡喪魂。（生）岳靈猶惹，遠遠望見塵頭起處，盡是番兵來也。（二外）孩兒看來，量此輩何足道哉。（前腔）（淨丑上）長驅大進，鐵騎紛紛，殺南蠻片甲無。彫弓羽箭迷連珠，管取功成奪帝都。管取功名奪帝都。（末）禿忽剌哈魯，那來的必是岳家軍馬。排開陣勢，待禿忽剌與他對話則個。（淨丑排陣介）（生）來者何人？（淨）我是金國有名副將，禿忽剌是也。你是何人，敢來對陣？（生）吾乃大宋岳元帥是也。左右的搦動鼓，殺這處。（滾滾天）（衆）忙排陣，忙排陣。四下喊聲頻進，四下喊聲頻進。白旗前軍陣引，報馬疾如風。人人好英雄，赤心報國，管得勝成功，得勝成功。（殺介）（末）岳家軍馬好生利害。把都每，領軍馬退了罷休。（生）孩兒，今日且喜殺敗了金兵。左右前後，傳令鳴金鼓，收兵馬紮駐朱仙鎮。

〔五馬江兒水〕（衆）奉詔臨邊征討，軍威煞整齊。仗平生英武，席捲長驅。這大金呵，棄輜重奔走，笑蠢爾甚強逆亂天時。今恢

復東京不遠，願迎蒙塵二聖，談笑轉玄機，方表我數年間忠誠之志。

詩曰：

劍戟橫空鎮武威，

主兵百萬擁貔貅。

喜孜孜敲金鐙響，

笑吟齊唱凱歌回。

### 第十折

〔末上〕翠影遮殘楊柳莊，好風吹斷藕花香。琉璃十里笙歌沸，天上人間錦繡鄉。小人夜來蒙丞相吩咐，討船一隻，備酒遊湖。不免在此錢塘江門外叫一聲。張胡船家可在？〔淨上〕畫船關棹載荷花，口食身衣盡靠他。今日有人來叫我，現錢交易莫吞嗟。〔相見介〕〔淨〕大哥何來？尋我有何話說？則個〔末〕我是秦太師府中來的，俺太師要你畫船遊賞西湖，就要你包酒一席，只要兩張桌子，却要多少銀子？〔淨〕大哥，小人即便包，只恐丞相誰伏侍？〔末〕我自府子與他做，不妨。〔淨〕要什麼東西放棹子上吃？〔末〕果兒上只要兩湯，三菓，五新，四臘。又要金華好酒。像伙件都要齊整，不得作耍！〔淨〕大哥，你要這等安排，須用一兩白銀，少一毫成不得事。〔末〕休閑說，快整備酒席船隻。倘若丞相出來，便要開船。〔淨〕告大哥，酒席安排也不難，只要船隻在岸邊。

〔菊花新〕〔秦丞相上〕得君喜，近天顏，英賢位壓朝班。清如水，重如山，調和鼎鼐，四海萬民安。憶昔身遭貧處，驅馳千里堪憂。淒涼幾度可憐秋，只爲汴梁失守，與金人盟誓，居然天際歸舟。官居清要勝封侯，就授都御史之職。自汴梁失守，將下官與夫人虜至金邦。曾與金邦四太子盟誓，得放我回鄉。與他做細作。自至臨安，見了聖上，拜授禮部尚書。賜以金帛玉帶。曾言天下太平，須當與大金講和。趙鼎等三人樓議，被我暗奏，俱貶于瀋州。其時公卿大夫，六軍百姓，都皆抱腕忿怒下官。今本朝有一名將岳飛，現今統領大兵收服了金邦河北之地。近日湯報，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倘被收服了河北，大金必然加罪于我。欲將軍馬收回，奈緣聖上差遣，未可擅便。今日早朝，飲賜玉帶一條，精忠旗一面，差人賫送與岳飛，此一節怎生是好！不免待夫人商議。道猶去了，夫人早上。

〔長生道引〕〔夫人上〕平生幸喜居華地，爭羨夫榮妻貴。正青春歡樂無人比，幸滿門和氣。相公，今日早朝回來，不卸朝服，爲何在。此坐則個？〔秦〕夫人在上，我因岳飛收服汴梁，倘若成其大事，我負了金邦盟誓。今日早朝，又賜玉帶一條，盡忠旗一面，着下官差人送去岳飛。此事難以處置，真好悶人也呵！〔夫〕相公，你是朝中宰相，怎不尋思？若使岳飛收服了汴梁，豈不肯了大金盟誓？將旗帶付與他，却不又長他志氣？〔秦〕夫人，

你有計策說與下官知道。(夫)相公你可藏下玉帶靈忠旗。可使一心腹人到陣前打聽他父子三人不法之事，奏過朝廷，將他取回京師。此計却不好也。(秦)下官計在心中。已曾吩咐廚子安排酒席，與夫人賞饌西湖，不知夫人心中如何。(夫)既然如此，妾當奉陪。(秦)左右何在。(末)堂上一呼，壇下百諾。啓覆相公，有何鈞旨。(秦)今日吩咐你討畫船酒席，可完備了不曾。(末)酒席安排完備，請相公夫人遊賞。(秦)既然如此，請夫人上舟。夫人你看，好景致。(夫)怎見得好景致。(秦)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左右將酒過來。(末)酒在此。

〔浪淘沙〕(秦)蘇堤傍柳陰，映着湖光闊。六橋跨水，蕩漾玻璃碧。四聖堂前，就中奇絕。迤邐三賢堂過，景物全別。觀山玩水不歇。(合)蘭舟往來，使人歡悅。翠透紅圍，恁般標致。(前腔)(夫)吳山聳翠，霧縹緲金闕。雷峯蕭絲，松檜盤龍勢。南北高峯，穿林迤出，瑤坡前，西去斷橋橫列，孤山那裏曲折。(合)笙歌奏也，樽聲滑徹，聽得蟬鳴，數聲啞啞。(前腔)(秦)榴榴半吐，彷彿紅粧列。薰風遠度，翠蓋翻荷葉。滿目繁華，悶懷頓釋。慢把冰盤傳捧，藕絲堆雪。金罍美酒頻勸也。(合)光陰過隙，莫負歡悅，對此良辰，怎虛設。(前腔)(秦)雲開霧散，天外羣峰出。風恬浪柔，柳下漁舟列。款乃歌聲，往來酬答。驚起鴛鴦飛去，使人堪羨，尋幽覽勝情思切。(合)夕陽傍晚，可人風月。不覺輕車，還來迎接。

詩曰：輕移蓮步過橫塘，  
波水澄清映上蒼。  
水向石邊流出冷，  
風從花裏過來香。

### 第十一折

〔紅纓大軍〕(末扮兀朮)出陣虧輸，時運近來不利。幾載邊疆立大功，誰知一旦喪英雄。城池失陷亡軍馬，怒氣昏昏似夢中。兀朮奉俺狼主命，統百萬精兵，與大宋岳飛交戰。被他殺了三四十陣，殺得大敗虧輸。俺這裏不得半個箭頭便宜。見今屯兵在朱仙鎮上，離東京不遠。若使他日服了東京，料我河北之地，不能保也。我籌思起來，將我書藏在身，帶着一精細之人，送去大宋，檮處投下。着他好生用心，把岳家父子尋個罪過，取回京師，方得寧靜。不免叫過副將，教他去送一遭，必成此事。小番何在？

〔字字雙〕(丑上)邊庭塞北是沙陀，住下牛馬羊疋是家伙，碎副。皮裘皮襖最可多，且挂羊肉饅頭是乾糧，教怎麼？自家是令

逃失的是也。只因我平生精細能幹事，帥主着俺管西北河南等處都判官。今日元帥呼喚，不知何爲，須索參見。（末）令迷失叫，你出來別無甚事。因你能幹些事，我叫你將此書送去大宋，秦丞相處，着他好生用計，把岳飛父子殺害了，扶助我，報答俺國之恩。若再不依我言語，我與大兵打破城池，那時決不放手。（丑）元帥放心，此事定必成功，不須墨意。（末）令迷失聽我說：

〔四邊靜〕令迷失，你到南朝說與秦丞相，休把誓盟忘！使計殺岳飛，免得遭羅網。（合）休作泛常，用心主張。若得事完成，方見報非枉。（前腔）（丑）小番非是多誇獎，此去必停當。晝伏夜潛行，踪跡有誰擋。（合前）

詩曰；

將書傳遞到杭州，  
殺取岳家三父子，

秦檜須當用計謀。  
那時方得報冤仇。

## 第十二折

〔金瓏瓊〕（秦上）憂心如山，朝夕裏夢不安。岳飛你且要扶社稷，展江山。（夫）我見你終朝頻思想，要殺害有何妨礙！（秦）進士登科作狀元，此身遭磨已多年。（夫）不將金國深恩報，下逆黃泉上逆天。（秦）夫人，今岳飛父子統領大兵，殺敗金人，聚住朱仙鎮上。相離東京不遠，有兀朮四太子，着人送書與我，教我用計取回岳飛父子。尋他罪過，殺害了他，方得兩國寧靜。夫人如之奈何？（夫）這事有甚難處。你可使一個心腹之人，告他一狀，道按兵不舉，與金國同謀。奏過朝廷，取回京師，送下大理寺獄，暗吩咐勸官，害了他的性命。一來報金國放你之恩，二來顯你權勢之大。此事却不好也！（秦）妙哉，妙哉，正是家有賢妻。下官就着田恩忠賞金字牌，去取岳飛班師回來，也不遲。妙計，妙計，夫人聽我說來！

〔桂枝香〕大金恩義，爲此我專言和議。他若是收服金邦，顯是我無恩無義。想賢妻見識，想賢妻見識。言辭詳細，速發金牌追去。（夫）發金牌前去如何？（秦）取岳飛，尋他些風流罪，父子三人命必危。（前腔）（夫）相公聽取，妾言端的。人都知他是扶國忠臣，豈知我讒言發出。若班師到京，若班師到京。（秦）到京如何？（夫）問他按兵不舉之罪，不負金邦盟誓。莫遲疑，商議東窗下，無令外人知！

詩曰：

東窗商議莫交遲，  
陷穽安排無走失，

巧計謀成只自知。  
休教泄漏這心機。

第十三折

〔行香子〕(生上) 掌握雄兵，掃蕩腥羶。(二外上) 只今恢復東京，英雄至此，立節全功。(合) 顯威風，施雄敵，建功勳。(生) 孩兒，正所謂見物不取，失之千里。(二外) 爹爹如何說這實語？(生) 孩兒，我父子三人，統兵恢復，殺金人三十四陣，棄甲而逃。今屯兵朱仙鎮上，離東京不遠，尅日必有大功。近日朝廷差田思忠實諷前來，未知是何緣故？

〔端正好〕雄威表，雄威表，殺金酋，已教魄散魂消。棄甲而逃，塞北邊疆不再擾。主和南北甚堪笑，是誤國奸臣機巧。自全忠孝，賴皇圖鞏固，萬年安樂。(出隊子)(貼扮使臣上) 命我金牌詔，命我金牌詔。爭當馬乏與路遙，恭承皇命豈辭勞。爲黎民塗炭，受其煎熬，詔班師，速回暫停討。岳將軍，聖旨已到，跪聽宣讀。(生二外跪介) 朕言：聞有虞之世，三苗不伏，命禹往征，彼亦負固，伯益陳謀，班還師旅，邇來金酋猖獗尤甚，不可以言語說，不可以威武加。護修德政，待其自化。引韓世忠、劉錡等，各已班師。在爾岳飛，孤軍安可久駐？作速回京，別有處置。可體朕之至意。叩頭謝恩。(生) 萬歲，萬萬歲。天使請回，下官即便回軍，不敢有違旨意。恐金乘機又來，那時又不好也。(貼) 岳將軍，朝廷宣命莫稽遲。(生) 即日回軍不敢違。(外) 一點丹心眞報國，(貼) 此情惟有老天知。(貼下)(生) 孩兒，今已詔來取回。如今若不回軍，又恐違了朝廷之命。此事如之奈何？(丑扮天使上)(滴漏子) 領朝命，領朝命，即忙攬程。擎宣命，擎宣命，怎敢暫停。此係君王之命，將軍豈敢停！便須拜聽，即日班師，且莫進征。岳將軍，你是食天祿，視君如手足。朝廷已准議和之策，韓劉之軍馬俱已回京。諒有衆軍，久詔不至，不知有何意也。(生) 天使，你不知金人巢穴，盡棄東京。屢戰奔走，挫盡銳氣。只恐乘虛渡河。况今戰勝，甚令人望。誠恐天時人事，一去不可再來。是以猶豫，不敢班師。(丑) 岳將軍，莫負已功多，朝廷主議和，心間無限事，天意更如何？(下)(生) 孩兒每，誰知功名到此反成空。張父親，孩兒統領大兵，深入虜地，今日班師，恐金人乘機而來追趕，恐有不測之患。(雲) 如今想俺父子三人，身冒矢石，萬死一生，方保河北之地。千日得之，一日失之。莫若統兵一發收伏東京，迎二聖還朝。那時叩頭謝恩，將功抵罪，未爲遲也。(生) 孩兒，你說那里話！朝廷宣命，豈不由己。則索今日便回軍去。(出隊子)(淨丑未扮父老上) 纔得樂業，纔得樂業。又聽說班師，衆所驚。纔離左衽脫腥羶，萬戶千秋，共歌太平。從此班師，又起戰征。告將軍，不可班師，教管百姓。(生) 左右，外面是甚麼人？(衆) 告將軍，我等民人，望將軍不可班師，鎮守地方，教取百姓也。(生) 父老們，你爲何不要我回軍？(衆) 告將軍知道。前日將軍來時，衆百姓皆搬運糧草，釀食垂粟，以迎王師。此事人皆知之。今日將軍一旦回軍，則我輩百姓皆無倚靠了。(生) 衆父老，我今豈欲回軍？只是歷次金牌有詔，豈敢有違。左右的，出詔書，讀與他聽！

〔讀讀前詔與衆父老聽〕〔前腔〕(且扮天使上) 尊朝命，尊朝命，走馬到來。將軍的，將軍的，火速便回。道孤軍不須久持。朝廷怎敢違須坐罪。見有金牌，宣詔按之。朝廷頒下十二道金牌，取將軍回朝。如何故違不至也！(生) 天使大人十年之功，一旦廢之，豈不憂心！左右的，將騎滿來。

〔啄木兒〕我懷忠盡珠泪彈，聖上竟不想二聖蒙塵何日返！聖上呵！全信着誤國權奸，怎做得臥薪嘗膽！金匱望風皆逃竄，朝廷星夜催軍轉。虛糜職，十載功勞一旦閑。〔前腔〕(且) 天王詔豈等閑，十三道金牌出禁班。邊庭上且暫停征詔將軍便回軍。畢竟是加官進職添顯榮。岳將軍似你這等威名振，萬世稀罕，義胆忠肝恁難！

〔歸朝歌〕(父老) 黎庶疼酸，望歸旋，度日似年。變與未返，望穹蒼哀號怎攀。將軍此去何日返！命會到來必察炭。我父母隨遷，只得往南。〔滴溜子〕(生) (父老) 聽他道，聽他道，使我泪漣。眼見得皆爲變遷。嗟離亂，嗟離亂，此際怎免。目今急要回車轡。爲臣盡忠報國應忝。幾年汗馬多力戰，博不得功就名成姓字顯。孩兒，岳雲張憲把軍馬屯在此，防不時的變。你母親小姐不必挂念。我今單騎回京，倘有事待我親手書信便來；不是不可來。(二外) 謹領爹爹發命。(生) 父老，非我不要恢復。奈天使催逼回京，我有兩個孩兒在此。(衆) 將軍略過二三日，我等一發跟去。在此必受金人之苦。

詩曰： 你暫收兵赴帝京，  
殺取金人皆逃去。

須臾分別便登程，  
凱歌反得禁歌聲。

### 第十四折

〔高陽台〕(且上) 暗想兒夫，統兵討虜，交鋒振邊庭。昨夜三更，緣何夢寐不齊？(貼) 家尊去後常想念，每日裏兩泪盈盈。向堂前特見萱親，問取緣因。(且) 女孩兒，自從你爹爹哥哥征進之後，杳無音信。昨夜三更得一夢，好生不祥。(貼) 母親，不知夢見什麼？且說與孩兒知道。(山坡羊) (且) 昨夜三更身寐，合眼朦朧之際。忽然郎自入，自入深山裏。(貼) 母親，這是什麼夢？(且) 見一虎覓食，落在潤裏。被頑徒把他，把他擒拿住。將他削爪敲牙，損却身上皮。思之，吉凶事尙未知。(合) 思之，教人心下疑。(前腔) (貼) 母親告其端的，教人不覺泪垂。想我家尊敢有，敢有不明罪？奴思爹爹向所爲，想他實心報國，報國行忠義，料不做轉彭劍下危。思之，邊庭事未知。(合前) (且) 孩兒，我尋思起來，不免請個先生來解夢，未知吉凶何如也？(貼) 待奴家叫院子出來。院子何在？(末) 撈開忽聞呼喚急，疾忙移步。

上增庭。覆夫人小姐有何使令？（旦）院子，你爲我請個卜卦先生來！（末）理會得。有一個張先生卜卦甚靈，轉轉抹角，這里便是。張先生有請（淨）誰叫，誰叫？（末）隔壁聽得賣花聲，不知是誰叫我？（淨）來了，來了。

〔梨花兒〕我做先生本事高，諸家卦命熟爲妙。走到人前信口嘲，噤，若來問卜何會效。我做先生，不要子平遺集，只讀流星口訣，周易篇篇記得，命經字字盡熟。有人請我燒紙，便要偷雞偷肉。占卦時卦卦不靈，算命時批句最熟。官府點做陰陽生，嚇得我滿身似水落。你若要問斷吉凶，便問文象如何。（末）敢你這等到有尊卑。（淨）便要個不識尊卑。（末）事不過三，便請相見。（淨）你是何處來的？（末）我是岳府來的。（淨）如此請進通報！（末）覆夫人小姐，先生在此，請相見。（淨）夫人，不知要算命運卜卦。（旦）煩先生占一卦。（淨）既如此，請夫人騰祝。（梨花子）（旦）夜來一夢蹊蹊，不知主何凶吉？虔誠禱告天和地，免教人心中疑思。乞賜昭彰報應詳細。（淨卜卦介）（旦）先生此卦是何名？（淨）覆夫人，此卦山風蠱卦。不知夫人占何用？（旦）卜得主何吉凶？（剔銀燈）今日問先生就裏，吉凶事望言詳細。兒夫領兵邊庭去，不知主甚災危。想他們赤心報主，空悶悵，不覺淚垂。（前腔）（貼）母親聽孩兒拜啟。爹爹在元戎之地，統兵勦虜臨邊地，多曾與王家出力。今朝不須致疑，吉凶望先生推細。（前腔）（淨）先生告夫人聽啟，這卦象分明指示。（旦）這卦主何吉凶？（淨）相公必有牢獄之罪。此卦主陽人有血刃之災，陰人也有相離之咎。定有災危。（旦）應在幾時見？（淨）小人將卦象來變變。但是不敢說。（旦）依卦直判，但說不妨。（淨）要出世時，其卜來世。（末）先生說那里話！（旦）先生直斷。（淨）斷得直，望夫人休怪語。小人告回。（末）卦錢相送你去。（淨）不必，我告回。（旦）院子，先生如此說，怎生是好！（末）告夫人小姐，休聽他胡說。料俺府中，決無此事。請夫人小姐，不必舉心慮。

詩曰：

問來卦象用心堅，  
全家若得身無事，

母親不必泪漣漣，  
燒炷明香謝上天！

### 第十五折

〔掛真兒〕（旦上）夢寐難憑據，令人心下驚疑。（貼）母子憂悼，欲行禳解，但願得逢凶化吉，母親萬福。（旦）孩兒，卜夢吉凶兆，心中慮不虞。（貼）母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旦）如今設下香燭之儀，請兩位道士，保禳解化此夢，庶寬心中之念。孩兒意下如何？（貼）母親言之有理，不免叫院子去請兩個道士做齋。院子那里？（末）畫堂深處無人到，若有呼聲纔敢來。覆夫人小姐，有何吩咐。（旦）院子，你去請幾位道士



來，與我禳解災危。就辦香燭，不可遲誤！（末）覆夫人，城隍廟內有周劉二位道士，就請他來罷！（旦）快去請來！（末）周劉二位先生在家麼？（淨五）誰叫？（末）岳相公府中請你做齋。（淨）乃忙乃忙。（末）甚麼乃忙？（淨）我兩個殺地羊忙！（末）休要賣弄忙，請！（淨）越忙了。（末）如何越忙了？（淨）正在學念洞中玄虛。（末）這個念熟爲妙。（淨五）來了，來了，待我刷一副牛來。（末）又來顯甚頭角。

（普賢歌）（淨五）我出家班道又不如，打靜工夫誰可及。丹成行滿日，飛昇事可期。只恐眼下無錢忍肚饑。小道其實玄妙，善能步虛告斗。前日忽然興發，使鈔花門出醜，被人繫住高吊，送到官衙嚴究，幸而得空回。做醮原是舉手，不知相府請我有事？（末）岳相公府中請你做齋。

（淨五）既然如此，與你同往。（末）此間便是。（淨五）煩請通報。（末報介）（淨五見科）夫人小姐拜揖，不知夫人請小道士有何事幹？（旦）請道士別無事幹。只爲我母子昨夜一夢不祥，故請你來禳解則個。（淨五）原來如此。（末）起法場便是。

（縷縷金）爐焚香遍滿，紅蓮花，西河柳，寄生草，高插金瓶，金絡索，碧玉環，八寶粧，疊成御座整肅。（三段子）這道場莊嚴四邊靜，這法界一心奉請鳳凰閣上二郎神，這靈聰高陽臺上菩薩蠻，這法鏡望行風馬這雲程。這節駐降黃龍，這聖曆修陳雙鷄瀟。這珍羞供設紅林擒，奈子花。這異品進梅花酒，獻甌仙燈，打三棒鼓。作五供養，稱人心，願訴衷腸。今有信女玉美人女七娘子，女孀劉潑兒等，投詞伏爲王美人，忽於今年十二月內上海棠時分，在銷金帳中，一時夢見下山虎，爭食山坡羊。思念不祥，叩問閻樊樓上，卜算子，驟命，今許桂枝香百二十，金字經五百卷。是以誠意難忘，願施已財一錦機，一疋布，一錠銀，等件。恭請小梁州內水仙子，道院道士瑞鶴仙等，在於家庭，營建四朝元道場。一會答酬前愿，仍用祈保夫君出隊子，在外身中不犯黑蠻兵之兇，早獲得勝令之喜。方解長相思之苦，得安望遠行之心。伏願普天樂，醉太平，同沽美酒，歸朝歡，人月圓，共慶青春。（送酒介）但願熱湯潑雙動酒，辣煮水底魚，請到七弟兄，和佛兒相隨。唱起洞天歌，吃得醉扶歸。步步嬌離行，月兒高轉東西。到謁金門聽得玉海運。摸翻油葫蘆，沾了壽金衣。情知不是路，杜章娘早到，點起剔銀燈，手執引軍旗，將我打破點絳唇，血流滿江紅，疼到五更轉霜天曉角。貪口食天尊，不可私議功德。（丑）請夫人上香。（雲迷序）（旦）特展丹衷，焚香拜啟，虔誠禱告虛皇。昨宵有夢大不祥，今起齋壇作保藏。求福此祛禍殃，願教內外得安康！（合）齋沐罷聽讚揚，一誠真可感穹蒼。（淨）請小姐上香。（前腔）（貼）父領皇宣，驅馳戰場，歷盡險峻風霜。願天保佑早還鄉，骨肉團圓得趣長。消離夢，降吉祥，滿門百世被恩光。（合）燒銀燭，焚寶香，虔誠一念達穹蒼。（前腔）（淨五）誦罷琅函，餘音尙揚，下達壇場。七星寶劍氣光芒，斬怪驅邪鬼魅藏。朝金闕，炷片香，願祈齋主福無疆。（合）參玄妙，除禍殃，長存道念禮穹蒼。

(淨)裏夫人，經事已畢，賞賜些。(旦)揭點先請去，着人便送來。

詩曰：

收拾經函罷醮壇，  
管教今日得平安。

更祈滿道狼烟息，

夫子成功奏凱還。

### 第十六折

(臨江仙) (末扮道月和尙上)塵事紛紛何日了，那堪歲月匆匆。翻雲覆雨本無踪。人生如一夢，方顯得別頭空。明心不用墨花照，見性何須貝葉傳；出日冰消原是水，回光月落不離天。貧僧乃是江心金山寺住持，道月和尙是也。自從出家，履過三教。習麻衣希夷之術，知世上過去未來之事。昨夜三更伽藍托一夢，道岳鵬舉。此經過必當迎接，不免叫五戒出來，吩咐則個。(前腔)(丑)急急修來急急修，和尙吃豬豬頭。辣蒜搗來大碗吃，吃得渾身冷汗流。南無要吃食，個菩薩麼詞薩。不知長老有何使，令(末)五戒你可打掃佛殿山門，鋪設方丈，待有官客到，你可即便通報。(丑)領法旨。(步步嬌)(生上)纔離邊疆征塵地，單騎回鄉里。看江山如畫圖，四野民居漸安生理。朝夕斂奔馳，呀早來到瓜洲驛。(末)告將軍，且喜到揚子江邊了，你看呵。(生)左右既是江心金山寺有個道月和尙，他善知過去未來之事，就訪他則個。(末)江邊放下船。(生)聞鐘始覺山藏寺，到岸方知水隔村。(丑)君子無事不登三寶殿，偷閑休向塔中行。(末)小和尙通報長老，岳大人到此相訪。(丑)少待通報長老，岳將軍在山門相訪。(生)數年之間，失子瞻仰，今日得親慈顏，實為幸也。(外)久聞元帥威名，如雷灌耳。統兵討賊，得成大功。今蒙下顧，不勝幸甚。元帥怎與金人交鋒？貧僧願聞。(生)承蒙下問，聽岳飛訴一番。(駐雲飛)只為金國侵邦，塗炭生靈，作戰場。勸我元戎將，銳氣誰能當。來殺得醜虜盡投降。感台皇，博一人衣紫腰金，用咱為卿相。方顯男兒當自強。四海名揚，元帥英雄不可當。(生)敢問長老，岳飛氣色如何？(前腔)(外)看你近來模樣，氣敗神昏面帶殃。(生)敢煩長老仔細一看。(外)告將軍，則是天庭鼻氣青障，九州衰敗非常相。(外)看將軍必有喪身之患。(生)我今日特地來看長老。(外)你自過江，破缸逢着驚人浪。(生)長老在上，夜來夢見二犬爭食，此夢如何？(外)將軍，你是讀書之人，不曉得二犬着一言字，乃是獻字。此去必有牢獄之苦也。(生)長考說得是。(前腔)濟世經邦，一點丹心托上蒼。雖有好邪黨，怎把精忠謗。勳業世無雙，鎮邊方。列土封侯，拜受君恩賜。圖像麒麟萬古揚。(外)非我貧僧多言，豈不聞古人多有如此。(生)那個古人是如此？

〔駐馬聽〕(外)聽我說!你不信陰陽,豈不聞消長盈虛事有常。想當初淮陰韓信,英布身亡,彭越遭殃,擾攘却用你承當。(生)如今天下太平了。(外)太平不許爲卿相,你便索對量!正是臨崖勒馬,將韁繩來放。(生)長老既如此說,岳飛即日赴京,望賜一傷,明白指示。(外)將軍,既如此有疑,聽吾一傷!

詩曰:將軍此去莫心焦,爲見金牌氣怎消!  
浩蕩風波須仔細,留心把舵要堅牢。

站路。  
(生吊場)左右的,方纔長老說此事一時難以准信。(末)告將軍,是離信也。(生)左右,此去還有多少路程?(末)覆將軍,還有五六

詩曰:長老言詞何見地,今朝火速便還朝。  
會駕小舟歸大海,這回不怕浪頭高。

### 第十七折

〔二剪梅〕(旦貼上)夫去邊庭,久已望斷音,書且夕憂疑!(岳雲張憲上)父蒙宣命赴京畿,回報親門,訴與因依。(見介)(二外)母親,賢妹,拜揖。(旦)孩兒,軍前聲息如何?你兩個因甚先回來則甚?(二外)告母親知道。朝廷不知爲何,連發十二道金牌,召取參差班師,因此單騎與天使赴京。着我二人拜上母親,妹妹,此去不必憂望。(白搗練)(二外)承宣命,解軍權,促行裝,往帝京。交傳示宣堂,自保衰景,思省悶轉榮,十載功勞一旦傾。(合)從天命,前程休咎未分明。(前腔)(旦)傷情泪暗零,邊庭未寧。因何事金牌屢詔回京,朝廷必自明,又難道功勞成畫餅?(合前)評論此段情,權奸乘衝。定合謀和議,矇昧朝廷。家尊豈共行,倘禍起蕭牆,難辨明。(合)回殿命欲詢消息,敢離邊境。(前腔)從今祝聖明,寬仁聽諫除奸臣,救援四方蒼生。班僚沐寵榮,海晏河清樂太平。(合前)(尾腔)悲歡離合皆前定,好辨丹衷答聖明。天理昭然福自生。

詩曰:吉凶人未識,須要臨時得;  
眼望旂旌捷,耳聽好消息。

第十八折

〔宜春令〕（秦上）心藏機事有誰知，取岳飛班師。管教一命歸泉世，方遂我平生志。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耐岳飛掌握兵權，專阻和議，以恢復中原爲己任。被晉連發十二道金牌取他班師。今日報到此人已來。被我禁書，不與朝見。就拿下大理寺，問他按兵不舉，與金國同謀罪名，將他壞了。一來報金國放回之恩，稱吾愿也。今日不免就委下大理少卿周三長勸問明白，多少是好。左右何在？（丑）堂上一呼，墮下百諾，覆丞相，有何鈞旨？（秦）你與我去大理寺，請周三長來此，我有事發落他。（丑）理會得。周老爹我丞相爺爺有請。

〔三臺令〕（周上）幼年精力功名，萬丈龍門已登，大理寺掌刑名，秉公正四海人驚。平生正直性無偏，一點丹心托上天。但願蒼生俱化育，不教黎庶受刑愆。腰懸紫綬正青年，幾回奉旨御爐前。但新邊地風塵息，恩拜楓宸得早旋。下官大理寺少卿周三長是也。雖不能效趙清憲公焚香聽夜，聊可學司馬公言語可對人說。今日在衙中理事，蒙丞相呼喚，未審有何委托也？（秦）周少卿，今日不爲別事。欽奉聖旨，爲岳飛統兵屯住三關，不與金人交戰，憚其二心。今欲取班師，大理寺勸問。你可用心拷打，要他招認。你若問成此事，奏過官裏，教你做個大大官，却不好也？（周）丞相既有旨意，敢不遵命。只今軍民皆言岳飛父子盡忠報國，殺金人望風而走，豈有按兵不舉之事？望丞相思審！（秦）周三長，你那知按兵不舉之罪？不須推調，與我用心拷打。

〔集賢賓〕（秦）他倚着兵權在手，將三軍屯住，住扎在三關。父子三人名位顯，全不肯殺敵當先。把根虛運轉，只恐他別生機變。取他回帝轅，（背）殺害了遂吾心願。（前腔）（周）貧窮壽夭都在天，皆說他是蓋世英賢。統領三軍安塞邊，秉忠心四海名傳。今遭罪愆，天不肯從人之願，教人難盡言，怎做得與人方便。（秦）周少卿，你且回衙門中去，只要問成此事。如若容情，定行參奏，與本人同罪。（周）如此不敢。（秦）只爲他每起叛謀，按兵不舉，問因由。（下）（周）管教岳門都殺盡，他每何處報冤仇！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岳將軍與金國建功，收服了河北之地。他父子出百死一生，不得加官進職，顛倒道他按兵不舉之罪，送我在這里勸問。下官欲不問，羞因欽依事件，不敢有違。少刻若見岳將軍時，問取因依，別作個道理。左右的，教岳將軍出來，勸問則個。

〔山坡羊〕（淨帶生上）爲奸臣奏上，官裏爲冤家喪吾性命。禍事平空冤莫名，何時得脫此災迤，誰憐念救我身，未審吉凶判斷。然若得上蒼來念我，三炷明香答謝殷。

〔胡搗練〕於國事戰無休，平白地將我作囚。自古逆來順受。忠臣不怕死，令人無語，氣冲斗牛。岳飛奉朝廷討虜，今日正當功成之際，不知爲何連發十二道金牌，召取班師。今日到京，又道有旨不許朝見，將俺發在大理寺收監，今日取出勘問。正直心存，何懼勝語！丑岳將軍到了。（周）岳將軍有人飛書告你按兵不舉之罪。今朝廷丞相命推問，你依舊供招，免受刑法。倘有隱匿，實不容情。（生）周大人，岳飛若有此事，豈肯自將盡忠報國四字刺入虜裘，望老大人思省！（周）雖如此說，你且如今將狀內事，真實招來。

〔鎖南枝〕（生）蒙朝命統大兵，奮英雄恢復河南郡。父子三人扎住朱仙鎮。一日有十數遭惡戰，殺得那金人盡逃形。皇天可表，岳飛岳飛盡忠報國，豈有按兵不舉之罪。（周）你既有這般許多事情，仔細說來。

〔玉交枝〕（生）非按兵不舉，定奇策功業已成。長驅大進皆得勝，復荆湘請那爲證。當今兀兀殺他不見影，豪傑望風皆順。揆指間見太平，這的是岳飛罪名。（周）將軍請起。（前腔）將軍聽取，你功勞如何是罪？僞遊雲夢擒韓信，這都是誤國奸佞，蒼天照人必自明。他倚權附勢難爲準，聽說罷，教人泪零。（周）蔡子，帶將軍入牢中去，明日再問。

詩曰：一片丹心如鐵石，

青天湛湛難瞞昧，

捐軀報國有誰知？

舉頭三尺有神明。

〔周吊場〕岳將軍供來情由，有許多功勞。今遭刑法，想爲人臣者當忠於君，爲人子者當孝於親。今岳將軍忠孝兩全，不得封侯受爵，反受羈縻之苦。下官枉叨俸祿，不能按困扶危。豈可隨奸附惡，屈陷忠良，天理不容。我周三畏乃大理寺少卿，豈爲岳將軍一人者乎！只因強賊未滅，二聖未返，無故戮一大將，必失士卒之心，非社稷之計也。且如韓信彭布，不能自保其身。區區愿學張子房棄職歸田，何等不美！今日朝政如是，下官隱於深山，作個長生之計。但是若歸私宅，必被藥槍拘留。不知就此起程，却不是好。

虎穴龍潭。

詩曰：

周少卿修行學道，

秦丞相不分忠孝；

學子房還鄉更好。

第十九折

〔玉胞壯〕（秦上）心中謀事，恨未消如何撒手。昨朝委人去推究，未審為何因由。不成招伏怎干休，不是冤家不聚頭。下官昨日委周三畏勸問岳飛之事，如何不看見回報，怎生是好！（末）屈陷忠良，使人悲憤，稟官挂印入山居，指望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小人夜來蒙丞相命，着我跟隨周少卿大人，看他勸問。岳將軍說了一篇書詞，那周大人不忍屈勸忠臣，一運辭官入山去了。不免告與丞相知道。告丞相，周少卿見岳飛說起盡忠報國之情，由他安心，不忍勸問，塞驢歸山去了。因此上不曾勸得審問，小人特來告稟。（秦）若如此用人錯了，正是董茂不成，反剋其狗。既是周三畏棄職而去，終不然聽了此事。且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有寺丞萬侯高素與岳飛有仇，如今可委他勸問。此人必然肯下手拷打。左右，與我喚寺丞萬侯高來，我有話吩咐他。（末）萬侯高公有請。（丑上）

〔梨花兒〕聽得丞相呼我名，歡歡喜喜來回話。必然岳飛事成也麼，嗟將他殺害方干罷。但下官自知，不通文墨，長大那識行藏；不忠孝與賢良，到手何曾輕放。今日丞相呼喚，不免差見，大人有何吩咐！（秦）萬侯高你來了，今日岳飛一事，委周三畏勸問不出，你不得仍前誤事，坐罪不便。你若問成，保你做個大大的官。（丑）多謝大人抬舉，料此事有何難哉！只要下手拷打，不怕不招。

〔秦子花〕（秦）你去勸問岳飛，問他按兵不舉之罪。若還不肯親招認，用非刑好生去治。記取，容情定不輕恕！（丑）（前腔）蒙尊委怎敢推辭，判其間問其詳細。分明刑法難容恕。（秦）萬侯高你問他甚麼罪名？（丑）要問他按兵不舉之罪，明日，定來稟復台旨。

詩曰：如今先到獄亭中，勸問須當用計工。父子一門都殺盡，管教此事不成空。

第二十折

（末上）打掃庭堂潔淨，安排刑具俱全。躬身叉手立階前，專聽一人差遣。小人今蒙萬侯高公吩咐，要問岳飛的事。不免在此鋪設公案物件，專待升堂。道猶未了，相公早到。

〔大齊郎〕（丑）今日辯是和，非當堂推問詳細。若還不肯招前罪，便教他歸泉世。那時節怨阿誰？叫左右的，帶岳飛出來。我問他一番。

〔胡搗練〕（生上）平白地把人拘繫，滅絕天理。爲因赤心招罪累，做覆盆啞婦，怨訴誰知。（末）相公岳飛到了。（丑）岳飛你部下軍人王俊，告你接兵不舉，與金國圖謀。下官奉欽命勸你，有何事發，好生仔細說來。（生）相公岳飛父子三人領兵金人望風而逃，豈有此情。皇天后土可表。（丑）我那裏有許多話說與你聽。招便招，不招，牢子取刑法過來打你。

〔集賢賓〕（生）我待要學張巡許立廟堂。（丑）岳將軍你不達時務，要比唐時張許二人，他領孤軍於睢陽一郡，後來也被擒而死。何況你（生）你說那裏話，史書上忠孝名揚。（丑）如今問你接兵不舉之罪，到不招罷，只管說許多話，左右支吾。（生）我父子三人歷戰場，要平金掃蕩邊疆，徒勞攘。朝廷如今坑陷我呵，折罰得我恁般模樣。（丑）此係朝廷勸，爭也無用。不如招了罷。（生）待打死岳飛，也虛招不成。（丑）呀，你不識我好人，左右打着。（生）他將我千般拷打百樣傷，打得我兩腿成瘡。（丑）岳將軍，你出軍之時，殺了多少不明之人，你也受此折報。（生）大人差矣，白起毒陰，陽坑趙降卒。（生）正是曹瑜一般不積陰德，曹翰好屠城，老幼遭殃，人都毀謗。夫子尙厄於陳蔡，何況我岳飛乎，可嘆，可嘆。命不猶斯文天喪，我這裏衣錦豈得還鄉。（丑）岳將軍，你如今再不招，叫左右燒那烙烙你了。（生）大人不必二三其念，我岳飛果無反狀之理。（貓兒擊）我便就一筆招狀，便死有何妨。奈我兩個孩兒，將兵馬掌。朝廷有此冤屈，他若知此屈，怎生當情傷默默，願取來京師一處身亡。（丑）左右的，岳將軍方纔說甚麼。（末）岳將軍相公問你方纔說甚麼。（生）大人岳飛，豈不願屈招了。爭奈我兩個孩兒見統兵在朱仙鎮上，他若知我受此冤屈，必然領兵前來報冤，雜成我一生忠孝之名。（丑）你如今怎麼。（生）岳飛如今親手寫書一封，與我孩兒一同到京，同受其罪，庶保全家一切忠孝之名。（丑）我勸道岳將軍，你生不招，原來有此原故。取筆硯與他寫書。我差人與你去取兩個孩兒來京，同受其罪。（末）岳將軍紙筆在此。（生寫書介）

〔一封書〕今書與憲臺，在京師先受朝廷命，取恁要封侯當拜領。暫把三軍屯扎住，莫負皇家寵賜恩。見佳音，速登程，努力加鞭莫暫停。書信寫已完了。（丑）左右，將岳將軍收監了，明日再問。（生）黃泉有日冤相報，方信男兒恨未消。（丑）事不三思，終有後患。若是我把岳飛打死了，他有兩個孩兒，必來報仇。那時如何是好。如今裏過丞相，速差人去取他兩個孩兒，一同受罪，却不妙。

詩曰：丞相言詞要審量，如今難道慎隄防；專候二人同下獄，管教父子一同亡。

第二十一折

〔破陣子〕（旦貼上）烽燧年來未息，一朝何事班師？（雲憲）家尊別去無消息，吉凶蒙然尚未知。（合）教人心下猜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貼）自從俺爹爹去後時，我日夜憂惶，你可打聽端的。（傍粧臺）（旦貼）京師千里路迢迢，杳無音書傳報，愁縈懷抱，終朝轉覺無聊。功名位高，慮蕭牆禍起應不料。頓教人珠泪拋，何日再同歡笑！〔不是路〕（丑上）風食水宿多，跋涉程途，今日到鄂州，道岳侯甲第接青霄。（雲憲）是何人，有甚事前來當報號？（丑）小人是賈送親書，豈憚勞，須分曉，將軍參命休違拗，起程須早。（雲憲）且喜爹爹有書到來，取我兩個。（皂角兒）（衆）久別離，心中正焦，見尺書喜從天到！暫遠着萱堂，鎮日間隨侍嚴親趨朝。沐天恩寵詔，萬歲名標。即今別去，山長路遠，意匆匆遠離膝下，目斷魂消。（旦貼）到郵亭，愁斷柳枝，阻延秋酒尊慵倒。望帝鄉白雲縹緲，聽驪歌珠泪頻拋。願邊疆無事擾，頓息兵刀。文修武偃，昇平聖朝。再團圓一家骨肉，快樂滔滔。（尾文）願邊疆無征調，赤心一點佐皇朝。鞏固山河祈永保。

詩曰：尺素相催早別家，

根深不怕風搖動，

挽留無計慘嗟呀，

樹正何愁月影斜。

新刻出像音註岳飛破虜東牕記上卷終



# 新刻出像音註岳飛破虜東牕記下卷

## 第二十二折

〔普天樂〕（秦上）荷枯菊老秋光盡，時值小春寒薄。（夫）畫閣新開，紅爐再整，戶垂簾幕。（合）三友堂前，共賞松竹梅花。

（相見介）（秦）夫人，你在東窗下，爲岳飛一事，望心，使我十分不寧。欲將岳飛放了，夫人意下如何？（夫）相公，你是朝中大臣，這些小事，不能決斷。今將岳飛陷在牢中，如引虎入阱。若放他出來，還受其害。（秦）夫人出一計教我。（末上）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小人是韓元帥府中，着我送柑子一盒，與丞相。不免入去覓見則個。（秦）院子那里來的？（末）奉韓元帥之命，送柑子一盒，到丞相府中來。（秦）

既如此，生受元帥厚意，回去多多上覆元帥。（末）正是口傳丞相話，面復我東人。（下）（秦）蒙韓元帥送黃柑到此，正是有花方的酒，無月不登樓。今在東窗之下，與夫人飲盃酒，多少是好。（夫）既如此，妾當奉陪。左右，將酒過來！

〔金衣公子〕（秦）今喜足奢華，端乘權衡世所誇，威名赫奕聞朝野。歡情意佳，傳盃弄學，華堂富貴堪圖畫。（合）事無他，看蒼松翠竹間着梅花。（前腔）（夫）對此景偏好，滿泛瓊卮，寒威不到茅簷下。紅爐炭加煖，透繡靴，猛拚沉醉同歡洽。（合前）（丑）有事不敢不報，無事不敢亂道。前日蒙丞相鈞旨，實岳飛手扎到鄂州，取岳雲張憲到來。現在門外，裏過丞相，如何處置？（秦）如此，一發送刑部牢，一個不得縱他在外。（丑）理會得。在他更有冲天計，難免今朝目下災。（下）（秦）夫人，將此柑子割開一個吃，那不好。（夫）不要割碎了，此乃是殺岳飛之刀。（秦）如何這黃柑是殺岳飛之刀也？（夫）相公，我見你爲岳飛之事不能剖決，何不將一個柑子剖空了，寫一個計藏在裏面，暗地着人送與獻官，叫他今夜到風波亭上將岳飛父子三人一時勒死，方免後患。（秦）此計說得有理，妙哉！多謝夫人妙計。下官就寫一角文書，差人送去與他。那時害他何難哉。

詩曰：

心是英雄莫玖疑，

夫人其實好兵機。

憑此黃柑無後患，

東窗消息少人知。

## 第二十三折

〔新水令〕(末帶生上) 功立業遭刑憲，冤枉事自有天知。見這苦怎生，教人無語，仰天長嘆！(末)將軍你知道麼？(生)

我不知道什麼事。(末)你兩個孩兒也到了，還要見他麼？(生)牢子，我孩兒今在那里？(末)兀的蔡子帶來見你也。(二外)暫掌兵權，鎮守邊疆，我不知知道什麼事。(末)你兩個孩兒也到了，還要見他麼？(生)牢子，我孩兒今在那里？(末)兀的蔡子帶來見你也。(二外)暫掌兵權，鎮守邊疆，

聞爹爹手扎來取我等，前面的乃是我爹爹！(生)孩兒，你兩人來了！

〔哭相思〕百戰功勞徒蓋世，英雄當作是和。父子三人遭屈死，滿懷怨氣有誰知。(前腔)(二外)爹爹，幼年為將勇魏獅，博一個金章紫綬封。誰想今朝遭屈陷，滿面空自含羞。(外)爹爹將手扎來取孩兒，早知今日有此陷害，我父子三人便不應，當得何罪？(生)孩兒休說困話，生死一處，可全忠烈之名。(丑)家貧願孝子，國亂見忠臣。我小人是岳相公帳下一個伴當張保，是也。我主人屈陷在牢中，他豈是不忠不孝之人？聖人云：雖在縲纆之中，非其罪也。皇天后土，料不到陷死他。小人今日整備一盞水飯，正所謂野老獻芹，聊表微意。這裏就是牢門前，待我進去看一看。不免叫牢子開門，開門。(末)大哥，你是誰家府上來的，這等狼狽？(丑)我是岳大人府上來的。你問我怎的，只管開門。(末)你快說是誰家！我就開門。(丑)我實是岳相公家中送飯。(末)打丑介。放你娘的臭屁，這等大事放你進去。(丑)我能唱好山歌。(末)唱個山歌，放你進去也罷。(丑)兩個蒼蠅壁上交，壁虎將來打散交。雄蒼蠅飛去憶成相思病，雌蒼蠅飛去憶成纏絲撈。(末)如果唱得好，我放你進去見岳將軍。休得啼哭！(山坡羊)(丑)你秉忠心赤膽，主人呵！殺金人百萬。收楊么在湖水中，破拐子馬真神算。今屈陷這冤屈事，這其間，那曾把兵把兵沿途緩。都是誤國奸臣妒功計混。(合)今番，今番見主難。今番其實再見難。(丑)主人，一盞水飯，胡亂吃一口。(生)我吃不得。(丑)主人略用此一盞蔬食，聊表獻芹之念。(前腔)你當初身為主帥，便是御僕也何稀罕。在患難休嫌慳，前程自遠，自遠天心鑒。空使我救主無能，教淹淚眼彈。(合前)(末)勘官大人來了，快出去。(二外)爹爹如此屈陷，終不然竟自順受了？(生)朝廷屈陷如之奈何！(五更轉)(雲)自那日朱仙鎮把奇謀會評與，任金牌累詔，累詔班師旅。且整肅兵威，把金酋殺取，直抵黃龍府。迎二架蒙塵恥洗。如今到此，到此成何濟！(合)仰面長呼淚珠空滴。(前腔)(憲)百戰功誰能敵，指望封侯成顯職。又誰知到此，到此成虛廢。身繫縲絏，抱不明冤屈。父子被囚，老母又天涯隔，教人悲怨填胸臆。(合前)(前腔)(生)自古來興衰裏，孩兒其中當自識。赤心直待，直待扶紅日。南渡君臣，何輕社稷，陷此身甘受死，但願留方策，皇天鑒取，鑒取昭垂格。(合前)(末)岳將軍請裏面來，勘官大人來了。(蠻牌令)(丑上)今日推問岳飛，岳飛，這番必定招罪，招罪打

撈吊拷受禁持，怎當得毒手纂。左右將岳飛父子取出來問。(末)取岳將軍來了。(丑)岳將軍，今日取得你兒子來了，好生招了也罷。(生二外)俺父子三人有功于社稷，無罪于朝廷。(丑)是你部下軍人王俊告你按兵不舉，還不招待幾時？(二外)既有對手告人，喚他出來對證。(丑)告人吃了多少磨難，如今死了，那個與你做對證？(生)這等冤屈事，怎生招得？(丑)我這裏千屈萬屈了，稀罕你父子三人。

〔楚江岸邊〕(生)朝廷建大功，英雄猛勇，赤心報國期盡忠。做了郊園鳥盡弓藏也，世事叨叨，只落得亡身命。想我功勞也是空，名高也是空，都做了一枕黃梁夢。(前腔)(雲)想我三人蓋世功，今日落他套中，猶如虎落深穿籠。領兵爲帥靜邊戎也，使我怒氣沖霄，恨秦檜專權籠。想我報國也是空，盡忠的也是空，都做了一枕華胥夢。(前腔)(憲)想我功勞是可矜，安邊保境，誠心處國能盡命。秦檜你誣我按兵不舉受非刑，誰會與金國通謀信，則是我成虛哄。功高也是空，名多也是空，都做了一枕南柯夢。(丑)岳將軍，今日也放你不得，不如招了。(生)相公本天地之心，岳飛並無反情，如何招得？(丑)你真個不招，左右與我加上刑具，不怕你今日不招。(前腔)(生)秦檜你懷奸通大金，人極計生。(丑)這是上命差遣，不干丞相之事。(生)金牌詔我未到京，只道陞官受賞顯功名也，今日坐獄遭囚，冤屈事如山重。忠貞的也是空，勤勞的也是空，都做了一枕邯鄲夢。(丑)岳將軍供招了罪名，各人也去幹事，那有許多工夫。你招罷。(生)我父子三人並無通金之情，決招不得。(丑)左右他既招不得，帶去監了。明日又取來問。(末)岳將軍還不招，且進牢中去坐一坐。(生)奸臣譎國逞機謀，千載芳名史冊留。誰知今日爲囚犯，冤冤相報幾時休。(下)(丑)思想起來，岳飛父子三人，訴出真情，都是赤胆忠心，殺了他天也不容。只是昨日丞相有誓到這裏，今晚在風波亭上將岳飛父子三人一齊吊死。明日就要回話，此事如何說？(末)告相公，有丞相手札爲證，便吊死一百，也無妨，干相公甚麼事。(丑)既如此我吩咐你，今晚務要下手了他。(末)理會得。(丑)父子三人命，今朝一旦亡。(末)任你功蓋世，頃刻見閻王。(丑下)(末)小人徐寧是也。蒙勅官相公鈞旨。今晚要將岳飛父子三人一齊吊死。不免去風波亭上準備些索子在那裏等他。岳將軍，豈不知你父子三人功勞蓋世。如今乃是上命差遣，蓋不自己。正是：閻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四更。(下)

## 第二十四折

〔雙勸酒〕(秦上)專權爲黨，平生情況。只爲岳飛倚強，常懷心上。殺害他父子俱亡，那其間報答金邦。常言人無善處心，虎有傷人意。因耐岳飛倚仗平生勇武，專心恢復中原。屢次上來，攔阻和議一事，不順吾心。今被下官令人告他按兵不舉，與金國同謀罪名，拿下大理寺勘問。連

日不肯招承。我思想起來，早下手爲是。若遲延日久，恐有大臣保奏，將他放了，成爲後患。夜來吩咐勸官，將他父子三人一齊吊死。今早又不見來回話了。（末）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徐寧勸官分付，被我將岳飛父子三人性命了當，特來回復丞相。（秦）徐寧！你來了。事寧不曾？（末）覆丞相，夜來三更時分，將岳飛父子三人都結果了。（秦）好好，事已定了，我即今奏過宮裏，將家口盡發嶺南安置，不許本處逗留。徐寧！聽我吩咐。

〔錫綠欄〕我在金國，金國會盟誓。今日被他阻和議，所謂勢不兩立，勢不兩立中吾計。殺死在牢中，方稱吾心意。（前腔）（末）告恩主，恩主好深機。將他粧就這般罪。今朝死已少人知。相驗相同，莫教他爲累。

詩曰：父子三人一旦亡，  
發他老幼遠離鄉；  
善惡到頭終有報，  
且圖眼下莫思量。

## 第二十五折

（丑上）關外歸來獄已成，秦人竟自壞長城。九泉父子三人死，原約同回不荷生。小人是岳將軍帳下伴當是也，說起我那將軍父子三人，真個是文武兼全，忠孝兩盡，兒童知其姓名，草木知其威風。殺敗金人三四十陣，所到無可敵之地。方要殺到黃龍府，迎取二聖回朝。誰知奸臣秦檜將金牌取回京師，認陷按兵不舉之罪，送大理寺安排死了。小人不免星夜往鄂州報與老夫人知道。作急前來，置買衣棺，埋葬將軍父子三人屍首，多少是好。遵行幾步。

〔步步嬌〕蓋世英雄成何濟，都做了啣冤鬼！夫人他怎知，張保豈憚崎嶇，報說詳細。這苦有誰知？不覺雙垂泪。

詩曰：無故殺忠臣，  
淒涼不可聞！  
豈辭辛苦路，  
報與故園人。

## 第二十六折

〔臨江仙〕（旦貼上）孩兒夫婿在京，何事魚雁全稀！（貼）望窮雲樹參差，精神長恍惚，心緒亂如麻。（旦）孩兒，你從那日見手扎，取兩個哥哥赴京，不審何事，並無消息回來。（貼）母親，正是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佳期到〕（旦）正好樂願期，又值邊鸞起。金

牌屢詔催，逼得父子班師。思之，此去京師信息，因何事魚雁全稀。教人痛憶，時擲金錢占卜，並無端的。(前腔)(貼)想必是加官受賞拜坤堦，因此上無暇書寄。母親何須憂慮，必定自有歸期。重開綺席，那其間骨肉重歡會。感皇恩享祿無虧，不枉了汗馬功績。

(不是路)(丑上)不必騙馳，忙把哀音報與知。將軍父子都傾世，說着教人泪雙垂。(前腔)(旦)爲甚因依驚得我心戰慄！(丑)不須哽咽聽敗，請登程及早去收屍。老將軍并二位小將軍被秦檜用計，一起吊死了，夫人去收屍。(旦貼倒地介)我丈夫孩兒呵！(丑)大人小如，醒些！今死者不能復生！

(月兒高)(旦)忽聞音信到，不由人不痛追憶。指望與你重相會，丈夫豈料你先傾逝。蓋世功名有何益，幽魂渺茫歸何處？朝廷自壞長城，屈殺道濟。呀！皇天豈能知，家破人亡，都緣來這秦檜。(前腔)(貼)痛苦煩惱，憶愁腸千萬縷，哥哥我望你回閨里，反做了他鄉鬼。空有孩兒不見你，臨終時滂沱血泪，血泪應如注，洗不得黃泉父兄冤屈。呀！教我娘兒怎生區處？父兄冤仇怎報得那秦檜。

(香柳娘)(旦)痛骨肉夭亡，痛骨肉夭亡，家無所倚，奔喪千里，孤身怎惜，把行裝整理，把行裝整理，只得苦驅馳，骸骨怕拋棄。(合)恨奸臣大毒，恨奸臣大毒，排陷我忠良，冤屈何時報取？(前腔)(貼)勸娘行起程，勸娘行起程，離閨門前去天涯，父子之靈無倚。把屍骸葬埋，把屍骸葬埋，便死去何如，肝腸痛欲碎。(合前)(前腔)(丑)告夫人聽敗，告夫人聽敗，不必痛悲，將軍父子死猶生日。能盡忠報國，能盡忠報國，一時被冤屈，千古垂方策！(合前)(旦)張保，老相公父子爲何被秦檜陷害了，你可從頭一一說與我聽！(丑)告夫人小姐得知。老相公爲阻和議被秦檜捏造接兵不舉之罪，發大理寺拷打，多日不曾招承。忽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夜，將相公父子一同吊死在風波亭上。(旦)既有奸臣陷害了，朝廷大臣也不知道？(丑)朝中曾被秦檜蒙蔽了，不曉得這等事情。(旦)張保，你可叫院子雇下船隻，我母子同上京師，想葬父兄屍首不可有誤。

詩曰：

認陷良臣身慘死，  
若還天理無私屈，

都由讒佞造虛詞；  
這段冤仇必報之。

## 第二十七折

(鳳凰閣)(旦貼帶孝上)如醉似癡，這苦渾如夢裏，終朝無語垂雙泪。父子三人爲怨鬼，傷哉痛寂，甚日何年見你！不見孩兒共

我夫空教留我一身孤。(貼)月明只有身隨影，父子三人影也無。母親，昨日吩咐院子討船一隻去杭州。不知有否？院子何在？(末)一篙一撐夜行船，半載離愁半載憂。兩岸蘆花漫明月，幾多心事上眉頭。覆夫人有何吩咐？(旦)院子，你叫船不會？(末)船在此了，夫人小姐上船。(貼)院子，此去若見了父兄屍首，便死也同在一處了。

(皂羅袍)(旦)此身全不由己，只得與孩兒離却深闕，奔喪深夜往京畿，含羞忍辱辭鄉地。(合)魂飛魄散，行程恨遲。鞋弓襪小，步行恐遲。悠悠望斷江兒水。(前腔)(貼)母親，共涉千山萬水，謾交我兩眼淚滴如珠，終朝感感意如癡。秦檜誰知你暗使拖刀計？(合前)(前腔)(丑)隨侍娘行到此，見風狂浪湧，使人驚疑。遠山燈破黛眉低，淚珠滴向湘江翠。(合前)(前腔)(末)且喜臨安已到，把船兒暫泊在橋西。小姐你休得驚惶慢傷悲，只怕有人相親視。(合前)(末)覆夫人小姐知道，今日已到臨安府了。(旦)既然如此，打聽相公屍首在何處？(末)夫人，相公屍首在天半之中，那一個敢去取出來？(旦哭介)既然如此，怎得見他屍首？(末)告夫人小姐，休啼哭，此間秦檜差人，不時打聽，他若知道，二人性命難保。(旦)此離大理寺多少路？(末)到大理寺還有一里。若要祭奠，就在井邊祭奠便了。(旦)孩兒是你父兄骨肉，你將過來祭奠便了。(貼)謹依母親之命。父兄冤屈墮天涯，母子飄零實可嗟。血淚千行流不盡，望空遙奠淚如麻。

(綿搭絮)(貼上)望空燒奠最傷悲，誰料父子含冤赴泉世。陰魂耿耿，細思知，淚雙垂。爹爹哥哥，指望你榮歸故里，怎想道一旦分離！爹爹哥哥，只為忠勇過人，被奸臣將巧計施。

(香羅帶)(旦)被奸謀將巧計施，枉你功勞盡虛。朝廷忠臣，盡害為冤鬼！丈夫孩兒，自從死後呵！我無一日不思伊，誰想你今日死，使我一旦家無主，娘兒倚靠誰？思量展轉心痛悲。(合)恨秦賊奸臣，將我一家都陷取。(綿搭絮)(貼)想只是不從和議，侵陷仇隙。朝廷全不念兵馬功勞，害忠良真可惜。暗尋思，我銀瓶在此有何為？不如身歸冥路，也得父子相會。今日呵，雖是祭禮輕微，爹爹哥哥望靈魂來鑿之！

(香羅帶)(旦)靈魂來鑿之，這冤情怎洗！你冥中父子須報取。焚香紙，奠燭壘，痛切心將破，淒涼意似癡。教人怎不珠淚垂。(合)恨秦賊奸臣，把我一家都陷取。(貼背云)我父兄俱被秦檜殺了，奴家在此何為？不如投入井中，也得與父兄相見，同在一處。母親前面不是爹爹哥哥在那里？(旦驚介)在那里？(滿江紅)(貼)將此身入清泉，無疑慮。(跳入井介)(旦痛哭介)(末救醒旦介)

(綿搭絮)(旦)一家骨肉，屈死無遺，孩兒你就死捐生，拚捨親娘何大急。痛誰知，我命在須臾，更有誰收我骨骸？必然暴露芳

坵，須信道今日喪黃泉，不待時。（跳入井介）（末）救人救人，夫人小姐皆入井死了，冤家。

〔憶多嬌〕嬌豔質，俱喪失，珠沈玉碎真可惜！你忠烈一門真苦感。恨秦檜奸臣，把他一家都欺溺。天天，今日不想夫人小姐都投入井中死了。小人在此也沒幹了，不如收拾回去。

詩曰：權奸誤國陷忠良，今日淒涼不可當。  
雙手撥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場。

## 第二十八折

〔粉蝶兒〕（末扮周三畏上）紫綬金章，思之盡成虛廢，吟風月觀山玩水。想岳侯會爲國，以功爲罪。我今脫離，全得身已。呵呵，自古功高主必疑，全忠全孝不全屍。武昌門外千條柳，只見楊花不見飛。貧道大理寺卿周三畏的便是。只爲勸岳侯一事，不附奸邪，棄官隱于龍虎山修道。幸遇真人，相傳隱遁長生之訣。周遊玩名山大川，來到鄂州。方見岳將軍營壘，形勢依然如故也！父子三人盡皆不在。吁！正是：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孝順歌〕思當日，想那時：身充勸官爲大理寺，秦檜用心機。岳將軍有何罪？其中暗昧，因此上棄職歸山，埋名隱迹。特地私出山來，探取伊消息。秦檜將他父子每都陷害，屈殺他喪泉世。〔一犯江兒水〕居官位，惹禍機。滿門良賤皆傾逝。休誇他千里風雲會，只落得兩輪烏兔搬興廢。武昌門外，遺跡痛憶，英雄到此俱成何濟？

詩曰：樂道修真體自然，再無榮辱可相關。  
漫將哀怨題詩句，留與傍人作話傳。

## 第二十九折

〔掛真兒〕（末扮地藏王上）自幼出家參佛祖，身居王舍城中，鄂都救母早超昇。往生極樂國，地藏號玄名。王舍城中試問人，鄂都放母往靈林；出家何必云年久，一息蹉跎歲月深。貧僧乃幽冥教主地藏是也。今因下方臨安鄂都怨氣冲天，懸眼一觀，原來是奸臣秦檜，屈殺忠臣岳飛。

子，幽魂耿耿，深積不散。今奉佛旨，差貧僧化作一瘋行者，去到杭州西山靈隱寺中，香積廚下，做一個五戒。待秦檜來寺中做齋，那其間將他平昔作過罪惡，一一從頭，雙關二意說破了。教此人也不知善惡報應。

〔醉太平〕嘆人生世間，如一夢邯鄲。爭名奪利機關，到頭來是等閑。勸君早把無常辨，忽然到了難留戀。禪機明示不須參，待他來說個再三。

詩曰：寶藏光中普現身，  
推開法界濟生民。  
從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 第三十折

〔生查子〕（秦上）自從三友堂，商議東窗下。今悔應遲，使我添驚怕。夫人，自從我將岳飛父子殺了。每夜夢中常見他與我索命。此事如何？（天）相公，我這幾日夢寐之中，也見三個人來打攪，好生不安。相公可着人收拾，備些齋供，去靈隱寺做些功德，超度他父子。必然也得解釋。（秦）夫人言之有理。〔女冠子〕那時不合生計，到今日悔之不及。想夜間不得安眠睡，長只是鬼來迷。只得火速辦些齋食，靈隱寺中將鬼魂祭。早早超昇免禍機。（合）自思教人暗驚疑，〔前腔〕（夫）相公，東窗設計皆因你，發金牌取他班師。岳飛至，告他不明罪，這經陷有誰知？何期到今變成災危，晝夜被他來作祟，及早修齋懺悔伊。（合前）

詩曰：做齋設祭薦亡靈，  
願他父子早超昇。  
今日歸佛能救難，  
免教人在暗中行。

### 第三十一折

（末扮五戒上）松下山門白晝長，竹間僧舍午風涼。誰能似我無塵慮，得炷清香坐夕陽。小僧是靈隱寺中五戒是也。今早報知秦太師大人來寺設齋，不免打掃法堂方丈潔淨，待長老來到，鋪設道場，多少是好。道猶未了，長老法師行者一同早到。

〔光光乍〕（丑扮長老上）做長老，事頭多，遇花酒，不空過。夜來抱着沙彌睡，這場快活誰似我。念貧僧少功行，坐禪不能心定，孔雀經





這詳細。非爲禮佛，你來釋罪，不須亂言，參透其中意。我從頭至尾，你可須索索記。若信吾言，昔日休聽不賢妻。(秦)這瘋和尚好生無禮，待我將幾句會話嚇嚇他。這瘋和尚，杭州一郡人民誰不仰我清廉正直，你敢好生無禮，將這等言語來衝撞我。(前腔)(外)你端是瞞心昧已，全憑着巧語支持。(秦)如何是我巧語支持。(外)你心事你心知，湛湛青天不可欺。(秦)我就害他父子，那個知得許多備細。(外)你曾說那一個得知，得知你做的事，真個藏頭露尾。(秦)這瘋和尚，真個可怪。叫長老，將一分饅頭與他。(外)將饅頭吃皮丟內餡介。(秦)瘋和尚，與你饅頭，如何把餡丟了。(外)秦檜，我丟此物非爲大事。如何比得你那個人大事。(秦)瘋和尚，我是朝中大臣，怎生還等無禮沖撞我。

(月上海棠)(外)誰想今朝與你同相對，你爲官終日虛請了堂食。你聽知，到今日方纔悔。自取犯法違條罪，坐時全不覺，立時饑苦，將良言須索勸你。(秦)長老，再將一分饅頭賞與瘋和尚。(丑與介)(外)又將饅頭劈碎介。(秦)瘋和尚，你害了一個也罷，又害了一個。(外)秦檜，我饑了兩個饅頭不打緊，你害了他家三父子怎麼。

(五韻美)因我饑有誰人憐濟。壞了他推托與誰。你殺了他三個，可知道你是朝中宰職來。靈隱寺做齋設祭，這饅頭包耳氣。人諱知，兩邊對面，自家做的。(秦)瘋和尚，這病從那裏來的。(外)此病從東窗下來的。(秦)怎生不叫個醫生醫治。(外)便有醫人也醫不得。

(秦)如何醫不得。(外)少了一味藥。少了岳飛父子，以此醫不得了。(秦)這瘋和尚，又來變關說話。(六么令)(外)想着他於家爲國，一聽我從頭說。我便分明說破，泄漏天機。你今日悔之何益。求懺悔，你當初莫胡爲。休得要瞞神唬鬼。(秦)這瘋和尚好生怕人，一椿椿事都知道。我今打發他去了。長老，叫瘋和尚去西廊下吃齋。(外)秦檜，我打發他去了。我還有「東窗事犯」(玉交枝)他做盡此慌張喬勢，到今日悔之自遲。西廊下齋我全不濟，少不得東窗下事犯須知。(秦)瘋和尚，杭州一郡人民，與我立祠建碑，你知道也不會。(前腔)(外)呵呵，黎民與你立祠正碑，你全然不曉其中意。這冤孽天知地知，這冤苦你知我知。(秦)這瘋和尚，我做下事件盡知。此處人多，難以問他。那瘋和尚，跟我到冷泉亭上說話。(外)理會得。(秦)好山水景致。瘋和尚，我要風，你那里有麼。(外)兀的不是風。(秦)我要雨，外兀的不是雨。(秦)怪哉，怪哉，要風便有風，要雨便有雨。瘋和尚，這風雨是那裏來的。(外)這風雨，是我家十二道金牌取來的風雨。(前腔)要雨須臾至，要風又便隨。(秦)敢不是風雨。(外)正是了。這是屈殺岳家父子天垂淚。(秦)瘋和尚，你有其言語，一發說了罷。(外)岳飛岳飛。(秦)如何又說起他來。(前腔)(外)我只是念彼觀音力，我道言詞你牢記。舉頭三尺，自有神祇難昧。(秦)我見了瘋和尚說得毛骨悚然。我不典則，自回去也罷。正是：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下)(外)呀，秦檜他今去了也。(川撥棹)他聽我言說就裏，曉得他戰戰兢兢魂飛。他今日不辭而歸，不辭而

歸，盡知他坑人所爲。秦檜到如今悔是遲，到如今悔是遲。秦檜你去了，小僧駕起祥雲，往西天覆我佛法旨去罷。秦檜今朝會，胸中發盡言。祥雲生足下，咫尺到西天。（下）（丑）適間秦丞相領着風和尚往冷泉亭上去不見回來！（末）好教長老得知，秦丞相不辭而回去了。但只見那梁守一駕一片祥雲，往西天去了。（丑）這瘋和尚原來是個好人。既然去了，我兩個也回去罷。

詩曰：

秦丞相心性太毒，  
你有些豆腐麪斤。

撞着了風魔賊禿；  
回家去吃碗冷粥。

### 第三十二折

〔中呂粉蝶兒〕（外上）怨氣衝天，目擊睛如電。常言道主聖臣賢，管甚麼中原百戰。豈想着佞賊施謀，將俺主人呵一家兒盡遭坑陷。汗馬枉施勞，英雄難展轉。沉埋父子在冥泉，因此上肝腸斷。俺待學易水荆軻，白虹貫日，此心無怨。奸臣百計陷精忠。汗馬功勞一旦空。不共戴天仇未復，教人提起氣填胸。自家是岳少保帳下副將，施全是也。俺主人只爲二帝蒙塵，中原未復，一心要精忠報國，立冀復仇。誰知道奸臣秦檜，背國忘君，專主和議。元帥阻解不行，被他一旦坑陷，父子三人死于非命。吾思古人豫讓爲晉伯復仇，欲殺襄子。荆軻與燕丹雪恨，欲刺秦王。雖至死地，竟然不顧。正是烈士不忘在潛擊，勇士不忘棄其元。吾非古人之比，但此心不平，事不容已。如今欲學荆軻，袖藏短劍而刺之。一則報主人之大恩，一則替天下雪憤，乃吾之願也。不免遣行幾步便了。

〔北雙調新水令〕含悲潛步到臨安，慕恩東死生難忘。俺的老將軍呵，只爲你驅軍平北虜，反做了屈喪黃壤。好教我感嘆傷悲，奸佞賊陷害殺忠良將。俺施全初來天晴氣爽，到如今愁雲黯黯，慘氣漫漫，是好怨氣也。〔南步步嬌〕怨忿填胸冲霄漢，黯黯天昏，風生易水寒。電走星馳，日暝烟慘，邊塞罷征駝，纔是英雄怨。想俺將軍當初希望恢復中原，迎還二帝，豈知有今日呵！〔前腔〕憶昔朱仙旌旗閃，汗馬何曾憚。實指望蒙塵二帝還，恢復中原，名題翰苑。誰知道半路被奸賊忠義遭傾陷。看俺的老將軍，施全此來，又無有祭禮，只有一百紙錢，不免望空拜祭我主人一回多少是好。〔北折掛令〕獻牲醴拜告臺前，盼望靈魂暫駐雲軒。恨不能請功受賞，捧印推輪，拜將登壇。俺的老將軍，會跨單刀入虜寨，那時節殺金酋心寒膽戰。到如今死無辜何罪愆？俺老將軍呵！你的功也徒然，忠也徒然。可惜那萬灶鐵鉢，都做了怨霧愁烟。老將軍祭奠，尙有二位小將軍我也拜他幾拜。〔南江兒水〕轟轟烈烈一英賢，報國勤王勇衆先。本待要平金討虜

除民患。小將軍指望你功勳更將姓名顯。誰知道被奸臣欺侮，恣弄權。奸賊怎的瞞過蒼天！他秉立忠心，反受了一天愁怨。呀，還有老  
夫人撞石而死，小姐墜井而亡。施全今日也祭拜舜舜。〔北雁兒落〕他福無瑕白玉顏，笑春風桃花臉。你是個負綱常丈夫，效節義男兒漢。  
俺的老夫人小姐，〔北得勝令〕只道里，愁山悶海添，義膽忠肝現。只爲你三從實可稱，四德真堪羨。叫一聲蒼天我施全今日爲恩主雪仇  
恨，恨只恨奸謀把俺夫人小姐玉身軀喪九泉。聞得秦檜在靈隱寺中設齋，待他回來之際，伏在橋下，將他殺了，以報我主之仇。亦見待主之義。

〔公篇〕呀，戰馬踏平山原，征袍染杜鵑。靈隱寺旌旗閃閃，滿寺金鐘喧。英魂，冷落了匣珠雙劍。流連，想二帝鸞輿尙未還。

〔南撓撓令〕俺的老將軍，空懷子儀志，不顯參軍忠。但見你萬古丹心照日月，名譽播乾坤四海聞。行到此橋，頓使壯氣激烈，忠心奮  
發也。〔北收江南〕呀，奮勇持刀且潛形，一心要把奸臣刺。天若還遲遲遇他時，管教他命歸泉世。那時節方纔遂却平生志。俺老將軍  
二位小將軍你生則爲人，死則爲神。俺施全今日欲刺奸臣秦檜，望陰中保佑。〔南園林好〕望靈魂冥中保護，顯威風陰中扶助。早使奸臣命殞  
俺施全今日便死了待何如，將此意酬恩主。遠遠望見秦檜奸賊來了。〔北沽美酒〕俺這里暗吞聲，空忍氣，恨衝天。泪湧泉，怒髮衝冠。把三  
尺龍泉光閃，嚴顏常把頭懸，忠心一點托青天。聽空山鶴淚猿啼遍，咱赤膽對着誰言。似曹瞞把吉平推，似孫子遭龐涓機變。我呵，今  
日暗地藏奸，只得告天訴天。天若還撞遇奸臣，碎一千段。〔南清江引〕將軍，你班師矯詔連夜遣，奸賊，連發金牌十二面。暗地使  
虧心，天理分明現。我今日把一個害忠良，弄權賊寬報寬。望見奸臣來得近了，不免躲在橋下，報了主人之仇，多少是好。〔秦檜上丑末並上〕  
〔步步嬌〕〔秦〕禮佛歸來心悒快，耐耐瘋和尚，將咱發盡言，漏泄深謀，情理難放。歸路漸黃昏，將隊伍急催上。〔末驚介〕告丞  
相，前面橋下有個漢子，手持刀鏢在那里，不知爲着甚事。〔秦喝介〕敢早賊麼？拿過來問他。〔外喝〕不要動手，待我自來。你若動手，砍你一刀。曉得我  
麼？〔秦〕你是何人，怎敢白日持刀在此何幹？從直說來！

奸賊。

〔秦〕你是何人，怎的不通名姓？〔外〕事既不成，何須通名。我乃岳飛元帥帳下施全是也。我主人父子，被你殺了，只道你嫉妬他功績，却原來

你與金龜並謀，欺君賣國。卑屬我聖天子萬樂之尊，陷害我大將軍萬人之敵。繁祖宗之基業，剝百姓之膏脂。事逆天之虐會，居中華之左相。奸諛諂佞，狡逆兇殘。不仁，不義，恨不得斬汝萬段，不足以討背國之兇逆。門誅九族，不足以報恩主之仇恨。(秦)左右快與我拿下此人，正是刺客，斬首示衆。(外)謀事不成，不如就死。正是：問天壯氣不持平，奸臣誤國害忠貞。國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下)裏丞相，那人撞死了。(秦)呀，他撞死了。呀！方纔在靈隱寺中被瘋和尚斃了我一場。他又道我若見施全，你便要死。這刺客名喚施全，令人毛髮悚然。(下)罷罷罷，正是了。(下)

詩曰：從前做過事，

如今悔是遲。

### 第三十三折

〔憶秦娥〕(張憲上) 思當日可憐痛悲，功成反害已。因耐秦檜，苦困黔黎。懊恨奸臣大不公，忍將叛逆害精忠。誰知今日冤將報，罪惡欺天不可容。吾乃前生副將張憲是也。屈死秦檜之手。只我父兄，杳無下落。不免到處尋訪，多少是好。言語未完。那邊一位將軍來了。

〔上林春〕(雲上) 足躡祥雲下九霄，須臾開洞天將到。生則爲人忠孝，死拜皇天封誥。奸臣無意復中原，誣死英雄在獄門。千古不磨忠烈氣，鳥啼花落斷人魂。吾乃生前副將岳雲是也。屈死秦賊之手，不見父親與弟張憲，不免尋覓。遠遠望見人來，不知那位也？呀，便是我弟張憲。兄弟你見爹爹未曾。(憲)小弟未見父兄，故此到處尋覓。只見前面彩雲飛下，敢是我爹爹來了。(意懸懸)(生上) 埋沒英雄，枉存忠立節，暗挫威風。空懷子儀志，不顯彥章忠。雙劍龍飛脫寶函，將軍狼狽成耽耽。奸邪賣國英雄死，千古令人恨不甘。吾乃前生大宋元帥岳飛是也，只爲阻解和議，致被秦檜屈害性命，至今幽魂耿耿，凝聚不散。待吾尋見兩個孩兒之時，又作計較。(雲)呀，來的不是我的爹爹。(生)來的不是我兩個孩兒。

〔哭相思〕(衆) 自那日繫縲綫，死別多時節。今日喜相逢，方表旌忠節。(曉行序)(生)孩兒聽我說：義膽忠肝，挺一戈，風雪往來，兵間成功際，一旦命隨權奸，堪嘆未復江山。便做昔日斷頭嚴顏，須看報國傳家，一劍血痕斑，一劍血痕斑。(前腔)(雲)非慚，驢爽尤全節，還能逼殺逆虜心寒。恨奸權設計陷害，何堪使金酋再犯關。誰人敢戰酣滿朝班，總偷生畏死，豈能排難。(前腔)(憲)休嘆，自知平素精忠，天理必褒談。流芳簡千古傳揚，豈作一時虛誕。長安可惜，不是太平宮殿。頓教人痛憶，珠泪偷彈。(末扮天吏)(淨丑扮二鬼隨上)(上)衰鬚旌忠下紫泥，相迎岳氏莫稽遲。滿門父子叨天爵，忠節芳名萬古垂。上天頒詔，跪聽宣讀：天門下奉上帝勅旨，准都城隍申奏：朝秦檜意毒心狠，陰通金虜，專權罔上，誣害忠貞，致岳氏一門，死于非命。其岳氏父子忠，子死于孝，母女死于節義，道德萃于一門，實爲可尙。今

將岳氏父子妻女英靈，送于三天門下，乞賜襄封。此係天曹差遣。封爾岳飛爲雷澤賞善罰惡都元帥。岳雲授雷部都總管，張憲授雷部副總管，並同知三曹事。岳飛妻張氏，授天仙府仙姑，女銀瓶小姐，授地府仙姑，霄斯壽命，永終令名。

〔相逢令〕（生）感皇天恩賜無窮，降紫誥旌表我精忠。威名千古承褒調，看凌烟儀容堪誦。（合）超衆，幸一門沾寵。（前腔）（雲憲）想當初建立奇功，殺金酋望風逃跡。叨蒙恩澤千鈞重，播驪虜八方欽奉。（合前）〔前腔〕（末）梅天書飛下丹霄，表將軍處世精忠。雲騰霧集旌旗擁，列三曹威儀尊重。（合前）岳元帥既受封誥，當盡乃職，宜往報冤殿勘問未完文卷，申達天庭，不得有誤。（生）謹依天命，不敢有違，如此多勞，天使大人了。

詩曰：五花誥命紫泥封，

位列三曹天上職，

旌表真忠百戰功；  
報冤殿上再相逢。

### 第三十四折

〔卜算子〕（旦貼扮仙女上）思念我兒夫，別後無踪跡。皇天不負貞烈志，喜得赴瑤池會。父子三人報國朝，豈知一旦負功勞。娘兒今喜成仙道，封入西天姓高。孩兒，我母子今爲仙侶，竟不知你父兄下落如何？貼）母親，聽孩兒告稟，我母女尙到於此。父兄必定爲神，母親不必望意。

〔柳搖金〕（旦）生居潭第，風光滿前，正好樂堯年。中却奸臣手，兒夫命早捐。只爲要成名，只爲要成名，即拚死赴黃泉。幸天恩眷寵，賜我西池上仙，無邊勝境，勝境無邊。勝境無邊，今在蓬萊園苑。（前腔）（貼）香園豔質，方當年少，誰料禍相纏。身瀉金波冷，魂歸玉井天。痛憶嚴親不見，痛憶嚴親不見，其路杳無邊。賴仙壇見錄，名列上班。駭鸞駕鶴，駕鶴駭鸞。駕鶴駭鸞，道德長生不換。（前腔）（旦）烟霞深處，松衫翠連，樓閣夢參天。彩鳳祥鸞舞，青牛白鹿眠。幸喜與蟠桃勝宴，與蟠桃勝宴。雅樂奏宮懸，嘆仙凡路隔，骨肉無由再圓。桑田變海，變海桑田。變海桑田，欲訪麻姑一面。（前腔）（貼）瀉流三萬，風濤滿天，駕去翩翩。羅袂迎風冷，瓊冠映月圓。一別舊時庭院，一別舊時庭院。回首是何年？喜蟠桃正熟，參同上天。金蓮穩步，穩步金蓮。再不向紅塵留戀。母親，不知幾時得見爹爹哥哥顏面。

詩曰：只因名姓入仙班，

鶴鳴月落羅衣冷，

萬里雲程指顧間；  
更無踪跡到塵寰。

### 第三十五折

〔小拜門引〕(外上)職掌鄆都案牘，秉公正端的無私。善哉，善哉，吾乃東岳鄆都報應司掌案判官是也。本司伏奉三天門下勅旨，准了杭州都城隍司申奏，有宋朝秦檜欺君賣國，謀害忠臣等事到案。查得陽犯雖唐朝位，立心不誠，享福既盡，陽壽當絕。不免叫殿前所差小鬼，徑往陽間，拘捉秦檜夫婦到此。以憑申送本司審實前情，發報冤殿，嚴加治問，明正典刑，乃見陰府報應不差。聽差小鬼何在？(丑淨持柳鎖上)判官有何法旨？(外)小鬼近前來，聽我法旨。

〔好姐姐〕差你往陽間，捉取秦檜同妻王氏，休得要等閑，柳鎖牢捆持。(合)速疾去，風雲迅速行千里，依限前來莫放遲。

詩曰：法令分明不敢違，善惡到頭終有報。

此行差遣定遵依，只爭來早與來遲。

### 第三十六折

〔卜算子〕(秦夫扮病人上)全無三思，病懣懣念茲在茲。料想是岳飛爲禍，當初是我不是。夫人，我自從靈隱寺見了瘋和尚，說殺岳飛一事，又見刺客施全那一驚，就成這一場重病，想必不濟事了。(夫)相公，自從岳家父子死了，我常時見鬼，料得此病不好了。如之奈何？(秦)夫人當初東窗下商量，我要放了岳飛，都是你叫我殺了無後患，此一事都是你主張害他，不干我事。(夫)相公，今日悔之既矣！休要埋怨。如今可着院子喚個明醫一醫。(秦)院子那裏？(末)事不關心，關心者亂。相公夫人有何吩咐？(秦)你可與我弄一個明醫來，看我與夫人病症何如？(末)領台旨。(叫醫者介)(丑)三代明醫誇不了我做郎中手段妙。真箇賽過王叔和，盧醫扁鵲不足道。外症醫了定出膿，頭痛必然是風藥。鋪面開了二三年，剛剛趁得一貫錢。近日醫得四五家，沒有一家不帶孝。醫得東邊扛出喪，醫得西邊買柩枋。醫得南邊斷了氣，醫得北邊哭喪長。若今日請我醫，想你今日也是該死漢。首領哥，你是何處裝有何人病？(末)你只管與我同去，看是甚麼之症。(末)首領哥，實不瞞你，我要依書看脈，猶恐難療。你可先通我知道了，若得錢來，與你平分。(丑)我是孝順醫，誠實爲本，豈敢說謊？(末)相公夫人都是驚憂得疾。(丑)我明白與我通報。(末)告丞相，那中來了。(秦)叫他進來。(丑見介)(秦)那中與我看脈。(丑看脈與末說介)(末)告相

公得知，那郎中說此病是憂疑得的。(秦)這郎中到口直，你看我二人之病如何？治得治不得，不可隱藏。(丑)官相公知道，此病皆由神鬼作祟。好藥可治，不日之內，嗚呼！哀哉！有四句詩。斷：此是神鬼病，求醫也不痊；若選我下藥，叫你赴黃泉。(下)(秦)院子，我死在須臾了，你可倚大事。(末)官相公得知，夜來万候萬相公，也見神見鬼，這早晚敢也是要死。(秦)如今也管不得他了。

〔下山虎〕藥餌不效，病已沉痾，早知道成災禍，將錯就錯。人命關天，莫言小可，暗憶東窗下，事如水逐波，點點還來入舊窩。休誇獎，莫強呵，想我夫妻災來怎躲。(東執枷鎖上)(秦)左右的，左右的，有鬼來，有鬼來。(鬼拿秦檜夫妻俱下)(末)適間丞相叫有鬼，如今進臥房去了，不可保也。

詩曰：人生切莫使好心，若使好心禍必侵；  
莫道陰陽無報應，冤冤只怕自相尋。

### 第三十七折

〔山坡羊〕(淨丑扮小鬼捉秦檜夫婦上)黑沉沉冥途迢遞，冷飈飈陰風刮地，性烈烈滾面目的夜叉，惡狠狠的催促登程去。心暗思；我身居相位，百般勢業成何濟？今番做囚魂無所依！夫妻苦哀受禁持，夫妻苦哀受禁持。(淨)秦檜，你在世上既為丞相，却乃專執朝權，欺君賣國，與金虜相通，陷死朝中忠良大將，罪不容誅。還粧模作樣，準備着去受刑法罷！

〔水紅花〕(夫)一身扭械苦禁持，誰知無親無識，滿目山林殊異，心下頓驚疑。更逢着雨淋鷄也囉。(丑)咄，你這婦人，既為丞相夫人，當整肅閨門，克相夫子，却乃挑唆丈夫，為不仁不義之事，今被捉拿在此，尚不把金寶與我們，還倚着好賊做張做勢。夜叉哥，這等婦人，打他娘，不要饒念他。

〔山坡羊〕(夫)念當時一時撥唆，到如今悔之無計，百般凌辱，凌辱難存濟。思舊日香閣錦綉幃，到如今披鎖押入鄆都地。正是禍福無門人自取。(淨打介)時候到了，還不快走。

〔水紅花〕(秦)鄆都將到事臨危，怎遲遲，心生驚懼遙望刀山劍樹，四面黑雲迷，無倚靠，苦奔馳也囉。  
詩曰：只為生前沒善緣，死歸冥路受拘牽。



功名富貴成何用，

方信陰司報應嚴。

### 第三十八折

(末扮使臣上)暫別金鑾侍御班，獨乘驄馬到長安，九重恩詔褒忠烈，千古名傳宇宙間。下官秦朝廷差遣，褒封故忠臣岳飛。因為被秦檜執掌朝廷之事，謀陷忠義，朝廷一時不知，將少保岳飛父子，殘害死矣！啣冤九泉之下。今奉朝旨，差下官將岳飛父子遺體，以禮勅葬于西山栖霞嶺下，仍立忠烈廟於傍。只見大殿安深，儀容肅穆，長廊繡繞畫丹青，松柏陰森承雨露。歲時配祭，宰臚隨薦送芳馨，伏臘朝參，花結香燈挑整繡。人人欽敬，個個虔誠。拜舞英烈之儀，竦動忠良之墓。生前雖不能榮耀于一時，死後足流芳於萬世。

詩曰：

權奸已死猶遭戮，  
今日家堂焚誅命。

節義忠良更不勝；  
將軍死後沐恩多。

### 第三十九折

(且扮關王上)奈河滾滾不停留，劍樹刀山列四州，善惡到頭誰肯放？冤冤相報幾時休？吾乃地府殿上大將軍韓擒虎是也。在生只因志存節義，死歸冥路，蒙上帝封為地府關羅王，專管人間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事。想俺地府中無他，白日用刑拷打，黑夜間見鬼哭神號，更列劍樹刀山，銅蛇鐵狗。今日乃三曹大王到報冤殿，會勘奸臣秦檜欺君賣國，謀害忠良等事，小聖不免等候。道猶未畢，遠遠望見彩雲飛下。想必是三曹神來到。(滿庭芳)(生上)高駕雲騎，天風馭。其程萬里，須臾陰兵隨從，前後列旌旗。(雲霧上)行目天涯，咫尺奔騰處，駿馬頻嘶。(合)威靈顯，雲屯霧集疾如飛。(生)父子封天爵，今朝時報冤，盡忠扶國難，雖死受皇恩。(雲霧)忠烈從前少，威風到處聞。堂堂生面在，麟閣表功勳。(生)孩兒，今日到報冤殿了，不免叫關王有何未完文卷。(且)告上聖，未完文卷一宗，為萬侯高屈害忠良，誤國害民，又一宗，為秦檜欺君賣國，謀害忠良。(生)既有此文卷未完，火速取來判斷。(且)檢司嚴號令，火速不留停。(下)(生)孩兒，我當先在生呵！(小桃紅)只為精忠二字啟，奸臣誣陷，忘身命冤屈怎伸！孩兒，記當時殺金匱，秉忠心，救蒼生，內外揚名姓也，誰想一朝成畫餅。(合)誤國真讒佞，滿腔怒填，千古令人恨怎平！(前腔)(雲)平生英武，有志將軍，奮勇承王命，長驅征進。想那時復鄆州，戰南蠻，破金匱，百陣俱獲勝也，醜虜聞風皆遁影。(合前)

〔前腔〕（憲）忠肝義膽，補報朝廷，爲不從和議，生出此情。想那時發金牌，收收兵，促回京。誣死皆非命也，今日追思各泪零。（合前）

〔菊花新〕（末扮周三畏上）只因不附奸侯，棄職歸道，名受仙品，得超昇。一任紅塵滾滾。小道昔日爲大理寺卿，周長是也。今日聞知岳侯父子勸問秦檜之事，小道不免進去，作個證見。岳侯稽首，認得貴道麼？（生）周少卿大人，別來許久，如何到此來？（末）貴道因尊處之事，棄職歸山，蒙上帝封爲靈隱真人。聞尊前父子勸問秦檜之事，特來做一個證見。（生）周大人，豈不聞我在世上，劍戟橫空，神氣勇，金兵百萬，風逃。（末）自從侯死錢嬖後，宋塞江山把不牢。今日幸喜上天不負忠烈，封掌三曹，流芳萬世了。正是福從天降。

〔玩仙燈〕（淨押万侯高上）在生因附奸臣，死後受此憲刑。（淨）上聖，万侯高在此了。（生）万侯高，尙認得我四位麼？（丑）元來是故人，岳將軍，幾時高遷區區爲事在府中，伏乞恕罪，恕罪！（淨打介）休胡說。（生）万侯高，你在生屈陷忠良，到此有何分說？（丑）告將軍，謀害將軍性命，乃是秦檜主張，不干我事。（生）鬼判，與我打着，要他快來。（丑）小人願伏。

〔普天樂〕幼讀書爲官貴，當守道行忠義。自不合阿附權奸，屈勸你按兵不舉。忽蒙遞一空柑至，內藏秦檜書一紙。着將伊父子三人，風波亭上，一時勒死。是此招供，並無一字差異。（生）万侯高，他今招問了。鬼判，將他發下酈郡地獄監收，聽候典刑。火速押將秦檜夫妻二人過來，待我勸問他。（秦）夫披枷鎖，哭上。（玩仙燈）生做奸佞朝廷，死受陰刑報應。（鬼判）告上聖，秦檜夫妻到了。（生）秦檜，你在世爲丞相，當秉忠心，却乃欺君賣國，陷害忠良，致使金會又來作亂，宋不能保。到此有何話說？鬼判，與我好生加上刑具，重重打着，以後說來。（秦）告上聖，這事都是寺丞万侯高勸問透了，並不干小人之事。（生）當初是你使人告我，又是你付與万侯高勸問。況且他已招承。鬼判，與我着實打着，從實招來！

〔風入松〕（生怒介）奸邪誤國損英雄，主和議與金國交通。瞞天罪惡如山重，誣着按兵不舉不動。屈殺人天理怎容！誰不識我精忠？鬼判帶着婦人過來。（前腔）你在東窗下設計，有誰知，比我似縛虎須急。百般長舌難容，助夫主起不仁不義。只今金兀尤又來攻城取地，有誰敢與相敵？（夫）上聖，這都是我丈夫與万侯高同謀，非干妾身之事。（生）將秦檜夫妻俱上刑法，要他招實國欺君，屈殺忠良罪犯。（秦）告上聖，原來聖旨着下官勸問上聖按兵不舉之罪，非干我事，伏望上聖細察實詳，則個！（生）就是朝廷差你勸問，不會教唆王俊告我。如何推不知，不如早早招了罷，免得受此刑。（末）少保不必發怒，待小道問他個明白。（前腔）你當初要委我勸岳侯，分明是虛駕的情由。那時無計相搭救，願棄下金綬。秦檜，你到如今尙不肯順受，何必要苦搗搜。（秦）夫人不好了，周少卿又來做了見證，只得招了。願上聖寬容，待我供招。（生）鬼判，取紙筆來與秦檜供狀。

〔一封書〕(秦)供狀人一名秦檜，原係江甯人氏。自幼會習詩書，政和年間及第。只爲失守汴梁，掠至金邦居住。其時要得脫身，會與兀朮盟誓。今得回朝做官，却許他每奸細。只因受得蠟書，其時使生惡意。爲君不准順我，上表阻梗和議。要取得將軍班師，連發金牌十二道。王俊誣告按兵不舉之罪，送下大理寺推問。朝廷皆被蒙蔽。見君不肯招狀，與妻東窗設計。將伊父子三人，勒死風波亭內。以此從實供招，如虛甘當重罪。(生)鬼判接了供狀，叫他上來審神判決。盡忠報國，實忠臣之本心。猶惡欺君，乃奸邪之蠹。律有明條，奚容故犯。今秦檜與金國同謀，在東窗下設計。万侯高阿附奸好，同惡相濟，屈陷忠貞，押入鄴都地獄，永受萬劫輪回問之如律，以儆將來。號令示衆。(淨帶秦檜大妻下)

秦丞相欺君賣國，  
今受此鄴都地獄。  
奉勸世人皆要正，  
休要學小人酷毒。

### 第四十折

〔臨江仙〕(旦扮仙上)久別塵凡遊閻苑，今又到報冤殿。子母團圓，夫妻相會，多謝老天鑒。(二外)爹爹，來的不是母親妹子？(生)前面可是夫人女兒？(哭梧桐)(旦貼上)聞君身屈死，母女愁無已。奔走往京畿，不幸喪命波裏。不幸喪命波裏。(生)只爲忠正被奸臣阻，誰知今朝冥路重歡聚。夫人女兒，你母女二人爲何得成仙？(旦貼)相公，母女二人皆因忠節而亡，以此得成仙。(二外)告爹爹知道，何處天曹到也？

〔神仗兒〕(淨丑扮城隍土地上)離棟字，離棟字，即時去行。騰雲霧，騰雲霧，頃刻萬程。天曹今有王命，親臨旌忠節。建殿庭，紫誥一封，焚贈拜領。(淨)告上聖，吾乃錢塘江西湖口上，桐廬鎮下坊土地是也。昨承朝廷差遣，使臣到來，與上聖結起神廟祭祀焚香。小人不敬靈藏，特賈賂命到來，聽香宣讀。(白文)功施社稷，宜膺胙土之封；淨掃虜塵，當沐恩榮之典。容爾故少保岳飛，精忠報國，節義傳家。適當功業垂成之秋，忽阻權奸慘毒之手。無端被陷，萬古同悲。忠節常懸，魂魄久滯。維爾盡臣，朕甚憫焉。茲特遣官營造丘隴，建立廟宇。追封岳飛爲鄂國武穆王。妻張氏，鄂國穆夫人。岳雲，左武大夫。安邊將軍，承宣使。張憲，左武侯。女銀瓶，孝烈仙姑，仍勅有司，春秋祭祀。廟額曰忠烈。嗚呼！靈其不寐，服此發嘉。謝恩。(生)我孩兒，昔日叨蒙上命，封爲三曹，不勝其榮。今者又追封鄂國武穆王，不勝其顯。

〔大環着〕感皇恩，感天恩，賜表我精忠，不泯我平生百戰奇功。今一門同沾顯榮，千古不磨名重。恨奸邪無端誤國，與金國計謀相通。〔合〕誰知道得相逢，明正賊臣之罪難容。〔前腔〕〔雲〕感皇恩，感天恩，賜表我精忠，不泯我中心之愿。父子同榮，真個世人難比。恨奸雄用盡機謀，到今日一旦成空。〔合前〕〔前腔〕〔巨貼〕我身居豪貴，身居豪貴，建立功名重，共享天祿千鍾。又誰知奸謀構兇，將功臣一家斷送。使娘兒心懷恨中，棄芳年喪井泉之中。〔合前〕〔前腔〕〔憲〕自幼爲偏將，自幼爲偏將，屢入軍中，須信百戰百勝成功，正相當封侯賜寵。怎知權奸妬忌英雄，幸今朝皇天誥封，千百世留芳自同。〔合前〕〔前腔〕〔末〕想昔居官大理，居官大理，戒守刑公，不附奸邪，屈陷精忠，願拂袖歸山隱踪。荷蒙上天註瀛蓬，喜今日重相逢。〔合前〕〔越恁好〕〔衆〕仙家幽洞，仙家幽洞，雲霞長護擁。一家老幼承天眷，喜從容。命冠玉佩龍光動，環珮鏗鏘，忠臣烈士名尤重，奸臣賊子成何用。風雲相送，須臾上九重。星馳電走，陳闕陳玉賁。〔尾聲〕人生在世何爲用，子孝臣忠自古同，莫學奸權恣逞兇！

詩曰：

秦檜無端害岳侯，  
如今地獄遭枷鎖，

致令宋祚一時休，  
萬古千年不出頭。

新刻出像音註岳飛破虜東牕記卷下終

原书空白页

# 權子

明 耿定向著

志學

昔文恭羅先生遊楚，楚士有就而受學者。先生曰：「謹蔽也久矣。世不省學爲何事。曾有人士歌道學之聲而慕學之者，日行道上，賓賓張拱，跬步不踰繩矩。久之，覺態呼從者，願後有行人否。後者曰：『無。』乃弛恭率意以趨。其一人足恭緩步如之，偶驟雨至，疾趨里許。忽自悔曰：『吾失足容矣！過不憚改可也。』乃冒雨還始趨處，紆徐更步過焉。夫由前言之，作輟以人，僞也。由後言之，則迂甚矣。志學者須祛此二障而後可。」

吾師

商季子篤好玄，挾貨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猜覲取其貨，給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遊，吾當授若。」季子誠從之遊。猜時伺便未得。而季子趣授道。一日，至江潯，猜度可乘。因給曰：「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其人置貨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猜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檣歎叫曰：「得矣，得矣！」猜挈貨疾走。季子既下，猶歎躍不已。觀者曰：「咄，癡哉！彼猜也，挈若貨去矣！」季子曰：「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

良知

昔陽明先生居，羣弟子侍。一初來學士，蓋愚騷人也。乍聞先生論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慙而罷。先生徐語曰：「良知非黑非白，其色赤也。」弟子未喻。先生曰：「其徵于色者，固良知也。」

致知

昔杭城元宵市，有燈謎云：「左邊左邊，右邊右邊，上些上些，下些下些，正是正是，重些重些，輕些輕些，」蓋搖擺隱語也。陽明先生聞之，謂弟子曰：「狀吾致知之旨，莫精切如此。小子默識之。」

### 性命

里中一庠士少嫻于文，而酒。中年兩目困酒，幾盲，以致僂蹇。其伯兄，名公也，謂之曰：「弟具才美失利，第以目故，慎自愛止，酒不御可也。」庠生對曰：「兄教謬哉！目則耳目，酒吾命也，奈何止爲一目，欲吾舍此命耶？」又一老友相訪，時同志十數輩在座。老友卒然問曰：「先生往與諸友論學，以何者爲性命？」師時漠然未應。仲子蹙然起曰：「善哉是問！蓋切問也！世俗嘲嗜酒者，以酒爲性命，嘲積財者，以錢穀爲性命，嘲樂貴競進者，以官爵爲性命，皆常言也。觸類而思，吾儕爲學，必有所爲性命者，試各自反思之。」座中同志有省。

### 說謊

一友素愿謹，嘗謂不妄語，乃良知也。心齋先生欲開其悟，爲言曰：「說謊亦良知。」友愕然曰：「如此論良知，誤天下矣。」頃之有縉紳投刺謁請者，闈吏以報。友語闈吏曰：「善辭之，謂余他出。」心齋徐詰之曰：「子以說謊非良知，今何故說謊？」友大悔，自咎曰：「吾過矣！」心齋曰：「無重自咎時，說謊亦良知也。」友大不然。心齋曰：「昔孟子曰：不可以風，非說謊耶？」友始少解。昔東廓先生寓某所，與同志論學。適有士紳來造請。座中同志令闈吏託詞謝之。東廓先生曰：「公等此處皆是放過。」令闈吏還，更其詞曰：「余在是，請以見。」

### 畫一

仲子嘗遊山中，偶過田夫家。觀其壁柱，或畫一，或畫一，爨爨若易爨然。因問之。其人對曰：「儂不知書，畫此識數耳。一畫一石，一畫則半石也。」仲子曰：「嘻，孰謂易義精微哉！庖羲初畫，亦止若是耳。」

### 測字

宋季有謝石者，善測字。高宗微行遇之。書一問字令測。石思曰：「左看似君，右看亦似君。殆非凡人耶？」疑信間，請再書一字。高宗以杖即地畫一字。石曰：「土上加一王也。是吾君王乎？」遂拜伏。高宗既歸，招而官之。後秦檜當國時，高宗書一春字命測之。其上

半體墨重。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檜聞而銜之。中以危法，編管遠州。道遇一老人于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一謝字求測。老人曰：「子于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令更書以下所終。石書一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遇皮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故云。石大歎服。請老人作字測爲何如人。老人曰：「卽以我爲字可也。」石曰：「夫人而立山傍，子殆仙哉？」乃下拜，願執弟子禮，請益。曰：「吾術似無減先生。乃先生褒然仙矣！而吾茲不免塵網，何也？」老人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

### 好光景

一衲子捧鉢來。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不好光景，等侍在。俺出家人只者這非等。」近溪爽然會心，伏地數十，頓首以謝。

### 拾金

有牧豎子敝衣蓬跣，日驅牛羊牧于垌間。時倚樹而吟，時扼噓而歌，熙熙然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一銖，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散逸不擾矣。又燕市一瞽子，傭爲人作麵，且磨且羅，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賦主公謂曰：「阿公微天，頽僂于貲，視瞽傭奚若？乃終生營營，反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唯，吾第試之。」翌日，瞽請發廩取麥，主人故置金鏹麥中。時從旁伺之。瞽傾麥磨上，忽聞鏗然聲，手揆拾之，以爲遺也，懷之。蹶蹶色動，凝于躊躇，竊四聽無人聲，乃竊之。時作時往，躡之。自是歌輟，作亦不力。主乘間發取其金，瞽不知也。踰時，瞽辭主人欲去。主人佯許之。瀕行，卽地取金，亡矣。窅然自喪，乃復跪懇，求復爲傭云。

權子曰：嗟夫！人生戚戚曷故哉？殆有所爲累者矣。聖人曲肱飲水，顏子簞瓢陋巷，其樂不易，有以哉！

### 一志

郗都一道士，溧陽人也。以募葺梵宮作橋梁爲功行。實產累數千，盡贖之爲倡，而躬茹苦以督工作，日飲一椀，卽醢鹽不御也。宗伯聞而禮致之，令募修朝天宮。宮成，宗伯嘉賞，擬牒授一秩，勞之。懇辭不受。時百工從而受役者以千計，咸茹苦如道士，不受一值，亦無媮惰。富室人爭輸財者累鉅萬。道士曾不一目播。輩從弟子亦無乾沒分毫者。梁生嘗就而問曰：「汝遵何德而得衆心若此？」曰：「吾第一志累吾功行耳，它何知！」厥後道士稍繫念一孫，冀就博士職。含意未發，百工羣從，一日散去。



假人

人有魚池，苦羣鷓竊啄食之。乃束草爲人，披蓑戴笠，持竿植之池中，以僞之。羣鷓初回翔不敢卽下。已漸審視下啄。久之，時飛止笠上，恬不爲驚。人有見者，竊去蓑人，自披蓑戴笠而立池中。鷓仍下啄，飛止如故。人隨舉手執其足。鷓不能脫，奮翼擊假人曰：「先故假，今亦假耶？」

權子曰：徒具人像而已，禽鳥猶然狎之，知非真也。然則，徒具形識而已者，卽謂之真人否耶？

家語

吳中有一老，故微而寒。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子釣蛙，季子譚采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于貲，須更業習文學，方可掘家聲也。」于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季，塾師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耦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榴絮飛。」季子對曰：「哩哩蓮華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子對曰：「綠楊樹下釣青蛙。」卒試長子云：「九重殿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子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咤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家語也。」

權子曰：一家有一家之習，一鄉有一鄉之習，一國有一國之習。習靡成性矣。困于習而自知者難，不安于習而欲滯之亦大難。奮振于積習之中，必也尙友乎？

學如是

有郢更者，自少從事于學。行年八十，平生無疾言遽色。一歲，以貲產故，與兄訟，對簿公庭。出語其徒曰：「吾時卽對簿，氣亦未動，學當如是也。」更晚年，益豐饒。有以賄浼請託者，自遠往謁公府。一夕，無疾端坐而化于里舍。其徒咸異之，謂學者有得如此云。

自貞

市有不貞之婦，初蒙帷簿之誑，赧然內愧欲死。已或誑之，則猶俯首至羞澁也。久之，抗顏與人鬪詬，悍然不顧。已人或挑以目，或躡足而拊其股，則猶嘻嘻自明曰：「吾心自貞，曷能浼我！」

權子曰：世學者穢行垢迹，而猶自託曰：能忘毀譽云。吁！聖賢有毀譽不顧者，志有在也。伊尹任天下之重，故不恤五就之毀；周公

篤王家之勤，故不顧戕兄之毀；孔子思以道易天下，故不顧栖栖爲佞之毀。無三聖人之志而悍然曰：吾不顧毀譽，則荀子所謂無廉恥而忍譏詬是學者之鬼也！

### 習液

蘇文忠曰：南方多浚人，日與水居也。三歲而能步，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浚矣。夫浚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浚人而求其所以浚，以其言試之，未有不溺者也。

### 常不輕

曾有一比丘名常不輕，不專誦經。但見諸比丘，皆禮拜讚歎云：「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汝等當得作佛。」遠見四衆，亦復如是。四衆中或生瞋恚，惡口罵詈，言：「汝是無智比丘，從何來與我等投記，當得作佛，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投記！」如此經歷多年，常被罵詈，不生瞋恚。四衆或以瓦石杖木擊之，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云云。人爲其常作是語，故號爲常不輕。久之，憎上慢衆，輕賤是人者，信仗隨從，咸証菩提。

### 恢復

晉五臺山佛教文殊氏弘法處也。迄隋清末，梵宇麗甚。某歲，爲巨賊所據，寺僧悉散去。嗣一行脚過此，觀之，愴然奮曰：「斯吾祖師道場也，而忍浚爲賊虜巢耶？」乃矢志爲恢復謀。荷杖徒步，走薄海內，擬結僧緣以干計。許志者，輒裂巾爲盟而去。期以某歲月日，共至其所舉事。至日，是千人者果畢至，無一後期者。爰出方略，戮力驅殺賊衆，遂復其地。糞除梵宇，居衆僧已。延訪僧臘，中有德者，登壇說法其中，而已首率諸僧執弟子禮受法云。

### 眼孔上

一歲，都下爲同志會，高陽叔子與焉。歸語師曰：「近日竊觀諸講良知者，其良知第在口吻皮上耳。」師曰：「云何？」叔子曰：「時會中一友首倡云：良知在未發前識取，功先主靜。一友辯云：良知須悟當下生機。二友曉曉爭辯久之。吾觀言主靜者，時中已大動；言悟生機者，其微大由勝心。是殺機，非生機也。若是良知安在哉。維時近溪子從中怡怡分解，形就心和，身上似有些子耳。」師晒曰：「諸良知在吻皮，近溪在身上，爾時良知卻在眼孔也。」叔子慙已。近溪聞之，噓曰：「良知發對眼孔上亦大難矣。身上不可謂無

有也。」

### 絕技

昔伯牙學琴于連成子，盡其技矣，而未得其妙也。疑連成子有隱，叩之不已。連成子無以應，第率之同居海島中，無何，成子託迎其師子春，刺船而去。留牙獨居。牙日見海水湧洞，山林杳冥，殆非人境。忽然神解，授琴而鼓，盡得其妙。世稱絕技云。

### 三騷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騷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圓領袍服，襜褕據案而坐。騷子從門扉遙覷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譙曰：「豈有是哉！」騷子曰：「吾觀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帷爲女裙，而因以襜褕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篆，騷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騷吏啟戶搖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騷吏起拊其髀，志曰：「是何人家，即犬無一吠者耶？」其一，直郡筦庫，郡守退食，騷子從旁睨之，出大詭，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

權子曰：窺觀者矜影響，索隱者隨掩蔽，質實者皆是矣。靈識者存乎其人。

### 度師

昔呂純陽受學于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初，以榮貴綬色諸世所歎豔者，而呂不動；繼以寇兵患難疾病諸苦楚，不可忍者，而呂亦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于茲，請難備嘗矣。乃師竟祕不授，將某非其人也？」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子功行未累也。」呂曰：「何修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于世始得。」呂曰：「弟子囊人，何從辦此？」鍾子曰：「余有丹藥，可化銅鐵爲金。子第懷此博施，慎勿泄也。」呂子請曰：「是金卒當變否？」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愀然跪曰：「如此，則悞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鍾子悅曰：「善哉！即此一念，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愕然擇，已蹙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吾將廣師旨，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汝試爲之。」于是呂子悉以所得旨授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乃復化身爲極貧苦狀，行乞于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又化身爲橫遭仇誣械繫

倅因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病嬰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已。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輩，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身可乎？」呂喜，晚得叟，即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始悟其爲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 亂撞鐘

一招提中畜犬百十數，東西亂若輪蒙之，以鳴鐘爲號。每東鐘鳴，則犬就食東；西鐘鳴，則犬就食西。習以爲常。一日，諸小僧計戲羣大。初東廡鐘鳴，羣犬將之東；西廡鐘忽鳴，羣犬羣然反西。未至，東鐘復鳴，羣犬又欲之東，而西鐘又鳴，羣犬又錯愕而西。已而東西兩鐘，凜然齊鳴，羣犬徬徨墀中，竟莫知所之。仲子願謂二三友曰：「試爲犬謀，若何而可？」諸友未解。浮光官子曰：「犬能一反思，昨蒙東，今應蒙西；昨蒙西，今應蒙東，自不眩瞽于鐘聲矣。」仲子曰：「否！否！」官子默然良久，忽噤曰：「吾謀本是，子故亂撞鐘也。」師領之。

### 假物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虛洞無臟，惟中藏蟹子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而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躡腹下，代爲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蕩，蝦離而水母竟躡死泥沙。彼其所爲躡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己故也。

### 假托

南海之濱，有蠶市焉。蠶茶背海隅，邊幅廣修不知幾百里也。居民際爲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亦不知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爲鐵冶者。天旱火熾，蠶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東海之濱，有蜃閣焉。蜃居海中，吐氣則結成城壙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霧之高。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

權子曰：崇貴富厚，世竊據之以爲安；聲華權寵，世競逐之以爲榮；與僦居蠶市而爭棲蜃閣者，何以異哉？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 燈炬

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蜂子者不論鬪，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窟于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羣赴炬盡燼。然後連房剝取。蟹處蒲葦間，張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云。

### 知進

福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鬻用火熏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廉而取之。廉爲數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縫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觸愈則頰張須鉤若鎖，鉸者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則悠然逝矣。知進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 故犯

有獸曰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精屬，色終始不渝。嗜酒喜靡。人以所書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餌已，遂斥罵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僮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旣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濡濡徑醉，相喜笑，取履加足。伏發，往往顛連頓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之而故犯之，其愚又甚矣！

### 顧惜

孔雀雅者，毛尾金翠，殊非設色者彷彿也。性故妬難馴。久見童男女著錦綺，必趨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尾，然後置身。大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驚舉，卒爲所擒。又山鷲亦愛重其尾。終日映水，目眩輒溺。雀雉長尾，適雨雪，惜其尾，棲樹杪上，不下食，以至餓死。

### 出頭

有僧居常誦經不輟。其徒遊方參悟歸，思度其師。一日指櫺聞蠅曰：「咄，不向寥廓奮飛而日汨汨然鑽此故紙，安能出頭？」其師乃有省。

## 權子終

# 附錄

僧在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已取刀斃其首，改緋已縛，反纏尹項而逸。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斃，又隸在項，則大詫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內，罔罔然不識真我者，豈獨里尹乎？

爭雁

昔人有親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鴈烹宜，翔鴈燻宜。」競鬪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鴈，烹燻半焉。已而索鴈，則凌空遠矣。今世儒爭異同，何以異是！

權子曰：世儒之談道，何異爭翔雁之烹燻哉！玄思而不務篤修者省矣！

盲苦

有盲子道涸溪橋上，懼失墜。兩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即實地，何久自苦耶？」

權子曰：蕩蕩平平，大道之程，終身由之而不知者，其心盲也。彼沉空守寂，總認焉執一隅以自矜嚴者，視此省哉！雖然，猶有執也。偃佞衝衝，罔迪檢柙，而去之阮者，斯又爲狂瞽矣。

搔癢

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寧弗中乎？

權子曰：痒者人所自知者也。自知自搔，事弗中耶！然癢病在躬，知之而求搔于人，雖不中不遠也。吾猶哀夫麻木而不知搔者，生機滅矣！

### 講學

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 萬字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乎。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召媼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

權子曰：初機士偶一解而即詘，雖然自矜而得，殆類是已！雖然，懲癡兒而支求焉，則又癡之癡矣！

### 貓號

齊奄家畜一猫，自奇之，號于人曰虎猫。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猫。」又客說之曰：「龍固神于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霧蔽天，風倏散之，雲故不蔽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墻，斯足蔽矣。風其如墻何？名之曰墻猫可。」又客說之曰：「維墻雖固，維鼠穴之，墻斯圯矣。墻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即猫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權子曰：世譚道者，此爲說是矣。彼故爲一說以高之，彼爲說是矣，此又爲一說以高之。累瓦鼠句，遞極要渺而後已。所謂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耳。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尼父所謂至道而未能者歟？

### 同病

張翊子籍一榻麗，以在臥內，人末由見也，故托疾臥榻上，致媚友省問，觀之。其媚尤揚子者，新製一襪，亦欲章示其人，故褰裳交足加膝而坐。已問曰：「君何疾？」張翊子觀尤揚子狀若是，相視而咲曰：「吾病亦若病也。」

權子曰：畜德貴潛。其潛彌深，其德彌固。聞人以炫者德無舍，德無舍未有不日亡者也。周子云：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如而夫者，薄亦甚矣。觀此，寧不自怛哉！

### 悅談

粵令性悅談，每布一政，羣下交口讚譽。令乃驩。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者類喜人諛，惟阿主不然，視人譽箴如耳。」其令耳之，亟招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哉！」自是暱之有加。

權子曰：文中子云：聞譽而喜者，佞之媒。彼樹媒以來佞，而卒自迷于媒也，愚亦甚矣！即百世之令名，達者質之，謂不足以潤枯骸，况一時不情之譽哉！

### 吃女

燕人育二女，皆謹極。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戒二女曰：「慎箝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既，媒氏至，坐中，忽火熨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攝妹，亦期期言曰：「父屬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末掩。媒氏謝去。

權子曰：文中子云：多言德之賊也。緘口獨修，不媒自合。不則倩口箝言，貞德爲損矣。是故木訥近仁，而禦給者，祇自取憎也。

### 性急

于嘒子與友連床慟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于火，甚燬。于嘒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諒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嘒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遂詛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柰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嘒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權子曰：董安于佩玳，西門豹佩韋，斯亦庶乎能鞭其後以自移其習者矣。禦寇謂：嘒咍憊憊，相游于世，而各安其志者，爲威之干道而歸之命，然乎不然？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垌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姻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權子曰：「蒙莊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既徂而將，末至而逆，適應而藏。役役乎物以自戕者，此類也夫！」

學偷

一偷兒黠甚，終生行竊無犯。垂老，子慮其術終於其身，日懇傳焉。父曰：「吾何傳爲之卽是？」子一夕乘間入富室臥內，有大櫃偶未鑰，預降其中。計伺主人寐則竊藏出也。乃主人方寢，而憶鑰其櫃，不得出。中夜徬徨，夜闌益棘，不得計。故彈指作鼠齒聲。主人寤，聞之，慮鼠齧衣籍，亟起發鑰，逐鼠。偷兒子躍出逸歸。對其父曰：「父柰何秘不兒傳，幾瀕死所矣！籍第令計不出是，柰何？」父曰：「卽此是矣。吾又何傳？」故善教者，道而弗牽，開而弗達，使人繼其志可爾。

寡聞

漢村三老皆款啟寡聞之疇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偶經一過，歸向二老夸所親聞。二老歎動，約春糧往遊。行間，甲老顧謂丙老曰：「至彼慎勿妄語，取市子嫻啜，須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鐘聲。乙老託曰：「此何物叫號如是？」甲老曰：「此鐘鳴也。」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鐘肉啖之。」甲老曰：「嘻，誤矣！鐘乃搏泥爲質，而火煨成者，安可啖耶？」甲老蓋偶見範鐘之具，而未實見鐘云。權子曰：「標聲者未覩其形，掠外者罔覩其內。世局于所聞，狃于所見，夫固然者。矧至道不可以形聲求矣，談何容易！竊慮未之見，而欲曉曉然以開示人，人將率天下而瞽也。」

青衿

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每有弟補博士弟子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衣服哉！嗟，而貧衣不足於藍，故綴以

奇歟？奈何不澆我取足耶？」蓋不識膏衿爲時制服也。

### 豕臟

某友素厲清眞薄滋味，而性嗜豕臟羹。新市屠豕者多不潔，友嘗召客飲，市豕臟作羹，且戒庖丁令弗過濫，失其眞味。羹既熟，蹙氣觸鼻，不可邇嗅。友先自嘗，嘖嘖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爲大方，信其知味，附和羨賞而忘穢。座中間有出而殺者，吁！世學者穢德滋彰，猥稱至道，視此省哉！

### 賤售

上元姚三老貨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酌池上酒酣，大癡曰：「翁費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邪？」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癡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

### 割碑

穎川姚尙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鑿墓表，畏州守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尙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曰：「侍郎割尙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

### 面被

貧家無閣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伴謂人曰：「君觀吾儕有須與離筆研者乎？至於困睡，指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薦。」嫌其大陋，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僞日拙者乎？

### 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丈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吾上。』丈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此極可爲淺學爭辨者之喻。

兩瞽

新市有齊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忿罵曰：「汝眼睛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較。嗣有梁瞽者，性尤戾，亦行乞衢中。遭之相觸而墮。梁瞽故不知彼亦瞽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兩瞽鬩然相詬，市子姍笑。噫，以迷導迷，詰難無已者，何以異於是！

## 權子跋

「定」字在倫、黃、安、人、嘉、靖、進、士、擢、御、史、出、按、甘、肅、萬、曆、中、累、官、戶、部、尚、書、立、朝、有、時、望、張、居、正、奪、情、定、向、譽、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然定、向、是、不、爲、時、議、所、動、的、告、歸、居、天、台、山、卒、諡、恭、簡、有、歌、天、台、集、歌、子、庸、言、先、進、遺、風、碩、輔、寶、鑑、等。他學本王、守、仁、又、和、李、卓、吾、相、交、往、受、他、們、的、影、響、是、很、深、的。

「定」字在倫、黃、安、人、嘉、靖、進、士、擢、御、史、出、按、甘、肅、萬、曆、中、累、官、戶、部、尚、書、立、朝、有、時、望、張、居、正、奪、情、定、向、譽、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然定、向、是、不、爲、時、議、所、動、的、告、歸、居、天、台、山、卒、諡、恭、簡、有、歌、天、台、集、歌、子、庸、言、先、進、遺、風、碩、輔、寶、鑑、等。他學本王、守、仁、又、和、李、卓、吾、相、交、往、受、他、們、的、影、響、是、很、深、的。

「權」字在季、澄、氏、曰、雜、俎、中、稱、引、鉅、宗、緒、論、間、采、裨、官、小、說、旁、及、滑稽、之、應、諧、閭、衡、之、庚、詞、咸、無、擇、焉、博、喻、醜、類、取、足、以、發、耳、尼、父、耳、順、歌、取、滄、浪、落、哲、賣、躬、邇、言、斯、察、矧、大、道、既、隱、聞、見、矚、真、淺、淺、洄、洄、難、以、莊、語、柄、道、覺、世、者、若、斯、之、談、其、亦、不、得、已、也！」

這個「雜俎」我們頗相信是定向自己所編定的。（山林經濟籍的編者屠本峻或有所刪節。）

「明」字在劉、元、卿、的、賢、奕、編、有、「應、諧」一部，（卷三）中多和權字相同的，疑並從權字出。會得明刊小說數帙，中有權字爲「江、盈、科、閱」定，又有應、諧、錄、當、更、爲、較、晚、的、刊、本、今、即、據、此、刊、本、校、錄、而、並、以、應、諧、錄、附、於、後、焉。「雜俎」所附之「按、語」並爲補入。

「雜俎」所載僅十七則，此本則倍之。惜未能得定向原本一證其異同也。

「權」字非全創作，亦間引志、林、及、艾、子、後、語、語。故此本雖雜綴而成，亦可視爲明人庚、語的一個總集。

鄭振鐸

金瓶梅詞話(六)

〔明〕

蘭陵笑笑生作

原书空白页



個帖。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綉衣服。來與來安、代安、畫童四個小厮跟隨着。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層，臨街是樓，儀門去兩邊廂房，三間客座，一間稍間，過道穿進去第三層三間臥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着番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房裏換衣裳擺茶，俱不必細說。到午間，李瓶兒。客位內設四張桌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凡酒過五巡，食割三道。前邊樓上。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頑耍。樓簷前掛着湘簾，懸着彩燈。吳月娘穿着大紅粧花通袖襖兒，嬌綠緞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緞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髻後挑着許多各色燈籠兒。搭伏定樓窗，往下觀看。見那燈市中，人烟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四下圍列些。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鰲山聳漢，怎見好燈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見一片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綉。綉球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拂紛紛。秀才燈，揖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効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通判燈，鍾馗共。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倒背金蟾，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獸無價之奇珍；咆哮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頑頑耍耍。七手八脚，鱗蟹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鱗，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鬪彩，雪柳爭輝。雙雙隨綉帶香球，樓樓拂華旛翠幟。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書，吊掛流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裏社鼓，隊共喧闐；百戲貨郎，俱莊莊齊。

- 崇下有「兒」字。
- 崇下有「竟」字。
- 崇下作「再來。這房子」五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以
- 上三字。
- 崇無以上九字。
- 崇下作「設着細巧添換」六字。
- 崇作「燈彩」。
- 崇下有「潘金蓮
- 是大紅遍地金比甲」十一字。
- 以上十一字崇作「俱」。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見」字。
- 崇
- 無「些」字。
- 崇無以上九字。
- 崇作「與」。
- 崇無「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
- 上四字。
- 崇無以上十四字。
- 崇作「剪」。
- 崇作「隊」。
- 崇無此字。
- 崇無此字。

關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瓊瀉瓶光單。美女奇花；雲母障並瀛州閨苑。往東看，雕漆牀，螺鈿牀，金碧交輝；向西瞧，羊皮燈，掠彩燈，錦綉奪眼。北一帶，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廂，盡皆書畫瓶爐。王孫爭看，小欄下蹴鞠齊雲；仕女相攜，高樓上妖嬈銜色。卦神雲集，相幘星羅，講祈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調曲楊恭；到看這，榻響鉞遊脚僧，演說三藏。寶元宵的高堆菓館，粘梅花的齊插枯枝。剪春娥，鬢邊斜插而東風，纒涼紋，頭上飛金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帳，珠簾彩。梅月之雙清。雖然覺不盡繁山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哩。惟有潘金蓮、孟玉樓兩個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型下人觀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攬着，顯他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蔥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噙瓜子兒，把噙了的瓜子皮兒，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你來看那家房簷底，下面又掛了兩盞玉綉球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且是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又有許多小魚鰲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孟玉樓：「三姐姐，你看這首裏，這個婆兒燈，那老兒燈。」正看着，忽然被一陣風來，把個婆子兒燈下半截刺了一個大窟窿。婦人看見，笑不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不開，都壓躡躡兒。須臾，哄圍了一團人，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已定是那公侯府位裏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皇孫家豔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粧束？」那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裏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來便道：「自我認的，你每都猜不着。你把他當唱的，把後面那四個放到那裏？我告說，這兩

- 以上二字崇作「映」
- 崇無以上四十四字
- 崇作「肩」
- 崇作「繪」
- 崇下有「就」字
- 崇作「往」
- 崇無此字
- 崇下有「兒」字
- 崇下有「那」字
- 崇作「襖」
- 崇無以
- 上二字
- 崇無「底」字
- 崇作「的」
- 崇無「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還」
- 崇下有「個」字
- 崇無「被」字
- 崇作「兒」
- 崇作「刮」
- 崇下有「箇」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位」字
- 崇作「又」
- 崇作「認」
- 崇作「只」
- 崇無以上十九字



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閩羅大王的妻，五道將軍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舖，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子來這裏看燈。這個穿綠看遍地金背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面花兒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爲在王婆茶房內捉姦，被大官騙中了。死了。把他妻在家裏做了妾。後次他小叔武松東京回來，告狀，誤打死了皂隸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多口過來，說道：「你們沒要緊，指說他怎的，咱每散開罷。」樓上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個粉頭彈唱燈詞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勾了，我和他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裏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裏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沒敬心也是的，今日大娘來兒，沒好生揀一筋兒。大節間，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的時候，奴送三二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個，就同我這裏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鐘，也沒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鍾不辭，衆位娘竟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湫隘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難奴一點勞心。」於是拿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兒，大娘奴曉的吃不的了。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兒哩。」於是滿斟遞與月娘。因說：「李嬌兒二娘，你用過此杯罷。」兩個唱的，月娘每人與了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起身，囑付玉樓金蓮道：「我兩個先起身，我去便。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裏沒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玉兔東生，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彈唱飲酒，不在

- 崇無此字。
- 崇無「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來」
- 出。
- 崇無以上二十七字。
- 崇無「唱」字。
- 崇無「他」字。
- 崇無以上十一字。
- 崇無
- 以上三字。
- 崇作「四」。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盃盃」。
- 崇作「蓮」。
- 崇作「窮」
- 崇作「盃」。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作「罷」。
- 崇無以上十三字。
- 崇無「了」字。
- 崇下
- 有「就」字。
- 崇下有「又」字。
- 崇下有「道」字。
- 以上五字崇作「去就」。
- 崇無以上四字。

話下却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裏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爲月娘衆人今日都在李瓶兒家樓上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買紗燈的根前就回了。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日念唱喙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日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裏去？」西門慶道：「同衆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不是請衆兄弟房下們今日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日念道：「比是哥請俺每到酒樓上咱何不往裏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往他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個在他家望着俺每好不哭哩說他從臘裏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連影邊兒不進裏面看他看見俺每便回說只怕哥事忙替哥撇過了哥今日倒閑俺每情愿相伴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計掛着晚夕李瓶兒還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不得去明日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於是同進去院中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戶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都道了萬福。祝日念高叫道：「快請一媽出來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向西門慶見畢禮數說道：「老身又不會怠慢了姐夫，

- 崇無以上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一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十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一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十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一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三十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一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四十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一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五十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一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六十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一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七十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一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八十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一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二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三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四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五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六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七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八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九十九字。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一百字。 崇作「實」。

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姐兒想必別處另紮了新表子來。」祝日念走來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近日相與了絕色的表子，每日只在那裏閑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裏撞見拉他來，他還不來哩。媽不信，問孫天化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個天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老虔婆聽了，呷呷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故姐夫裏邊頭緒兒多，常言道，好子弟，不關一個粉頭，粉頭不接一個孤老。」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說，哥如今新叙的這個表子，不是裏面的是外面的表子。」以下刪七字。教那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老油嘴，弄殺人你。」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姐。大節間，我請衆朋友。桂卿哄道：「我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麼兒？」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裏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只當正月裏頭二主子快會，快安排酒來俺每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的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了。」一個子弟在院裏闖小娘兒，那一日作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飢，有飯尋些來我吃吃。老媽道，米囤也晒，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洗洗臉罷。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定銀子，放在卓子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衆人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應伯爵道：「你拿耳朵，我對你說，大官

- 崇無下「」姐」字。
- 崇作「買」。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人」字。
- 以上三字崇作「了個」
- 崇無「閑」字。
- 以上三字崇作「伯修」。
- 崇作「哈哈」。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的」字。
- 以上四字崇作「老殺才」。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的」。
- 崇無以上十
- 崇作「來」。
- 崇無「」字。
- 崇作「做」。
- 崇無「我」字。
- 崇無「罷」字。
- 崇無「子」字。
- 崇下有「來」字。



個盒兒，盛着●一隻燒鵝，提着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不肯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是●小張閑，那●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每且外邊候候兒●待俺每吃過酒，踢三跑。」于是向卓上拾了四盤下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業員社吃了，整理氣球齊備●。西門慶●出來外面院子裏，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擡頭，一個對障，構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每湊手脚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姊妹●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蓋了羣絕倫了●，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擲生眉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攜手並觀●，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間●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傍虛攬腳兒等漏，往來拾毛，亦有朝天子一詞，單道這踢圓的始末為證●。在家中也閒，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球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趨富貴他偏羨。從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飽食。轉不的大錢，他老婆常被入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球，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說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教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聽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邊門首等着。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房中，只坐了沒去。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煙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裏有事，那裏肯回●來。」教玳安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使了鬻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二更鼓纔散。正是：

睡罵由他唾罵，  
歡娛我且歡娛。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喚」。

● 崇無「那」字。

● 崇無「兒」字。

● 以上

● 崇作「伺候」。

● 崇作「吃了一回酒」五字。

● 崇無「妹」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以

上二字。

● 崇作「閒」。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四十二字。

● 崇作「轉」。

● 崇無以上

十四字。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喜慶追歡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癡。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惜蛾眉。

溫柔鄉裏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 千金此夕故踟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隨打馬，遇到獅子街李瓶兒家，門首下馬，見大門關的緊緊的，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一面叫玳安問馮媽媽開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櫺，口中噙瓜子兒。見西門慶來，忙輕移蓮步，款款湘裙，下墀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裏，只剛纔轎子起身，往家裏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裏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晨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都拉去院裏家走，撞到我這裏，我又恐怕你這裏等候，小厮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官人重禮，他娘每又不肯坐，只說家裏沒人，教奴到沒意思的。」於是重飾美酒，再設佳饈，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來。金爐添獸炭，寶篆熱龍涎，春臺上高堆異品，看杯中香醪滿泛。婦人遞與西門慶酒，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

- 以上四字崇作「擇吉佳期」。
- 崇作「追歡喜慶」。
- 崇上有「詩曰」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往」。
- 崇無以上四字。
- 以上四字崇作「着」。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叫」。
- 崇下有「了」字。
- 崇下有「在」字。
- 以上六字崇作「盼望」。
- 崇無「輕」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都」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又」字。
- 以上二字崇作「你」。
- 崇無以上十四字。
- 崇無以上四字。







攪奴才，行市連●貨物沒處發脫，纔來上門脫與人，過半年三個月找銀子●若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為鄰，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也●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於是依聽●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家。鋪子裏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便問：「你昨日往那裏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摩鄧鄧的。」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每燈市裏走了回來●同往裏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去，我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裏有你那●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每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以下刪十三字）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牢成，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又是●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家●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話●和應●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裏李桂姨家吃酒，教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語。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裏哩。賊囚根他怎的就知我何●你一心一計，想必你叫他話來。」西門慶哄道：「我那裏教他？」於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裏，與我遞酒，說要過你每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沒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取他。問幾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直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湊着蓋房子，上緊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了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裏，巴不的來纔好。我這裏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攪奴甚麼分兒也怎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恁說，他孝服還●未滿哩。」（以下共刪二百六十五字）

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牀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來人，

- 崇作「通」
- 崇無以上九字
- 崇無「也」字
- 崇無「聽」字
- 崇下有「了」字
- 崇
- 下有「金蓮」二字
- 崇作「走就」
- 崇無「那」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家」字
- 崇作
- 崇作「傳」
- 崇作「和」
- 崇無「還」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下有「將」字

招并主管實，卸磚瓦木石，管工計帳。這實四名喚賣地傳，年少，生的百浪真虛，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動兒出身，因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滑流水。被趕來。初時跟着人做兄弟兒來，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渾家，却在故衣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常照顧他，在生藥舖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實地傳與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牆垣，築起地脚，蓋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要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在家，看管起蓋花園，約有一個月有餘。却在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取過去罷，省的奴在這裏，晚夕空落落的。我害怕，常有狐狸鬼混的慌。你到家對大娘說，只當可憐見奴的性命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願伏侍你，鋪牀疊被，也無抱怨。」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前日我把你這話到家，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直待與你把房蓋得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取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好好！你既有真心取奴，先早把奴房攬撥蓋了，取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的奴在這裏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房子蓋完，我燒了靈，搬在五姐那邊樓上住兩日，等你蓋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姐說，我還聽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到次日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只怕別人，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看大姐姐怎麼說。」這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裏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聽說一遍。

- 崇作「浮」。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下有「出」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行」字。
- 崇作「管」。
- 以上三字崇作「四」。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是」。
- 崇無以上四十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得」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下有「先」字。
- 崇作「娘」。
- 崇無「聽」字。
- 崇作「娘」。
- 崇下有「來家」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八字。

月娘道：「你不好取他的休。」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的人。倘或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撓。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自己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裏來。金蓮問道：「你到大姐姐房裏，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說，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不肯論他。」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取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了一世，方纔好。我又是一說，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交，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倒只怕花大那厮，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鬼混，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還有甚難處？」事我問你，今日回他去，明日回他去？」西門慶道：「他教我今日回他聲去。」金蓮道：「你今日到那裏，怎對他說？」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火去，到那裏沒處堆放，亦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七八也待，蓋了，攪撥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邊孝服也將滿，那時取你過去，却不齊備些？強似搬在五姐樓上，董不董，素不素，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裏等的時分，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你到家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三亂，你這些東西過去，那裏堆放？只有一件打攪，只怕你家大伯子，就你孝服不滿，如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當官寫立分單，已倒斷開了的勾當。只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自古嫂兒不通。」

- 崇無「休」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或」字。
- 崇作「撫」。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
- 以上七字。
- 崇作「話」。
- 以上四字崇作「姐」。
- 崇無以上十一字。
- 崇作「節」。
- 崇
- 下有「的」。
- 崇無以上二十九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五字崇作「只」。
- 崇作「娘」。
- 崇
- 崇下有「也」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里」。
- 崇作「娘」。
- 崇下有「就」字。
- 崇
- 無以上二字。
- 崇作「娘」。
- 以上二字崇作「零」的。
- 崇作「還」。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
- 崇作「叔」。



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于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良久西門慶下來，東淨裏更衣，叫玳安道：「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家那有誰來？』玳安道：『花三往鄉裏去了，花四家裏瞎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裏去了，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會？玳安道：『和尙老早就去了，鹽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說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告我說，我就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惟狗才休要唱揚一地裏知道。』伯爵道：『你央及我央兒，我不說便了。』于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眾人說了一回。把西門慶拉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兒，兄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甚話說，哥只分付俺每一聲，等俺每和他說，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是，俺每就與他結一個大胎膊，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俺們處，兄弟情願火裏火去，水裏水去，願不求同日生，只求各自死。弟兄每這等待你哥，你不說個道理，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如若不說，俺每明日唱揚的裏邊李桂姐與銀兒那裏，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停當了。』應伯爵問道：『取行禮過門，還未定日子？』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取嫂子過門，俺每賀哥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每吃喜酒。』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日念道：『比時明日與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杯兒酒，先慶了喜罷。』于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日念捧茶，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也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道」字。
- 崇無「那」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道」字。
- 崇無「甚」字。
- 崇作「字」。
- 崇作「下」。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及」字。
- 崇無「甚」字。
- 崇作「字」。
- 崇作「下」。
- 崇無以上十一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如」字。
- 崇無以上十五字。
- 崇作「實」。
- 崇作「實」。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十五字。
- 崇作「實」。
- 崇作「實」。

叫來跪着，彈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連把西門慶灌了三四鍾酒。祝日念道：「哥那日請俺每吃酒，也不要少了鄭奉吳惠他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已定早去宅裏伺候。」須臾遞畢酒，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裏坐的住，趕眼錯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誤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轎，換了①一身體服，堂中燈燭②煒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餚，上面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方打開一壘酒節來，了鬢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插燭也似③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拙夫④鑪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于飛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同遞婦人一杯，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進他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邊做親之⑤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無。只說明日三日哩，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喜懼的要不的。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閑話，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就放屁辣驢，奴也不放過他。」于是湯水噴飯，老嫗廚下一齊擎上。李瓶兒親自洗手刷牙，做了些蔥花羊肉，一斗的匾食兒⑥。銀鑲鐘兒，盛着南酒，秀⑦春斟了兩盃。李瓶兒陪過門慶吃。西門慶止吃了上半甌，就把下半甌送與李瓶兒吃，一往一來，送連吃上幾甌。真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喜懼得了不的⑧，臉上堆下笑來，對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奴已候得久了，又恐怕你醉了，叫玳安來，請你早些歸來，不知⑨那邊可有人覺道麼？」西門慶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勸小廝說了幾句，鬧混了一場。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喫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幫襯，灌上我幾盃，我趕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就道：

- 崇作「盃」。
- 崇作「實」。
- 崇無「他」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上」。
- 崇作「火」。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做」字。
- 崇無「之」字。
- 崇無以上三十四字。
- 崇作「綉」。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三字崇作「着」。
- 以上三十字崇作「上幾盃」。
- 以上六字，崇作「歡喜」二字。
- 崇作「問」。
- 崇無以上十三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以上四字崇作「沒人知」。
- 崇作「兄弟」。
- 崇無「就」字。

「他每放了你，也還解趣哩。」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偎仙杏。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裏，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趁早些。你又往來不便，休丟我在這裏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真個是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有詩爲證：●

情濃胸緊透，  
款洽臂輕籠。

臙把銀缸照，  
猶疑是夢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崇無以上十八字。

● 崇作「湊緊」。

● 崇無以上十四字。

字給事劾何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 蔣竹山

記得書齋乍會時

雲踪雨跡少人知

既來鸞鳳棲雙枕

別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幸得效于飛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那日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着大白馬，四個小厮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荆千戶，賀千戶，一般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只是四個唱的遞酒。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裏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來，請你爹來。」顧銀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拿盒送來，請你爹那裏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都在守備府周老爹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裏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在熱鬧處。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願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拿了些點心湯飯與玳安吃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裏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家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於是一飲而盡，作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吩咐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灼般。

- 崇作「許嫁。」
- 崇無以上四十一字，別有以下四十二字：「詩曰：早知君愛歇，本自無容妬。誰使恩情深，今來反相誤。愁眠羅帳曉，泣坐金蘭暮。獨有夢中魂，猶曾意如故。」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正。」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來」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都」字。
- 上一字崇作「爺處。」
- 以上四字崇作「問。」
- 崇無以上十二字。
- 崇無「作」字。
- 崇下有「內」字。



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了餐房中，揀抹涼席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紋綃，脫去衣裳，並肩疊股飲酒。(以下共刪二百七十四字)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果仁。●肉心，鷄鵝，腰掌，梅桂，菊花餅兒。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以下刪四字)直要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鑿打的大門响。使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吩咐明日來接我。」這咱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房來問他。那小厮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話。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來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牀帳家活，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經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走，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一些家活箱籠，就且暫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裏，打聽消息去了。待的●事寧之日，●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經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管生陳洪頓首，書奉大德西門親家見字。餘情不敘。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尙書不發人馬，失誤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

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家。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恩

- 崇作「品」。
- 崇無以上十二字。
- 崇無「我」字。
- 崇無「房」字。
- 崇下有「因」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到」。
- 崇作「伙」。
- 崇作「敬」，以下統此。
- 崇作「來」。
- 崇無「家」字。
- 崇作「後」。
- 崇作「台覽」。
- 以上四字崇作「邊關告警」。
- 以上二字崇作「敦兵」。

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警色，生令小兒另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宜。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脚，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經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了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孔目房裏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獯豸，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強，又我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諺云：『霜降而蟬鳴，雨下而柱礎潤。』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猶病夫至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邪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疝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於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由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儉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為之解體，四海為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伐遼，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失陷卒致金膚背盟，憑陵中夏，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迺者張達殘於太

- 上二字崇作「承行」。
- 崇下有「來看」二字。
- 以上二字崇作「邊境」。
- 以上二字崇作「大風」。
- 以上二字崇作「陸山」。
- 以上二字崇作「河東」。
- 以上三字崇作「刺無寧日」。
- 以上六字崇作「干戈漫於四境」。
- 以上二字崇作「蛙蠶」。
- 以上三字崇作「有腐朽」。
- 崇作「歸」。
- 以上四字崇作「迪吉逆凶」。
- 崇作「若」。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泰」。
- 以上二字崇作「兵戈」。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國」。
- 以上四字崇作「兩失和好」。

原，爲之張皇失散。今虜之●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執袴膏梁，叨承祖蔭，憑籍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闕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萌●蔽，爲●陛下腹心之蠱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爲●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宸斷，將京等一干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賞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已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便●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撥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賈康●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撥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裏去了！就是驚損六葉連肝肺，嚇壞三毛七孔心。●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默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中，悄悄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僱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兩●陳親家家●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已●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絕早五更，僱脚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會睡着，到次日早分咐來昭賈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敢往外去，隨分人叫着不許開。●西門慶只在房裏動彈，走出來，又走進去。●愛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便●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爲事，各人寬

- 以上二字崇作「兵」。
- 崇作「蒙」。
- 以上二字崇作「舉兵」。
- 崇作「着」。
- 崇作「兵」。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當下」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你」。
- 崇作「老」。
- 崇作「又」。
- 崇作「銀子」。
- 崇無以上八字。
- 以上九字崇作「走來走去」。
- 崇無以上五字。
- 上一字崇作「只得寬慰他」。

有頭，債有主，你平白焦愁些甚麼？」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這是一件小事。平昔街坊隣舍，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驢戰，倘有小人指撥，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着門兒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這裏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等了半日，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到廿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去在對過房簷下。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小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回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裏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裏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裏邊，半日出來道：「對俺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裏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時分，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攪魂勞，佳期阻隔。正是：

懶把蛾眉掃，  
滿懷幽恨積，

羞將粉臉勻，  
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躇。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攜手進房，聞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繆繆，徹夜歡娛，鷄鳴天曉，頭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叫一聲，精魂已失。慌了馮媽媽，進房來看視。婦人說道：「西門慶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會？」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裏得大官人來？」

- 以上八字崇作「你也不須焦愁如此。」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着」字。
- 崇無「兒」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下有「等」字。
- 崇無「小」字。
- 崇無「同」字。
- 崇作「他。」
- 崇無「俺」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懸。」
- 崇作「便。」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聽見慌忙」四字。
- 崇無「視」字。
- 崇作「夢。」



已八個月來。」竹山道：「會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出身，知道甚麼脈？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爲幽鬱，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大官人。」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小人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抱攬說事，舉放私債，家中挑販人口，家中不算丫頭，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炕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時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况近日他親家那邊爲事，干連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落的，多丟下了。東京門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則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况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脚，怪嘆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不來，原來他家中爲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問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親事，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小人打聽的實，好來這裏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乎，大小只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喜歡的勢不知有無，於是走下席來，雙膝跪在地，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小人內爲失助，中饋乏人，嫠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見愛，肯結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小人雖啣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以手攜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嫠居幾

- 崇無「來」字。 ● 崇作「爾」。 ● 崇作「學生」。 ● 以上四字崇作「販賣」。 ● 以上四字崇作「丫頭不算」。
- 崇作「個」。 ● 崇作「都」。 ● 崇作「閱」。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說」。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二字崇作「學生」。 ● 崇無「乎」字。 ● 崇下有「要」字。 ● 以上五字崇作「滿心癢不知搔處」七字。 ● 以上二字崇作「慌忙」。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四字崇作「內禱失了」。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學生」。 ● 崇下再有一「笑」字。

時貴庚多少？既要傲親，須得要做個保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小人●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孀生。不幸去年荆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冰人之講？」婦人聽言●笑道：「你既無錢，我這裏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證，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辰●招你進來，入門爲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宿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盞●，已成其親事。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裏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家●如此這般爲事，吉凶難保，況且奴家這邊沒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爲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過其日月●，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門面兩間開●店●，煥然一新的●。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匹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搖擺●，不在話下。正是：

一窪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崇作「學生」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時」
- 崇作「學生」
- 崇作「酒」
- 崇無
- 崇無「的」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遞」
- 以上五字崇作「兩間門面」
- 崇下有「內」字
- 崇無「的」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十四字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堪嘆人生毒似蛇，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隣物，

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奸狡爲活計，

恰似朝雲與暮霞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饑餐渴飲，帶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過路人風裏言，風裏語，多交頭接耳。街頭巷議，都說兵部王尙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屬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且待今日，便有次第。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裏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何如，說家主不會分咐招着他。以此不言語，放過了。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了。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不在家了。」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

此回回目原作「賂相府西門脫禍，見嬌娘敬濟銷魂。」

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蛾一笑生春。爲伊無限傷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窗月冷，着意溫存！右調柳梢青。

無以上八字。 崇作「一」。 崇無「城」字。 崇無以上十七字。 崇作「族」。 崇無以

上九字。 崇無以上二字。 崇作「因」。 崇無以上三字。 崇無「了」字。 崇無「了」

字。 崇無以上四字。



叔也不在了，跟出老爺去了。」來保道，且住，他不實說與我，已定問我。要些東西。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老爺。老爺便是大管家，舊識，與老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况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老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有甚事引你。稟見老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見了，所以不會趕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老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旁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琴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為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尙書，提點太一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垂着朱簾，蔡攸深衣軟巾，坐於堂上，問道：「是那裏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懷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稱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裏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往。」到李爺那裏說去。」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進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名諱邦彥的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裏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呈過一緘，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

- 崇無以上六字。
- 以上三字崇作「見」。
- 崇下有「肯」字。
- 以上六字崇作「曉得是」。
- 以上二字崇作「就」。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見」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下有「你」字。
- 崇作「袖」。
- 崇無此字。
- 崇下有「有」字。
- 崇無「往」字。
- 崇作「去說」。
- 崇無以
- 上二字。
- 崇無「進」字。
- 崇無「名」字。
- 崇無以上三字。

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森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旁邊，遞了蔡攸封緘，并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况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輔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椽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燈額，市肆爲之騷然。』乞勅下法司，將一千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實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擡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蔡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店錢，星夜回到清河縣來。早到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嶺外，却被扶桑喚出來。於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開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所過，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舖，裏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面，吊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舖。西門慶聽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中旬時分，金風淅淅，玉露冷冷，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幾日。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取過來，不會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

- ① 崇無「是」字。
- ② 崇無以上二十六字。
- ③ 崇無以上十字。
- ④ 崇無「等」字。
- ⑤ 崇作「廉」
- ⑥ 崇無「蔡」字。
- ⑦ 崇無「十」字。
- ⑧ 崇作「房」。
- ⑨ 崇無「到」字。
- ⑩ 崇無「到」字。
- ⑪ 崇作「向」。
- ⑫ 崇無「所」字。
- ⑬ 崇作「扁」。
- ⑭ 崇下有「蔣」字。
- ⑮ 崇無以上二字。
- ⑯ 崇作「個」。
- ⑰ 崇作「時」。
- ⑱ 崇作「進」。

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家陳宅，那邊爲些閒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每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裏邊吳銀姐那裏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玳安平安牽馬，後邊跟着走。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短，思鄉猶恨馬行遲。

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西門慶被他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望家走，到於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往那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裏魚籃會，替過世二爹燒箱庫去來，趕進門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尤得大人，還問甚麼好也來？」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兒，吃人撥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理，今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着，看看卒死，怎的請了大街上住的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脚，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麼起解？」於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聞的聲喚，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趕上金蓮，踢了兩脚，走到後邊，也

● 崇無「家」字。

竹葉，一簾秋水浸桃笙。

那裏去？」

字。

● 崇無以上十一字。

● 崇無「他」字。

● 崇作「爺」。

● 崇作「回」。

● 崇無此詩，別有二十八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依，却」。

● 高樹權開歌妓迎，謾誇解語一含情。纖手傳杯分

● 崇無「於」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着」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崇作「你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兒」

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稍間。一間書房，要了舖蓋，那裏宿歇。打了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衆婦人，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惡，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甚是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攷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教他蝗蟲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每也罷，如何連大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人，只我是好教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裏，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裏何不教他連我也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到不言語，你只顧擰頭子，硬哩硬哩的。」那金蓮見月娘惱了，便轉把話兒來扯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裏因着甚麼由頭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睛，望着我，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却打狗不成？」玉樓道：「大姐，且叫了小廝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根前，問他端的。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廝來吊拷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子。」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每，都在院裏吳家吃酒散的早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要不得。」月娘道：「信那沒廉恥的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路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大藥舖。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使的使不得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裏眠，酒裏臥底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再醮嫁人，孝服都不會滿，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却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壻陳經濟，安他在花園中同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內」字。
- 崇下有「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再有「姐」字。
- 以上二字崇作「人口」。
- 以上二字崇作「是我」。
- 崇無「也」字。
- 崇無「那」字。
- 崇無「子」字。
- 崇無「轉」字。
- 崇作「俺」。
- 崇無以上四字。
- 以上二字崇作「拷打」。
- 崇無「都」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一」字。

實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昭來，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裏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酒。晚夕歸，前邊廂房中歇。陳經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小廝內裏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女，都不會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經濟搬來居住，一向管工辛苦，不會安排一頓飯兒，耐勞他耐勞。向孟玉樓李嬌兒說道：「待要管，又說我多攪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動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於是吩咐廚下，安排了一桌酒，備點心，午間請經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經濟撤了工程，教資四看管，運到後邊參見月娘，作畢掛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桌兒，拿蔬菜案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酌勞。」經濟道：「兒子蒙爹娘擡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遞了酒，經濟旁邊坐下，須臾饌饋齊上。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裏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看手便來。」少頃，只聽房中抹的牌响。經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簪丫頭弄牌。」經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這裏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也？」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當時月娘自知道經濟是個志誠的女婿，却不道是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折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有西江月爲證：

自幼乖滑伶俐，風流博浪牢成。愛穿鳴綠出爐銀，雙陸象棋幫襯。琵琶笙簧簫管，彈丸走馬員情。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經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却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間怕怎

- 崇無「來」字。
- 崇作「飯」。
- 崇下有「到」字。
- 以上二字崇作「管工」。
- 以上四字崇作「內裏小廝」。
- 崇作「人」。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道」字。
- 崇無以上十七字。
- 崇作「着」。
- 崇無「也」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只」。
- 崇無「個」字。
- 以上六字崇作「正是」。
- 崇作「食」。

的？」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牀上鋪茜紅毡看牌。見經濟進來，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向經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經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經濟在旁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經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經濟出了個恨點不到頭。吳月娘出了個四缸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開簾子走進來，銀絲鬢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仙掌體可玉貌，經濟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裏。」慌的陳經濟扭頭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經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看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牀護炕兒，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說：「大姐，這牌不是這等出了，把雙三搭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連忙攬撥小玉，送陳姐夫打角門出去了。西門慶下馬進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趨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拿帖兒來。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丫鬚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桌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奠盒酒，掛紅，少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牀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鼾齣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裏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身，來執着燭，滿帳照蚊，照一個，燒一個。回首見西門慶，仰臥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起。（以下刪一百零九字。）有蚊子雙關踏莎行詞爲證：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撞入紗廚內。款傍香肌，輕擲玉體，嘴到處胭脂記。耳邊

- 崇下有「個」字。
- 崇無「頭」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少」。
- 崇無「說」字。
- 崇無「陳」字。
- 崇作「知」。
- 崇無「身」字。
- 崇無「着」字。
- 崇下有「夏」字。

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以下刪去一百四十五字)

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麼瓶瓶媧媧，題那淫婦則甚！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你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裏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同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跟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爲甚麼養蝦蟇得水蠱兒病？如今到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如此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暈。若嫁了別人我到罷了，那蔣太醫賊矮王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前開舖子，大刺刺做買賣。」婦人道：「虧你有臉兒，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的先吃飯，你不聽，只願求他問姐姐，常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抱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道幾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無，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由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這裏理他。」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猶不能免，况朋友乎？饒吳月娘恁般賢淑的婦人，居於正室，西門慶聽金蓮在席畔睨之間言，卒致於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尙氣，彼此覷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裏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尙氣之後，見漢子偏聽，於是以為得志，每日抖擻着精神，粧飾打扮，希羅市愛。因爲那日後邊

● 崇作「傲」

● 崇無「你」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下有「的」字

● 崇作「嘴」

● 崇無「這」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起」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來問他」

● 崇作「理」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無以上七字

會遇●陳經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滑伶俐，有心也要拘搭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的●西門慶往那裏去，不在家，便使了丫鬚，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當時兩個下棋做一處。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的也有許多，各作人匠●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晌午時分，人纔散了。西門慶看着收拾了家火，歸後邊睡去了。陳經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牀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了恁半日酒，你就不會吃了？」些甚麼，還來我屋裏要茶吃？」經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裏？」經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粧裏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桌兒●，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爹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經濟笑嘻嘻慌忙跪下●，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犯嘴，挨肩擦膀●，通不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自家，自家的事却看不見。正是：只統採花成釀蜜，不知辛苦爲誰甜？

堪嘆西門慮未通，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牀錦被藏賊睡，三頓珍羞養大虫。

愛物只圖夫婦好，貪財常把丈人坑。

還有一件堪誇事，穿房入屋弄乾坤。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崇作「着」。
- 崇無「的」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以上九字崇作「許多匠作」四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以上七字崇作「因起得早就」五字。
- 崇無「了」字。
- 崇下有「上」字。
- 崇作「着」。
- 崇作「背」。
- 崇無以上七十字。



原书空白页

警世通言 (六)

明  
馮夢龍編

原书空白页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寤中怨氣，買臣擔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總入榮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尚有澄清，浮雲眼底總難憑，牢把脚跟立定。

這首西江月大概說人窮通有時，固不可以一時之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而自擊其志。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僚，僮僕千數，日食萬錢。說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廚房與一僧寺相隣。每日廚房中滌鍋淨碗之水，向傾溝中，其水從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行，偶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觀看，乃是上白米飯。王丞相廚下鍋裏碗裏洗刷下來的。長老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隨口吟詩一首：

春時耕種夏時耘，粒粒顆顆費力勤；

春去細糠如剖玉，炊成香飯似堆銀。

三餐飽食無餘事，一口饑時可療貧；

堪嘆溝中狼籍賤，可憐天下有窮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喚火工道人，將笊籬挑起溝內殘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攤於篩內，日色曬乾，用磁缸收貯，且看幾時滿得一缸。不勾三四個月，其缸已滿。兩年之內，共積得六大缸有餘。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貴，萬代奢華，誰知樂極生悲，一朝觸犯了朝廷，闔門待勘，未知生死。其時賓客散盡，重僕逃亡，倉廩盡爲仇家所奪。王丞相至親二十三口，米盡糧絕，擔饑忍餓，啼哭之聲，聞於隣寺。長老聽得心懷不忍，只是一牆之隔，除非穴牆可以相通。長老將缸內所積飯乾，浸軟蒸而饋之。王涯丞相喫罷，甚以爲美。遣婢子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釜洗碗之餘，流出溝中，貧僧可惜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洗盡，日色曬乾，留爲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正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王涯丞相聽罷，歎道：「我平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之禍，必然不免。」其夜遂伏毒而死。當初富貴時節，怎知道有今日！正是：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

機。此乃福過災生，自取其咎。假如今人貧賤之時，那知後日富貴。即如榮華之日，豈信後來苦楚。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內中倘有膝下忍辱的韓信，妻不下機的蘇秦，聽在下說這段評話，各人回去硬挺着頭頸過日，以待時來，不要先墜了志氣。有詩四句：

秋風衰草定逢春，

尺蠖泥中也會伸；

畫虎不成君莫笑，

安排牙爪始驚人。

話說國朝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宦家姓馬名萬羣，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太監王振專權誤國，削籍爲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曰馬任，表字德稱。十二歲遊庠，聰明飽學。說起他聰明，就如顏子淵聞一知十；論起他飽學，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笥。真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惜如良金玉，自不必言。里中那些富家兒郎，一來爲他是黃門的貴公子，二來道他經解之才，早晚飛黃騰達，無不爭先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真個是：

冷中送煖，閒裏尋忙，出外必稱弟兄，使錢那問爾我。偶話店中酒美，請飲三杯；繡袴妓館容嬌，代包一月。撥髻捧屁，猶云手有餘香；隨口踢痰，惟恐人先着脚。說不盡諛笑脅肩，只少個出妻獻子。

一個叫黃勝，綽號黃病鬼。一個叫顧祥，綽號飛天炮仗。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目不識丁，也頂個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扳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彼以禮來，此以禮往。見他殷勤，也遂與之爲友。黃勝就把親妹六姨，許與德稱爲婚。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不勝之喜。但從小立個誓願：

若要洞房花燭夜，

必須金榜掛名時。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尙未完娶。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顧祥，邀馬德稱向書鋪中去買書。見書鋪隔壁有個算命店，牌上寫道：

要知命好醜？

只問張鐵口！

馬德稱道：「此人名爲『鐵口』，必背直言。」買完了書，就過間壁，與那張先生拱手道：「學生賤造，求教！」先生問了八字，將五行生尅之數，五星虛實之理，推算了一回。說道：「尊官若不見怪，小子方敢直言。」馬德稱道：「君子問災不問福，何須隱諱。」黃

勝顧祥兩個在傍，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說出來沖撞了公子。黃勝便道：「先生仔細看看，不要輕談！」顧祥道：「此位是本縣大名士，你只看他今科發解，還是發魁？」先生道：「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准否？貴造偏才歸祿，父主崢嶸，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黃顧二人拍手大笑道：「這就准了。」先生道：「五星中命纏奎壁，文章冠世。」二人又大笑道：「好先生，算得准，算得准！」先生道：「只嫌二十二歲交這運不好，官煞重重，為禍不小。不但破家，亦防傷命。若過得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文闊的水缺，雙脚跳不過去。」黃勝就罵起來道：「放屁，那有這話？」顧祥伸出拳來道：「打這厮，打歪他的鐵嘴。」馬德稱雙手攔住道：「命之理微，只說他算不准就罷了，何須計較？」黃顧二人，口中還不乾淨，卻得馬德稱抵死勸回。那先生只求無事，也不想算命錢了。正是：

阿諛人人喜，直言個個嫌。

那時連馬德稱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雖不深恠那先生，卻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名。自十五歲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還不多，只為進場屢次了，反覺不利。又過一年，剛剛二十二歲。馬給事一個門生，又參了王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再理前仇，密唆朝中心腹，尋馬萬羣當初做有司時罪過。坐贓萬兩，着本處撫按追解。馬萬羣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稱哀感盡禮，此心無窮。卻被有司逢迎上意，逼要萬兩贓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稅契可查者，有司選自估價官賣。只有續置一個小小田莊，未曾起稅，官府不知。馬德稱恃顧祥平昔至交，只說顧家產業，央他暫時承認。又有古董書籍等項，約數百金，寄與黃勝家中去訖。卻說有司官，將馬給事家房產田業盡數變賣，未足其數，兀自吹毛求疵不已。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忽一日，顧祥遣人來言，府上餘下田莊，官府已知，瞞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何，只得入官。後來聞得反是顧祥舉首。一則恐後連累，二者博有司的笑臉。德稱知人情奸險，付之一笑。過了歲餘，馬德稱往黃勝家索取寄頓物件，連走數次，俱不相接。結末遣人送一封帖來。馬德稱拆開看時，沒有書柬，止封帳目一紙。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銀若干，某該合認，某該獨認。如此非一次，隨將古董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來人之面，將帳目扯碎，大罵一場。這般狗彘之輩，再休相見。從此親事亦不題起。黃勝巴不得杜絕馬家，正中其懷。正合着西漢馮公的四句道是：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馬德稱在墳屋中守孝，弄得衣衫藍縷，口食不周。當初父親存日，也曾周濟過別人。今日自己遭困，卻誰人周濟我守墳的老王攬接他把墳上樹木倒賣與人，德稱不肯。老王指着路上幾棵大柏樹道：「這樹不在塚傍，賣之無妨。」德稱依允，講定價錢，先倒一棵下來，中心都是蟲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棵，亦復如此。德稱歎道：「此乃命也。」就教住手。那兩棵樹只當燒柴，賣不多錢，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十二歲一個家生小廝，央老王作中，也賣與人，得銀五兩。這小廝過門之後，夜夜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王處，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情愿減退了二兩身價賣了。好奇怪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這幾夜小遺，分明是打落德稱這二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似箭，看看服滿。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兩人之中，也有一遇。當下將幾件什物家火，托老王實充路費。漿洗了舊衣舊裳，收拾做一個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剛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遇這幾日爲錢糧事情，與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關門，無由通報。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德稱兩處投人不着，想得南京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上水船寸步難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逕往留都。且數留都那幾個城門：

神策金川儀鳳門，  
懷遠清涼到石城；  
三山聚寶連通濟，  
洪武朝陽定太平。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飯店中宿了一夜。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往年多有年家爲官的，如今陞的陞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乘興而來，卻難興盡而返。流連光景，不覺又是半年有餘，盤纏俱已用盡。雖不學伍大夫吳門乞食，也難免呂蒙正僧院投齋。忽一日，德稱投齋到大報恩寺，遇見個相識鄉親。問其鄉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按臨歲考，德稱在衣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裏師長，不會動得起復文書及遊學呈子。也不想如此久客於外。如今音信不通，教官逕把他做避考申黜。千里之遙，無由辨復。真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德稱聞此消息，長歎數聲，無面回鄉，意欲覓個館地，權且教書餬口，再作道理。誰知世人眼淺，不識高低。聞知異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個浪蕩之徒，便有錦心繡腸，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時，和尚們都怪他蒿惱，語言不遜，不可盡說。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有個運糧的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則陪話，二則代筆。偶與承恩寺主持商議。德稱聞知，想道：「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遂央僧舉薦。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且是束修甚少。趙指揮是武官，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刺相見，擇日請了小船同行。德稱口如懸河，賓主頗也得合。一日到黃河渡口，德稱偶然上岸登東，忽聽發一聲喊，猶如天崩地裂之形。慌忙起身看時，喫了一驚。原來河口決了。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水勢滔滔，一望無際。德稱舉目無依，仰天號哭，歎道：「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休。」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惻然憐憫，道：「看你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短盤至北京費用亦不多，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權爲程敬。」說罷，去摸袖裏，卻摸個空。連呼奇恠！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孔，那老者趕早出門，不知在那裏遇着剪綹的剪去了。老者嘆歎道：「古人云：『得咱心肯日，是你運通時。』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肯，也有個天數。非是老夫吝惜，乃足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屈足下過舍下，又恐路遠不便。」乃邀德稱到市心裏，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家，借銀五錢爲贖。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盤纏得許多路思量一計，買下紙筆，一路賣字。德稱寫作俱佳，爭奈時運未利，不能討得文人墨士賞鑒，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糊壁，此輩曉得什麼好歹，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饑半飽，直捱到北京城裏下了飯店。問店主人借精神看查，有兩個相厚的年伯，一個是兵部尤侍郎，一個是左卿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刺，先去謁曹公。曹公見其衣衫不整，心下不悅，又知是王振的仇家，不敢招架，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再去見尤侍郎，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柬帖薦在邊上。總兵處。店主人見有這封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爲盤纏。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爲寇，大掠人畜，驍總兵失機，紐解來京問罪，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擔閣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舊回到京城旅寓。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沒處取討，又欠下房錢飯錢若干，索性做個冤轉，倒不好推他出門。想起一個主意來，前面衙門有個劉千戶，其子八歲，要訪個下路先生教書，乃薦德稱。劉千戶大喜，講過束脩二十兩。店主人先支一季束脩自己收受，准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識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到彼坐館。自此齋筵不缺，且誦讀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剛坐館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只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人



對他說道：「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太歲，耗氣的鶴神，所到之處，必有災殃。趙指揮請了他就壞了糧船，尤侍郎薦了他就壞了官職。他是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劉千戶不想自兒死牛有命，到抱怨先生帶累了。各處傳說，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鈍秀才」。凡鈍秀才街上過去，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是早行遇着鈍秀才的一日沒采，做買賣的折本，尋人的不遇，出官的理輸，討債的不是，斷打定是斷門。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數項，把他做妖物相看。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個吐口涎沫，叫句吉利方走。可憐馬德稱衣冠之冑，飽學之儒，今日時運不利，弄得日無飽餐，夜無安宿。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甚硬直。聞知鈍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叩其胸中所學，甚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煖，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踉蹌而別，轉騰與同鄉呂鴻臚。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纔舉筋，忽然廚房中火起，舉家驚慌逃奔。德稱因腹餒緩行了幾步，被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鋪。幸呂鴻臚是個有天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無人招接，仍復實字爲生。

慣與棧家書壽軸，  
喜逢新歲寫春聯。

夜間常在祖師廟關聖廟五顯廟這幾處安身。或與道人代寫疏頭，趁幾文錢度日。話分兩頭，卻說黃病鬼黃勝，自從馬德稱去後，初時還怕他還鄉，到宗師行黜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京，被黃河水決，已覆沒矣。心下坦然無慮。朝夕逼勒妹子六姨改聘，六姨以死自誓，決不二天。到天順晚年鄉試，黃勝貪緣賄賂，買中了秋榜，里中奉承者填門塞戶。聞知六姨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姨堅執不從，黃勝也無可奈何。到底打疊行囊往北京會試。馬德稱見了鄉試錄，已知黃勝得意，必然到京，想起舊恨，羞與相見，預先出京躲避。誰知黃勝不耐功名，若是自家學問上掙來的前程，倒也理之當然，不放在心裏。他原是買來的舉人，小人乘君子之器，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將銀五十兩買了個勘合，馳驛到京，尋了個大大的下處，且不去溫習經史，終日穿花街過柳巷，在院子裏表子家行樂。常言道：「樂極悲生。」闖出一身廣癩，科場漸近，將白金百兩送太醫，只求速愈。太醫用輕粉劫藥，數日之內，身體光鮮，草草完場而歸。不够半年，瘡毒大發，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死了。既無兄弟，又無子息，族間都來搶奪家私。其妻王氏又沒主張，全賴六姨一身，內支喪事，外應親族，按譜立嗣，衆人俱悅服無言。六姨自家也分得一股家私，不下數千金。想起丈夫覆舟消息，未知真假，費了多少盤纏，各處遣人打聽下落。有人自北京來，傳說馬德稱未死，落莫在京，京中都呼爲「鈍秀才」。六姨是個女中丈夫，甚有劈着，收拾起輜重銀兩，帶了丫鬢童僕，僱下船隻，一逕來到北京，尋取丈夫。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

閣寫法華經。乃將白金百兩，新衣數套，親筆作書，緘封停當，差老家人王安齎去，迎接丈夫。分付道：「我如今便與馬相公接例入監，請馬相公到此讀書應舉，不可遲滯。」王安到龍興寺，見了長老，問：「福建馬相公何在？」長老道：「我這裏只有個『鈍秀才』，並沒有什麼馬相公。」王安道：「就是了，煩引相見。」和尚引到大悲閣下，指道：「傍邊桌上寫經的，不是鈍秀才？」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幾次，今日雖然藍縷，如何不認得？一見德稱，便跪下磕頭。馬德稱卻在貧賤患難之中，不料有此一時想不起來。慌忙扶住，問道：「足下何人？」王安道：「小的將樂縣王家，奉小姐之命，特來迎接相公，小姐有書在此。」德稱便問：「你小姐嫁歸何宅？」王安道：「小姐守志至今，誓不改適。因家相公近故，小姐親到京中來訪相公，要與相公入粟北雍，請相公早辦行期。」德稱方纔開緘而看，原來是一首詩，詩曰：

何事蕭郎戀遠遊？應知烏帽未籠頭！

閩南自有風雲便，且整雙簫集鳳樓。

德稱看罷，微微而笑。王安獻上衣服銀兩，且請起程日期。德稱道：「小姐盛情，我豈不知，只是我有言在先，『若要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掛名時。』」向因貧困，學業久荒，今幸有餘資可供燈火之費，且待明年秋試得意之後，方敢與小姐相見。」王安不敢強逼，求賜回書。德稱取寫經餘下的繭絲一幅，答詩四句：

逐逐風塵已厭遊，好音剛喜見停頭！

嫦娥夙有攀花約，莫遣簫聲出鳳樓。

德稱封了詩，付與王安。王安星夜歸京，回復了六姨小姐，開詩看畢，歎惜不已。其年天順爺爺正遇土木之變，皇太后權請郕王攝位，改元景泰。將奸閹王振全家抄沒。凡參劾王振喫虧的加官賜蔭。黃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消息，又遣王安到龍興寺報與馬德稱知道。德稱此時雖然借寓僧房，圖書滿案，鮮衣美食，已不似在先了。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馬相公，無不欽敬。其年正是三十二歲，交逢好運，正應張鐵口先生推算之語。可見：

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德稱正在寺中溫習舊業，又得了王安報信，收拾行囊，別了長老赴京，另尋一寓安歇。黃小姐撥家僮二人伏侍，一應日用供給，

絡繹饋送。德稱草成表章，叙先臣馬萬羣直言得禍之由，一則爲父親乞恩昭雪，一則爲自己辨復前程。聖旨倒下，准復馬萬羣原官，仍加三級。馬任復學復廩。所抄沒田產，有司追給。德稱差家童報與小姐知道。黃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兩到德稱寓中，叫他廩例入粟，明春就考了監元。至秋發魁，就於寓中整備喜筵，與黃小姐成親。來春又中了第十名會魁，殿試二甲，考選庶吉士。上表給假還鄉，焚黃謁墓。聖旨准了。夫妻衣錦還鄉。府縣官員出郭迎接，往年抄沒田宅，俱用官價贖還，造冊交割，分毫不少。賓朋一向疎失者，此日奔走其門如市。只有顧祥一人自覺羞慚，遷往他郡去訖。時張鐵嘴先生尚在，聞知馬公子得第榮歸，特來拜賀，德稱厚贈之而去。後來馬任直做到禮兵刑三部尙書，六姨小姐封一品夫人。所生二子，俱中甲科，簪纓不絕。至今延平府人說讀書人不得第者，把「鈍秀才」爲比。後人有詩歎云：

十年落魄少知音，  
一日風雲得稱心；  
何須海底去撈針！

###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買菱牛兒學種田，  
結間茅屋向林泉；  
也知老去無多日，  
且向山中過幾年。  
爲利爲官終幻客，  
能詩能酒總神仙。  
世間萬物俱增價，  
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八句詩，乃是達者之言，末句說：「老去文章不值錢」這一句，還有個評論。大抵功名遲速，莫逃乎命，也有早成也有晚達。早成者未必有成，晚達者未必不達。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棄。這老少二字也在年數上，論不得的。假如甘羅十二歲爲丞相，十三歲上就死了。這十二歲之年，就是他髮白齒落背曲腰彎的時候了。後頭日子已短，叫不得少年。又如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過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爲師尙父。文王崩，武王立，他又秉鉞爲軍師。佐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封於齊國。又

教其子丁公治齊，自己留相周朝，直活到一百二十歲方死。你說八十歲一個老漁翁，誰知日後還有許多事業，日子正長哩！這等看將起來，那八十歲上還是他初束髮，剛頂冠，做新郎，應童子試的時候，叫不得老年。世人只知眼前貴賤，那知去後的日長日短？見個少年富貴的奉承不暇，多了幾年年紀蹉跎不遇，就怠慢他。這是短見薄識之輩。譬如農家，也有早穀，也有晚稻，正不知那一種收成得好？不見古人云：

東園桃李花，

早發還先萎；

遲遲潤畔松，

鬱鬱含晚翠。

閒話休提，却說國朝正統年間，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一秀才，覆姓鮮于名同，字大通。八歲時曾舉神童，十一歲遊庠，超增補廩。論他的才學便是董仲舒司馬相如也不看眼裏。真個是胸藏萬卷，筆掃千軍。論他的志氣便像馮京商輅，連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裏東西。真個是足躡風雲，氣冲牛斗。何期才高而數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舉，歲歲觀場，不能得朱衣點額，黃榜標名。到三十歲上循資該出貢了。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思量窮秀才家全虧學中年規，這幾兩廩銀做個讀書本錢。若出了學門，少了這項來路，又去坐監，反費盤纏。况且本省比監裏又好中，算計不通。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那下首該貢的秀才就來打話要他讓貢，情願將幾十金酬謝。鮮于同又得了這個利息，自以為得計。第一遍是個情，第二遍是個例，人人要貢，個個爭先。鮮于同自三十歲上讓貢起，一連讓了八遍，到四十六歲兀自沉埋於泮水之中，馳逐於青衿之隊。也有人笑他的，也有人憐他的，又有人勸他的。那笑他的他也不保，憐他的他也不受，只有那勸他的，他就勃然發怒起來道：「你勸我就貢，止無過道俺年長，不能個科第了。却不知龍頭屬於老成，梁皓八十二歲中了狀元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俺若情願小就時，三十歲上就了，肯用力鑽刺，少不得做個府佐縣正，昧着心田做去，儘可榮身肥家。只是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誰說他胸中才學？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粗粗裏記得幾篇爛舊時文，遇了個盲試官，亂圈亂點，睡夢裏偷得個進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門生，稱老師，譚天說地，誰敢出個題目將帶紗帽的再考他一考麼？不止於此，做官裏頭還有多少不平處，進士官就是個銅打鐵鑄的撒漫做去，沒人敢說他不字。科貢官，兢兢業業，捧了卵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比及按院復命，參論的但是進士官，憑你叙得極貪極酷，公道看來，拿問也還透頭，說到結末，生怕斷絕了食醋種子。道：此一臣者，官箴雖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疎，

或不及例：降調。不勾幾年工夫，依舊做起。倘拆得些銀子，央要道挽回，不過對調個地方，全然沒事。科貢的官一分不是，就當做十分。梅氣遇着別人有勢有力，沒處下手，隨你清廉賢宰，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有這許多不平處，無以不中進士，再做不得官。俺寧可老儒終身，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還博個來世出頭，豈可屈身小就，終日受人懊惱，喫順氣丸度日！遂吟詩一首曰：

從來資格困朝紳，  
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風歌誠恐殆，  
葉公龍好豈求真。

若還黃榜愁無分，  
寧有青衿老此身；

鐵硯磨穿豪傑事，  
春秋晚遇說平津。

漢時有個平津侯，覆姓公孫名弘。五十歲讀春秋，六十歲對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鮮于同後來六十一歲登第，人以為詩識，此是後話。却說鮮于同自吟了這八句詩，其志愈銳。怎奈時運不利，看看五十齊頭，蘇秦還是舊蘇秦，不能勾改換頭面。再過幾年，連小考都不利了。每到科舉年分，第一個攔場告考的，就是他，討了多少人的厭賤。到天順六年，鮮于同五十七歲，鬢髮都蒼然了，兀自擠在後生家隊裏，談文講藝，娓娓不倦。那些後生見了他，或以為怪物望而避之，或以為笑具就而戲之。這都不在話下。却說興安縣知縣，姓蒯，名遇，表字順之。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氏。少年科甲，聲價甚高。喜的是談文講藝，商古論今。只是有件毛病，愛少賤老，不肯一視同仁。見了後生英俊，加意獎借，若是年老老成的，視為朽物，口呼「先輩」，甚有戲侮之意。其年鄉試屆期，宗師行文命縣拔科。蒯知縣將合縣生員考試，彌封閱卷，自恃眼力，從公品第，黑暗裏拔了一個第一，必中十分得意。向衆秀才面前誇獎道：「本縣拔得個首卷，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脈，必然運捷，通縣秀才，皆莫能及。衆人拱手聽命，却似漢皇築壇拜將，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豪傑。比及拆號唱名，只見一人應聲而出，從人叢中擠將上來，你道這人如何？」

矮又矮，胖又胖，鬚髮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時樣，藍衫補孔重重綻。你也瞞，我也看，若還冠帶像胡判。不枉誇，不枉贊，先輩今朝說嘴慣。休羨他，莫自嘆，少不得大家做老漢。不須營，不須幹，序齒輪流做領案。

那案首不是別人，正是那五十七歲的怪物笑具，名叫鮮于同。合堂秀才哄然大笑，都道：「鮮于先輩，又起用了。」連蒯公也自羞得滿面通紅，頓口無言。一時間看錯文字，今日衆人屬目之地，如何番悔，忍着肚子氣，胡亂將試卷拆完。喜得除了第一名，此下

一個個都是少年英俊，還有些嘖中帶喜。是日蒯公發放諸生事畢，回衙悶悶不悅，不在話下。却說鮮于同少年時本是個名士，因淹滯了數年，雖然志不會灰，却是：

澤畔屈原吟獨苦，洛陽季子面多慚。

今日出其不意，考個案首，也自覺有些興頭。到學道考試，未必愛他文字，虧了縣家案首，就搭上一名科舉，喜孜孜去赴省試。衆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溫後場。只有鮮于同平昔飽學，終日在街坊上游玩。旁人看見，都猜道：「這位老相公，不知是送兒子孫兒進場的事外之人，好不悠閒自在！」若曉得他是科舉的秀才，少不得要笑他幾聲。日居月諸，忽然八月初七日，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試官進貢院。鮮于同觀看之際，見與安縣蒯公，正徵聘做禮記房考官。鮮于同自想我與蒯公同經，他考過我案首，必然愛我的文字，今番遇合十有八九。誰知蒯公心裏不然，他又是一個見識道：「我取個少年門生，他後路悠遠，官也多做幾年，房師也靠得着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無益。」又道：「我科考時不合昏了眼，錯取了『鮮于先輩』在衆人前老大沒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却不又是一場笑話。我今閱卷，但是三場做得齊整的，多應是夙學之士，年紀長了，不要取他。只揀嫩嫩的口氣，亂亂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論，憤憤的判語，那定是少年初學。雖然學問未充，養他一兩科，年還不長，且脫了鮮于同這件年紀。」算計已定，如法閱卷，取了幾個不整不齊，略略有些筆資的，大圈大點，呈上主司。主司都批了中字。到八月廿八日，主司同各經房在至公堂上拆號填榜。禮記房首卷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覆姓鮮于名同，習禮記。又是那五十七的怪物笑具僥倖了。蒯公好生驚異。主司見蒯公有不樂之色，問其緣故。蒯公道：「鮮于同年紀已老，恐置之魁。列無以壓服後生，情原把一卷換他。」主司指堂上扁額道：「此堂既名爲『至公堂』，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憎乎？自古龍頭屬於老成，也好把天下讀書人的志氣鼓舞一番。」遂不肯更換，判定了第五名正魁。蒯公無可奈何，正是：

饒君用盡千般力，命裏安排動不得；

本心揀取少年郎，依舊取將老怪物。

蒯公立心不要中『鮮于先輩』，故此只揀不整齊的文字纔中。那鮮于同是宿學之士，文字必然整齊，如何反投其機？原來鮮于同爲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簾，自謂遇合十有八九。回歸寓中多喫了幾杯生酒，壞了脾胃，破腹起來。勉強進場，一頭想文字，一

頭泄瀉，瀉得一絲兩氣，草草完篇。二場三場，仍復如此，十分才學，不會用得一分出來。自謂萬無中式之理，誰知蒯公到不要整齊文字，以此竟占了個高魁。也是命裏極泰來，顛之倒之，自然湊巧。那與安縣剛剛只中他一個舉人。當日鹿鳴宴罷，衆同年序齒，他就居了第一。各房考官見了門生，俱各歡喜。惟蒯公悶悶不悅。鮮于同感蒯公兩番知遇之恩，愈加慇懃。蒯公愈加懶散。上京會試，只照常規，全無作興加厚之意。明年鮮于同五十八歲，會試，又下第了。相見蒯公，蒯公更無別語，只勸他選了官罷。鮮于同做了四十餘年秀才，不肯做貢生官，今日纔中得一年鄉試，怎肯就舉人職。回家讀書，愈覺有興。每聞里中秀才會文，他就袖了紙墨筆硯，捱入會中同做。憑衆人耍他，笑他，嗔他，厭他，總不在意。做完了文字，將衆人所作看了一遍，欣然而歸，以此爲常。光陰荏苒，不覺轉眼三年，又當會試之期。鮮于同時年六十有一，年齒雖增，矍鑠如舊。在北京第二遍會試，在寓所得其一夢，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却填做詩經，不是禮記。鮮于同本是個宿學之士，那一經不通，他功名心急，夢中之言，不由不信，就改了詩經應試。事有湊巧，物有偶然。蒯知縣爲官清正，行取到京，欽授禮科給事中之職。其年又進會試經房。蒯公不知鮮于同改經之事，心中想道：「我兩遍錯了主意，取了那『鮮于先輩』做了首卷，今番會試，他年紀一發長了。若禮記房裏又中了他，這纔是終身之玷。我如今不要看禮記，改看了詩經卷子，那『鮮于先輩』中與不中，都不干我事。」比及入簾閱卷，遂請看詩經房卷。蒯公又想道：「天下舉子像『鮮于先輩』的諒也非止一人，我不中鮮于同，又中了別的老兒，可不是躲了雷公，遇了霹靂？我曉得了，但凡老師宿儒經旨必然十分透徹，後生家專工四書，經義必然不精。如今到不要取四經整齊，但是有些筆資的，不妨題旨影響，這定是少年之輩了。」閱卷進呈，等到揭曉，詩經房頭卷，列在第十名正魁。拆號看時，却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覆姓鮮于，名同，習詩經。剛剛又是那六十一歲的怪物，笑其氣得蒯遇時目瞪口呆，如朽木死灰模樣！

早知富貴生成定，悔却從前枉用心。

蒯公又想道：「論起世上同名姓的儘多，只是桂林府興安縣却没有兩個鮮于同！但他向來是禮記，不知何故又改了詩經好生奇怪。」候其來謁，叩其改經之故。鮮于同將夢中所見說了一遍。蒯公嘆息連聲道：「真命進士，真命進士！」自此蒯公與鮮于同師生之誼，比前反覺厚了一分。殿試過了，鮮于同考在二甲頭上，得選刑部主事。人道他晚年一第，又居冷局，替他氣悶，他欣然自如。却說蒯遇時在禮科衙門直官敢諫，因奏疏裏面觸突了大學士劉吉，被吉尋他罪過，下於詔獄。那時刑部官員，一個個奉承劉吉，欲

將蒯公置之死地。却好天與其便，鮮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顧，所以蒯公不致喫虧。又替他糾合同年，在各衙門懇求方便，蒯公遂得從輕降處。蒯公自想道：「着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若不中得這個老門生，今日性命也難保。」乃往鮮于先輩寓所拜謝。鮮于同道：「門生受恩師三番知遇，今日小小効勞，止可少答科舉而已。天高地厚，未酬萬一！」當日師生二人歡飲而別。自此不論蒯公在家在任，每年必遣人問候或一次或兩次，雖俸金微薄，表情而已。光陰荏苒，鮮于同只在部中遷轉，不覺六年，應陞知府。京中重他才品，敬他老成，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鮮于同全不在意，偶然仙居縣有信至，蒯公的公子蒯敬共與豪戶查家爭墳地疆界，釀罵了一場。查家走失了個小廝，賴蒯公子打死，將人命事告官。蒯敬共無力對理，一逕逃往雲南父親任所去了。官府疑蒯公子逃匿，人命真情，差人雪片下來提人，家屬也監了幾個，闔門驚懼。鮮于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乃央人討這地方。吏部知台州原非美缺，既然自己情願，有何不從，即將鮮于同推陞台州府知府。鮮于同到任三日，豪家已知新太守是蒯公門生，特討此缺而來，替他解紛，必有偏向之情。先在衙門謠言放刁，鮮于同只推不聞。蒯家家屬訴冤，鮮于同亦伴爲不理。密差的當捕人訪緝查家小廝，務在必獲。約過兩月有餘，那小廝在杭州拿到，鮮于同太守當堂審明，的係自逃，與蒯家無干。當將小廝責取查家領狀。蒯氏家屬，即行釋放。期會一日，親往墳所踏着疆界，查家見小廝已出，自知所訟理虛，恐結訟之日必然喫虧。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一面又央人到蒯家情願把墳界相讓講和。蒯家事已得白，也不願結冤家，鮮于同太守准了和息。將查家薄加罰治，申詳上司，兩家莫不心服。正是：

只愁堂上無明鏡，不怕民間有鬼奸。

鮮于同太守乃寫書信一通，差人往雲南府回覆房師蒯公。蒯公大喜，想道：「樹荆棘得刺，樹桃李得蔭，若不會中得這個老門生，今日身家也難保。」遂寫懇切謝啟一通，遣兒子蒯敬共贖回，到府拜謝。鮮于同道：「下官暮年淹蹇，爲世所棄，受尊公老師三番知遇，得撥科目，常恐身先溝壑，大德不報。今日恩兄被認，理當暴白。下官因風吹火小效區區，止可少酬老師鄉鄰試提拔之德，尙欠情多多也。」因爲蒯公子經紀家事，勸他閉戶讀書，自此無話。鮮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聲名大振，陞在徽寧道做兵憲。果陞河南廉使。勤於官職，年至八旬，精力比少年兀自自餘，推陞了浙江巡撫。鮮于同想道：「我六十一歲登第，且喜備途淹蹇，仕途到順溜，並不會有風波。今官至撫臺，恩榮極矣，一向清勤自矢，不負朝廷。今日急流勇退，理之當然，但受蒯公三番知遇之恩，報之未盡。此任正在房



師地方，或可少效涓埃。」乃擇日起程赴任，一路迎送榮耀，自不必說。不一日，到了浙江省城。此時蒯公也歷任做到大參地位，因病目不能理事，致政在家。聞得鮮于先輩又做本省開府，乃領了十二歲孫兒，親到杭州謁見蒯公。雖是房師，到小於鮮于公二十餘歲。今日蒯公致政在家，又有了目疾，龍鍾可憐。鮮于公年已八旬，健如壯年，位至開府。可見發達不在於遲早。蒯公嘆息了許多，正是：

松柏何須羨桃李！  
請君點檢歲寒口。

且說鮮于到任以後，正擬遣人問候蒯公，聞說蒯公參政到門，喜不自勝，倒菴而迎，直請到私宅，以師生禮相見。蒯公喚十二歲孫兒見了老公祖。鮮于公問：「此位是老師何人？」蒯公道：「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犬子昔日難中，又蒙昭雪，此恩直如覆載，今天幸福星又照吾省，老夫衰病，不久於世，犬子讀書無成，只有此孫，名曰蒯悟，資性頗敏，特攜來相托，求老公祖青目一二。」鮮于公道：「門生年齒已非仕途人物，正爲師恩酬報未盡，所以強顏而來。今日承老師以令孫相托，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鄙意欲留令孫在敝衙同小孫輩課業，未審老師放心否？」蒯公道：「若蒙老公祖教訓，老夫死亦瞑目。」遂留兩個書童服事蒯悟。在都撫衙內讀書，蒯公自別去了。那蒯悟資性過人，文章日進，就是年之秋學道接臨，鮮于公力薦神童，進學補廩。依舊留在衙門中勤學。三年之後，學業已成。鮮于公道：「此子可取科第，我亦可以報老師之恩矣。」乃將俸銀三百兩贈與蒯悟爲筆硯之資，親送到台州仙居縣，適值蒯公三日前一病身亡。鮮于公哭奠已畢，問：「老師臨終亦有何言？」蒯敬共道：「先父遺言，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愛少賤老，偶爾暗中摸索得了老公祖大人。後來許多少年的門生賢愚不等，升沉不一，俱不得其氣力，全虧了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終看顧。我子孫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鮮于公呵呵大笑道：「下官今日三報師恩，正要天下人曉得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處，不可愛少而賤老也。」說罷，作別回省，草上表章，告老致仕。得旨予告，馳驛還鄉，優悠林下，每日訓課兒孫之暇，同里中父老飲酒賦詩。後八年，長孫鮮于涵鄉榜高魁，赴京會試，恰好仙居縣蒯悟是年中舉，也到京中。兩人三世通家，又是少年同窗，并在一寓讀書。比及會試揭曉，同年進士，兩家互相稱賀。鮮于同自五十七歲登科，六十一歲登甲，歷仕二十三年，腰金衣紫，錫恩三代。告老回家，又看了孫兒科第，直活到九十七歲，整整的四十年晚運。至今浙江人肯讀書，不到六七十歲還不丟手，往往有晚達者。後人有詩嘆云：

利名何必苦奔忙！  
遲早須臾在上蒼。

但學蟠桃能結果，  
三千餘歲未爲長。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鸚招妖 又名新羅白鶴

早退春朝寵貴妃，諫章爭敢傍丹墀。

蓬萊殿裏迎鸞駕，花萼樓前進荔枝。

羯鼓未終聲鼓動，羽衣猶在戰衣追。

子孫翻作昇平禍，不念先皇創業時。

這首詩，題著唐時第七帝，諡法謂之玄宗。古老相傳云：天上一座星，謂之支星，又謂之金星，又謂之參星，又謂之長庚星，又謂之太白星，又謂之啟明星，世人不識，叫做曉星。初上時，東方未明，天色將曉，那星漸漸的暗將來。先明後暗，這個謂之支。唐玄宗自姚崇、宋璟為相，米麥不過三四錢，千里不饋行糧。自從姚、宋二相死，楊國忠、李林甫為相，教玄宗生出四件病來：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耽酒嗜音，峻宇雕牆。

玄宗最寵愛者，一個貴妃，叫做楊太真。那貴妃又背地裏寵一個胡兒，姓安，名祿山，腹重三百六十斤，坐綽飛燕，走及奔馬，善舞胡旋，其疾如風。玄宗愛其驍健，因而得寵。祿山遂拜玄宗為父，貴妃為母。楊妃把這安祿山頭髮都剃了，擦一臉粉，畫兩道眉，打一白鼻兒，用錦繡綵羅，做成襖褲，選粗壯宮娥數人扛擡，透那六宮行走。當時則是取笑，誰知漫漶之間，太真與祿山為亂。一日，祿山正在太真宮中行樂，宮娥報道：「駕到。」祿山矯捷非常，踰牆逃去。貴妃惶惶出迎，冠髮散亂，語言失度，錯呼聖上為郎君。玄宗駕即時起，使六宮大使高力士高珪送太真歸第，使其省過。貴妃求見天子不得，涕泣出宮。却說玄宗自離了貴妃三日，食不甘味，臥不安席。高力士探知聖意，啟奏道：「貴妃畫癡困倦，言語失次，得罪萬歲御前。今省過三日，想已知罪。萬歲爺何不召之？」玄宗命高珪往看妃子在家作何事。高珪奉旨到楊太師私第，見過了貴妃，回奏天子，言：「娘娘容顏愁慘，梳沐俱廢。一見奴婢，便問聖上安否。淚如雨。」

● 京本通俗小說原有此篇，名定山三怪，因殘破過甚，故刻未嘗收入。

下。乃取粧盒，對鏡，手持并州剪刀，解散青絲，剪下一縷，用五彩絨繩結之，手自封記，託奴婢傳語，送到御前。娘娘含淚而言：「妾一身所有，皆出皇上所賜。只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以此寄謝聖恩，願勿忘七夕夜半之約。」原來玄宗與貴妃七夕夜半，曾在沈香亭有私誓，願生生世世，同衾同枕。此時玄宗聞高力士所奏，見貴妃封寄青絲，拆而觀之，凄然不忍。即時命高力士用香車細轎，迎貴妃入宮。自此愈加寵幸。其時四方貢獻不絕。西夏國進月樣琵琶，南越國進玉簫，西涼州進葡萄酒，新羅國進白鶴子。這葡萄酒供進御前，琵琶賜與鄭觀音，玉簫賜與御弟寧王，新羅白鶴賜與崔丞相。後因李白學士題沉香亭牡丹詩，將趙飛燕比著太真娘娘，暗藏譏刺，被高力士奏告貴妃，泣訴天子，將李白黜貶。崔丞相元來與李白是故交，事相連累，得肯令判河北定州中山府。正是：

老龜烹不爛？遺禍及枯桑。

崔丞相來到定州中山府，遠近接入進府，交割牌印了畢。在任果然是如水之清，如秤之平，如繩之直，如鏡之明。不一月之間，治得府中路不拾遺。時遇天賞春初。

春！春！柳嫩，花新！梅謝粉，草鋪茵；鶯啼北里，燕語南隣；郊原嘶寶馬，紫陌廣香輪；日煖冰消水綠，風和雨嫩煙輕。東閣廣排公子宴，錦城多少看花人。

崔丞相有個衙內，名喚崔西，年紀二十來歲，生得美丈夫，性好敗獵。見這春間天色，宅堂裏叉手向前道：「告爹爹，請一日勝假，欲出野外遊獵。不知爹爹尊意如何？」相公道：「吾兒出去，即索早歸。」衙內道：「領爹爹旨，則是兒有一事，欲取覆慈父。」相公道：「你有甚說？」衙內道：「欲借御賜新羅白鶴同往。」相公道：「好，把出去照管，休教失了。這件物是上方所賜，新羅國進到。世上只有這一隻，萬勿走失！上方再來索取，却是那裏去討？」衙內道：「兒帶出去無妨。但只要光耀州府，教人看翫則個。」相公道：「早歸少飲。」衙內借得新羅白鶴，令一個五放家架著，果然是那裏去討，捧將鬮裝銀鞍馬過來，衙內攀鞍上馬出門。若是說話的當時同年生，並肩長，勸住崔衙內，只好休去。千不合，萬不合，帶這隻新羅白鶴出來，惹一場怪事。真個是亘古未聞，於今罕有，有詩爲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濫沾些了又何妨。

早晨架出蒼鷹去，日暮歸來紅粉香。

崔衙內尋常好敗獵。當日借得新羅白鶴，好生喜歡。教這五放家架著，一行人也有把水磨角靶彈弓，雁木鳥椿弩子，架眼圓鐵

爪嘴鸞鷹，牽拾耳細腰深口犬，出得城外，穿桃溪，過梅塢，登綠楊林，涉芳草渡，杏花村高懸酒望，茅簷畔低頭青宿。正是：

不暖不寒天氣，半村半郭人家。

行了二三十里，覺道各人走得辛苦，尋一個酒店，衙內推鞍下馬。入店問道：「有甚好酒買些個？先犒賞衆人助脚力。」只見走一個酒保出來唱喏，看那人時，生得：

身長八尺，豹頭燕頤，環眼骨髯，有如一箇距水斷橋張翼，德原水鎮上王彥章。

衙內看了酒保，早喫一驚道：「怎麼有這般生得惡相貌的人？」酒保唱了喏，站在一邊。衙內道：「有好酒把些個來喫，就犒賞衆人。」那酒保從裏面撥一桶酒出來，隨行自有帶着底酒盞，安在桌上。篩下一盞，先敬衙內。

酒酒酒，遞朋會友。君莫待，時長久，名呼食前，禮於茶後。臨風不可無，對月須教有。李白一飲一石，劉伶解醒五斗。公子沾唇險似桃，佳人入腹口如柳。

衙內見篩下酒色紅，心中早驚：「如何恁地紅！」踏著酒保脚跟，入去到酒缸前，揚開缸蓋，只看了一看，嚇得衙內：頂門上不見三魂，脚底下蕩散七魄。

只見血水裏面浸著浮末。衙內出來，教一行人且莫喫酒。把三兩銀子與酒保，還了酒錢。那酒保接錢，唱喏謝了。衙內攀鞍上馬，離酒店，又行一二里地，又見一座山岡。元來門外謂之郭，郭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迥。行了半日，相次到北岳恒山。一座小峯在恒山脚下，山勢果是雄勇：

山，山，山，突兀，迴環，羅翠黛，列青藍。洞雲縹緲，澗水潺湲。帶碧千山外，嵐光一望間。暗想雲峯尚在，宜陪謝履重攀。季世七賢雖可愛，盛時四皓豈宜閒。

衙內恰待上那山去，擡起頭來，見山脚下立著兩條木柱，柱上釘著一面版牌。牌上寫著幾句言語。衙內立馬看了道：「這條路上恁地利害！」勒住馬，叫回去休。衆人都趕上來。衙內指著版牌，教衆人看。有識字的，讀道：

此山通北岳恒山路，名爲定山。有路不可行。其中精靈不少，鬼怪極多。行路君子，可從此山下首小路來往，切不可經過此山。特預稟知。

如今却怎地好？衙內道：「且只得回去。」待要回來，一個駝膊上架著一枚角鷹，出來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居，上面萬千景致，生數般蹊蹺作怪直錢的飛禽走獸。衙內既是出來畋獵，不入這山去。從小路上去，那裏是平地，有甚飛禽走獸！可惜聞了新羅白鶴，也可惜聞了某手中角鷹。這一行架的小鶴獵狗彈弓弩子，都爲棄物。」衙內道：「也說得是。你們都聽我說：若打得活的歸去，到府中一人賞銀三兩，喫幾盃酒了歸。若打得死的，一人賞銀一兩，也喫幾杯酒了歸。若都打不得飛禽走獸，銀子也沒得喫。」衆人各應了喏。衙內把馬摔一鞭，先上山去。衆人也各上山來。可煞作怪，全沒討個飛禽走獸。只見草地裏掉地響。衙內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神水，則看了一看，喝聲采從草裏走出一隻乾紅鬼兒來。衆人都向前。衙內道：「若捉得這紅鬼兒的，賞五兩銀子。」去馬後立著個人，手探著新羅白鶴。衙內道：「却如何不去勒？」聞漢道：「告衙內，未得台旨，不敢擅便。」衙內道一聲：「快去！」那聞漢領台旨，放那白鶴子，勒紅鬼兒。這白鶴見放了手，一翅箭也似便去。這鬼兒見那白鶴趕得緊，去淺草叢中便鑽。鶴子見鬼兒走的不見，一翅徑飛過山嘴去。衙內道：「且與我尋白鶴子。」衙內也勒著馬，轉山去趕。趕到山腰，見一所松林：

松，松，松，節峻，陰濃，能耐歲，解凌冬，□侵碧漢，森聳青峰。偃蹇形如蓋，虬蟠勢若龍。茂葉風聲瑟瑟，繁枝月影重重。四季常持君子操，五株曾受大夫封。

衙內手揸著水磨角靶彈弓，騎那馬趕。看見白鶴子飛入林子裏面去。衙內也入這林子裏來。當初白鶴子脖項上帶着一個小鈴兒。林子背後一座峭壁懸崖沒路上去。則聽得峭壁上鈴兒響。衙內擡起頭看時，喫了一驚道：「不會見這般蹊蹺作怪底事！」去那峭壁頂上，一株大樹底下，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骷髏：

頭上裹著鍍金鐵帽兒，身上鋪袍灼灼，金甲輝輝。鋪袍灼灼，一條抹額荔枝紅，金甲輝輝，靴穿一雙鸞鷟綠。

看那骷髏，左手架著白鶴，右手一個指頭，撥那鶴子的鈴兒，口裏噴噴地引這白鶴子。衙內道：「却不作怪！我如今去討，又沒路上得去。」只得在下面告道：「尊神，崔某不知尊神是何方神聖！一時走了新羅白鶴，望尊神見還則箇！」看那骷髏，一似伴伴不來。似此告了他五七番，陪了七八個大嗜。這人從又不見一個入林子來。骷髏只是不睬。衙內忍不得牽走手中彈弓，拉得滿，覷得較親，一彈子打去。一聲響亮，看時，骷髏也不見，白鶴子也不見了。乘著馬，出這林子前。人從都不見。著眼看那林子，四下都是青草。看看天色晚了，衙內慢慢地行。肚中又飢。下馬離鞍，弔韁牽著馬，待要出這山路口。看那天色却早：

紅日西沉，鴉鵲奔林高噪，打魚人停舟罷棹。望客旅貪程，煙村繚繞，山寺寂寥。翫銀燈，佛前點照。月上東郊，孤村酒旆收了。採樵人回，攀古道，過前溪，時聽猿啼虎嘯。深院佳人，望夫歸倚門斜靠。

衛內獨自一個牽著馬，行到一處，却不是早起入來的路。星光之下，遠遠地望見數間草屋。衛內道：「慚愧！這裏有人家時，却是好了。」徑來到跟前一看，見一座莊院：

莊，莊，臨堤，傍岡。青瓦屋，白泥牆。桑麻映日，榆柳成行。山鷄鳴竹塢，野犬吠村坊。淡蕩煙籠草舍，輕盈霧罩田桑。家有餘糧雞犬飽，戶無徭役子孫康。

衛內把馬繫在莊前柳樹上，便去叩那莊門。衛內道：「過往行人，迷失道路，借宿一宵，來日尋路歸家。」莊裏無人答應。衛內又道：「是見任中山府崔丞相兒子，因不見了新羅白鶴，迷失道路，問宅裏借宿一宵。」敲了兩三次，方纔聽得有人應道：「來也，來也！」鞋履響，脚步鳴，一個人走將出來開門。衛內打一看時，叫聲苦！那出來的不是別人，却便是早間村酒店裏的酒保。衛內問道：「你如何却在這裏？」酒保道：「告官人，這裏是酒保的主人。我却入去說了便出來。」酒保去不多時，只見幾個青衣，簇擁著一個著乾紅衫的女兒出來，

與道子善丹青，描不出風流體段，翻文通能舌辨，說不盡許多精神。

衛內不敢擡頭，「告娘娘，崔亞迷失道路，敢就貴莊借宿一宵。來日歸家，丞相爹爹，却當報効。」只見女娘道：「奴等衛內多時，果蒙寵訪。請衛內且入敝莊。」衛內道：「豈敢叨入！」再三再四，只管相請。衛內唱了喏，隨著入去，到一個草堂之上，見燈燭煒煌，青衣點將茶來。衛內告娘娘：「敢問此地是何去處？娘娘是何姓氏？」女娘聽得問，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出數句言語來。衛內道：「這事又作怪！」茶罷，接過盞托。衛內自思量道：「先自肚裏又饑，却教喫茶。」正恁沉吟間，則見女娘教安排酒來。道不了，青衣撮過果桌，頃刻之間，咄啻而辦。

幕天席地，燈燭煒煌。筵排異皿奇盃，席展金觥玉斝。珠璣粧成異果，玉盤簇就珍羞。珊瑚筵上，青衣美麗捧霞觴；玳瑁盃中，粉面丫鬟斟玉液。

衛內叉手向前：「多蒙賜酒，不敢祇受。」女娘道：「不妨。屈郎少飲。家間也是勳臣貴戚之家。」衛內道：「不敢拜問娘娘，果是

那一宅？」女娘道：「不必問，他日自知。」衙內道：「家間父每望我回去，告娘指路，令其早歸。」女娘道：「不妨，家間正是五伯諸侯的烟管，衙內又是宰相之子，門戶正相當。奴家見爹爹議親，東來不就，西來不成，不想姻緣却在此處相會！」衙內聽得說，愈加心慌，却不敢抗違，則應得嗜。一杯兩盞，酒至數巡，衙內告娘道：「指一條路，教某歸去。」女娘道：「不妨，左右明日教爹爹送衙內歸。」衙內道：「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自古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深恐得罪於尊前。」女娘道：「不妨，縱然不做夫婦，也待明日送衙內回去。」衙內似夢如醉之間，則聽得外面人語馬嘶，青衣報道：「將軍來了。」女娘道：「爹爹來了，請衙內少等則個。」女娘輕移蓮步，向前去了。衙內道：「這裏有甚將軍？」捏手捏腳，尾著他到一壁廂，轉過一個閣兒裏去。聽得有人在裏面聲喚，衙內去黑處把舌尖舐開紙牒一望時，嚇得渾身冷汗，動彈不得，道：「我這性命休了！走了一夜，却走在這個人家裏！」當時衙內膽眼裏，看見閣兒裏兩行都擺列朱紅椅子，主位上坐一個一丈來長短骷髏，却便是日間一彈子打的。且看他如何說那女孩兒見爹爹叫了萬福，問道：「爹爹沒甚事？」骷髏道：「孩兒，你不來看我這個！我日間出去，見一隻雪白鶴子，我見他奇異，捉將來架在手裏，被一個人在山脚下打我一彈子，正打在我眼裏，好疼！我便問山神土地時，却是崔丞相兒子崔衙內，我若捉得這廝，將來背剪縛在將軍柱上，劈腹取心。左手把起酒來，右手把著他心肝，喫一盃酒，嚼一塊心肝，以報冤讎。」說猶未了，只見一個人，從屏風背轉出來，不是別人，却是早來村酒店裏的酒保。將軍道：「班犬，你聽得說也不會？」班犬道：「才見說，却不耐耐崔衙內早起來店中向我買酒喫，不知却打了將軍的眼！」女孩兒道：「告爹爹，他也想是誤打了爹爹，望爹爹饒恕他。」班犬道：「妹妹莫怪我多口，崔衙內道來共妹妹在草堂飲酒。」女孩兒告爹爹：「崔郎與奴飲酒，他是五百年前姻眷，看孩兒面，且饒恕他則個。」將軍便只管焦躁。女孩兒只管勸，衙內在臍子外聽得道：「這裏不走，更待何時？」走出草堂，開了院門，跳上馬，摔一鞭，那馬四隻蹄一似翻盞撒鉢，道不得個慌不擇路，連夜胡亂走到天色將曉，離了定山。衙內道：「慚愧！」正說之間，林子裏搶出十餘個人來，大喊大聲，把衙內簇住。衙內道：「我好苦，出得龍潭又入虎穴！」仔細看時，却是隨從人等。衙內道：「我喫你們一驚！」衆人問衙內：「一夜從那裏去來？今日若不見衙內，我們都打沒頭惱惡官司。」衙內對衆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衆人都以手加額道：「早是不曾壞了性命！我們昨晚一夜不敢歸去，在這林子裏等到今日，早是新羅白鶴，元來飛在林子後面樹上，方纔收得。」那養角鷹的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土居，這山裏有多少奇禽異獸，只好再入去出獵。可惜擔攔了新羅白鶴。」衙內道：「這廝又來！」衆人扶策著衙內，歸到府中，一行人離了橋設，却入堂裏，見

了爹媽，唱了嘯。相公道：「一夜你不歸，那裏去來？要殺了媽媽。」衙內道：「告爹媽，兒子昨夜見一件詭異的事，」把說過許多話，從頭說了一遍。相公焦躁：「小後生亂道說。且前在書院裏教院子看著，不得出離。」衙內只得入書院。時光似箭，日月如梭，熬指間過了三個月。當時是夏間天氣：

夏，夏，雨餘，亭廈。紈扇輕，蕙風□。散髮披襟，樺棋打馬，古鼎焚龍涎，照壁名人畫。當頭竹徑風生，兩行青松暗瓦。最好沉李與浮瓜，對青樽旋開新鮓。

衙內過三個月不出書院門。今日天色却熱，且離書院去後花園裏乘涼。坐定，衙內道：「三個月不敢出書院門，今日在此乘涼，好快活！」聽那更點，早是二更。只見一輪月從東上來。

月，月，無休，無歇。夜東生，曉西滅。少見團圓，多逢破缺。偏宜午夜時，最稱三秋節。幽光解敵嚴霜，皓色能欺瑞雪。穿廳深夜忽清風，曾遣離人情慘切。

衙內乘着月色，閒行觀看。則見一片黑雲起，雲綻處，見一個人駕一輪香車，載着一個婦人。看那駕車的人，便是前日酒保班犬香車裏坐着乾紅衫女兒。衙內月光下認得是莊內借宿留他喫酒的女娘。下車來道：「衙內，外日奴好意相留，如何不別而行？」衙內道：「好，不走，右手把著酒，左手把著心肝做下口，告娘，饒某性命！」女孩兒道：「不要怕，我不是人，亦不是鬼。奴是上界神仙。與衙內是五百年姻眷。今日特來效于飛之樂。」教班犬自駕香車去。衙內一時被他這色迷了。

色，色，難離，易惑。隱深闔，藏柳陌。長小人心，滅君子德。後主謾多才，村王空有力。傷人不痛之刀，對面殺人之賊。方知雙眼是橫波，無限賢愚被沉溺。

兩個同在書院裏過了數日。院子道：「這幾日衙內不許下人入書院裏，是何意故？」當夜張見一個妖媚的婦人。院子先來覆管家婆，便來覆了相公。相公焦躁做一片，仗劍入書院裏來。衙內見了相公，只得唱個喏。相公道：「我兒，教你在書院讀書，如何引惹隣舍婦女來朝廷得知，只說我縱放你如此也妨我兒將來仕路！」衙內只應得喏。告爹爹，無此事。」却待再問，只見屏風走出一個女孩兒來，叫聲萬福。相公見了，越添焦躁。仗手中寶劍，移步向前，喝一聲道：「劍不下去，萬事俱休，一劍下去，教相公倒退三步。看手中利刃，只剩得劍靶。喫了一驚，到去住不得。只見女孩兒道：「相公休焦！奴與崔郎五百年姻契，合爲夫婦。不日同爲神仙。」相公



出豁不得，却來與夫人商量，教請法官。那裏捉得住！正恁地煩惱，則見客將司來覆道：「告相公，有一司法，姓羅名公遠，新到任來公。客司說相公不見客，問如何不見客。客將司把上件事說了一遍。羅法官道：『此間有一修行在世神仙，可斷得，姓羅名公遠，是某家兒。』客司覆相公。相公即時請司見。茶湯罷，便問羅真人在所。得了備細，便修劄子請將羅公遠下山，到府中，見了崔丞相。看那羅真人，果是生得非常。便引到書院中，與這婦人相見了。羅真人勸論那婦人：『看羅某面，放捨崔衙內。』婦人那裏肯依。羅真人既再三勸諭，不從。作起法來，忽起一陣怪風。

風，風，蕩翠，飄紅，忽南北，忽西東。春開柳葉，秋謝梧桐。涼入朱門內，寒添陋巷中。似鼓聲搖陸地，如雷響振晴空。乾坤收拾塵埃淨，現日移陰却有功。

那陣風過處，叫下兩個道童來。一個把著一條縛魔索，一個把著一條黑拴杖。羅真人令道童捉下那婦女。婦女見道童來捉，他叫一聲班犬。從虛空中跳下班犬來，忿忿的擎起雙拳，竟來抵敵。元來邪不可以干正，被兩個道童一條索子，先縛了班犬。後縛了乾紅衫女兒。喝教現形。班犬變做一隻大虫，乾紅衫女兒變做一個紅鬼兒。道，骷髏神，元來晉時一個將軍，死葬在定山之上。歲久年深，成器了，現形作怪。羅真人斷了這三怪，救了崔衙內性命。從此至今，定山一路，太平無事。這段話本，則喚做新羅白鶴定山三怪。有詩爲證：

虎奴鬼女活骷髏，作怪成羣山上頭。  
一自真人明斷後，行人坦道永無憂。

##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銀產禍舊名金銀記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話說大宋徽宗朝有個官人，姓計名安，在北司官廳下做個押番。止只夫妻兩口兒。偶一日，下番在家，天色却熱，無可消遣，却安

排了釣竿，迤邐取路來到金明池上釣魚。釣了一日，不會發市。計安肚裏焦躁，却待收了釣竿歸去，覺道浮子沉下去，釣起一件物事來。計安道：「聲好，不知高低。只有錢那裏？」計安在籃內收拾了竿子，起身取路歸來。一頭走，只聽得有人叫道：「計安！回頭看時，却又沒人。又行又叫：『計安，吾乃金明池掌。汝若放我，教汝富貴不可言盡。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口死於非命。』仔細聽時，不是別處，却是魚籃內叫聲。」計安道：「却不作怪！」一路無話。到得家中，放了竿子籃兒。那渾家道：「丈夫，快去廳裏去，太尉使人來叫你兩遭。不知有甚事，分付便來。」計安道：「今日是下番日期，叫我做甚？」說不了，又使人來叫：「押番，太尉等你。」計安連忙換了衣衫，和那叫的人去幹當官的事。了畢，回來家中，脫了衣裳，教安排飯來喫。只見渾家安排一件物事，放在面前。押番見了，喫了一驚，叫聲苦，不知高低！「我這性命休了！」渾家也喫一驚道：「沒甚事，叫苦連聲！」押番却把早間去釣魚的事說了一遍道：「是一條金鰻，他說：吾乃金明池掌，若放我，大富不可言，若害我，教我合家死於非命。你却如何把他來害了？我這性命合休！」渾家見說，啞了一口唾道：「却不是放屁！金鰻又會說起話來！我見沒有下飯，安排他來喫，却又沒事。你不喫，我一發喫了！」計安終是悶悶不已。到得晚間，夫妻兩個解帶脫衣去睡。渾家見他懷悶，離不得把些精神來陪侍他。自當夜之間，那渾家身懷六甲，只見眉低眼慢，腹大乳高，倏忽間又十月滿足。臨盆之時，叫了收生婆，生下個女孩兒來。正是：

野花不種年年有，煩惱無根日日生。

那押番看了，夫妻二人好不喜歡，取名叫做慶奴。時光如箭，轉眼之間，那女孩兒年登二八，長成一個好身材，伶俐聰明，又教成一身本事。爹娘憐惜，有如性命。時遇靖康丙午年間，土馬離亂，因此計安家夫妻女兒三口，收拾隨身細軟包裹，流落州府。後來打聽得車駕杭州駐蹕，官員都隨駕來臨安。計安便迤邐取路奔行在來。不到一日，三口兒入城，權時討得個安歇，便去尋問舊日官員相見了，依舊收留在廳着役，不在話下。計安便教人尋問房，安頓了妻小居住。不止一日，計安覲着渾家道：「我下番無事。若不做些營生，恐坐喫山空，須得些個道業，來相助方好。」渾家道：「我也這般想，別沒甚事好做，算來只好開一個酒店。便是你上番時，我也和孩兒在家裏賣得。」計安道：「你說得是和我肚裏一般。」便去理會這節事。次日，便去打合個量酒的人。却是外方人，從小在臨安討衣飯喫，沒爹娘，獨自一個，姓周名得，排行第三。安排都了，選吉日良時，開張店面。周三就在門前賣些果子，自捏合些湯水。到晚間，就在計安家睡。計安不在家，那娘兒兩個自在家中賣。那周三直是勤力，却不躲懶。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忽朝一日，計安對妻子道：

「我有句話和你說，不要嗔我。」渾家道：「却有甚事，只管說。」計安道：「這幾日我見那慶奴，全不像那女孩兒相態。」渾家道：「孩兒日夜不會放出去，並沒甚事，想必長成了恁麼？」計安道：「莫托大！我見他和周三兩個打眼色。」當日沒話說。一日，計安不在家，做娘的叫那慶奴來：「我兒，娘有件事和你說，不要瞞我。」慶奴道：「沒甚事。」娘便說道：「我這幾日，見你身體粗醜，全不像模樣。實對我說。」慶奴見問，只不肯說。娘見那女孩兒前言不應後語，失張失志，道：「三不着兩，面上忽青忽紅，娘道：『必有緣故！』捉住慶奴，搜檢他身上時，只嘆得口氣，叫聲苦，連腮贈掌，打那女兒。你却被何人壞了？」慶奴喫打不過，哭着道：「我和周三兩個有事。」娘見說，不敢出聲，攔着腳，只叫得苦。却是怎的計結？慶奴來時須說我在家管甚事，裝這般幌子。」周三不知裏面許多事，兀自在門前賣酒。到晚，計安歸來歇息了，安排些飯食喫罷。渾家道：「我有件事和你說。果應你的言語，那丫頭被周三那廝壞了身體。」計安不聽得說，萬事全休，聽得說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要去打周三。渾家攔住道：「且商量。打了他，不爭我家却是甚活計。」計安道：「我指望教這賤人去個官員府第，却做出這般事來。譬如不養得，把這丫頭打殺了罷。」做娘的再三再四勸了一個時辰，爹性稍過，便問這事却這地出，做娘的不慌不忙，說出一個法兒來。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斷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道：「只有一法，免得粧幌子。」計安道：「你且說。」渾家道：「周三那廝，又在我家得使，何不把他來招贅了？」說話的當時，不把女兒嫁與周三，只好休，也只好被人笑得一場，兩下趕開去。却後後面許多說話，不想計安聽信了妻子之言，便道：「這也使得。」當日且分付周三歸去。周三在路上思量：「我早間見那做娘的打慶奴，晚間押番歸，却打發我出門。莫是東廳事發？若是這事走漏，須教我喫官司，如何計結？」沒做理會處。正是：

烏鴉與喜鵲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閒話提過，離不得計押番使人去說合周三下財納禮，擇日成親，不在話下。倏忽之間，周三入贅在家，一載有餘。夫妻甚是說得着。兩個暗地計較了，只要搬出去住。在家起晏睡早，躲懶不動。周三那廝，打出吊入，公然乾賴。計安忍不得，不住和周三廝鬧。便和渾家商量，和這廝官司一場，奪了休，却不妨得。日前時便怕人笑，沒出手。今番只說是招那廝不着，便安排圈套，捉那周三三個事，鬧將起來，和他打官司，那舍勸不住，奪了休。周三只得離了計押番家，自去趕趁。慶奴不敢則聲，肚裏自煩惱，正自生離死別。計休在家

相及半載，只見有個人來尋押番娘，却是個說親的媒人。相見之後，坐定道：「聞知宅上小娘子要說親，老媳婦特來。」計安道：「有甚好頭腦，萬望主盟。」婆子道：「不是別人，這個人是虎翼營有請受的官身，占破在官員去處，姓名青。」計安見說因緣相撞，却便青。即時便出個帖子，幾盃酒相待。押番娘便說道：「婆婆用心則個。事成時，却得相謝。」婆婆謝了，自去。夫妻兩個却說道：「也好。一則有請受官身；二則年紀大些，却老成。三則周三那廝不敢來胡生事，已自嫁了個官身。我也認得這威青却善熟。」話中見快。媒人一合說成，依舊少不得許多節次，成親。却說慶奴與威青兩個說不着，道不得個少女少郎情色相當。威青却年紀大，便不中那麼奴意。却整日鬧吵，沒一日靜辦。爹娘見不成模樣，又與女奪休，告托官員，封過狀子，去所屬看人情面，給狀判離。威青無力勢，被奪了休。遇喫得醉，便來計押番門前罵。忽朝一日，發出自說話來，教張公喫酒，李公醉，柳樹上着刀，桑樹上出血。正是：

安樂窩中好使乖，

中堂有客寄書來。

多應只是名和利，

撇在牀頭不拆開。

那威青遇喫得酒醉，便來廝罵。却又不敢與他爭。初時鄰里也來相勸。次後喫得醉便來，把做常事，不管他。一日，威青指着計押番道：「看我不殺了你這狗男女不信。」道了自去。鄰里都知，却說慶奴在家，又經半載。只見有個婆婆來閒話。莫是來說親相見了。茶罷，婆子道：「有件事要說，怕押番焦躁。」計安夫妻兩個道：「但說不妨。」婆子道：「老媳婦見小娘子兩遍說親不着，何不把小娘子去個好官員家？三五年一程，却出來說親也不遲。」計安聽說，肚裏道：「也好，一則兩遍裝幌子，二則壞了些錢物。却是又嫁甚麼人是得？」便道：「婆婆有甚麼好去處教孩兒去則個？」婆子道：「便是有個官人要小娘子，特地叫老媳婦來說。見在家中安歇。他會來宅上喫酒，認得小娘子。他是高郵軍主簿，如今來這裏理會差遣，沒人相伴。只是要帶歸宅裏去。却不知道押番肯不肯？」夫妻兩個計議了一會，便道：「若是婆婆說時，必不肯相讓。望婆婆主盟則個。」當日說定，商量揀日，做了文字。那慶奴拜辭了爹娘，便來伏事那官人。有分教，做個失鄉之鬼，父子不得相見。正是：

天聽寂無聲，

蒼蒼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都只在人心。

那官人是高郵軍主簿，家小都在家中。來行在理會本身差遣。姓李，名子由，討得慶奴，便一似夫妻一般。日間寒食節，夜裏正月

半。那慶奴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數月後，官人家中信到，催那官人去。恐在都下費用錢物，不只一日，幹完備，安排行裝，置了人事，備了船隻，即日起程，取水路歸來。在路貪花戀酒，遷延程途，直是快快。相次到家，當直人等接着。那恭人出來，與官人相見。官人只應得，暗便道：「恭人在宅幹管不易。」便教慶奴入來參拜恭人。慶奴低着頭，走入來立地。卻待拜，恭人道：「且休拜。」便問：「這是甚麼人？」官人道：「實不瞞恭人，在都下早晚無人使喚，胡亂討來相伴。今日帶來伏事恭人。」恭人看了慶奴道：「你卻和官人好快活！我這裏做甚麼？」慶奴道：「奴一時遭際。恭人看離鄉背井之面。」只見恭人教兩個養娘來：「與我除了那賤人冠子，脫了身上衣裳，換幾件粗布衣裳着了，解開脚，蓬鬆了頭，罰去廚下打水燒火做飯。」慶奴只叫得萬萬聲苦，哭告恭人道：「看奴家中有老爹娘之面。若不要慶奴，情愿轉納身錢，還歸宅中。」恭人道：「你要去，可知好哩！且罰你廚下喫些苦。你從前快活也勾了。」慶奴看着那官人道：「你帶我來，卻教我恁地模樣！你須與我告恭人則個。」官人道：「你看恭人何等情性，隨你了得的包待制，也斷不得這事。你且沒奈何。我自性命不保，等他性下，卻與你告。」即時押慶奴到廚下去。官人道：「恭人若不要他時，只消退在牙家，轉變身錢便了，何須發怒！」恭人道：「你好做作！兀自說哩！」自此罰在廚下，相及一月。忽一日晚，官人去廚下，只聽得黑地裏有人叫官人。官人聽得，認得是慶奴聲音。走近前來，兩個扯住了哭，不敢高聲。便說道：「我不合帶你回來，教你喫這般苦！」慶奴道：「你只管教我在這裏受苦，卻是幾時得了？」官人沉吟半晌道：「我有道理，救你處。不若我告他，只做退你去牙家，轉變身錢。安排解舍，悄悄地，教你在那裏住。我自教人把錢來。我也不時自來，和你相聚。是好也不好？」慶奴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却是災星退度。」當夜官人離不得把這事說道：「慶奴受罪也勾了。若不要他時，教發付牙家去，轉變身錢。」恭人應允。不知裏面許多事。且說官人差一個心腹處候，叫做張彬，專一料理這事，把慶奴安頓解舍裏。隔得那宅中一兩條街。只瞞着恭人一個不知。官人不時便走來，安排幾盃酒喫了。後免不得幹些沒正經的事。却說宅裏有個小官人，叫做佛郎，年方七歲，直是得人。有時往來慶奴那裏耍。爹爹便道：「我兒不要說向媽媽道，這個是你姐姐。」孩兒應暗。忽一日，佛郎來，要走入去。那張彬與慶奴兩個相並肩而坐。佛郎見了，便道：「我只說向爹爹道。」兩個男女迴避不迭。張彬連忙走開躲了。慶奴一把抱住佛郎，坐在懷中，說：「小官人不要胡說。姐姐自在這裏喫酒。等小官人來，便把果子與小官人喫。」那佛郎只是說：「我向爹爹道，你和張處候兩個做甚麼？」慶奴聽了，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你說了，我兩個却如何！」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事苦你，莫苦我。沒奈何，來年今日今時，是你忌辰！」把條手巾，捉住佛郎，撲番在

牀上，便去一勸。那裏消半碗飯時，那小官人命歸泉世。正是：

時間風火性，燒却歲寒心。

一時把那小官人來勸殺了，却是怎地出豁？正沒理會處，只見張彬走來。慶奴道：「耐耐這廝，只要說與爹爹知道。我一時慌促，把來勸死了。」那張彬聽說，叫聲苦，不知高低道：「姐姐，我家有老娘，却如何出豁？」慶奴道：「你教我壞了他，怎恁地說！是你家有老娘，我也有爹娘。事到這裏，我和你收拾些包裹，走歸行在見我爹娘。這須不妨。」張彬沒奈何，只得隨順。兩個打疊包兒，漾開了逃走。離不得宅中不見了佛郎，等到慶奴家裏，見他和張彬走了，孩兒勸死在牀。一面告了官司，出賞捉捕，不在話下。張彬和慶奴兩個取路到鎮江。那張彬肚裏思量着老娘，憶着這事，因此得病。就在客店中將息。不止一日，身邊細軟衣物解盡。張彬道：「要一文看也沒，却是如何計結？」欵欵地兩行淚下。道：「教我做個失鄉之鬼！」慶奴道：「不要煩惱，我有錢。」張彬道：「在那裏？」慶奴道：「我會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這裏怕不得羞。何不買個鑼兒，出去講處酒店內賣唱，趁百十文，把來使用，是好也不好？」張彬道：「你是好人兒女，如何做得這等勾當？」慶奴道：「事極無奈，但得你沒事，和你歸臨安見我爹娘。」從此慶奴只在鎮江店中趕趁。話分兩頭，却說那周三自從奪休了，做不得經紀。歸鄉去投奔親戚，又不着。一夏衣裳着汗，到秋天都破了。再歸行在來，於計押番門首過。其時是秋深天氣，濛濛的雨下。計安在門前立地。周三見了便唱個喏。計安見是周三，也不好問他來做甚麼。周三道：「打這裏過，見丈人，唱個喏。」計安見他身上襁褓，動了個惻隱之心。便道：「入來，請你喫碗酒了去。」當時只好休引那廝，却沒甚事，千不合，萬不合，教入來喫酒，却教計押番：「一種是死，死之太苦，一種是亡，亡之太屈。」

却說計安引周三進門。老婆道：「沒事引他來做甚？」周三見了丈母，唱了喏，道：「多時不見，自從奪了休，病了一場，做不得經紀，投遠親不着。姐姐安樂？」計安道：「休說自你去之後，又討煩惱不着。如今且去官員人家三二年，却又理會。」便教渾家煖將酒來，與周三喫罷，沒甚事，周三謝了自去。天色却晚，有一兩點雨下。周三道：「也罪過他留我喫酒，却不是他家不好，都是我自討得這場煩惱。」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却是怎地好？深秋來到這一冬如何過得？」自古人極計生，驀上心來：「不如等到夜深，撥開計押番門。那老夫妻兩個又睡得早，不防我拿些個東西，把來過冬。」那條路却靜，不甚熱鬧。走回來等了一歇，撥開門閃身入去，隨手關了。仔細聽時，只聽得押番娘道：「關得門戶好，前面響。」押番道：「撐打得好。」渾家道：「天色雨下，怕有做不是的。起去看一看。」

放心。」押番真個起來看。周三聽得道：「苦也，起來捉住我，却不利害！」去那籠頭邊摸着把刀在手，黑地裏立着。押番不知頭腦，走出房門看時，周三讓牠過一步，劈腦後便刺。覺得襯手，劈然倒地，命歸泉世。周三道：「只有那婆子，索性也把來殺了。」不則聲，走上牀，揭開帳子，把押番娘殺了。點起燈來，把家中有底細軟包裏都收拾了。碌亂了半夜，周三背了包裹，倒拽上門，迤邐出北關門。且說天色已晚，人家都開門。只見都押番家靜悄悄不聞聲息。鄰舍道：「莫是睡殺了也？」隔門叫喚不應。推那門時，隨手而開。只見那中門裏計押番死屍在地，便叫押番娘，又不應。走入房看時，只見牀上血浸着那死屍，箱籠都開了。衆人都道：「不是別人，是成青這廝。每日醉了來罵便要殺他！今日真個做出來！」即時經由所屬，便去捉了成青。成青不知來歷，一條索縛將去。和鄰舍解上臨安府。府主見報殺人公事，即時陞廳，押那成青至面前，便問有請官身，輒敢禁城內殺命掠財。成青初時辨說。後喚鄰舍指證，叫罵情由，分說不得。結正申奏朝廷，勘得成青有請官身，禁城內圖財殺人，押赴市曹處斬。但見：

刀過時一點清風，屍倒處滿街流血。

成青枉喫了一刀。且說周三壞了兩個人命，只恁地休，却没有天理！天幾會錯害了一個。只是時辰未到。且說周三迤邐取路，直到鎮江府，討個客店歇了。沒事，出來閒走。一遭覺道肚中有些飢，就這裏買些酒喫。只見一家門前招子上寫道：「醞成春夏秋冬酒，醉倒東西南北人。」周三入去時，酒保唱了暗，開了升數，安排蔬菜下口。方纔喫得兩盞，只見一個人頭頂着斝，入來鬧兒前，道個萬福。周三擡頭一看，當時兩個都喫一驚。不是別人，却是慶奴。周三道：「姐姐，你如何却在這裏？」便教來坐地。教量酒人添幾盞來，便道：「你家中說實你官員人家，如今却如何恁地？」慶奴見說，淚下數行。但見：

幾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眞珠落線頭。

道：「你被休之後，嫁個人不着。如今實我在高郵軍主簿家。到得他家，娘子妬色，罰我廚下打火，挑水做飯，一言難盡。喫了萬千辛苦。」周三道：「却如何流落到此？」慶奴道：「實不相瞞。後來與本府處候兩個有事。小官人撞見，要說與他爹爹。因此把來勒殺了。沒計奈何，逃走在此。那厮却又害病在店中。解當使盡，因此我便出來撰幾錢盤纏。今日天與之幸，撞見你喫了酒，我和你同歸店中。」周三道：「必定是你老公一般。我須不去。」慶奴道：「不妨，我自有道理。」那裏是教周三去？又教壞了一個人性命。有詩爲證：

日暮迎來香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

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

當時兩個同到店中，甚是說得着。當初兀自贖藥煮粥，去看那張彬。次後有了周三，便不管他。有一頓，沒一頓。張彬又見他兩個公然在家乾顙，先自十分病，做十五分病，得口氣，死了。兩個正是推門入相，免不得買具棺木盛殮，把去燒了。周三搬來店中，兩個依舊做夫妻。周三道：『我有句話和你說。如今却不要你出去賣唱。我自尋些道路，撰得錢來使。』慶奴道：『怎麼恁地說。當初是沒計，奈何做此道路。』自此兩個恩情，便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

忽一日慶奴道：『我自離了家中，不知音信。不若和你同去行在，投奔爹娘。大蟲惡殺不喫兒。』周三道：『好却好，只是我和你歸去不得。』慶奴道：『怎地？』周三却待說，又忍了。當時只不說便休，千不合，萬不合，說出來，分明似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

慶奴務要問個備細。周三道：『實不相瞞。』如此如此，『把你爹娘都殺了，却走在這裏，如何歸去得？』慶奴見說，大哭起來，扯住道：『你如何把我爹娘來殺了？』周三道：『住住，我不合殺了你爹娘，你也不合殺小官人和張彬。大家是死的。』慶奴沉吟半晌，無言抵對。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周三忽然害着病，起牀不得。身邊有些錢物，又都使盡。慶奴看着周三道：『家中沒柴米，却是如何？你却不要嗔我。前回意智今番在，依舊去賣唱幾時。等你好了，却又理會。周三無計可施，只得應允。』自從出去趕趁，每日撰得幾貫錢來，便無話說。有時撰不得來，周三那廝便罵：『你都是又喜歡漢子，貼了他！』不由分說。若撰不來，慶奴只得去到處熱酒店裏櫃頭上，借幾貫歸家。撰得來便還他。一日，却是深冬天氣，下雪起來，慶奴立在危樓上，倚着闌干立地。只見三四個客人，上樓來喫酒。慶奴道：『好大雪，晚間沒錢歸去，那廝又罵。且喜那三四客人來飲酒。我且胡亂去賣一賣。』便去揭開簾兒，打個照面。慶奴只叫得苦也！不是別人，却是宅中當直的，叫一聲：『慶奴，你好做作，却在這裏！嚇得慶奴不敢則聲。元來宅中下狀，得知道走過鎮江，便差宅中一個當直廝趕着做公的來捉。便問：『張彬在那裏？』慶奴道：『生病死了。我如今却和我先頭丈夫周三在店裏住。那廝在臨安把我爹娘來殺了，却在此撞見，同做一處。』當日酒也喫不成。即時縛了慶奴，到店中牀上拖起周三，縛了解來府中，盡情勘結。兩個各自認了本身罪犯，申奏朝廷。內有喊青屈死，別作施行。周三不合圖財殺害外父外母，慶奴不合因奸殺害兩條性命，押赴市曹處斬。



但見：犯由前引，棍棒後隨，前街後巷，這番過後幾時回？把眼睜開，今日始知天報近。正是：但存夫子三分禮，不犯蕭何六尺條。這兩個正是明有刑法相繫，暗有鬼神相隨。道不得個：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後人評論此事，道計押番釣了金鰻，那時金鰻在竹籃中，開口原說道：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口，死於非命。只合計押番夫妻償命。如何又連累周三、張彬、戚青等許多人想來這一班人也是一緣一會，該是一宗按上的鬼。只借金鰻作個引頭。連這金鰻說話，金明池執掌，未知虛實。總是個凶妖之先兆。計安既知其異，便不該帶回家中，以致害他性命。大凡物之異常者，便不可加害，有詩爲證：

李救朱蛇得美姝，孫醫龍子獲奇書。

勸君莫害非常物，禍福冥中報不虛。

吉訶德先生傳(六)

〔西班牙〕

M·塞萬提斯作

傅東華譯

第十六章 敘述吉訶德先生在他認為堡塔的那個客店裏的遭遇

客店老板看見吉訶德先生橫伏在驢子上，就問桑科他有什麼病。桑科答道沒有什麼，只不過打山頭上跌了一交，肋骨上有一點受傷罷了。那客店老板有個老板奶奶，是跟同行中的老板奶奶脾氣不同的，原來她天生一副慈悲心腸，看見隣舍家有什麼不幸事情都要動憐憫。所以當時她就馬上動手去醫治吉訶德先生，並且叫她的女兒，一個很美貌的青年女子，幫她醫治。客店裏還有一個女傭，本是阿斯都里亞<sup>●</sup>地方的一個娼婦，生得闊臉，扁頭，獅子鼻，一隻眼睛是瞎兒眼，還有一隻也好不了多少。不過靠着她的體部活動，確能把這許多缺憾都彌補過來的。她從腳到頭不到七手高；她的肩膀上載肉太重了一點，使她不想看地上的時候也看在地上。當時就是這個討人歡喜的娘兒們給客店小姐做幫手，兩個人替吉訶德先生在一間頂樓上鋪起一舖可慘得很的牀來；從許多地方看去，那間樓是做過多年馬料房的。同是這間房裏還住着一個脚夫，他的牀鋪比吉訶德先生的稍稍朝裏一點。他那張牀雖是用他騾子上的鞍褥轡頭之類鋪成，却比吉訶德先生的要好得遠；因為吉訶德先生的牀只是四條不很光滑的板攔在兩只不很平勻的牀架上，上鋪着一個羊毛墊子，並不比一條褥子厚些，裏面滿是硬痞瘡，倘不從破洞裏看出它是羊毛塊，我們摸摸它那麼硬法，簡直就要當是石子的，再上面就是兩條被，像似一面舊盾牌上的皮一般；一條毯子，那上面的線縷，你倘使高興數它一數的話，是保你不會數差一根的。

就在這張可憐的牀上，吉訶德先生被放下了，老板奶奶跟她的女兒立即替他從頭到腳貼上了膏藥，馬立托奈斯<sup>●</sup>（這就是那阿斯都里亞女人的名字）在旁掌燈。老板奶奶貼上膏藥的時候，看見吉訶德先生渾身都是傷，便說道好像是打傷的，不是跌傷的。桑科就道：「不是打傷的，只不過那山頭上有許多尖角跟痞瘡，都在他身上留着印子罷了。」又道：「求求你們把藥膏用省些，好留一點下來，也許有別人用得着，因為我的兩腰也有一點兒痛。」老板奶奶道：「那末你也跌了一交的。」桑科·判黎道：

● Asturias, 古時西班牙北部的一省。

● Mariotines

「我沒有跌，不過我看見我主人跌下來，吃了驚嚇，嚇得我身體非常之痛，好像挨人家大打一頓似的。」這是很作興的事，那姑娘道：「因為我常常做夢，夢見我從高塔上跌下來，老是落不到地上，及等我醒來的時候，我覺得渾身酸痛，像似真正跌下過一般。」桑科·判黎答道：「可是有一點不同的，太太，就當時並未做夢，比現在還要清醒，可也覺得自己受了許多傷，差不多跟我主人吉訶德先生一樣。」馬立托奈斯道：「你說這位馬軍爺叫什麼？」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桑科答道：「他是一位遊俠騎士，是自古以來世界上頂頂好頂頂勇敢的一位。」那娼婦道：「什麼叫遊俠騎士呀？」桑科答道：「你外行到連這都不懂嗎？那末我來告訴你，我的妹妹，遊俠騎士是一件東西，可用兩句話來說盡的，就是挨打和做皇帝；今天他是世界上頂頂倒霉的人，也頂頂窮苦的，明天他就會有兩三個王國的帝王帽分給他的侍從了。」那末，老板奶奶道：「你現在既然做了這麼一位高貴紳士的侍從，又爲什麼好像連一個子國還沒有到手呢？」桑科道：「時候還早哩，因爲我們出來找冒險，還不過是一個月，而且直到現在都沒有碰到過真正值得稱爲冒險的事情。有時候你找一件東西，却會得到別的一件。但是倘使我的主人吉訶德先生會從這回的受傷或跌交復原過來，而我也不至從此成廢，那我這種希望是拿西班牙頂好的官銜來也不肯出賣的。」

這一番談話，吉訶德先生都很留心的聽着；及到這裏，他就盡他的能耐從牀上豎了起來，抓住老板奶奶的手，對她說道：「美貌的夫人，你要相信我的話，你這會得我這麼一個人住在你這堡壘裏，是該認爲榮幸的；我如今所以不稱讚自己，是因常言說的，自讚就是自輕之故；但是我的侍從會得向你報告我是何等樣人。我現在要對你說的，就是你這番爲我効力，我當永遠銘之於心，畢生感激不盡。又倘使天意不會叫戀愛來迷住我，使我屈服於它的法律，屈服於我那美貌冤家的眼睛（她的名字恕我不明言罷。）那末如今這個可愛處女的眼睛早就主宰了我的自由了。」

老板奶奶，她的女兒，和善良的馬立托奈斯聽了我們這位遊俠騎士的言論，都弄得呆呆的發怔，因爲在她們聽起來，就彷彿他說的是希臘語，雖則她們都猜到話中含有恭維和巴結的意思。但是她們終究聽不慣這種言語，都只楞着眼睛看他，當他是另外一種人，和當時的時髦人不同的；於是用着客店通用的套語謝了謝他的好意，就離開他走了。馬立托奈斯就去調護桑科，因爲他的需要調護並不減於他主人。那一天晚上，馬立托奈斯和那個脚夫是約好要去幽會的；她會對他說過，等到客人上了牀，老板跟老板奶奶睡了覺，她就到他那裏去，聽憑他怎樣取樂。據說這個誠實的娼婦，只要與人有過這樣的約會，就從來不會爽約，那怕

是在山頭頂許的，沒有一人做見證；因為她很有點上流人的氣概，却又並不以受備於客店爲羞辱，常常說，她所以弄到這個地步，都因命運多乖，運遭意外之所致。

吉訶德先生那張堅硬單薄，貧乏，搖搖欲動的牀鋪，在那光亮的●頂樓中央是居第一排；緊靠着它是桑科的牀鋪，那不過是一條蘆蒲席，還有一條毯子，似乎不是羊毛織的，却是苧麻織的。再進去才是那腳夫的牀鋪，前面已經說過，它是他的最好兩頭驢子的鞍褥和全副轡頭做成的。他的驢子共有十二頭，都肥胖而高大，因為據這部歷史的作者所敘述，他是阿里佛羅●頂頂富有的腳夫之一；作者所以特別提起這個腳夫，是因他都知道他的底細，有的甚至說他和他有親屬關係呢。而且息德·哈默脫·本·隱基底，是個對於凡事都要探根究柢而不肯苟且的歷史家，這從前面所敘述的情節就分明可以看出；因為這些情節雖然分簡略，使我們一點感不到趣味；也不知由於疎忽，由於惡意，或由於無知，著作中的精采部分是被他們遺漏了。所以像那理坎曼德之塔柏朗德●的作者，以及湯米拉斯伯爵●的功業的記述者，都應該得上帝多多祝福，因為他們的描寫是多麼刻實啊！

閒話休提，當夜那個腳夫看過了他的驢子，餵過了第二道食物之後，他就躺在他的鞍褥上，靜等他的最可信實的馬立托奈斯。桑科是早已貼過膏藥躺下了，雖然他竭力想要睡覺，可是他肋骨上的疼痛却不容他睡。吉訶德先生也因為痛得難堪，眼睛一盪像兔子般的睜着。整個客店都在絕靜之中，且除門街中央掛的一盞燈照着之外，也沒有別的光亮。爲了這樣的靜寂，加之我們這位騎士一向帶在身邊的那一套從書裏（就是他的不幸的來源）得來的思想，就使得他想像裏起來了一種最出奇的怪想，幻想他自己身在一個著名的堡壘之中，（因為前面已經說過，凡他所住的客店是都要被他認爲堡壘的，）客店的女兒就是

● 原文 Estrellado，有「星光照耀」之意。（Jarvis）

① Arvalo.

② Tablante de Ricamante，一部關於阿塔爾王傳說的羅曼司。

③ Comte de Tomillas，查理曼大帝手下的英雄。

鑲嵌主人的女兒，她爲他自己的爭姿所動，已經對於他發生戀愛，並會應許他那天晚上要瞞住她的爹娘，偷偷跑到他那裏去，和他過個大半夜。他把他自己造成的這些幻象都認作了現實和真實，就開始覺得不安起來，心想這是一個危險關頭，他自己的操守恐怕要因此而破敗；於是他就下了個決心，那怕是季涅白刺王后和她的宮女季且諾那跑到他面前來，他對於他的情人托波左之達辛泥亞也斷然不做負心事。

當他心裏正被這套奇想所佔據的時候，那阿斯都里亞娼婦摸着前來的鐘點到了，（這在他是個不祥的鐘點；）當時她穿着襯衣，赤着脚，頭髮裹在一頂斜紋布的頭巾底下，輕腳輕手小心翼翼的走到那三人同住的房間，來和那脚夫幽會。但她剛剛走到門口，吉訶德先生就覺察了她，雖然他滿身貼着膏藥，肋骨疼痛非凡，却就坐起在牀上，伸出他的臂膀去迎接那美貌的阿斯都里亞姑娘，而她也蹲着腿，摒着氣，伸着手，前去摸索她的情人。這樣，她碰着了吉訶德先生的臂膀，吉訶德先生就緊緊摟住她的腰，將她拉近前去，嚇得她一句話不敢出聲，故她在牀上身邊坐下。當即他伸手去摸她的襯衣，那雖然是帆布做的，他却覺得是極細極軟的薄麻布一般。她腰上圍着一串玻璃珠，他也幻想做東方珍貴的眞珠。她的頭髮本來是馬鬃一般的，他却當作了阿拉伯最燦爛的黃金的絲縷，以爲它的光彩是要使得太陽也覺失色的。她的口氣，無疑的還帶着晚上吃的臭鹽魚味，他却彷彿從她嘴裏吸到一種精美馥郁的芳香。總之，他當時在想像之中，是把她形容做書裏所描寫的什麼公主一模一樣，彷彿那公主做着方才所形容的粧扮，來探望她所戀愛的傷重垂危的騎士一般。而且這位可憐紳士的着迷實在厲害的很，雖則手摸着的，鼻子聞着的，還有那娼婦身上別的許多東西，都足以使得一個脚夫之外的不論何人要嘔吐，却都不能够使他覺悟。他總想像自己懷中抱着的就是美之女神，於是將她摟得緊緊，用着一種肉麻的低語對她說道：「啊，美麗而且高貴的女子，蒙你惠然光臨，此恩真如大海，我真恨不得在一種較好的情景之下可以報答你啊！只無如命不由人，好人常遭惡報，以致我如今躺在牀中，傷得不能動彈，即使我十分願意滿足你的慾願，但是不可能的了。而且這上面還加上一重更大的不可能，就因我對於那天下無雙的托波左之達辛泥亞，我那私心嚮往的唯一的情人，是伐蓄沒有二心的。要是沒有這些障礙，那末我決不是個獸騎士，會得將你惠賜的良緣輕輕放過。」

馬立托奈斯發見自己已被吉訶德先生這麼緊緊的摟着，覺得苦痛非凡，大汗直淌，對於他說的話不聽也不選，只是悶聲不響。

的掙扎着，要擺脫開他。那誠實的脚夫慾火中燒，不能睡覺，他的情人一進門他就已聽見，以後吉訶德先生對她說的那些話，他都留心聽着，以爲那阿斯都里亞的娼婦背信去跟別人睡覺了，不由得起了妬心，一步步爬近吉訶德先生的牀那邊去，悄悄的站着，要看看那一番他並不懂得的演說到底發生什麼結果。但是看看那娼婦掙扎着要擺脫他，吉訶德先生却拚命要將她攔住，他就再也按捺不住，舉起臂膀來向那着迷騎士的燈箱臉上狠狠的一拳揮去，使得他滿嘴浴了血；但還不甘心，他又爬上他的肋骨，從一頭到一頭的開起步來，比平跑的步子還略快一點。那張牀本來就有些不穩，牀基也並不頂結實，現在再加上那脚夫的重量，它就吃當勿滑，跟他們一同坍倒在地上；經過一個大聲響，客店老板也醒來了，他大聲叫了幾聲馬立托奈斯，沒有回應，就馬上想，一定是她鬧的什麼亂子。他懷着這種疑心，就爬起牀來，點了一支蠟燭，向他聽見吵鬧的地方走去。那娼婦看見她的主人來了，知道他的脾氣可怕，直嚇得渾身發抖，不知所措，馬上向桑科·判黎牀上跑去，那時桑科睡得正好，她就爬進被窩，緊靠他身邊躺着，縮得像個雞蛋。客店老板走進房，便道：「你在那裏，你這婊子這一定是你幹的事。」這時候桑科醒來了，他覺得一大塊東西彷彿壓在自己身上，以爲是夢魔，便四下揮起拳來，其中有不少拳頭落在馬立托奈斯身上，使她痛得再也顧不了禮貌，就也鞭桑科以老拳，這就叫桑科從沉睡的狀態清醒過來，一看自己受人這般看待，也不管是誰，就盡力抬起身，和馬立托奈斯互扭起來，於是二人之間開始了世界上最難分最有趣的一場交手。那脚夫經他東家的燭光一照，看出了他情人的遭遇，就丟開吉訶德先生，跑去給她必要的援助。店主東也向那邊跑，可是目的不同，他是去懲罰那娼婦的，因爲他已斷定她毫無疑義的是這一切糾紛的唯一起因了。於是，就像俗語說的，貓吃老鼠，老鼠吃繩子，繩子吃棍子，那時是脚夫打桑科，桑科和婊子互打，老板打婊子，大家都密密的揮拳，不容自己有一分鐘的休息；最妙的是老板的蠟燭也滅了，於是大家在黑暗之中，更是彼此無情的狠打，直狠得拳頭落處，體無完膚。

剛巧那天夜裏有個多勒多所謂神聖保衛團的軍官也在那客店中住宿；他也聽見了這廝打的怪聲，便拿起他的手杖和放棄任狀的洋鐵盒，捫索着走進那房中，在黑暗中喊道：「你們趕快住手！你們知道王法嗎？知道有神聖保衛團嗎？」當時他首先觸着的就是那打壞了的吉訶德先生，他躺在他那毀了的牀上，直挺挺的仰着，已經是毫無知覺。那軍官四下捫索，抓到了他的鬍子，便一疊連聲的喊道：「我命令你起來幫助我！」但看看他抓住的那個人一點不動彈，就斷定他是死的了，又斷定房間裏邊的那

些人就是兇手，於是把聲音提得更高，喊道：「把店門關起來，不要放一人出去；這裏他們殺了人了。」這個聲音使得大家都吃了驚嚇，便馬上都停了手。店主人躲進他自己的房間，腳夫躲進他的鞍褥，娼婦躲進她的稻草，唯有那不幸的吉訶德先生和桑科，却不能從他們所在的地方移動一步。這時候，那軍官放開吉訶德先生的鬍鬚，跑到外面去，要找個燈亮來查明這件兇案，可是他找不到，因為老板回房的時候故意把那燈熄滅了；於是他就不得不向烟窗裏去設法直到費了許多氣力和時間，才把另外一盞燈點亮。



到這時候，吉訶德先生已經蘇醒過來了，他就用着前一天躺在「扁擔谷」裏叫呼他侍從的那種聲調對他叫道：「桑科，朋友，你睡覺嗎，朋友桑科？」我怎麼會睡覺呢？我倒鬆透了。」桑科抱着滿肚子的牢騷和懊惱答道：「我想今天晚上地獄裏所有的魔鬼都跟着我了罷。」吉訶德先生道：「這是你很可以相信的；我以為這個堡砦一定着了魔，要不就是我見識不夠。因為，你聽我說——可是我要告訴你的話你必須伐誓守秘密，到我死為止。」桑科答道：「好的，我伐誓。」吉訶德先生道：「我所以要這麼說，是因為我不願意損害人家的名譽。」桑科又道：「我伐誓呀，不到你死之後我一定守秘密，但願老天爺許我明天就見你死。」吉訶德先生道：「怎麼，難道我待差了你了，桑科，你願意見我死得這麼快？」桑科道：「並不是你待差我，可是不喜歡把東西放得太長久，不喜歡把它放到發霉。」吉訶德先生道：「隨你怎麼樣罷，我憑你的愛，憑你的好心，就是再大些的事情也肯信任你的；那末你聽我說，今天晚上我會有過一樁意想不到的奇遇，現在簡略跟你說罷：不多一會兒之前，這個堡砦主人的女兒到我這裏來了，她是大部分有居民地面所能發見的最最完全最最美麗的一位姑娘。她那體態的婀娜，心靈的敏妙，叫我怎麼形容得盡呢？還有別的種種隱藏的媚處，我爲要對我的情人托波左之達辛泥亞維持真操，現在都略過不談了。只有一層你必得知道，就是也未知因老天爺忌我僥倖碰到這麼大的豔福，或因爲我剛才所說，這個堡砦是着了魔的（這一層比較的可靠）當她和我正從事於最最甜蜜最最纏綿的談話的時候，忽然來了一隻長在什麼巨怪臂膀上的手，我眼睛看不見它，也不知它從什麼地方來的，它就在我嘴巴上狠狠的，打得我滿嘴巴都是血；跟着它還連連的捶我，弄得我比昨天因洛穰喃提開玩笑吃那班脚夫揆的情形還要壞。因此我就猜想這位姑娘身上的美麗的寶藏是有什麼有魔法的摩爾人守護着的，不是給我保留的。」桑科答道：「也不是給我保留的呢，因爲我也吃了四百多個摩爾人一頓痛打，想起昨天吃的扁擔，倒像是饅頭奶餅一般了。不過，請您告訴我，先生，咱們現在弄得這般狼狽，您也說是一種再好不過的難得遭遇嗎？當然在您老人家是跟我不同的；您會有您剛才說的那麼個絕色美人撲在懷裏過。我呢，我落得個什麼？不過是一頓再厲害不過的痛打，我想是這一輩子都要感覺到的了。唉，倒霉連我的媽媽娘都倒了霉！我本來不是什麼遊俠騎士，也並不存心要做的，可是吃起虧來老是大分兒派在我身上。」吉訶德先生道：

「怎麼你也挨揍了嗎？」桑科道：「不是我已經告訴你了嗎？真是連祖宗都倒了霉！」吉訶德先生道：「你不要難過，朋友，我馬上就要把那寶貴的香油做起來了，那是只消一眨眼睛就會治好我們的。」這時候，那個軍官已經點起他的燈，走進房來要看看那個他當是彼殺的人。桑科看着他走進來，見他身上穿着襯衫，頭上帶着睡帽，手裏拿着一盞燈，又覺得他容貌很是醜陋，就向他主人問道：「喂，先生，這就是那個有魔法的摩爾人來補足他給我們的教訓的嗎？」吉訶德先生道：「這個不會是摩爾人，因為有魔法的人是誰都不讓看到的。」桑科道：「他們不讓人看到，却要讓人覺到，您瞧我的肩膀罷。」吉訶德先生道：「我的肩膀也能做見證，可是不能作爲一個充分的證據來證實我們看見的就是那個有魔法的摩爾人。」

那軍官走進房，看見他們這麼平靜在談話，不覺呆住了。但當時吉訶德先生還是直挺挺仰在那裏，爲了身上的創傷和膏藥，仍舊一點不能動彈。那軍官走近了他，說道：「你怎麼啦，老實朋友？」吉訶德先生道：「要是我處你的地位，我說話一定比你恭敬些。難道你們這個地方是這樣子對遊俠騎士說話的嗎，呆木頭？」那軍官看見自己被一個相貌這麼醜陋的人所侮辱，覺得受不了，就舉起一盞裝滿油的銅燈，向吉訶德先生頭蓋上擡去，登時打破了他的頭皮，於是他就趁四下洞黑之中，溜烟跑出房去了。桑科·判黎道：「無疑的，先生，這是有魔法的摩爾人了；他把那寶貝保留起來給別人，替咱們保留的只有拳頭跟「燈砲」呢。」吉訶德先生答道：「大約真是這樣的，所以我們用不着看重這種魔法的事兒，也用不着對它們發脾氣，光火；因爲它們既然是看不見的，變幻莫測的，我們就找不到東西來報仇，那怕我們抱着再大不過的仇氣。現在，桑科，你起來罷，要是能夠的話，去找這蠻犢的酋長去，向他要點油酒，鹽跟迷迭香來做治傷油，因爲老實說罷，我此刻急乎要用它；那個鬼把我敲了一下，現在血流得很快呢。」

桑科骨頭裏帶着十分的疼痛爬了起來，摸黑向店主人的房間走去。當時那個軍官還在那裏偷聽他們的動靜，桑科碰在他身上，就道：「不管你是誰罷，先生，總請你發發好心，幫我們拿一點兒迷迭香，油鹽，跟酒來，因爲現在需要這幾樣東西來醫治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個騎士，他現在躺在那邊牀上，被這客店裏一個有魔法的摩爾人打得重傷了。」那軍官聽他說了這麼一套話，

● 「燈砲」意思是用燈作砲來打。原文 Candillazo，是個新鑄字。

就當他是個瘋子。那時天已開亮，他就開了門，叫起店主人，告訴他這老實人所要的東西。店主人將這幾件東西供給了他，桑科就拿到吉訶德先生那裏去。當時吉訶德先生正將兩手們在頭上躺着，哼着那「燈砲」打處的疼痛，原來這一下打，已經打出他高的一雙疙瘩來了；至於他當做血的，其實不是血，却是汗，由剛才一陣大風波的苦痛逼出來的。後來他接了藥草，搗爛了，將幾件東西混合起來，煮了好一會兒，直到他覺得煮夠為止。這才他問他們要一只藥瓶來裝，但因客店裏沒有這樣的東西，他就決意把它裝在店主人送給他的一只馬口鐵的油壘裏。裝好之後，他當即對那油壘唸了八十遍以上的「主禱」、「聖母禱」、「處女禱」以及「使徒信經」，而且每唸一個字都跟着畫個十字，以表示感謝的意思。當這期間，桑科、店主人、和那軍官都在他面前；至於那脚夫，他是管自料理他的騾子去了。

此後，他就決計把這珍貴香油的藥力立刻來試驗一下，因為據他想像，這一定是可珍貴的；於是他從油壘裏裝贖下來還在罐裏浸着煮着的部分，喝了差不多一合半；誰知剛剛喝下去，他就馬上大吐起來，直吐到胃裏什麼東西都不贖為止。又因為吐時的痙攣和激動，他出了一身大汗；因而他吩咐他們把他蓋得暖些，讓他獨個人在那裏。他們依了他的話，他於是一連酣睡了差不多三個鐘頭，直待醒來，覺得身上舒適了許多，傷也不復多了，他就當是完全治好了一般。因此他深信自己已經傳得飛拉白拉斯的眞方，從此碰到大小的戰爭，就再也不用害怕什麼危險了。

桑科·判黎見他主人好得這麼快，也認爲眞有神效，就請求他主人把罐裏剩下來給他喝，其實剩的還並不少。吉訶德先生准了他的請求，他就雙手捧着藥罐，真心誠意的往胃裏灌下去，算起分量來比他主人剛才喝的並不差多少。那曉得情形有些不同，可憐的桑科他的胃並不像主人的那麼嬌嫩容易嘔吐，因而在他未能嘔出之前，那藥力先就給他一陣的難過和惡心，一陣的冷汗和昏厥，使他真正當是最後的時間已經臨頭；當時他覺得苦楚極了，就開始詛咒那香油，並且詛咒給他喝的那個賊。吉訶德先生見他這般情景，就對他說道：「我相信，桑科，你所以會吃到這種苦頭，是因為你沒有封過騎士的緣故；因為依我的意見，這種藥水對於沒有封過騎士的人是不生效驗的。」桑科答道：「您老人家既然知道，（阿嚏，我倒了幾輩子的霉呀！）您幹嗎還讓我喝呢？」但這時藥力已生效驗，這位可憐侍從就上下兩端一齊大放起來，直弄得墊底的蘆蒲席和裏身的被條都從此再無用處。當時他又一陣陣的汗出不止，一陣陣的昏厥過去，不但他自己當是不久人間，就是在旁的也人人以爲命在頃刻。這樣的風險和

吐瀉鬧得他差不多兩個鐘頭，那時候他就不像他主人那麼安適，却是支離狼狽，連站也站不穩了。吉訶德先生呢，剛才已經說過，他那時已經舒適而且健全，他就立刻要動身去找冒險，以爲他這樣逗留不進，就要叫世界上受難之人失却他的救護，且信那香油的效驗萬無一失，更加無所忌憚；於是迫不及待，他就親手去搭配了洛稷喃提，替他侍從的牲口也上了鞍韉，這才幫他穿好衣裳，攙扶他上了驢子。隨即他自己也跨上了馬，來到客店中的一隻角落，隨手把那裏放着的一支投槍抓在手中，以代矛子之用。當時客店裏所有的人一共二十來個，大家都眼光光的看着他；其中有店主人的女兒，跟着大家不住對着他看，他也目不轉睛的直瞪住她，還不時發出一聲長嘆，彷彿直從他肚皮抽出來一般；大家總都以爲這是由他肋骨上的疼痛而起，至少昨天晚上眼見他貼膏藥的那些人是要這麼想的。

主僕二人都已上了坐騎，站在客店門口，他就叫了店主人，用着一種莊重而嚴肅的聲音對他說道：「碧長先生，鄙人此番打攪貴碧，荷蒙優待，此恩此德，沒世不忘。貴碧長倘會遇暴客欺凌，鄙人自當竭盡微勞，以圖報答。當知鄙人之職責，無非是扶弱鋤強，爲人報仇雪恨，以懲不義耳。貴碧長即請三思，倘有冤恨未伸，用得着鄙人之處，但請明言，無庸客氣。鄙人今憑騎士之職任與貴碧長約，必使貴碧長滿意如心而後止。」店主人也用同樣的莊嚴回答他道：「騎士先生，鄙人現在不勞您老人家替我報什麼冤仇，倘有人加害於我，我自己知道怎樣報復的；現在只請您老人家把您住店的花費付給我，就是您那兩匹牲口吃的草料麥子錢，以及您家的房飯錢。」「怎麼？」吉訶德先生道：「那末這是一家客店了？」店主人答道：「而且是一家很有信用的客店。」「那末，」吉訶德先生道：「我一選都弄錯了；因爲實不相瞞，我總當是一個堡碧，而且是一個並不壞的堡碧。不過既然如此，並不是一個堡碧，而是一家客店，如今唯一辦法就是請你豁免我的錢，因爲我實在不能違背遊俠騎士的法律；我確實知道，凡是遊俠騎士，無論他們住在什麼客店裏，是從來不給住錢或是別的什麼錢的。（我到現在爲止，在書上讀到的從來沒有不這樣。）而且這也有着正當的理由，就因他們在外找冒險，無日無夜，無冬無夏，騎馬步行，就飢忍渴，胃暑衝寒，受盡天上所有的不測，地上所有的險巖，總之吃盡了一切難堪的苦楚，那末是應該有極好的住處來報答他們的了。」店主人答道：「這都跟我沒有相干，只請把該我的錢付給我，我們不要你的故事跟騎士，因爲我所要的自己該得的東西。」吉訶德先生答道：「那末你是一個呆木頭，一個可憐的店主人了！」說着他把洛稷喃提刺了一下，揮舞着手中的投槍，就毫無阻擋的奔出客店而去，也不同頭看看他的侍從有沒

有跟上來，一會兒就在許多路外了。

店主人看見他走了不給錢，就跑去抓住桑科·判紫。桑科說他主人不肯給，他也不給；因為他既然是一個遊俠騎士的侍從，同此規矩跟理由對於他同他的主人就一樣適用，在旅館裏客店裏是什麼錢都不給的。店主人聽了這話，怒不可遏，就向他恫嚇，說他倘使不給錢，就要給他個難堪，叫他後悔不及，桑科憑主人所得的騎士職位伐着誓，說他一個子兒也不給，那怕要他的性命，因為遊俠騎士自古以來的好習慣不應該由他身上破壞，也免得後世騎士的侍從們拿他做口實，說他是損害騎士權利的罪魁禍首。

也是可憐的桑科合該倒運，當時住店人中剛剛有四個塞額維亞的織布匠，三個哥爾多華馬泉地方的造針匠，還有兩個塞維爾的屠夫，都是一班刁鑽古怪愛開玩笑的朋友；當時也好像就因這種老脾氣發作了，大家向桑科圍上前去，將他拖下驢子來，其中有一個就跑去拿了店主人的被單，將他放在上面，但抬頭一看，看見天花板彷彿太低，不便他們的工作，這才決計到院子裏去，因為那上面只有天擋着。到了院子裏，他們就把桑科放在被單的中心，開始將他高高扔上去，拿他開玩笑，就彷彿懺悔節拿一條狗開玩笑一般。桑科吃着這套被單戲，不住的大聲狂喊，聲音傳到他主人的耳中，他主人駐馬細聽，以為近邊又有什麼新鮮的冒險來了，但後來明白聽出是他自己的侍從在叫喊，這才掉轉馬轡，勉力躍馬趕回了客店，一看客店是關的，他就策馬巡行，要想找出一個門口來。但他剛剛繞到院子的牆邊（原來牆頭並不高），就發見大家拿他的侍從在那裏惡作劇。他看見他在空中一起一落，姿勢非常敏妙而活潑，假使他的怒氣容許他的話，我想他也一定要禁不住笑的。他嘗試要從馬上爬到圍牆上，但是他身上的傷實在太重了，簡直連馬也下不得，因此他就在馬背上對那些拋擲桑科的人們發了許許多多的譴責和辱罵。現在要記也無從記起；但是那班人並不因他的罵而停止他們的笑樂，也不停止他們的工作；同時那在空中飛舞的桑科也不住口的叫喊，時而恫嚇，時而哀求，却一點也不會見效，也看來永遠不會見效的，直至後來他們真個疲倦了，這才肯罷手。於是他們把驢子交給他，拿他那件寬大衣將他裹着，放在他驢背上。慈悲的馬立托奈斯見他這般受難，心想給他一壺水喝，也是好的，就到井裏去汲了來，因為井裏的水比較涼些。桑科接過水，正要提到口邊，他主人就大聲喝阻住他，叫道：「桑科兒子，不要喝水。孩子，不要喝它，它會喝死你的。你瞧這裏（他把那香油瓶擊給他看），我有着神聖的香油在這裏，只消喝一滴就一定會復元的。」桑科聽見這

幾句話，把眼睛轉過來橫了一眼，大聲說道：「您大概忘懷了，先生，我不是騎士呀，或者您要我胃裏留着的東西都嘔清罷，昨天晚上我已吃過生活了。您看魔鬼份上保留着您的神水罷，不要來管我。」他一邊說一邊就喝起來；但他才一嘍，辨出是水，就不想再喝下去，只求馬立托奈斯替他拿點酒來。馬立托奈斯情情願願的替他辦到，並且自掏腰包替他給了錢；因為大家原說她地位雖然卑微，却是依稀彷彿有些兒基督教徒模樣的。桑科一經喝完酒，就馬上踢起他的驢子來，那時店門已經大開，他就一直騎了出。去心裏感覺十分滿足，以為他不化一文錢，却已達到了他的目的，那怕這是犧牲了他的慣常的擔保品——他的肉身——而來的。其實當時店主人早已取得他的行囊去抵他的欠款，但是桑科胡裏胡塗的走了，自己並沒有覺察。店主人見他一出門，就要把門封鎖起來，可是那班幹被單戲的朋友們不答應；因為他們原本是這麼一種人，縱然吉訶德先生真正是圓桌騎士之一，他們也要以為不值兩文錢的。

第十八章 敘述桑科·判案跟他主人吉訶德先生的談話以及此外值得一書的冒險

桑科到了他主人跟前，面孔蒼白，精神十分頹唐，甚至已不能刺他的驢子。吉訶德先生見他這般形况，就說道：「現在我十分相信了，老實的桑科，那個堡壘，或是客店，一定無疑是着了魔的，因為他們這般殘忍的拿你開玩笑，不是妖怪是什麼，不是別一世界的人是什麼？而且還有一層也叫我相信的，就是當我站在院子的圍牆邊看你那幾齣可慘悲劇的時候，我却怎麼也爬不過圍牆，甚至爬不下洛磯喇提，這一定是他們對我施了魔術了；因為我可以憑我的身分對你發誓，倘如我當時爬得過牆或下得了馬的話，我一定要替你大大報復，管教你那班懦夫跟兇手一輩子都忘不了這場玩笑，那怕我明知這樣的舉動是破壞騎士法律的。因為我已屢次對你說，凡是騎士都不許對不是騎士的人動刀，除非他是防衛他自己的性命和身體，以及碰到十分急迫的境地。」桑科道：「那是我自己也要報復的，要是我能夠的話，不管封過騎士沒有封過騎士；可是我不能够，雖則據我看來那些拿我開玩笑的並不是什麼妖怪，只是有肉有骨頭的人，同我們一樣的；而且他們拿我攢交的時候，我聽見他們每個人都是有名字的。一個叫彼得·馬提涅斯，又一個叫騰諾里珂·亞喃對司，那客店老板的名字叫左手約翰·帕羅米克。①這麼看來，先生，可見您當時跳不過牆，下不了馬，毛病是在別的地方，並不在中了魔術。而且我從這許多事情當中已經看得很明白，咱們如今在亂鬧的這些冒險，將來終有一天要叫咱們闖出大禍來，以致認不出那隻足咱們的右腳。所以依我的愚見，比較妥善的辦法是不如回到咱們的鄉村去，現在正是收割的時候，還是去幹咱們的事，別再這麼從塞加到麥加②，從油鍋裏跳到火裏的亂跑了。」

吉訶德先生答道：「你對於騎士的事情，桑科，真是懂得太少了！不要鬧，耐性些；將來總有一天你會親眼看見做這行當是多麼體面的事情；因為你說說看罷，世界上能有一樁事情比得打贏仗跟打勝敵人給人更大的滿意或更大的快樂嗎？那一定無

① 以上原名依次為 Pedro Martinez, Tenorio Hernandez, Juan Palomeque ei Zurdo.

② Cece 是哥爾多華城中摩爾人敬神的所在，Meas 是土耳其人的地方，故這句諺語的意思就是「毫無目的地亂跑。」(Mec-  
tanx.)

「是沒有的。」桑科答道：「也許是如此的，雖然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從咱們做了騎士以來，或者自從您先生做了騎士以來（因為我沒有理由可把自己算進這班體面人之列），咱們是從來不會打過勝仗的，只除對於比斯開人那一次；而且就是那一次，您也還落得個丟了半隻耳朵和半個頭盔。自從那一天直到如今，咱們就只有棒子又棒子，拳頭又拳頭，還外加我的一次被單戲，而且又碰着了有魔法的人，叫我要報仇也無從報起，所以您老人家津津樂道的這種打勝敵人的快樂，到底快樂到怎麼程度，我是無從知道的。」吉訶德先生答道：「那是叫我煩惱的事情，也應該叫你煩惱的，桑科；但是從今以後，我要嘗試去找一把刀來，誰要拿着它就怎麼樣的魔法也可以不怕。或許運氣好，我會把阿馬狄斯當自命爲『火劍騎士』時候的那把刀得了來，那是世界上騎士所有的最好武器之一；因爲除開剛才說的那種好處之外，它放起來還能同剃刀一般快，不管鎧甲怎麼的堅牢，怎麼的受過魔法，都是吃當不住的。」桑科道：「那就真是我的運道了，因爲即使真有這樣的事兒，即使您果真得到這樣一把刀，那也像那香油一般，只可以供受封過的騎士們去使用；至於苦惱的侍從們，那就只好叫苦了。」吉訶德先生道：「這個你不要怕，桑科，將來老天爺會待你好起來的。」

吉訶德先生和他的侍從正在這樣談論的時候，吉訶德先生忽然覺到他們所走的路上有一大陣濃霧向他們滾來，他一看見了，就朝桑科說道：「呵，桑科，今天是我交好運的日子了。我說，今天我可以照往常一樣顯一顯我的身手，今天我可以造成我的豐功偉烈，可以戰之青史傳之無窮了。你看見那邊那陣烟塵嗎，桑科？那是向這邊進行的一個包括無數不同民族的大軍隊掀起來的。」桑科道：「要是這麼說的話，那就一定有兩個軍隊，因爲這邊對面也起了一陣烟塵呢。」吉訶德先生掉過頭來一看，果然也烟塵滾滾，他就樂得什麼似的，以爲一定是兩個軍隊到那開曠平原上來交鋒了；於是霎時之間，他的想像之中就充滿了他在騎士書裏讀到過的那套戰爭魔法，冒險，荒唐，戀愛，挑戰，而他所說所想所做的一切也都無不傾向到這條路上。事實上呢，他所看見的烟塵是由兩個大羊羣掀起來的，原來那兩羣羊從不同的部分向同一條路上走來，只因灰塵遮着，非要到走近才看得清楚。可是吉訶德先生非常積極的肯定它們是兩個軍隊，以致桑科也不由得相信起來，便說道：「那末，先生，咱們該怎麼辦呢？」吉訶

● 這是希臘之阿馬狄斯，不是高盧之阿馬狄斯。



德先生答道：「除開幫助較弱的一邊還有怎麼辦？桑科，你知道，現在向咱們前面來的這個軍隊是大皇帝阿力勞發倫帶的，他是脫拉波邦那大島的島主；還有從咱們後面來的這個就是他的敵軍，加拉曼脫斯人的國王裸臂本塔波林所帶，他所以叫做「裸臂」是因他去打仗的時候總要裸出右臂的緣故。」桑科問道：「這兩位王爺是爲什麼結下仇恨的呢？」吉訶德先生答道：「他們所以結下仇恨，只因阿力勞發倫是個兇猛的異教徒，他跟本塔波林的女兒發生了戀愛，她是一個最美麗頂頂優雅的女子，又是基督教徒；她的父親不肯把她嫁給一個異教的國王，除非他先放棄了假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改做了基督教徒。」桑科道：「那末我敢代誓，本塔波林是對的，我決計畫我的力量去幫助他。」吉訶德先生道：「你如果這麼辦，桑科，也能算是分內事，因爲在這樣的戰爭裏面，是不一定要封過騎士的。」桑科答道：「這個我很容易懂得；可是這頭驢子咱們放到那裏去呢？總要等打了過後一定能夠找到的地方；因爲我相信騎着這樣的牲口去打仗總是不大作興的。」吉訶德先生道：「你這就對了；現在你可以把他這麼辦：你放他自己去碰運氣去，不管他丟失不丟失；因爲咱們打了勝仗之後，馬匹儘有得咱們挑，就是落後騎提的位置也怕要被別的馬擠掉呢。可是你得留心聽着我，等我把兩個軍隊裏的主要騎士講給你聽。現在爲你可以觀察得更明白起見，咱們退到那邊那個高牆上去罷，那裏是兩個軍隊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說着，他們就爬上了一個小丘，從那裏看下來，倘使沒有灰塵遮住視線的話，吉訶德先生當做了軍隊的那兩羣羊，本來是很容易辨出來的；不過他當時在想像之中看見了實在不會看見也不能看見的東西，他就高聲的講起來了：

「你看那邊那個騎士，穿一身鍍金的鎧甲，盾牌上畫着個戴王冠的獅子蹲伏在一個女子脚下的，他就是銀橋的誓主，英勇的勞爾卡科。那一個鎧甲上洒着金花，盾牌的蒼綠地上畫着三個銀王冠的，就是可怕的米可稜波，圭羅西吉的大公爵。

① Alhandarón.

② 古印度錫倫羣島之一。

③ Trepobana, 非洲腹部的居民。

④ Garamantas, 非洲腹部的居民。

⑤ Petapolin del arremangado brazo.

⑥ Laurcalco.

⑦ Micoolemba.

⑧ Curoca.

還有第三個，體格龐大，在他右邊走的，就是無畏的波里采之白蘭達巴巴郎<sup>①</sup>，阿拉伯三區<sup>②</sup>的君主；他穿的是蛇皮的鎧甲，手裏不拿盾牌，却拿一面大門扇，相傳就是參孫<sup>③</sup>，拚死報復他仇人時從廟上拔下來的一扇。可是你把眼睛朝過這一邊來，你就看見在那一個軍隊前列的就是常勝不敗的卡克約那之泰蒙奈爾<sup>④</sup>，新比斯開的君主，他鎧甲上分做蒼色，綠色，銀色，金黃色四種顏色，盾牌上畫着一隻貓，或在紅條紋的地上刻着 MIAD 幾個字母，這是他的情人名字的開頭，據說她就是亞爾加爾威<sup>⑤</sup>，公爵阿爾芬尼昆<sup>⑥</sup>的女兒妙齡娜<sup>⑦</sup>。還有那一個，壓在那邊那匹駿馬的背上的，鎧甲同雪一般白，盾牌上也一片淨白，沒有一點徽紋，他是一個新騎士，籍貫是法蘭西人，名叫彼得·佩品<sup>⑧</sup>，是烏得里克<sup>⑨</sup>男爵領地的君主。還有那個你看見的，腳跟裝着馬刺，正在刺那斑駁快馬的肚腹，身上穿着一套純蒼色的鎧甲，他就是威武的納爾皮亞公爵<sup>⑩</sup>，林中之厄斯帕達費拉多<sup>⑪</sup>，他的盾徽是天門

① Brandakarbaran de Bliche.

② 從前希臘人分阿拉伯地爲三區。

③ Sampson 或 Samson，希伯來最著名的力士。他有一次被人閉了城門拿他，他半夜裏拔出門鍵，並且將門扇也帶到山頂去。後來被非利士人所擒，放到大衮神廟中去侮辱，他抱住廟柱，用力拉它，以致全廟都倒下來，和仇人一同壓死。（見士師記十六章。）

④ Tyrone de Carcajona.

⑤ Algarve，葡萄牙極南的一省。

⑥ Alenquem.

⑦ Minina.

⑧ Peter Papin.

⑨ Utrigue.

⑩ Duque de Nerbia.

⑪ Espar'afiarido de B sque.

多章的地上刻着一句卡斯提爾語的標語——*Rastras mi suerte*——意即「我的運道這樣走。」

就像這樣，他按照着幻想的指使，提出每個隊伍裏的許許多多騎士的名字來，並且將武裝、顏色、徽紋、標語逐一的臨時編派給他，這都全靠他的想像力和一股不可思議的瘋勁，因而他就毫不遲疑的繼續說道：「咱們前面的這個部隊是由不同民族的人民編制成的：這裏面有在著名的贊塔斯河●喝甜水的居民，有脚踏在馬西利亞●平原上的山民，有在幸福的阿拉伯飾取純粹精良的金砂的，有在清澈的志爾摩東河●著名爽人的沿岸居住的，有用種種樣樣的方法竭取帕克托拉斯●的黃金血脈的，也有不守信約的努米底亞人●也有以弓箭著名的波斯人，也有善鬥如飛的帕提亞人●和米太人●，也有永遠遷居無定的阿拉伯人，也有美貌而殘忍的西徐亞人●，也有厚嘴唇的愛西屋皮亞人●；此外還有數不盡的其他民族，我見了面都能認識，只是名字記不起來了。至於那邊那一大隊裏有的是在橄欖繁生的柏底斯清流裏飲水的居民，有的是拿金色燦爛的塔和河水擦面的居民，有的是享用着神聖真尼爾河●肥饒河水的居民，有的是脚踏在滿是牧場的塔退西亞●平原上的居民，有的是在嘿

● Xanthus, 古代西亞國的一條河。

● Masilis.

● Thermodon, 在小亞細亞東北部。

● Pactolus, 古代呂底亞國的小河，以產金砂著名。

● Numidians, 非洲北部古國的居民，屬柏種 (Barbers)，甚強悍，但無信義。

● Parthians, 波斯北部古國的居民。

● Medes, 裏海西南部古國的居民。

● Sythians, 古代歐洲東南部及亞洲西部的遊牧民族。

● Ethiopiains, 即黑人。

● Gentil.

● Tartaria.

累斯●極樂牧場上遊戲的居民，有的是戴着黃澄澄的豐穗的曼卻的居民，有的是身披鐵甲的古代哥德人的遺民，有的是在以穆靜著名的匹蘇威爾加河●裏洗浴的居民，有的是在以埋有寶藏著名的曲折的瓜的牙納●河畔廣闊牧場上放羊的居民，有的是在樹木蔭蔽的庇里尼斯山脈●的寒冷懸崖上以及崇高的亞平寧山脈●的雪凌山頂上顫抖的居民——總之，凡是歐洲所包括的民族都有在這裏了。」

阿唷我的天他這一下指出了多少地名，列舉了多少民族啊！而且奇怪的是每一個地方的特性他都信口可以道出來，原來他是整個的沈沒包裹在他以前談過的那些說謊書裏了。當時桑科●刺刺目瞪口呆的站在那裏聽他這番講述，一句話不會開口，還不時把他的頭旋到四面看看，看能不能發見他主人指出的那些騎士和巨人。但是看看沒有，他就道：「先生，您剛才說的是見什麼鬼的人呀，巨人呀，騎士呀，我是一個也看不見；大概這也全是魔術罷，跟昨天晚上那些妖怪一樣的。」吉訶德先生答道：「你這是什麼話，桑科！你難道沒有聽見馬叫的聲音，吹喇叭的聲音和擂鼓的聲音嗎？」桑科答道：「我什麼都沒有聽見，只聽見綿羊和山羊叫的聲音。」這話一點都不錯，因為當時那兩個羊羣已經離他們很近了。吉訶德先生道：「你是由於害怕，桑科，才看錯了聽錯了的，因為害怕的一種效果就是攪亂五官，要使得東西見不出真相；現在你如果害怕得厲害，你可以走開，讓我獨個人在這裏因為我要幫那一邊打勝仗，我是可以隻手成功的。」說着，他就刺了刺洛稜喃提不提着矛子，像閃電一般奔下山來。桑科對他喊道：「站着，吉訶德先生老爺，回來罷，老天保佑咱們了，您前面的是些山羊跟綿羊呢。求求您回來罷，真是我的親老子都倒了霉了，這是發的什麼瘋呀？您瞧罷也沒有巨人，也沒有騎士，也沒有貓呀什麼的徽章，也沒有四色或一色的盾牌，也沒有什麼真

① Korea, 西班牙的一個小市鎮。

② Pisuerga.

③ Medina, 西班牙重要河，發源於雙嶺山中。

④ Pyreneus, 由比斯開灣東達地中海的一條大山脈，為西班牙和法國的天然界限。

⑤ Apenninus, 是直貫意大利半島的一條山脈。

蒼色或是鬼顏色；真是觸霉頭！您到底幹什麼啦？」他叫喊了這麼一大套，吉訶德先生却是連頭也不回，只管向前跑，口裏大聲喊道：「嗨，騎士們，你們這些隨從英勇的皇帝裸臂本塔波林在他旗幟底下戰鬥的，大家都跟我來，來看看我替他對他的敵人脫拉波那那之阿力芳發倫報仇是多麼容易的。」說着他就衝進了羊隊當中，拿他的矛子動手攻打那樣的勇猛無前，彷彿真是跟他的死仇作戰一般熱烈。那些跟在羊羣裏邊的牧童牧豎，大家呼喊着叫他住手，但是看看無效，就解下了他們的投石器，拳拳頭一般大小的石塊向他耳邊射來。吉訶德先生不顧，却四面八方的跑着，口裏喊道：「你在那裏，驕傲的阿力芳發倫，你走出來。我是一個單身的騎士，現在要跟你較量較量，試試你到底有多少勇氣，並且要你的性命，算是懲罰你給勇敢的本塔波林·加拉曼脫受的委屈。」在這當兒，飛來了一塊大石子，打中了他的胸膛，竟致他的兩條肋骨陷進了肉裏。他經這一下，以為自己一定是沒命了，或至少是受重傷了，當即記起了他的藥水，於是掏出那油瓶，放在嘴上，倒了些下去，但不等他覺得已經曠足，就又飛來了那樣一顆石子，不偏不倚的打在他那隻手上，以及那個油瓶上，將油瓶打得粉碎，還外加帶走了三四個牙齒，搗爛了兩個指頭。第一下既然那樣，第二下又是這般，於是這位苦惱的騎士就從馬上滾到了地上。牧人們跑到他身邊，深信他們已經將他殺死了，於是急忙聚攏他們的羊羣，收拾死羊的屍體（大約有七隻），便再不加根究，馬上拔隊而去了。

當這中間，桑科一逕都站在那小丘上，眼看着他主人發瘋，只急得他不住拔着自己的鬍子，詛咒着當初為什麼會跟他認識。但後來看見他滾到地上，牧人們也已經走了，他就爬下山頭，跑到他那裏，看見他雖然還沒有完全失掉知覺，形景却已不堪之至，便對他說道：「吉訶德先生老爺，我不是叫你回來的嗎？因為您跑去攻打的一羣羊不是一隊人呢。」吉訶德先生答道：「那個妖怪，我那仇人，他把東西變得真好快啊！你得知道，桑科，他們這種人是很容易要我們變什麼就什麼的，這回我那惡毒的冤家，他看見我這場戰爭勢必勝利，妬忌我得了榮譽，這才把兩方的隊伍變成了兩羣羊的。可是桑科，你看我分上，有一樁事你得做好，你自己弄弄明白，知道我對你說的話是正確的：你騎上驢子，悄悄的跟着他們走，你將發見他們走得稍遠的時候就會恢復原形，那時他們就不是羊而是魁梧碩大的人類，正同我當初所說的一樣了。不過現在你不要走，因為我要你的幫助；你走過來，看看我到底缺了幾個牙齒；我覺得是好像嘴裏一個都不賸的了。」桑科走近他身邊，幾乎把眼睛插進他嘴裏去；正在這個當兒，那香油在吉訶德先生胃裏開始起了作用，及至桑科面對面的看進他嘴裏，他就把胃裏的東西非常猛烈的噴了出來，彷彿從小彈砲裏

射出來一般，直射在那位慈悲侍從的臉上和鬚鬚上。『我的天！』桑科喊道，『我還是倒了什麼霉呀？這苦惱子一定是受了重傷了，他嘴裏噴血了呢。』但經略一思索之後，他就從顏色，味道，氣味上辨出了它並不是血，只是他看見他喝下去的那個油瓶裏的香油，他於是感着了一陣惡心，登時翻了胃，將裏邊的東西對他主人面上噴了去，因而主僕二人都弄得一樣滿面淋漓。桑科跑到他的驢子那邊，要想從行囊裏找點東西出來擦擦臉，並且醫治他主人，但一看行囊也不見了，他就差不多發起狂來。他重新又把自己詛咒了一陣，心裏打算要離開他主人，回到家裏去，那怕丟掉以前的工資和做島主的希望也是甘願的。

這時候，吉訶德先生也爬起來了，他將左手捫在嘴上，以防膿下來的幾個牙齒也要落出，還有一隻手抓住洛樓喃提的轡頭，——原來洛樓喃提始終沒有跑開他的主人，他是十分忠心的，——這才向他的侍從那裏走去；當時他的侍從正把胸膛靠在他驢子上，腮巴托在手中，現出一個人陷入沈思的狀態。吉訶德先生看見他這般形况，神氣上很是淒惶，便道：『桑科，你要知道，一個人若是不比別人多做些事情，他是不能勝過別人的。你現在嘗到的這許多風波，就都是天氣將要清明和事情將要順利的預兆，因為無論是好運是惡運總沒有永遠不變的道理，因而知道咱們的惡運既然交了這麼久，好運是不會很遠的了。所以你不要爲我受到的災難心裏難過，因為這是你沒有份兒的。』桑科答道：『怎麼沒有份兒？難道昨天他們拿被單來扔的就不是我老子養的兒子？今天我丟掉的行囊跟我的動產也都是別人的了。』吉訶德先生道：『什麼！行囊丟了嗎？』桑科答道：『是的，丟了。』吉訶德先生道：『那末咱們今天沒有東西吃了。』桑科答道：『大概是要這麼的，倘使這邊田裏不長您所說的那種草的話，——您不是說過您認識一種草，是像您老人家這樣不幸的遊俠騎士常常拿來充飢的嗎？』吉訶德先生答道：『說雖這麼說，這一回我可再可吃一片麵包跟兩個鹹鱈魚的魚頭不要帶奧斯科立第。』方書裏載的那些藥草，那怕是拉古那博士做過註解的。不過，好桑科，你騎上驢子，跟我來罷；因為上帝有好生之德，決不會斷咱們的生路，而況咱們是爲他服務的呢；他連蚊子還給以空氣，蚯蚓還給以泥土，青蛙還給以水的，他真是大慈大悲，使太陽所照無分於善人惡類，雨露所降無別乎正直奸邪的哩。』

① Discorides, 二世紀頃の希臘名醫。

② Andres Laguna, 十六世紀西班牙的醫學博士，嘗譯帶奧斯科立第的方書，並加註解。

桑科道：「您老人家做起牧師來倒是比做遊俠騎士好些。」吉訶德先生道：「桑科，遊俠騎士是什麼事情都知道一點，而且必得知道的。古時候有些遊俠騎士，他們在王家的大道上傳道演講，態度非常從容，彷彿他們在巴黎的大學裏得過學位一般。由此咱們可以推知，槍並不會因筆而鈍，筆也不會因槍而鈍的。」桑科道：「好罷，您老人家說的話總不會錯；可是咱們走罷，去找找今晚上歇宿的地方看，可要求上帝保佑，但願那地方沒有被單也沒有要被單的朋友，沒有妖怪也沒有會魔術的摩爾人，因為要是有的話，我就一乾二脆的什麼都不幹了。」

吉訶德先生道：「孩子，你禱告禱告上帝，領我到不管什麼地方去罷；因為這一回咱們的歇宿地方，我聽憑你去挑選；可是你把手伸過來，拿指頭摸摸我右邊的上顎到底缺了幾個牙齒；我覺得那邊痛。」桑科插進他的指頭去，摸着，說道：「您老人家這邊本來有幾個的？」吉訶德先生答道：「四個，上大齒不算，統統全的，而且很好的。」桑科道：「您要說說清楚，先生。」吉訶德先生道：「我說四個，倘使沒有五個的話；因為我生平無論大牙小牙都從來不會拔過一個，也不會蟲蛀過一個，爛掉過一個。」桑科道：「那末，在這邊下排，您老人家就只剩兩個大牙，還有一個半個頭；上排是整個半個的都沒有，統統跟我的手掌一般平滑了。」吉訶德先生聽見他侍從報告他這個傷心的消息，便道：「我真是幸甚，我是寧願丟掉一隻臂膀的，只要不是拿刀的那隻臂膀；因為桑科，你得知道，一張嘴裏要是沒有牙齒，就像是磨房裏沒有磨石一般，就是鑽石也沒有牙齒寶貴呀。不過呢，既然進了騎士這一行，這一套的事情總是難免的。你騎上去領路罷，桑科朋友，要快要慢都由你，我跟你走就是了。」桑科依從他的話，仍舊向大路而行，爲的那條路上走的人多，他想去總可以找到宿處；他們一路緩緩輕輕的走着（因為吉訶德先生牙齒痛，心境不能安寧，也沒有心思要跑快），桑科不住拿話替主人遣悶，要知他說出些什麼話來，且聽下章分解。

第十九章 敘述桑科和他主人之間的高妙談論及以後對於一個屍體的冒險兼及其他著名事件

「照我看來，我的主人，你我近來受到的這許多災難，一定是在懲罰您老人家對於您自己的騎士職位犯了的罪孽，因為您當初曾經伐過誓，要不在桌子上吃麵包，不跟王后取樂，還有許多別的事情，您都伐誓過要幹，直要等您得到那個馬蘭的里諾——您怎麼叫那摩爾人的我記不清了——得到他的頭盔才算數，您可是都沒有辦到呢。」吉訶德先生道：「桑科，你這話對的，可不瞞你說，我實在是完全忘記了；那末你也可以相信我的話，這次的被單事件所以會落到你身上，就因你不及早提醒我之過。但是我會得補救的，因為在騎士淘裏，凡事都有法子可以妥協。」桑科道：「怎麼，難道我會伐誓要提醒您的嗎？」吉訶德先生道：「這不管你有沒有伐誓，我就只知道你總逃不了一個從犯的罪名，所以現在來趕緊設法補救，那總無論如何錯不了的。」桑科道：「既然如此，那末先生，您可不要再像以前那樣忘記了；那些妖怪也許再要拿我開玩笑，或者拿您老人家開玩笑，要是他們知道您這老脾氣不改的話。」

他們正在這樣談論的時候，夜已追趕他們到大路中心來了，他們却看不見也找不出一個容身的所在；最難堪的是他們已經餓得快死，因為他們丟掉了行囊，就是丟掉了全個糧食庫。而且禍不單行，偏又逢到了一樁意外，看起來像是真正的冒險一般。事情是這樣的。那時天色已經很黑，但是他們仍舊向前走，因為桑科相信這條路既是王家大道，一兩哩路內總可找到一家客店的。

這樣的走着走着，夜是黑的，侍從是飢餓的，主人也胃口好得很，他們就看見前面路上有一簇燈光，像許多行動的星星一般迎着他們而來。桑科看見了非常駭愕，吉訶德先生也一時辨不清什麼東西，一個控住了驢子的絡頭，一個勒住了馬兒的韁轡，大家都呆呆的站住了，留神看着來的到底是什麼。只覺那些燈光越來越近，越近越大。桑科抖擻得彷彿是水銀一樣，吉訶德先生也不覺毛骨聳然，但稍稍回復了一點勇氣，便大聲叫道：「桑科，這必定是一場危險萬分的天大的冒險，是必得我把全身的力量和

● Melendriño, 義為強盜，是曼布里諾的音誤。（見頁六十註。）



勇氣都用在裏面的。」桑科道：「倒罷倒罷！在我看來好像是妖怪來了，那末我那裏有這肋骨吃當得起呢？」吉訶德先生道：「那怕他們是從來不會見過的妖怪，我也不容他們碰着你衣裳上的一絲一縷，因為上次他們能把你來開玩笑，那是因為我肥不過圍牆的緣故；可是咱們現在都在平地上，我就可以如意要刀了。」桑科道：「可是他們倘使用魔術來迷住你，你像上次一樣，那末咱們在空地上不在空地上有什麼分別呢？」吉訶德先生答道：「你不要管它罷，桑科，我求求你膽子放大些；過一會兒你就會看見我的膽量是多麼大的了。」桑科道：「那麼好罷，但願如此；說着，他們略略讓到大路的一旁，再向前面留心辨認那些燈亮到底是什麼；不多會兒，他們就看出許許多多的人，統統穿白的。桑科看見這種可怕的景象，什麼勇氣也沈落了，只嚇得牙齒打戰起來，彷彿害着四天瘧，直至看得更清楚，也愈加發抖打戰得厲害。原來這時他們已經發見了二十來個穿白長袍的人，統統騎在馬上，手裏都拿着火把；他們後面跟着一架抬牀，上面蓋着黑；再後面是六個穿着重衣服的人，他們所騎的驢子也都從背到腳的蒙着黑；由脚步的緩慢上，很容易看出它們並不是馬。那些穿白的都一路用一種低沉哀訴的聲音喃喃自語着。

這種奇怪的景象，碰在這樣一個時光，這樣一個荒涼的所在，原是很容易使桑科心裏要起恐怖的，甚至他的主人也難免要起恐怖，倘使他不是吉訶德先生的話。至於桑科，他是全身的膽量早已一絲不留了。但他的主人却跟他完全不同；當時他的活躍的想像給他暗示，以為這必定是他書裏的那種冒險之一。照他看來，那抬牀就是一個屍架，上面載着的必定是個重傷的或者被殺的騎士，他這冤仇是保留給自己替他報的；於是就再不費思索，平提了矛子，坐穩了馬鞍，用着一種活潑潑的精神和姿勢，將自己植在那些白衣人所必須通過的路中心；等到他們走近來，他就提高他的嗓子叫道：「站着，騎士們，不問你們是誰罷，你們要對我講個明白，你們是誰的部下，從那裏來，到那裏去，那個屍架上抬的是什麼？因為照光景看起來，一定是你們傷害了別人，或者是別人傷害了你們，你們對我講講，是於你們有利而且必要的，因為我或者是懲罰你們的加害於人，或者對那加害於你們的人報復。」白衣人中的一個答道：「我們趕緊要走了，客店還離開很遠，你要我們講的事情說來話長，我們不能耽擱。」說着，刺了他一刺，就走過去了。吉訶德先生聽見他這樣的回答，不高興，就抓住他的驢子絡頭，說道：「你站着，客氣點，把我問你的話講給我聽，不然我就向你們大家挑戰。」剛剛碰到那匹驢子是膽怯的，經不得他一抓，就吃驚嚇了，當即在後腿上壓起牌樓，往後翻過一個筋斗去，將背上騎的人摔在她肚底。一個步行的跟人看見白衣人摔下了，就對吉訶德先生臭罵起來，吉訶德先生本來已經

動氣，就再按捺不住，提起矛子來向穿喪服人中的一個進攻，登時使他身負重傷，倒在地上。這才又轉過身來去對付其餘的人，那時他手段敏捷，所向披靡，真是值得一看的，甚至你要當是洛機喃就突然長起翅膀來一般，他那樣奔躍迴旋，是多麼的靈敏而得意啊。那些白衣人都很膽小，而且手無寸鐵，當然只好馬上逃避鋒頭，向原野中奔去，手裏却還拿着明亮的火把，看起來好像是快樂節或慶祝節夜裏的一班化妝跳舞人一般。那些送喪人也同樣的裹着長袍子，行動不靈便，因此吉訶德先生這方面是千穩萬妥，只弄得他們一個個不堪糜爛，不得不四散奔逃；因為大家都當他不是個人，却是從地獄中放出的魔鬼，來搶他們抬牀上那個屍體的。

這一番光景，桑科是都看見的，對於他主人的勇猛無前心中大是欽佩，便對自己說道：「無疑的，我的這位主人是跟他所自命的那麼勇敢而豪俠的了。」當時地上有一個燒着的火把，剛剛在那第一個被驢子摔下來的人旁邊；吉訶德先生憑這火光看見了他，就跑到他身邊，拿矛子尖對着他的咽喉，命令他屈服，否則就要殺他。那在地上的人答道：「我是早已屈服有餘的了；因為我已經不能動彈，我的一條腿兒折斷了。我求求你，先生，倘使你是一個基督教的紳士的話，不要殺我，你那就犯了褻瀆神聖的罪名了，因為我是一個學士，並且還得過小學位的。」吉訶德先生道：「你既然身居聖職，那末是什麼鬼叫你到這裏來的？」地上人道：「還有誰，先生，是我的不幸罷了。」吉訶德先生道：「還有更大的不幸來威脅你，要是你對我剛才問你的話不叫我滿足的話。」那學士道：「我馬上叫你老人家滿足就是。那末你聽着罷，先生。我剛才雖說我是一個學士，而其實我還不過是個碩士，我的名字叫阿龍索·羅佩司。我是阿爾考文達斯的人，這回是從巴徹來的，同行的還有十一個僧人，就是那些帶了火把逃走的。我們是伴送那抬牀上一個屍體到塞額維亞城去的。那是一個紳士的屍體，他死在巴徹，屍體就停在那裏，現在，我剛才說過了，我們是送他的遺骸到他故鄉塞額維亞去安葬的。」吉訶德先生問道：「那末是誰殺死他的呢？」那碩士答道：「是上帝拿疫病殺

● 這類的「學士」是指牧師的資格。

● Alcovendas.

● Baça, 西班牙地名。

死他的。」吉訶德先生道：「那末上主豁免了我替他報仇的一番辛苦了；要是他被別人殺死，這我就難以豁免，如今他既然死在老天手裏，我們是沒有別的法子，只好不則聲，聳聳肩罷了；因為倘使老天高興殺了我，我也只得這樣的。你尊家應該知道，我是拉曼卻的一個騎士，名叫吉訶德先生，我的責任和職掌就是周遊世界，替人家矯枉伸冤。」那碩士道：「那我就不懂得你這種矯枉的法子了；因為我本來是直的，你却將我弄成枉；你折斷了我的一條腿，是這一輩子也直不了的了。而你替我伸的冤，却反叫我受了冤，也這一輩子都伸不得了。我如今碰到你這找尋冒險的，就是我一回大不幸的冒險。」吉訶德先生道：「凡事都有幸有不幸，阿龍索·羅佩司碩士先生，這回的禍是由你們自己惹出來的；你們在這般黑夜，穿着這樣的僧衣，手裏拿着火把，口裏唸着，又穿着傷心慘目的喪服，看起來就真像是什麼惡東西，又像是從別個世界來的，因而使我不得不盡我的責任，來攻打你們；而且即使我確實知道你們是些地獄裏的魔鬼，我也是要攻打你們的；其實直到現在我都當你們是魔鬼呢。」那碩士答道：「好了，就算我自己倒運罷了，現在只求你，騎士老爺——你真害得我好苦——求你相幫相幫，把我從驢子底下弄出來，因為我的腿兒是給脚蹬跟鞍子鉗牢了。」吉訶德先生道：「那你為什麼不早說？我是可以一直談到明天早上去的呢。」於是他叫桑科·判黎走過來，但是桑科不肯就動身，因為他正忙着搜索一匹獸貨的驢子——也是那班好人兒帶來的，身上歇着好多可吃的東西。桑科把他的外套做成一只口袋，將東西儘量往裏面裝塞，裝上他自己的牲口，這才應着他主人的叫喚，跑了過來，相幫着將那碩士從他的驢子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又把他扶上驢子，給他一個火把；這才吉訶德先生吩咐他去找他的同伴，叫他替自己道歉道，說他給他們的傷害是不能避免的。桑科也接着說道：「倘使他們要知道這位打敗他們的健將是誰，你就告訴他們說這是著名的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又名「愁容騎士」。」

等到那碩士走了之後，吉訶德先生就問桑科，為什麼他這回忽然叫起他「愁容騎士」來。桑科答道：「我來告訴您罷。因為我剛才一邊都憑着那苦惱子帶來那個火把的光在看你，說句實話，尊老人家現在的面容，是差不多我生平見過的一副最苦的愁容了；這一定是由於您這回戰鬥累了緣故，或是因您沒有牙齒的緣故。」吉訶德先生答道：「都不是的；只是因那位担任替我一生功業作史的賢人，覺得我也應該起一個綽號的緣故。因為這是古來所有的騎士照例都有的；一個自命為「火劍騎士」，一個自命為「麒麟騎士」，這個叫「少女騎士」，那個叫「鳳凰騎士」，又有的叫「怪鷹騎士」，還有的叫「死之騎士」，而且

他們就靠着這些名字和徽號聞名於全個地面的。因此，我說，剛才說的那位賢人現在就借你的心思和你的口叫出我是「愁容騎士」來，從今以後我打算就拿這來做綽號了；而且我決計一有機會，就在我盾牌上畫起一張極苦極苦的愁容來，使得這個綽號可以更加貼切。」桑科道：「這個圖像確是用不着費時間化錢去畫的；您老人家只消把您的嘴臉露一露，叫人家看見了，人家就馬上會叫您「愁容的人兒」。說句笑話罷，先生，您肚子餓了，牙齒掉了，早已顯出了這般苦相，所以我說，您那個愁容的畫像是大可省得的。」

吉訶德先生對於桑科的奇想微笑了，但是決計拿這名字來做自己的綽號，並要照他的想像在他盾牌上畫起那個像來，便又說道：「桑科我怕要被革出宗教了，因為我會對於聖物下過了辣手，說是 *Tuxia illud, et quia mundane diabolus*……的哩；雖然我知道當時我並不會用手，却是用矛子去碰它們的。而況我當時也並沒有想到他們是牧師，或是教堂裏的人，那是我向來尊重恭敬的，因為我到底是個善良的天主教徒，忠實的基督教徒呀；我總當他們是下界來的鬼物和妖怪，才跟他們動手的。不過即使如此，我也還有從前的息德·路威·台亞茲好做先例，他的事情是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他因當着教皇聖駕面前打碎了王家大使的坐椅，被革出了宗教，然而誠實的維佛爾之洛德里哥，在當日却仍不失其為一位可敬而勇敢的騎士。」

這時候那個碩士已經走遠了，吉訶德先生就打算去看看那捨牀上的屍體到底只是骨頭不是，可是桑科不答應，說道：「先生，您老人家完成這回天大的冒險，總算是在我看見過的幾回當中犧牲最少的；不過那班人雖然被咱們征服打敗，他們也許偶然要想起來，覺得他們敗在一個人的手裏，不免要懊惱羞愧，也許會回復過來，並且回頭來找咱們，那時咱們就够幹的了。現在驢子上已經裝得十足，那邊山頭又不遠，咱們肚子已在嘍嘍叫，咱們什麼都不要再管，乾脆走開就得了；常言說得好，「死的到墳墓去罷，活的自去吃麵包。」」說罷，他就趕着驢子前行，要他的主人跟隨他去；他主人覺得桑科的話不錯，也就不再則聲，跟他走了。兩個人在兩座小山之間走不多時，就到了一個開闢幽靜的山谷，他們便在那裏下了馬。桑科卸下驢子上的包裹，將它攤在綠草

● 「也要那般看待，若是誰被惡魔引誘的話。」

● *Religio de Ymura.*

上，於是真叫飢者易爲食，他們就將早飯，中飯，點心，晚餐，作一頓吃將起來；原來那班送喪的教士們裝在馱貨驢子上帶來的冷餐，不止一種（這班先生們是向來善於享受的）當時主僕二人就逐一拿它來飽了口福。不過他們却又碰到了一重災厄，桑科以爲是再大不過的：就是他們沒有酒喝，甚至於連水也沒有；他們都覺得口渴難熬，但桑科看見他們所在的牧場滿鋪着碧綠新鮮的草，便又說出一番話來，且聽下章分解。

簡愛自傳(三)

[英國]

O·白朗底女 主作

李國財 譯

## 第八章

這半個鐘頭還沒有完，鐘就打五點了；散學了，所有的人到飯廳吃茶去了。這時我大膽下來了：天已經深黑；我退到一角，在地板上坐下來。支持我到現在的魔力開始消散了；反動發生了，而且不久攔捉住我的悲痛是這樣壓服人，我臉貼着地爬下來。這時我哭了：海蘭朋斯不在這裏，沒有什麼扶助我；剩下我自己，我就拋開約束了，於是我底眼淚就濕了地板。我心裏原要在羅沃德成爲這樣善良，做這樣多的事；交這樣多的朋友，得到恭敬，得到愛。我已經有了可以見到的進步了：米勒爾女士熱烈地稱贊我；潭泊爾女士微笑贊同；她答應教我繪畫，讓我學法文，若是我再同樣進步兩個月，那末我就可以被同學們善待，被和我同年歲的同學認爲同等的人，不再被任何人所擾惱了；可是現在我又被壓倒，被踐踏了；我可以再起來嗎？

「絕不會，」我想；我滿心想死。正在用斷斷續續的重音哭出這個志願的時候，有人走近我：我吃驚的上看——靠近我的又是海蘭朋斯，漸滅的火正顯出她在道長而空的屋裏走來；她拿來我底咖啡和麵包。

「來，吃點東西，」她說；但是我都給推開了，覺得彷彿一滴咖啡，或一小片麵包，在我現在的情況中都可以把我噎死了。海蘭注視着我，或者不免驚異罷；現在我不能減低我底激動，雖然我盡力這樣作；我繼續高聲哭。她靠我跟前在地上坐下來，用胳膊抱住膝頭，頭放在上面；拿出這樣態度，她像一個印度人一樣沈默着；我首先說話：

「海蘭，爲什麼你和一個人人相信是撒謊人的女孩在一塊呢？」

「人人嗎，簡？只有八十人聽到人這樣叫你，世界上却有千百萬的人哩。」

「不過千百萬人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知道，這八十人是看不起我的。」

「簡，你錯了：這學校裏或者沒有一個人看不起或者不歡喜你；我准信有許多人很可憐你。」

「在布魯克爾哈斯先生說過了話之後，她們怎能可憐我呢？」

「布魯克爾哈斯先生並不是一個神；他連一個偉大的被人敬佩的人也不是；他在這裏不大得人歡喜；他所取的步驟都

不是使人歡喜他的。若是他作爲一個他特別歡喜的人對待你，那你周圍倒要都是明說出的或暗下裏的仇人了；現在這樣，她們要敢的時候，大多數人是要對你同情的。教師和學生們許要冷眼看你一兩天，但是她們心裏却隱藏着友誼的感情；若是你堅決的好好做，這些感情因爲暫時的壓抑不久就要更爲明瞭地顯出來。而且，簡——她停止了。

「噫，海蘭？」我說，把手放在她底手裏；她輕輕地磨擦我底手指使牠們溫暖，並且繼續說：

「假如全世界都厭惡你，相信你是壞人，可是你自己的良心贊成你，使你免除罪過，那你不會有朋友。」

「不，我知道我會想我自己好；但這是不夠；假如別人不愛我，我寧願死不願活——孤獨而且被人厭惡我受不了，海蘭。看這裏；要從你，或從潭泊爾女士，或從我真正愛的人得到誠心的愛，就是將臂骨折了，讓牛把我扔下來，或者站在踢我的馬後，讓牠用蹄子踢我底胸口，我也願忍受——」

「莫做聲，簡！你太重視別人底愛了；你太任性，太熱烈了；創造了你底身體，並且放進生命去的那至尊的手，除了你微弱的自我，或像你一樣微弱的有生之外，也給你預備下其他的東西了。除開這個世界，除開人類，還有一個不可見的世界，一個靈底王國；這個世界是週繞着我們的，因爲牠是無處不在的；這些靈注視着我們，因爲他們有保護我們的任務；假如我們在痛苦和羞辱中死去，輕侮從各方面侵蝕我們，憎惡壓倒我們，天使們却看見我們底苦楚，並且承認我們底無辜，（假如我們是無辜的話）因爲我知道，對於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德里德夫人間接聽到，又無力而誇張地說出來的罪狀，你是無辜的；因爲我在你熱誠的眼睛裏和乾淨的前額上，看出一種真誠的天性來，）而且上帝僅等着到我們靈與肉分離的時候，給我們一種完全的報酬。在生活這樣短促地就過去，而死亡準是到幸福，到榮耀的入口的時候，那我們爲什麼要給不幸壓倒，銷沉下去呢？」

我沉默着；海蘭使我安靜下來了；但是在她所給與的恬靜中，攪雜着一種說不出的憂傷。她說話時我覺到一種悲哀感，但是我說不了牠來自何處；說完話時，她呼吸有些短促，短短地咳嗽一聲，我即刻忘去了自己的悲哀，暗暗地關心她起來了。

頭放在海蘭肩上，我用胳膊抱住她底腰；她把我拉向她，我們默默地安息着。我們這樣坐了不久，另外一個人走進來。幾片薄雲，被新起的風刮跑，使月亮露出來；月光從跟前的一個窗子透進，整個地照着我們和走近來的人形，這我們即刻認出來是潭泊爾女士。



「我特意來找你簡愛。」她說：「我要你到我屋去；海蘭斯既然和你在一塊，她也可以來。」

我們去了；隨着監學底引導，我們穿過幾個難找的過道，上了一個樓梯，才到了她底屋子；裏面生着很好的火，看來倒舒服。渾泊爾女士叫海蘭斯在爐火一邊的一個矮扶手椅上坐下，她自己坐在另外一張椅上，叫我到她身旁。

「一切都過去了嗎？」她問，向下看着我底臉。「你把悲哀哭去了嗎？」

「我怕永遠也做不到。」

「爲什麼？」

「因爲我錯被人罵了；女士和其他一切人，都要以爲我壞了。」

「你自己證明你怎樣，我們就怎樣看你，孩子。繼續照一個好孩子樣做事，你就使我們滿足了。」

「我會使你滿足嗎，渾泊爾女士？」

「你會的。」她說，用胳膊繞着我。「現在你告訴我罷，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說是你底女恩人的那位婦人是誰？」

「里德夫人，我舅舅底妻子。我舅舅死了，他讓她照料我。」

「那末她不是自動地收留你了？」

「不是，女士；做這件事不是她樂意的；但是我時常聽僕人們說，我舅父在他死前使她答應下來要常養活我。」

「那末，簡，你是知道的，至少我要告訴你，知道一個罪人在被告的時候，總要允許他說話替自己辯護。你被人加上虛假的罪名；向我盡力爲自己辯護罷。你記憶認爲真確的事你都給說出來；不過不要加添，也不要誇張。」

我在心底深處決定了，我要極力不過度，極力準確——於是思想幾分鐘，把我要說的話有聯絡地安排起來，我就將我憂傷的童年故事全告訴她了。情緒使我疲倦無力，在發揮這憂傷的題旨的時候，我底語言比通常要柔和，而且留心着海蘭關於任何憎惡的警戒，我在敘述中比普通也少放進些憎恨和苦楚。簡單又不過火，這故事顯得更爲可信；我敘述着的時候，我覺得渾泊爾女士完全相信我。

在敘述故事之中，我提到李漫德先生在病後來看我；因爲在我看來是可怕的那紅房內的一段事，我絕忘不掉；在細述這件

事時，我底激昂實在有些突破界限了；因為里德夫人藐視我底熱烈的求饒，第二次把我鎖在黑而鬧鬼的屋裏時，抓住我底心的那苦惱的痙攣，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之在我底記憶中柔和。

我說完了。潭泊爾女士默默地看了我幾分鐘；於是她說道：

「我有些認識李渥德先生，我要寫信給他的；假如他底回答和你底叙述相合，那就當衆免除你一切的罪狀；在我，你現在就沒有罪了。」

她親吻我，讓我仍然在她旁邊（我是滿心願意站在那裏的，因為默默看着她底臉面，她底衣服，她底一兩件裝飾，她底白的前額，她底一叢叢閃光的鬢髮，和明亮的黑眼睛，我得到一種兒童底歡樂，）她繼續向海蘭朋斯說話；

「今晚你怎樣，海蘭？你今天咳嗽得利害嗎？」

「我想不算十分利害，女士。」

「胸口上的疼痛呢？」

「稍微好一點。」

潭泊爾女士站起來，拿起她底手，試她底脈；於是她回到自己的座位；她坐下時，我聽到她低聲嘆氣。她沉思了幾分鐘，於是站起來，歡快地說道：

「你們兩個今晚是我底客人；我得客人似的款待你們。」她按鈴。

「巴巴拉（Barbara），」她向應鈴的僕人說，「我還沒有用茶哩；把茶盤拿來，也給這兩位小姐預備杯子。」

茶盤不久就拿來了。磁杯和明亮的茶壺，放在火跟前的小圓桌上，在我底眼睛裏看來是多末美麗呵！飲料底氣和烘麵包底味是多末香呵！不過使我不高興，我看見麵包非常少（因為我正覺得餓了）潭泊爾女士也看出了。

「巴巴拉，」她說，「你不能再拿一點麵包黃油來嗎？這不夠三個人用的。」

巴巴拉出去一會兒就回來了：

「女士，哈登（Harden）夫人說，她已經照平常的分量送過來了。」

說明一下，哈登夫人是管家人；是一個順從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心意，同樣嚴厲無情的婦女。

「好罷！」潭泊爾女士回答；「我想我們不該也够了罷，巴巴拉。」當這女孩退去了的時候，她微笑着加上說：「幸而這次我還有力把不夠的補足。」

請海蘭和我走近桌子，在我們一人面前放下一杯茶，和一片好吃但却薄薄的烘麵包，她站起來，開開一個抽屜的鎖，從裏面拿出來一個紙包，立刻在我們眼前露出一塊大的香子餅來。

「我原意要把這給你們每人一些帶走的，」她說，「但是只有這一點麵包，你們不得不現在就吃了，」於是她就用慷慨的手把這餅切成片子。

我們那晚上像用仙露瓊漿盛宴了一樣；而且這娛樂中的並非無足道的愉快，就是我們女主人用來我們的那滿意的微笑，當我們用她大量供給我們的精美食物來滿足自己受餓的食慾的時候。

茶吃過了，盤子拿去了，她又叫我們到爐火跟前；我們坐在她底兩旁，現在接着她和海蘭談起話來了，讓聽這種談話實在是一種特別有益的事。

潭泊爾女士在神氣上總有些泰然自如，在態度上總有些莊嚴，在語言上總有些文雅的禮貌，這使她不至於激昂，興奮，暴躁；這使看她和聽她的人底歡喜，被一種統治的敬長感所淨化；我這時的感情就是這樣的：對於海蘭呢，我却是驚奇。

振作精神的食物，明亮的火，她所愛的女教師底色彩和仁慈，或者甚過這些，她自己奇特的心裏的一種東西，引起她內心的力量來。這些力量覺醒了，燃着了：一上來牠們在她面頰——直到這時我總看見是無血而且蒼白——底輝煌顏色中發紅；於是她眼瞼底流動的光澤中閃耀，她底眼睛突然得到一種美，比潭泊爾女士底更為特別——這不是麗色，不是長睫，也不是畫眉的美，却是有意義，有活動，發光輝的美。於是她底精神來到嘴唇，話流露出來了，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却不知道。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能夠有這樣寬廣，這樣有力的心，容納這純潔的，充實的，誠懇的，滔滔的言詞嗎？在我認為是可紀念的晚上，海蘭底談話正有這種特色；她底精神似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急忙着要過許多人在長期生存中所過的同樣豐富的生活。

她們談論我所沒有聽到過的話；談論過去的時代和民族；談論遼遠的國度；談論被發現的或猜想的自然中的神祕；她們談

論書，她們讀了好多書呵！她們有何等豐富的知識呵！她們對於法國的名字和法國的作者似乎是這樣熟悉；然而我底驚異達到極點，却是在潭泊爾女士問她是否抽點工夫溫習她父親教給她的拉丁文，於是從架上拿下一本書，叫她讀解一頁維吉爾（Vergil）這時候，海蘭聽從了，每讀一行，我底崇敬心就隨着增長。她還剛沒有讀完，就寢的鐘聲敲響了，這是不准延遲的。潭泊爾女士擁抱我們兩人，在把我們向她心跟前拉攏的時候說道：

「上帝祝福你們，我底孩子！」

她抱海蘭比抱我的時間長，她更不願讓她走開；她底眼睛隨着海蘭到門跟前；爲了她，她第二次嘆了一口傷心的氣；爲了她，她從面頰上拭去一滴眼淚。

到寢室的時候，我們聽到斯加契德女士底聲音；她正在檢查抽屜；她剛好把海蘭底抽屜拉開了，我們進去時海蘭就遭了一頓痛責，並且聽說明天要拿半打不潔的東西釘在她底肩上。

「我底東西實在亂得可羞，」海蘭低聲向我訴說：「我原想要整理的，但是忘記了。」

第二天早晨，斯加契德女士在一片原紙上清清楚楚地寫上「骯髒」字樣，把牠像符一般縛在海蘭底寬大溫和聰明，而且慈祥的前額上。她把這一直戴到晚間，忍耐着並不懷恨，認爲是一種應得的懲罰。斯加契德女士上過下午的班一走，我就跑到海蘭跟前，把原紙扯下，扔到火裏；她所不能發的憤怒却整天在我底靈魂裏燃燒，而且大而熱的淚珠，不斷地燙着我底面頰；看見她傷心的忍從給我心裏一種受不住的痛苦。

在上面說的事情差不多一星期之後，給李溼德先生寫信的潭泊爾女士接到他底回信了；他說的話和我的敘述相合。潭泊爾女士把全校人集合起來，當衆宣布關於簡愛的罪狀調查過了，她很高興來聲明簡愛沒有一點過錯。教師們和我握手，親吻我，我底一排排同伴中傳述着快樂的低語。

這樣免除了一種悲傷的負擔，我從那時起重行工作起來，決心從一切困難中向前開路；我極力工作，我底成功也和我底努力成比例；我記憶原來不好，因爲實習改進了；練習使我的機智銳敏了；在不幾禮拜中我就升了一班；不到兩月，就准我學法文和繪畫了。我在同一天裏學了動詞（Verbs）。底頭兩個時間，畫了第一個小茅屋（順便說一下，牆頭比歪斜的皮沙（Plaster）塔底牆畫

得還要歪坡。那一晚上床睡覺的時候，平常我愛拿來滿足我內心渴望的，那種畫餅充飢的烤白薯或白麵包和鮮牛奶的晚餐，我忘記在想像中預備了；我却拿我暗中見到的空幻的畫景來作盛宴；這些都是我親手畫的作品。隨意用鉛筆畫的房舍和樹木，有畫意的岩石和廢墟，*Cave* 似的牲羣，和蝴蝶在未放苞的玫瑰上飛舞，鳥雀啄拾成熟的漿果，裏面裝着珍珠似的卵，四周有藤葛嫩枝纏繞的鸚鵡窩這類東西底可愛畫圖。馬丹皮洛那天給我看的，一篇法國的小故事，我甚麼時候能流利地給翻譯過來，這事我也在思想中考量過了；這問題還沒有解決得滿意，我就溫舒地睡着了。

所羅門（Solomon）說得好：『有着愛在的以草作餐比帶着恨的營養的肥牛還要強。』  
現在我不願拿革特謝德和那裏的日常奢侈品來換羅沃德和牠一切的窘苦了。

## 第九章

但是羅沃德底窘苦，或寧說是艱辛，減少了。春天漸漸來到；實在牠已經來了；冬天地嚴寒已經停止；雪融化，割人皮膚的風也好些了。我底可憐的腳，給一月的嚴寒空氣凍得脫皮而且腫跛了，在四月的比較溫和的氣息之下，開始痊愈消腫了；早晚不再用加拿大的溫度把我們血管裏的血都凍住；遊戲時間在園子裏現在我們可以受得住了；有時在晴朗的天氣，溫度甚至使人歡欣愉快，那些褐色的花床上的新生的綠色，一天天深濃起來，暗示出這種思想：希望夜間在這些花床上經過，每早留下她底更光明的脚印。花從葉間露出；雪花，番紅花，紫色的櫻草花，和金眼的如意花。星期四下午（半假日）我們都要散步去，看見路旁籬下開着更可愛的小花。

我也發現出來，在我們花園底保護堅固的高牆之外，有一種僅以地平線為界的大的享樂，大的喜悅；喜悅的是：能見到莊嚴的高峯繞着一個大山筐，富於綠色和陰影；和一個清朗的小溪，充滿了暗黑的石和閃光的旋流。我看這景色平鋪在嚴酷的冬日天空下面，在水霜中固結，滿蓄着雪的時候，那是何等不同呵！——在那時候死一般冷的煙霧一任東風吹動，順着這些紫色的山峯流蕩，而且滾下低的草原和平地，直到和小溪的凍結的霧相混合！這小溪那時是一條急流，混濁而且沒有攔欄；牠將樹沖歪，使

空氣中發狂響，時常有暴雨或飛旋的濛雪使得聲響不清楚了；至於那些急流邊的森林呢，那時却只顯得是一排排的骷髏罷了。四月進展到五月了，是清朗的，恬靜的五月；白天是蔚藍的天空，溫和的日光，其間刮着輕微的西風或南風。現在植物有力的漸漸成熟；羅沃德散開了牠底髮辮，牠變成全綠的，全是花的了；牠底大榆樹，槐樹，和橡樹的骷髏，都恢復了莊嚴的生活；山林的植物在隱蔽的地方繁茂地生起來；無數種的苔蘚充滿了低窪處，野蓮馨花底豐富形成一片地下的陽光；我看見牠們在隱蔽地方的淡金色的光采，像是最可愛的光澤底零星片斷一樣。這一切我都常常充分享受，自由自在，沒有人看着我，幾乎全獨自一人；這樣不慣有的自由和歡樂是有一種原因的，來顧及這個就是我現時的工作。

我沒有描寫出一個快樂的住處嗎，當我說這地方遍山遍林開着花朵，而且從一條河流底邊岸突出的時候，實在是十分快樂；不過健康與否却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羅沃德所在的那森林的峽谷，是一個產霧和霧疫的處所；這霧疫和速進的春一同加速，爬進這孤女院，在牠擁擠的教室和寢室裏吹進瘟熱病，沒到五月就把這學校變成一個醫院了。

半受飢餓着涼又不注意，使多數學生容易受傳染；八十人中一次就病了四十五個。班散了，規律也放鬆了。還沒有病的少數人幾乎得到無限的自由；因為照顧醫藥的人堅持要使她們常常運動，保持她們底健康；而且即使不這樣，也沒有人有工夫來看她們或約束她們。潭泊爾女士底全盤注意都給病人吸引了；她住在病室裏面，除了抽幾點鐘工夫夜裏休息之外，絕不離開。教師們完全忙着打行李和其他必需的準備，讓那些有親戚朋友願意並能够使她們離開這傳染病地方的更幸運的學生們走路。許多已經染病的人，回家去只有死；有些死在學校，迅速安靜地就埋葬了，因為這種病底性質不容耽擱。

當疾病這樣變成了羅沃德底居民，死亡成爲常來的客人；當牠牆垣以內充滿憂鬱和恐懼；當牠底房間和過道裏蒸發出藥味，而藥物和藥錠徒然想征服死亡底瘴氣的時候，那晴朗的五月，在戶外，在清楚的小山和美麗的園地上面，無雲的照耀。羅沃德底花園，也開着鮮明的花朵；蜀葵長得像樹一樣高，百合花開了，鬱金香和玫瑰也放了苞；小花床底邊上也華麗的開着微紅的磯松科植物和深紅的雛菊；薔薇早晚放出牠們香料和蘋果的香味來；這些芳香的寶庫對於羅沃德的多數住者幾乎完全沒有用除了時時供給一束草和鮮花放到棺材裏之外。

但是我和其餘沒有病的人却充分地享樂這時季和景物底美；她們讓我們吉僕西人一樣從早到晚在林子裏漫遊；我們愛作什麼就作什麼，愛到那去就到那去；我們底生活也過得好些了。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和他底家人現在絕不到羅沃德跟前來了；家庭的事件不細細考察了；刻薄的管家怕受傳染走開了；接她手的人原是勞頓（Lowson）藥舖底僕婦，對於新地方的習慣不熟悉，供給東西比較寬放。而且吃飯的人也少些了；病人不能吃好多；我們早餐盆裏的東西裝得也比較好；在沒有時間預備正式午飯的時候，這是常有的事，她就給我們一大塊冷點心，或者一厚片麵包和黃油，這我們拿到樹林裏去，各人選各人最歡喜的地方，豪奢地吃起來。

我所愛坐的地方是一塊又平又寬的石頭，正在河中間又乾又白的突出來，只有涉水才能到那裏；我赤着腳作這件事。這塊石頭剛够舒舒服服地坐下，我和另外一個女子，我那時所選的同伴——一位瑪利安衛爾遜（Mary Ann Wilson）；她是一個精明細心的人，我歡喜和她在一塊，一部份因為她聰明而有特才，一部份因為她有一種態度使我不受拘束。她比我大幾歲，比我更知世事，可以告訴我許多我所歡喜聽的事情；和她在一塊，我底好奇心得到滿足；對於我底缺點她也大度地寬容，我所說的一切她絕不約束或限制。她善敘述，我善分析；她歡喜講演，我歡喜問；所以我們一塊兒順利地過下去，彼此交接間即或沒有得到許多進益，也得到了許多娛樂。

這時候海蘭朋斯在那裏呢？爲什麼我沒有和她在一塊過這甜蜜的自由的日子呢？我忘記了她了嗎？或者我是這樣沒有價值，對於她底純潔的交接厭倦了嗎？我所提到的瑪利安衛爾遜實在不如我底第一個相識；她只能告訴我些有趣的故事，酬答我所願意縱談的新奇鋒利的閑天；然而我要對於海蘭說一句忠實話呢，她能夠將一種對於更高尙事物的欣賞力，給與有特權和她談話的人。

讀者呵，實在是這樣；我知道而且感覺到這件事。雖然我是一個有缺陷的人，有許多短處，沒有什麼免罪的優點，然而我對於海蘭朋斯不但絕沒感到過厭倦，並且永遠懷着一種眷戀的感情，這和激動我心的任何感情相較，都是同樣強烈，留存，恭敬。在有所時候，在一切環境之下，既然海蘭都對我證明出一種纏綿靜實的友誼，絕不會給壞脾氣鬧壞，絕不會被激怒擾動，那我怎能不覺得如此呢？但是海蘭現在病了；幾個星期我都沒有見她，不知被人搬到樓上那間屋裏去了。我聽說她並不在醫院那部份和

害過熱病的人在一塊，她所害的不是瘟熱，却是結核病；由於無知，我以為結核病是一種輕症，過些時留留心就準可以減輕了的。

因為有一兩次在很溫暖的晴朗的下午她走下樓來，潭泊爾女士還把她帶到園子裏去，我這種觀念就固定了；但是在這時候，是不准我去和她說話的；我只從教室窗子裏見到她，而且又並不清楚；她裏起來得很多，在陽台下面離得遠遠的坐着。

六月初有一晚上我和瑪利安出去到林子裏呆了許久；我們和平常一樣離開別人漫遊得很遠，遠得我們迷了道，不得不在一間荒涼的小茅屋那裏去問路，有一男一女住在那裏，照料一羣吃森林中果實的半野的豬。我們回來的時候，月亮已經出來過了；有一匹小馬，我們知道是大夫底，站在花園門口。瑪利安說她料想一定有人病得很重，因為在晚上這樣時候還請白茲（Rae）先生。她走進屋裏去了；我後進去幾分鐘，將從林裏掘來的一把根子栽到我底園子裏面，怕留到早晨會乾枯了。把這件事做完，我又遲延了一會；降露時花味是這樣甜蜜；是這樣愉快，這樣寧靜，這樣溫暖的夜晚；仍然發紅的西方這樣清楚地表示明天又是好天氣；月亮是這樣莊嚴地在素靜的東方升起來。我盡一個孩子底所能來享樂而且注意這些東西，我空前地有了這樣觀念。

「現在睡在病床上，有要死去的危險，是何等憂傷呵！這個世界是愉快的——被從這裏叫走，而且不得不到誰也不知道的去處去，是悽慘的。」

這時我底心第一次認真地努力，要來理解那以前貫進心裏去的關於天堂和地獄的事體；我底心也第一次退縮，受挫；牠第一次在各方面瞻後顧，看見周圍都是不測的溝壑；牠只覺到牠所立足的那一點——現在其餘的一切都是無形的雲和茫茫的深罷了；想到在這種渾噩中浮動沉沒，牠戰慄起來。在思索着這種新觀念的時候，我聽見前門開了；白茲先生出來了，有一個看護和他一陣。她看他上馬走了之後，就要關門的時候，我却跑到她跟前去了。

「海蘭朋斯怎樣？」

「很壞，」是她底答話。

「白茲先生是看她來的嗎？」

「是的。」

「他說她什麼了？」



「他說她在這裏不久了。」

昨天我若聽到這句話，那只不過表示出這種意思罷了：要從這裏把她移到諾山白蘭，移到她自己家裏。我不會疑心到這是說她就要死了；但是現在我却即刻明白了！這話使我明白海爾朋斯在這個世界的日子是有限的了，她就要被帶到鑿底領域去了，假如有這樣領域的話。我先覺到一種恐怖的震顫，於是覺到悲傷的刺痛，再就感到一種願望——我必須去看她；我就問她睡在那一間屋。

「她在潭泊爾女士屋裏，」看護說。

「我可以上去和她說話嗎？」

「不行，孩子！做不到；現在也是你進來的時候了；下着露水時要再站在外面，你就得要得熱病了。」

看護關了前門；我從通到教室的邊門進去；我來得正是時候：九點鐘了，米勒爾女士正在叫學生去睡覺。

許在兩點鐘之後了，在近乎十一點鐘的時候，我睡不着，而且因為寢室完全靜默，料定同伴們都穩穩地安睡了，我於是輕輕地起來，將外罩穿在寢衣上面，沒有穿鞋，從這屋裏爬走，去找潭泊爾女士底屋。這在房子底頂那一頭，但是我認識道路；沒有被雲遮住的夏月，又這裏那裏從過道底窗子透進來，使我不難將這屋子找到。一種樟腦和烹醋底氣味警戒我，當我走近熱病房的時，我趕快打這門前走過，怕終夜坐着的看護聽到我。我害怕被人發現了，送我回房；因為我必得見海爾——我必得在她死前擁抱她——我必得給她最後的一吻，和她談最後的話。

下了一道樓梯，經過了下面房子底一部，而且沒有聲音地開關了兩道門，我就到了另外一道樓梯；上了這些，對面就是潭泊爾女士底房。門下和鎖鑰眼裏透出光亮，四近非常的靜寂。走近跟前，我見到門微微開着；或者是讓點新鮮空氣進這關閉着的病室罷。不願遲疑，又充滿了不耐的衝動——靈魂和感覺因為兇猛的激痛顫抖——我把門推回去，向裏面看。我底眼睛尋找海爾，害怕要發現死亡。

緊靠着潭泊爾女士底床，半被她床上的白帳遮蔽着，有一張小小的臥床。我看見衣服下的身體輪廓，但是臉面却給掛着的東西隱藏住了；我在圍子裏和她說話的那看護，坐在一張安樂椅上睡着了；一隻沒有剪去燭花的蠟燭，黯然無光地在桌子上點

燃着。沒有看見渾泊爾女士；我以後聽說她被請到熱病室一個不省人事的病人那裏去了。我向前進；於是在小床邊站住；我底手放在帳上了，但是我在拉帳之前願意先說話。我仍然爲怕見一具屍身而畏縮。

「海蘭，我輕輕地低聲說，「你在醒着嗎？」

她動彈，拉開帳子，我看見她底臉面蒼白憔悴，但是十分安泰；她看來改變是這樣少，我底恐懼即刻消滅了。

「能是你嗎，簡？她用她自己溫存的聲音問。

「哦；我想，」她並不就要死了；她們錯了；若是就要死了，她不能這樣泰然地說話看人。」

我到了她底小床上；親吻她；她底前額冷涼，她底面頰冷而且瘦，手和手腕也是這樣；但是她和舊時一樣微笑。

「爲什麼你到這裏來，簡？已經十一點過了；我聽到十一點已經打過幾分鐘了。」

「我來看你，海蘭；我聽說你病很重，不到和你說了話，我睡不着覺。」

「那末你是來和我話別的了；或者你來的正是時候。」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嗎，海蘭？你要回家嗎？」

「是的；回我長久的家——回我最後的家。」

「不，海蘭！我停住了，悲痛起來。我在盡力吞嚥我底眼淚的時候，海蘭大咳起來；不過並沒有咳醒看護；咳過之後，她精疲力竭的躺了幾分鐘，於是她低聲說：

「簡，你底小腳兒是光着的；躺下，用我底被蓋住自己。」

我這樣做了；她把胳膊放在我身上，我緊靠着她棲身。長時的靜默之後，她仍然低聲地又開始說：

「我非常快樂，簡；你聽說我死的時候，你準莫傷心；沒有什麼可以傷心的。我們有一天都是要死的，使我送命的病並不苦痛；牠是溫輕漸進的；我底心裏安泰。我所留下來的沒有什麼很傷痛我的人；我只有一个父親了；他新近結了婚，不會耿耿懷念我的年青時死去，我可以逃避許多大苦。我沒有什麼特性或才氣使我在世間有大成就；我總要常常不斷犯過錯。」

「但是你到什麼地方去呢，海蘭？你能明白嗎？你能知道嗎？」

「我相信；我有信仰；我要到上帝那裏去。」

「上帝在那裏嗎？上帝是什麼呢？」

「是我底也是你底創造者，他所創造的他決不毀去。我深信不疑地信賴他底力，整個地相信他底善；我計算着鐘點，直到那緊要的鐘點到了，把我歸還給他，把他顯示給我。」

「那末海蘭，你准信有天國這樣地方，而且我們底靈魂在死時可以到那裏去嗎？」

「我相信有一個未來的國家；我相信上帝是善的；我可以毫無疑懼地把我永生的部份歸附他。上帝是我底父親；上帝是我底朋友；我愛他，我相信他愛我。」

「我死的時候會再見到你嗎，海蘭？」

「你要到這同一的幸福境界；被這同一有力的普世的父親所收容，這是沒有疑問的，親愛的簡。」

我又問了，但這次只在思想裏面。「這境界在什麼地方？牠存在嗎？」於是我用胳膊更緊地抱着海蘭；她在我看來似乎比以前更親愛了；我覺得彷彿不能讓她走開；我臉藏在她頸子裏躺著。不久她用最溫柔的聲音說道：

「我是多末舒快呵！過去的一陣咳嗽使我有點倦了；我覺得彷彿可以睡覺，不過不要離開我，簡；我歡喜你靠近我。」

「我要和你在一塊，親愛的海蘭；沒有人使得我走開。」

「你暖嗎？可愛的？」

「暖。」

「晚安，簡。」

「晚安，海蘭。」

她親吻我，我親吻她，我們不久就都朦朧入睡了。

我醒來時天已經亮了；一種出常的動作驚醒了我；我向上看；我在別人底懷中；看護抱着我；她在從這裏抱我回寢室。我離開床並沒有受責備；人們有別的事要想；我那時所發的許多問題也沒有給我解釋；但是一兩天之後我聽說，渾泊爾女士天亮回

自己屋子的時候，見到我睡在小床上；我底臉靠着海蘭朋斯底肩，胳膊抱着她底頸子。我熟睡，海蘭——死了。

她底墳在布魯克爾橋墓塚裏面。她死後十五年中上面只蓋着一層生草的土堆；但是現在有一塊灰色的大理石板標記着這個地方，板上寫着她底名和'Resurgan'（我將復活）這個字。

## 第十章

在這以前我將我不重要生活中的事件都詳細記載下來了；對於我最初十年的生活，我也用了差不多相同的章數。但是這書並不是要成爲一部正式的自傳；我只在記憶底回想有幾分興趣的地方，才勢必借助於記憶，因此我現在幾乎默默地忽然過八年的時間，保持着連接的環，只要數行就行了。

瘟熱病者羅沃德做完了毀滅任務之後，漸漸就從那裏匿跡了；但是在牠底凶烈和犧牲的人數引起公衆對於學校注意了以後才匿跡。於是就調查這天懲底原因，漸漸有些事實暴露出來，非常引起公衆的憤怒。這地點底不合衛生的性質；兒童食物底質與量；預備食物的發臭的鹹味的水；學生們底窮酸的衣服和需用品——所有這些事情都發現出來了，這發現所生的結果雖然對於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是屈辱的，對於這機關却是有利的。

那裏好些慈善的有錢人大宗捐款，在一個更好的地方興修一處更便當的建築；立了新的規律；衣食也改良了；學校基金交付給一個委員會去管理。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又有錢又有闊家們，是不能忽略的，他仍然保持着會計底位置；但是在執行職務上却有心地更覺廣有同情的紳士來幫助他；他底巡查的職務，也有別人來一同做，他們知道拿理性和嚴格，拿安適和經濟，拿慈悲和正直相混合。學校這樣一改良，漸漸變成一個真正有用而且高貴的機關了。在這改革之後，我又在裏面住了八年；六年做學生，兩年做教師；在這兩種地位上，我都證明出牠的重要和價值。

在這八年中我底生活是一律的，但却並不是不快樂的，因為並不是不活動的。

渾泊爾女士經過了一切變遷直到這時都繼續做這學校底監督；我底大部份成績都是從她底教導得來；她底友誼和交往

是我不斷的慰安；她替我做母親，做保護人，以後做伴侶。這個時候她出嫁了，和她底丈夫（是一個牧師，一個極好的人，差不多是配娶這樣一個妻子的）搬到一個遼遠的州郡去了，因此我就失去她了。

從她走後，我就不再和以前一樣了：一切安定的感情，一切使羅沃德有些像我底家的心理聯合，都隨她一同去了。我從她底天性中吸收些什麼，並且沾染了她底習慣，和更爲和諧的思想，似乎是更好的有規矩的感情，也寄居在我心裏了。我完全忠心地職務和命令；我是安靜的；我相信我心滿意足；在別人底眼中看來，時常甚至在我看來，我是一個受過教練的和柔的人。

但是命運現形爲納司米斯（Nansyith）牧師來到我和渾泊爾女士之間了；我看見在婚禮不久之後，她穿着旅行裝走進一輛四輪車；我看着車上了小山，在山崖那邊不見了；於是我退回自己的屋裏，將爲慶祝這事所放的半天假，大部份在孤寂中度過。

這時我多半是在屋裏走來走去。我想我自己不過在惋惜我底損失，而且想着怎樣將這彌補；但是當我底沉思一結束，我同上看望，見到下午已去，夜晚早已到來的時候，另外一種發現突然來到我底心頭，就是，在這時間中我又經過一番改變；我底心把從渾泊爾女士借來的東西完全推開，或是不如說，她將我在她跟前所呼吸的寧靜空氣帶走了，現在我回復了原來的天性，開始覺得舊日的情緒激動了。這並不像是在彷彿抽去了一根支柱，却倒彷彿是一種動機沒有了；我所缺失的不是可以寧靜的力量，然而爲什麼要寧靜的理由却不復存在了。我底世界幾年來都限於羅沃德裏面；我底經驗只限於牠底規律和制度；現在我記起來眞正的世界是寬廣的，有勇氣走進這大世界，在危險中尋求眞正人生知識的人們，是有着希望與恐懼，震駭與興奮所混成的變幻的場所等待着他們的。

我走到窗子跟前，開窗向外看。那兒有着建築底左右廂房；有花園；有羅沃德底附近地帶；有多山的地平線。我底眼光放過其他一切東西，釘在最遼遠的碧綠的山峰上面；我渴望着登上這些山峯底絕頂；在牠們底岩石和野草的範圍內的一切，都似乎是牢固場，流放界。我底眼光追隨着一條繞着山基蜿蜒，在兩山之間的峽谷裏不見了的白路；我何等渴想順着這路再向前去呵！我回想到我坐着馬車在這條路上行走的時候；我記起在黃昏時下那個小山；我第一天來到羅沃德，以後就沒有離開過，恍然是已經過了一個時代了。我底假期都是在學校裏過的；里德夫人從來沒有叫我到革特謝德去過；她或她家裏的人都沒有來看過我。

我和外界不通信息：學校規律，學校職務，學校習慣和思想，聲音，臉面，習語，衣服，偏好，和憎惡——我在生活上所知道的只是這些罷了。現在我覺得這是不夠的；在一下午間我對於八年的成規厭倦了。我渴望自由；我爲自由而發出祈禱，這祈禱似乎隨着微微吹着的風飄散了。我放棄了祈禱，我計畫一個更卑微的請求；請求改變和刺激：這請求似乎也被刮到渺茫的空間去了：「那末，」我半絕望的叫，「至少也賜給我一種新的勞役！」

這時吃晚飯的鐘聲叫我下了樓。

不到睡覺的時候我不能自由重續我打斷的思路：然而就是到了這個時候，一個和我同屋的教師老是不休地和我談些瑣事，也使我不能回到我渴望着重到心頭的事。我何等願意睡眠使她沉默下去呵。彷彿我若能回到站在窗前時最後來到我心裏的思想，就會有什麼異想天開的暗示來慰安我似的。

格里斯(Gris)女士終於打軒了；她是一個過鈍的威爾斯婦女。直到這時她底慣常的鼻息我總只認爲是一種滋擾；今晚我聽到她第一次深沉的鼻音就滿意地稱快；沒有打擾我的了；我底半被磨滅的思想即刻復活了。

「一種新的勞役！這裏有點意義，」我自白（要明白了，只在心理上如此；我並沒有高聲說話。）「我知道是有的，因爲這話說來不太甜膩；這不像「自由」呀，「興奮」呀，「享樂」呀這類字一樣。這些說起來倒是快意的，但是對於我不過是聲音罷了，而且是這樣空洞和匆遽，聽牠只是白費時光。但是勞役！這却是明顯的事實。人人都可以服役的；我已經在這裏服役八年了；現在我所需要的只是到別處服役罷了。我不能有這樣多的意志嗎？這事情是不能實行的嗎？能——能——這目的是並不怎樣難的；只要我有充分活動的腦子能找出達到目的的方法就成了。」

我在床上坐起來。爲要活動起腦子來：是寒冷的夜；我用圍巾蓋着肩膀，於是繼續用我底全力來思想。

「我需要什麼呢？一個新的位置，在一個新的人家，在新的臉面之中，在新的環境之下；我需要這個，因爲需要更好的東西；無用的人們怎樣得到新位置的呢？我想是請求朋友罷；我可沒有朋友呵。也有許多沒有朋友的人，他們必須照料自己，幫助自己，他們有什麼方法呢？」

我說不了；沒有什麼回答我；於是我命令我底腦子找一個回答，而且要趕快找到。腦子的工作越來越快了；我覺得頭上和太

陽筋上脈膊跳動；但是牠亂七八糟地工作了差不多一點鐘，從這種努力並沒有發生什麼結果。爲了枉費的努力激昂起來，我起床在屋裏轉了一個圈子；拉起帷幔，見到一兩顆星星，冷得發抖，又爬回床上去。

一定有個仁慈的仙女，在我不在的時候將我所需要的暗示放在我底枕頭上面了；因爲在我躺下的時候，牠安靜而且自然地來到我底心裏：『需要位置的人登廣告，你必得在\*府通報上登廣告。』

『怎樣登法關於廣告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

現在答話却順利迅速地來到了。

『你必須把廣告和付廣告的錢裝在信封裏寫明寄交通報底編輯；你必須一有機會就把這信送進勞頓的郵局去；復信寄到那郵局交J.E.；信寄後一星期你可以去問一問，若有什麼回答，就隨機應變行事好了。』

這計劃我反覆想了兩三次於是就在我心裏融會了；我便牠成爲清楚的可以實行的形式：我覺得滿足，就睡着了。

天一亮我就起來：學校起床鐘還沒有打之前，我就把我底廣告寫齊，裝好，寫上投寄的地址了。廣告是這樣：

『茲有一有數學經驗的青年女子，（我沒有當過兩年教員嗎？）意欲得一教授十四歲以下兒童之私館位置（我自己還不足十八歲，要引導更近自己年歲的人是不成的。）教授的良好英國教育中各種普通課程，以及法文、繪畫、音樂，均可勝任。（在那時候，讀者，這樣窄狹的成就，人們認爲是滿寬廣的了。）信寄\*府勞頓郵局J.E.收。』

這封信在我底抽屜裏鎖了一天；吃茶之後，我向新監督請假到勞頓去，替自己辦點小事，並代同事的教員辦一兩件事情；即刻就得到應允，我就去了。這要步行二哩路，夜晚陰濕，但是天還長；我到了一兩個舖子，把信溜送到郵局，冒着大雨，衣服滴着水回來，但是心裏却輕舒了。

以後一星期似乎很長；但是像一切世間的事情一樣，終於過完了，而且在一個愉快的秋天的日暮，我又首途到勞頓去了。順便說一下，這是一條有畫意的路，順着一條小溪從山谷間最美的弧線經過；但在那一天，較之對於草地和水底美，我倒更爲想着，這些信也許在，也許不在，我所要到的地方等着我。

這次我表面上的任務是要去定做一雙鞋，所以我先去做這件事，做完之後，我就從鞋舖走過清潔安靜的小街到郵政局：這

由一個老太太管理，她鼻上戴着角製的眼鏡，手上戴着無指的黑手套。

「有 J. E. 的信嗎？」我問。

她從眼鏡上面窺視着我，於是開開一個抽屜，在所盛的東西裏面細找了好久，久得使我底希望開始動搖了。最後，將一封信在眼鏡前放了差不多五分鐘，她把他從櫃台上送過來，送時又好奇而且不相信地看了一眼——信是寄給 J. E. 的。

「只有一封嗎？」我追問。

「只有一封，」她說；我把信放在袋裏就轉臉向家裏走；彼時我不能折開；規矩使我一定要在八點鐘回家，這時已經七點半了。

我到時有好幾種事情等着我：學生們讀功課時我必得和她們坐在一塊；輪我讀祈禱文；看她們睡覺；以後和別的教師們吃晚飯。就是到最後我們夜間休息的時候，避不了的格里斯女士仍然是我底伴侶；我們底燭台裏只有一短截蠟燭頭了，我怕她要談到蠟燭全點完了的時候；幸而她所吃的不易消化的晚餐發生了一種催眠的結果；我還沒有脫完衣服，她就已經打鼾了。還有一時蠟燭；這時我拿出信來封蠟上是頭一個字母 F；我打開信，內容簡短。

「假如在上星期四的\*府通報上登廣告的 J. E. 具有提及的學識，假如她在品格和資格方面能有滿意的證明，她可有一個位置；只有一個學生，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女孩；薪水每年三十鎊。J. E. 請將證件，姓名，住址，和一切特殊事項寄交：

「\*府，米爾口特 (Millicote) 附近，桑恩費爾得 (Thorfield)，費爾肥 (Fairfax) 夫人。」

這信件我看了好久；筆蹟是舊式而且不穩定，像一個老婦人所寫。這種情形是滿意的，因為我私心裏常常有一種恐懼，怕這樣憑了自己的領導來做事，我買了一種陷入陷阱的危險；尤其是我願意我努力底結果是可敬的，合乎規矩的。這時我覺得，一個年長的婦人在我所要做的事情上並不是一種壞成分。費爾肥夫人！我見到她穿着一身黑衣，戴着寡婦帽；或者不和藹罷，但却並不無禮貌。是一個英國的年長而且講體面的模樣。桑恩費爾得！這無疑的是她住家底名子；我準信是一個整潔的地方，雖然我盡力設想這房屋底準確計劃沒有成功。\*府的米爾口特；我提醒我對於英格蘭地圖的記憶；是的，我見到牠了；見到這個府和這個鎮市。\*府比我現時所住的僻遠的那要離倫敦近七十哩；這是使我樂受的事。我渴望着要有生命和活動的地方；米爾



口特是A。河岸上一個大工業城市；無疑的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地方；這要好多了，至少是一種完全的改變。想到長烟突和烟雲，並不是怎樣吸引我底幻想。——『不過』我辯論道，『桑恩費爾得許是離城市很遠罷。』

到這裏蠟燭向下滴油，於是燈心滅了。

第二天要採取新的步驟了；我底計劃不能再放在自己心裏了；要得到成功，我必須把計劃宣佈。午間休息的時候，想法得和監督一談，我就告訴她我有希望可以得到一個新位置，薪水比現在所得的多一倍（因為在羅沃德我一年只得十五鎊）並且請她向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或委員會中的人說通這件事，查詢他們是否允許我提出他們做證人。她客氣地答應做這件事情。底居間人。第二天她把這件事情向布魯克爾哈斯志先生提出了，他說必須給里德夫人寫信，因為她是我底合法的保護人。因此就給她寫了一個通知，她回答道，『我可以照我底意思行事，她好久就全不干預我底事情了。』這回信由全委員會傳觀，於是經過了在我認為是頂厭煩人的延擱之後，終於給了我正式的許可，讓我在可能時改良自己的情況；另外給了一種擔保，說我在羅沃德當學生和做教員的時候行為都很好，一張證明品格和能力的證書，由這機關底視查人簽字，即刻就交給我了。

因此在差不多一個月的時期之中我接到了這個證書，寄一份給費爾肥夫人，得到她底回信，說她滿意了，並且定了兩星期之後為我到她家裏做保姆的時期。

我忙著替自己做準備：兩星期迅速地過去了。我沒有很多的衣服，雖然這够我用很合適；最後一天就足夠我收拾衣箱的了。——這是我八年前從革特謝德帶來的那一個。

箱子用繩細好了，厚紙片釘上了。半點鐘後叫脚夫把他送到旁頓，我自己明天一早也要到那裏去等馬車。我已經刷了我底黑呢布旅行衣，預備了我底帽子手套，暖手筒；把所有的抽屜都找了，看莫要拉下了東西；現時無事可做，我就坐下來想要休息。我不能夠；雖然我終日站着，這時我却一會也不能休息；我太興奮了。我生活中的一方面今夜要完結，明天有新的方面開始了；在這二者間睡眠是不可能的；在這變遷正完成的時候，我必須熱誠地看著。

我在接待室裏像一個心神擾亂的人一般徘徊，一個僕人在那裏遇見我說道，『女士，下邊有一個人要見你。』

『無疑的是脚夫了，』我想，沒有問就跑去下去了。我正從後客廳，即是教員接待室那裏經過。（那屋底門半開着，）到廚房裏

去，這時有一個人跑出來：

「我準信這是她！——在什麼地方我也認得她！」攔住我前進的人說，並且攔住我底手。

我看，看見了像是穿得很好的僕人樣的一個婦人，僕婦神氣，但却年青，很好看，黑的頭髮和眼睛，有生氣的容顏。

「喔，是誰呀？」她問。用她半熟識的聲音和微笑；「我想你還沒有完全忘記我罷，簡小姐？」

過一秒鐘，我狂歡地擁抱親吻她：「畢西畢西畢西」這是我所說的一切話；對此她半哭半笑，我們兩個就走進客廳去了。靠火車站一個三歲大的小人兒，穿着花格布的外套和裙子。

「這是我底小孩，」畢西立即說道。

「那末你結了婚了，畢西？」

「是的，差不多在五年前嫁了車夫洛比特里汶（Robert Leaven）；除了這裏的波必（Bobby）我還有個小女孩，我把她底教名叫做簡。」

「你不住在革特謝德了？」

「我住在門房，老看門的走了。」

「他們都過得怎樣？把關於他們的一切事情都告訴我，畢西；不過先坐下來；波必，來坐在我底膝上，你願意嗎？」波必却走到他媽媽跟前去了。

「你沒有長得很高，簡小姐，也沒有長得很胖，」里汶太太接着說，「我敢說她們在學校裏對待你不老好；里德小姐要比你高一肩一頭，喬治安那總有兩個寬胖。」

「我想喬治安那漂亮罷，畢西。」

「很漂亮。去年冬天她和她媽媽一陣到倫敦去，那裏每個人都崇拜她，而且有一個年青的貴族愛上她了；但是她底親戚們反對這婚姻——你說怎麼樣？」他和喬治安那小姐私奔了；不過又給人找到截住了。是里德小姐把他們找出來的。我相信她吃醋；現在她們一塊過着貓狗底生活；她們常常吵鬧。」

「約翰里德怎麼樣？」

「他並不如他媽媽所希望的好。他上了專門學校，他被降級了，他們這樣說。他底叔叔們想要他成律師，學法律。不過他是一個放蕩的青年，我想他們絕不會使得他有什麼大出息的。」

「他像什麼樣子？」

「他很高，有些人說他是美貌青年；但是他有那樣厚的嘴唇。」

「里德夫人呢？」

「女主人從臉上看來還滿胖滿好；但是我想她心裏是不舒快的。約翰先生底行爲不討她歡喜——他花許多錢。」

「是她叫到這裏來的嗎，畢西？」

「不是，實在的。但是我老早就想要見你，我聽說你寄去一封信，聽說你就要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我想我就起身前來，在完全不能見到你之前看一看你。」

「我怕你對我失望了罷，畢西。」說這話時我笑着；我覺出畢西底眼色雖然表示關心，却並不表示崇拜。

「不，簡小姐並不失望。你已經滿有大家風度了；你看來像一個闊秀，我希望你的也只是這樣。你小時並不是美人。」

我對於畢西底坦率答話微笑了。我覺得這話是正確的，不過我承認我對於話底含意不能十分淡然。在十八歲時多數人願討人歡喜，以爲他們沒有一種外表可以贊助這種願望，這樣信心是不能給人滿足的。

「不過我敢說你是聰明的，」畢西接着說，「做爲一種慰藉，你能幹什麼會彈鋼琴嗎？」

「會一點。」

屋裏有一架鋼琴；畢西去開開，請我坐下給她彈一個歌；我彈了一兩個雙舞曲，她迷住了。

「里德家小姐們也彈不了這樣好。」她大喜地說，「我常常說你要在學問上勝過她們的。你能畫畫嗎？」

「火爐架上面的就是我所畫的一張畫。」這是一張水彩的風景，我用來做爲禮物送給監督，酬謝她爲我好意的居間成事，她給裝上玻璃架子了。

「這畫美呀，簡小姐！這和里德小姐底圖畫教師所畫的是一般好，莫提那些年青小姐自己了，她們趕不上。你學法文了嗎？」

「學了，畢西，我能說也能讀了。」

「棉布和網眼布的活也會做罷？」

「我管做。」

「那你完全是闖秀了，簡小姐！我知道你要這樣的：無論你底親戚們注意不注意你，你都會過下去的。有點事我要問你。你從你父親底親屬愛家的人聽到過什麼消息嗎？」

「一生沒有聽過。」

「你知道，女主人常說他們沒有錢而且給人看不起；他們許是沒有錢的；但是我相信他們和里德家一樣是紳士；因為有一天，差不多七年前了，有一位愛先生來到革特謝德要見你；女主人說你在五十哩外上學校了；他似乎很失望；因為他不能住下；他要航海到外國去，船在一兩天內就從倫敦開了。他看來十分像一個紳士，我相信他是你父親底兄弟。」

「他到什麼外國去，畢西？」

「一個幾千哩外的海島，那裏造酒——管事的告訴我——」

「瑪得拉（Mader）嗎？」我提示。

「是呀，正是——就是這個字。」

「那末他去了？」

「是的；他在屋裏沒有呆幾分鐘；女主人對他非常驕傲；以後她叫他「卑鄙的商販。」我底洛比特相信他是一個酒商。」  
「很像。」我回答；「或者是酒商底書記或經理。」

畢西和我對於舊時又談了差不多一點鐘，於是她不得不離開我了；第二天早晨我在勞頓等馬車的時候，又和她見了幾分鐘。我們最後在布魯克爾哈斯灣門前分別了；各人走各人底路；他到羅沃德山崖去等車回到革特謝德去，我上了車，這車就載我到米爾口特不熟悉的環境中，從事新職務和新生活去了。

## 第十一章

一部小說中新的一章，就如同一篇戲劇中新的一場一樣；在我這次拉起幕來的時候，讀者呵，你必須想像你看見米爾口特雷治旅舍的一間房屋，像旅館房間的牆上一樣，這牆上也有大張的畫着人形的紙；有着那樣的地氈，那樣的家具，爐架上面有着那樣的裝飾，那樣的印畫，其中有一張雷治第三底畫像，另一張是威爾斯王子，和一張沃爾夫（Wolf）之死底畫圖。藉着天花板上懸下的油燈和一盆好火底光，你可以看見這一切，我就穿着外衣，戴着帽子，坐在這個火邊；我底暖手筒和雨傘放在桌子上面，我在烤去那在十月天的嚴寒中暴露了十六點鐘所受的冷涼與麻木；我早晨四點鐘離開勞頓，現在米爾口特市上的鐘正打八點。

讀者呵，雖然我看來是舒舒服服地得到供應，我底心裏却是並不很安靜的。我原來以為馬車停時要有人來接我；當我走下那旅舍僕人為我方便而設的木台階的時候，我焦心地周圍看望，指望聽人叫我底名字，並看見馬車等着把我載到桑恩費爾得；看不見這樣東西；我問一個茶役有沒有有人來問簡愛女士的時候，回答說沒有；所以除了請他引我進一間屋，我是別無辦法了；我在這裏等待着，各種的懷疑和恐懼擾亂着我底思想。

覺得自己在世界上完全孤獨，砍斷了一切關係，拿不定他所要去的地方是否可以達到，所離開的地方又有許多阻礙使得不能回去了；這在一個沒有經驗的青年，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冒險的魔力使得這感覺甜蜜驕傲的熾熱使得牠溫暖；但是恐懼的怔忡擾亂這種感覺，而且在半點鐘過去，我還是獨自一人的時候，恐懼在我心裏就佔了上風了。我想到按鈴。

「這附近，有叫桑恩費爾得的地方嗎？」我向答應呼喚的茶役問。

「桑恩費爾得？我不知道女士；我到櫃台那兒問一問。」他不見了，但是隨即回來。

「你姓愛嗎，小姐？」

「是的。」

「有人在這兒等你。」

我跳起來，拿了我底暖手筒和雨傘，趕緊到旅館過道去。一個人靠着開開的門站着，而且在燈光照耀的街上，我朦朧地見到一輛一匹馬的車子。

「我想這是你底行李罷？」這個男子見到我時有些魯莽地向我說，指着過這裏我底衣箱。

「是的。」他把牠繫到那車上，我就走進去了；在他把我關在車裏之前，我問他離桑恩費爾得有多遠。

「六哩路的光景。」

「我們到那要得多長時間？」

「總要一點半鐘。」

他把車門關住，爬到車外自己的座位上面，於是我們起了身。我們走得不慌不忙，使得我有很多的時間來思想；我滿意我終於這樣走近我旅途底終點了；而且當我在那雖不精雅，但却舒服的車裏向後靠身的時候，我默想了許多使我安心的事。

「從僕人和馬車底樸素看來，」我想，「我料想費爾肥夫人不是一個很時髦的人物；這要好得多了；我只在關人中生活過一次，和他們在一塊是很不幸的。我不知道除去這個小女孩之外她是否一個人生活；若是這樣，若是她有一點兒可愛，我一定可以和她過下去；我願盡我底力量做；可惜盡力做不見得常常行呵。在羅沃德，實在的，我有了這樣決心，保持了這樣決心，而且得到人歡喜了；但是和里德夫人在一塊，我最好時總常遭受輕侮。我祈求上帝費爾肥夫人莫要成爲第二個里德夫人；但是假如她竟如此，我却並不是非和她在一塊不可呵！糟就糟罷，我可以再登廣告。我不知道我們在路上走了多遠了？」

我把窗子放下向外看；米爾口特在我們後面了；從燈光底數目看來，牠似乎是一個頗爲繁華的地方，比勞頓大多了。就我所能見到的說，我們現時是到了一個公共的田場了；但是在這場所上滿散佈着房屋；我覺得我們所在的地方和羅沃德不同了，人口更多，畫意減少了；更爲擾亂，却不如那裏傳奇了。

道路阻塞，夜晚昏蒙；我底領道者一路只讓他底馬慢慢走，我實在相信，一點半鐘延長到兩點鐘了；最後他在座位上轉身說道：

「現在你離桑恩費爾得並不多遠了。」

我又向外看：我們打一個教堂經過，我看見牠底低寬的教堂頂對着天空，牠底鐘打了一刻；我也見到山旁一道窄狹的亮光，標示出一個村落或小村莊。差不多十分鐘後，車夫下來了，開開兩扇大門，從門進去，門在我們後面砰然一響。我們這時緩緩上了一条馬車道，來到長的房屋前簷；只有一個弧形的有簾的窗子裏閃着燭光，其餘的全黑着。車在前門跟前停住，一個使女開了門；我下了車，走進去。

「走這路好嗎，女士？」這女孩說；我隨着她，從一個四面有高門的方廳裏走過；她引我走進一間屋子，裏面火與燭底兩種光明一上來眩惑我，和我眼睛在過去兩點鐘所慣的黑暗成反照；不過在我能看的時候，一張安樂合意的圖畫呈現在我底眼簾了。一間舒暢的小屋，歡快的火旁放着一張圓桌；一張高背的舊式扶手椅，裏面坐着一位想像所僅能及的頂乾淨的，上了年歲的小婦人，戴着寡婦帽，穿着黑色的綢衣服，雪白的棉布裙子；正像我所想像的費爾肥夫人底樣子，只是稍欠莊嚴，神氣更爲溫和罷了。她正忙着編織；一隻大貓端莊地在她脚跟前坐着；簡單說，足以完成家庭舒服底美滿的東西，是都不缺乏的。對於一個新的保姆，不能夠想到再爲壯膽的介紹了；沒有什麼要壓服的堂皇，也沒有什麼要受拘束的莊嚴；在我走進去的時候，那老婦人站起來，立刻就仁慈地走向前來迎我。

「你好嗎，親愛的？我恐怕你坐車坐得厭倦了罷；約翰趕車是那樣的慢；你一定冷罷，到火跟前來。」

「我料想你是費爾肥夫人罷？」我說。

「是的，你對了；請坐下罷。」

她引我到她自己的椅子，於是下手去我底圍巾，解我底帽帶；我請求她莫要這樣自己勞累了。

「這並不是什麼勞累；我敢說你自己的手差不多凍麻木了。里亞（Lia），弄一點熱的雜味酒，切一兩塊夾肉的麵包；這裏是儲物室的鑰匙。」

她從口袋裏拿出一大串管家婆的鑰匙，把牠們交給僕人了。

「現在再到火跟前來，一些罷，」她繼續說。「你帶了行李來了罷，沒有嗎，親愛的？」

「帶來了，太太。」

「我去看着把行李搬到你屋裏，」她說，於是匆匆出去了。

「她像客人一般待我，」我想。「我沒大料到有這樣接待；我只預料到冷淡和固執；這並不像我所聽說過的對於保姆的對待；不過我莫要太急於高興了。」

她回來了；她親手從桌子上清除了編織的東西和一兩本書，放里亞拿進來的盤子，於是自己把食物遞給我。成爲比以前更爲被人注意的對象——而且是我底僱主和上司所表示的注意——使我覺得有些失措；但是既然她自己似乎並不認爲她所做的事情有什麼不安，我想也就不如安安靜靜地接受她底客氣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有見到費爾肥小姐的快樂嗎？」我問，在我把她給我的東西吃了一些的時候。

「你說什麼呀，親愛的？我有一點兒聾，」這個好婦人回答道，把耳朵靠近了我底嘴。

我更清楚地把問題重說了。

「費爾肥小姐哦，你是說瓦連司（Veron）小姐呀！瓦連司是你將來的學生底名字。」

「真嗎！那末牠不是你底女兒了？」

「不是，——我家裏沒有人。」

我是要隨着第一個問題，問她和瓦連司小姐是什麼關係的；但是我想起來問太多問題是無禮的；而且，我準信將來會聽到「我是這樣歡喜，」她繼續說，當她在我對面坐下，把貓抱在膝上的時候；「你來了我是這樣歡喜；現在和一個同伴住在這裏是十分愉快的。實在，這在什麼時候都是愉快的，因爲桑恩費爾得是一所好的舊宅，或者近些年沒有大收拾，可是還是一個可敬的地方呵；然而你知道，在冬季，孤孤單單地在最好的地方，人也覺得無聊。我說孤單，其實里亞是一個好女孩，約翰和他底妻子也是很正派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他們只是僕人，我們不能和他們以平等的身分說話；怕失去了自己的權威，我們必須使他們有相當的距離。我準記得，去年冬天（你記得嗎，是嚴酷的冬天呵，不下雪的時候，就刮風下雨）從十一月到二月，除去屠夫和郵差之外，沒有一個人到這裏來；夜夜孤單的坐着，我實在十分憂鬱；有時我要里亞進來給我讀東西；但是我並不以爲這女孩很歡喜這



工作：她覺得這限制自由。在春夏好些：長的白天和陽光引起這樣的變化；在今年秋初的時候，小阿狄拉瓦連司和她底奶媽來了：一個孩子使一家突然有生氣起來；現在你又來這裏了，我會十分歡樂的。」

聽着她談話的時候，我底心對還有價值的婦人實在親熱起來了；我把椅子向她跟前拉了一些，表示我誠心希望我做伴侶會如她預想的合意。

「不過今晚我不使你久坐了，」她說：「現在鐘打十二點了，你又走了一天的路：你一定覺得倦了。要是你底脚已經溫暖好了，我就引你去看你底臥室。我把我隔壁的房爲你預備好了；這只是一間小屋，不過我想比之前面的大房，你會更愛牠的。不錯大房裏有更好的傢具，但是那裏是這樣無聊而且孤寂，我自己就沒有在裏面睡過。」

我謝謝她底體貼的選擇，而且真正覺得長途使我累了，就表示了願意歇息的意思。她拿起她底蠟燭，我從屋裏隨着她。她先去看大廳的門是不是鎖了；從鎖眼裏拿出鑰匙，她領道上樓。梯子和扶梯欄杆都是橡木的；梯旁窗子是高的，有方格子；梯子和長走廊——臥室門是向這開着的——都較之像是住家的，更爲像是禮拜堂的一種很悽涼和墓穴似的空氣貫透了樓梯和走廊。暗示着不愉快的空廓和孤寂的思想；最後被引進了我自己的屋子，着牠是小小的，照普通的近代樣式陳設，我是歡喜的。

費爾肥夫人向我說了晚安，我把門緊閉了，懶散地向周圍看望，那寬廣的大廳，黑而大的樓梯，冷而長的走廊所給與我的怪異印象，多少被我小屋裏比較活潑的景象抹去了一些。這時候我記起來，在一天身體疲勞，心裏焦慮之後，現在我終於到了平安的避難所了。感謝的衝動使我底心熾漲起來，於是我在床邊跪下，獻上應獻的感謝；在我起來之前，我也沒有忘記祈求對於將來的路上給與幫助，祈求有力量配得到我還不應得時就坦然獻給我的仁慈。那一晚上在我底床上是沒有荊棘的；我底孤寂的屋裏也沒有恐懼。既疲倦又滿意，我一會就睡着了；我醒來時，天已經大亮了。

太陽從鮮豔的藍印花布的窗幔之間照射進來時候，顯出紙糊的牆和鋪氈的地板，和羅沃德的光板和退色的牆粉是這樣不同，這房子在我看來是這樣一個愉快的小地方：一看牠我精神就振作起來了。外表對於年青的人有一種大影響；我想一個新生活時代爲我開始了——一個有花和歡樂，也有荊棘和勞苦的時代。我底天靈被這種情景變遷，這種令人希望的新地方所刺激，似乎全活動起來了。我底天靈究竟希望什麼東西，我不能準確地說明，不過是一種愉快的東西；並不就在那一天或那一月，

却在一個不明確的未來的時期。

我起來了；我細心替自己穿着：雖然不得不樸素——因為我沒有一件衣服不是做得非常簡單的——我却天生的滿心想要乾淨。不修邊幅或不留心給人的印象如何，並不是我底習慣；反之，我總願盡力顯好，而且願在不美的限度之內討人歡喜。我有時惋惜我沒有更漂亮一些；我有時顯有玫瑰的面頰，端正的鼻子，和一張櫻桃小口；我渴望高而莊嚴，身材發展得很好；我覺得這樣小，這樣蒼白，有這樣不端正的臉面，是一種不幸。為什麼我有這些志望和惋惜呢？要說明是困難的；那時候我也不能向自己說出來；然而我也有一個理由，而且是一個邏輯的，自然的理由。不論怎樣，當我把頭髮梳得很平，穿上了我的黑外套——這雖則樸素，至少有一種非常合身的好處——並且收拾好了乾淨的白頸飾的時候，我想我總可以滿可敬地到費爾德夫人前露面，而且我底新學生至少不會厭惡地畏避我了罷。打開了房裏的窗子，看梳洗臺上一切都放得整齊乾淨了，我就大膽走出去了。

穿過了鋪席的長走廊，我下了那光滑的橡木樓梯；於是我到了大廳，在那裏站了一會；我看看牆上的畫（我記得有一張畫着穿護身甲的嚴肅男子，一張畫着戴寶石項鍊，傅髮粉的貴婦，）看着從天花板懸下的黃銅燈，看着一座大鐘，鐘架是彫得古怪的橡木，和因為時間與磨擦而發了黑的烏木做成的。一切東西在我看來都莊嚴堂皇；不過那時候我對堂皇華麗的東西沒很常見就是了。一半是玻璃的大廳門，是開着的；我走過門檻。是好天氣的秋天早晨；朝陽在變褐色的樹叢和仍然發青的田地上恬靜地照耀；向前走到草坪上面，我向上看，並測看這宅第底前邊。這宅子有三層高，配稱的比例不算龐大，不過也可觀了；是一所紳士宅，並不是一個貴族府；繞在頂上的雉堞使得牠有一種畫意。宅子底灰前沿從白嘴鴉巢的背景中顯出來，巢裏所住刮刮叫着的烏鴉正在飛；牠們飛過草坪和田地要在一個大草場上落下，草場那裏有一段塌了的籬笆和這邊隔開，並且有一排老大的結實有節的荆棘樹粗得像橡樹一樣，這立刻就解明這宅第命名的來源了。再向前去就是小山，沒有繞着羅沃德的山那樣高，也沒有那樣峻峻，也並不是那樣的隔離人世的屏障；然而這山已經是够安靜孤寂的了，而且似乎用來包圍着桑恩費爾得的那一種隱遁氣象，我也沒有料想到會在這樣靠近米爾口特的熱鬧地方找到。房頂和樹參雜着的小村落散佈在山底一邊；這地方的數

● 桑恩費爾得 (Thornfield) 是這宅第名字，意為「荆棘場」。

堂靠近桑恩費爾得些；教堂的舊塔頂，俯瞰着房屋與大門之間的土阜。

我正享樂着這沉靜的景物和愉快的新鮮空氣，正歡喜地聽着烏鴉叫，正測看着這大廳的寬廣的灰前沿，並且想着給費爾肥夫人似的一位孤獨的小婦人來居住，這是一個多末大的地方呵！——這時候這位婦人就在門跟前露面了。

「怎麼已經出來了嗎？」她說。「我看你是一個起早的人罷。」我走到她跟前，她和藹地親吻我，和我握手。

「你覺得桑恩費爾得怎樣？」她問。我告訴她我非常歡喜。

「是的，」她說，「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不過除了羅契司特爾（Rochester）先生想來這裏久住，這地方要弄個亂七八糟；不然，至少也要常來一些大宅第和好地方是要業主在那裏的。」

「羅契司特爾先生他是誰呀？」我叫。

「桑恩費爾得底主人，」她靜靜地回答。「你不知道他叫羅契司特爾嗎？」

當然我不知道——以前我就沒有聽說他過；但是這老人似乎認為他底存在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事實，每人都一定本能地熟悉的。

「我原以為，」我接着說，「桑恩費爾得是屬於你的哩。」

「屬於我？孩子；什麼念頭！屬於我！我只是管家——管理人。不錯，在母親方面我和羅契司特爾家是遠親，至少我丈夫是這樣；他是一個牧師，任海（Hay）——那邊山上的小村——的牧師職，靠近門的教堂就是他的。現在這個羅契司特爾先生底母親是姓費爾肥的，是我丈夫同會祖的姊妹；但是我從來不妄信這種親戚——實在的，這在我不算什麼；我完全拿普通的管家眼光來看自己；我底僱主總是客客氣氣的，我也就不再指望別的了。」

「那小女孩——我底學生呢？」

「她是羅契司特爾先生所保護的人；他委託我替她找一個保姆。我相信，他底意思是要把她在\*府扶養起來。她來了，和她底「女使」一陣，她這樣叫她底奶媽。」於是謎解了：這個和藹仁慈的小寡婦並不是一個偉大的貴婦；却和我一樣是一個依賴者。我並沒有因為這歡喜她不如以前，反之，我却覺得比以前更為歡喜了。她和我中間的平等是真正的，不只是她那方面屈尊的

結果還要好多了——我底地位更爲自由了。

在我沉思着這發現的時候，一個小女孩，跟從人隨在後面，從草坪上跑來。我看着我底學生，她上來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她完全是一個小孩，或者有七八歲，身體弱，五官小的蒼白臉面，頂長的頭髮成爲鬢髮垂到她底腰間。

「早安，阿狄拉小姐。」費爾肥夫人說。「這是要教你，使你有一天成爲聰明女人的小姐，來和她說話。」她走近來。

「那就是我底保姆嗎？」她指着，我對着她底奶媽說；她回答道：

「是的，當然的。」

「她們是外國人嗎？」我問，聽到法語覺得奇怪。

「奶媽是外國人，阿狄拉也是在大陸上出世的；而且我相信，她離開那裏不過六月。她一到這裏來的時候，不會說英語；現在她可以對付說一點了；我不明白她，她那樣把英語和法語夾雜在一塊；不過我敢說，你會很明白她底意思的。」

幸而以前我從一個法國婦人學過法文；又因爲我認爲必須和皮洛夫人盡量談話，另外在過去七年中我每天背誦一點法文——自己總努力在重音上下苦功。盡量切近地模仿教師底發音，所以在這種語言上還有相當的把握和準確，對於阿狄拉小姐還不至於怎樣不知所措。她聽說我是她保姆的時候，她走向前來和我握手；我引她去吃早餐的時候，用她自己的語言向她說了幾句話；一上來她只簡短地回答，但是在我們靠桌子跟前坐下，她用她栗色的大眼睛看了我約有十分鐘之後，她突然流利地閑談起來了。

「呀！」她用法語叫道，「你說我底語言和羅契司特爾先生說得一樣好；我能如同對他一樣和你說話了，蘇菲（Sophie）也能這樣了。她要高興的；這裏沒有人明白她；費爾肥夫人完全說的是英國話。蘇菲是我底奶媽；她和我同坐一隻大船從海外來，船上有一個冒煙的煙筒——牠是怎樣冒煙呵！——我病了，蘇菲病了，羅契司特爾先生也病了；叫着客廳的一間漂亮房子裏有一張沙發，羅契司特爾先生睡在那上面，蘇菲和我在別的地方有小床。我幾乎從我底床裏跌出來了；床像一個架子一樣。小姐——你叫什麼名字哩？」

「愛——簡愛！」

「二！呸！我說不好……在早晨，天還沒有十分亮的時候，我們底船在一個大城市跟前停了——一個很大的城市，是非常黑的房子，而且全是煤煙；一點也不像我從那裏來的既乾淨又漂亮的城市；於是羅契斯頓爾先生就抱我從跳板上登了陸，蘇菲隨後來到，我們就全上了馬車，拖着我們到一所美麗的大屋，比這房子還大還好，叫做旅館。我們在那裏住了差不多一星期；我和蘇菲每天總到叫做公園的滿是樹的大綠場上去散步；那裏除了我之外還有許多孩子，還有一個池子，裏面有許多好看的鳥，我拿麵包末去喂牠們。」

「她說得這樣快的時候，你明白她嗎？」費爾肥夫人問。

我十分明白她，因為皮洛夫底流利的說話我已經弄慣了。

「我願意你關於她父母間一兩個問題，這個好婦人繼續說，『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還記得他們？』」

「阿狄拉，」我問，「你說到既乾淨又漂亮的城市，你在那裏時和誰住在一塊呢？」

「老早以前我和媽媽一塊住；但是她到聖處女那裏去了。媽媽常常教我跳舞，唱歌，和念詩。有許多男男女女來看媽媽，我常常在他們面前跳舞，或者坐在他們膝上給他們唱歌。這我歡喜。我現在讓你們聽我唱歌罷？」

她已經吃完了早餐，所以我允許她表演一種成績。從椅子上下來，她來到了我底膝上；於是莊莊重重地把手合在胸前，把髮髻向後一搖，抬眼看着天花板，她就開始唱歌劇裏的一首歌。這是一個被棄的婦人所唱的歌，她哀哭了她愛人底無信之後，用驕傲來幫助自己；希望她底侍從用最華麗的珍寶和最貴重的衣服把她裝扮起來，決心夜間在跳舞會上去和那個虛偽的人相遇，而且用她態度舉止底歡樂向他證明：他底拋棄對於她影響是何等小。

在一個幼年的歌者，這個歌題似乎選擇得奇怪；不過我想這表演底精彩地方是在聽那愛情與妬嫉底聲調，由兒童口齒不清地歌詠出來；這也是低級趣味的：至少我以為是這樣。

阿狄拉把這短曲唱得滿合調，而且帶着她那樣年歲的單純。這事做完之後，她從我膝上跳下來，說道，「現在我要來給你背點詩，小姐。」

擺出一種架子，她開始老成同盟：拉芳丁（La Fontaine）底寓言。於是她開始背誦這篇小東西，注意句讀與重讀，聲音婉轉，

姿勢合宜，在她這樣年歲實在是很不常有的，這證明她受過細心的訓練。

「這是你媽媽教給你的嗎？」我問。

「是的，她時常總這樣說：『你有什麼呢？他告訴一個老鼠說呀！』她使我舉起手來——這樣——提醒我對這問題提高聲音。現在我來爲你們跳舞罷？」

「不了，這已經够了；但是在你媽媽到聖處女那裏去了（如你所说）之後，你和誰住在一塊呢？」

「和佛蘭得里克（Freddy）夫人和她底丈夫。她照料我，但是她和我沒有關係。我想她窮，因爲她沒有媽媽那樣好的房子。我在那裏不久。羅契斯特爾先生問我歡喜和他一塊住在英國不，我說歡喜；因爲我在認識佛蘭得里克夫人之前就認識了羅契斯特爾先生，他對我總是仁慈的，並且給我漂亮衣服和玩物；不過你看他並沒有守約，因爲他把我帶到英國，他自己又回去了，我就沒有看見他了。」

早餐之後，阿狄拉和我退到圖書室，這屋子似乎羅契斯特爾先生已經吩咐了，應當做爲書房。多半書籍都在玻璃門子後面鎖起來了，但是有一個書架開着，裏面裝着初學所要用的一切東西，和幾卷普通文學，詩歌，傳記，及幾部傳奇等。我料想他認爲保姆只需要這些東西供私人閱讀；和我在羅沃德時所能够拾取的少數書籍相較，這些似乎使我得到一種豐富的娛樂知識。在這屋裏也有一架精巧的鋼琴，完全是新的，音調頂好；還有一個畫架和一對地球儀。

我看我底學生頗爲馴服，雖然不大用功；按規律用功的事她一種也沒有弄慣過。我覺得一上來把她關得太狠了是不聰明的；所以在我和她談了許多話，教她學了一點東西之後，天氣也近午了，我就讓她回到她奶媽那裏去。我自己定規一直忙到吃午飯，畫些小畫稿留她用。

我上樓去拿書夾和鉛筆的時候，費爾肥夫人向我叫道：「我想你早晨上課的鐘點已經完了罷。」她說。她在一間摺扇門開着的屋子裏，她向我說話時我就進去了。這是一間大而闊綽的屋子，有紫色的椅子和幔帳，一方土耳其的地氈，栗色帶格的牆，滿裝着色玻璃的大窗，高高的天花板，繪着高貴的花樣。旁邊桌上有幾隻紫色的好的寒水石的瓶子，費爾肥夫人正在揮灰。

「多麼美麗的房子！」我向四周看望的時候叫；因爲我一向沒有見過一半這樣堂皇的房子。

「是呀；這是飯廳。我剛剛開窗子，放進點空氣和陽光；因為不大人住的房子中，一切都要陰濕起來；那邊的會客室覺得像是墓窟一樣。」

她指着一個寬的拱廊，這和窗子相似，而且像窗子一樣，掛着紫顏色的幔子，現在扣掛起來了。從兩個寬梯階上到窗子，並且從那裏看過去，我以為我見到了仙鄉，那邊的景物對於我初出世的眼睛是這樣堂皇。然而這不過是一個很漂亮的會客室就是了，裏面有一間私房，兩處都鋪着白氈子，氈上似乎放着鮮亮的花圈；兩屋裏都是塑着白葡萄和葡萄葉的雪白的天花板，下面成爲華麗的反照，閃耀着深紅的床榻；淡白色巴黎式的爐架上的裝飾，是閃光的波希米亞（Bohemian）的玻璃做成的，紅寶石顏色；在窗子之間，大鏡子反映出一般的火與雪底混合來。

「你把這些屋子收拾得何等整齊，費爾肥夫人！」我說。「沒有灰塵；也沒有帆布蒙蓋；除了空氣覺得寒冷之外，人會以為這是天天有人住的哩。」

「唔，愛女士，雖然羅契斯特爾先生到這裏來的稀少，他來時總常是突然的，出人不意的；而且我看出來了，他見到什麼東西都包裹起來，在他到時去忙着收拾，他是要生氣的，所以我想最好把屋子都準備齊。」

「羅契斯特爾先生是一個嚴刻的，吹毛求疵的人嗎？」

「並不特別這樣；不過他有種紳士的趣味和習慣，而且他希望一切按照這些來料理。」

「你歡喜他嗎？他被一般人歡喜嗎？」

「哦，歡喜；這家庭在這裏總是受人敬重的。這附近的幾乎所有的田地，在你一眼能看到的，從記不得什麼時候起，就屬於羅契斯特爾家了。」

「不過，拋開他底田地不提，你歡喜他嗎？人家歡喜他本人嗎？」

「我是只有歡喜他的理由；而且我相信，他底佃戶都認為他是一個公平寬大的地主；不過他和他們住在一塊的時候向來就少有。」

「不過他沒有特別的地方嗎？簡單說，他底性格是什麼樣？」

「哦！他底性格是無可指摘的，我想。或者他有些兒特別：他旅行了很多，見了不少世道。我敢說他是聰明的，不過我從來沒有和他談過許多話。」

「他怎樣特別法？」

「我不知道——不容易描摹——並沒有什麼可驚，不過他向你說話的時候，你覺得到就是了；你不能够總拿得準，他是玩笑還是認真，他是高興或者還是生氣了；簡單說，你不完全明白他就是了——至少我不明白：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他是一個很好的主人。」

關於她底，也是我底僱主，我從費爾肥夫人所得的記述都在這裏了。有種人他們根本不會描寫一個性格，或觀察並描摹顯著的特點，無論對人或是對物：這位好婦人顯然是屬於這一類；我底詢問使她迷惑，但却沒有引她表白出她底思想。在她眼中，羅契斯特爾先生就是羅契斯特爾先生罷了；是一個紳士，是一個地主——只此而已：她就不向前詢問追求了，而且對於我要對他有更明確的觀念這願望，顯然驚奇。

我們離開餐室的時候，她提議要給我看其餘的屋子；於是我隨着她上樓下樓，一邊走一邊讚嘆；因為一切都佈置得好而漂亮。前面的大屋子我以為尤其堂皇；三層樓上有幾間屋子，雖然又低又暗，因為那種古香古色的空氣，倒是有趣味的。下面屋裏所用的傢具，時時搬到這裏來，因為時尚改變了；容窗櫥裏透進來的不大亮的光，顯出陳舊百年的床架、橡樹和胡桃樹的櫥櫃，上面有棕櫚枝和天使頭這種奇怪彫刻，看來像是希伯來的方舟模型一樣；幾排可敬的椅子，高背而且狹窄；還有更為古老的骨牌凳，蒙墊的頂上還有半被抹去的彩繡底顯然痕跡，這彩繡是由已經變成墓灰兩代之久的手指做成的。所有這一切遺物，使桑恩費爾得宅第有種老舊家底景象：是一個記憶底神龕。在白天，我歡喜這些隱避地方底靜寂，抑鬱，和古香古色；但是我一點也不渴望在這些又寬又笨重的床上休歇一夜：這些床有的用橡木門關閉起來，有的用細工的舊式英國帳幔遮蓋，帳上有稠密的錦繡繪着奇花，更奇的鳥，和最奇的人類底形像——這一切在黯淡的目光下看來，實在會顯得奇怪。

「僕人們在這些屋裏睡嗎？」我問。

「不；他們住着後面一排小些的屋子；沒有人在這裏睡過；我們幾乎要說，桑恩費爾得府若是有鬼，這裏要是他常來的地方



了。」

「我也這樣想：那末你們沒有鬼了？」

「我從來沒聽說有過，」費爾肥夫人回答，微笑着。

「也沒有鬼的傳說？也沒有鬼的家管和故事？」

「我相信沒有。然而據說羅契斯特爾家在他們那時代是凶猛的，不是和平安靜的一族；不過這或者就是他們現在安睡在草裏的緣故罷。」

「是呀——」在生活底多變的狂熱之後，他們好好地安眠，」我喃喃地說。「現在你要到那裏去，費爾肥夫人？」因為她要走開。

「到鉛片房頂上去；你願意來，從那裏看看風景嗎？」我跟隨着，上了一道很窄的樓梯，到了頂樓，從那裏又上一道梯子，經過一個活板門，到了大廳底屋頂。現在我和烏鴉底殖民地平行，可以看見牠們底窠裏了。身子側出雉梁，遠遠向下去看望，我窺看土地像一張地圖一樣陳列着；鮮亮的，絲絨似的草坪，緊緊圍繞着宅第底最下層；田場寬廣得像一個公園，點綴着古老的樹木；深褐色凋零的樹林，被一條路分開了，路上顯然生着很多東西，長着苔蘚比有着叢葉的樹還要綠；大門跟前的教堂，恬靜的小山，大路都在秋日的陽光中休息着；蔚藍的，顯着珍珠白色雲石紋的，吉祥的天空，劃出地平線底界限來。這景物中沒有什麼異常的，特出地方，但却都使人快樂。我從這裏回來，再過活板門的時候，我不大能看到下梯子的道了；和那我曾經仰望的藍氣的拱環相較，和那有樹叢、草場、青山、大宅站在中心，我曾經歡快地凝視過的陽光照耀的景物相較，頂樓似乎陰黑像得一個墓窟。

費爾肥夫人在後面停留一回，去關閉那活板門；我藉了摸索的力量，找到了頂樓底出口。接着下了窄狹的頂樓樓梯。我在這樓梯所通到的長過道中留連，道長過道把三層樓的前面房子和後面房子分開，既窄，又低，又暗，只在遠遠的一頭有一個小窗，而且兩排小黑門全閉着，看來像是藍鬍子底城堡中的走廊一樣。

在我輕輕向前走的時候，我最沒有料到的在這樣靜的地方聽到的聲音，一聲笑，刺激了我底耳朵。這是一聲奇怪的笑，清楚的，死板的，而且沒有歡樂。我停住了，這聲音止了，但只是一會工夫，牠又開始了，比以前更高；因為一上來這聲音雖然清楚，却是很低。

這轉變成喧鬧的聲音，在每個孤寂的屋子裏都似乎引起回音來；不過這原只從一個屋裏發出，而且我能够指出這聲音所從出的門戶。

「費爾肥夫人！我叫出來，因為我聽見她現在正在下那大樓梯。」你聽到那高聲的笑了嗎？是誰呀？」

「多半是僕人罷，」她回答：「或許是葛來司波兒（Grace Poole）。」

「你聽到了嗎？」我又問。

「聽到了，清清楚楚地，我時常聽到她；她在有一間屋裏縫東西。有時候里亞和她在一塊；她們常常在一塊兒吵鬧。」

笑聲用了低微的，單音的聲調重覆着，結尾變成奇怪的喃喃。

「葛來司！費爾肥夫人叫。」

我實在沒有指望會有什麼葛來司來回答；因為這次笑聲和我以前聽到的是同樣悲劇的，超自然的；若不是正在中午，若不是沒有什麼見鬼的情形伴隨着這大笑，若不是情景和理智都不贊可恐懼，我要迷信地害怕起來了。不過事實向我顯明了：我就是懷着一種驚奇感，也不免是一個傻子。

最靠近我的門開開了，一個僕人走出來——一個三四十歲之間的婦人；結實健壯的身材，紅頭髮，冷酷坦率的臉面；不能設想到比這更不傳奇，更不陰森的幽靈了。

「太吵鬧了，葛來司，」費爾肥夫人說。「記住吩咐！葛來司默默地行禮，於是走進去。」

「她是我們僱來縫東西，並且幫助里亞做家裏工作的人，」這寡婦繼續說：「在有些地方並不是無可指謫，不過她做得滿好。順便問一句，今天早晨你和你底新學生鬧得怎樣？」

這樣轉到阿狄拉身上的談話，一直繼續到我們到了下面光亮而又歡快的地方。阿狄拉跑着在大廳裏來迎接我們，叫道：

「小姐太太，飯擺齊了！」於是又加上說：「我很餓了，我！」

我們看見午餐已經齊備，在費爾肥夫人底房裏等着我們了。

原书空白页

死  
魂  
靈  
(六)

[俄國]

N·果戈理作

魯迅譯

原书空白页

## 第十一章

出現的却完全是乞乞科夫豫料以外的事。首先是他醒得比想定的太晚了——這是第一件不高興——他一起來，就叫人下去問車子整好了沒有，馬匹駕好了沒有，一切旅行的事情，是否都已準備停當，但惱人的是他竟明白了馬匹並沒有駕好，而且毫無一點什麼旅行的準備——這是第二件不高興。他氣憤起來了，要給我們的朋友綏里方着着實實的當面喫一拳，就焦急的等着，不管他來說怎樣的謝罪的話，綏里方也立刻在門口出現了，這時他的主人，就得受用凡有急於旅行的人，總得從他的僕役聽一回的一番話。

「不過馬匹的馬掌先得釘一下呀，保甫爾·伊凡諾維支！」

「唉，你這賤胎！你這昏蛋，你爲什麼你不早對我說的你沒有工夫嗎？」

「唔，對，工夫自然是有的……不過輪子也不行了，保甫爾·伊凡諾維支……總得換一個新箍，路上是有這麼多的高低，窟窿，不平得很……哦，還有，我又忘記了一點事：車臺斷了，搖搖擺擺的，怕挨不到兩站路。」

「這惡棍！」乞乞科夫叫了起來，兩手一拍，奔向綏里方去，使他恐怕要遭主人的打，嚇得倒退了幾步。

「你要我的命嗎？你要謀害我嗎？不是你要像攔路強盜似的，在路上殺死我嗎？你這豬囉，你這海怪！三個禮拜，我們在這裏一動也不動！只要他來說一聲，這不中用的傢伙！他却什麼都挨到這最末的時光！現在，已經要上車，動身了，他竟對人來玩這一下什麼……？你早就知道的罷，還是沒有知道怎麼樣說出來唔？」

「自然！」綏里方回答說，低了頭。

「那麼，你爲什麼不說的爲什麼？」對於這問題，沒有回答。綏里方還是低了頭，站在那裏，好像在自己說：「你看見這事情鬧成怎樣了嗎？我原是早就知道的，不過沒有說！」

「那就立刻跑到鐵匠那裏去，叫了他來，要兩個鐘頭之內全都弄好，懂了沒有？至遲兩個鐘頭！如果弄不好，那麼——那麼，我

就把你細成一個結子！』我們的主角非常憤怒了。

綏里方已經要走了，去奉行他的主人的命令；但他又想了一想，站下來說道：『您知道，老爺，那匹花馬，到底也只好賣掉，真的，保甫爾·伊凡諾維支，那真是一條惡棍……天在頭上，那麼的一匹壞馬，是只會妨礙驢路的！』

『哦？我就跑到市場去，賣掉牠來罷，好不好？』

『天在頭上，保甫爾·伊凡諾維支，牠不過看起來有勁道；其實是靠不住的，這樣的馬，簡直再沒有……』

『驢子！如果我要賣掉，我會賣掉的。這東西還在這裏說個不完！聽着：如果你不給我立刻叫一兩個鐵匠來，如果不給我一切都在兩個鐘頭之內辦好，我就給你兜鼻一拳，打得你昏頭昏腦跑，快去跑！』綏里方走出屋子去了。

乞乞科夫的心情非常之惡劣，恨恨的把長刀拋在地板上，這是他總是隨身帶着，用牠恐嚇人們，並且保護威嚴的。他和鐵匠們爭論了一刻多鐘，這才說定了價錢，因為他們照例是狡猾的賊胚，一看出乞乞科夫在趕忙，就多討了六倍。他很氣惱，說他們是賊骨頭，是強盜，是攔路賊，他們也什麼都不怕；他只好詛咒，用末日裁判來嚇他們；然而這對於鐵匠幫也毫無影響，他們一口咬定，不但連一文也不肯讓，還不管兩個鐘頭的約定，化去整整五個半鐘頭，這才修好了馬車。這之間，乞乞科夫就只得消受着出色的時光，這是凡有出門人全都嘗過的，箱子理好了，屋子裏只剩下幾條繩子，幾個紙團，以及別樣的廢物，人是還沒有上車，然而也不能靜靜的停在屋子裏，終於走到窗口，去看下面在街上經過，或是跑過的人們，談着他們的銀錢，抬起他們的獸眼，詭異的來看他，使不能動身的可憐的旅人，更加焦急。一切東西，凡是他所看見的：面前的小鋪子，住在對面的屋子裏，時時跑到掛着短帘的窗口來的老太婆的頭——無不使他討厭，然而他又不能決計從窗口離開。他一步不移，沒有思想，忘記了自己，忘記了周圍，只等着立刻到來的切實的目的。他麻木的看着，在身邊活動的一切，結果是懊惱的捺殺了一匹在玻璃上叫着撞着，投到他指頭下面來的蒼蠅。然而世間的事，是總有一個結局的，這渴仰的時刻到底等到了。車裏已經修好，輪子嵌了新箍，馬匹也喝過水。鐵匠們再數一回工錢，祝了乞乞科夫一路平安之後，走掉了。終於是馬也駕在車子前面了；還趕忙往車裏裝上兩個剛剛買來的熱的白麵包，坐到車臺上去的綏里方，也把一點什麼東西塞在衣袋裏，我們的主角就走出旅館，來上他的車，歡送的是永遠穿着呢布禮服的侍者，搖着他的帽子在作別，還有來看看客人怎麼出發的，本館和外來的幾個僕役和車夫，以及出門時候總不會缺的一切附屬的

事物，乞乞科夫坐進篷車裏面去，於是這久停在車房裏連讀者也恐怕已經覺得無聊起來的熟識的錄夫的車子，就往門外駛出去了。『謝謝上帝！』乞乞科夫想，並且畫了一個十字。綏里方嗚着鞭，彼得爾希加呢，先是站在踏臺上面的，不久就和他並排坐下了，我們的主角是在高加索毯子上坐安穩，把皮靠枕墊在背後，緊壓着兩個熱的白麵包，那車子就從新迸跳起來了，多謝鋪石路，可真有出色的震動力。乞乞科夫懷着一種奇特的心情，看着房屋，牆壁，籬垣和街道，都跟着車子的迸跳，顯得一起一落，在他眼前慢慢的移過去。上帝知道，在他一生中，可還能再見不能呢？到一條十字路口，車子只得停止了，是被一個沿着大街，蜿蜒而來的大出喪遮了道。乞乞科夫把頭伸出車子外面去，叫彼得爾希加問一問，這去下葬的是什麼人。於是知道了這人是檢事。乞乞科夫滿不舒服的連忙縮在一角裏，放下車子的皮窗，遮好了窗幔。當篷車停着的時候，綏里方和彼得爾希加都恭恭敬敬的說了帽，留心注視着行列，尤其有味的是車子和其中的坐客，還好像在數着坐車的是多少人，步行的是多少人，他們的主人吩咐了他們不要和別人招呼，不要和熟識的僕役話別之後，也從皮幔的小窗洞裏在窺探着行列。一切官員都露了頂，恭送着靈柩。乞乞科夫怕他們會看見自己的篷車，然而他們竟毫沒有注意到。當送葬之際，他們是連平時常在爭論的實際問題也沒有提一句的。他們的思想都集中於自己；他們在想新總督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怎樣的辦這事，怎樣的對他們。步行的官員們之後，跟着，一串車子，裏面是鬪秀們，露着黑色的衣帽。看那手和嘴脣的動作，就知道她們是在起勁的談天。大約也是議論新總督的到來，尤其是關於他要來開的跳舞會的準備，而且現在已在愁着自己的新的褶紐和髮飾了。馬車之後，又來了幾輛空車子，一輛接着一輛的，後來就什麼也沒有了，道路曠蕩，我們的主角又可以往前走。他拉開皮幔，從心底裏歎出一口氣來，說道：『這是檢事！他做了一輩子人，現在可是死掉了！現在是報上怕要登載說他在所有屬員和一切人們的大悲痛之下，長辭了人間，他是一位可敬的市民，希有的父親，丈夫的模範；他們怎不還要大寫一通呢？恐怕接下去就說，那寡婦孤兒的血淚，一直送他到了墳頭；然而如果接近的看起事情來，一探他的底細，那麼，除了你的濃眉毛之外，你可是毫沒有什麼動人之處了。』於是他吩咐綏里方趕快走，並且對自己說道：『我們遇着了大出喪，可是好得很，人說，路上看見棺材，是有運氣的。』

這之間，車子已經通過了郊外的空虛荒僻的道路，立刻看見兩面只有顯示着街市盡頭的延長的木柵子了。現在是鋪石路，也已走完，市門和市鎮都在旅人的背後——到了荒涼的公路上，車子就又沿着驛道飛跑，兩邊是早就熟識了的景象：路標，站長，



井；車子；貨車；灰色的村莊和牠的茶炊；農婦和拿着一個燕麥袋，跑出客棧來的活潑的大鬍子；足登破草鞋，恐怕已經走了七百維爾斯他的巡行者；熱鬧的小鎮和牠那木造的店舖，粉桶，草鞋，麵包和其餘的舊貨；斑駁的市門柱子；正在修繕的橋梁；兩邊的一望無際的平野；地主的旅行馬車；騎馬的兵丁，帶一個滿裝鎗彈的綠箱子，上面寫道：送第幾幾兵連田地裏的綠的，黃的，或者新耕的黑色的長條；在平野中到處出沒，從遠地裏傳來的憂鬱的歌曲；淡煙裏的松梢；漂到的鐘聲；蠅羣似的烏鴉隊；以及無窮無盡的地平線……唉，唉，俄國！我的俄國！我在看你從我那堂皇的，美麗的遠處在看你了。貧瘠，很散漫和不愉快是你的各省府，沒有一種造化的豪放的奇蹟，曾蒙豪放的人工的超羣之作的榮光——令人驚心悅目的，沒有可見遠在山石中間的許多窗牖的高殿的市鎮，沒有如畫的樹木和遮屋的藤蘿，珠璣四濺的不竭的瀑布；用不着回過頭去，去看那高入雲際的巖岫；不見葡萄枝；藤蔓和無數野薔薇交織而成的幽暗的長夾道；也不見那些後面的聳在銀色天空中的永久燦爛的高峯。你只是坦白，荒涼，平板，就像小點子，或是細線條，把你的小市鎮站在平野裏；轟不醒一下我們的眼睛。然而是一種什麼不可捉摸的，非常神秘的力量，把我拉到你這裏去的呢？為什麼你那憂鬱的，不息的，無遠弗屆，無悔不傳的歌聲，在我們的耳朵裏響個不住的呢？有怎麼一種奇異的魔力藏在這歌裏面？其中有什麼在叫喚，有什麼在嗚咽，竟這麼奇特的抓住了人心？是什麼聲音，竟這麼柔和我們的魂靈，深入心中，給以甜美的擁抱的呢？唉，唉，俄國！說出來罷，你要我怎樣？我們之間有着怎樣的不可捉摸的聯繫？你為什麼這樣的凝視我，為什麼懷着你所有的一切一切，把你的眼睛這麼滿是期望的向着我的呢……我還是疑惑的，不動的站着，含雨的陰雲已經蓋在我的頭上，而且把在的無邊的廣漠中所發生的思想沉默了。這不可測度的開展和廣漠是什麼意思？莫非因為你自己是無窮的，就得到這裏，在你的懷抱裏，也生出無窮的思想來嗎？空間曠遠，可以施展，可以邁步，這裏不該生出英雄來嗎？用了牠一切的可怕，深深的震動了我的心曲的雄偉的空間，嚇人的籠罩着我；一種超乎自然的力量，開了我的眼……唉，唉，怎麼的一種晃耀的，希奇的，未知的廣遠呵！我的俄國……

「停住，停住，你這驢子！」乞乞科夫向綏里方叫喊道。

「我馬上用這刀砍掉你！」一個飛馳的急差吆喝着，他鬍子長有三尺多。「你不看見嗎，這是官車嗎的！」於是那三駕馬車，就像幻影似的在雷和煙雲中消失了。

然而這兩個字裏可藏着多麼希罕的，神奇的靈感：公路！而且又多麼的出色，這公路！一個晴天，秋葉，空氣是涼爽的……你緊緊的裹在自己的雨衣裏，帽子拉到耳朵邊，舒服的縮在你的車角上！到得後來，寒氣就從肢節上走掉，湧出溫暖來了。馬在跑着……有些磕睡了起來。眼臉合上了。朦朧中還聽到一點「雪不白呀……」的歌兒，馬的鼻息和輪子的響動，終於是你的鄰人擠在車角裏，高聲的打了鼾。然而你現在醒來了，已經走過了五站，月亮升在空中，你經過一個陌生的市鎮，有舊式圓屋頂和昏沈的尖塔的教堂，有陰暗的木造的和雪白的石造的房屋；處處有一大條閃爍的月光，白麻布頭巾似的罩在牆壁和街道上，漆黑的陰影斜躺在這上面，照亮了的木屋頂，像閃閃的金屬一般的在發着光；一個人也沒有；都睡了覺。只有一個孤獨的燈，還點在這裏或是那裏的小窗裏；是居民在修自己的長靴，或者麵包師正在爐邊做事罷——你不高興什麼呢？唉，怎樣的夜……！天上的力在這上面的是怎樣的夜呵！唉，空氣，唉，天空，在你那莫測的深處，在我們的上頭，不可捉摸的明朗地，響亮地展開着的又高又遠的天空……！夜的涼爽，的呼息，吹着你的眼睛，唱着使你入於甜美的酣睡；於是你懵騰了，全不自覺，而且打鼾了——然而被你擠在車角上的可憐的鄰人，却因為你這太重的負擔，忿忿的一搖。你又從新醒了轉來，你的面前就又是田地和平原；只見無際的野地，此外什麼也沒有。路標一個個的跑過去；天亮了；在蒼白的，寒冷的地平線上，露出微弱的金色的光芒，朝風冰冷的，有力的吹着你的旁邊；好着外套！多麼出色的寒冷呵！又來招你的睡眠可多麼希奇！一震又震醒了你。太陽已經升在天頂了。「小心，小心！」你的旁邊有人在叫喊，車子馳下了峻坡來。下面等着一隻渡船；一個很大的清池，在太陽下，銅鑄似的在發閃；一個村莊，坡上是如畫的小屋；旁邊閃爍着村教堂的十字架，好像一顆星，蜂鳴似的響着農夫們的起勁的閑談，還有肚子裏的熬不下去的飢餓……我的上帝，這很遠很遠的旅行的道路，可是多麼美麗呵！每當陷沒和沈溺，我總是立刻纏住你，你也總是拉我上來，寬仁的抓着我的臂膊！而且由這樣子又產生了多少滿是神異的詩情的雄偉的思想和夢境，多少幸福的印象充實了魂靈……

這時候，我們的朋友乞乞科夫的夢想，也不再這樣的全是散文一類了。我們且來看一看他起了怎樣的感情罷！首先是他簡直毫無所感，單是不住的回過頭去看，因為要斷定那市鎮是否的確已經在他的背後；但待到早已望不見，也沒有了打鐵店，沒有了磨粉作，以及凡在市旁常常遇着的一切，連石造教堂的白色塔尖也隱在地平線後的時候，他却把全盤注意都向着路上了；他向兩邊看，把N市忘得乾乾淨淨，好像他在很久，很久之前，還是早先的孩子時代，曾在那裏住過似的。終於也遇到了使他覺得無

聊的路，他就略閉了眼睛，把頭靠在皮枕上。作者應該聲明，到底找着了來說幾句關於他那主角的話的機會，這是他覺得很高興的，因為直到現在實在總是——讀者自己也很知道——忽而被羅士特來夫忽而被什麼一個跳舞會忽而被闊秀們或者街談巷議，或是許多別的小事情所妨礙，這些小事情，要寫進書裏去，這才顯得牠小，但還在世界上飛揚之際，是當作極其重大，極其要緊的事件的。現在我們却要放下一切，專來做這工作了。

我很懷疑，我這詩篇裏的主角，是否中了讀者的意。在闊秀們中，他完全沒有被中意，是已經可以斷定的——因為闊秀們都願意她們的主角是一位無不完全的模範，只要有一點極小的體質上或是精神上的缺點，那就從此完結了。作者更深一層的進映了他的魂靈，當作鏡子來照清他的形像——這人在她們的眼睛裏也還是毫無價值。乞科夫的肥胖和中年，就已經該是他的非常喫虧之處，這肥胖，是沒有人原諒的，許多闊秀們會輕蔑的轉過臉去，並且說道：『呸，多麼討厭！』唉，真是的！這些一切，作者都很明白，但話雖如此——他却還不能選一個正人君子來做主角……然而……在這故事裏，可也許會聽到未曾彈過的絃索，看見俄羅斯精神的無限的豐饒，一個男子，有如神的特長和德性，向我們走來，或者一個出色的俄國女兒，具有女性的一切之美滿是高尚的努力，甘作偉大的犧牲，在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別個種族裏的一切有德的男男女女，便在他們面前褪色，消失，恰如死文字的遇見了活言語一樣！俄羅斯精神的一切强有力的活動，就要朗然分明……而且要明白了別國民不過觸着浮面的，斯拉夫性情却抓得多麼深，捏得多麼緊……然而，為什麼我應該來敘述另外還有什麼事呢？已經到了男子的成年，鍛鍊過內面生活的艱厲的苦功和孤獨生活的清淨的克己的詩人，倒像孩子似的忘其所以，是不相稱的。各個事物，都自有牠的地位和時候！然而也仍不選有德之士為主角。我們還可以說他為什麼不選的原因。這是因為已經到了給可憐的有德傢伙休息的時候，因為『有德之士』這句話已經成了大家的口頭禪；因為人們已經將有德之士當作竹馬，而且沒有一個作家不騎着他馳驅，還用鞭子以及天知道什麼另外的東西鞭策他前進；因為人們已經把有德之士驅使得要死，快要連道德的影子也不剩，他身上只還留下幾條肋骨和一點皮，因為人們簡直已經並不尊重有德之士了。不，究竟也到了把壞人駕在車子前面的時候了，那麼，我們就把他來駕在我們的車子前面罷！

我們的主角的身世，是不大清楚的。他的兩親是貴族，世襲的，還不過是本身的貴族呢——却只有敬愛的上帝明白。而且他

和父母也不相像。至少，當他生下來的時候，有一個在場的親戚，是生得很小個的太太，我們鄉下稱爲野鴨的，就抱着孩子，叫了起來道：「阿呀，我的天哪！這可和我豫料的一點不對呀！我想他是該像外祖母的，那就很好，不料他竟一點也不這樣，倒如俗語裏說的不像爺，不像娘，倒像一個過路少年郎。」一開頭，人生就偏執地，懊惱地，彷彿通過了一個遮着雪的昏暗的窗門似的來凝視他了；他的兒童時代，就沒有有一個朋友，也沒有一個伙伴！一間小房子，一個小窗子，無論冬夏，總是不開放；他的父親是一個病人，身穿羊皮裏子的長外褂，赤腳套着編織的拖鞋；他在屋子裏跳來跳去，歡着氣，把唾沫吐在屋角的沙盂裏，孩子就得永遠坐在椅子上，捏着筆，指頭和嘴唇都沾滿了墨水，當面學着不能規避的字：「汝毋妄言，應敬尊長，抱道在躬！」拖鞋的永久的拖曳和蹣跚，熟識的永久的森嚴的言語：「你又發昏了嗎？」如果孩子厭倦了練習的單調，在字母上加一個小鉤子或者小花紋，就得接受這一句：於是久已熟識，然而也總是苦痛的感覺，跟着這句話，就從背後伸過長指頭的爪甲來，把耳輪擰得非常之疼痛。這是他最初的做孩子的景象，只剩下一點模糊的記憶了。然而人生都變化得很突然和飛快：一個好天氣的日子，春日的最初的光線剛剛溫暖了地面，小河才開始着潺湲，那父親就攜着他的兒子的手，上了一輛四輪車，拉的是在我們馬業們中，叫作「喜鵲」的小花馬；一個矮小的駝背的車夫趕着車，他是乞乞科夫的父親所有的惟一的一家農奴的家長。這旅行幾乎有一日半之久，在路上過了一夜，渡過一條小河，嗅着冷饅頭和烤羊肉，到第三天的早晨，這才到了市鎮上。意外的輝煌和街道的壯麗，都給孩子一個很深的印象，使他詫異到大張了嘴巴。後來「喜鵲」和車子都陷在泥窪裏了，這地方是一條又狹又峭，滿是泥濘的街道的進口；那馬四腳滿是泥汗，下死勁的掙了許多工夫，靠着駝背車夫和主人自己的策勵，這才終於把車子和坐客從泥濘中拉出，到了一個小小的前園；這是站在小岡子上面的，舊的小房屋前面有兩株正在開花的蘋果樹，樹後是一片簡陋的小園，只有一兩株野薇，接骨木和一直造在裏面的小木屋，蓋着木板，有一個半瞎的小窗。這裏住着乞乞科夫的親戚，是一位老得打皺的老婆婆，然而每天早晨還到市場去，後來就在茶炊上烘乾她的襪子。她蔽蔽孩子的面頰，喜歡他長得這麼胖，養得這麼好。在這裏，他就得從此住下，去進市立學校了。那父親在老婆婆家裏過了一夜，第二天就上了路，回到家裏去。當他的兒子和他們作別的時候，他並沒有淌下眼淚來；他給了半盧布的銅元，做做另用，更重要的倒是幾句智慧的教訓：「你聽哪，保甫盧沙，要學正經，不要胡塗，也不要胡鬧，不過最要緊的是要博得你的上頭和教師的歡心。只要和你的上頭弄好，那麼，即使你生來沒有才能，學問不大長進，也都不打緊，你會

賽過你所有的同學的。不要多交朋友；他們不會給你多大好處的；如果要交，那就揀一揀，要揀有錢的來做朋友，好幫幫你的忙，這才有用處。不要亂化錢，濫請客，倒要使人請你喫，替你化，但頂要緊的是省錢，積錢，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可以不要，這却不能不要的。朋友和伙伴會欺騙你，你一倒運，首先拋棄你的是他們，但錢是永不會拋棄你的，即使遭了艱難或危險，只要有錢，你怎樣就怎樣，什麼都辦得到，什麼都做得到。」給了這智慧的教訓之後，那父親就受了他的兒子的告別，和「喜鵲」一同回去了。那兒子就從此不再看見他，然而他的言語和教訓，却深刻的印進了魂靈。

到第二天，保甫盧沙就上學校去了。對於規定的科學，他並不見有特別的才能；優秀之處倒在肯用功和愛整潔；然而他立刻又迸出一種另外的才能來：很切實的智力。他立刻明白了辦法，和朋友交際，就遵照着父親的教訓，那就是使他們請自己喫，給自已化，他自己却一點也不破費，而且有時還得到贈品，後來看着機會，仍舊賣給原先的贈送者。事事儉省是他孩子時候就學好了的。從父親得來的牛布盧，他不但一文也沒有化，在這一年裏倒還增加了數目，這是因為他顯出一種偉大的創業精神來：用白蠟做成雲雀，畫得斑斕悅目，非常之貴的賣掉了。後來有一時期，他又試辦着別樣的投機事業，用的是這樣的方法：他到市場上去買了食物來，進得學校，就坐在最富足的旁邊，一看出一個同學無精打采了——這就是覺得肚餓的徵候——他就裝作並非故意模樣，在椅子下面給他看見一個薑餅或者麵餅的一角。待到引得人嘴饞，他於是取得一個價錢，並無一定，以饞的大小為標準。兩個月之久，他又在房裏不斷的訓練着一匹關在小木籠裏的鼠子，到底練得那鼠子會聽着命令，用後腳直立，躺倒，站起了，他就一樣的賣掉，得了大價錢。用這樣的法子，積到大約五個盧布的時候，便縫在一個小袋裏，再從新來積錢，和學校的上頭的關係，他可更要聰明些，誰也不及他，能在椅子上坐得鼠子一般靜。我們在這裏應該聲明一下，教師是最喜歡安靜的人，而對於機靈的孩子却是受不住的，他覺得他們常常在笑他。一個學生如果先被認作狡猾，愛鬧的了，那麼，他只要在椅子上略略一動，無意的把眉頭一皺，教師就要對他發怒。他毫不寬假的窘迫他，責罰他。「我要教好你的驕傲和反抗！」他叫喊着說。「我看得你清清楚楚，你自己還清清楚楚！你要知道肚子餓是什麼味道了！」於是這孩子就應該擦破膝蓋，挨餓一天，連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本領，資質，才能——這都是胡說白道！」教師常常說。「我頂着重的是品行。一個彬彬有禮的學生，就是連字母也不認識，一切學科我還是給他很好的分數，但一給我看出口和笑人的壞脾氣——就給一個零分，即使他有一個梭倫（註一）藏在衣袋

註一 Solon (640—593 B.C.)希臘七賢之一，也是有名的古典的立法者。——譯者。

裏！所以他也很忿忿的憎惡克里羅夫（註一）因爲這人在他的寓言裏說過：「喝酒毫不緊，但要明白事情」他又時常十分滿足的臉上和眼裏全都光輝燦爛的講述他先前教過的學校，竟有這麼安靜，連一個蠅子在屋裏飛過，也可以聽出來，整整一個年，學生在授課時間中敢發一聲咳嗽，醒一下鼻子的，連一回也沒有，直到搖鈴爲止，誰也辨不出教室裏有沒有人。乞乞科夫立刻捉着了教師的精神和意思，懂得這好品行是什麼了。在授課時間中，無論別人怎麼來擰他，來抓他，他連一動眼，一皺眉的事，也一回也沒有；鈴聲一響，乞乞科夫可就沒命的奔到門口去，爲的是爭先把帽子遞給那教師——那教師戴的是一頂普通的農家帽，於是首先跑出了教室，設法和他在路上遇到好幾回，每一回又恭恭敬敬的除下了帽子。他的辦法得了很出色的效驗。自從他入校以來，成績一直都很好，畢業是優等的文憑和全學科最好的分數，另外還有一本書，印着金字道：「教品勵學之賞。」當他離開學校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有着必須常常修剃的下巴的一表非凡的青年了。這時就死掉了他的父親。他留給自己的兒子的是四件破舊的粗呢小衫，兩件羊皮裏子的舊長褂，以及全不足道的一點錢。那父親分明是只會說節儉的好教訓，自己却貯蓄得很有限的。乞乞科夫立刻把古老的小屋子和連帶的瘡地一起賣了一千個盧布，把住着的一家農奴送到市裏去，自己就在那裏住下，給國家去服務了。這時候，那最着重安靜和好品行的可憐的教師，不知道爲了他沒本領，還是一種別的過失呢，却失了業，因爲氣憤，他就喝起酒來；但又立刻沒有了酒錢，生病，無法可想，連一口麵包也得不到，他只好長久餓在一間冰冷的偏僻的擱樓裏。那些先前爲了頑皮和乖巧，他總是斥爲頑梗和驕傲的學生們，一知道他的景况，便趕緊來募集一點錢，有幾個還因此賣掉了自己的缺少不得的物件；只有保甫盧沙。乞乞科夫却推託了說他一無所有，單捐了一枚小氣的五戈貝克的銀錢，同學們向他說了一句：「你這畜畜鬼，便拋在地上。」可憐的教師一知道他先前的學生的這舉動，就用兩手掩了臉，像一個孱弱的孩子，眼淚滔滔不絕，湧出他昏濁的眼睛來。「在臨死的牀上，上帝還送我這眼淚」他用微弱的聲音說；到得知道了乞乞科夫怎樣對他的時候，他就苦痛的歎息，接着道：「唉，唉，保甫盧沙，保甫盧沙！人是多麼會變化呵！他曾是怎樣的一個馴良的好孩子呀！他毫不粗野，軟得像絲絹一樣。他騙了我了，唉，唉，他真的騙了我了……」

註一 Ivan Krilov (1768-1844) 有名的俄國的寓言作家。譯者。

但也不能說我們的主角的大性，竟有這樣的冷酷和頑固，感情竟有這樣的麻木，至於不知道憐憫和同情。這兩種感情，他是很覺得的，而且還準備了幫助，只因爲他不能動用那決計不再動用的款子，所以也不能捐很多的錢；總而言之，父親的『要省錢，積錢』的忠告，是已經落在肥地上了。不過他也並非爲錢而愛錢，吝嗇還不全是在支配他的發條。不是的，這並非指使他的原動力；他所企慕的是無不舒服的安樂富足的生活，車馬，整頓的家計，美味的飯菜——這才是占領了他，驅策着他的東西。所以他要刻苦了自己和別人，一文一文的省錢，積錢，直到嘗飽這一切闊綽的時候。倘有一個有錢人坐了華美的輕車，駕着馬具輝煌的高頭大馬，從他旁邊經過，他就生根似的站下來，於是好像從大夢裏醒來一樣，說道：『而且他是一個普通的助理，却燙着蠅頭髮！』凡有顯示着豪富和安樂的，都給他一個很深的印象，連他自己也不很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出了學校以後，他一刻也沒有安靜過；希望很強，要趕快找一種職業，給國家去服務。然而，雖有優等的文憑，却不過就了財政廳裏的一個不相干的位置；沒有奧援，是弄不到很遠的窠兒的！終於他又找着了一點小事情，薪水每年三四十盧布。但他決計獻身於這職務，把所有的障礙都打退，克服。他真的顯出未曾前聞的克己和忍耐來了，用最要的事情來節制了自己的需要。從早晨一早起，到很遲的晚上，總是毫不疲倦的坐在桌子前面，傾注了精神和肉體的全力，寫呀寫呀，都化在他的文件上，不很回家，睡在辦公室的桌子上，有時就和當差的和管門的一同喫中飯，而且知道頂要緊的是乾淨的，高尚的外觀，衣服像樣，臉上有一種令人愉快的表情，還要從舉動上，顯出他是一位真正的上等的人。這裏應該說，財政廳的官員，是尤以他們的質樸和討厭見長的。所有臉孔，都像烤得不好的白麵包；一邊的面頰，是鼓起的，下巴是歪的，上唇腫得像一個水泡，而且還要開着裂；總而言之，他們都很不漂亮。他們都用一種很凶的言語，聲音很粗，好像要打人；在巴克呼斯大仙（註一）那裏，他們獻了很多的犧牲，在證明斯拉夫民族裏，也還剩着不少邪教的殘滓；唔，他們這時常有點醉醺醺的來辦公，使辦公室實在不愉快，至少也只好稱這裏的空氣爲酒香。在這樣的官員裏，乞乞科夫當然是惹眼的了，一切事情，他幾乎和他們完全相反；他的相貌是動人的，他的聲音是愉快的，而且什麼酒類都不喝。然而他的前途還是很暗淡。他得了一位很老的科長來做上司，是石頭似的沒感覺和不搖動的好模範；他總是不可親近，臉上從來沒有顯過一點笑影，對人從

來沒有給過一句親熱的招呼，或者問一問安好。在家裏或在街上，誰也沒有見過他和老樣子有些不同；他從不表示一點興趣或者似乎對於別人的運命的同情；沒有見過他喝醉和醉得呵呵大笑；沒有鬧過強盜在酩酊時候似的褻興；——而且連一點影子也找不出。他是出於善惡之外的，然而在這絕無強烈的感情和情熱中，却藏着一點可怕。他那大理石臉孔上，找不出什麼不勻稱的特徵，但也記不起相像的人臉，線條都湊合得很草率。不過一看那許多痘痕和麻點，却是屬於那些魔鬼在夜裏來撒了豆的臉孔一類的。和這樣的人物去親近，想討他的歡喜，人總以為決非一切人力之所及的罷；然而乞乞科夫竟去嘗試了。他先從各種瑣細的小事情上去迎合他；他悉心研究，科長用的鵝毛筆是怎麼削法的，於是照樣的削好幾枝，放在他容易看見的處所；把他桌子上的塵沙和煙灰吹掉，擦去；給墨水瓶換上一塊新布片；記住了他的帽子掛在那裏——那世界上最討人厭的帽子，每當散直之前，就取來放在他的旁邊；如果他的背脊在牆壁上摩擦了，就替他去刷，而且很趕緊，然而這些都絲毫沒有效驗，彷彿簡直並無其事一樣。乞乞科夫終於打聽到他那上司的家族情形了：他知道他有一個成年的女兒，那臉孔也生得好像『在夜裏撒了豆』。於是他就準備從這一邊去攻城。他查出了每禮拜日她前去的是那一個教堂；每回都穿得很漂亮，很整齊，襯着出色的筆挺的硬胸衣，站在她對面，這事情有結果：嚴厲的科長輒下來了，邀他去喝茶！馬上見了大進步，乞乞科夫就搬到他的家裏去，於是又立刻弄得必不可缺：他買麵粉和白糖，像自己的未婚妻似的和那女兒來往；稱科長先生為『爸爸』，在他的手上接吻。衙門裏大家相信，在二月底，大精進日之前，是要舉行婚禮的。嚴厲的科長就替他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出力，不多久，乞乞科夫自己就當了科長，坐了一個剛剛空出的位置上了。這大約正是他親近老科長的主要目的，因為在這一天，他就悄悄的把行李搬回家裏去，第二天已經住在別的屋子裏了。他中止了尊科長為『爸爸』和在他手上接吻，婚禮這件事是從此永遠拖下去，幾乎好像簡直沒有提起過似的。然而他如果遇見科長，却仍舊搶先和他殷勤的握手，請他去喝茶，使這老頭子雖然很麻木，極冷淡，也每次搖着頭喃喃自語道：『他騙我，這惡鬼！』

這是最大的難關，然而現在通過了。從此就很容易，一路更加順當的向前進。大家尊重他起來了。他具備了凡有想要打出這世界去的人們所必需的一切愉快的態度，優美的舉動，以及辦事上的大膽的決斷。用了這手段，不久就補了一個一般之所謂『好缺』。大家應該知道，在這時候，是開始嚴禁了收賄的。但一切規條都嚇不倒他，倒時常利用他來收自己的利益，而且還顯出



了每當嚴禁時候，却更加旺盛的真正俄羅斯式的發明精神來。他的辦法是這樣的：倘有一個請願人出現，把手伸進衣袋裏，要摸出一張誰都極熱的在我們俄國稱爲「訶凡斯基公爵紹介信」(註一)的來——他就馬上顯出和氣的微笑，緊緊的按住了請願人的手，說道：「您以爲我是……不必真的！不必這是我們的義務和責任，就是沒有報酬我們也應該辦的！這一點，您放心就是。一到明天早上，就什麼都妥當了！我可以開您住在那兒嗎？您全不必自己費神。一切都替您送到府上去的！」喫驚的請願人很感動的回到家裏去，自己想到：「這才是一個人唉，要多一點，這才好，這是真的寶石呵！」然而請願人等候了一天，等候了兩天，却還是總不見有他的文件送到家裏去。到第三天也一樣。他再上官廳去一趨——簡直還沒有看過他的呈文。他再去找他的寶石。「阿呀，對不起，對不起！」乞乞科夫優雅的說，一面握住了那位先生的兩隻手。「我們實在忙得要命，但是明天，明天您一定收到的！這真連我自己也非常過意不去！」和這些話，還伴着蠱惑的態度。如果這時衣角敞開了，他就連忙用手來整好，這樣的敷衍了對手。然而文件却仍舊沒有來，無論明天，後天，以至再後天。請願人於是要想一想了：「哼，恐怕一定有些別的緣故罷？」他去探問得了這樣的回答：「書記得要一點！」——「當然，我怎麼可以不給他們呢？他們照例有他們的二十五個戈貝克，可是五十個也可以的。」——「不，那可不行，您至少得給一張白票子(註二)！」——「什麼？給書記一張白的？」請願人嚇得叫起來了。「是的，您爲什麼只是這麼的出驚呢？」人回答他說。「書記確是只有他們的二十五個戈貝克的，其餘的要送到上頭去！」於是麻木的請願人就敲一下自己的頭忿忿的詛咒新規則，詛咒禁收賄和官場的非常精練的交際式。在先前，人們至少是知道辦法給頭兒放一張紅的票子(註三)在桌子上，事情就有了着落，現在却要犧牲一張白的了，還要化掉整整一禮拜工夫，這才明白其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媽的這大人老爺們的廉潔和清高請願人自然是完全不錯的，可是現在也不再收賄，所有上司都是正經的，高尚的人物，只有書記和祕書還是惡棍和強盜。但不久，乞乞科夫的前面展開一片活動的大場面來了：成立了一個建築很大

註一 即鈔票，那上面有訶凡斯基(Chovanaki)的簽名。——譯者。

註二 白色的鈔票是二十五盧布。——譯者。

註三 十盧布的鈔票。——譯者。

的官家屋宇的委員會，在這委員會裏，乞乞科夫也入了選，而且是其中的一個最活動的分子。大家立刻來辦公。給這官家建築出力了六年之久，然而爲了氣候，或者因爲材料，這建築簡直不想往前走，總是跨不出地基以外去。但會裏的委員們，却在市邊的各處，造起一排京式的很好看的屋子來了；大約是那些地方的地面好一點。委員老爺們已經開始在享福，並且立了家庭的基礎。到現在，乞乞科夫這才在新的景况之下，脫離了他那嚴厲的禁制和克己的重擔的壓迫。到現在，他這才對於向來看得很重的大齋（註）規則，決計通融辦理，而且到現在，他才明白了對於人還不能自立的如火的青年時代力加抑制的那些享樂，他也並不是敵人。他竟闊綽起來了，僱廚子，買漂亮的荷蘭小衫。他也買了外省無法買到的，特別是深灰和發光的淡紅顏色的衣料，也辦了一對高頭大馬，還自己來操縱他的車，捏好韁繩，使邊馬出色的馳騁。現在也已經染上用一塊海綿蘸着水和可倫香水的混合物，來拭身體的習慣了，已經爲了要使自己的皮膚軟滑，購買重價的肥皂了，已經……

但那老廢物的位置上，忽然換了新長官，是一個嚴厲的軍人，賄賂系統和一切所謂不正和不端的死敵。到第二天，他就使所有官員全都惶恐了起來，直到最末的一個，要求收支賬目，到處發見了漏洞，看起來，什麼總數都不對，立刻注意到京式的體面屋子——而且接着就執行了調查。官員們被停職了；京式屋子被官家所沒收，變作各種慈善事業機關和新兵的學校了；所有官員們都受了嚴重的道德的訓斥，而尤其是我們的朋友乞乞科夫。他的臉雖然有愉快的表情，却忽然很招了上司的憎厭——究竟爲什麼呢！可只有上帝知道；這些事是往往並無緣故的——總之，他討厭乞乞科夫得要死。而且這鐵面無私的長官，發起怒來也可怕得很！然而他究竟不過是一個老兵，不明白文官們的一切精緻的曲折和乖巧，別的一些官就仗着相貌老實和辦事熟練的混騙，蒙恩得到登用了，於是這位將軍就馬上落在更大，更壞的惡棍的手裏，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竟還在滿足，自以爲找着了好人，而且認真的自負，他怎樣的善於從才能和本領上來辨別和鑒定人。官員們立刻看透了他的性格和脾氣。他的下屬，就全是激烈的真理瘋子，對於不正和不法，都毫不寬容的懲罰；無論那裏，一遇到這等事，他們就窮追他，恰如漁人的捏着魚叉，去追一條肥大的白鱈魚一樣，而且實在也有很大的結果，過不多久，每人就都有幾千盧布的財產了。這時候，先前的官員也回來了，很不少，

又蒙寬恕，仍見收錄；只有乞乞科夫獨沒有再回衙門的運氣；雖有將軍的祕書長因爲一封訶凡斯基公爵的紹介信的督促，促替他出力，替他設法，這人是最善於控御將軍的鼻子的——然而他什麼也辦不成。將軍原是一個被牽着鼻子跑來跑去的人（他自己當然並不覺得的）；但倘若他的腦袋裏起了一種想頭，那就牢得像一枚鐵釘，決非人力所能拔出。這聰明的祕書長辦得到的一切，是消滅先前的醜陋的履歷，然而也只好打動他的長官，是訴之於他的同情，並且用濃烈的色采，向他畫出乞乞科夫的悲慘的運命，和他那不幸的，然而其實是幸而完全沒有的家族罷了。

「怎麼的！乞乞科夫說：『我釣着了的了，拉上來的了，可是這東西又斷掉了——這沒有話好說。就是號淘大哭，也不能使這不幸變好的。還不如做事情去！』於是他決計從新開始他的行徑，用忍耐武裝起來，甘心抑制他先前那樣的闊綽。他決計搬到一個別的市上去，在那裏博得名聲。然而一切都不十分順手。在很短的時光中，他改換了兩三回他的職業，因爲那些事情，全是醜陋而且討厭的。讀者應該知道，在闊雅和潔淨上，乞乞科夫是這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人。開初雖然也只得在不乾淨的社會裏活動，但他的魂靈却總是純潔，無瑕的，所以他在衙門的公事房裏，桌子也喜歡磁漆，而且一切都見得高尚和精緻。他決不許自己的談吐中，有一句不雅的話，別人的話裏倘有疏忽了他的品級和身分的句子，他也很不高興。我相信，這大約是讀者也很贊成的罷，如果知道了他每兩天換一次白襯衫；夏天的大熱時候，那就每天換兩次；些微的不愉快的氣味，他的靈敏的嗅覺機關是受不住的。所以每當彼得爾希加進來替他脫衣服，脫長靴，他總是用兩粒丁香塞在鼻孔裏；而且他那神經之嬌嫩，是往往賽過一位年青小姐的；所以要再混進誰都發着燒酒氣，全無禮貌的一夥裏面去，真也苦痛得很。他雖然勉力自持，但在這樣的逆境和壞運道之下，竟也瘦了一點，而且顯出綠瑩瑩的臉色來了。當讀者最初遇見，和他相識的時候，他是正在開始發胖，成了圓圓的，合式的身樣了；每一照鏡，他已經常常想到塵世的快樂：一位漂亮的夫人，一間住滿的孩子房，於是他臉上就和這思想一同露出微笑；但現在如果偶向鏡子一瞥，就不禁叫喊起來道：『神聖的聖母，我是多麼醜了呵！』他從此長久不高興去照鏡子了。然而我們的主角擔受着一切，堅忍地，勇敢地擔受着——於是他到底在稅關上得了一個位置。我們應該在這裏說明，這樣的地位，本來久已是他的秘密希望的對象。他看見過稅務官員弄到怎樣的好看到出奇的外國貨，把怎樣的出色的麻紗和磁器去送他的姊妹，教母和孀娘。他屢次歎息着叫喊過：『但願我也去得成；國界不遠，四近都是有教育的人，還能穿多麼精緻的荷爾小衫呀！』我們還應該附

白一下，他也還想着使皮膚潔白柔嫩，使面頰鮮活發光的一種特別的法蘭西肥皂；這是什麼商標呢，上帝知道，總之，他推測起來，是只在國界上才有的。所以他雖然久已神往於稅關，但從建築委員會辦事所發生出來的目前的利益，却把他暫時按下，他說得很不錯，當建築委員會還總是手裏的麻雀時，稅關也不過是屋頂上的鴿子罷了。現在他却已經決定，無論如何要進稅關去——而且也真的進去了。他用了真正的火一般熱心去辦事，好像命裏也註定他來做稅務官吏似的。三四個禮拜後，他已經把稅關事務練習得這樣的熟悉，從頭到底什麼都明白了。他全不用稱，也不用量；因為他只要一看發票，立刻知道包裹裏有幾文四頭；只消用手把袋子一提，就說得出有多少重量；至於檢查，那是他呢，恰如他自己的同事所說一樣，簡直是「一條好獵狗似的嗅覺。」這也實在很奇怪，他會耐心的去騰查每個鈕扣，而且都做得絕頂的冷靜，又是出奇的文雅的。就是那被檢查的不幸的對手氣得發昏，失了一切自制的力量，恨不得在他愉快的臉上，重重的給一個耳刮子的時候，他也仍然神色自若，總是一樣的說得很和氣：「您肯賞光，勞您的駕，站起一下子來罷！」或是「您肯屈駕，太太，到間壁的屋子裏去一下麼？那裏有一位我們公務人員的夫人，想和您談幾句天呢。」或者「請您許可，我在您那外套的裏子上，用小刀拆開一點點罷。」和這話同時，他就非常冷靜的從這地方拉出頭巾，圍巾以及別的東西來，簡直好像在翻自己的箱子一樣。連上司也說，這是一個精怪，不是人。他到處搜出些東西：車輪間，車轆中，馬耳朵裏，以及上帝知道什麼另外的處所，這些處所，沒有一個詩人會想到去搜尋，只有稅務官員這才想得出來的。那可憐的旅客通過了國境之後，很久還不能定下心神來，揩掉從一切毛孔中湧出的大汗，畫一個十字，喃喃的說道：「阿嚏，阿嚏！」他的境遇好像一個逃出密室來的中學生，教師叫他進去聽幾句小教訓，却竟是完全出於意外的挨了一頓痛打。對於他，私販子一時沒有法子想，他是所有波蘭一帶的猶太人幫的災星和惡煞。他的正直和廉潔是無比的，而且也是出乎自然以上的。他從那些因為省掉無謂的登記，就不再充公的沒收的貨品和截留的東西上，決不沾一點光。辦事有一種這樣的毫不私自自利的熱心，當然要惹起大家的驚異，終於也傳到長官的耳朵裏去了。他昇了一級，並且趕緊向長官上了一個條陳，說怎樣才可以捕獲全部偷運者，加以法辦。在這條陳上，還請給他以實行方法的委任。他立刻被任為指揮長，得了施行一切調查搜檢的絕對的全權。他所要的就正是這一件。在這時候，私販們恰恰也成立了一個大團體，做得很有心計，也很有盤算；這無恥的勾當，準備要贖錢一百萬。乞乞科夫是早已知道了一點的，但當私販們派人來通關節時，却遭了拒絕，他很冷淡的說，時候還沒有到。一到掌握了一切關

鍵之後，他便使人去通知這團體，告訴他們道：現在是時候了。他算得很正確。只在一年裏面，他就能够賺得比二十年的熱心辦公還要多。他在先前，是不願意和他們合作的，因為他還不像一個棋中之帥，所以分起來也有限。現在可是完全不同了，和在他可以對他們提出條件去了；因為要事情十分穩當，他又去引別一個官吏加入自己這面來，這計畫成功了，那同事雖然頭髮已經雪白，竟不能拒絕他的誘惑。契約一結好，團體就進向了實行。他們的第一番活動，是見了冠冕堂皇的結果的。讀者一定已經聽到過關於西班牙的巧計的旅行這一個有名的，時常講起的故事了的罷，那羊外面又蒙着一張皮，通過了國境，皮下面却藏着值到一百萬的孛拉彭德（註一）的花邊。這事情就正出在乞乞科夫做着稅務官的時候。如果他自己不去參加這計畫，世界上是沒有一個猶太人辦得安這類玩意的。羊通過了國境三四回之後，兩個官員就各各有四十萬盧布的財產。哦，人們私議，是乞乞科夫怕要到五十萬的了，因為他比別一個還要放肆點。只要沒有一匹該死的羊搗亂，上帝才知道這大財是會發到怎麼一個值得讚歎的總數呢。惡魔來攪擾這兩位官。公羊觸動了他們，他們無緣無故的彼此弄出事來了。正在快活的談天的時候，乞乞科夫也許多喝了一點酒罷，就稱那一個官爲教士的兒子，那人雖然確是教士的兒子，但不知怎的却非常的以爲受辱，就很激烈，很鋒利的回過來。他說道：「你胡說！我是五等官，不是教士的兒子。你倒恐怕是教士的兒子！」因爲要給對手一個刺，使他更加懊惱，就再添上一句道：「哼，一定是的！」他雖然把加在自己頭上的壞話，回敬了我們的乞乞科夫，雖然那「哼，一定是的！」的一轉，已經够得利害，他却另外還向長官送了一個秘密的告發。聽人說，除此之外，他們倆原已爲了一個活潑茁壯的女人，正在爭風喫醋了，那女人呢，用官們的表現法來說，那就是「切實」。到像一個蘿蔔，哦，那人還僱了兩個很有力氣的傢伙，要夜裏在一條昏暗的小巷裏把我們的主角狠命的打一通，然而到底也還是兩位老爺們發胡發，該女人是已經被一位烏瑪哈略夫大尉弄了去的了。那實情究竟怎麼樣呢，可只有上帝知道。總之，和私取們的秘密關係是傳揚開來，顯露出來了。五等文官立刻翻筋斗，但他拉自己的同事也翻了一個筋斗。他們被傳到法庭上去，他們的全部財產都被查抄，就像在他們的負罪的頭上來了一個晴天霹靂。他們的精神好像被煙霧所籠罩，到得清楚起來，這才慄然的明白了自己犯了什麼事。五等文官禁不起這運命的打擊，在什麼地方窮死了，

註一 Brabant 是跨荷蘭和比利時兩國的平野地方，以出產極貴的花邊著名。——譯者。

但六等文官卻沒有倒運，還是牢牢的站着。縱使前來搜查的官們的嗅覺有多麼細緻，他也能穩妥的藏下了財產的一部分；他用盡了一切凡有識得透，做得多的深通世故的人的策略和口實：這裏用合式的態度，那裏用動人的言語，而且用些決不令人難受的諛媚，博得官們的幫忙，有時還塞給他們一點點，總而言之，他知道把他的事情怎麼化小，縱使無論如何逃不出刑事裁判，至少也不像他的同事那樣沒面子的收場。自然，財產和一切出色的外國貨是不見了；這些東西，都跑到別個賞鑑家的手裏去了。剩在他這裏的，是從這大破綻裏救出來的，藏着應急的至多一萬盧布，還有兩打荷爾蘭小衫，一輛年青獨身者所坐的小馬車，以及兩個農奴：馬夫綏里方和跟丁彼得爾希加，此外是因為稅務官員的純粹的好心，留給他的五六塊肥皂，使他把他的臉好弄得長是乾淨和光鮮——這就是一切。我們的主角，現在又一下子陷在這樣的逆境裏了！忽然來毀壞了他的，是多麼一個嚇人的壞運道！他稱這為：因真理而受苦。人們也許想，在這些變動，歷練，運命的打擊和人生的惡趣之後，他會帶了他那最後的傷心的一萬塊，躲到外省的平安的角落裏，從此在那裏鏽下去；身穿印花的睡衣，坐在小屋的窗口，看着農夫們在禮拜天怎樣的打架，或者也許爲了保養，到雞棚那邊去走一趟，查一下那一隻可以燒湯，那麼，他的生活就真的很閒靜，而且爲他設想，也並非過得毫無意思的罷。然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對於我們的主角的不屈不撓的性格之堅強人只好又說他不錯。經過了够使一個人縮不滅亡，但遇事總不免沈靜和馴良下去的一切這些打擊之後，在他那裏却仍沒有消掉那未曾聞的熱情。他懊惱，他憤怒，嘮叨全世界，罵運命的不公平，恨人們的奸惡，然而他不能放掉再來一個新的嘗試。總而言之，他顯出一種英雄氣概來了；在這前面，那發源於遲鈍的血液循環的德國人的萎靡不振的忍耐，就縮得一無所有。乞乞科夫的血，却是火一般在脈管裏流行的，倘要駕御一切要從這裏奔迸出來，自由活動的欲望，必須有堅強的，明晰的意志。他這樣這樣的反省了許多時，而且總反省出一些正當。爲什麼我竟這樣子？爲什麼現在不幸應該闖到我的頭上來？那麼，現在誰得了職業？一切都在圖謀好處。我沒有陷害過什麼人，沒有搶掠過一個寡婦，沒有弄得誰去做乞丐，我不過取了一點餘利，別人站在我的地位上，也要伸下手工去的。我不趁這機會揩點油；別人也要來搭的。爲什麼別人可以稱心享福爲什麼我却應該蛆蟲似的爛掉？我現在是什麼東西？我還有什麼用處？我現在怎麼和一個體面的一家之父見面呢？如果我一想到空活在這世界上，能不覺得良心的苛責嗎？而且將來我的孩子們會怎麼說呢？——「看我們的父親罷，」他們會說：「他是一隻豬，毫不留給我們一點財產。」

我們已經知道，乞乞科夫是很擔心着他的後代的。這是一件發癢似的事情。假使嘴唇上不常湧出這奇特的，渺茫的「我的孩子們會怎麼說呢？」的問題來，許多人就未必這麼深的去撈別人的袋子了。未來的一家之父却趕忙去撈一切手頭的東西，恰如一匹謹慎的雄貓，惴惴的斜視著兩邊，看主人可在近地；只要看到一塊肥皂，一枝蠟燭，一片脂肪，爪下的一隻金絲雀，他就全都抓來，什麼也不放過。我們的主角在這裏的慨歎和訴苦，但他的頭卻不斷的在用功。他固執的要想出一些什麼來；只還缺新建設的計畫。他又縮小了他又開始辛苦的工作生活，他又無不省儉，他又下了高尚和純淨的天，掉在齷齪和困苦的存在裏了。在等候着好機會之間，總算得了法院代書人的職務，這職業者，在我們這裏是還沒有爭得公民資格，非忍受各方面的打和推不可，被法院小官和他們的上司所輕蔑，判定了候在房外，并挨各種欺侮詆斥的苦惱。然而艱難使我們的主角煉成一切的本領。在他所委託執行的許多公務中，也有這樣的一件事：是有幾百個農奴到救濟局裏來做抵押。那些農奴所屬的土地，已經成為荒場。可怕的家畜傳染病，奸惡經理人的舞弊，送掉頂好的農奴的時疫，壞收成，以及地主的不小的胡塗，都使這成爲不毛之地。主人往墨斯科造起時髦房子來，裝飾的最新式，最適宜，但却把他的財產化得不剩一文錢，至於連喫也不容易。於是他只好把還剩在他手裏的惟一的田地，拿去做抵押了。向國家抵押的事，當時還不很明白，而且試辦未久，所以要決定這一步，總不免心懷一點疑懼。乞乞科夫以代書人的資格，先來準備下一切；他首先是博得所有在場人的歡心（沒有這豫先的調度，誰都知道是連簡單的訊問也輪不到的——總得每人有一瓶瑪兌拉酒才好），待到確實的籠絡住了所有官員之後，他才告訴他們說：這事件裏還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情形：「農奴的一半是已經死掉了的，要防後來會有什麼申訴……」——「但他們是還寫在戶口調查冊上的罷，不是嗎？」祕書官說。「自然，」乞乞科夫回答道。「那麼，你還怕什麼呢？」祕書官道。「這一個死掉，別一個會生，並無失少呀，這樣就成。」誰都看見，這位祕書官是能够用詩來說話的。但在我們的主角頭裏，却閃出一個人所能想到的最天才的思想來了。「唉，我這老實人！」他對自己說。「我在找我的手套，牠却就塞在自己的腰帶上！趁新的人口調查冊還沒有造好之前，我去買了所有死掉了的人們來；一下子弄牠一千個，於是到救濟局裏去抵押；那麼，每個魂靈我就有二百盧布，目前足可以弄到二十萬盧布了！而且現在恰是最好的時機，時疫正在流行，靠上帝，送命的很不少！地主們輸光了他的錢，到處游蕩，把財產化得一點不剩，都想往彼得堡去做官；拋下田地，經理人又不很幫他們，收租也逐年的難起來；單是用不着再付人頭稅，就不知道他們多麼願意

把死掉的魂靈讓給我呢，唔，恐怕我到底只要化一兩個戈貝克就什麼都拿來了。這自然是不容易的，要費許多力，人只好永遠在苦海裏漂泛，掉下去，又從此造出新的歷史來。然而人究竟爲什麼要他的聰明呢？所謂好事情，就是很不真實，沒有人真肯相信的事情。自然，不連田地，是不能買，也不能押的；但我用移住的目的去買，自然，移住的目的，沿律支省和赫爾生省的荒地，現在幾乎可以不化錢的去領；那地方你就可以移民的，心裏想多少就多少！我簡直送他們到那地方去：到赫爾生省去；使他們住下！移民是要履行法律的程序，遵照設定的條文，經過裁決的。如果他們要證明書，可以，我不反對。爲什麼不可以我也能拿出一個地方審判廳長親筆署名的證明書來的。這田地，就叫作「乞乞科夫莊」，或者用我的本名，稱爲「保甫爾村」罷。』在我們的主角頭裏，建設了這奇特的計畫；讀者對於這，是否十分感謝呢，我毫不知道，但作者却覺得應該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感謝的，無論如何，假使乞乞科夫沒有發生這思想——這詩篇也不會看見世界的光了。

他依照俄國的習慣，劃過一個十字之後，要實行他的大計畫了。他要撒着謊，他是在找尋一塊可以住下的小地方，還用許多另外的口實，到我們國度裏的邊疆僻壤去察看，尤其是比別處蒙着更多的災害之處，就是荒歉，死亡以及別的種種。一言以蔽之，是給他極好的機會，十分便宜的買到他所需要的農奴的地方。他決不隨便去找任何的地主，却從他的口味來挑選人，這就是，須是和他做成這一種交易，不會怎樣的棘手。他先設法去和他接近，賺得他的交情，使農奴可以白白的送他，自己無須破費。在這道故事的進行中，出現的人物雖然總不合他的口味，但讀者却也不能嗔怪作者的：這是乞乞科夫的錯；因爲這裏他是局面的主人公，他想往那裏走，我們也只好跟着他。如果有人加以責備，說我們的人物和性格都模胡，輕淡，那麼我們這一面也只能總是反復的說，在一件事情的開初，是不能測度牠的全部情狀，以及經過的廣和深的。坐車到一個都會去，即使是繁華的首都，也往往毫無趣味。先是什麼都顯得灰色，單調，無邊際的工廠和燻黑的作場，乾燥無味的屹立着。稍遲就出現了六層樓房的屋角，體面的店鋪，掛着的招牌，街道的長行和鐘樓，圓柱，雕像，教堂，還有街上的喧囂和燦爛，以及人的手和人的精神所創造的奇蹟。第一回的購買是怎樣的成交，讀者已經看見了；這事件怎樣地展開，怎樣的成功和失敗等候着我們的主角，他怎樣地打勝和克服更其艱難的障礙，還有是強大的形像怎樣地在我們前面開步，極其祕密的槓杆怎樣地使我們這泛濫很廣的故事運行，水平線怎樣地激盪起來，於是逆爲堂皇的抒情詩的洪流呢，我們到後來就看見。一位中年的紳士，一輛年青獨身者常坐的馬車，跟了彼得爾希加



馬夫綏里方和駕車的三頭駿馬，從議員到卑劣的花馬，是我們已經介紹過了，由這些編成的我們的旅團，要走的是一條遠路。於此就可見我們的主角的生活。但也許大家還希望我用最後的一筆，描出性格來罷；從他的德行方面說起來，他是怎樣的人呢？他並不是具備一切道德，優長，以及無不完善的英雄——那是明明白白的。他究竟是怎樣的？那就是一個惡棍罷？為什麼立刻就是一個惡棍？對於別人，我們又何必這麼嚴厲呢？我們這裏，現在是已經沒有惡棍的了。有的是仁善的，堅定的，和氣的人，不過對於公然的侮辱，肯獻出他的臉相來迎接頰上的一聲的，却還是少得很。這一種類，我們只能找出兩三個，他們自然立刻高聲的談起道德來。最確切是稱他為好掌握或是得利的天才。得利的慾望——是罪魁禍首，牠就是世間稱為『不很乾淨』的一切關係和事務的原因。自然，這樣的性格，是有一點招人反感的，就是讀者，即使在自己的一生中，和這樣的人打交道，引他到自己的家裏來，和他消遣過許多愉快的時間，但在什麼戲曲裏，或者一篇詩歌裏遇見，却就疑忌的向他看。然而什麼性格都不畏懼，倒放出考察的眼光來，把握他那最內部的慾望的彈簧的人，是聰明，聰明，第三個聰明的；在人，什麼都變化得很迅速；一瞬息間，內部就有可怕的蟲蛆做了窠，不住的生長起來，把所有的生活力吸得乾乾淨淨。還有已經不只發現過一回的，是一個人系出高門，但是劇烈的熱情生長得很強盛，倒往往因為一種可憐的渺小的慾望，忘却了崇高的神聖的義務，向無聊的空虛裏，去找偉大和尊榮了。像海中沙的，是人的熱情，彼此無一相像。開初是無不柔順，聽命於人的，高超的也如卑俗的一樣，但後來却成為可怕的暴君。恭喜的是從中選取最美的熱情的人；他的無邊的幸福逐日逐時的生長起來，愈進愈深的他進了他的魂靈的無際的天國。然而也有並不由人挑選的熱情。這是和人一同出世的，却没有能够推開牠的力量。牠所驅使的是最高的計畫，有一點東西含在這裏面，在人的一生中決不暫時沈默，總在叫喚和招呼。使下界的大競走場至於完成，乃是牠的目的，無論牠以隱晦的姿態游行，或者以使全世界發大歡呼的輝煌的現像，在我們面前經過——完全一樣——牠的到來，是爲了給人以未知之善的。在驅使和催促我們的主角乞乞科夫的，大約也是發源於熱情的罷，這非出於他自己，是伏在他的冰冷的生涯中，將來要令人向上的智慧曲膝；而且微如塵沙的。至於這形像，爲什麼不就在目下已經出世的這詩篇裏出現呢，却還是一個秘密。

但大家不滿足於我們的主角，並不是苦楚；更其苦楚和傷心的倒是這：我的魂靈裏生活着推不開的確信，是無論如何，讀者竟會滿足於這主角，滿足於就是這一個乞乞科夫的。如果作者不去洞察他的心，如果他不去攙起那瞞着人眼，遮蓋起來的，活在

他的魂靈的最底裏的一切，如果他不去揭破那誰也不肯對人明說的，他的秘密的心思，却只寫得他像全市鎮裏，瑪尼羅夫以及所有別的人們——那樣子——那麼，大家就會非常滿足，誰都把他當作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的罷。不過他的姿態和形像也就當然不會那麼活潑的在我們眼前出現，因此也沒有什麼感動，事後還在振撼我們的魂靈，我們只要一放下書本，就可以安詳的坐到那全俄之樂的我們的打牌桌子前面去了。是的，我的體面的讀者，你是不喜歡看人的精赤條條的可憐相的：『看什麼呢？』你們說。『這些有什麼用呢？難道我們自己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卑鄙和胡塗嗎？即使沒有這書，人也常常看見無法自慰的物事的。還是給我們看看驚心動魄的美麗的東西罷！來幫幫我們，還是使我們忘記自己罷！』——『爲什麼你要來告訴我，我的經濟不行的呀，弟兄？』一個地主對他的管家說。『不說我也明白，好朋友，你就竟不會談談什麼別的了嗎？是不是還是幫我忘記一切，不要想到牠的好——那麼，我就幸福了。』錢也一樣，是用牠來經營田地的，却爲了忘記自己，用各種手段去化掉。連也許能够忽然發見大富源的精神，也睡了覺了；他的田地拍賣了，地主爲了忘記自己，只好去乞食，帶着一個原是出奇的下賤和庸俗，連自己看見也要大喫一嚇的魂靈。

對於作者，還有一種別樣的申斥，這是出於所謂愛國者的，他們幽閒的坐在自己的窠裏，做着隨隨便便的事情，在別人的糧食上，抽着好籤子，積起了一批財產；然而一有從他們看起來，以爲是辱沒祖國的東西，即使不過是包含着苦口的真實的什麼書一出版——他們也就像蜘蛛的發見一個蒼蠅兜在他們的網上了的一般，從各處的角色落落爬出來，揚起一種大聲的叫喊道：『唔，把這樣的物事發表出來，公然敘述，這是好的嗎？寫在這裏的，確是我們的事——但這麼辦，算得聰明嗎？况且外國人會怎麼說呢？聽別人說我們壞，覺得舒服嗎？而且他們想，這於我們有沒有損呢？想，我們豈不是愛國者嗎？對於這樣的警告，尤其是關於外國人，我找不出適當的回答。有一件這樣的事：在俄國的什麼偏僻之處，曾經生活着兩個人，其一是一個大家族的父親，叫作吉法·摩基維支；他是溫和、平靜的人，只愛舒適和幽閒的生活。他不大過問家務；他的生涯，倒是獻給思索的居多，他沈潛於『哲學的問題』，照他自己說，『拿走獸來做例子罷，』他時常說，一面在房裏走來走去。『走獸是完全精赤條條的生下來的。爲什麼竟是精赤條條？爲什麼不像飛禽似的再多一些毛？爲什麼牠譬如說，不從蛋殼裏爬出來的，唉，真的，奇怪得很……人研究自然越深，就知道得越少！』市民吉法·摩基維支這樣想。然而這還不是最關緊要的。別一位市民是摩基·吉法維支，他的親生的兒子

他是一個俄國一般之所謂英雄，當那父親正在研究走獸的產生的時候，他那二十來歲的廣肩闊背的身體，却以全力在傾注於發展和生長。無論什麼事，他不能輕易的照常的做完——總是折斷了誰的臂膊，或者給鼻子上腫起一大塊。在家裏或在鄰近，只要一瞥見他，一切——從家裏的使女起一直到狗——全都逃跑，連在他臥房裏的自己的眠牀，他也搗成了碎片。這樣的是摩基·吉法維支，除此之外，他却是一個善良的好心的人物。但這並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這裏：「我告訴你，吉法·摩基維支老爺，自家的和別人的使女和家丁都來對父親說，『你那摩基·吉法維支是怎樣的一位少爺呀？他給誰都安靜不來，太搗亂了！』——對的，對的，他真也有些胡鬧，」那父親總是這麼回答着，「但有什麼辦法呢？打他是已經不行了的，大家就都要說我嚴厲和苛刻，他却是一個愛面子的人；如果我在別人面前申斥他呢——他一定會小心的，但也忘不了當場丟臉——這就着實可憐。市裏一知道，他們是要立刻叫他畜生的。你們以為我不覺得苦痛的嗎？你們以為我在研究哲學，再沒有別的工夫，就不是他的父親了嗎？那裏的話，你們弄錯了。我是父親，是的，我是父親，媽的會不是。摩基·吉法維支——是深深的藏在我這裏的心裏的。」吉法·摩基維支用拳頭使勁的槌着胸膛，非常憤怒了：「即使他一世總是一匹畜生，至少從我的嘴裏是總不會說出來的；我可不能自己來給他丟臉！」他這樣的發揮了父親的感情之後，就一任摩基·吉法維支仍舊做着他的英雄事業，自己却回到他心愛的對象去，其間忽然提出這樣的問題來了：「哼，如果像是生蛋的，那蛋殼應該不至於厚到沒有什麼砲彈打得碎罷？唉，現在是到了發明一種新火器的時候了！」我們的兩位居民，就是這樣的在平安的地角裏過活，他們在這詩篇的完結之處，突然好像從一個窗口來窺探了一下，為的是對於熱烈的愛國者的申斥，給一個平穩的回答，他們愛國者，就大概是一向靜靜的研究着哲學，或者他們所熱愛的祖國的富的增加，不管做着壞事情，却只怕有人說出做着壞事情來的。然而愛國主義和上述的感情，也並不是這一切責備和申斥的原因。還有完全兩樣的東西藏在那裏面。我為什麼該守秘密呢？除了作者，誰還有這義務，來宣告神聖的真實呢？你們怕深刻的，探究的眼光射到你們身上來。你們不敢自己用這眼光來看對象，你們喜歡瞎了眼睛，毫不思索，在一切之前溜過。你們也許在心裏嗤笑乞乞科夫；也許竟在稱讚作者說，「然而，許多事情，他實在也觀察得很精細！該是一個性情快活的人罷！」這話之後，你們就以加倍的驕傲回到自己的本來臉上顯出一種很自負的微笑，接下去道：「人可是應該說，在俄國的一兩個地方，確有非常特別和可笑的人的，其中也還有實在精煉的惡棍！」不過你們裏面，可有誰懷着基督教的謙虛，不高聲，

不明說，只在萬籟俱寂，魂靈孤獨的自言自語的一瞬息間，在內部的深處，提一個問題來道：『怎麼樣？我真恐怕也含有一點乞乞科夫氣罷？』怎樣會一點也沒有。假如迎面走過了一個官，是中等品級的漢子——他就會立刻觸一觸他的鄰人，幾乎要笑了出來的樣子，告訴他道：『看呀，看呀，這是乞乞科夫，他走過去了！』他還會忘記了和自己的身分和年齡相當的禮儀，孩子似的跟住他，嘲笑他，愚弄他，並且在他後面叫喊道：『乞乞科夫！乞乞科夫！乞乞科夫！』

然而我們話講的太響，竟全沒有留心到我們的主角在講他一生的故事時睡得很熟，現在却已經醒來，而且要隱約的聽到有誰屢次的叫着他的姓氏了。他這人，是很容易生氣，如果毫不客氣的在講他，也是極不高興的。得罪了乞乞科夫沒有，讀者自然覺得並無關係；但作者却相反，無論如何，他總不能和他的主角開散的。他還有許多路，要和他攜手同行，還有兩大部詩，擺在自己的前面，而且這實在也不是小事情。

『喂，喂！你在鬧什麼了！』乞乞科夫向綏里方叫喊道。『你……？』

『什麼呀？』綏里方慢吞吞的問。

『什麼呀？你問你這昏蛋這是什麼走法？前去！上緊！』

實在的，綏里方坐在他的馬夫臺上，久已迷蒙着眼睛了。他不過在半醒半睡中間，或用韁繩輕輕的敲着也在睡覺的馬的背脊。彼得爾希加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落掉了帽子，反身向後，把頭擱在乞乞科夫的膝髁上，喫了主人的許多有力的敲擊。綏里方鼓起勇氣來，在花馬上使勁的抽上一兩鞭，馬就跑開了活潑的步子；於是他使鞭子在馬背脊上呼發響，用了尖細的聲音，唱歌似的叱咤道：『不怕就是了！』馬匹奮迅起來，曳着輕車，羽毛似的前進。綏里方單是揮着鞭子，叫道：『嚇，嚇，嚇！』一面在他的馬夫臺上很有規律的顛來簸去，車子就在散在公路上的山谷上飛馳。乞乞科夫靠在墊子上，略略欠起一點身子來，愉快的微笑着，因為他是喜歡疾走的。那一個俄國人，不喜歡疾走呢？他的魂靈，無時無地不神往於憤騰和顛倒，而且時常要高聲的叫出：『管他媽的！來，他的魂靈會不喜歡疾走嗎？倘有其中含有一點很神妙，很感幸的的東西，他會不喜歡嗎？好像一種不知的偉力，把你載在他的翼子上，你飛去了，周圍的一切也和你一同飛去了；路標，坐在車上的商人，兩旁的種着幽暗的松樹和樅樹，聽到斧聲和鴉鳴的樹林，很長的道路，都飛過去了——遠遠的去在不可知的遠地裏；而在這飛速的閃爍和動蕩中，却含有一種恐怖，可怕，一切飛

逝的對象，都沒有看清模樣的工夫，只有我們頭上的天，淡淡的雲，上升的月亮，却好像不動的靜靜的站着。我的三駕馬車呵，啾啾，我的鳥兒三駕馬車呵！是誰發明了你的呢？你是只從大膽的，勇敢的國民裏，這才生得出來的——在不愛玩笑，却如無邊的平野一般，展布在半個地球之上的那個國度裏，試去數一數路標罷，可不要閃花了眼睛！真的，你不是用鐵攀來鉤連起來的，乖巧的弄成的車子。却是迅速地，隨隨便便地，單單用了斧鑿，一個敏捷的耶羅斯拉夫的農人做你成功的。駕駛你的馬夫並不穿德國的長統靴，他蓬着鬍子，戴着手套，坐着，鬼知道是在什麼上；他一站起，揮動他的鞭子，唱起他的無窮盡的歌來——馬就旋風似的飛跑。車軸閃成一枚圓平的平板。道路隆隆鳴動。行路人嚇得發喊，站下來彷彿生了根。——車子飛過去了，飛呀飛呀！……只看見在遠地裏好像一陣濃密的煙雲，後面旋轉着空氣。

你不是也在飛跑，俄國呵，好像大膽的，總是追不着的三駕馬車嗎？地面在你底下揚塵；橋在發吼。一切都留在你後面了，遠遠的留在你後面。被上帝的奇蹟所震悚似的，喫驚的旁觀者站了下來。這是出自雲間的閃電嗎？這令人恐怖的动作，是什麼意義？而且在這世所未見的馬裏，是蓄着怎樣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呢？啾啾，你們馬呵！你們神奇的馬呵！有旋風住在你們的鬃毛上面嗎？在每條血管裏，都顫動着一隻留神的耳朵嗎？你們傾聽了頭上的心愛的，熟識的歌，現在就一致的挺出你們這黃銅的胸脯的嗎？你們幾乎蹄不點地，把身子伸成一線，飛過空中，狂奔而去，簡直像是得了神助！……俄國呵！你奔到那裏去，給一個回答罷！你一聲也不響。奇妙地響着鈴子的歌，好像被風所攪碎似的，空氣在咆哮，在凝結；超過了凡在地上生活和動彈的一切，湧過去了；所有別的國度和國民，都對你退避閃在一旁，讓給你道路。

(第一部完)



門，前來來去去地走着。像一個鐘情的男人，不管初戀的愛人是如何地柔順，而總不敢到她家裏見她似地，猶豫不決，徘徊了很久之後，他終於邁進了那個門坎，訊問法蘭西瓦·波爾布斯。畫師是否在家。一個正忙著打掃樓下一間大廳的老女僕，向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後，青年人慢慢地走上了樓梯。如同對於國王的召見懷抱不安的一個新任的宮臣一樣，他走上一段樓梯，又停止了一下。當他攀上了迴梯高處的時節，他又在樓梯中段待了一陣，躊躇着不敢拉那個裝飾在畫室門口的怪頭怪腦的門鐺，毫無疑義地，由於瑪麗·得·梅笛其歡喜魯班斯而忘掉恩寵的那位亨利四世的御用畫家，是在裏邊工作着的。那個青年人感受了偉大的藝術家們當着青春健壯懷抱着對於藝術的強烈的熱愛而接近一位天才或者是一個傑作時，所必然激發在心中的那種深摯的感動。在所有的人間的情感中，是存在着由於永趨衰弱以至使幸福只成爲回憶光榮只成虛幻的一種崇高的激昂所產生出來的一朵原始的鮮花。在這些脆弱的情緒之中，是沒有任何東西，像一個藝術家開始步入他的光榮和災難的運命的甘美的苦業中的那種熱情，那種充滿勇敢和懼怯，朦朧的信仰和確實的失望的熱情那樣地，同戀愛之情相似的了。在金錢缺少，天才還在年青，而在一個巨匠之前，心中不強烈地感受跳動的人的身上，是要永遠地缺乏着一根心絃，一種說不出是什麼的筆勢，一種在作品中的感情，一種某類的詩的表現的。如果有些妄自吹噓的浮誇者是過早地相信有前途的話，他們只是在蠢人的眼中得成爲才子。在這種觀點上看，那位青年的生客眼着像是真正地有價值了，如果說才能是應當拿着那種最初的懼怯，那種形容不出的羞慚去測量的話，而那種懼怯和羞慚，是那些有光榮的前途的人們，在他們的藝術修業中，所以消滅的，就如同漂亮的女人們在艷冶之習練中得以消滅她們的羞怯似的。勝利的習慣漸漸地減少了疑懼，而羞慚怕就是疑懼的一種了。痛感着自己的渺小，而在這個瞬間更爲自己的傲慢不遜所襲擊着，那個可憐的初學者，若不是得到了偶然送到他跟前的

- 法蘭西瓦·波爾布斯 (François Porbus, dit: Porbus le jeune) (1570—1622) 生於安特外爾甫 (Antwerp) 遷避諸國之後，定居巴黎，畫有亨利四世畫像兩張，馬麗·得·梅笛其畫像一張，該畫，現存魯爾博物館。本篇故事的開始，他是四十多歲的年紀。
- 魯班斯 (Pierre Paul Rubens) (1577—1640) 爲福蘭德 (Flandre) 的最大的畫家。亨利四世 (1553—1610) 法蘭西王 瑪麗·得·梅笛其 (Marie de Medici) 爲其王后，在路易十三未成年，臨朝攝政。

那種異常的助力，怕是會不敢進入那位把亨利四世的那幅名貴的畫像遺留給我們的畫師的畫室裏的。一個老頭子走上了樓梯。看見了他那種光怪陸離的服裝，絢麗的花邊的胸飾，靜沉着的舉止，青年人就猜度到那個人不是畫師的保護者就是他的朋友。他在樓梯中段上往後邊退，給他讓路，很希奇地在瞰量着他，一邊希望着從他的身上瞰出一位藝術家的溫良的天真來，或者是愛好藝術的人們的親切的性格，但是他在那個人的面貌上瞰出來有某種惡魔的東西，而尤其是那種使藝術家們垂涎的說不出是什麼的東西。請您想像一下好啦，在一個拉卜雷或蘇格拉底①樣的尖端鉤上去的扁平的鼻子的上邊，是一個禿光的隆起的，突出來的額頭，一個藐視人的盡是皺紋的嘴，一個傲然囁起的短下顎，長着一片修得尖生生的灰白的鬍子，一雙碧眼，顯然是被歲月給弄得發烏了，但是，由於和瞳仁浮泳在裏邊的那種真珍母色的眼白的對比，有時，在憤怒或激昂的緊張強烈之際，是投射出來磁電般的目的光的。而且，由於歲月的疲勞，更由於那些同等地在削瘦着髓與肉的思想，那副面孔是呈出異樣的憔悴了。眼睛上是已經沒有了眼毛，而人們只看得到幾根眉毛的痕跡在突出來的上眼眶上。請您把那一個頭顱安放在一個纖細而無力的身軀上，在那周遭圍上了一條發着白色閃光，作得像一個魚匙似的花邊，在老人的黑色的緊身上，掛上了一個沉重的金鎖，那麼您就可以對於那位被樓梯上的薄光更給加上一片幻妙的彩色的，人物有一個不完全的形象了。您可以說是蘭卜瀾德②的一幅繪畫，靜靜地，脫離了畫框，在那位大畫家所歡喜的黑色的氛圍氣中，走動着。老人以一種犀利的目光，在青年的身上凝視了一下，敲了三下門，向着那來開門的一個年約四十歲的病身的人說：「先生，今天好呀。」

波爾布畢恭畢敬地鞠了躬，他以為那個青年人是被那老頭子領來的，就讓他進來了，而瞰見了那位畫道的初學者，在為天生的畫家們，面對着自己所初見到的在裏邊顯示出來藝術上的若干的物質的手續的那個畫室的情景，所必然感受到的那種幻感的魔力之下，待着不動，他更是對於他沒有什麼不安的了。開在圓屋頂上的一面玻璃天窗，照亮了波爾布畫師的畫室。

① 拉卜雷 (François Rabelais 1494? - 1553?) 法國文藝復興期的大作家，著有迦爾斯求亞 (Gargantua) 和盤塔葛絲菜

神 (Pantagruel)。蘇格拉底 (Socrates) (紀元前 469 - 399) 希臘的大哲學家。 ② 蘭卜瀾德 (Rembrandt) (16

06 - 1669) 十七世紀的和蘭的畫家



日光集中在一幅掛在畫架上的只勾了三四筆白粉的輪廓的畫面的上邊，而是沒能够直達到那個廣大的房間的各個隅上的幽暗的深處；然而，有些迷離的亂反射，在那種褐色的陰暗之中，炫耀出來掛在牆上的德意志騎兵的甲冑的胸部上的一片銀箔，以一道驟然的光浪塗抹在一個擺着珍奇的器皿的古的架子上的雕刻的塗臘的簷板上，或者是，以幾個火花般的點子刺在幾個像模特兒似地被扔在那裏的，帶着破爛的大摺子的，金線刺繡的舊帳帷的滿是繡紋的橫絲的上面。一些石膏細工的模型，一些被諸世紀的親吻所鍾情地磨光的古代諸女神像的斷片和胸部，散亂在幾個架子上和幾個台子上。無數的三色蠟筆，紅鉛筆，或鋼筆的畫草和習作，畫滿了壁面，一直到棚板。一些繪具箱，一些畫油和揮發油的瓶子，一些翻仰着的櫟子，只留了一條很窄的路，讓人走到那由高處的玻璃窗所投射下來的光輪之下。從玻璃窗投射下來的光線，是很豐富地落在波爾布斯的蒼白的面孔和那位奇異的人物的象牙的頭蓋之上的。青年人的注意，馬上，就一心不亂地，凝聚在一幅畫面上，那個畫面，在動亂和革命的當代，是已經出名，生在亂世而能盡力保有着藝術的神聖的火焰的那些頑強者的某些人，是要拜訪那幅名畫的。那幅美的作品，是畫着一位埃及的瑪利亞。在開付船錢。爲瑪利·得·梅笛其而作的那幅傑作，是在她的苦難的時節被她出賣給人家的。

「你這幅聖女畫相，我是非常地歡喜的，」老人向波爾布斯說，「我要在女王所給的價錢之外，再給你十個金艾丘。可是，跟人競爭起來啦……糟糕透啦！」

「您覺得牠好麼？」

「哼！老人說『好啊……也好也不好。你的這位善女畫的，是很不壞，可是，她是活着的。你們那些人呀，你們把一個人的

● 三色蠟筆的畫草，爲用赤、白、黑、三色蠟筆在色紙上所描的畫草。

● 埃及的瑪利亞，紀元五世紀時的埃及的聖女。據傳說所

云，她十二歲時離開父母，到亞利山大府爲娼，過了十七年間的墮落生活。一天，有朝拜聖地的巡禮者們路過，她因起拜詣耶露沙冷的心，但，因缺乏旅費，遂委身於巡禮者，使其出渡海的費用，在耶露沙冷得天啓，悔改，其後，在埃及沙漠中過嚴峻的修道生活。她的事蹟，是成爲畫家們的題材的。

● 艾丘，古國古幣名，約合三法郎。

外形畫得完整，按照解剖學的法則，把各各東西按對了位置，就以爲是通通地作到了！你們注意着使一邊比那一邊陰暗，用你們在調色板上預先調成的肉色把輪廓添起來，因爲你們是時時瞰着立在禱子上的裸女的原故，你們就自以爲是模寫自然，你們就想像着自己是畫家，就以爲獲得了秘密的天機了……「精通文句的構造，一點沒有語言上的錯誤，是不足以作大的詩人呀！波爾布斯，請你瞰一瞰你這個聖女圖好啦！初看，她像是大可嘆賞的；可是，看上第二眼，人們就注意到她是貼在畫布上，要在她的周圍轉一週是不可能的。那是一個只有一個面的影繪，是一種剪下來的姿態，是一個不會轉身不會變位置的形像。我感覺不到在這個胳膊和畫的背景之間有空氣；空隙和深邃，是缺少的；然而，在配景法上，一切都很好的，空氣的溫暖的氣息，在被觀查得很正確；可是，雖然有那麼大可讚賞的努力，我還是不相信，在這個美麗的身軀上，有生命的溫暖的氣息在搏動着。我覺得好像，如果我把手放在這個很堅固的圓圓的咽喉之上，我會感覺到那是如大理石的一般冰冷的呀！我的朋友，血液是沒有在那象牙般的皮膚之下流着，在顫顫和胸的琥珀色的透明之下網狀地交織起來的那些血管和那些小纖維，生命是並沒有用他那種紫露給膨脹起來。這個地方搏動着，可是那個地方就動都不動了，在每個細部上，生與死是在鬥爭着；在這裏，是一個女人，在那裏，就是一個雕像；再望遠處，就是一個尸骸了。你的創造是不完全的。在你所寶愛的這個作品中，你只能吸入你靈魂的一部分。普羅梅修斯<sup>①</sup>的火焰，在你手裏滅了不只有一次，你這幅畫面的好多好多的場所是沒有被天上的火焰所接觸過的。」

「我的親愛的先生，可是爲什麼呢？」波爾布斯恭恭敬敬地向老人說，而在同時，那個青年人是很勉強地才把一種想要捶他的強烈的慾求抑制住了。

「啊！是這樣的，」小老頭回答道，「你是在兩種方式之間猶豫不決地浮動着，在素描和彩色之間，在德意志老大家們的精細的沈著，簡明的剛硬，和意大利畫家們的炫耀的熱情，歡愉的豐富之間，猶豫不決地浮動着的。你想同時模仿漢克·歐爾拜因

● 普羅梅修斯 (Prometheus)，希臘神話中的火神，因盜天火給人，觸鳩被特大神之怒，被鎖在高加索山上，鳩被特大神使大鷹啄

其心肝，以懲罰之。

和提賽，阿爾卜萊希特·丟萊爾和保羅·維婁諾斯<sup>①</sup>的。底確，這是一種宏大的野心！可是結果怎麼樣呢？你既沒有枯瘦之凜如冰霜的幻惑，又沒有明暗之炫奪耀目的魔力，在這個點上，如同一件鑄鑄的青銅漲潰了牠的最薄弱的模子似地，提賽的豐富的金黃燦爛的彩色，被你注入到裏邊致使阿爾卜萊希特·丟萊爾的瘦的輪廓弄成爲潰碎的了。並且構圖是抵制着抑壓着維尼<sup>②</sup>斯畫家的彩色的猛烈的氾濫的。你那幅肖像，既不是完全地描繪出來的，更不是完全地抹畫出來的，到處表露着那種不幸的躊躇的痕跡。如果你沒有感到自己有十足的力量，能够把兩種對立的方式在你的天才的火焰中融合在一起的話，你是要很老實地在兩者中選擇一個，而以此獲得那種瞰着像是生命的情態的統一性。你只是在畫的中部諸處所是真實的，你的畫的周圍輪廓是錯的，沒有包括住，在背後，沒有容許任何的東西的。在這裏是有真實性的，」老人指着聖女的胸部說：「其次，在這裏，也是。」老人接着說，一邊指着在畫面上的肩膀盡處的那點：「可是，在那裏，」他說，回來指到喉管的中部，「通通是錯誤的。我們不要作任何的分析罷，那樣一來，是會使你失望的。」

老頭子在一個襪子上落了坐，把頭抱在兩手的裏邊，默默無聲地待了一陣。

「先生，」波爾布斯問他說：「可是，我是對着裸體的模特兒，把這個喉部深深地研究過；然而，不幸的是，在自然中，有好像真實的效果，到了畫面上，就已經像是不真實啦……」

「藝術的使命，並不是模寫自然，而是要把自然表現出來呀！你並不是一個奴性的模寫者，而是一個詩人呀，」老人，以一種專橫的姿勢，攔住了波爾布斯的話，猛烈地喊道：「不然的話，一個雕刻家，就可扔開一切的工作，專去模鑄女像好啦！好啦，你試一試模鑄你的情人的手，把牠放在你的面前，那麼，你就會看到那是很可怕的死骸，而同活的手是毫無相似處了，那你就勢逼着得找并不板正地去模寫，而會把生命和運動給你表現出來的雕刻家的鑿子去了。我們是必須得把握住東西和人物的精神，靈魂，

① 汗萊·歐爾拜因 (Hans Holbein 1497—1543) 阿爾卜萊希特·丟萊爾 (Albrecht Durer) (1471—1528) 爲德意志

文藝復興期的畫家。提賽 (Titian) (1488—1576) 保羅·維婁諾斯 (Paul Veronese) (1528—1688) 爲文藝復興期

的威尼斯的畫家。

和表像的。感染的效果呀！感染的效果呵！可是感力是生命的一些偶遇，而并不是生命自身呀。例如一隻手，我既然是用手作例，一隻手并不只是身體上的一部分，牠是表現着，擴延着一個思想，是必須把那個思想把握住而反映出來的。不論是畫家，不論是詩人，不論是雕刻家，是都不能把效果同原因分離開的，二者是必然地互相結合在一起的呀！真正的鬥爭，就是在於此。好多好多的畫家，並沒有認識到這個藝術的課題，而是本能地奏了凱歌的。你們畫一個女性，可是你們沒有看着她呀！并不是那樣地人們得以奪取到自然的機密呀。雖然你們自己沒有意識到，你們的那隻手，是照着你們在你們的先生處模仿來的模型所複製出來的呀。你們沒有深入到形象的深奧處，你們沒有用十二分的愛力和忍耐在形象的迂轉和流逝中去追求形象。美是一種嚴厲的難以接近的東西，是決不會讓人那樣地得到牠跟前的，是必等待着牠的時間，窺視着牠，把牠緊緊地捉過來，用力地把牠抱住，始得以強制着牠使牠降服。形象那種東西，是比傳說裏邊的浦婁求斯<sup>①</sup>還難捉得很，還是，蜿蜒得幻變厲害的一個浦婁求斯；是在長時間的格鬥之後，始得以強制着牠在真正的姿態把自己顯露出來。你們那些人，你們看到牠顯露給你們的第一次的表相，或者至多看到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表相，就心滿意足了；勝利的鬥士，并不是那樣地動作着呀！那些百戰不敗的畫家們，都是不叫那所有的幻相所欺騙的，他們忍耐着，直至自然爲之降服，現出赤裸裸的樣子，把真髓顯露出來。拉非爾<sup>②</sup>就是那樣作法，「老人說，一邊脫掉他的黑天鵝絨帽子，對於那位藝術的玉表示敬意。」他的偉大的卓越性是由來於那種在他身上像是要把形式給弄破碎了似的深摯的體會。在他的那些畫相裏，形式同我們所畫的一樣，是傳達思想感情的一種表現手段，是一種宏大無涯的詩。各各的臉面，都是一個世界，一個肖相，那個肖相的模特兒，是在一種神聖崇高的幻象中，浴着光輝，顯露出來，一種內面的聲音把它明指着，一隻天上的手指把它剝裸，在一個整個的生命的過去中，指示出表現的淵源來。你們那些人，給你們所畫的女性，披上美麗的內衣，蓋上美麗的頭髮；可是，產生冷靜或情熱的，而成爲特殊的効果的原因的那種血，在哪裏呢？你的聖女是一個茶褐色女性，可是在這裏，我的可憐的波爾布斯呀，是一個透明的了。你們的那些畫相，就是一些塗色的蒼白的幽靈，你們把那些幽

① 浦婁求斯 (Proteus)，希臘的海神，能預言未來，有千百怪地變化形體的妙術。

② 拉非爾 (Raphael) (1483—1520)，文

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的三大藝術家之一。

繫帶到我們的眼前來了，那種東西，你們稱作繪畫和藝術呀！因為你們作的那些東西與其說是像一座房子寧是像一個女人，那你們就以爲是達到了目的啦，而非當地傲慢，以爲已用不着，如昔日的畫家似地，在畫相旁邊寫上 *Currus Venustus* 或 *Pulcher Homo* 的字樣，你們想像着你們已是驚人的藝術家了！啊！你們還差得遠呀，我的好朋友們！在成功之前，你們還得用壞好多好多的粉筆，塗抹好多好多的畫布呀！底確地，一個女人是這樣地舉着她的頭，她是這樣地掀着她的衣服，她的眼睛是倦而無力的，和那種忍從的溫柔的神情相融合着，睫毛的顫悸的陰影是這樣地動盪在頰上呀！完全是那樣，而完全都不是那樣。缺少什麼東西呢？一點點東西，可是那一點點東西就是一切呀。你們捉到了生命的外觀，可是你們沒有表現出氾濫着的生命的豐滿，我真說不出來到底是什麼，那也許就是靈魂，那雲霧迷漫地飄浮在表面上的，總之，那就是提籥和拉腓爾斯把握了的那朵生命之花。從你們所達到了的極點出發，或者可以作成很好很好的畫的；可是你們很快很快地就倦厭了。俗人讚美，可是真正的識者就要笑啦。——啊！馬畢實，我的先生呀！那個奇人附加着說：『你是一個盜賊，你把生命在你身上給帶走了！——除此而外，』他繼續着說：『這幅畫，是比魯班斯那個壞蛋的畫有價值得多，魯班斯的畫，簡直是撒着朱粉的福蘭德畫家的肉山麼，是茶紅色的髮絲的暴雨麼，是顏色的騷音麼！至少您在那裏有彩色，感情，構圖，——藝術的那三種本質的成分。』

『可是這個聖女是很崇高的呀，老丈，』青年人從一種深沉的冥想中脫了出來，以一種強烈的聲音喊道：『這兩個臉面，聖女的臉面舟子的臉面，是具有着意大利畫家們所不曉得的一種細微的意趣啊，據我所知道，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够創作出來舟子的躊躇的。』

『這個小傢伙，同您一道來的呀？』波爾布斯問老人說。

『哎，先生，請您原諒我的冒失，』初學者臉紅着回答說：『我是一個無名的生客，只是本能地塗鴉幾筆，是不多時以前到了

① *Currus Venustus* 和 *Pulcher homo* 均爲拉丁語，前者的意義是高雅的車，後者的意思是美麗的人。

② 馬畢實 (*Jean Gossett*, dit *Jean de Mabuse* ou de *Maubuge*) (1499—1562) 爲將意大利的手法 and 風格最初地移植到福蘭德來的畫家。

爲一切的科學的根源地的這個都會裏來的。」

「畫畫看！」波爾布斯問他說，一邊把一支紅臘筆和一張紙遞給他。無名的生客很捷爽地一條線一條線地，把那幅瑪利頭模寫出來了。

「啊！老人喊道，『您的名字呢？』」

青年人在下邊落上了「尼古拉·蒲參」的字樣。

「就一個初步者說，這是滿不壞的，」那位胡說八道的奇人說。「我看，在你的前邊可以談畫的。你讀美波爾布斯的這幅聖女畫，我並不責備你。在所有的人的眼中看，那都是一幅傑作，只有對於藝術的真諦有深的造詣的人們，才得以發現出牠的毛病在哪裏。可是，既然你是可教的，而且是能够了解的，那麼，待我指示給你看，是如何地須要一點點什麼東西，就可以完成那個作品。要把眼睛睜大，拿出全副的注意來，像這樣的教育你的機會，或者會永不會再有的。波爾布斯，你的調色板呢？」

波爾布斯去尋調色板和畫筆。那位小老頭以一種焦躁的有力的動作挽起袖子來，把大拇指伸到波爾布斯遞給他的那個上，也有一點一點的各種色彩的調色板；他從他的手裏，與其說是取過來寧是捉奪過來一把大小不齊的畫筆，他那修得尖生生的鬚子，由於一些威脅的用力驟然間動彈了一下，那種用力，是表明着一種鍾情者的幻想的搔痒的。一邊在拿着筆沾顏色，一邊在牙齒間嚙嚼着：「這些色調，應當同調色的人一道，從窗戶扔到外邊的。不調和，不真實，簡直不成體統！拿這，怎麼能够畫呢？」

接着，他以一種熱烈的靈活把畫筆的尖端浸入了種種不同的色彩塊子裏，有好幾次，他飛快地歷遍了全部的色調，那是比大教堂裏按琴者，在奏復活節的 O. F. III. 歌調時，彈遍了他的全部的鐘子的那種樣子還要快得多。

波爾布斯和蒲參動都不動地，在畫布的兩側站着，沉浸在最熱烈的沉思之中。

● 尼古拉·蒲參 (Nicolas Ponsain 1594—1665) 爲將古典的學院派的要素初導進法蘭西繪畫中的巨匠。 ● O. F. III.

at. Hinc. 拉丁語，意思是：「啊！兒子們，女兒們！」基督復活讚美詩之首句。法國天主教會中，在復活節時，最常唱之。

『你看啊，青年人，』老頭子連身都不轉說道，『你看，塗上了三筆四筆，再蓋上一層薄薄的碧色，是如何地就可以使空氣在那可憐的聖女的頭的周圍流通着，在那種密厚的霧圍氣中，她會要窒悶得出不來氣的呀！你看，衣服現在是如何地飄動起來，是如何地人就感到是風把衣服掀起來的！以前，那獸着像是漿糊貼着的被針給撤住的一塊布似的。你注意到了麼？適才我加在胸上的那種緞子般的光澤，是如何地使少女的豐滿的輕軟的皮膚很好地被表達出來呢，是如何地紅褐和焦緒的混合的色調，使那種濃陰的灰色的冰冷重溫煖起來呢，在那種濃陰裏，血液不流動，像是凝固了似的呀。青年人，青年人，我們指示給你的這一點，是任何的別的先生都不能教給你的呀。只有馬畢實一個人具有着給人物傳達出生命的那種秘訣。馬畢實只有一個門生，那就是我。我沒有過門弟子，而我已經老邁了！你是很聰明的，由於我使你窺到之點，你是可以推測到其餘的。』

一邊這樣地說着，那位奇異的老人潤觸到那幅畫的所有的一部分：這裏抹兩筆，那裏加一筆，但永遠是恰當其妙的人們可以說那是一幅新的繪畫，而且是一幅浸潤在光中的繪畫了。他拿出來非常狂烈的情熱工作着，以致他的汗珠子一顆一顆地在他那的禿頭上凝滲着；他以一種很焦躁的很激動的動作很快地進行着，所以在青年蒲參看來，好像是，在那位奇怪的人物的身上，有一個魔鬼，逆着人意，玄妙地，捉着老人的手，用他的手在活躍着。老人的眼裏的超自然的閃光，抵抗的作用似的那些遼擊的動蕩，給這種想法加上了一種必然要激動在一個青年人的想像上的逼真感。老人接着說：『啪！啪！你看是怎樣地塗色呀，青年人！——哎，讓我輕輕塗上幾筆，讓我把這種冰冷的色調塗成焦茶色好啲！進行！嘸嘸！』他說，一邊把他指摘是缺乏生命的諸部分施上了溫煖的色調，啪！啪地塗上了幾片彩色消滅了調和的差異點，再建立起來一位熱烈的埃及女人所要的那種調子的統一——『你看，青年人，最要緊的，只是最後的一筆啊。那才算數。波爾布斯放上了一百筆，可是我只放上了一筆。在最後一筆下邊的東西，誰不會為之感謝我們的。你要好好地記着。』

最後，那個魔鬼停止了，隨着，向着嘆美得默默無聲的波爾布斯和蒲參轉過身來，他對他們說：『這邊趕不到我的那幅美麗的醉女，然而，在這樣的一幅作品之下是可以落款的。是的，我可以簽上我的名字的。』一邊站起來取了一面鏡子，看映在鏡子裏的畫，他接下去說：『現在，我們去吃早飯去好啲。請你們倆都到我家裏來。我那裏有火腿和很好的酒呀……哎！雖然世道是這麼壞，我們還是要談話呀！我們是有力量談的……這個小傢伙，』他，拍了拍尼古拉·蒲參的肩膀，接着說：『很行呀！』

在這個時候，他瞅見那位諾爾曼地人<sup>●</sup>的粗薄的上衣，他從他的腰帶間掏出來一個皮的錢囊，往裏邊摸，取出了兩塊金幣，遞給他，說：『我買你這幅速寫。』

『你收起來好啦，』波爾布斯，看見了蒲參戰慄着，羞慚着臉上發紅，向他說，因為那個青年的門下是以他的貧窮自豪的。『你把錢收了好啦，在他的錢囊裏，有兩個國王的酬價啊！』

三個人一道從畫室走下樓去，一邊談論着藝術，直走到了緊傍聖·密菴橋頭的一座美麗的木頭房子的跟前。那座房子的裝飾，門，鐘，玻璃窗的邊框，以及那些阿拉伯的花樣，都是使蒲參目眩神異的。那位有希望的畫家，突然間，瞅見自己到了一間低的大廳裏，一團熊熊的爐火的前邊，一張擺着好些美肴的棹子的近旁，而且由於一種意外的幸運，還同兩位非常和藹的大藥家同在一起。

『青年人，』波爾布斯，瞅見蒲參在一幅畫的前邊驚嘆地呆望着，向他說，『看這幅畫不要看得太厲害，那樣看法，您就要墜入絕望了。』

那是馬畢實爲的從他的債權者們把他關得很久很久的牢獄中出來所畫的亞當。那幅人物畫，實在說，是呈示出來一種非常強烈的現實力，所以尼古拉·蒲參從此刻起才開始理解到老頭子所說的那些亂雜的話語的真義了。老人以一種很滿足的神情然而是一點都不奮昂地瞅着那幅畫，好像是在說：『我畫的還要好呀！』

『那裏有生命呀，』他說，『我的可憐的先生，在這幅畫上，是打破自己的記錄的；可是在畫的背景上還有一點缺欠真實。人物非常地生動，是站起來，向我們這裏來了。可是，我們所呼吸見和感到的空氣，天空風，在那裏是沒有的。而且，那裏還只有一個人呀！然而，從上帝的手裏直接地出來的，那個唯一的男人，應當有一些神聖的東西，可是，在畫裏是缺少的。』馬畢實，當他沒有醉酒的時候，自己也咬牙切齒地那樣說法。』

蒲參以一種不安的好奇心交互地瞅着老人和波爾布斯。他走近後者的跟前，好像要問他們的主人的姓名；但是，那位畫家

● 諾爾曼地，法蘭西的舊日的州名。



以一種神秘的神情把一個手指放在口唇上邊，因之，那位青年，感到了強烈的興奮，保守着他的沉默，一邊在希望着早晚會有什麼話語容許他猜測出他的主人的姓名來，然而，那位老人的富裕和才能，是被波爾布斯向他所表示的敬意和在那間客廳裏所堆積着的珍奇品物充分地給確證出來了。

蒲參，瞅見了在薄暗的柏木的壁板上有一壯麗的女性畫相，喊道：「一幅多麼美麗的喬爾姜茵的畫！」

「不是的，」老人回答說，「這是我的初期的粗製之一呀……」

「糟糕！我是到了繪畫的神人的家裏來了！」蒲參很樸實地說。

老人如同好久以來就聽慣了這種讚詞的人似地，微笑了。

「福林霍非爾先生！」波爾布斯說，「您可以不可以把您的萊茵美酒給我拿一點來？」

「兩桶呀！」老人回答，「一桶是因為我今天早晨拜見了你那幅美麗的罪女表示慶幸，另一桶是友情的饋贈。」

「啊！若我不是永遠地有病痛的話，」波爾布斯回答說，「若是您讓我拜見您那幅美麗的靜女的話，我可以製作出些高大的，寬廣的，深邃的畫面，在裏邊，人物會有自然的偉大的。」

「把我的作品拿出來看呀！」老人非常興奮地喊道，「不行，不行！我還得把牠弄得更完美一點。昨天，傍晚的時節，」他說，「我以為大功告成了。她的眼睛像是濕潤了，她的肌肉搏動了。她的頭髮攪動蕩了。她在呼吸着了！在一塊平的畫布上把自然之凸起和圓轉給實現出來的手法我是得到了，可是，今天早晨，一對陽光，我又撇出了我的錯誤。啊！為的達到那種光榮的結果，我徹底地去研究那些色彩的巨匠，我去分析去一層一層地掀破提審那位光之王的畫面上的塗色；我是如同那位崇高的畫家似地用一種活軟油潤的粘膏，以一種鮮明的色調，打起了我的人物的底稿的啊！——因為陰影只是一種偶然呀，孩子，你要牢記着啊！——隨後，我又轉回到我的作品上，我用着一種半濃淡色和越法越法減少其透明度的塗色，把那些陰影弄成爲極端地強

● 喬爾姜茵 (Gjo. Gonne 1478—1510)，文藝復興期的威尼斯的畫家。

● 濃淡色 (Demi-teinte)，繪畫和雕刻上的用語。

由光移到陰暗時之明暗適中的色調。

烈的，以至成爲最深沉的黑色；因爲通常的畫家們的陰影，是同他們的明亮的色調，完全具有別樣性質的；那是木頭，那是青銅，您愛說什麼說什麼好啦，反正不是在陰影中的肌肉。人們感覺到，如果他們的人物變了位置，元來的陰暗的地方，不會清爽，不會變成爲光明的。這種好多名畫家都會犯的毛病，我是避免了，在我的畫面上，是有一種白色在最深摯的陰影的不透明之下浮露着！啊！有些無知之徒，因爲自己作出來勾描得極清細的輪廓，就自以爲畫得很正確，我是不像他們那樣呆板乾枯地勾出我的人物，的邊緣，把解剖學上的極微妙的細部都令人顯見出來，因爲人的肉體并不是由於線給作成邊界的。在這一點上，雕刻家是我比我們更能接近於真實的。自然中是包含着一些相連的圓轉，那些圓轉是互相包含着，連繫着的。嚴格地說，描繪是不存在的！——不要笑，青年人！這一句話，雖然您覺得像是很奇怪，可是有一天您就會了解那些道理的。線呢，是人們用做說明那落在物體上邊的光的効果的一種手段；然而，在自然中是沒有線的，在自然中一切是充實的；人們描繪是由於使之凸出，就是，將物體從他們所在的周圍中浮露出來；陽光的分布，才使人體呈出來外觀來！因此，我沒有規劃出來輪廓，我在輪廓的上邊擴散開一片金輝的溫暖的濃淡適中的顏色的雲彩，因之使人不能夠很精確地把手指頭放在輪廓同背景相交的地方。接近看，這幅制作是綿花似的，像是缺欠明確；可是，離開了兩步，一切都確定，清晰，而浮露出來了；身體轉廻，形象浮凸起來，那你就會感到有空氣在周圍流動了。然而，我還是不滿足，我有好些的懷疑。或者怕是連一條線都不可以引的，畫一個人物，最好怕是須從中間去進攻，最初從最明亮的隆起處着手，隨後依次漸移到最幽暗的部分上。太陽那位宇宙的神聖的畫家，不是那樣地作法麼？！自然！自然！在你的疾逝中，是有什麼人曾經捉住過你呢？過多的知識，同無知一樣，是達到一種否定的啊！我懷疑我的作品呀！

老頭子停了一陣，隨即又接着說：「青年，到現在，我已工作了十年啦；可是，同自然相鬥爭，小小的十年算得什麼呢？我們真不曉得皮格馬立央，爺用了多少時光才作成功一個會走的雕像呀！」

老人墜入了一種深沉的冥想裏，而一邊機械地玩弄着他的刀子，眼睛定定地待着。

● 皮格馬立央 (Pygmalion) 希臘傳說中的人物，裴路士之曾孫，和西普路斯的國王，他作一雕像，異樣迷人，因其所謂，愛神維納斯賦與該雕像以生命。

「現在，他是同他的精靈、在談話呢！」波爾布斯低聲地說。

聽見了這話，尼古拉·蒲參感到自己是處在一種藝術家的不可解的好奇心的強力之下了。那位泛着白眼，專心一意，茫然自失，對於他成了人間以上的老頭子，在他眼裏像是一位生活在未知的天地中的奇怪的精靈。他在自己的心裏喚起來無數的紛亂的思想。這類的幻惑所引起的精神的現象，是很難以界說出來的，是猶之乎一種喚起故國的懷念的歌聲在流亡者的心中激起來的情緒不能以言語形容一樣。那位老人對於一些藝術上的最高貴的努力所特意表露出來的輕蔑，他的富裕，他的態度舉止，波爾布斯對於他的欽佩，那幅那樣年深日久地保守着秘密的作品，那幅苦心焦思的作品，那幅如果從青年蒲參所爽直地嘆美了的而且就是放在馬畢實的亞當像之旁都是美的足以確證藝術的名匠之一的帝王的手法的那個聖母頭像下判斷的話毫無意義地是天才的產物的作品總之，在那老人身上的一切，是要超越了人間性的界限了。瞰着那位超自然的存在，尼古拉·蒲參的豐富的想像所能很明析地把握住的東西，就是藝術家的天性的一種完全的形象，就是被賦與以很多的力量而時常地濫用那些力量引領着冰冷的理性，布爾喬亞，甚至於某些藝術愛好者穿過了千千萬萬的亂石的路的那種瘋狂的天性在那些亂石的路裏，對於那些人，是什麼都沒有的，可是，那位在玄想中奔狂着的白翅膀的姑娘，在那裏邊，發現了敘事詩，宮殿，和藝術品了。嘲諷的然而而是善良的，豐富的然而而是貧弱的天性呀！因此，在於情熱激昂的波爾布斯，看那老人，由於一種驟然的變相，變成了藝術自身，具着牠的奧妙，狂暴，和冥想的藝術自身了。

「是的，我的親愛的波爾布斯，」福林霍非爾接着說。「直到現在，我從未遇見過一種無可非難的女性，一體肉體，輪廓是要具有一種完全的美的，而肉色……可是，她是在哪裏生存着呢？」他中斷了自己的話語說。「那個我們常常去尋求而終找不到，只僅僅能够碰到幾個散亂的美的斷片的，古代的維納斯呀！啊！爲的把那神聖的，完全的，總之是理想的自然看上一瞬間看上一僅僅的一次，我是可以拿出我的全部的財產來的……可是，我是要到你的冥界中去尋求你啊，天上的美呀！如同歐爾非尤斯。」

● 維納斯 (Venus) 希臘神話中的愛神

● 歐爾非尤斯 (Orpheus) 希臘神話中之人物。詩人兼音樂家。妻妻歐裏地斯妻

死，寄之冥府，請求冥王，得其許可，隨攜妻生還陽世。

似地，我是要降到藝術的地獄裏，把生命給取回來呀。」

「現在我們該走了，」波爾布斯向蒲參說：「他已經不聽我們，不看我們了！」

「我們到他的畫室裏去哎，」不勝驚嘆之至的青年提議。

「啊，那個老狐狸已作了戒備，禁止任何人進去的。他的寶庫，是嚴重地被監守着，我們不能夠走到跟前的。我不待有您的意見和您的妙想，就企圖着襲擊進去探一探秘密的。」

「那麼是有秘密呀？」

「是的，」波爾布斯回答。「老福林霍非爾是馬畢實所要收的唯一弟子啊！作了馬畢實的朋友，救主，和父親，福林霍非爾犧牲了他的大部分財寶，以滿足馬畢實的放蕩，作為報答，馬畢實傳授給他以浮起的秘訣，給人物傳出來那種異常的生命的本領，那種自然的精華，是我們的永遠的絕望，可是馬畢實深深地獲得了那種手法，所以有一天，賣掉了他那要在查理五世進城時穿的達馬斯卡斯花緞。衣服換了酒喝之後，他穿上了畫成達馬斯卡斯花緞的紙衣服去陪侍他的皇帝。馬畢實所穿的布料的特殊的光澤，是使皇帝很驚異的，皇帝想要對於那個老醉鬼的保護者以褒獎，因發見了那種詭怪。福林霍非爾是對於我們的藝術非常熱的一個人，他比別的畫家識見高遠得多。他對於彩色，對於線的絕對真實性，是深深地思索過的；可是，由於探求的結果，他終於竟懷疑到他的探求的對象自身了。在他的絕望的時節，他主張說描繪是不存在的，而用線能夠畫的東西只有幾何的圖形；那是超乎真實之上的，因為用線和黑色，並非彩色，可以作成圖像；那證明我們的藝術，如自然一樣，是由於無限的要素所構成的描繪，只給出來一個骨頭架子，而色彩是生命，可是沒有骨架的生命，同沒有生命的骨架一樣，是不完全的。總之，比這一切更為真實的某種東西，那就是在所有的畫家身上，習練和觀察是一切，而如果把理論和詩同畫筆起了爭端，就要同這位老頭子似地達到了懷疑了，這位老頭子是畫家也是瘋子呀。他是崇高的畫家，可是不幸生在富裕的人家，那使他彷徨起來了，

● 查理五世 (Charles-quin) (一五一九—一五六六) 西班牙王，德意志皇帝。  
● 達馬斯卡斯花緞，因原本為敘利亞的  
達馬斯卡斯城的製品故名。

請您不要模仿他呀！您要工作！畫家是只有手持着畫筆也得以沈思的。」

「我們要進到畫室裏邊去的，」蒲參喊道。他再不聽波爾布斯的說話，也不再作毫絲的疑懼了。波爾布斯對着那個素不相識的青年人的激昂的熱情微笑着，而一邊約他來玩就離開他了。

尼古拉·蒲參緩步地回到了拉·哈甫路，而毫沒有注意地從他所住的素樸的旅舍前邊走過了。帶着一種不安的性急，走上了那悽慘的樓梯，他到了一間在起脊很高的屋頂下邊的房間裏，那棟梁柱支起來的高脊屋頂，是舊日巴黎的房舍所通有的素樸而輕快的房蓋。在那個房間的一個唯一的薄暗的窗戶的近旁，有一個少女在那兒待着，她聽見了門口的響動，以一種愛的激動，猛然地站了起來，她從那種接觸門鏤的樣子，就知道那是那個畫家了。

「你怎麼啦？」她向他說。

「我是……我是……」他歡喜得呼呼喘喘的，喊道，「我現在感到自己是畫家了！直到現在我是懷疑我自己的，可是今天早晨我相信我自己了！我是可以成爲一個大人物的了！哎！吉賴特，我們要有錢啦！幸福啦！畫筆之中有黃金呀……」

但是，驟然地，他緘默無聲了。當他把他的無限的希望和他的薄弱的資源比較了一下，他那副重嚴而有力的面孔就失掉牠的喜悅的表情了。牆壁上覆着一些上邊是蠟筆的習作的普通的紙張。真正的畫布，他連四張都沒有。繪畫的顏料，在當時是非常地高貴，那個可憐的青年人祇見自己的調色板差不多是赤裸裸的了。在那種艱苦窮困之中，他具有着，而且是意識着，他的衷情的出人意外的豐富，和一種侵吞的天才的氾濫。被他的朋友中的一位貴人，或者是被他自己的才能，給帶到巴黎來，他在那裏突然間就碰到一個愛人，那個愛人就是那些富貴而慷慨的心靈之一，她們是來到偉大的人物身旁受苦與之共享艱辛，而努力地要理解他的任性的；如同別的女人們在耽溺浮華，炫耀無情上是無法無天似地，她們對於窮苦和愛情是百折不回的。飄露在吉賴特的口唇上的微笑，使那頂樓生了金光，同天光在爭輝太陽并不是永在光耀着的，可是她則是永遠地待在那裏，潛心在她的情熱中，對於他的幸福和苦痛專念着，一邊在安慰着那個在把握到藝術之前汎溢於戀愛中的天才。

「吉賴特來聽我說。」

那個柔順的歡躍的姑娘，跳到畫室內，蓋上了。她是十全的典雅，十全的美，如春日似地明媚。被一切的女性的手艷所裝飾

着，而由於一個美的心靈的火焰把那一切的手體給照耀出來。

「啊！上帝！」他喊道，「我怕！永遠不敢告訴給她……」

「一件秘密呀？」她接道，「我想知道的。」

蒲參在那裏冥想著。

「你說呀。」

「吉頓特……可憐的愛人呀……」

「啊！你是要我作什麼事情啊！」

「是的。」

「如果你要像我那一天似地在你的前面取一個姿勢的話，」她作出來一種怪可愛的啾囁的神情接着說，「那我是決不會再肯的啦，因為，在那些個瞬間裏，你的眼睛是向着我什麼話都不要說的。你的心裏是已經不想着我啦，可是，你是撇着我的……」

「你寧是喜歡我模寫另一個女人麼？」

「或者是，」她說，「如果那個女人是很醜很醜的話。」

「可是，」蒲參用一種嚴肅的腔調說，「如果是，爲的我的未來的光榮，如果是，爲的使我成爲大的畫家，必要你到另一個人的地方取一種姿勢的話呢？」

「你可以把我試探一下的，」她回答說，「你知道我不會去麼。」

蒲參把他的頭傾在她的胸口上邊，如同一個人被一種對於他的心靈是過爲強烈的歡喜或悲痛所壓倒了一樣。

「你聽，」她拉着蒲參的擦爛的襯衣的袖口說，「尼克，我跟你說過呀，我要把我的生命呈獻給你，可是我并未應許過你，在我活着的時節，對於我的愛情斷念呀。」

「對之斷念？」青年藝術家喊道。

「如果我那樣地把自己現露在一個別人的前邊，那你就不会再愛我啦；而我自己呢，我也會覺得不配你愛啦。順從你的那些任性，是很自然很單純的事體麼？雖然我是那樣地想，可是，照着你那寶貴的意志去作，我覺得是很歡喜的，而且是足以自豪的呀。可是，若是，爲一個別人呀，是不行的喇！」

「我的吉賴特，請原諒我，」畫家說着，就投身在她的膝下了。「我與其說歡喜光榮，寧是歡喜被人所愛。對於我，你是比金錢和名譽還美麗得多。好，扔開我的畫筆好啦，把那幾幅速寫燒掉好啦。我真錯了。我的職務，就是去愛你。我不是一個畫家，而是一個情人。藝術和它的一切的機密都通通毀滅罷！」

她是很欣悅地不勝狂感地在嘆賞着他呀！她在統治着，她本能地感到了爲的她藝術通通地被忘却，而如一粒香似地被扔在她的腳下了。

「那僅僅是一個老頭子，」蒲參接着說。「他是只能夠把你看作爲一個女人的。你是非常完整的呀！」

「是必須深深地相愛呀。」她喊道，爲的酬答她的愛人對於她所作的一切犧牲起見，她準備犧牲了自己的對於戀愛的種種懸念了。「可是，」她又追加說，「那是會使我毀滅的，啊爲的你而使我毀滅……是的，那是美麗極了，可是你會把我忘掉的呀。啊！你那起了一種什麼樣的不好的念頭呀？」

「那個念頭，是我想起來的，而且，我愛你的呀，」他作出來一種痛恨的樣子說，「可是，難道說我是一個不要面孔的人麼？」

「我們同哈端老丈商量一下好啦，」她說。

「啊，不用，讓那種秘密只是我們彼此知道好啦。」

「可是，好啦，我去好啦，可是你不要待在那裏頭。」她說。「你站在門口，把着刀子；若是我喊的話，你就進來，殺死那個畫家。」除了藝術之外再看不見什麼的蒲參，把吉賴特緊緊地抱在胳膊裏頭了。

「他已經不愛我了，」吉賴特，當只剩了她一個人的時候，心裏想。

她已經對於她自己的決心追悔了。可是，馬上她又被一種比她的追悔還要殘酷的駭懼所捉弄着，她盡力去驅除開在她的心的裏起來的那一種駭人的思想，她覺到她已經不大愛那位畫家，同時她朦朧地猜測着那個畫家是已不像以前那樣地可尊敬

的。

## 二 加特琳·賴斯考

在蒲參和波爾布斯相會的三個月之後，波爾布斯又來會福林霍非爾來了。那個老頭子在當時是被一種自然發生的深刻的喪膽所捉弄着的。如果必須相信醫學的理論家的說法的話，那種喪膽的原因，在於一種消化不良，在於內風和熱，或憂鬱者的某種粘滯；而若是依據着心靈學者的話來說，是在於人間天性之不完全。那個老傢伙乾脆地說就是爲完成他的畫面而累傷了。他很疲憊地坐在一把包着黑皮面的雕刻的樑木大椅子上；沒有脫出他的憂鬱的態度，他把一個墜入倦悶中的人的視線投射在波爾布斯的身上。

「可是先生，」波爾布斯向他說，「是您到布魯支●尋求來的那種紺青不好啊？還是您沒能够把您那白顏料溶合好啊？您的畫油不好呢？還是您的畫筆不受使呢？」

「哎！老頭子喊道，「我在有一個縫隙中以爲我的這幅作品作成了；可是我底確地是某些點上犯了錯誤了，而除非把我的疑懼闡明了之後我是不會平靜的。我決心要出去旅行一下，去到土爾其，希臘，亞細亞諸處尋找一個模特兒，把我的這幅畫面同各種不同的自然比較一下……或者我在那裏的就是，」說着他流露出一種滿足的微笑來，「就是自然本身啊。有時，我唯恐吹一口氣就把那個女人給我弄醒，逃得無影無踪的。」

隨着，他突然地站起來，像是要走開似的。

「啊！波爾布斯回答說，「我來得正湊巧，可以使您避免旅費的盤川和辛苦了。」

「怎麼？」福林霍非爾愕異地問。

「那個年青的蒲參被一個女性所愛，那個女性的無可倫比的美，是沒有絲毫的不完全之點的。可是，我的親愛的先生啊，如

● 布魯支 (Bruges)，比利時的西福蘭德州之首都。



果要他承諾把她借給您一下的話，至低限度，是得您把您那幅畫給他看一下。

老人不動地站在那裏，墜入於一種全然茫然自失的狀態中。

『怎麼？』他終於沉痛地喊道，『給人家看我的那個創造物，我的那個配偶呀？要撕開我用着很聖潔地掩蓋着我的幸福的那一個帆布呀？可是，那樣作法，就要是一種駭人的潰裂了。我同那個女人在一同生活，現在已經有十年了，她是屬於我的，是屬於我自己一個人的，她是愛我的。我用畫筆一筆一筆地抹在她的身上，她不是總在對我微笑着麼？她具有着一顆靈魂，一顆我所賦與給她的靈魂。如果在我的眼睛之外有別人的眼睛睽在她的身上的話，她就會要臉紅的。把她拿給人看呀！可是，得有一個什麼樣的丈夫，一個怎樣卑劣十足的情人，才能够引導着自己的妻子墜入污辱呢？當你給宮庭製作一幅畫面的時候，你不會把你的全部靈魂給放在那上邊，你只是把一些彩色的模型人賣給那些宮庭裏的人士罷了。我的那幅畫，並不是一幅畫，而是一種感情，一種情熱呀！她是在我的工作室降生的，在那裏她是要保持着童貞，而她不穿上衣服是不能出去的。詩歌和女性，只是對於她們的愛人們，才赤裸裸地獻身的。拉非爾的模特爾，阿里歐斯特的安琪立克，丹丁的貝阿特立采，我們得的到麼？不到的我們只能夠看得見她們的外形。可是，我關閉在那裏的那一幅作品，是在我們藝術中的一個例外。那不是一塊畫布，那是一個女人呀！我同她在一道哭，在一道笑，一同談話，一同思想。你要我像人家丟開一件斗蓬似地突然間就把十年間的幸福拋掉啊？你要實然間就停止住作父親，愛人，和造物主呀！那個女人，並不是一個創造物，而是創造自身呀。你把你那個青年人找來好啦，我要把我的種種的財寶送給他，我要把寇累支，密琪安吉樓，提壽的一些畫面送給他，我可以在塵土中親吻他的足跡；可是，使他成爲我的情敵呢？我真是可恥的啦！啊啊！我與其說是一個畫家寧是一個情人呀。是的，就是到了我只剩最後的一口氣的時候，我都會有力量把

● 丹丁 (Dante) (1265—1321) 意大利詩人，作有神曲，貝阿特立采 (Beatrice) 爲神曲中的女主人公。 阿里歐斯特

(Ariosto) (1474—1533) 意大利詩人，安琪立克 (Angela) 爲其作 Orlando furioso 中之優麗的女性。 ● 寇

累支 (Correge) (1494—1534) 意大利的畫家。 密琪安吉樓 (Michel-ange) (1475—1564) 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

的大藝術家。

我那美麗的靜女焚燒了的；可是，讓她忍受着一個男人，一個青年人，一個畫家的凝視呀！那不行，那不行，有誰會用目光把她點污了的話，我到第二天就要把那個人殺死的，你呀，你雖然是我的朋友，可是你若不跪着向她致敬禮的話，我也要馬上把你殺死的呀！現在你想要使我讓我那個偶像承受混蛋們的冰冷的視線和愚蠢的批評麼？！戀愛是一種神祕，戀愛只是在人的心深處有生命呀！就是一個男人向他的朋友說：「那個，是我所愛的女性啊！」的時候，一切也都要破滅的。」

老頭子噙着像是又年青起來了；他的眼睛裏具有着光澤和生命；他的蒼白的雙頰起了一片鮮豔的紅暈，而他的雙手顫慄了。波爾布斯對於這一片話語裏的那種情熱的猛烈不勝愕異，真不曉得對於這一種既新鮮又深刻的感情得怎樣地作回答。福林霍非爾是頭腦冷靜的呢，還是發了瘋狂呢？是他被一種藝術家的妙想天開所制御住了呢，還是他所表示出來的那些思想由於被一篇大作品的長年的蘊釀在我們心裏所產生出來的那種奇特的狂信呢？不是可以期望着能同這一種光怪陸離的情熱相背馳呢？

被這種種的思念所擾惱着，波爾布斯於是向老頭子說：「可是，不是用一個女人換一個女人麼？蒲參不是要把他的愛人放置到您的視綫之下麼？」

「什麼樣的愛人呀？」福林霍非爾答道。「她早晚是會背叛他的。可是，我的愛人是要永遠對我忠實的呀！」

「好啦！」波爾布斯接道，「這話我們再不要談啦。可是，等不到您能在亞細亞尋找得如我向您說的那個一般美麗而完整的一個女性，您或者不得完成您那幅畫面就死了都不定的呀。」

「啊，那已經完了，」福林霍非爾說。「無論誰看見她，都會要覺到有一個女性，在一個法蘭絨的床上，帳子之下，躺着。在她的近旁，有一個金鼎，汎散着薰香。你都會要去用手摸索扯着帳幕的那些繩子的穗子，而你會以為被稱為美麗的靜女的那個美麗的娼婦，加特琳·賴斯考的胸脯表露出她的呼吸的動顫來。然而，我還想好好地確定一下……」

「那你到亞細亞去罷，」波爾布斯睨出來在福林霍非爾的目光表露着躊躇，回答說。

說着波爾布斯向着客廳的門口走了幾步。

正在這個瞬間，吉賴特和尼古拉·蒲參走到福林霍非爾的住所的近旁了。當那個少女正待走進去的時候，她就離開了畫

家的胳膊了，而她向後退了一下，好像是她被某種驟然的預感所擊襲着似的。

『可是，我到這裏來是要作什麼呢？』她，作出一種深沉的語音，一邊用着一種定定的視鏡瞰着他的愛人，問道。

『吉賴特，我任憑你自己作主，我要一切依從你。你是我的良心和我的光榮呀。回家去好啦，在家裏，或者我會要快活得多，好過若是你……』

『你這樣地同我說話法，那我是屬於我自己的麼？！不是的！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啦……我們去，』她，像是作了一種猛烈的用力似地，接着說，『就是我們的愛情破滅，就是我在心裏懷到一種長時間的恨憾，你的名聲，不也就是我順從你的慾念所得的報償麼？我們進去好啦，永遠地成爲追憶殘留在你的調色板上，那不也是在生活着麼？』

一開開了房門，那兩個情人就同波爾布斯打了對面。波爾布斯，驚異着那個當時是滿眼淚滴的吉賴特的美貌，捉過來那渾身戰慄的少女，把她帶到那老頭子的前邊，說：『哎，她是不是有世界上所有傑作的價值呢？』

福林霍非爾震慄了。吉賴特待在那裏，作出了被山賊所搶劫呈示到某個奴隸商人之前的一個天真爛漫的害怕的喬治亞。●少女的單純而素樸的姿勢，一片羞慚的紅暈，潤飾在她的面龐上，她低下眼睛，她的雙手垂在她的兩邊，她的力氣像是把她拋棄了，而她的一些眼淚向着對於她的貞操的那種凌辱在提着抗議。在這個瞬間，滿參對於他把那個美麗的財寶把他那頂樓裏拿出來的那件事感到了失望，在詛咒着他自己。在他身上，愛人戰服了畫家了，而當他瞰見了老人的那種返到青春的眼睛，由於畫家的習慣，可以說是，把那個少女脫光，而測透了她那些最秘密的形象的時候，千百的疑懼就使他的心頭打轉了。於是他又回復到真正的愛情之兇狠的嫉妬了。

『吉賴特，我們走罷！』他喊道。

聽見了他這種口調，他這種叫聲，他那位歡喜的愛人就對着他抬起來眼睛，瞅了他一下，而跑到她的懷裏頭了。『啊！你還是愛我呀，』她，哭泣滂沱地回答說。

在拿出來精力忍耐住她的痛苦之後，她就沒有力氣去掩藏她的幸福了。

「啊！把她借給我，一會兒好啦！」老畫家說，「您可以把她同我的加特琳比較一下的……；哎，我同意了。」

在福林霍非爾的叫喊裏，是藏有着愛情的。他像是對於自己的那個女人形象呈露出來媚態，而預先地在慶幸着自己的創造物的美要勝過一位活的少女的美。

「您可不要叫他反口呀！」波爾布斯敲着蒲參的肩膀喊道。「愛情的果實，是很快地就過去的，而藝術的果實，是不朽的。」

「在他看，」吉賴特注意地瞅着蒲參和波爾布斯回答說，「是不是我止於是一個女性呢？」她傲然地揚起頭來；可是，在目光閃灼地把福林霍非爾撇了一下之後，她看見了她的愛人重又專心去凝視那幅他曾經誤認作喬爾·芬茵所作的繪相的時候，她就說，「啊！上去啊！他從未有這樣地撇過我呀！」

「老頭子，」蒲參被吉賴特的聲音給從冥想中喚醒過來，「你看一看這口刀子，若是那個姑娘一出聲，我就把這個刀子揸進你心口裏去，我就在你的房子上放火，叫誰都跑不出去。你懂得麼？」

尼古拉·蒲參是很陰慘的，他的話語是很嚇人的。青年畫家的那種態度，尤其那種姿勢，使吉賴特感到了安慰，她差不多是諒解了他為繪畫和他的光榮前途而使她遭受了犧牲。波爾布斯和蒲參靜默地相望着，待在畫室的門口。就是在最初，埃及的瑪利亞作者喊出來：「啊！她脫了衣服啦，他叫她站在太陽地裏啊！他在那兒比較呢？」等等的話語，但馬上他看見了面容極為悲悽的蒲參的那種樣子，他就緘默起來了；雖然那些老畫家面對着藝術沒有那些很小的懸慮，但是他對於那些懸慮是不勝讚美的，因為那是那樣素樸而可愛了。那個青年人用手把着匕首，耳朵差不多是貼在門上了。那兩個人，在陰暗處一道站着，像是兩個謀叛者在等待着時機要狙殺一個暴君一樣。

「請您們進來，請您們進來。」老人歡喜得滿面發光，向他們說，「我的作品是完全的啦，現在我可以傲慢地拿給人看了。無論什麼樣的畫家，什麼樣的畫筆，什麼樣的彩色，什麼樣的畫布，什麼樣的光，是都決不會同我這個美麗的娼婦加特琳·賴斯考相匹敵的呀。」

被一種強烈的好奇心所襲擊着，波爾布斯和蒲參跑到了滿覆着塵埃的一座廣大的畫室之中，在裏邊，到處都很狼藉，他們

看見這裏那裏有一些畫面懸在牆上。他們兩個人最初就都在一幅有實物一般大小的半裸體女像前邊站住，對之表露着不勝感嘆之至的樣子。

「啊！請你們不要管這個東西，」福林霍非爾說：「這是我爲得練習一種姿勢而塗鴉的呀；這一幅畫，是毫無價值的。這都是我的錯誤，」他接着說，一邊指示着懸在他們周圍的牆上的那些驚人奪目的制作。

聽見了這幾句話語，波爾布斯和蒲參就被對於這麼樣的作品所表露的輕蔑給打擊得呆楞起來，因去尋求那幅被指名出來的作品，但是終末能够發見出來。

「你看，就是那個呀！」老人向他們說。他的頭髮是亂蓬蓬的，他的臉面被一種超自然的狂奮給弄得火焰一般，他的眼睛閃灼着，他如一個在愛情中狂醉的青年似地呼喘着。「啊！啊！」他喊道，「你們是不會達到這樣的完整的！你們是在一個女性的前邊啊，可是你們去尋求一幅畫面。在這個畫面上，是真深刻得很，那上面，空氣真是真實得很，所以，你們簡直不能够把畫面上的空氣同圍繞在我們周遭的空氣分別出來。藝術是在哪兒呢？失滅了，消散了！你們看，這就是一個少女的那種種的形相呀。我不是十足地把握住了彩色，把握住了睜着像是把肉體界限住的那種線的生氣活躍麼？不是像魚在水中似地在空氣中的物體也是呈示給我們那同樣的現象麼？請你們好好地嘆賞一下，那些輪廓，是如何地同背景浮離着呀？不是像你們可以把手放在那棵背上呢？而且，在七年之間，我研究過光和物體的配合所產生的各種效果了。那些頭髮，不是有光在那裏浸淨着麼……可是，她呼吸了，我覺得是啊……那個胸部，你們看呀！是有什麼人不要下跪去讚美她呢？肌肉在激動着呢。她要站起來了。你們等着啊！」

「您看出來什麼東西沒有？」蒲參問波爾布斯。

「沒有……而您呢？」

「什麼都未有看出來。」

那兩個畫家任憑着那老頭子待在他那種狂醉的狀態裏，祇看到底光綫鉛直地落在他指給他們看的那個畫布上是不是跟那一切的效果相抵消。他們兩個人因依次地，從右方，從左方，從正面，抬起身來，低下身來，在細細地檢看着那個畫布。

「是的，是的，這底確是一個畫布呀，」福林霍非爾誤解了他們這種綿密的檢查的目的，向他們說着。「哎，你們看，這是畫框，

這是畫架，而這是我的顏色，我的畫筆呀。」

說着，他捉起一管畫筆來，以一種很輕率的動作遞給了他們。

「這個老兵，是要笑我們呀，」蒲參說着，又回到那個所謂的畫面之前。「我所看見的，就是一些亂七八糟地堆積在一起的顏色，包含有無數的光怪陸離的線的裏邊，那簡直是一片用色彩塗成的牆啦。」

「我們是弄錯了，請您看一看……」波爾布斯回答。

走近前去，他瞅見在畫布的一個角隅上有一個裸着的腳，從彩色，色調，和矇矓的氛氳的一團渾沌中，就是從一種無形的霧中，現露出來；而且是一個纖麗的腳，一隻活生生的腳！面對着那個從一種不可憑信的，一種徐徐漸進他破毀逃脫開了的斷片，他們兩個人感嘆之餘，成爲了化石一樣了。那隻腳現露在那裏，就如同用怕基斯島大理石刻雕的維納斯的胸像，從一個火燒了的城市的廢墟裏現露出來似的。

「在那下面，是有一個女人呀！」波爾布斯喊道，一邊使蒲參注意那些色層——老畫家相信在完成他的繪畫，繼續着一層一層地塗積起來的那些色層。

二個藝術家自然而然而地向着福林霍非爾轉過身來，他們開始理解到，但是很矇矓地理解到，老畫家在其中生活着的那種狂醉狀態了。

「他是有強烈的信仰呀，」波爾布斯說。

「不錯的，我的朋友，」老頭子還醒過來回答說，「是得有信仰，是得藝術上有信仰的，是得長時間地同他的作品在一起生活着，才得以產生出一幅這樣的制作呀。在這裏，有一些陰影，真費了我很多很多的工夫呀。您們看，在頰上那裏，在眼睛下邊，有一種極輕微的明暗交錯，如果您在自然的實物中去觀察那種明暗交錯的話，那會令您以爲是不得表現出來似的。可是，你們相信那種效果是費了我一些說不出的苦心才得把它再現的麼？而且，我的親愛的波爾布斯呀，請你注意地看我的作業，那你就要比

● 怕基斯 (Pegs) 希臘海島，以產大理石而有名。

我所說的要更明白地了解到是得怎樣處理浮凸手法和輪廓。請你看胸部上的光，請你看，是如何地由於一連續的塗抹得很厚的筆觸和浮起筆致，我終得以把握住了真正的光，而使那真正的光同有輝耀色調的奪目的體白相結合在一起，請你看，是如何地由於一種反背的工作，一邊抹消了那些浮眼處和那些粉疙疸，我由於愛撫着我的人物的輪廓，浸潤到半濃淡色之中，以至於脫除開素描和技巧手法的觀念，而給與了她以一種和自然實物同樣的外觀和圓轉。請您們走到跟前兒來，那你們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這件工作了。在遠處，就瞧不見了。哎在那裏，我覺得，是看得最清楚了。」

於是，用畫筆的尖端，他指給那兩個畫家一團團的鮮豔的彩色。

波爾布斯敲了敲老頭子的肩膀，一邊轉過身來，向着蒲參說：「您知道，我們從他的身上瞧出來一個很大很大的藝術家的樣子麼？」

「他不只是畫家，而且在畫家之上，還是詩人呀，」蒲參嚴重地回答說。

「在那裏，」波爾布斯一邊摸了摸畫布，接着說，「在地上的我們的藝術，是到了終極了。」

「而從那裏，是就消散到天國裏去了，」蒲參說。

「在這塊畫布上，是含有着多少的喜悅呀！」波爾布斯喊道。

老頭子，是沉入於凝思的，并不去聽他們在說什麼話，對着他那個想像的女性微笑着。

「可是早晚，他會看得出來在畫面上是一無所有的呀！」蒲參喊道。

「我的畫布上是一無所有呀！」福林霍非爾說，一邊在交互地瞰望着那兩個畫家和他那幅所謂的畫面。

「您幹什麼？」波爾布斯低低地向蒲參說。

老頭子用力地捉住了青年人的胳膊，向他說：「你什麼都瞧不見啊！賤民強盜！叫花子壞種！是為什麼你走上了我的畫室來呢？——我的好波爾布斯呀！」一邊說着他轉過身來向着那個畫家，「是不是您也是耍着我玩呢？請您回答我是您的朋友，請您說，是不是我把我的畫面弄糟踢了呢？」

波爾布斯躊躇不定的，沒有敢回答一個字；可是在老頭子的剝白的面孔所表露着的那一片焦慮，是極其殘酷的，而他一邊

指畫布，一邊說着：「請您們看呀！」

福林霍非爾把他的那個畫面凝視了一會，動搖了。

「一無所有！一無所有！可是，費了十年的苦功了。」

他坐下哭了。

「我是一個混蛋，是一個瘋狂者呀！我是既沒有天才更沒有能力的！我止於是一個有錢的人，我，向前走，除開走路之外是再不會別的！我不會產生絲毫的制作了！」

他透過他的眼淚，睜着他的畫布，他突然地傲慢地又站了起來，而在那兩個畫家的身上射投了一種閃灼的目光。

「拿着基督的血肉和頭顱！你們是些妬嫉的人呀，您們要使我相信那幅畫面是被我糟蹋了，乃是爲的要偷我那幅畫呀！我呢！我是厭得見她的。」他喊道，「她是具有一種驚人的美貌呀……」

在這個瞬間，蒲參聽見了吉頓特哭了，她是被遺忘在一個角隅裏的。

「你怎麼啦，我的天使？」畫家，突然間又變成爲情人，問她說。

「把我殺了罷！」她說。「我要再愛你，我就是不要面孔啦，因爲我看不起你……我崇敬你，而你引起我的憎惡來！我愛你，可是我相信我已經是恨怨你了。」

當蒲參聽吉頓特說話的時間，福林霍非爾就作出來寶石商人以爲有奸猾的強盜在場而把他的抽屜關上的那種沉着和平靜，用一塊綠絨布把他的加特琳又蓋起來了。他對着那兩個畫家投射出一種充滿着輕蔑和猜疑的非常地陰險的視線，一言不發地緊逼地把他們趕到他的畫室的門口，隨後，在他的宅門口他向他們說：「再見了，我的小朋友們。」

這一聲訣別，使那個畫家的心曠冽起來。翌日，波爾布斯，心裏不安，又來看福林霍非爾，知道夜裏頭，在燒毀了他那些畫布之後，他就死去了。

一八三二年二月作於巴黎。

一九三五年七月譯於上海。根據板本 Conard 板巴氏全集。



原书空白页

# 杜蘭蒂娜

〔俄國〕 F·梭羅古勃作 高潛譯

彼得·安東諾維赤·勃拉賽和他表兄一家在鄉村中消夏，表兄是一個哲學教員。勃拉賽是一個三十歲的青年辯護士，兩年前才從大學畢了業的。

去年是比較走運的一年。他曾受法院委託辯護兩件刑事案，得到成功，同時也出於本願為一件民事案做了辯護的。這三件案子由於他那漂亮的舌辯而得到勝利。陪審官赦免了那出於憐憫心而殺死了父親的青年，因為那老人禁食得過了火，因之感受痛苦；他們赦免了那個自己愛人心願改娶的姑娘的面上洒硫酸的可憐的洗衣女；在民事法庭中，法官判給原告一百五十盧布，說他的權利當然保有，雖然被告說這筆錢已經還了。做了這件好事，彼得一共才得到十五盧布，給他錢的人却得到一百五十盧布。

但是，一年十五盧布不能養活一個人是可行的，於是彼得·安東諾維赤必要仰賴自己的財源，就是靠着父親從家裏寄來的錢了。就法律而論，除了名譽之外他還是不能有所得的。

但是他的名譽並不見得偉大，父親給的錢也是很有限度，彼得·安東諾維赤常常陷於沮喪和悲悼的心情中。他對於生活很悲觀，並且得到適當機會便以他那動人的蒼白面孔和譏諷的言談誘惑女人。

一天傍晚，一陣急驟的雷雨洗清了空氣之後，彼得·安東諾維赤獨身出去散步。他沿着田野狹徑漫步走去，直到他覺得離家已遠了。

一幅迷人的美麗畫圖在他的面前展開，覆在頭上的是青碧的穹蒼疏落地散着小雲片，照耀着的是落日的柔和的光輝。他

所走的狹徑直通一條溪水的高岸，溪水沿着蜿蜒的河床潺潺流下——淺淺的溪水是透明的而且與人以一種清冷的愉快感覺。看來彷彿人必要馬上走進去，充滿快樂感覺生活充實和動作爽快，有如浴在此間的赤子。

不遠就是鬱鬱的靜林，河對面是半圓形的大平原，零星散作着林木和村落，一條泥路蜿蜒通過。遠天地平線上閃動着金色的星，遠處教堂的十字架和鐘樓在夕陽中閃着光。

看來一切是清新，甜蜜和質樸，彼得·安東諾維赤却是憂愁。在他以為惟其美景當前愁腸才越重；彷彿有惡魔在覓機用魅人的幻像誘他為惡。

在彼得·安東諾維赤看來所有這世間的美，所有這眼前的幻覺，所有這注入他青春活潑的身體中的婉妙的甜道，不過是魔鬼撒下的金絲網，不讓人看見自然界的污濁缺陷與邪鬼而已。

彼得·安東諾維赤想道，這種以美自重而且散發芳香的生活其實不過是因果的暗淡貧枯的鐵鍊——其重壓的奴役是人類永遠不會脫除的。

為這種思想所苦，彼得·安東諾維赤常覺自己的不快活，彷彿心裏醒覺了夜間叫號淒厲於村外的古代妖魔的靈魂：

「但願神仙故事在人生中實現，破壞了定命的規律吧！呵，神仙故事，成於人類的剛愎願望，他們受着生活的羈束，却又不甘願受——甜美的神仙故事，你在那裏？」

他想起昨天在雜誌裏讀到的一篇文章，是教育部長的手筆，其中有幾句話特別使他忘不了。文章裏講到古時神怪傳說是關於山林女妖杜蘭蒂娜的。她愛過一個牧童，把他藏在她的妖洞裏，並且和他人間快活地住了幾年，直到她被林內的神祕聲音召去。她去了，快活的日子仍存於人類快活記憶之中。

彼得·安東諾維赤竭力去想——呵，那神仙故事，那迷人的幾年，幾天……他高聲喊道：

「杜蘭蒂娜，你在那裏？」

二

太陽在天邊降下。夕暮的寧謐籠罩平野。附近的林木都在屏息。聽不見什麼聲音，空氣是靜寂的，依然閃着雨珠的青草也不

動。

人的願望得到自己的滿足乃是瞬間的事，這瞬間每人平生也許遇見一次。彷彿四圍都在期望的緊張中等待着。

向前看入閃爍的霧氣中，彼得·安東諾維赤又喊道：

「杜蘭蒂娜，你在那裏？」

在四周的沉默魔咒之下，他自己單獨的個人意志要和大自然的意志合為一體，於是有一個學生只有這一次說話權力的人一樣，他以最大的力量與權威說道：

「杜蘭蒂娜，來！」

他聽見甜美而溫和的回響：

「來了。」

彼得·安東諾維赤嚇得抖顫，徬徨四顧。一切又似乎返於平常，他的靈魂還照舊是一個可憐人類的靈魂，與宇宙之魂分開了——他依然是個常人，和我一樣，一天天一時時活下去的常人。可是他所呼喚的人在他的面前出現了。

她是一個美麗的少女，頭上戴着窄窄的金圈，穿着白色短衣。她的長髮辮下垂過腰，彷彿是化爲陽光的金彩。當她向這青年注視的時候，她的眼睛青藍一如那碧蒼的天色，比世間的天色更爲澄清純潔。她的面貌是這般端正，她的手脚是這樣齊楚，衣褶所顯露的曲線是這般完美，使她彷彿成爲純全處女美的化身。若未見她濃重的黑眉，和媚態外露，她簡直就彷彿是天上的安琪兒；假若她的皮色若不像被驕陽曝晒的那末黑。

彼得·安東諾維赤瞠目而視，不能開口，於是她首先發言道：

「你喚我，所以我便來了。正當我需要在人間寄居的時候，你呼喚我。你帶我到你家裏去吧。我除了這頭上的金冠，身上的衣服，手中的皮袋，此外是一無所有。」

她的語聲安靜，以至她的聲調不能高過地上的聲音而被聽見。但是她的話非常清楚，她的音調非常輕柔，甚至最無心的人也要爲她一絲的聲音所觸動。

當她講到要和他回家和三件財產的時候，彼得·安東諾維赤看見她手裏拿着小紅皮袋穿着一條金繩——一個很簡單而又美麗的小皮袋；好像貴婦們到劇院去所攜的雙眼鏡盒一樣大小。

於是他問道：

「你是誰呢？」

「我是杜蘭蒂娜，杜蘭頓王的女兒。我父親非常愛我，但是我做了不應做的事——由於好奇我洩露了人類將來的天機。因此父親發了氣，把我趕出國來。將來有一天我要被饑餓，被父親召回的。但是現在我必要在人間住些時候，並且給了我這三件東西：一頂金冠，我落生的表記；一件白衣，是我襪襪的遮體之物；這皮袋，裝着我所用的東西。我遇見了你，好極了。你是一個為不幸者作辯護的人，你獻身於人間真理的勝利。帶我回家去吧，不會令你後悔的。」

彼得·安東諾維赤不曉得做什麼或想什麼。這少女，穿得非常輕俏，說話非常奇怪，必要跟他去；他不能把她丟在林子裏，無人烟的地方。

他想她許是一個逃女，瞞了真名，編造不實的故事。她也許從救濟所逃出來，也許從她自己的家。

然而，除了她那簡樸的衣服和談話之外，在面貌神態上沒有能够表示她內心奇異的地方。她十分寧靜。若說她自稱是杜蘭蒂娜，那自然是因為她聽人講說過這名字，也許是她甚至讀過杜蘭蒂娜的傳說的。

### 三

心裏這樣想着，彼得·安東諾維赤對這不相識的美女說道：

「很好，小姐，我要把你帶回家裏。但是我應當向你警告，我不是一人獨居的，所以我勸你說出真名實姓來。我恐怕我的親戚不相信你是杜蘭頓王的女兒。據我所知，現在並沒有這樣一位國王。」

杜蘭蒂娜含笑說道：

「不管別人信與不信，我對你說的却是真。只要你相信就够了。如果你相信我，你便肯替我防護一切邪惡和不幸，因為你是一位甘心以擁護真理和衛護弱者為職業的人。」

彼得·安東諾維赤聳了聳肩。

「若是非說你這故事是真的不可，」他答道。「我便不能管這閑事了，我不能爲莫須有的事情去負責任的。我自然要陪你到我家裏去，直等到你找到更舒服的地方，並且我要盡力幫忙你。但是我以律師的資格嚴重地勸你不要隱瞞你的真實姓名。」

杜蘭蒂娜微笑地聽着，他的話完了時她說道：

「一點不用着急；一切都要順利的。假若你能對我仁慈愛戀，你將看見我要給你快樂的。不要斤斤問我名字的真假。我已把實話對你說了，多了我是不當說的，全說出來是不許的，帶我回家吧。夜色來了；我奔波得很遠並且需要休息了。」

彼得·安東諾維赤急忙抱歉。

「啊，請原諒。對不起，這裏是荒涼的地方，簡直不能找到車子。」

他舉步向家中走去，杜蘭蒂娜跟着他。她彷彿是倦得走不了；她的脚彷彿不大觸地，雖然他們必須走過硬泥和尖石，並且那濕漉的青草和雨洗的小徑似乎並未沾污她的雙足。

當他們走到高高的河岸並且看見村屋的時候，彼得·安東諾維赤窘促地看着他的同伴，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原諒我，小姐……」

杜蘭蒂娜看着他，皺眉攔住他，責難地說道：

「你忘了我是誰，叫什麼名字嗎？我叫杜蘭蒂娜，不叫「小姐」。我是杜蘭頓王的女兒。」

「請原諒，杜蘭蒂娜小姐——雖然現在是不用了，名字却是很好聽——我要問你。」

「你爲什麼這樣對我說話？」杜蘭蒂娜又攔住他問道。「不要把我認做你所相識的小姐。要把我叫做「你」，並且像一個真正武士稱呼他的情婦一樣稱呼我。」

她說話是這樣堅決而有權威，使彼得·安東諾維赤覺得非服從她不可。當他轉向杜蘭蒂娜並且第一次親密地喚她的名字時，他馬上覺得更安心了。

「杜蘭蒂娜，你沒有衣服穿嗎？我的家人會希望你穿一套平常衣服呢。」

杜蘭蒂娜又笑了笑說：

「我不知道。我這一件衣服還不够嗎？父親告訴我這皮袋裏一切人間的用物都有。拿往裏看吧；也許能使你如願呢。」

她一面說着，便把皮袋遞給他。當他解開繩子將皮袋打的時候，彼得·安東諾維赤自己想到：「若是有人給裝一件衣服倒不錯。」

他把手伸進去，覺得有軟軟的東西，他拿出一個小包來，小得很甚至杜蘭蒂娜都能握在手裏。他打開小包一看，正是他所要的，正是他當時青年姑娘中間最流行的女衣。

他幫着杜蘭蒂娜穿好，替她扣上鈕子，自然是因爲鈕子釘在背後。

「現在好了吧？」杜蘭蒂娜問道。

彼得·安東諾維赤恨恨地看着那小袋，太小了簡直裝不下一雙鞋子。但是他又把手放進去想：「有一雙草鞋就好了。」手指觸到了皮帶，他拉出了一隻小金鞋。於是他替她擦乾了雙足，穿上草鞋，繫上皮帶。

「現在都齊全了吧？」杜蘭蒂娜又道。

當她說話的時候，聲音和姿態是如此的謙遜，使彼得·安東諾維赤感到十分快活。現在也許很容易駕馭他了，他想。於是他說道：「呵，不錯；我們還可以來一頂帽子。」

#### 四

於是一樁神仙故事在一個人的生活中實現了。自然彷彿有時青年律師的生活對於這件事不十分合適。他的親戚自然也不能相信這青年客人所講的來歷，甚至彼得·安東諾維赤自己也缺乏信心。他幾次地乞求杜蘭蒂娜說出真名，並且玩了各種手段誘她供出所講的不真。但是杜蘭蒂娜對於他的固執是永不發怒的。她笑得甜蜜而坦白，並且極力一再堅持說：

「我所說的全是真話。」

「杜蘭頓所統治的國家在什麼地方？」彼得·安東諾維赤要問了。

「遠得很。」杜蘭蒂便要這樣回答，「可是你若願意它，也是近的。但是你們誰也不能到那裏去。祇有我們生在杜蘭頓王的

魔國裏的人才能到那怪地方去。

「你能指教我怎樣去嗎？」彼得·安東諾維赤問道。

「我不能，」杜蘭蒂娜答道。

「那末你自己能回去嗎？」他說。

「現在我不能，」她回答，「但是父親一喚我，我就要回去了。」

當她講述魔國遭貶和難滿還家的時候，在她的聲音和表情中間沒有憂愁，也沒有歡喜。她的聲音永遠是安靜而溫和。她用詢問的眼光看一切新事物，彷彿是初見，却又很安靜，彷彿曉得她不久對於一切新奇事物都成習慣，並且再看見便容易認識了一樣。所有人對他講的或自己看出來的日常行動法則，都能行之易然，彷彿由兒時訓練出來的一樣。她和人見面一次便記住了名字與面貌。

杜蘭蒂娜從來不和人吵嘴，從來不說假話。當人家勸她習用一般社會中的遁辭時，她搖頭說：

「人什麼時候也不許說假話。天地不容。」

杜蘭蒂娜與家人相處，舉動是如此的莊嚴和溫雅，使那相信神仙故事的人不能不相信面前就是一位美麗的公主，一位偉大而明智的國王的女兒。

但是神仙故事和青年律師家的平常生活多少是難以調和的。在兩者中便發生接連不斷的衝突，自然困難也就隨着起來了。

## 五

杜蘭蒂娜在這一家裏住了幾天，便來了一個警官對僕人說：

「聽說這裏來了一位女客。她必須把護照送來簽字的。」

僕人報告了女主人，她把這事對丈夫說了。他問彼得·安東諾維赤護照的事情，彼得又去問杜蘭蒂娜。杜蘭蒂娜正坐在晒台上歡喜地讀着一本書。



「杜蘭蒂娜，」彼得·安東諾維赤跑出去說，「警察要你的護照，必須送去簽字的。」

「什麼叫護照？」

「呵，護照呵，」他說，「你不曉得，就是一張紙，上面寫着你的名字和你父親的名字，你的年歲，你的分位。你若沒有護照是不能在任何地方居留的。」

「若是非要不可，」杜蘭蒂娜安靜地說，「自然也應當在我的小皮袋裏。看袋子在這裏，拿去看裏面有沒有護照吧。」

於是在那奇怪的小皮袋裏找到一張護照——一個棕色的小本子，是阿斯塔汗省發給的，寫着塔馬拉·蒂末菲夫娜·杜蘭頓公主的名字，十七歲，沒有結婚。一切都合手續。蓋章，主官簽字，公主自己的簽字，等等，和普通護照一樣。

彼得·安東諾維赤看着她笑了。

「你原來是這樣呵，」他說，「你是一位公主，名字是塔馬拉呵。」

杜蘭蒂娜却搖頭。

「不對，」她說，「我沒有叫過塔馬拉。護照寫上的不對；那不過是給警察看的，那些人不知道也不能知道真實的事情。我叫杜蘭蒂娜，杜蘭頓王的女兒。自從我來到這世間居住，我知道了這的裏人不願知道實在。我完全不知道那張護照。人把來放在袋裏必是知道我用得着。但是對你，我的話就够用了。」

護照簽字以後，人都知道杜蘭蒂娜是個公主，或塔馬拉·蒂末菲夫娜，但是自家人還是叫她做杜蘭蒂娜。

## 六

自家人——因為他們成了她的自家人。神仙故事實在人間，並且神仙故事裏的事情也發生在人類生活裏面了。彼得·安東諾維赤愛杜蘭蒂娜，杜蘭蒂娜也愛他。他決計要和她結婚，因此在家族中引起了小小的困難。

做教員的表兄和他的妻說：

「雖然，她的出身詭祕並且對於家世堅不吐實，你的杜蘭蒂娜是一個很可愛的姑娘，美麗，聰明，善良而且能幹，身體也健康。總之她的一切都合人意。但是你應當曉得你沒有錢，她也沒有。」

「在彼得堡靠着你父親所給的錢很難養活兩個人呵。」

「特別是養活一個公主。」

「你要知道，雖然她有溫和的癖性，也許是慣於過體面生活的。」

「她的手又小又柔軟。真的，她在這裏是很謙和的，並且你說最初遇見她的時候，她赤着腳，衣服也不齊整。但是我不曉得在城裏她要穿些什麼衣服。」

彼得·安東諾維赤最初也有點兒悲觀。但是他漸漸想起他怎樣從杜蘭蒂娜的皮袋取出衣服的事情來。勇氣來到他的心裏，於是他笑了笑說：

「我在杜蘭蒂娜的小皮袋裏得到了她的一身便服。也許我再搜一下，可以得到一身舞衣呢。」

但是教員太太——有管家天才的仁慈的青年女人——說：

「還是能找到錢才好。只要她有五百盧布，我們便可以替她辦一份嫁妝。」

「我們應當找到五十萬——做一個公主的嫁妝呵。」彼得·安東諾維赤笑着說。

「呵，十萬就够你的了。」他的表兄笑着回答。

恰好杜蘭蒂娜安然從花園裏走上石級來，彼得·安東諾維赤招呼她說：

「杜蘭蒂娜，把你的皮袋給我，愛的那裏也許有你十萬錢財呢。」

杜蘭蒂娜遞給她皮袋，說：

「若是用得着，你便能在裏面找得到。」

於是彼得·安東諾維赤又把手放進了小皮袋，拿出一大細鈔票來。他開始去數，但是不用數他就能看出來是一大筆錢財的。

## 七

於是這偉大的神仙故事實現於這青年的生活之中了。雖然相信神話是不大合適的，可是在什麼地方還能找到這事情發

生的地方。神仙故事在他的生活中博得一席之地——用自己的魅力和魔袋裏的財寶。

杜蘭蒂娜和青年律師結婚了。杜蘭蒂娜先生了一個小兒子，後來又生一個女兒。男孩子像母親，長成一個溫和柔弱的孩子。女兒像父親，活潑而且聰慧。

一年的過去了。每年夏季最長的幾天，那時一陣奇異的憂鬱籠罩了杜蘭蒂娜。早晨她常出去到林邊，立在那裏聽林語。過些時，她便鬱然緩步歸家了。

有一次，在中午，她立在那裏，聽到高聲呼喊：

「杜蘭蒂娜，來。你父親已饒恕你了。」

於是她一去不復返。她的男孩七歲，女兒三歲。

如此，神仙故事離開了人生，永不再現了。但是杜蘭蒂娜的兒子却永不會忘掉他的母親。

有時他要獨自漫步走出以求孤獨。並且當他再回家的時候，教員太太看到他面上的表情便低聲對丈夫說：

「他和杜蘭蒂娜會過面了。」

小鬼(三)

〔俄國〕

梭羅古勃作

徐懋庸譯

原书空白页

## 第六章

第二天，貝累陀諾夫和伏羅勤到阿達曼珂姑娘家裏去。伏羅勤打扮一新——穿上新的緊窄的禮服和漿洗得很清潔很硬的襯衫，打着雜色的繡花的領結，頭髮塗了油，滿身洒着香水——心中洋溢着喜氣。

娜其達·華西里夫娜·阿達曼珂跟她的兄弟住在這城裏的用紅磚造的屬於她自己的的一所小房子裏；離城不遠的處所，有着她的一片田地，她租給別人種着。自從去年在學校卒業之後，她就終日家居，躺在長椅子上閱讀種種的書籍或者督責兄弟。她的兄弟是個十一歲的中學生，他對於阿姊的嚴酷，只知道用一句乖僻的話反抗：

「阿媽活着的時候，好得多哩。阿媽只把她的傘子豎在屋角罷了。（譯者註：俄國人懲罰小孩，常使在屋角面壁而立。）」

娜其達·華西里夫娜的一個叔母，也跟她同居着，這是一個什麼也不知道的衰老的婦人，在這家庭裏毫無權柄。娜其達·華西里夫娜選擇朋友十分慎重。貝累陀諾夫不常到她家裏去，所以不大理解她，他只是猜想這個姑娘也許願意嫁給伏羅勤罷了。

這次出其不意的訪問頗使娜其達·華西里夫娜吃驚，但她仍然十分客氣地招待這兩個不速之客。在開談之前，她想，跟一個俄國的中學教師談話的最有興味的適當的話題，該是教授法，學校的改革，兒童教育，文學，象徵主義，俄國的雜誌等等。她就逐一提起關於這些問題的話頭，不料所得的答語却是十分簡略，乾枯，她這纔知道此等問題並不使來客感到興味。跟他們可以談的，只有一種話題，就是城中的預聞。然而娜其達·華西里夫娜還想把別的話來試一下。

「你讀過契訶夫的箱中的男子麼？」她問道。「寫得十分透澈！分析得十分細到你以為如何？」

她這問題是對着伏羅勤而發的，於是他親愛地微笑着反問道：

「這是一篇小說呢，還是一篇論文？」

「這是小說。」娜其達·華西里夫娜說明道。

「這是契訶夫做的麼，你剛纔說過？」伏羅勤又問道。

「是的，契訶夫做的。」娜其達·華西里夫娜微笑着回答。

「發表在那裏的？」伏羅勤繼續追問。

「在俄羅斯思想上，」姑娘和藹地答道。

「是那一期？」

「我記不真切了，總之是今年夏季之中的一期。」娜其達·華西里夫娜仍然和藹地說，然而已經稍微露出一點詫異之意。那個年幼的中學生從門口伸進頭來：

「在五月號，」他說，一手扶着門，他的快活的眼光在姊姊和客人們的臉上巡視了一周。

「你小小年紀，讀小說還太早，」貝累陀諾夫不快地叱責道：「用功要緊，無聊的小說切不可讀。」

娜其達·華西里夫娜嚴厲地對兄弟望了一眼：

「在門外偷聽，有趣的罷。」她說着，舉起兩隻手臂，把兩個小手指搭成一個等角三角形。

中學生蹙着眉頭，逃去了。他逃到自己的房裏，開始看錶，兩個小手指搭成等角三角形，這是表示立鐘十分鐘。「不，」他怨恨的想：「阿媽活着的時候，好得多哩，阿媽只把她的雨傘豎在屋角罷了。」

但在客堂裏，因為伏羅勤答應一定去找出俄羅斯思想的五月號來，閱讀契訶夫的那篇小說，女主人終於很滿意了。貝累陀諾夫聽着，滿臉表示着藏不住的厭煩。終於，他說道：

「我也一樣，不會讀過這小說。我從不把時間浪費在這種無味的東西上。小說和故事裏面，寫的盡是些廢話。」

娜其達·華西里夫娜和藹地微笑着說：

「你對於現代文學的批評實在太苛刻了。現在的作家也寫了許多好書的。」

「一切好書我都已讀過了，」貝累陀諾夫說：「你總歸休想叫我去讀目前出版的書。」

伏羅勤懷了敬意望着貝累陀諾夫。娜其達·華西里夫娜輕輕的歎了一口氣，沒奈何地開始絮絮叨叨地講起她所知道的

新聞來。她對於這種閑話雖然不感興趣，但是憑着受過教育的處女的巧緻和活潑，倒也說得很圓熟。來客聽得興奮起來，娜其達·華西里夫却厭倦得要死了。來客們看她對他們十分親愛，就相信伏羅勤的美貌的魅力已經深入她的心目了。

在回家的途中，貝累陀諾夫慶賀伏羅勤的成功。伏羅勤得意地大笑，踴躍異常。他把許多處女拒絕他的求婚的事情統統忘掉了。

「你歇歇罷，貝累陀諾夫對他說：「你跳躍着很像一隻羊。」等着看罷，你又要碰釘子了。」

然而貝累陀諾夫這話是說着玩的，他的心底裏，其實也深信他的妙計已經成功。

格魯希娜每天過瓦爾瓦拉家去，瓦爾瓦拉更頻繁的去看她——她們差不多成了不可分離的伴侶了。瓦爾瓦拉失了耐心，格魯希娜却總是拖拖延延的——她說，要把侯爵夫人的字跡學得十分相像，實在很難很難。

貝累陀諾夫無論如何不肯決定結婚的日子。他重新要求先把視學官的地位給他到手。他想到有許多未婚妻在等待他，所以屢次和去年冬天一樣，威脅瓦爾瓦拉道：

「我馬上要結婚了；就在明天早晨，我要帶着新娘過來，你呢——攆出門外。今天是你睡在我家的最後一次了。」

說了這話，他就出去玩球戲。有幾回，他晚上仍然回家，然而大抵是跟路底羅甫和伏羅勤在什麼下等人家裏玩着過一夜。每逢這樣的晚上，瓦爾瓦拉總合不上眼；頭痛如燒。要是貝累陀諾夫在半夜一二點鐘的時候回家了，那還好——她纔能自由地透口氣。如果到了次日早晨還不見他回來，那麼瓦爾瓦拉就要整天像生大病似的苦痛了。

格魯希娜的信終於預備好，拿來給瓦爾瓦拉看。她們兩人察看了多時，又拿它和去年侯爵夫人的親筆信仔細比較。格魯希娜自誇筆跡學得很像，以為即使是侯爵夫人自己，也未必看得出破綻。其實相像的程度是很低的。可是瓦爾瓦拉很信服。同時，她又料定貝累陀諾夫未必能够正確地記得一種於他不大熟悉的筆跡，而判別出這信的真假。

「這遭好了！」她快樂地叫道：「我等久了，我等久了，我忍耐得够了。但是還有封套呢，倘若他問起來？我怎樣回答呢？」

「封套是不能假造的，那是要有郵戳為憑的。」格魯希娜立刻答道。同時她微笑着，右隻較大左隻較小的一對不等的眼睛



裏，含着狡猾的光，望着瓦爾瓦拉。

「那怎麼辦呢？」

「我的小魂靈，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你只要簡單地對他說，已經把封套燒掉了，那就完了。一個封套有什麼用處呢？」  
瓦爾瓦拉的希望又燃燒起來。她說：

「我只要他同我結婚好了，那時，我不再用再走動。不，那時我舒適地坐着，要輪到他去忙碌了。」

土曜日喫過中飯之後，貝累陀諾夫走到球戲場去。他的心苦重而憂鬱。

他想：

「生活在一班嫉視的懷着敵意的人們中間實在太不好了。不過——怎麼辦呢？——不能讓別的一切人變成視學員的！——這是生存競爭！」

在路角，他碰着一個憲兵士官，討厭的邂逅！

中佐尼古拉·烏拉第摩微支·魯波夫斯基，是一個濃眉，眼珠灰色，常含微笑，矮小而強壯的男子，一足微跛，所以在走路的時候，他的靴上的拍車發出一高一低的聲調。

生來極和氣，社交界的人們都很喜歡他。他認識這城中的每一個人，並且知道各人的職業和關係；他喜歡聽人家談說新聞，但他自己却墳墓似的絕不開口。他對無論何人，不說一句討厭的話。

兩人止步之後，就行過禮，交談起來。貝累陀諾夫皺着眉頭四面看了一下，於是不免有點惴惴然的說：

「我聽人家說，我們的奈姐霞如今是在府上做活；要是她對你說起關於我的話，你千萬不要相信。」  
「我決不採納人們的無稽之談的。」魯波夫斯基威嚴地說。

「她是一個不識大體的女孩子，」貝累陀諾夫並不注意魯波夫斯基的解釋，接着說：「她有一個情人是波蘭人；她到你家去做活，也許是意在刺探什麼秘密罷。」

「這倒請你不必過慮，」中佐淡然的說：「我家裏並沒有要塞計畫之類的東西。」

要塞云云的話使貝累陀諾夫的心一跳。他彷彿感到中佐是在暗示他：要把他關到要塞監獄裏去。

「要塞之類的話是談不到的，」他支吾地說：「但是，人家講着關於我的許多壞話，那無非由嫉妬而起。總之，你不要相信他們。那班人是爲了洗刷自己所受的嫌疑起見而要告發我，但是，我要跟他們爲難的時候，也能够告發他們的。」

魯波夫斯基聽得摸不着頭腦。

「我對你發誓，」他聳聳肩，敲響着拍車，說道：「並沒有人向我告發你呢。也許有人這樣地嚇嚇你，那是跟你開玩笑的，一定的——不過，有時候人們隨便說起……」

貝累陀諾夫不信這話。他想到憲兵士官是在隱瞞。於是他陷在恐怖裏面了。

貝累陀諾夫每次經過惠爾希娜家的門前，惠爾希娜總要叫住他，用了妖術似的言語和動作，把他誘進花園。他不由自主地跟着進去，好像着了魔力。惠爾希娜也許已經猜到路底羅甫家的目的已達罷——爲什麼貝累陀諾夫依舊與一切人遠離爲什麼他不同馬爾他正式結婚呢？——然而，貝累陀諾夫所陷進的泥塘是太深了，無論用怎樣的魔力，也不容易把他拖到另一個泥塘裏來。

今天，跟魯波夫斯基分手之後，貝累陀諾夫又經過惠爾希娜的花園之前；她照常的穿着黑衣，邀他進去。

「馬爾他和烏拉弟亞今天要到鄉下去。」她說，從煙草的煙霧裏對着貝累陀諾夫投了一個慰藉的眼光：「你爲什麼不跟他們一道去呢？是一個男人駕了馬車來接的。」

「車裏沒有位置哩。」貝累陀諾夫沈着臉色說道。

「怎麼——沒有位置？」惠爾希娜說：「你完全可以安插的，即使擠一點，也不要緊。好在路不遠，只有六里呢。」

這時，馬爾他從家中跑出來，向惠爾希娜問了幾件事情。出門之前的忙碌把她的怠惰癖革除了一點，她的臉色比平日愉快些，有生氣些。她們兩人重新勸誘貝累陀諾夫一同到鄉下去。

「你可以安插的。」惠爾希娜說：「你和馬爾他坐在後面的椅子上；烏拉第亞和依涅司坐在前面好了。你看，馬車已經停在天井裏了。」

貝累陀諾夫跟着馬爾他和烏拉第亞走到天井裏。那個中學生在馬車傍邊；忙着張羅。馬車原是很大的。然而，貝累陀諾夫態度陰鬱地察看了一會兒之後，却說道：

「我不去。地位不夠。四個人，還有行李！」

「要是你恐怕太擠，」惠爾希娜說：「那麼烏拉第亞可以步行着去的。」

「很好。」烏拉第亞獻慫慫地微笑着說：「我只消一個半鐘頭就走到了，倘若我馬上動身，還要比你們先到哩。」

這回貝累陀諾夫又說是怕車子震動，他不愛坐。他們轉身走到亭子裏。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但是車夫伊涅司還在廚房裏吃飯，從容不迫地咀嚼着。

「烏拉第亞在學校裏的成績如何？」馬爾他問道。

她對於貝累陀諾夫，除了這個話題以外，就不能談別的。惠爾希娜常常罵她不會討他的歡心。

「不好，」貝累陀諾夫說：「他又懶惰，又不聽話。」

最愛罵人的惠爾希娜就叱責起烏拉第亞來。烏拉第亞紅了臉微笑着，怕冷似的縮着身子，照着平日的習慣，把一隻肩頭聳得比另一隻高些。

「學年剛剛開始，」他說：「我還來得及用功呢。」

「從頭就應該好好用功。」馬爾他以做阿姊的態度說着，但是她自己的臉也紅了起來。

「而且，他也欠規矩，」貝累陀諾夫訴說道：「昨天他頑皮得和那些真正的頑童一樣。他又不知禮貌，上禮拜四，他對我說了失敬的話。」

烏拉第亞滿臉通紅了，他奮激地分辨起來，但是依然含着微笑。

「我沒有做過失敬的事，我只說了幾句老實話罷了；在許多練習簿裏，你至少放過五個錯處不指出來，我的練習簿上，却被

你統統打了紅槓子，其實我比別人做得好，你只給我很少的分數。」

「你還說過別的無禮的話，」貝累陀諾夫說。

「不，我沒有說過什麼無禮的話，我只說我要去告訴視學員，」烏拉第亞激烈地分辨道：「我爲什麼只得到這一點不公平的分數？」

「烏拉第亞，你忘記了，」惠爾希娜發怒道：「你不認罪，反而更放肆了。」

烏拉第亞忽然記得他不應該激怒貝累陀諾夫，因爲這位先生是將要變成馬爾他的丈夫的。於是他的臉更紅了，他鞠着躬，小心地說道：

「請先生原諒，我是只想請你給我多批幾分分數。」

「閉口，你閉口罷，」惠爾希娜阻止他說：「這種道理我不要聽，我真不要聽。」她反覆地說，她的乾瘦的身體輕輕地抖着：「當人家考察你的時候，你不應該開口。」

惠爾希娜不停地吸着煙，側着頭微笑着，叱責的話，雨點似的紛紛落到烏拉第亞身上，她是說無論什麼話的時候總不離微笑的。

「我要告訴你的父親，叫他責罰你。」她這樣的下結論道。

「應該給他一頓打。」貝累陀諾夫忿怒地望着烏拉第亞說。

「不錯，應該給他一頓打。」惠爾希娜附和道。

「是的，應該給他一頓打。」這回輪到馬爾他說了，她的臉紅得更好看。

「我今天就去看看你的父親，」貝累陀諾夫說：「我要叫他當着我的面打你一頓，重重的打。」

烏拉第亞一言不發的望着那三個逼迫他的人，他縮着肩膀，淚眼中含着微笑。他的父親是很頑固的。所以這孩子一心希望着他們所說的話只是一種恫嚇。難道他們竟要把他的這一個好日子弄成不快樂？今天這個節日，不是一個特別的，不同於別的日子快樂的日子麼？

貝累陀諾夫喜歡看孩子們的哭相——尤其喜歡看他們一面哭着一面討饒。烏拉第亞的蜜相，在他臉上流着的悲苦的眼淚以及他的胆怯的知罪的微笑，都使貝累陀諾夫十分滿足。他決定跟馬爾他和烏拉第亞一同下鄉了。

「好的，我與你們一道去。」他對馬爾他說。

馬爾他感到一種夾雜着恐懼的愉快。她當然是希望貝累陀諾夫陪她的——但這不如說是惠爾希娜叫她發生這種希望。然而現在貝累陀諾夫決定出發了，她却惶恐起來——她憐憫着烏拉第亞。烏拉第亞非常很害怕。貝累陀諾夫的決定下鄉是不是爲了他的緣故呢？

爲了使他的迫害者變得和善些起見，他提議道：

「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要是你覺得太擠，我情願步行着去。」

貝累陀諾夫懷疑地看了他一眼：

「要是讓你一個人走去，你就可以逃掉了。不，我們要親自帶你到你父親那裏去，叫他給你吃一頓好生活。」

烏拉第亞漲紅了臉歎一口氣。他痛感到自己的不幸；又怨恨起這個以使他受苦爲樂的陰陽怪氣的人來。但是他還希望把貝累陀諾夫的心賺得柔和一點，所以決定服侍貝累陀諾夫舒適地坐到車上。

於是他連忙跑到車邊去。惠爾希娜望着他的後形，側着頭微笑着，吸着煙，低聲對貝累陀諾夫說：

「他們都怕他們的嚴厲的父親。」

馬爾他的臉發紅了。

烏拉第亞把他的新釣竿帶到鄉下去，這是一根英國製造的釣竿，他傾了自己的一點私蓄買來的；他還要帶去別的許多東西。但是因爲車上沒有地方安放，他仍把自己的東西搬回屋中去。

天氣很涼爽。太陽已經下山了。因爲下過朝雨，路上沒有塵埃。馬車載着四個乘客離了街市，緩緩地在砂路上進行。灰色的小馬，並不覺得自己所曳的重甯，快步跑着。繃洋洋的不說話的依涅司，只用一隻飽於經驗的眼睛，決定手的動作的加減，駕駛着。

貝累陀諾夫和馬爾他並坐着；馬爾他把極大的地位讓給他，她自己縮在一旁，幾乎好像不會存在。然而他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即使注意到了，他也以為這是理所當然。他不是一個客人麼？

他覺得很舒服，所以想談談話，跟馬爾他說些有趣的談話，使她高興高興。他這樣的開始：

「喂，你們就要起事麼？」

「我們起事爲什麼？」

「你們這班波蘭人，你們時常是在謀叛的，然而這是無益的，你們到底不會成功。」

「這些事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過，」馬爾他答道：「而且我們這邊的人都沒有這種想頭。」

「你雖然這樣說，但在事實上，你們是憎恨俄國的。」

「絕對沒有的事，」烏拉第亞突然轉過頭來對貝累陀諾夫說。

「我們知道你們的確是這樣想着的，不過，我們決不會把波蘭歸還你們，你們是被征服者。我們待你們多麼好。但是人雖然好意養狼，狼終是回顧着森林的。」

馬爾他，不加辨解，在暫時的沈默之後，貝累陀諾夫突然說道：

「波蘭人是沒有頭腦的。」

馬爾他漲紅了臉。

「哦，沒有頭腦的人，那是俄國人裏面也有，波蘭人裏面也有的。」

「不然，」貝累陀諾夫堅持道：「波蘭人都是低能的，他們只會裝腔作勢。猶太人倒是很聰敏的。」

「啊，猶太人都是些騙子……他們何嘗聰敏。」烏拉第亞說。

「不對，猶太人是很聰敏的。一個猶太人能够騙倒一個俄國人，一個俄國人却騙不倒一個猶太人。」

「不過騙人的事是不好的，」烏拉第亞說：「難道一定要會騙會說纔算聰敏麼？」

貝累陀諾夫發怒地看了烏拉第亞一眼。

「聰敏者，能够用功之謂也。但你是不用功的。」

烏拉第亞歎着氣，回過頭去重新觀察那匹馬的單調而安靜的步履。貝累陀諾夫接着說道：

「猶太人是各方面都聰敏的，在學問上也如在其他事情上一樣的聰敏。假使我國也准他們擔任教授，那麼將來有的教授，都要請猶太人來做了。」波蘭的女人，都是些賤人。」

他去看馬爾他，見她紅了臉，這使他感到滿足，於是親切地對她說道：

「你不要以為我這話是說你的。我知道你將來是個好的主婦。」

「所有的波蘭女人都是好主婦。」馬爾他說。

「哦，是的，」貝累陀諾夫說：「好主婦！在外表上她們很漂亮，然而她們的裙子是醜陋的。況且你們還有着米契微支（Mitschik）呢。他比我們的普式庚強得多。我的家裏掛着他的肖像。從前，我本是掛着普式庚的像的，後來我把它丟在廁所裏了——實際上他不過是個宮中的侍臣而已。」

「你既然是俄國人，」烏拉第亞說：「那麼跟我們的米契微支有什麼關係呢？米契微支是好的，但普式庚也是好的。」

「米契微支好得多，」貝累陀諾夫說：「俄國人是低能不過的，他們除了發明撒摩伐（Samovar，俄國的茶具）就沒有別的。」

貝累陀諾夫眯着眼睛對馬爾他看了一會兒，說道：

「你的雀斑太多了。這實在不漂亮。」

「有什麼辦法呢！」馬爾他微笑着說。

「我也一樣，我有許多雀斑，」烏拉第亞說，同時在他的狹窄的座位上轉了一個身，跟那個一言不發的依涅司碰了一下。

「在一個男孩子，那是不要緊的，」貝累陀諾夫說：「男子是不必要美麗的，但是你，」他轉向馬爾他接着說：「那就不同了。雀斑真是害了你。沒有人願意同你結婚了。你應該常常用醋胡瓜的鹽水洗臉。」

馬爾他感謝他的指教。

烏拉第亞瞧着貝累陀諾夫微笑。

「你笑什麼？」貝累陀諾夫說：「你再等一會兒……我們快要到了。你看着，你將吃到怎樣的好生活！」

烏拉第亞轉身注視着貝累陀諾夫，要看出他的話是取笑還是當真。但是貝累陀諾夫禁不住這種注視。

「你看我做什麼？」他粗暴地問道：「我的臉上又沒有圖畫。你難道想用毒眼咒我麼？」

烏拉第亞嚇得迴頭去。

「請你原諒。」他戰戰兢兢地說道：「我並不是有意的。」

「你也相信毒眼能咒人麼？」馬爾他問。

「這是一種迷信。」貝累陀諾夫不快地說：「不過把眼光注定在別人臉上，那是非常失敬的。」

數分鐘之間，大家都不說話。

「你們實際上是很窮的罷。」貝累陀諾夫又開始說。

「哦，不算窮，也不很富。」馬爾他說：「我們每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份錢。」

貝累陀諾夫不信地用眼角斜視着說：

「但是，據我所知道，你們是很窮的。你們每天赤着腳走路。」

「我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窮的緣故。」烏拉第亞興奮地分辨道。

「說不定倒是因為你們太富的緣故？」貝累陀諾夫驟然這樣反駁，哈哈地大笑起來。

「這實在並不完全是因為窮。」烏拉第亞漲紅了臉強辯道：「而是因為對於健康很有益，而且在夏天的時候，赤着腳走走很有趣。」

「不必說了，你在說謊。」貝累陀諾夫粗野地說：「有錢的人是從不赤腳的。你們的父親兒女太多而只有幾個銅板的收入。所以買皮鞋給你們是不容易的。」



## 第七章

瓦爾瓦拉不知道貝累陀諾夫到那裏去了，她過了一個非常苦痛的夜。

貝累陀諾夫這面，次日早晨回到城中，不及往家裏一轉，就命馬車駛到教堂裏去——這時正是祈禱的時間。他覺得常常不到教會去，是很危險的，人家會去告發他。

在教堂門口，他碰着一個臉色紅潤，面貌清秀，碧眼湛然的可愛的小小的中學生。貝累陀諾夫就招呼道：

「哦，馬魯西亞，日安，我的裸體美女。」

米夏·庫特里亞孚采夫難爲情地紅了臉。貝累陀諾夫時常取笑他用一個女人的名字叫他：馬魯西亞。——庫特里亞孚采夫不懂這意思，也不敢抗議。他的有幾個淘氣的同学，聽了貝累陀諾夫的話都笑了起來。取笑米夏這事，在他們也覺得很有趣。

冠着豫言者伊利亞之名，建設於米哈爾皇帝時代的古舊的教堂，矗立在中學校對面的廣場上。每逢祭日，舉行祈禱式和晚拜式的時候，中學生們必須集合於此，由教師一人監督着，在左側的受難者聖·加特林禮拜堂的旁邊排好隊伍。

在和教堂的中心相近的地方，則集合着學校的教師，視學員，校長以及他們的家族。除了一部分學生，可以跟着他們的父母，赴他們自己的教區之外，差不多全部的正教中學生都集合在這裏。

中學生們所組織的合唱隊，唱得很好，因此有許多富商、官吏、地主的家族常到這教堂來。平民百姓則來得很少。這裏的祈禱式因爲是照着校長先生的意思比別的教會舉行得遲些的，所以參加的人不多。

貝累陀諾夫就了自己的位。從他的地位，可以一眼望見合唱隊。他眯了眼觀察着，覺得他們站立得很凌亂。如果他做了視學員那一定要去叱責他們，加以矯正的，看看克拉馬藍珂，那個瘦小的，輕佻的黑小子罷——這小子這裏那裏的轉着，耳語着，笑着——然而誰也不加以制止。好像這事跟誰都沒有關係！

「多麼胡鬧！」貝累陀諾夫想。「這班合唱隊都是些無賴漢；那個黑小子，只因爲有着一口清朗的高音，就以爲連在教堂裏

也不妨隨便耳語或發笑。」

於是貝累陀諾夫鬱悶起來了。

舍爾該·波帶波微支·波格達諾夫，那小學校的視學員，比貝累陀諾夫遲到，站在他的旁邊。這是一個老頭子，褐色的臉上浮着愚蠢的表情——好像要對別人解釋一件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事情似的。這位波格達諾夫比無論什麼人都容易着忙吃驚；只要聽到一些不安的或新發的事情，他的額上就要因為一種精神病的努力而皺紋大起，同時口裏迸出不連絡的混亂的叫聲。

貝累陀諾夫屈着身體，在他的耳邊低聲說道：

「你的屬下的學校的一個女教員是穿大紅的衣裳的。」

波格達諾夫害怕起來。他的白鬚鬚瑟瑟地發抖。

「什麼，什麼，你說什麼？」他嘎聲說道：「那是誰？」

「就是那個——胖胖的，聲音很大的女人——她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貝累陀諾夫低聲說。

「聲音很大的女人。」波格達諾夫疑惑地思索了一會，說：「那是斯各波支基娜，不錯，是她。」

「對了。」貝累陀諾夫斷定道。

「但是她怎麼會這樣呢？」波格達諾夫低聲歎息道：「斯各波支基娜穿着紅衣裳！你親眼看見的麼？」

「是的，我親眼看見的。有人對我說她這樣打扮着上學校去，還有呢，有幾次她穿了一件襲瀆神聖的衣裳（*blasphemy*）像一個農家婦女似的在路上走，真是個怪物！」

「好好，承你關照，我記着。這是不能容忍的。把她免職，把她免職。」波格達諾夫絮絮叨叨地說：「何況她常常如此。」

祈禱式告畢了。人們都出了教堂。貝累陀諾夫對克拉馬藍珂說道：

「黑傢伙，你爲什麼在教會裏發笑？等着，我要去告訴你的爸爸。」

貝累陀諾夫對於非貴族出身的學生，時常簡慢地稱呼；對於貴族子弟，則一味的很客氣。他在註冊課調查過每個中學生的

家族關係，牢牢的把這種區別銘在心裏。

克拉馬藍珂驚異地把貝累陀諾夫望了一眼，一句話也不說，立刻跑着逃走了。他是把貝累陀諾夫看作粗暴，無能，不公平的教師，對之深惡痛疾的學生之一——這類學生在校中佔着大多數。據貝累陀諾夫想來，這類學生是校長自己或由他的兒子間接地煽動出來的。

走到路上的時候，伏羅勤喜不自禁地笑着走近貝累陀諾夫——臉上浮着一團高興，好像一個新婚的新郎，歪戴着禮帽，舞着他的手杖。

「你猜我要對你說什麼話，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我已經跟契雷潑寧講好，叫他到馬爾他門口去發灑膏。」

貝累陀諾夫沈默了一會兒，好像考慮着這事。突然，他以陰鬱的調子笑了起來。伏羅勤住了笑聲，擺出莊重的態度，把帽子戴正，依舊舞着手杖，仰望着天空說道：

「天氣真好！——晚上也許會下雨，但是不要緊，我們可以跟未來的視學員在家裏玩一夜。」

「我不能夠留在家裏，」貝累陀諾夫反對道：「我有事情，我要到城裏去。」

伏羅勤裝出會意的樣子，雖然他心裏並不知道貝累陀諾夫忽然有了什麼事。至於貝累陀諾夫心裏所想的，乃是今晚必須去訪問幾處人家。昨天與憲兵士官的偶然的邂逅，引起他的一個自以為很高明的想頭，就是去歷訪城中的要人，使他們相信他的高尚。這樣一來，貝累陀諾夫在城中就有了保護者，他們會得證明他的思想純正。

「但是你到那裏去，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伏羅勤看出貝累陀諾夫不走回家的熟路，就問道：「你不回家麼？」

「不，我要回去的。」貝累陀諾夫答道：「不過今天我不敢走這條路。」

「爲什麼？」

「這路上萱苔草 (Belladonna) 太多，那股氣味苦重得使我要嘔。我的神經太弱了！討厭得很！」

伏羅勤重新裝出理會而同情的神氣。一路上走着，貝累陀諾夫折了幾朵薊草的花，塞在袋子裏。

「你爲什麼採集這些蘊草？」伏羅勤露出牙齒微笑着問道。

「給貓的。」貝累陀諾夫含糊地回答。

「把這些草插進貓的毛裏面去麼？」

「是的。」

伏羅勤大笑起來。

「不要當我不在的時候動手，」他說，「這是多麼有趣呀！」

貝累陀諾夫約伏羅勤馬上到他家裏去，不料伏羅勤却推說有事；他忽然感到一個人儘是獨身地游離着畢竟不妥。受了貝累陀諾夫的話的刺激，他決定獨自到阿達曼珂姑娘家裏，對她說起他有着許多繡花用的新的美麗的圖案。說不定她會表示想看一看的。同時伏羅勤還希望阿達曼珂姑娘給他一杯咖啡。

伏羅勤這樣實行了。另外一個高明的想頭又在他的腦中發生；他向娜其達·華西里夫娜提議要把手工的知識教給她的弟弟。娜其達·華西里夫娜以爲他是要賺點錢用，所以立刻就承諾了。他們講定每週上三次課，每次二小時，月薪是三十盧布。

伏羅勤歡喜得了不得——又有錢賺，又可以常和娜其達·華西里夫娜見面。

照常的沈着臉，貝累陀諾夫回到家里。瓦爾瓦拉一言不發。她的手裏拿着侯爵夫人的信。這是一封假信，那不必說，但是，到底吃飯之間，她微笑着說：

「當你跟馬爾他在遊玩的時候，我接到了侯爵夫人的回信。」

「那麼你曾經寫了信去麼？」貝累陀諾夫問道。

一道微弱的希望之光在他的臉上閃出。

「你說的是什麼蠢話？」瓦爾瓦拉笑着答道：「不是你自己叫我寫信去的麼？」

「對的，那麼她的回信怎麼說呢？」貝累陀諾夫不安地問道。  
「信在這裏，你自己去看。」

瓦爾瓦拉把手伸入袋中亂掏，裝出找不着那封信的樣子。終於，她掏了出來，遞給貝累陀諾夫。貝累陀諾夫連飯都沒功夫吃了，全神貫注在信上，讀着，不禁雀躍起來。明確的具體的允許畢竟得到了。他的心裏毫無疑念。他草草地吃完了飯就出去，打算把這封信遍示朋友和熟人。

沈着臉，然而很興奮地，他連忙走到惠爾希娜的花園裏。惠爾希娜照常的倚在花園門口吸着煙。她很高興：往日，總要由她去引誘貝累陀諾夫，這回他却自動地進來了。

「這就是跟一個姑娘一同遊玩的結果了，」惠爾希娜想：「他從前只肯跟她談一會兒——今天，他自己跑來了！也許他是來向馬爾爾求婚的。」她同時又高興又不安。

貝累陀諾夫立刻打破了她的幻想，他把信給她看。

「你看，」他說：「你們平日總是不相信，如今看看侯爵夫人的親筆信罷。你自己去讀。」

惠爾希娜懷疑地先把信瞞了一眼，然後讀下去，對它噴了好幾口煙；歪着頭微笑，忽而吃緊地問道：

「封套呢，在那裏？」

貝累陀諾夫俄然吃驚了。他想到瓦爾瓦拉是在騙他——這信也許是她自己寫的。應該向她討取封套纔好，而且要快。

「我不知道，」他答道：「我要問她去。」

他急遽地辭了惠爾希娜，回家去。愈快愈好，非要查明信的來源不可——意外地發生的懷疑是怎樣的掛心啊！

在園門口，惠爾希娜眼看着她貝累陀諾夫回去；一味歪頭微笑着，她很快地吸了許多口煙；她好像急於要結束一件非今日結束不可的工作。

吃驚的絕望的神氣現在臉上，貝累陀諾夫急急忙忙趕到家裏，一進門，便以高得發啞的聲音叫道：  
「瓦爾瓦拉，封套在那裏？」

「什麼封套？」瓦爾瓦拉頓聲問道。

她大胆地望着貝累陀諾夫；要是她不會化粧，那就會被看出面色發紅。

「侯爵夫人的封套，就是今天寄到的那封信的封套。」貝累陀諾夫用發怒的眼光釘着她說。

瓦爾瓦拉勉強笑了出來。

「我把它燒掉了——一個封套有什麼用處？」她說：「我又不覓集筆跡。那又不可以出賣。只有空酒瓶是可以限收舊貨的換錢的。」

貝累陀諾夫沈着臉從這間房子到那間房子的走着，口裏喃喃地念道：

「侯爵夫人是有許多的。我們從信封上可以知道一些情形——也許這個侯爵夫人是住在本地的那一個。」

瓦爾瓦拉裝出不懂他的話的神氣；她的心裏實在非常害怕着。

晌晚的時候，貝累陀諾夫又走過惠爾希娜的園門口，惠爾希娜叫住他：

「那封套呢，你找着了麼？」

「瓦理亞說已經把它燒掉了。」

惠爾希娜笑了起來。一團團白色的輕柔的煙霧，在她面前的沈靜涼爽的空氣中繚繞着。

「這太滑稽了！」她說：「你那姊姊爲什麼這樣大意！一封信接洽要事的信，竟沒有封套。從那封套上的郵戳至少可以查出發信的日期和地點。」

貝累陀諾夫感到一種痛苦的怨恨。惠爾希娜邀他到園中去，他也不理，她說要替他卜課，他也不睬。

貝累陀諾夫走了。

然而他還把這信給許多朋友和熟人看，他依舊感到榮耀。許多人都相信這是真的。

至於他自己，實在不知道相信好呢還是不相信好。無論怎樣，他決定了一件事，就是要從星期二那一天開始，對城中的要人們作辯護的訪問。從星期一開始是不行的——這是個壞日子。

## 第八章

一見貝累陀諾夫到球場去之後，瓦爾瓦拉立刻雇了馬車到格魯希娜家中去。經過一番長久的商議，她們終於決定寫第二封信以彌補這件事情。瓦爾瓦拉知道格魯希娜在彼得堡有着朋友，如果請他們幫忙，就可以由本地寫好了信，寄到那裏，再從那裏寄回來。

格魯希娜完全跟第一次一樣，假裝不願為她負這責任。

「我的靈魂，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她說：「爲了那第一封信我還發着抖，我的心不住地跳着。每次看到巡查走近我家的時候，我就嚇煞了——我臉色蒼白，身體發抖，我想——他們是來找我的，要把我關進監牢去。」

整整一個鐘頭之間，瓦爾瓦拉努力要說服她的女友，許她種種的報酬而且先付了若干。格魯希娜這纔答應下來。她們決定這樣進行：瓦爾瓦拉先對貝累陀諾夫去說：她已經寫了一封信向侯爵夫人道謝。過幾天，侯爵夫人的第二封信來了，那上面寫得更明白，說是視學員已有懸缺，如果貝累陀諾夫馬上結婚，現在就可以給他一個實缺。格魯希娜照着第一封信的筆跡寫好，兩個人一同封好，貼上五戈貝的郵票；然後由格魯希娜附入寄給彼得堡的女友的信封中，叫她的女友再從彼得堡寄來。

格魯希娜和瓦爾瓦拉到一家設在離大街較遠的地方的店鋪揀了一束狹小的裏面襯着薄的花紙的信封，又揀了一種信箋。她們把揀定的一種信封和一種信箋全數買來，不讓店裏賸下一份——這是格魯希娜細心之處，免得將來露出馬脚。她們之所以選取狹小的信封爲的是便於把它套進另一個信封裏去。

買好之後，立刻回到格魯希娜家裏，她們開始起草信稿。起草了兩天，這封信纔完成，她們在上面噴了香水。餘下的信箋和信封都燒掉了，免得留下痕跡。

格魯希娜在寫給她的女友的信中，指定了把那信封付郵的日子——照她們的計劃，那信要在星期日寄到；那時郵差當着貝累陀諾夫的面把它送來，這對於他就更多一層保證了。

星期二這一天，貝累陀諾夫在學校裏想把事情趕快結束，提早出來。事有湊巧，這天貝累陀諾夫上最後一課的教室的門，正對着那個掛着一隻時鐘的走廊。管這時鐘的用人是一個已經退伍的勇敢的下士，他的職務是照着規定的時間打上課鈴和下课鈴。於是貝累陀諾夫差遣用人到教員室去拿點名冊，趁那人不在，他把分針撥進了十五分鐘——誰都不會看見這事。

到了家裏，他拒絕吃中飯，並且命令把開夜飯的時間延遲一點鐘——他要到各處去走一走。

「他們胡言亂道地離開我，此後我非到各處去剖明不可。」他帶了怒意想着，同時記起他的敵人對他所施的種種奸計。他穿上不常穿的燕尾服，覺得很緊窄，不大舒服；年復一年，他的身體儘自肥胖起來，所以衣服日見其小了。貝累陀諾夫對自己沒有勳章這事，甚以為憾。別人都有，連那市立小學的法拉斯安孚也有着，然而他——沒有。這是校長那畜生之過，他從不替我保舉要一個勳章……等我不日升了格，校長也不能阻礙我了。但是，倘若不讓別人看出我升了格，那有什麼意思呢。不過，我穿上新制服之後人們就會看到了，因為肩章上是記着現任官職的等級的。這是要緊的事——肩章之外還有一顆大的寶星，好像一個將軍的徽章一樣。在路上走的時候，每個人都馬上看到一個高等官過去了。

「應該趕快去定做一套新制服。」貝累陀諾夫的結論如是。

在路上，他自己問自己，這次訪問該從誰開始呢。

據他想來，在目前的狀態中，最重要的人物乃是警察所長和地方裁判所的檢事。那麼就從他們開始罷。或者先去訪問貴族長也好。然而貝累陀諾夫沒有先到這些人物家裏去的勇氣。那貴族長威利卡是個將軍，他渴望着總督的位置。至於署長和檢事——他們乃是可怕的警察所和裁判所的代表者。

「最好還是先找幾個次一等的要人，」貝累陀諾夫考慮着：「看看風色，探探情形再說。他們對我的感情如何，意見怎樣，先可知這一點。」

於是他決定最好還是先去拜訪市長。雖然市長本是個商人而且只在市立高等小學裏讀過書，但是他畢竟有着地位，人去拜訪他，各種團體都歡迎他，市民們都尊敬他，況且他和別的城市以及首都都結着有力的關係。



於是，貝累陀諾夫決然的向着市長的私寓走去。

天空是陰的，疲倦的萎靡的木葉紛紛地脫落着。貝累陀諾夫心裏有點害怕。

市長的寓中，使人聞到新近漆過的地板的漆氣和廚房中傳出來的輕微而甘美的氣味。靜默和無聊充滿在寓中。市長的兒女們——一個是已進中學的兒子，一個是十四五歲的女兒（市長說過：我把她託給家庭教師去教育）——各自規規矩矩地坐在自己房中。寓中的一切都是安樂，舒適，快活的。窗子向着庭園，家具都很貴重，室內的和露天的遊戲器具。各種都有小孩子們的喊聲尖銳地高揚着。

反之，在二樓的臨着馬路的華美的客廳中却顯得十分冷酷。紅木的家具似乎只是些擴大的玩具。大多數的客人都覺得這裏不大安適。坐在椅子裏的時候，似有跌倒在石板地上之感。然而那肥胖的主人却覺得這客堂很稱意；他心愛地揀一個坐位，把自己的重暈全部卸下去之後，就感到很舒服。

那時常來訪問市長的近傍的修道院的院長，把這客堂裏的椅子和棧發叫做「救精神的家具。」對於這話，市長答覆道：「是的，我不愛那些女人似的脆弱的東西——有的人家的客堂裏，人們一坐下去就要搖動，自身也搖動，家具也搖動，這有什麼好？且醫生也不贊成用柔軟的家具的。」

市長甲克·阿宜契支·斯庫且夫把貝累陀諾夫迎進客廳。市長是個肥胖高大的人，一頭黑髮剪得短短的；他的態度上，尊大與和藹同時兼備，但對於窮人們却也不無輕蔑之意。

貝累陀諾夫坐在一隻大圈椅裏，同市長寒暄了幾句之後，就說：

「有一點事情要奉商。」

「甚幸，甚幸。有什麼事要我効勞呢？」市長和藹地問道。

但在他的黑色的狡猾的眼中，閃出了一絲輕蔑的光。他想貝累陀諾夫一定是來向他借錢的，於是立刻打定主意，只給一百五十盧布，決不多借。城中的許多官吏多多少少都欠着斯庫且夫錢。斯庫且夫從不催他們歸還，不過誰若一次不還，他就不借第二次。在第一次的時候，他總是依照着自己的準備金和對方的償還能力而爽爽快快地借給的。

「甲克·阿宜契支，做着市長的你，是本城的第一個人物。」貝累陀諾夫說：「我很想同你談談。」

斯庫且夫擺着儼然的態度，坐在圈椅中不動，只微微地點了一點頭。

「在這城中流傳着關於我的種種謠言，」貝累陀諾夫說：「但那都是毫無事實的根據的。」

「人們的嘴巴是不能封鎖的，」主人說，「尤其是此地的人們，除了跟女人一樣地鼓弄如簧之舌以外，就不能做別的事。」

「人們說我不去教會，這是不確的——我是去的，只在聖·伊利亞日那一天，我沒有去，但那是因為我患肚痛，否則，我是去的。」

「不錯，」主人說：「我記得曾經在教會裏同你碰到過。不過，我不常到你們的那個教會去，我常去的是修道院。這是因為我的習慣如此。」

「他們亂說着種種的謠言，」貝累陀諾夫委屈地說：「他們說我對學生講淫褻的話。這完全是誣栽。當然，爲了引起學生的興趣起見，講些有趣的故事，這是常有的。你的令郎也在中學裏，他可會對你說起關於我的這類蜚語麼？」

「不，絕對沒有，」斯庫且夫說：「從不會說起這樣的話。不過那班壞蛋是很狡猾的，在用不着開口的地方，他們決不會開口的。我的孩子却實在是因爲年紀太小，太老實了，所以不會傳話。他的確不會講起什麼。」

「那班高年級生就不同了，他們全是懂事的，」貝累陀諾夫說：「但是，在他們面前，我也不會說過一句不規矩的話。」

「在這一點上你是對的，」斯庫且夫答道：「學校並不是市場，這是很明顯的。」

「我們的社會太可怕了，」貝累陀諾夫哀訴地說：「它能够無風起浪，替別人製造故事。你是市長，我可以開誠布公地告訴你。」

斯庫且夫被牽承得很快活。他其實毫不知道對手的來意如何所商何事。但爲保持官體起見，他不使面上露出這種表示來。此外，人們還說着我的一種壞話，因爲我跟瓦爾瓦拉同居着。他們說她不是我的姊妹，乃是我的姘婦。但是，皇天在上，她其實是我的遠房的堂姊妹，同這樣的堂姊妹，是可以結婚的。我快要同她結婚了。」

「當然，」斯庫且夫同意地說：「結婚之後，就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但在目前這可不能够，我遇到許多重大的阻礙。我不能結婚。要是讓我自由處置，那我早已結婚了。這是你可以相信的。」斯庫且夫擺出嚴重的態度，略皺了眉毛，將嫩白肥壯的手指在桌毯上敲着，說道：

「我相信你事實偷真的如此，那完全是另一問題。現在，我是相信你的。不過，據我說來，這好像有點不妥，就是你跟你的……恕我老實說罷，你跟你的情婦在結婚以前同居這事。這似乎不很妥當，因為你知道那些孩子們……他們是很敏感的。教他們學好難上難，學學壞却是很容易的。所以，這事有點兒不正當。不過，這與別人無關——只是我的一點私見罷了。今天承你賜教，我很感謝，我雖然只是個高等小學畢業的無教育者，却很被社會所信仰所尊敬。我被選作市長，如今已是第三次了，所以我的話在紳士們之間是頗有點重量的。」

斯庫且夫說着漸漸地意思混亂起來，他的懸河之口好像是永遠傾瀉不完的樣子。然而他終於停止了演說，懊惱地想道：

「但是，我們談話的樣子太像搭空訕頭了。這種的學者是多麼貧乏啊！——他們沒有方法去了解他們所要了解的事情。讀着書本的時候，他們是看得很明白的，但一離開書本，他們就要自誤而且誤人了。」

他感到爲難地望着貝累陀諾夫，他的尖銳的眼光收斂了，他的肥滿的肉體挫了下去，他忽然失去了那種堅強的有魄力的政治家的架子，顯出不過是個平庸老朽的人物。

另一方面，貝累陀諾夫好像被市長的話弄得茫然自失，暫時不能開口，後來，他隨着眼睛，浮着遲疑的，沈鬱的表情，說：

「你是市長，你可以斷言那些話都是瞎說。」

「你說的是關於什麼事情？」斯庫且夫注意地問道。

「我說的是，」貝累陀諾夫解釋道：「倘若有人向官廳告發我，說我不赴教會或者說我做了別的壞事，又如有人將我的事來問你的意見。」

「關於這個，那是極願遵命的，」市長說：「你可以完全放心。在必要的時候，我們會替你辨護。——對於一個高尚的人怎麼可以不予辨護呢？或者市政府還可以傳諭嘉獎你。這是很容易辦到的。或者，送你一個名譽市民的稱號。在必要的時候，這當然是可以的。馬上就實行也可以。」

「我完全拜託你了，」貝累陀諾夫仍然陰鬱地說道，好像是在對於一件毫不使他愉快的事情作答：「實在那校長壓迫得太厲害了。」

「怎麼，怎麼！」斯庫且夫同情地搖着頭大叫道：「我想這一定是因為有人向他造你的謠言的緣故。尼古拉·烏拉希微支好像是個很講情理的人，他不會欺侮人的。我從他對我的孩子的態度上看出來，他是一個莊重的嚴肅的人。你爲什麼與他不和？」

「因爲意見不同。」貝累陀諾夫說明道：「學校裏面有許多人嫉妬着我。他們都想做視學員。但是伏爾姜斯卡耶侯爵夫人只答應給我一個視學員的位置，因此他們嫉妬得要死。」

「是的，是的，」斯庫且夫以慎重的態度說：「但是爲什麼我們只談些乾枯無味的話呢？我們不如小飲幾杯罷。」

斯庫且夫把吊在電燈旁邊的電鈴捺了一下。

「這條伙很得用——你實在也應該換換方面了。」他對貝累陀諾夫說。

應着鈴聲，一個因運動而體格壯健的美麗的少女進來了，他吩咐道：

「達先加，拿一點食品來，還要熱咖啡。知道了麼？」

「知道了，先生，」達先加答道。她微笑着出去，步子非常輕捷，跟她的肥碩的體格恰恰相反。

「是的，換一個方面，」斯庫且夫重新對着貝累陀諾夫接下去說：「例如，轉到宗教方面去。假如你就了聖職，那麼你一定會成功一個很莊嚴很正直的神父。在這方面我也可以幫忙，我跟許多有名的主教是好朋友。」

斯庫且夫於是舉出兩三個大主教和主教的名姓來。

「不，我不想做僧侶，」貝累陀諾夫說：「我受不了那種香燭的氣味，那種氣味我一聞着就要頭痛心煩。」

「既然這樣，你也可以入警界，」斯庫且夫又提議道：「例如，做個分署長也好。失禮得很，請問你是幾等官？」

「我是五等官。」貝累陀諾夫像煞有介事地說。

「呵！」斯庫且夫叫道：「好高的官級是因爲這樣，所以你去担任小國民的教育的慶學問這東西也實在要緊！不過，在現今，

有許多人是反對學問的，可是沒有學問人就不能生活……譬如我，我雖然只在高等小學讀過書，但我却要送兒子進大學。在中學裏，他們是非經鞭撻不肯用功的，進了大學，那就會自己知道進取了。你知道，當我的兒子不肯用功應該受罰的時候，我是從不打他的。我只抓了他的肩膀，把他拖到窗邊，使他看到園中的幾株白樺樹。我指着那些樹木對他說：『你看！』『是的，爸爸，我看到了，我不敢再那樣了。』他說。實際上，用這方法矯正孩子，比實行鞭打更有效果。啊，那些孩子那些孩子！斯庫且夫說畢，大大地歎了一口氣。

貝累陀諾夫在市長家裏坐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暢談之後，繼以盛饌。

斯庫且夫款待客人——與他對付一切事務時同樣——十分鄭重十分莊嚴，恰如辦着什麼要公。在這上面他也運用着種種的狡猾手段。用人拿來了大盃的 Pilsner (五味酒)，主人却以咖啡相請。燒酒是注在一種當心地截掉了盃腳的盃子裏的，這是爲的使人只好老是捏着，不能把它放到桌上。

「我把這種盃子叫做『隨飾隨飲』。」主人解釋道。

這時候，席間又加入了一個客人，那是實業家底西可夫，他身材矮小，頭髮灰白，穿着長的禮服和酒壺一般的靴子，面色愉快，威勢十足。他大喝其燒酒，快口地講着許多合韻的廢話。當然，他是非常滿意他自己的。

貝累陀諾夫終於覺得應該回家了，就起身告辭。

「你又不忙。」主人說：「再談一會兒罷。」

「不，我要走了，我還有事。」貝累陀諾夫說，現出很匆忙的樣子。

「也得讓他走了，他的姊姊等得心焦了。」底西可夫說，同時對斯庫且夫擲了一個眼風。

「我的確有正事。」貝累陀諾夫分辨道。

「對於認真的辦事家，我們是佩服得無以復加。」底西可夫悠然的說。

斯庫且夫送貝累陀諾夫到門口。在分手之前，他們擁抱着接了一次吻。貝累陀諾夫對於這次訪問的結果，甚感滿足。

「市長是幫襯我的。」他想，他深信不疑了。

回到底西可夫身邊之後，斯庫且夫說：

「人們對這個人下種種的惡評，那是不對的。」

「種種的惡評，然而也許件件是真情。」底西可夫立刻答道，同時很快地把麥酒注在盃子裏。

他其實並沒有聽清對方對他說的話，他只是隨便抓着一句話，照着它的語尾的韻另外湊上一句罷了。

「他並不壞，他是正直的青年，他對於飲酒很有心得。」斯庫且夫接着說，同時注着燒酒，毫不注意底西可夫所用的韻。

「說到飲酒的心得，他的確算得第一。」底西可夫迅速地乾着盃說。

「至於他跟女人戀愛……那究竟是他自己的事。」斯庫且夫繼續說。

「一切女人的床中，都充滿和她們一樣大的臭蟲。」底西可夫答道。

「誰在上帝之前敢說無罪呢？誰在皇帝之前敢說無罪呢？」

「我們都愛犯罪，因為我們都要戀愛。」

「而且她已經決定結婚以補救他的過失了。」

「今天剛結婚，明天變仇人。」

這樣的，底西可夫對於跟他毫無關係的事情不斷地談論着。他要罵倒一切人，但是人們已經聽慣了，不再注意他的話。只有跟他初會的人有時聽了要生氣。

但在底西可夫人們的聽與不聽，是毫無關係的。他總歸要抓住人家的一句話，和着韻湊上一句去。這種把戲他做得極熟練，像自動機械一般的正確。長時的看了他的那種敏捷而正確的行動之後，人們都要疑心他並不是個活人而是個死人——或者是個不會生活過的人，好像他在這世上，除了聽見空中響着的話句以外，就一無所見，一無所聞。

## 第九章

翌日，貝累陀諾夫到檢事阿維諾微支基的家裏去。

這一天天色依舊是陰沈的，狂風時作，在路上捲起一陣陣的砂塵。時候已是擱晚了。一種好像並不是從太陽發出來的蒼白的陰鬱的光，透過雲霧的篩，落在城中。瀰漫在街上的靜寂中，吐着憂鬱之氣。許多的使人看來是無目的地建築着的破陋得不可救藥的房屋，好像戰戰兢兢地在暗示着藏在它們的四壁之中的貧困而悲慘的生活。不時的，路上有兩三個人走過——他們的步子很慢，好像並無什麼目的在推動他們，又好像一味在那里跟那要引他們入夢的睡魔奮鬥。只有那些孩子們——他們是地上的永遠不會枯竭的神之歡喜的泉源——是活潑的，他們跑着，遊戲着。然而就是他們，也已經有點麻痺了，已經有一個無影無形的魔物壓在他們的肩上，而且常常用威脅的眼光，瞪視他們的突然呆了起來的顏面。

就在這瀰漫在街上人家的困苦之中，在這被隔離的天空之下，在這不潔而無力的地面之上，貝累陀諾夫跨着步子……被一種漠然的恐怖所壓迫着。天不給他以慰藉，地也不給他以快樂——因為，在今天也和往日一樣——他用了死人的眼睛看這世界——好像是一個在幽暗的孤獨之中被恐怖和憂愁所苦的小鬼。

他的感受性是遲鈍的，他的認識只是一具敗壞了的機關。無論什麼事物，一到他的意識界莫不變成了卑賤的污穢的。從一切上面，他只看出缺陷和錯誤，並且因而覺得滿足。當他走過一支正直而清潔的柱子旁邊的時候，他心裏立刻就會發生要把這柱子弄歪或弄齷齪的念頭。誰若當着他的面把什麼東西弄污了，那他就要高興得發笑。他蔑視那些洗刷得滿身清潔的中學生，而且覺得難受，常常把含着譏諷的綽號加於他們。他反而喜歡那些骯髒的學生。貝累陀諾夫不愛什麼事物，也不愛什麼人。自然界對於他的感受性也只起一種作用，就是壓迫着它，使它覺得恐怖、憂愁。跟別人遇見的時候，尤其是遇見舊生人，使他不能隨口胡言亂道的時候，他的感覺也是如此。所謂幸福也者，在他，只是一個子躲在屋裏，什麼事情也不做，專管弄飽肚子之意而已。

然而，此刻却相反——他不得不向人去解釋一番。多麼麻煩！多麼討厭！——要是，他所去的地方可以讓做些惡作劇，那也罷了——然而，不然，他現在連這樣的一點快樂都不能有。

檢事的家屋，使得貝累陀諾夫的恐怖和憂愁愈加濃重，愈加明確起來。

事實上，這屋宇的外貌，確也太狹窄了。高高的屋頂的下部，陰鬱地跟那低得幾乎着地的窗相連接。板壁和屋頂上，先前所油漆的本是鮮明悅目的顏色，然而時間和風雨，使得這些顏色已經變成憂鬱的灰色了。巨大厚重的前門，好像是專為防禦敵人的襲擊而設似的，一年到頭關着。門後面軋軋地響着鎖的聲音——一隻狗汪汪地對着過路的人們大叫。

檢事的家屋的周圍，有一片荒地，有菜園，有傾圮的草屋。大門對面，是一片六角形的，中央低窪的，沒有數石子的，雜草叢生的廣場。這廣場中所有的唯一的街燈的柱，矗立在靠近屋宇的處所。

貝累陀諾夫慢慢地，沒奈何地，跨上那遮着一個小小的板屋頂的四級傾斜的石階，去按那門鈴的已經發黑的銅鈕。就在近傍，一陣尖銳的連續的聲音響了起來。——接着是一片偷偷掩掩似的脚步声。有人豎着脚趾走近來了，到了門口就寂然停住；無疑地，那人是在從一條看不出的隙縫中窺探着。後來，鐵門轉動，門就開了；門檻上出現一個黑髮的神色陰沉的少女。她的臉上滿是麻點，眼光小心而多疑。

「你要怎樣？」她問道。

貝累陀諾夫答說是有事要見阿維諾微支基先生。少女就讓他進去了。

跨過門檻的時候，貝累陀諾夫唸了一遍保護自身的咒語。然而情形很匆忙，——因為當他還來不及脫下外套的時候，客堂裏面，已經發出阿維諾微支基的尖銳的發怒似的喊聲來了。檢事的嗓子，永遠是充滿威嚇之勢的——他不會用另一種聲氣說話。這時，他照例用了尖銳的發怒似的聲調，從客堂裏喊出招待來客的套語，并且表示他的歡喜，因為貝累陀諾夫終於來訪問他了。



阿維諾微支基是個外貌陰險，好像是專門爲了嚇人和不住的大喊而生在世上的人物——身體鐵一般的堅強——他常  
在解冰期和結冰期之間到水裏去游泳。一見之下，他的面孔似乎很瘦，但這是因爲被一叢略帶青味的黑鬍子遮着的緣故。

對於一切人，他若不是懷着恐怖，那麼至少是懷着惡感，因爲他一見到人，常常痛罵，或者不住地用西伯利亞的流刑和徒刑相威脅。

「我有點事情要奉告。」貝累陀諾夫躊躇地說。

「你是來自首的麼？——你殺了人麼？——你放過火麼？——你做過賊麼？」阿維諾微支基一面引着貝累陀諾夫走進客堂，一面發怒似的喊着：「或者是你自己受了損害麼？在這城市裏，這類事情是很容易發生的。——這真是個藏垢納污的城市，這裏的警察太壞了。我只是不懂，爲什麼我家前面的廣場上，每天早晨倒並不發現許多屍首——但是，請坐，請坐，你有什麼貴幹？你到底是犯罪者呢，還是被害者？」

「不是。」貝累陀諾夫回答道：「我跟這類事情全沒有關係。也許那校長想這樣控告我，但是這類事情，我一點也不會做過。」

「這樣說來，那麼你不是來自首的？」檢事問道。

「不，我絕對不會做過這類事。」貝累陀諾夫慌張地低聲說。

「要是，你絕對不會做過這類事，」阿維諾微支基說，他的每一個字眼都從犖犖的力點發出，「那麼，我要弄點東西請請你。」他一隻手拿起桌上的鈴輕輕地擦了幾下。——然而沒有人來。——於是阿維諾微支基用兩隻手攔住那鈴，生氣地亂打了一會，然後把它擲在地上，兩腳頓着，粗野地大聲喊道：

「馬蘭尼亞！馬蘭尼亞！蠢貨！畜生小鬼！」

一陣緩慢的足音近來了。阿維諾微支基的兒子，一個十三歲的中學生，滿頭黑髮，身裁端正，持着自信極深的態度，從容地走了進來。

他對貝累陀諾夫行過禮，從地上拾起那隻鈴，放還在桌上，然後鎮靜地說：

「馬蘭尼亞在菜園裏。」

阿維諾微支基立刻安靜下來，籠着跟他的那個子思于思的猙獰的面孔大不相同的慈愛，望着他的兒子，說道：

「那麼孩子，你快去把她找來，叫她給我們預備吃的和喝的東西。」

少年悠然不迫地走出客堂。做父親的含着滿足而驕傲的微笑目送着。兒子一出門，阿維諾微支基頓時又變成粗暴，用了使貝累陀諾夫發抖的大聲，喝道：

「快些！」

中學生就快跑起來。接着響起了門的開閉的大聲。做父親的側耳聽着，微笑浮上他的紅而厚的嘴唇，於是又以發怒的聲調，說道：

「這是小犬。他是個好孩子，不錯麼？不知將來會變成怎樣的人物哩。尊意以為如何？也許是個沒用的傢伙，但決不會變成無賴，壞蛋，流氓決不會的。」

「那是一定的。」貝累陀諾夫隨口的說。

「現今的人類，只是從一個人種的模型裏出來的貨色罷了。」阿維諾微支基嘆道：「所謂健康，對於他們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德國人發明了什麼法蘭絨襯衫。我要把那些德國人流放出去。我的烏拉第米爾也穿了一件法蘭絨襯衫！但是夏天住在鄉下的時候，他從不穿皮鞋，却要穿法蘭絨襯衫！冬天嚴寒之中，他從蒸汽浴室中赤裸裸地出來，就會在雪上亂跑的。這種人要什麼法蘭絨襯衫呢？那些該咒詛的德國人，應當打他們一百皮鞭纔好！」

從發明法蘭絨襯衫的德國人，阿維諾微支基又轉到別的犯罪者上面去。

「死刑這事情，親愛的先生，決不是蠻性的遺留。現代的科學承認是有先天的犯罪者的。既然如此，先生，事情就很明白了。我們應該把這類人剷除，不能用國家的金錢去養活他們。譬如有一個惡人在此，我們把他關在溫暖的牢獄的一角，維持他的一生的生活。他殺過人，放過火，強姦過少女，然而納稅的人們却還要以自己的錢去養活他，這不是愚蠢不過的事情麼？這樣不對，最好是把他絞死——這是最公道而便宜的辦法。」

膳室裏面，圓桌上攤着鑲了紅邊的白色的桌布，盛着很肥的香腸的盆子和盛着別的醃製、燻製和醋漬的食物的許多器皿，擺了一桌，還有各式各樣的裝着伏特加酒、浸酒、菓子酒的瓶子和壺子。這屋子裏的一切東西都很合貝累陀諾夫的趣味，甚至他所喜歡的不潔淨，在這裏也已到了相當的程度。

主人還在那裏嚷着談到食物方面的時候，他把商人們一體罵倒，但是，突然之間，不知爲什麼，話頭轉到遺傳問題上去。

「遺傳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昂奮地叫喊道：「想從農夫變成紳士，這是一種愚蠢的、滑稽的、狂妄的想頭——也是一種不算的事情。這會使得鄉村一天一天的凋敝而使都市裏充滿了流氓，變成貧困、愚蠢、自殺的場所。對於這種情形，你的見解如何？教育農民這事，未始不好，但是決不可給他們做官。否則，鄉村裏就會失去他們的優秀分子而永遠只賸些賤民農民。另一方面，倘若讓這種非文明的分子的流入貴族之羣，貴族階級自身會受其損害。有些農民在鄉村裏面，也許顯得比別的人們秀出，但是一旦踏上了貴族階級之後，他們就不免要帶來粗野的、非騎士的、下劣的氣質。他們把弄飽肚子這事看做頂緊要的問題；所以是不行的，朋友，階級制度實在是一個最賢明的制度。」

「對極，對極！但是，在我們中學裏，校長却准許一切的賤民入學。」貝累陀諾夫憤慨地說：「那裏面收容着許多的農家子弟，還有許多小商人的子弟。」

「一件好事情！這是無話可說的！」主人大聲喊道。

「教育部的命令本是禁止這類賤民入學的，然而校長却任意胡爲，」貝累陀諾夫訴說道：「他幾乎來者不拒。他還說：『這城中的生活程度雖低，中學生却太少。』哼，那里還算少呢？其實是愈少愈好。我們做教員的改課卷改得忙死了；簡直沒有功夫讀書。學生們的課卷裏面可疑的字眼又太多，都要查過字典然後纔能替他們訂正。」

「喝一點這種浸酒如何？」阿維諾微支基請道：「你到底有什麼貴幹呢？」

「我有着許多敵人。」貝累陀諾夫說，在喝那黃色的浸酒之前，他先憂鬱地把酒盃看了一眼。

「只有豬獯纔沒有敵人。」阿維諾微支基答道：「雖然如此，它到底也被人們殺了頭。請吃這豬肉罷，這是一個好豬。」

貝累陀諾夫又了一片醜豬肉，說道：

「人們捏造種種關於我的謠言。」

「哦，說到謠言，我敢說，沒有一個城市及得上這裏的多！」主人粗暴地喊道：「這城市是個什麼城市啊！真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伏爾姜斯卡耶侯爵夫人答應給我弄一個視學員的位置，人們就亂造起謠言來，這會得把我的事情破壞。那些人無非因為妒忌我。中學校長把學校裏的規則統統廢棄了，因此，住在寄宿舍裏的學生就飲酒，吸煙，追逐女學生，無所不為。連住在自己父母家裏的學生們，也有許多行為不檢的。校長縱容他們，毫不加以取締，却一味的要迫害我。這自然是因為有人在他面前說了我的壞話，人們繼續在那裏誣陷我，非把那些謠言傳入侯爵夫人的耳朵不肯罷休。」

貝累陀諾夫把他所擔憂的事情說了一長篇。阿維諾微支基聽着，時常憤怒地叫道：

「惡黨流氓混蛋！」

「你相信我是個虛無黨麼？」貝累陀諾夫接着說道：「這真滑稽。我有一頂綴着帽章的帽子；不過我不常戴它——那校長他也是常戴便帽的。至於我的家裏之所以掛着米契微支的肖像，乃是因為崇拜他的詩歌，並非因為他會引起暴動。我連他的鐘（一種宣傳社會主義的雜誌）也不會讀過。」

「啊，你弄錯了！」阿維諾微支基直率地說：「發行鐘的是赫爾然，並不是米契微支！」

「那是別的一種鐘。」貝累陀諾夫辨道：「米契微支他也出版過一種鐘的。」

「這我倒不知道。你可以把這事情到報紙上去發表。這是一種科學上的發見。你會得因此成名的。」

「這是不可以發表的。」貝累陀諾夫惶恐地說：「我不應該閱讀禁書，況且我根本不會閱讀過，我是個愛國主義者。」

聽罷了貝累陀諾夫的長篇的告訴，阿維諾微支基終於明白有人要陷害貝累陀諾夫，因而造出種種的謠言，威脅他要挾他。但是因為自己尚未聽過這種謠言，所以這位檢事心裏斷定：那個惡人只在貝累陀諾夫身邊的小範圍裏活動着而且只是要迫害貝累陀諾夫一個人罷了。於是阿維諾微支基問道：

「你真心誰要迫害你呢？」

貝累陀諾夫思索起來。偶然，他的心上浮起了格魯希娜的名字。他模模糊糊地記起最近跟她談過一次話，那時他會打斷了她所講的故事而嚇着要告發她。本來是他嚇格魯希娜，說要告發她，但是此刻在他心中，觀念却模糊了，他只記得誰要告發誰，却不記得是他要告發她呢，還是她要告發他，他弄明白了。好在貝累陀諾夫並不想努力把這記憶弄明白。只有一件事是明白的：格魯希娜也是他的敵人，而且是最可怕的，知道他他把批沙華夫的著作藏在那裏的就有她。——那些著作還得換一個藏匿的地方呢。

貝累陀諾夫說：

「有個叫做格魯希娜的……」

「我知道那是第一等的壞婆娘。」阿維諾微支基截住貝累陀諾夫的話，簡單地斷定。

「她不斷地到我家裏來走動，」貝累陀諾夫訴說道：「她的眼睛老是在到處偵察。她的鼻子到處亂嗅。她的慾望很深；無論什麼時候總想我們送點東西給她。也許她在想我送點賄賂，這纔不去告發我私藏批沙萊夫的著作的事。也許她在想我娶她爲妻。然而，我決不向她行賄，而且我已有個未婚妻。隨她去告發好了，我是無罪的。不過，討厭的是，她亂造起謠言來，會得妨害我的任命問題哩。」

「格魯希娜的確是個女流氓，」檢事說：「她起初是說會卜課，欺騙愚民。我曾對警察說過，這是不行的，應該加以取締。那時候的警察們是馴良的，他們聽從我的話。」

「但是現在她還在那里卜課，」貝累陀諾夫說：「她最近還豫言我將受政府的召喚而且將有遠行。」

「她很會得看人說話的。你等着看看，她正在撒網，她是想撈些錢呢。但是過幾時，你到我這裏來看，我要給她吃一百下鞭子。」——這是阿維諾微支基最愛說的一句話。

不過我們不能膠住這句話死板板的加以解釋，這只是表示他十分氣憤而已。

阿維諾微支基終於答應貝累陀諾夫予以保護。然而，貝累陀諾夫反而懷着漠然的恐怖向主人告辭出來；阿維諾微支基的

大聲的嚇人的言辭只是使他的心裏愈加不安。

每天，在晚飯之前，貝累陀諾夫總要作一次訪問。但他只能訪問一家，因為每到一處，他總得作一番十分詳細的解釋。夜間，他照常的到球戲場去玩。

跟先前一樣，惠爾希娜繼續用了誘惑的言辭招呼他，路底羅甫也仍舊向他誇說那幾位妹子。家裏的瓦爾瓦拉，又不斷地催他速即舉行婚禮，然而他決不定。「當然，最好是同瓦爾瓦拉結婚。」他思忖着：「不過，萬一侯爵夫人是騙騙我的呢，那豈不要被全城的人播為笑談麼？」這個念頭使他猶豫不決。

女人們的競爭追逐——實際上並無其事的他的同事們的妒忌——想像着有人要陷害他的恐怖，這一切使得他的生活陰沈憂鬱得跟這幾天的氣候一樣——這幾天下着緩慢的細微的然而持久的冷雨，天色一直是昏濛的。「倒霉的生活呵！」貝累陀諾夫悲嘆着；然而他又相信不日就要榮任視學員，那時萬事都要入佳境了。

原书空白页

# 狼小引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在中國也是一位極熟的人。他的生辰是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所以現在快滿七十歲了。幼小在故鄉克拉麥希城攻讀，父母欲使其將來進工科學校，可是數學和科學等頗不與其性格相投，祇有音樂爲其所酷嗜。約十六歲時即進中學作一個修辭學科的走讀生。當時的學友有 Paul Chautai 等，Wagner 及 Stendhal，浪漫主義與音樂，神祕主義與自由主義等爲其課後所常研究之物。於二十歲時，彼即獲得了高等師範學校入學的資格，而於同年八月四日正式入學。入學後，彼即專心于學識的思索，研究哲學及文學；在第二學年時，彼復選修史學及地理學，而於第三學年即及格了教員的檢定。

在未進高等師範之前，羅氏幾乎不曾讀過小說。可是在彼初進此學校的一年，托爾斯太的著作，即大量地移植到了法國，這指示偉大的人生，描寫民衆，展開「新世界」，主張正義人道的著作，使羅氏一見傾心，自此以後，彼即成了托氏的弟子。然而就在此羅氏竟發生了煩悶：他知道自己所酷嗜而幾欲視爲一生的事業的音樂，原來是托氏所否定的。當時，托爾斯太以爲現今的藝術，不外是一個大的腐敗組織，教人享樂的東西。因之，連羅氏所尊敬的 Wagner 及貝多芬等也不能不成爲「背德的」，使人類失掉相互融和的人了。在疑惑和苦惱之餘，羅氏乃直接寫信與托爾斯太，以求解答，而於八十七年十月四日，終於得了一封三十八頁的法文的回信（羅氏於十五年後曾將此信公開過）。在這回信中，托爾斯太指摘出藝術與科學之虛偽而無益之處，說明藝術不應當爲特權階級所專有，真的科學與藝術應是犧牲之產物而不應是物質的特權之所產。現在的藝術已趨于衰頹，藝術若不突進到民衆中去，則祇有滅亡而已。這種民衆藝術的啟示，使羅曼羅蘭發生無限的喜悅和感激；自此以後，他的生活有了目標，他的精神得了安定，他的一生的事業決定獻與民衆及人道正義。

八十九年八月，羅氏被選送到羅馬去研究考古學及史學。這意大利的古都，不特給他以無上的魅惑，而且使他認識了彼所



稱爲第二母親的瑪露易達老女史。九十二年羅氏回國結婚。翌年再到羅馬。九十五年提出近代抒情劇的起源等論文得博士學位。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被任爲高等師範學校美術史講師。在這學校中認識了二年生佩其（Charles Péguy）後來即在佩氏所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了傑作「Jean-Christophe」而文名大震。

歐洲大戰開始時，羅氏不欲參加帝國主義的廝殺，而逃到瑞士湖邊去發表了一篇超于混戰之上（*Au dessus de la mêlée*），致受盲目的愛國主義者們的攻擊，這已是周知的事。不過這時的羅氏，還僅止于托爾斯太的人道主義，甘地式的不抵抗主義，直到後來，地球的一角起了鮮明的曙光，而其餘的各部分則愈加黑暗，這才使羅氏明確地認識了自己的路；他不再「超然」了，他「與過去告別」而發表了苦鬥十五年（*Quinze ans de Combat*），從前他會把小說中的主人公公比爲一條縹緲無阻的河，不知究竟流到什麼地方去，可是現在他已明瞭地知道這河流的方向了。

今年六月尾，羅曼羅蘭以七十歲的老軀，帶着夫人去訪蘇聯。一到了莫斯科，各處俱以白熱的熱忱來歡迎這位爲人類的幸福和自由奮鬥了一生的老作家。六月二十五日特爲彼開一電影會，翌日復爲彼開一演劇會，二十七日受對外文化協會的招待。二十八日走進了執政者的事務室，二十九日與高爾基相會見……

此處譯出之劇本狼（*Les Loups*），係羅曼羅蘭的偉大的著作之一。可是譯者特譯此篇的用意，與其說係由于其藝術手腕之高超，寧說是由於其最足以代表羅曼羅蘭的不屈不撓的爲正義的精神。

狼于九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赴死者（*Mortuus*）的名字，最初上演于創作座，當時羅曼羅蘭亦用了聖舉斯特的偽名。此劇取材于一七九二年法國大革命時的歷史事件。當時革命軍受着亡命貴族及普魯士軍隊的包圍而籠城于迷羊市，可是在這國家頻于危亡的時候，內部的軍官復互相猜疑，忌刻，劇中多瓦龍因出身于貴族階級而爲人傲慢之故，同爲學士會會員推理耶及猛將維拉（下層社會出身）所憎惡，維拉復藉着機會，就計陷害了多瓦龍。但此事爲推理耶所悉，推氏竟以正義之故，忘去平時的仇恨，一面挺身爲多瓦龍辯護，一面要求裁判維拉的好計。不過這正是在維拉打了勝仗之後，衆軍官皆盲于擁護有功之將而忘去了正義，致推理耶獨自毅然爲正義而犧牲。

顯然，劇中的推理耶便是羅曼羅蘭的化身。羅氏爲此劇時，正是法國鬧着 *Dreyfus* 將軍事件，一般人因盲目的愛國心而忘

去了正義的時候，所以此劇的影響之大，自不待言。後來大戰爆發，羅氏竟不顧國內的一切痛罵而毅然逃到瑞士，也可見一個具有高貴精神的作家的言行之一致。現正當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前夜，正義快要掃地的時候，此劇的譯出，想不無意義，同時世界上有不正的事件存在一日，此劇的生命也一日不朽。

譯者

# 狼

此書獻與沙爾·佩其 Charles Peguy

〔法國〕羅曼羅蘭著 沈起予譯

## 人物

格特勒——國民公會委員。年六十歲。肥胖而帶血色，有痛風病，步行困難。臉膨脹，現情眠像，但眼則靈活銳，不時突然發怒。

推里耶——司令官，科學學士會會員。年四十歲。冷靜整齊，注意周到，大常禮服的鈕扣全都扣好，帶有三色章，髮極短。體大而挺直，有精強的清教徒之風。時時現出熱狂狀態，說話時身體無做作，而話鋒極銳。

維拉——司令官，豬肉商人。四十歲。膚色赤，髮色極褐，剪為刷毛形。頭大耳大而帶有環；背闊；指肥短而多毛。服裝散亂，話聲粗暴帶詛咒。拍胸而語。

多瓦龍——司令官，前貴族。五十歲。服裝講究，與他人成為對照。髮長而撒有髮粉。裝模做樣，諷刺而傲慢。

薩卜拉——將軍。四十五歲。商店主。除有剛愎之風而外，尋不出特色來。

維達羅——團長，廐丁。三十五歲。言語滯澁，話理不調。沉重地粗笑。性質殘酷無情。

碧格——上校，律師事務員。不滿三十歲。容態快敏活潑。若望·亞馬布爾——少尉。不滿二十歲。小資產階級者。快活盈盈，雙頰似小孩般的可愛。

間諜——萊茵地方人。  
旅館主人。  
士官，兵士及羣衆。

## 時代及地景

一七九三年。迷羊斯——城中供參謀本部用的英王旅館的

● 迷羊斯 迷羊斯(Meyence)是萊茵河左岸上的一個城市。於一七九三年法國革命軍為追擊亡命貴族來此，遂為普魯士軍包圍，革命軍遂在 Klüber, Aubert, Duhayet, 諸將之指揮下作長久的籠城戰。羅氏此劇即以此為題材。

大禮堂。

左側一門，右側有兩門，其中一門爲雙扉式而接連於走廊。正面有一大窗，由此可望外面的樹景室之一角，有陶器大暖爐，內燃有火。壁上貼有各種布告，宣言，及共和黨員的肖像；棹上有Caret，紙類，食品，戰刀等。現出整理不善的棧房及戰後的陣營的兩重亂雜。

全劇的進行中，於沉默的時候，遠遠可以聽得大砲步槍聲，或街上軍隊的踏步聲，軍樂，軍歌，號令等。一切被包圍中的城市之混亂模樣，即此劇中的景圍氣。

## 第一幕

### 第一景

共和黨員的士官們——推里耶，多瓦龍，維拉，薩卜拉，碧格，維達羅，若望·亞馬布爾——聚集會議，由格斯勒主席。會議驟然。格斯勒努力鎮壓亦無效。冷靜譏笑的多瓦龍，離他人微遠坐着。

士官們（驕然地）我們被賣了！

格斯勒鎮靜些，諸君，鎮靜些……（在驕然聲中，聽不出他的話來。）

維拉（拍掉）居司丁●把我們賣了。

格斯勒究竟是不是，我們沒有……

維拉（吮聲）居司丁把我們賣了。他曾約定防守迷羊斯城，但他使敵人包圍我們。現在他讓我們努力來收束。他看着我們打敗仗，毫不營救我們。

格斯勒各位，沉靜些，沉靜些，我們怕什麼？迷羊斯城是不致陷落的。我們還有幾個月的糧秣。諸君，你們以爲國民公會可以使法蘭西的守護神一樣精銳的軍隊敗潰的麼？忍耐！下罷！你們是不知道居司丁的。老惡魔的詭計不止一個，誰知道他不會到了附近呢？恐怕他這時正在鳥瞰敵人，選擇他的犧牲品罷。待時刻一到，他一定要像鸚鵡捕食一般的襲擊敵人的。

維達羅 居司丁現在是屯住得很遠的，他已經把我們忘去了。

碧格 那位鬍子大帥，不知在德意志的什麼一個小都市裏鬧鬧氣，同婦人一路搖擺地往來，一定還在講演。

● 居司丁 居司丁（A. P. Comte De Cusine, 1740—17

98）爲法革命軍將軍，於戰爭中彼放棄迷羊斯城而去佔領普之 Francfort-sur-le-Main 城。後被告發爲反叛，而受斬刑。

維拉

居司丁像奴隸一樣寫了很多卑屈的信。他與一切的貴族一樣，還不過是一個貴族。居司丁背叛了——與已背叛了的都母里耶●（驟然轉向着多瓦龍）以及將要背叛的多瓦龍一樣。

多瓦龍

（起立）各位，誰也沒有猜疑我的公民心的權利。

維拉

一切貴族都是一樣的。他們只想絞殺共和國。我們軍隊的首領中有很多貴族。應當採用有才幹的平民來代替那些在宮庭生活的滓厚裏面，腐敗到了極點的混蛋。我們必須要血管中沒有腐血流着的將官。把前貴族免了職，我們自然會得勝利。

多瓦龍

（冷靜嚴肅）不要向着空中叫喊，請正面向着我的臉說罷。這參謀本部中的前貴族，祇有我一人。你說的是不是我？不用吱唔地講罷。

維拉

我的話是不曖昧的。我所說的就是你。我要求剝奪你的現職，貶為一個散兵，附以嚴重的監視，一有異動，就請你

● 都母里耶 都母里耶 (C. F. Dumouriez) 法革命軍務

軍。在革命戰爭中曾屢建殊勳，於一七九二年曾暫任外務大臣，隨後又指揮北軍軍隊佔領多地，但到英國與法開戰後，彼即叛，而為大革命中一重大事件。

上斷頭台。

格斯勒 不要亂說，維拉司令官，此處你不應當強用你的意見。你，毫不應有非難公民多瓦龍的地方。（士官等喧擾，我們不應當挫折同僚的勇氣。我們需要一切的力量來求勝利。

推里耶（直到現在，在喧囂聲中獨守沉默，毫無舉動）不然，議長。

格斯勒 什麼？你也是一樣麼？推里耶，一個有理智的人，一個親向我講過可以完全利用貴族們的軍事經驗的人，也是一樣的麼！

推里耶 其後，我在貴族身邊觀察過，他們對於我們作的壞事比作的好事多。所以這種人愈少，我們愈有力量。最可怕的敵人，就是沒有堅強的信念，祇願談論，批評的優柔不斷的同僚。對於多瓦龍，隨便你怎樣做；我已見過他的工作，我再不用着他了。

格斯勒 你對他很不滿意麼？

推里耶 我不是對你說過麼？沒有他的話，普魯士的皇子，卡爾

克拉托，●以及強盜們的金巢窟中的擲卒們，都成為我們

● 卡爾克拉托 卡爾克拉托 (F. A. Comte De Kalckren-

dt, 1727-1818) 普魯士軍的元帥。在法革命戰爭中頗為著名。

的俘虜了。

多瓦龍 推里耶的失敗是無可辯解的。我時常說他的計劃是不可能的。

推里耶 什麼不可能？共和軍的長官不應當以運不運來計算事情。我決定了的事，我都實行過來。昨晚我帶了兩千人在不意中衝過了敵人的全軍，一直逼到大本營的門前。如果你照着我的命令前來時，則不交一戰，即可一網打盡熟睡中的普魯士參謀部了。

多瓦龍 困難的不在進攻，而是在撤退。你自身跳入虎穴，虎口差一點把你關在內面。如果當時不是我變更你的計劃攻打別處，牽制了敵人，你或者不能回到迷羊斯了。

推里耶 你的假裝攻擊，不過是一種變形的退却罷了。你當時無論犧牲什麼，都應當來與我聯合的。

多瓦龍 如果我肯從你的命令，我也會與你一同墜落到同一陷阱中去了。

推里耶 你若與普魯士軍密約過的，除了這樣做，你也做不出別的事來。

多瓦龍 (聳肩) 我救出了你的軍隊。

推里耶 為你預定得有作戰計劃，你應當一點不錯地照着這計劃做去。

多瓦龍 (諷刺) 推里耶先生仍然是坐在科學院的椅子上

面，以為現實是老老实實地裝在數字和幾何學的作圖內面的。但事實不合他的理想，這總不算是他最後的一次罷。

推里耶 堅強的意志，可以征服自然，以聰明決斷的精神來詳細考慮過的行動，四分之三都是成功的。

多瓦龍 (揶揄似的) 他以為人是一種天秤棒，他不想這是一種隨意變換，常出定軌的動物。

推里耶 你那些部下或者是這樣。因為你作了他們的一個無規律的，任意變更的好榜樣。真正的愛國者，祇有國民的意見，沒有自身的意見。

多瓦龍 但是像你那樣，恐怕不能不望着部下敗下去。

碧格 把刀與麵包，給我來席捲世界與你們看。

推里耶 (向多瓦龍) 士兵是沒有先見之明的。他們的長官命令他們勝，他們便只有服從。

多瓦龍 但是將他們的眼睛蒙住的方法呢？

維拉 把白蘭地灌上，後面再架起兩列大砲對着他們。

推里耶 (不滿，向維拉) 其他的方法很多。

維拉 有什麼要緊！敵人方面在拿白拉冬 (Belladone) 酒

灌奴隸們呢。

薩卜拉 那是硫酸鹽與硫酸的混合物。

維拉 他們未放奴隸出來攻打我們之前，先把他們弄蠢。

多瓦龍 (聳肩) 說謊話!

維拉 這不是明白的麼? 要同我們打仗，他們應有先失去理

性的必要。

推里耶 我們要保守着理性。我們的強處是在有自由和良心。

我們不必毀損了這點。如果我們的軍隊有麻醉的必要，馬賽曲就夠了。

多瓦龍 無聊。決沒有那樣的戰爭。

維拉 混蛋! 他還以為是在卡拍! 時打仗一樣! 應當像盛裝

的山賊與僱傭兵打仗時那樣，要吝惜人的痛苦與生命。要

注意他們高貴的皮膚，惟恐其中了子彈!

多瓦龍 那麼長褲黨<sup>①</sup>的皮膚就便宜些嗎?

推里耶 (激昂，但裝作冷靜) 不錯，多瓦龍君，在這兒生命是

算不得什麼的。一切都把它犧牲過的。國民需要它時，不

計較地把它投出來罷。

多瓦龍 你是很知道的。我並不是爲我自身計較生命，而且對

於士兵的生命，我也不比任何人計較得更厲害。但是我不能忍受這種不合理的事，而且當我看這這兩月以來的完

全違背了戰爭法則的事，真使我陸然。

推里耶 戰爭的法則麼! 這是正在製造的時候。在我們以前是

沒有什麼法則的。我們要把世界完全改變過。就是戰爭也

是一樣。

多瓦龍 (抱着手腕，不耐煩地依次看其餘的人的面孔) 我

真佩服你們。你們參加戰爭已整整一年了。學士院的會員

先生(向推里耶) 律師事務員先生(視碧格) 還有豬

肉舖的老關(轉向維拉) 你們想要痛剿那些與卡爾克

拉拉(註見前) 以及布蘭斯維克<sup>②</sup> 同樣久經戰場，而又精

通胡列得里克<sup>③</sup> 的策略的老狐狸們麼

● 布蘭斯維克 布蘭斯維克(duc C. I. de Brunswick)

普魯士大將，於一七九二年爲聯合軍總帥，領兵攻法而受

重傷。 ● 胡列得里克 按胡列得里克(Frederic)

爲普魯士王家的總稱，此處則係指 Frederic-Guillaume

II (1744-1797) 彼與革命的法軍開戰的結果，依和約而將萊茵左岸讓法。

● 卡拍 卡拍(Hugues Capet) 是法國舊時的封建主，受

着部下的擁護而稱爲法蘭的王，後又受着部下的革命而

失位。 ● 長褲黨 長褲黨(Sans-Culotte) 即是

當時的革命黨的別名，因當時的革命黨徒都不穿貴族們

的短褲(notte) 而着長褲(pancalon)

薩卜拉 我覺得我們早已開始痛剿了。

維拉 這個卑賤的傢伙還要想來挖苦我們麼？

碧格 鎮靜些罷。我們要那些傢伙來跳一個共和黨的跳舞。

如果有胡列得里克在那裏，那個偽善的老狐狸，或更要跳得高些。我們的提琴是整理好了的。

推里耶 我們正要教他們一種新戰法。這種新戰法是他們那

卑怯的習慣及無味的計算所不能想到的。我們是毫不守秘密的。真的，不是我們，究竟不能善用這種新戰法。

多瓦龍 這是什麼秘密呢？

推里耶 (以手指宣言) 這裏寫得有。我們的宣言的最初便是「自由平等，不然就是死。」

多瓦龍 這真是一種好戰術！

推里耶 (漸現出沉重的興奮) 是死喇。你懂麼，舊貴族先生

這是作爲目的，作爲方法的死。這個死不是象棋的敗仗，高雅的遊戲，好看的降服。這是與可惡的侵略祖國的人相決鬥的結果所得來的死。這不是他們死便是我們死，更或者是彼此都死。我們死了以後，從我們的骨骼中又跳出更新新的軍隊來死，來殺，一直到自由克服了壓迫者爲止。

薩卜拉 呀，多瓦龍！你在發笑，你覺得那末可笑麼？

多瓦龍 (不高興) 我寧願被殺不願當傻子。

推里耶 祖國現在瀕於危亡，他却還在想自己的事情！

格斯勒 (排解的) 好，諸君，不要再爭論了。真正的革命好漢，不是應當爲着國民的利益，忘去好惡的感情心的麼？

推里耶 主席！假如我不根據經驗，知道美好、偉大的事業，是要在互相尊敬的抱着同一信仰的同志間才可能的話，你說的話或者是對的。但現在的情形，却不是這樣。請把我們的工作分開罷。要完成一種英雄的事業，必定要有一種信仰的熱烈的心。我們的祖先說過：「人如有信仰心，水上也可以走。」關於不正的羅馬的信心，他們也還這樣說。共和黨員的信心是比那更強烈得多。所以這信心是能踏過火與死而前進，一步一步地改造着世界的。但是要使信心能發揮其完全的真價，不能不使那些在前額上感不着熱烈呼吸的人們滾開。要了解我們的這種激情，多瓦龍實在是在太貴族，而且太魯鈍了。決不應因爲他的懷疑，而動搖了我們的決意，決不應使他沮喪了我軍的士氣。請主席分配別的工作給他做罷。

格斯勒 各人能作各人適當的工作，是再好沒有的了。多瓦龍因爲你非常輕蔑我們的作戰，請把你內心的意見趁此說出來我們聽聽罷。

多瓦龍 (憎恨) 把攻擊亡命貴族的陣地的工作委任給我



罷。

格斯勒 攻擊亡命貴族爲什麼特別要把攻擊亡命貴族的工  
作給你呢？

多瓦龍 你有什麼理由不贊成呢？

格斯勒 沒有理由……不過像你那樣一個舊貴族……不是  
適當的——總之，這是你的私事。

多瓦龍 這在我是愉快的，（沉默之後，）至少是因爲在同他  
們正式作戰。

格斯勒 隨你的便！不過那是以後的事，今天召開舞蹈會●的  
是維拉。

薩卜拉 這是不會缺少音樂的。

維拉 今晚我要佔領可斯提海門●及埋茵羣島●。

格斯勒 一定的麼？

維拉 當然！

格斯勒 你可知道這是冒危險的麼？

● 召開舞蹈會 (dinner le bal) 這大約是指揮作戰，及戰

勝後的蹈舞的意思。

● 可斯提海門

可斯提海門

(Kostheim) 普魯土地名。

● 埋茵羣島

埋茵羣

島 (les lies du Mein) 普魯土地，近迷羊斯。

維拉 多瓦龍的卑怯傳到你身上了麼？

格斯勒 怎樣說都好。不過你自己承認了這種冒險的計劃，你  
允許了必勝的好好做罷，不要忘了國民公會許久就在尋  
找可以戴月桂冠的將軍的頭不然……

維拉 (做樣子) 不然就是帶紅領帶●麼？安心罷！恐怕是  
戴月桂冠的。

格斯勒 好，那麼我們將對敵人的全線伴作攻擊，使你得易於  
成功。

維拉 我不要誰幫忙。無論是歡樂或危險，我都不願分給誰。  
格斯勒 (冷淡) 我不能顧你的體面。我要爲國家的利益着  
想。

維拉 你不贊成我的成就大業的宏願麼？

格斯勒 (久覺不舒，而變爲急躁) 你們都是一些自矜的小  
孩子。誰人參加你們的工作，你們都是不耐煩的好。服從些  
罷！真沒有法子！每人都應當助他人爲國捐軀的。

薩卜拉 你的臉色非常不好。

格斯勒 啊，是的，你可知道我這痛風症是如何的苦呀。我從早

● 紅領帶 (Cravate Rouge) 係當時絞首時用

的紐帶。

上就被這老病痛得像狂人一樣……（經過短時間的沉默後，復轉爲一種不可否認的口調）喂，推里耶，你今天仍然在戰壘這邊作小接觸，或稍爲前進，以繼續牽制敵人，伴使敵人知道你並未放棄昨夜以來的戰略。如若能够，可到埋茵河對面與維拉聯合——什麼，鎮靜一點，不要議論了罷！請把祖國想一想——喂，大家協力，大家一致，不然，腦袋危險喲。一致團結起來攻破敵人！（格氏蹣跚退場。其他士官亦大部份退場。）

## 第二景

多瓦龍，推里耶，維拉，薩卜拉。

在此會談中，士兵們常進常出。在一切談話中，不可寸時忘了軍隊與包圍的鼎沸聲。

……

多瓦龍（諷刺的）唉，我真愛那個老傢伙所說的鎮靜。不錯，在忌恨中尤須聯合，這確是適合於我們的。若沒有包圍我們的可恨的敵人，我們會像一羣無食的豺狼互相撕嚼起來。

推里耶 那麼你是高興這種殘酷事了。

多瓦龍 人面狼心（Homo homini lupus）……這是與世界同

古的事實。我能驚異麼？我不咒詛憎恨，此地我就是憎恨品。諸君都在嫉妬我，但是請留意罷！如果我一旦不在，諸君定要互相轉牙相向的。

推里耶 你在胡說。我與戰友之間，除了高尚的競爭心而外，決不會起過別的感情。我們愛我們的光榮；假若我們有時爭功，那也不過是爲民衆的利益。

多瓦龍 算了罷，我是明瞭的。你們裝着彼此的意見已經疏遠；但是你們互相的嫌惡，怨恨，無謂的嫉妬，定在某個時候要全體暴露出來的。你們現在都忙於工作，不然，你們一定知道離開你們的人。現在敵人正在殲擊我們，然而你們的眼睛不過集中在我身上，因爲我是另一階級的人，就不肯饒恕我。

推里耶（冷靜的）多瓦龍這是你錯了。我並不以別人的出身來加以區別。所以對於你的出身，並沒有話講。不過我不高興你。我時常當面對你說過，對於沒有愛國者的道德與靈魂，而又否定自己的黨的那種貴族，我就是不高興的。

多瓦龍 你是否要我怎樣保證我的平民心麼？我有一次不會把我的平民心證明過的麼？請你到皇子們的軍隊中去問一問罷。

推里耶（帶輕蔑的樣子）不錯，你從不會好眼看過你從前

的那些朋友。

多瓦龍 這還使你不高興麼？

推里耶 不高興的——我憎恨他們。我們統統有憎恨他們的理由。但是你可不在內，誰強迫你去憎恨他們呢？就是剛才也不是誰要叫你去攻擊……可是自亞爾登的追擊戰以來，我已經不驚駭了。啊！那一仗真是悲慘的光景！祖國從來的一切光榮——達爾谷兒、覆殺、卡斯特里的人們，被追逼到森林中去，被農人們追趕，被同僚們拋棄，羞慚得發狂似的在大雨之下，從我軍面前逃走，身穿着破爛的衣服，冷凍成了疾，在飢餓及疲乏中困死，每步都拋棄着那如帶傷的動物一般的可憐的傷兵於泥溝及血裏裏面。內

● 亞爾登 亞爾登 (Arlon) 爲法與比利時交界的要地，在歐戰時亦爲有名戰地。

● 達爾谷兒 達爾

谷兒 (d'Harourt) 爲法國貴族中的有名的一族，分爲 Montgomery 與 Bayon 兩家。

● 覆殺 覆殺

(Vauban, 1633—1707) 法國從前的元帥，對法極有功。所以此處有「祖國以來的一切光榮」的話。

● 卡

斯特里 卡斯特里 (Castries) 爲卡斯特里地侯爵，於一七九一年出亡。

面也有絕望的婦人，她們都悲慘地哭啼，顛墜到泥土中去，受着毒蟲的咬噬，好看的衣服被泥土污染得如破絮一樣。在這種悲慘之下，我所有的一切憎恨都消逝了。我的軍隊也鎮靜下來，側面走過，以便使這些悲慘的人們可以平和地死去。——但你對於他們可是太殘忍了。還活着的，還在蠕動的，還可以上斷頭台的，你都把他們裝在搬運車上。並且你還嘲笑婦人們的污髒襯衣，和她們的外衣的窟窿以及可以透見的顫抖着的皮膚。(維拉笑)

多瓦龍 你太感傷了，推里耶。如果你一旦敗在他們手上，他們連這樣的對待都不會有。這些肥滿而饒舌的女子的酥胸中所包藏的殘忍心，是你不知道的。當耶拉司門·德·賈達得在亞爾登山上的茅屋中放火的時候，這些婆娘都露出皎齒來笑。那些美入底可愛的臀部，竟使你流起不忍的眼淚來。

維拉 這一點倒說得不錯。沒有比這更價值的東西，我是用不着什麼惻隱之心的。

薩卜拉 那麼，是平民的美人了！

● 耶拉斯門·德·賈達得 賈達得 (Courades) 爲法國元帥，當時領率總軍攻擊革命軍。

維拉。

薩卜拉！你要嘲笑我。不要開玩笑罷；就是我也具有人情；而且誰也沒有比我更容易感動的心。不過我是謹慎些罷了，我不把它赤裸裸地擺在外面。

多瓦龍。（向推里耶）推里耶你可以不必復仇。我比你們更冒險。不是我殺敵人，便是敵人殺我。你不知道敵人是用怎樣的獠牙透骨的憎恨來追尋着我的。尤其是我的兄弟更兇猛。我沒有一個禮拜不接到他們責罵我兇暴變節的脅迫信，不接到想隨我於陷阱的婦人的約會，不接到想和我妥協的信件，以及一切巧妙奸惡的策略。你不知道一個貴族的心中所潛伏的壞心腸的力量。

推里耶 貴族心中的刻薄殘忍我是統統知道的，即使至今還沒有經驗過，但是今天已在你身上經驗出來了。多瓦龍！

多瓦龍（諷刺的）你以為我報效共和國還是罪惡？你以為我不如參加賈德的軍隊還好些麼？

推里耶 我頂討厭變節漢。

● 賈德 賈德 (Conté) 爲 Bourbon 王族之一系，但此處

係指其中之 L. J. Prince de Conté (1736—1818)

彼於革命時出亡，而在萊茵沿岸組織「賈德軍」。

多瓦龍 真是難得使你滿足……請你再讀郭乃衣。他不是教導人「爲祖國而犧牲家族」麼？

推里耶 不要開玩笑，這是欺騙不了我的，你那種把戲我很清楚。無論如何熱心於共和國，都不能辯解你的殘忍。你憎惡貴族，但你就是一個貴族。你參加到我們裏面來，不是爲祖國，而是爲的你的野心……留心罷，卡提里那，我是監視着你的。

多瓦龍 你不要以爲就把我威嚇着了，我還是認識你的。是什麼東西使你拋棄你的書本，你的研究，你的實驗室的生活呢？那不就是想命令他人，想帶指揮刀的慾望以及支配的慾望嗎？我知道科學者的廉潔是什麼東西。那就是最壞的野心，就是常知足，常不固定自己的地位，不知道享樂等的威威然的野望，以及心常不安，無所不欲的貪心。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人，因爲這是把私人利益與其自認爲代表者的偉大思想相混合了。

推里耶（初尙沉靜，終於興奮起來）爲我自身，我是毫不希

● 郭乃衣 此即有名的法國悲劇作家的郭乃衣 (Corn-

aille) ● 卡提里那 卡提里那 (Cathina) 羅馬的反叛者。

望什麼的，多瓦龍。如果我沒有被打死，而我親愛的共和國又用不着我的時候，我一定安靜地回到我的研究上去。但祇要是侵略者威脅着祖國的時候，科學總是行動的從僕。創造思想並不是全部；還應當保證思想的生命，使其包含在從虛偽中脫出來了的自由的心中，去支配全世界……自由，不朽的自由啊，你是從我們產生出來的，科學會把你點燃起來，但你的火焰是飄搖着，受着威脅的。現在科學有守謬，使你的光燄高照在軍隊的前頭的權能了。這就是要照明歐洲的苦悶着的黑夜的那個光焰——「理性」的太陽！

多瓦龍 你常說自由，自由常掛在你們的嘴上。但誰知異日向着你們保守自由的，不是我。

推里耶 不錯，或許也會這樣；如若可能，你會把「自由」愛到了想要橫奪它的程度。

維拉 但我毫不介意。「自由」是極堅定的姑娘，要撫弄她，不是一個黃口乳兒所能幹得到的。

多瓦龍 但你以為是一個豬肉商人的手可以誘惑的麼？

維拉 混賬！（以手按刀。多瓦龍亦取同一動作。）

推里耶 （制止兩人）不要自家打鬧。

多瓦龍 （把刀放下，諷刺的，冷淡的）噓，好戰爭。我們受着敵

人的三層包圍而前進着的。——兵士的背，被人用礮口來瞄準；隊長的頸上，有神聖的斷頭台的脅迫；——戰友復互相等着你死我亡；這兒是由互相的疑忌，來保着公安的……這兒是胃口不好的疲極的人們應當來的。生命在受着脅迫的時候，不知還有什麼味道！……我們中間究竟是誰先死呢？我們中間究竟是誰先得着誰的頭？（退場）

### 第三景

推里耶，維拉，薩卜拉。

薩卜拉 好一個傲慢的東西。你看他那種譏諷的，侮辱人的態度。我真是看不上眼了。

推里耶 愈應當謹慎的地方，他那種高傲心愈使他不謹慎。

維拉 那個東西時常使我難忍。我們真有一筆老賬應當清算的。不久我總要還他一手。

推里耶 這是個危險人物，冷刺而傲慢，沒有一點誠實。一說什麼，就要用起腕力來。

薩卜拉 這毫無疑義地是個敵人，不過在事情上不得不使他與我們聯合在一處罷了。

推拉 什麼事情不事情！完全是個奸計；他有個娼婦被他兄

弟奪去了，那種要復仇的希望，才使他不管一切，不擇手段。

薩卜拉 現在正當祖國危險之時，我們要講究一切的策略。讓

他爲我們出力罷。待用不着他的時候，再把他收拾了就是。

推里耶 但我們不得不同意着他的先發制人。我從那天起就

抱着這個疑念。

維拉 疑念嗎？

推里耶 是的，有一種漠然的不安。

維拉 請你詳細講出來罷。

推里耶 不是我講錯了。因爲尙無何種證據……不過是我個人的印象罷了。

維拉 就是這樣，已足以把他送到國民公會去。

推里耶 我沒有這種權利，我不會握住確實的證據。

維拉 （聳肩）證據有了確信時，還有證據的必要麼？

推里耶 沒有證據，我是不能有確信的。

維拉 （與前同動作）好的。時機若果來了，給個暗號與我罷。祇要格斯勒命令我出征一回就對了。

推里耶 爲什麼呢？

維拉 爲的是斷殺，那也是我的散步。只要一顆子彈，就可以

把事情解決了的。

推里耶 （並不去了解話意）你說什麼，維拉？（凝視維拉）

維拉 （粗暴。繼續支持着他的視線。）有什麼你不知道我

在同你開玩笑嗎？

推里耶 （稍沉默後）維拉，我們是應當跟着正義行動的。

維拉 （聳肩）懂得，懂得！（沉默）

推里耶 （準備退場）好，我要走了。不到明天早上，恐怕不能見面。再見罷，諸君。

維拉 祝你努力奮鬥。（推里耶退場。）

#### 第四景

維拉，薩卜拉。

薩卜拉 （一面望着推里耶退去）那位是個很好的愛國者，

而且也是一般人所說的科學者。但是沒有人與他一同快樂地住過。他是冷淡而小氣，沒有一點親熱的樣子。謹嚴不笑，作事也不公開，連他的情婦也不知是誰。我很不高興這樣警戒着的人。人到了同儕的時候，是應得開心見懷的！狗東西！

維拉 他在根底上，也是一個貴族。是不是呀，薩卜拉，一切研究書本的人，都不像咱們這種真正的革命黨員，真正的民衆的朋友。他們都以爲自己是高尙的，但我真想知道如果

沒有咱們，他們究竟做出什麼來。如果把事情丟給推里耶，真是像等房子燒起來了，然後才喊：「救火！」一樣……這就是科學者先生們底小心而愚蠢的推算方法。實在的事情，他們毫不知道。把白紙塗得漆黑，製造些思想出來，那麼或者必定需要他們；但一旦要大掃除的時候，若祇有他們，恐怕國民要在灰塵中腐朽了。請看多瓦龍那個傢伙，他真是可疑，簡直與犯了罪一樣的。他會反叛，簡直是等於已經反叛了一樣。所差的只是事實事實的證明而已。我有等到不可救藥的時候的必要麼？——當然沒有。——無論如何……够了，有咱們在此呢。

## 第五景

碧格，若望·亞馬布爾，維達羅，以及前場兩人。三個兵士推擁一個哭泣的農人進來。青年士官二三，好奇地跟進來。

兵士們 上去，普魯士人，不好好上去嗎？

維拉 是什麼事？

兵士一 議長先生不在這裏嗎？

維拉 他因病在房間裏休息——這是一個間諜麼？

兵士一 是的，司令官。剛才捉來的。他從佛蘭克福門進來，在那

裏賣鴿子。班長盤問他的時候，他就着慌起來了。把他的行李搜查過後，發見了這個東西。（將一束信件遞與維拉）

維拉 （接信件）拿來。——從普魯士參謀本部的麼？對了，對了。

青年士官（走近）是什麼，維拉？拿來看一看。

維拉 （將信掠過，以拳擊掉。臉紅而喜叫。）哈哈！狗東西！

薩卜拉 究竟是什麼東西？

維拉 （高叫）沒有什麼。——拿獲了！拿獲了！

薩卜拉 是什麼？

維拉 （同前的動作）沒有什麼……格斯勒，格斯勒在那兒？（哈哈大笑）哈哈！世間上也有照着不信神的人的

鬼菩薩（喧鬧地笑，大大地做樣子，過路時，撞着椅子與他

人。將要走出門時，臉紅漲如中風，把信在空中亂揮，一面喊

叫）趕過去！

薩卜拉 真是發瘋了。（維拉推開門到格斯勒房裏，薩卜拉隨

之而入。

## 第六景

農人（被兵士監視着），碧格，若望·亞馬布爾，維達羅。（前場會話將終時，其他士官逐漸入場。有一人單獨走進，也有兩人

同來者。待維拉與格斯勒轉來時，全場爲滿。

碧格 喂，伙計，被捉住了麼？

農人 (一面悲鳴) 請放我走罷！

碧格 (突然笑起來) 快了，快了。

農人 馬上放我回去麼？

碧格 隔一牆就放你，狗東西！還不到兩分鐘你就不耐煩了麼？

農人 不會使我吃虧麼？

碧格 不會。準你不知不覺中就擱腦袋割去。

農人 老爺們啦……

碧格 什麼！什麼！有什麼了不得的事！(農人哭如小孩)

若望·亞馬布爾 (不高興) 吃！(以背向之)

碧格 (已不管農人的事) 哦，若望·亞馬布爾，昨晚你也

出去打了來麼？

若望·亞馬布爾 (喜如孩提) 呀！那真是愉快極了，你看，我們把敵人全線都衝破了。於是又遇着了騎兵部隊——知道麼，紅色輕便騎兵。我們同他們打了一陣口號，那些東西完全以爲我們是晚上出來割麥子的農人……尤其是推里耶真鎮靜，他同一個普魯士軍官閒談了五分鐘，都不

會露出一點馬脚來。在那個辰光中，我們的人繞過村莊，侵入屋子裏去了。啊，要不是波納那個蠢東西把槍開早了，我們會把那些敵人在床上捉住了，卡爾克拉托穿件汗衣跑了。我親眼見着他的，但我終於把他放脫了。

碧格 那並不足以誇功。

若望·亞馬布爾 啊，是的。但那真是好玩。

碧格 你真是高興。

若望·亞馬布爾 後來我便跳出了圍牆。我隨即受了一刀，

——首先受着了啊，好運道！

碧格 假如你的父母，見着自己的孩子受了刀傷，會要駭得呻吟起來。

若望·亞馬布爾 至少這不會是醜態吧？

碧格 你不疲倦麼？你轉來不會馬上斃倒麼？

若望·亞馬布爾 爲什麼呀？我還不是一個同樣的人。

碧格 一個人在六個月以前還要媽媽端咖啡到床上去吃的一個孩子！

若望·亞馬布爾 好運道，不要瞎鬧！

碧格 好好，不要冒火。也不要把臉紅得像雞冠一樣。一個小布爾喬亞剛才離開母親的衣襟，就這樣勇往前，真是好極了。真是一個好母親！她一見你出門，就要追起來把圍巾



圍在你頸上。

若望·亞馬布爾（把圍巾扯去）這個東西！

碧格 對了，你要光着頸項出去麼，真了不得。

若望·亞馬布爾 關你什麼事？（衆人都笑）

維達羅 他的爹媽恐認不出是他了。

碧格 假若我那主人律師先生在這裏看見我帶着指揮刀，

佩着肩章的樣子，不知要怎樣說呢？想到這兒，我現在似乎

還是住在亞米中央地方拉斯勒先生的書齋中，一面靠着書

桌，漫然地收檢着不要緊的文件，一面時時望着走過窗前

到教堂去的老信女一樣。

維達羅 至於我呢，我現在說不定是在布爾多旅館掃馬糞，掃

過後還要用手車把它推到糞堆上去。

碧格 可是現在我們都是奔走在祖國的前頭，在萊茵河岸

上拖起我們的大礮，而且那些兇暴者的獵犬，自己走到我

們的刀鋒上來拚斷它們的牙齒。

維達羅 不錯，一種神聖的冒險事業把我們在這樣言語不通

的城上集合起來，而且還使歐洲的奴隸們都在我們下面

發抖。

若望·亞馬布爾 這是如何的一種狂醉的快樂啊！自身是自

由的，而又保護着自由的祖國，歐洲唯一的自由國。在落胆

了的歐洲中如王者一樣的前進，具着毫無恐懼，毫無不正  
的靈魂，擁抱我們自己的大地，切斷民衆的羈絆，頭上只有  
由神的大虛偽中解脫出來的美麗的青天……像我們這  
樣的快樂，曾有人感覺過麼？

碧格 我們的敵人們也像感覺着我們的歡喜，開始羨慕起

來了。你知道卡爾克拉托所說的話麼？他說：「世界的末

日已經到了，加可本黨員們個個都像王一樣地說話。」

若望·亞馬布爾 他說得不錯。我們是世界的王。世界上無一

樣東西不屬於我們：只差去取罷了。

## 第七景

格斯勒，維拉，薩卜拉由房中走出；維拉臉充血，帶一種兇獍  
的歡笑的表情；格斯勒爲憤怒侵襲着，手捏着信件發抖。

……

碧格 看看議長與維拉那是什麼一副臉相呀！這定是有什

麼重大事件……

格斯勒（激怒）多瓦龍到那裏去了？

碧格 大概在他的情婦那兒罷，在翁門維爾麥街的治安裁

判官的女兒家中的。

格斯勒 官長兩名：維達羅與碧格去罷。馬上把他帶來，無論有

什麼事都不准他逃脫，不准他與任何人講話。

若望·亞馬布爾 究竟是什麼事？（維達羅與碧格退場）

格斯勒 忘八蛋，拿信來的人在那裏？

維拉 在這裏。

士官們 （興奮不安）發生了什麼事？維拉，有重大的消息麼？

——什麼，叛了？我們被賣了麼？

格斯勒 （向農人）狗東西，聽着！

農人 開恩哪！

格斯勒 是誰叫你送信來的？

農人 請饒恕我，請饒恕我罷！

格斯勒 還不回答案出來麼？

農人 是扎斯托洛參謀。

維拉 是普魯士國王的參謀麼？

農人 是的。

格斯勒 已經傳遞過幾回信了？

農人 我是剛送第一次信。其他都是別人送的。請開恩罷，我

再不作這種事了。

薩卜拉 混賬！還說什麼開恩。

維拉 狗東西，你明白些。

農人 你們要殺我麼？

維拉 快了！

開謀大哭。

格斯勒 唯，不要叫喚，蠢東西。你知道你犯的事麼？還不回答嗎？

——你怎樣認識多瓦龍的？

士官們 多瓦龍？誰是多瓦龍？

格斯勒 還不回答麼？我要把你的骨頭打斷。

農人 請饒命哪，老爺們！

格斯勒 你雖然做出這種壞事，但你不是能做這種壞事的人。

明天槍斃你，也算是可惜了一顆子彈。

維拉 多瓦龍那奸賊是從幾時起與普魯士人通消息的？

（農人慟哭如老婦狀，半暈迷，軟癱下去，士官們以脚踢之。）

維拉 由這個蠢東西也察不出什麼事來，他已怕得要死了。

拖過去，放在這裏只有打麻煩。（人們如拖口袋似的把農

人拖下）

士官們 （喧嘩）那麼是多瓦龍，是多瓦龍與敵人內通麼？

格斯勒 是的，有普魯士的參謀來的信，他在本星期以前就出

賣了我們了。

（憤怒的騷擾，在狂噪之中，只聽得出一些半語聲——人人都忘形地無忌地手舞亂罵，如狂人一般。）

第八景

人物同前景（沒有農人。）維達羅，碧格借多瓦龍同進。

碧格（開門先進）就在附近，我們見着他他在散步。（格

勒制止騷擾。喧聲停止數秒鐘，致多瓦龍得發兩言。）

多瓦龍（驚愕）究竟有什樣事？議長，我來了。（侮辱之聲爆發，遮去了他的話語。）

多瓦龍（初不解其因，繼則臉轉蒼白。）什麼？你們說，什麼？

胡爾（向格勒）議長，請他們不要鬧！我要求你使他們安靜，我要求這種暴言的解釋與懲罰。（向士官）誰敢出來再說一次！

若望·亞馬布爾 賣國奴！奸賊！普魯士人！

多瓦龍（以手捏若的咽喉）快糾正你的說話！快糾正你的

說話！（一切士官皆拔劍向彼逼去，把若望·亞馬布爾搶了過來。維拉與格勒站到中間去了。旅館主人和旅館中的雜人皆擁到門口，驚訝，興奮，喃喃而語。）

格勒 不要鬧，不要鬧……奸賊，你聽着，各位請安靜些，這是

普魯士王的間諜給多瓦龍司令官的信。

多瓦龍（怒喊）那是假的。

格勒（讀信）「閣下鈞鑒，閣下尊重相約，行動敏捷，實不勝欣慰之至。前日夜中，若無閣下之助，則參謀本部幾至陷於奸策矣。閣下之報告雖有稍遲之嫌，但以閣下善於虛攻

布列池海門地方及巧妙之退却，致敵軍得脫重難之危，而未遭重大之失敗，實深為感激。聞國王陛下有鑒於閣下之勤勞，待時局稍安，勝利在手時，自當恩賞有加，用特敢於相告。尚望今後繼續相助及內報消息為盼。殘殺之徒，晾屍於迷羊斯城之時，將不遠矣。伏祈安心是幸。使者甚為誠實可靠，閣下可將回信託之。專此。扎斯托洛頓首再拜。」

多瓦龍（仍不停地爭辯。聲音不明，怒叫。）是假的，是假的！一切都是虛偽不近人情的。通通都想陷害我罷了。（士官一同怒罵）

維拉（向格勒）正中了我推里耶的話。你把今早的事回想起來看罷，他不是歎息着被出賣了麼？

格勒 維拉，你說得不錯，他確是說過這話，我當時不曾注意。我以為仍是他的忿怒所致。

薩卜拉 這種奸計竟已經繼續了幾個星期了……（戶外羣衆喧嘩之聲。）

格勒 什麼事？

士官 這件事已傳遍全城了。

旅館主人（慌張地跑到格斯勒面前）議長先生，他們把一

切東西都打壞了。他們要進來，他們要取奸賊的腦袋。

格斯勒 把門守起來。喊投彈兵來。叫他們把羣衆驅散，裁判應當自由地舉行。

羣衆（在外面叫罵）拿來絞死！（人們可以望見去彈壓

的兵士走過，並可聽出擁擠聲。）

維拉 多瓦龍或者走不到監獄，恐怕在途中就要被人殺掉。

格斯勒 把他監禁在隔壁房間裏。用兩個人跟着他，眼睛寸刻

都不離開他。……綁來。當心不要讓他自殺了。（人們把

因忿怒與恐怖而發抖的狂人般的多瓦龍拖下去。——狂

亂的興奮立時消沉。人們都像失了神。死一般的沉默。可以

聽得出多瓦龍在隣室抗辯的聲音。

格斯勒（簡短的）招集會議，緊急地。通知全體會員。其他人請退席。去把推里耶找來。

維拉 推里耶已經不在這裏。你不是以前就有命令給他麼？

他到戰壘去了。不到晚間不得轉來。

格斯勒 不要緊，我們不能等他。城中已經知道一切了。就這麼

辦起走罷，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證據。——（非常莊重而

非常悲壯）各位，在未開會之前，我有一句話要講：除了祖

國而外，把一切都忘去罷。下判決的時候，一切友情及私恨

都應當丟開。……好，開會罷。（幕）

## 第二幕

### 第一景

同室——晚上——推里耶由外回。旅館主人。

旅館主人 啊，先生，已經轉來了麼？萬想不到你這樣早。

推里耶 是的，攻擊延期了。我本想把蒙巴哈佔領，但敵人已經早有感覺了，這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我不得不轉來，明天再幹。

旅館主人 敵人已經早有感覺？這又是那個壞蛋做出來的。唉，狗東西，又做了壞事。

推里耶 你說的是誰呀？

旅館主人 什麼說的是誰？……你還不知道麼？

推里耶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任何人都不會遇見過。我不在的時候會發生了什麼事？

旅館主人 豈只發生了什麼事麼？推里耶先生，你走了過後，真是經過了一件重大的事啊，天哪，誰知道會有這樣的事。

推里耶 你說來我聽。

旅館主人 這是你決想像不到的。

推里耶 沒有時間了，快說罷。

旅館主人 是那個貴族出身的黑心漢，奸黨貴族——多瓦龍。

推里耶 什麼多瓦龍……

旅館主人 他出賣了我們，忘八蛋。

推里耶 你說什麼？

旅館主人 就是剛才說的多瓦龍出賣了我們，已經是個賣國賊。

推里耶 他已逃脫了麼？

旅館主人 逮捕了。當場捉住的。他已不能辯解，明天要請他上絞首台。

推里耶 嘿！混賬東西！這真是一件好新聞……一件離奇新聞！……但也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早就料到這一回事的。我真討厭那個奸賊，我當着他的面也是這樣說。

旅館主人 不錯，先生。你真有高德人的眼力，能察惡於未然。

推里耶 這也不足驕人。你看他那種偽善者的臉色，甘巧的言辭，充滿了他的四周的傲慢和虛偽的穢氣……祇要握過一次他那滑膩的手，受過他那偽善可惡的交際，就足以知道非用心不行了……里菲爾，逮捕了這個惡漢，確是一回好機遇，不然，他更要為我們的大害。

旅館主人 這回總算是他的惡貫滿盈了。

推里耶 對的，我們可以把他秘密暴露出來。什麼都好，祇要

知道他的確被捕了，我今晚也可以安心地睡了。這也算是我們的軍隊，把自己的惡黨驅逐了。請你再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啊，不忙，肚子太餓了，拿點飲食來罷，從早上到現在，什麼都沒有喫過。

旅館主人 好的，把燒鵝肉熱一熱給你喫，但灶上的火已經熄了，非多待一會不行。你如若忙，冷豬肉可好嗎？

推里耶 不要緊，什麼都好。我要早些睡。（旅館主人退場，只留下推里耶一人）嘿，我的推測確是不錯！他原來是想出賣我們，才與我們合作。真奇怪！有身分，有智慧，有勇氣，却把這一切用來做這樣蠢的事情！又沒有什麼窘迫着你，而竟樂於作不名譽的事，真是腐化極了！無事來賣國！真奇怪……但這樣地弄着他的詭計，竟不會露過一次馬脚！轉戰了六個月來掩飾自己的詭計，這真是了不得的傢伙。虛偽的力量，竟到了這種程度……

旅館主人 （捧盤而入）真的，先生，這彷彿是不足信的事一樣。不知他怎樣能忍耐了這樣久。你想，已經繼續好幾個月了呢。

推里耶 大概事情是真的嗎？

旅館主人 捏着證據的。他與普魯士王勾結，自從被包圍以來，

他已經通過好幾次信。

推里耶 但是誰人捉住的呢？

旅館主人 是維拉先生。

推里耶 （稍驚動）是維拉真的麼？……他幾時發現出來的。

旅館主人 你起程後，還不到二十分鐘，就捉住了一個間諜，手上有信。

推里耶 訊問過那個間諜的麼？

旅館主人 訊問過。但他不願講實話……無論怎樣盤問，他都說不知道……狗東西，他完全與他們勾結着的！

推里耶 好了，你可不必照料我了。

旅館主人 沒有什麼事了麼？

推里耶 沒有。

旅館主人 你不吃，味不大好嗎？（以手指盤）

推里耶 很好，我就吃。我疲倦了。（旅館主人退場）

## 第二景

推里耶一人——沉默一時後，身憑椅搖動，兩眼凝視空中，繼而起立，雙目沈想，身作姿式，而發出無意義的片斷語，作機械式的步行，繼而停步，以手按前額。

.....

推里耶 我的頭腦是空洞洞的，今天太疲倦了。（坐下）奇怪，肚子反覺得不餓，但非喫點東西不行，（將盤端近，但不吃。）把他逮捕了，算是好了。惡賊！原來這就是他願意追擊亡命貴族的理由。他已經感覺了；他探知了我們的防禦計劃後就想逃走的那末他是容易逃走的呀……（思想又轉至他處）……維拉，這是維拉……（機械地又繼續想回來）那末他是容易逃走的呀……『祇要一顆子彈，就可以把事情解決了的。……』（焦燥）啊，這是什麼原因？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完全！（把盤子推開，起立。）與普魯士王勾通消息已經有幾個月了！里非爾說是我剛動身，就——今早晨他還在替布蘭斯維克辯護，還在讚美普魯士的戰術……但他說過他的兄弟，要將他陷害的他的兄弟，亡命貴族的一切奸計……混賬！（喘氣，後坐下）啊，非鎮靜些不行，頭太昏亂了好些想一下罷。多瓦龍說的話或者不會是一種計略吧？問題是在他是否想用這話來把疑惑轉開。如果真有明白的證據親筆寫的，信以及一切信件都被押收，那麼……（起立，突然走至門邊呼喚。）里非爾（更高聲）里非爾（旅館主人急入）

旅館主人 來了，來了，你把全家都要吵醒哪。先生，有什麼事？

里推耶 （推去盤子）撒開罷。這是生臭的，有油臭氣。

旅館主人 不會吧！薩卜拉先生說過他一生……

里推耶 够了，不要辯。——啊，等着，逮捕他的時候，你在當場嗎？

旅館主人 那個賣國賊麼？就在這個門口，真是兇險，他們都像變成了猛獸一樣。

推里耶 你可知道他們察出來的信的筆跡，是不是……

旅館主人 你問是不是那個奸賊的筆跡麼，那我可不知道。先生們的會是在房內開的。是他交出去的信，抑或是遞進來的信，都不知道。但那是同樣的，總之有些信呢。

推里耶 去罷。（旅館主人退——剩推里耶一人）如果係他

寫信與普魯士的軍隊，這個信又在帶回信轉來的間諜身上搜出，這是不合理的。那麼，單是普魯士軍隊給信與他，就處他以刑罰麼……唔！他們究竟辦些什麼事。（走到窗前，將窗扇打開。旅館主人進來收拾飯掉。）

旅館主人 啊，先生，外面的雪吹進來了，喲，不冷麼？

推里耶 不是說過不要你照料的麼（旅館主人舉手而去）

——推里耶一人，再坐下。）我今晚轉來得好。假若沒有那個障礙物，我幾乎到了蒙巴哈，在露營裏過夜了。而且明天……他終竟是個奸賊，不管他的事，不再說他的話。——（向自身）卑怯者！——但怎樣辦才好呢？……用不着選擇。我

應當追訊，調查一個真相，要我自己了解……對了。應當往格斯勒那兒去。——（不動）馬上就去——（依然坐着）就是這樣嗎？——（自嘲自身）我的腿部軟弱疲極了，我……我是胆怯的。假若我看了信，我可以善於進行了……我是知道維拉的，他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麼？（起來把水瓶內的水喝一口）去罷！我的這般躊躇，是因為我已經知道的原故。幹下去罷。（向着格斯勒的房門走了數步）

### 第三景

格斯勒，推里耶。

格斯勒（衣半做着，將門推開一半）是誰在鬧呀？——是你麼，推里耶？有什麼不了的事！你一個人鬧了半點多鐘。你說的是誰呢？

推里耶 你睡着了麼，格斯勒？

格斯勒 睡，那能睡得着？從早上起，那傢伙就不停地擾害我。

推里耶 你說的是誰？

格斯勒 自然是那纏繞着我的惡魔。我的神經痛症。連眼睛都不能閉一吓——（痛苦狀）不特這樣啊，推里耶！我還感

着又要來了。

推里耶 什麼東西？

格斯勒 發作症。我那腎臟病的發作症。幾天以前就在萌芽了。啊，真是可憐的身體！

推里耶 你不醫治一下麼？

格斯勒 我最需要的，就是休息，與沐浴。如不然，醫生說祇有馬上倒床。你說醫治麼？這不是關於我們的身體，而是關於得了重病的祖國。我們無論如何都有救它的必要，是不是，推里耶？我們，我們把一切都交與祖國罷。

推里耶 請你不要灰心太早了。

格斯勒 我絕對沒有灰心，我知道居司丁已不把我們放在心頭了。今早我不願說與大家聽，但是要那個「鬍子元帥」犧牲自己的功勞，來解除我們的包圍，是不能預期的。他讓我們癱爛在這裏。我們一個一個都會死在這裏。啊，那也好，那也好，我希望明天就像這樣。

推里耶 你痛苦麼？

格斯勒 是的……這個病真是作弄我了。啊，不講它好了，愈注意它則愈厲害。——我們談點旁的罷。

推里耶 那正是我也願意的。

格斯勒 你有什麼事向我講麼？你不疲倦嗎？你可以睡罷！



推里耶 不，我今晚與你一樣睡不着。

格斯勒 你也不舒服麼？你一臉都是汗。這裏太冷了。傻子，把窗關上罷……你病了嗎？

推里耶 我得的是精神上的病。

格斯勒 那麼，沒有什麼要緊！祇有肉體上的病才痛苦。

推里耶 你太焦燥了，你說話都不想一吓。

格斯勒 靈魂上的病麼？不存在的東西沒有多大苦痛的。

推里耶 請你放明白些，爲抵抗殘暴者的攻擊，來保護神聖的自由，你的肉體是擺在彈雨之下的。

格斯勒 (和言) 不要焦急，這不過也是我的發作罷了。

請說罷，同志，你是爲什麼發愁呢？

推里耶 這是苦於向你說的，——就是：你已宣告了多瓦龍的

死刑的事。

格斯勒 那是沒有法子，他犯的罪很大。結局，這樣的處罰，是與他相合的。

推里耶 你太過於忙迫了。

格斯勒 不得不忙，全城都知道了一切顛末，所以有下一個英斷以安人心的必要。

推里耶 審問的時候，他是怎樣說的？

格斯勒 你如果在場，你一定認不出來是他，他完全變了。最初

幾分鐘，他還是他那傲慢的態度；但馬上就像被一棒打降伏了似的，雙頰發紅，面如土色，兩眼突出，喊叫，完全像到了絕境的豺狼一樣。

推里耶 他招認了沒有呢？

格斯勒 沒有，只是最初的時候，他極兇猛地否認，但漸漸聲音就嘎弱下去，到最後他祇有憎惡地搖頭罷了。他很覺悟他萬事皆盡，再已無可如何了。

推里耶 與那個間諜一路對審過麼？

格斯勒 自然，但是間諜始終裝着不知道的樣子。我覺得他也只能那麼裝做不知。

推里耶 (在室內縱橫地放步往來) 要是我也在場就好了。

格斯勒 那無論對於誰，都不是一件好事。沒有比那種破滅更傷心的事了。

推里耶 你以爲我剛才的話，是爲慶幸我的仇敵被凌辱而發的麼？

格斯勒 我想是這樣。

推里耶 (焦燥) 謝謝你……打我所厭惡的人的鼻梁骨是我高興的；但我却不因此就不顧正義。

格斯勒 今晚上，你太興奮了。

推里耶 (走近格斯勒，握其雙手) 格斯勒，是真的麼？告訴我，

是真的麼？

格斯勒 (不明其意) 什麼？

推里耶 他的罪狀？

格斯勒 什麼？你還有疑惑的地方嗎？你不知他是爲什麼確實

的證據而受判決的麼？

推里耶 是幾封信呢？還是僅僅一封？

格斯勒 祇有一封，但却可以抵得十封，依據信上的文面，就可

知道從前就互通消息了。

推里耶 祇有一封信！但在未宣布一個人的死刑以前，就是一

張紙角，也要反覆再看才是。

格斯勒 (焦燥) 不錯，推里耶，不錯，我是認得字的。

推里耶 請你不要發怒，先生。

格斯勒 你太無禮了。你以爲我隨便就判決一個人的性命麼？

你爲什麼起這種疑惑？

推里耶 誰可以斷言這不是敵人的想使我們起內訌，想把我們

一個一個地加以陷害的詭計呢？假若我們看出了這種證據，我們全體還可以一刻安心嗎？

格斯勒 我對於人，並沒有什麼好的期望。我很知道他們，所以

最兇惡的殘忍者也驚駭不着我。可是你那種思想也沒有

根據。敵人對於多瓦訛，並沒有懼怕你與維拉那麼厲害。何

以他們不陷害你們，而要陷害他呢？

推里耶 因爲這比較容易成功，而且他們也非常憎恨他的。

格斯勒 他還不是他們的同僚之一。

推里耶 幾星期以來，他們便極力想陷害他。

格斯勒 你何以知道？

推里耶 是他今早上說的。

格斯勒 誰呀？多瓦龍麼？他怎樣說？

推里耶 他很憤慨地說：出亡命貴族們爲着陷害他而計劃的

惡辣的奸計，告發，及匿名信等。

格斯勒 他向你那樣說過的麼？

推里耶 還有維拉在場，薩卜拉也在。

格斯勒 他們都不會向我講過。

推里耶 那真奇怪了。

格斯勒 爲什麼呢？推里耶，你在疑惑人，留心罷，推里耶，我

並沒訊問你什麼，當心，你幾乎是犯了罪。

推里耶 我在防止犯罪。

格斯勒 莫忙，不要講了。到街上去吸點空氣罷；你的想像太過

於奔放了。整天疲勞，兩晚不曾睡覺，而還在深更半夜裏議

論，這是我們錯了。你去睡罷，以後再講。以後祇要你一開口，

我決不能制止你；我應當把你的議論聽到底，再來裁判你。

自身。

推里耶（起立）對的。你說我在犯罪，反而增加了我要犯罪  
的力量。我是準備着的。

格斯勒 推里耶……

推里耶 議長，不要講你的義務是在聽我的話。請裁判我罷，不  
然我就要裁判你。

格斯勒 那麼你講好了。

推里耶 第一，是那個信……（格氏欲起立）請不要動，我去  
拿來。

格斯勒 在椅子上，玻璃球下面。（推里耶出——暫時剩格斯

勒一人）是這樣……是這樣的麼？不可能的！不會的。斷然

不會的……（推里耶持信返）看哪，推里耶，這信正與你

在會議時所講的話相符合：你的出征之所以失敗，是由於

多瓦龍的過，因為他虛擊布列池海門，並且使他的軍隊逃

亡。

推里耶 這是人們想陷害他的中傷話。

格斯勒 你今早不是也非難他，而且說如果不是他與普魯士

軍隊勾通，事情不致成爲這樣嗎？

推里耶 說過的！但你曉得我是暴躁的。情感驅使我的時候，我

便把頭腦放下，一心想把對手打得粉碎。對於多瓦龍也是

這樣。他沒有那種鼓舞軍隊的神聖的熱情與生氣。他不服  
從我。他始終以貴族的傲慢態度來抵觸我。但他昨天作的  
事，却毫無可疑的餘地。他佔領了布列池海門，而且使衛戍  
兵衝殺過去了。他不會與我取連絡，則是真的。但那是我的  
計劃不周到，或者也可說是由於他的牽制運動救了全軍  
的從神聖的軍律說起來，他的不服從自然是有罪；但曉得  
改變錯誤的戰略，誰又能嚴重地譴責他呢？我的奇襲失敗  
了；錯誤是在我本身。敵人只有一個，這敵人非常熟悉我們  
的內爭，他爲置多瓦龍於死地，竟弄出這種手段，來增加我  
們對他的怨恨。

格斯勒（搔首抑鬱地深思一時後，起立）喊間諜來！（推里

耶至門前，開門叫衛兵。）

推里耶 多肯！

一士兵 有，司令官。

推里耶 把那個普魯士人帶來。（兵士退場——格斯勒頗形

懊惱，艱步而行）你不要走動，格斯勒，恐怕於你身體不好。

格斯勒（發怒）唉，隨便我罷。

（沉默——彼此不相顧，沉思，默然。）

#### 第四景

前場的兩人，兩兵引間諜上。

.....

推里耶 (向兩兵) 對了。出去。把門看守好。

農人 (走近兩人，現恐懼色，並露喜色。) 謝謝，謝謝……

格斯勒 (驚異) 你在向誰道謝，狗東西？(農人嘴唇顫動，發

嚙語，用恐怖的眼偷看兩官長，後退數步而沉默。) 你是威

斯諾村的亞可布卡白麼？

農人 是的，老爺？

格斯勒 稱我先生。——你是普魯士參謀部派遣來送密信的

麼？

農人 是的，先生，我一切實話都說了。什麼都講明了。

格斯勒 究竟是誰叫你送信給多瓦龍司令官的？

農人 我都說過了，我向你發誓。旁的什麼我全不曉得。除了

向那位司令官說過的話以外，我什麼都不曉得。

格斯勒 什麼？

推里耶 你說的是那一位司令官？

農人 (警戒着) 那麼……？

格斯勒 什麼？

農人 那麼，那位司令官還不會向你們……

格斯勒 你不講出來嗎？(農人用恐怖而猙獰的眼熟視兩人後，即做隱瞞而虛偽的表情。)

農人 真地沒有什麼，我沒有說什麼。(推里耶留心觀察那

兩眼伏視的間諜)

格斯勒 給多瓦龍的信，是扎斯托洛參謀親自交與你的麼？

農人 是的，先生。

推里耶 多瓦龍寫過信到那邊去的麼？

農人 是的，先生。

推里耶 的確的麼？

農人 的確的。

推里耶 你何以曉得？

農人 不答。

格斯勒 他寫的信，你也會帶轉過去的麼？

農人 是的，唉，錯了；那不是我；那是舉里夕，是窩伯爾莫夕爾

的舉里夕。

格斯勒 他帶過很多的信麼？

農人 很多很多的。

推里耶 你可以發誓麼？

農人 啊，先生，有上帝在！(以手畫十字)

推里耶 他撒謊。

格斯勒 滾出去罷！

農人 (感激而發抖) 那麼，我可以走了嗎？

格斯勒 是的，我叫你走。

農人 我真可以回去了麼？哦！先生們！哦！先生們！……

格斯勒 這是什麼話？回去回什麼地方？

農人 回家去，回威斯諾的家，你已經承認了我的。

格斯勒 你在說夢話。回監牢裏去，狗東西！你要想出來，除非是上斷頭台的時候。

農人 (絕望) 那不會是真的！

格斯勒 (聳肩) 你馬上就會知道。

農人 先生哪！……但是，你已開了恩的。

格斯勒 我？

農人 你們已經允許我的。

格斯勒 我允許過你的麼？

農人 不是你——是另一位司令官。

推里耶 是那位司令官？

農人 維拉司令官。

推里耶 維拉司令官允許過你什麼？他與你談過話嗎？他何時見着你，他與你講過了什麼？

農人 (狂亂) 他沒有向你們說什麼嗎？你們毫不開恩麼？

——啊，強盜！他欺騙了我！……憐憫我呀，先生們！救救我呀！我什麼都講。

格斯勒 你講罷。

農人 如果我講出了真話，你們這一面也至少饒我的命麼？

格斯勒 不行。國民公會決不說謊來求知道實情。你要處死刑。

農人 (帶忿怒狀) 唉！你們互相殘殺，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格斯勒 那麼多瓦龍是無罪的麼？

農人 他是有罪的，你也有罪，你們統統都有罪。

格斯勒 講些什麼，一點也不明白。(農人蹣跚向門，兩腿顫慄，

全身萎縮。——突然復忿怒而返。)

農人 不行，他首先非還我的賤不行！

格斯勒 誰呀？

農人 你住嘴，我要把一切都講出來。我希望你們統統被撕

碎。——但第一就是那個賤東西……聽哪。我要把事情舉

出來。

格斯勒 是幾時的事情？

農人 就是下午的事。……我要說出來。——維拉司令官來

了，只有我們兩個人。那時，我把一切都對他講了。

推里耶 講的什麼？

農人 一切都講了。真事情都講了。第一，那封信不是真的。第

二，是想陷害多瓦龍司令官的事。第三，是他的兄弟伯爵多瓦龍爲報他的仇起見，才把信交給我的；他說要令他死在革命黨手中，他才甘心。還有就是要我安排好，故意使那封信被押收。——我一切都講了。（推與格兩人啞然相顧）

格斯勒（以半空息的聲音）這是謊話。

農人 我把證據都交給他了。

格斯勒 什麼證據？

農人 這是兩三天以前的事。普魯士人曾經寫信與這邊住的麥爾夕窩·火卜提先生，使他知道他們的計劃，並辦理他自身應做的一切事。所以扎斯特洛參謀致多瓦龍的信是我拿到麥爾夕窩·火卜提先生那兒，再由他交給你們這裏來。

格斯勒（與前同樣的聲調）還有什麼？

農人 祇有這些了。

推里耶 維拉怎樣呢？

農人 他什麼都沒有講；他祇聽着我說。但聽完後一會，便冒起火來，用腿踢着牆壁叫罵。以後他說我是撒謊的。而且說假如我繼續撒謊，他要殺我的頭。我說我不是撒謊，他就把拳頭拿到我的鼻梁前，用很兇惡的聲音咒罵。於是我問，如若我不撒謊，就不會死麼？他說：「是的，可以饒恕你。」隨後

他便出去了。至於我呢，我等了一天，等人來找我。所以你們來整問我的時候，我以爲你們是要釋放我了。啊！壞蛋！真欺騙我了。（格斯勒與推里耶沉默相視，農人憤怒硬咽而泣。）

格斯勒 滾出去！（農人走至門前，將門開後復走轉來，向兩官長叫罵。）

農人 吸血鬼！法蘭西的叫化子殺皇帝的。

（兵士把他拖出）

### 第五景

推里耶，格斯勒——（兩人狠狠，無言，亦不敢互視，推里耶終起立，以手拍格斯勒肩。）

推里耶 喂！

格斯勒 雷霹的！怎樣才能逃出這些醜態？怎樣辦才好呢，推里耶怎樣辦呢？

推里耶 把裁判取消。還有充分的時間。

格斯勒 還有時間？你只想着這一件事麼？

推里耶 現在才兩點鐘，要到六點鐘方執行死刑，所以還有四個鐘頭。你還需要什麼呢？

格斯勒 四點鐘就變成四天，我也做不出什麼事來。

推里耶 爲什麼？只要一支筆就行。

格斯勒 要我赦多瓦龍麼？迷羊斯的人們將怎樣說呢？

推里耶 有什麼關係？

格斯勒 他們將要說我對於寶國賊太寬大，與寶國賊勾通，預

先知道要吃敗仗，在爲自己打算了。

推里耶 你是爲輿論而作事麼？

格斯勒 現在我不能動搖輿論，而使輿論衰弱。

推里耶 把多瓦龍的無罪向大家宣佈罷。

格斯勒 他們不會相信的。

推里耶 通知參謀部。

格斯勒 他們更不會信，並且今天相信我的人，到明天都不會

相信我了。

推里耶 先生！我真不明白。你可相信多瓦龍是無罪的麼？

格斯勒 我現在是相信的。

推里耶 那麼，你救他麼？

格斯勒 不知道。

推里耶 你不救他麼？

格斯勒 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推里耶 你親自裁判的無罪的人，你都不能救助麼？

格斯勒 無罪這是必須向他人證明他的無罪。

推里耶 快證明罷。你有證明的方法。

格斯勒 有什麼方法？總之，我還不知道他有罪或無罪。

推里耶 你不知道？

格斯勒 一個間諜的證言。他起初就是對我們撒謊，誰曉得他

不是一直撒謊到底呢？

推里耶 那麼，你不會看他的眼睛，與他的衝動，也不會聽他那

種死狂的真實聲調麼？

格斯勒 唉！到了現在，那還有什麼用？

推里耶 我把證據指示給你了。奸叛的計劃，以及交與麥爾夕

窩·火卜提的信就是。使人去搜索麥爾夕窩的家罷。

格斯勒 假如間諜係撒的謊，那就一定搜不出來什麼。假如間

諜說的是真話，那些信早就被燒掉了；——即或不然……

你相信沒有先發制人的人麼？

推里耶 不錯，維拉一定要這樣做的。把他叫來。命他把文書繳

出來。

格斯勒 他一定要否認。

推里耶 把他與間諜對審起來。

格斯勒 那麼，救了多瓦龍，便是宣佈維拉的死刑了。

推里耶 當然。

格斯勒 你要公然把那討厭的吉發加在這個勇猛人的頭上麼？

推里耶 如果是聖舉斯特 (Saint-Just) 的話，今晚定要在

兩軍之前，把斷頭台築在堡壘上面，請他上去。

格斯勒 在和平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做得到，但是現在，我却不能消滅我們的戰鬥力。多瓦龍被赦，其嫌疑猶存，若維拉受死刑，則萬人都感不安。無論如何，都不能犧牲維拉的，他是不可少的人。——聽哪！你沒聽着那大礮的聲響麼……現在力戰的就是他……維拉若處死刑，我就要失去一大半的軍隊。捨了維拉，誰還能統率大眾。他今晚佔領了可斯提海門。在這樣的風雪之夜，他的軍隊渡過了埋茵河。他們在他的煩言謾罵之下，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反而因之愛戴這個惡魔軍人。維拉是他那軍團的首領，如若逮捕了他，一定會發生叛變。軍隊決不會承認我們的。

推里耶 延長些時間，把處刑遲延一吓，應當主張審問的時間更加長些。應這樣預先通知國民公會。

格斯勒 不可能的。人民與軍隊，都因這消息起了狂燥。輿論沸

● 聖舉斯特 聖舉斯特 (Saint-Just) 是當時的革命家，後為羅伯斯比爾的爪牙，與之上斷頭台。

勝，他們將要攻擊參謀本部。至於國民公會可以不成問題。維拉是加可本黨選出來的。他是胡格益<sup>①</sup>與耶伯爾<sup>②</sup>的朋友。『蒙達尼』報紙<sup>③</sup>及俱樂部的論客們都是袒護他的。

推里耶 不要講這些無謂的理由。一旦知道了何處是正義，就應忘去一切的黨派。你的生命時時都在為祖國犧牲，你却不願拿它來為正義犧牲麼？

格斯勒 我愛祖國比愛正義更甚。

推里耶 你把兩樣分開來想麼？啊！如果是這樣，我們在這裏捨身忘命的是為着什麼呢？這是為幾個加可本黨員的野心

● 胡格益 胡格益 (Fouquier-Tinville, 1746—1793) 當時革命法庭的檢察官。在革命的恐怖期中曾控告了許多人而使其上斷頭台。後於一七九五年彼亦被絞首。●

耶伯爾 耶伯爾 (J. R. Helbert) 巴黎公社的檢察官，九月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後受羅伯斯比爾的逮捕而死於斷頭台。● 蒙達尼報紙 (Journal de la Montagne) 按「蒙達尼」係一七七二年九月二十日承繼立法議會而設的國民公會的最高幹部之稱。此最高幹部為

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所組成，後毀於羅伯斯比爾之手。



麼？格斯勒！國家用兵，是爲的正義。如果國家一旦侵犯了正義，那與我們揮斧相向的暴君的巢窟何異。它會從世界上消滅去的……壓迫人的法蘭西，必蹈此覆轍。我寧肯用自己的手來將它破壞，就像這種樣子（他於說話時，從棹上取一皿投於地板上而碎之。）

## 第六景

前場的兩人——一兵士走進，呼吸急促。

兵士 報告！

格斯勒 是傳令兵麼？

兵士 好了事情好了！

格斯勒 是把島佔領了麼？

兵士 大勝利！革命黨把那些漂亮兒子打退了。我們把他們

捶打過後，倒拖到埋茵河裏去，與魚一同吃水。啊！真是痛快——對不起，說不出話來了……（拿水瓶及推里耶杯中

的水喝）我整晚都喫着彈藥壳。——可夫島已經是我們的了！啊！好猛烈的炮火呀！……你們決沒看見過……維拉司令官……啊，好傢伙，真是一個獅子！只看得出一對眼睛；全身被火藥撲得漆黑……先生！你把這位可貴的勇士爲

使我們渡河的方法想出來看看。當我們用筏子渡河的時候，這位先生爲牽制敵人起見，僅用兩尊大砲與三十個士兵，坐在一隻船上，在河與島之間的運河中遊盪着，終竟把普魯士軍隊的注意集中在他身上。他這樣足足過了一點鐘，大張其手，把子彈統統吸引到他那面去。這真是使人顫慄發抖。在那個時候，我們便渡過河去了。司令官待船要沉沒的時候才轉來……以後的戰鬥完全像禽獸的肉搏戰一樣。維拉司令官把敵將的咽喉切斷了……我們雖已撕殺得太疲倦，却把司令官當成一個羅馬人似的，抬在我們的肩膀上，在剛佔領的島上遊行一週。——他命令我轉來向你報告。我本不忍離開那裏，但只要這位勇士講話，我都應當服從。——他們都在那邊歡呼。歡呼他大帥！

（士兵退場）

## 第七景

推里耶，格斯勒。

格斯勒 你明白了嗎？推里耶。這位猛將我畢竟是不能下手的。推里耶 他就是獲了四十次勝利，也應當把他的罪數上。

格斯勒 那是以後的事。讓我辦理罷。如果在這個籠城戰以後，我們還活着的話。

推里耶 但是無罪的人，就要被我們殺掉。——那是絕對不行的。

格斯勒 推里耶，請你回想你也曾對我說過多瓦龍終有反叛的一日。

推里耶 我說過應當防範他。我還是這樣說。但現在他是無罪的。

格斯勒 你完全不明白，推里耶！這不是現在的問題，我們幹掉他，完全是為將來的危險。

推里耶 這是為公民者的可恥的詭辯！假若有必要，則一切強暴都可；但毫不取一點虛偽。

格斯勒 我不能向維拉下手。因為那必定要惹起一種暴動。

推里耶 請將你的權力給與我罷。那麼，我可以在他的軍隊前面把他逮捕了。

格斯勒 沉着些罷，推里耶！這是動不得手的。

推里耶 什麼？你無論如何都不動手麼？你要護着你的污點與罪過麼？

格斯勒 維拉是無罪的。

推里耶 你不能發誓嗎？

格斯勒 好的！如果維拉有罪，我願擔當。

推里耶 你有頑強的心腸；但我呢，我却不能。我的良心將怎樣說呢？如果我隱着不說的話，我將如何地晝夜都受着苛責呢！

格斯勒 噫！你的良心於我有什麼關係？問題是在救國，而你只想着你自己，你的不能安眠，你的道德上的痛苦，還有我所懂不了的你的焦躁不安！你說你痛苦；但我就不痛苦麼？不作聲地痛苦着罷，可憐蟲，但先應當救祖國！我們為着祖國，不是在犧牲一切麼？我們的財產，我們的健康，我們的性命，憂愁，不是像德瑟爾斯●一樣，都拋在深淵裏去了麼？當祖國危急之時，把你的良心，把你自身都拋去好了！

推里耶 (執拗的) 叫維拉來。

格斯勒 (急燥的) 够了！我說不行。服從罷。

推里耶 我只能服從協議會，不能服從你。你馬上召集協議會罷。

格斯勒 你要幹什麼？

推里耶 把官長們叫醒，把到城牆上去的人和維拉都召來；我

● 德瑟爾斯 (Deissel) 羅馬皇帝，以壓迫基督教徒有名。後死於Goths之戰。

們開協議會罷。

格斯勒 你在陷害你自己，而且陷害我們。再考慮，再考慮一下罷。

推里耶 我的決心是堅定的。你若不敢，我可以發言。

格斯勒 注意！你也會成爲罪人。你想盡你的義務。但你的第一項義務就是在打勝仗，在幫助我們打勝仗。不然，假如維拉說你是叛逆者，你也沒法。

推里耶 假如你能够，你宣佈我的死刑好了。

格斯勒 請看我們的友情罷，推里耶！

推里耶 我不需要什麼友情。

格斯勒 (威嚇的) 不要把我逼到底罷！不然我要同你幹一幹，推里耶！因爲你將做出不利的事。

推里耶 (固執) 叫維拉來！

格斯勒 啊！可憐蟲！你是在惹起一切怨恨，嫌疑！內亂了。

推里耶 (憤怒集中狀) 那怕就是天要倒塌下來，也要尊重

正義。

(幕)

### 第三幕

#### 第一景

同室——早上曙光——士官曾議如第一幕，但無多瓦龍與維拉。士官等並不聚集在議事棹的周圍，僅格羅斯勒維達羅薩卜拉等坐下，餘則肩披斗篷立於暖爐之旁，或來往散步於窗前。一同似乎常墨慮戶外所起之事，及繼續中的戰爭。

格羅斯勒 諸君，因為諸君中有一位請求議決一件緊急事，所以

在這清早來召集大家，是很抱歉的

士官們 有什麼新消息嗎？格羅斯勒——居司丁來的傳令麼？

——國民公會有命令麼？維拉已把島嶼佔領了。——我知道，我知道，這真是好。昨晚上死了很多人。

格羅斯勒 問題是關於那個死刑囚的事。

薩卜拉 什麼？你緊急地把我們從卡斯特（Kastel）召回來，却是爲的那個東西麼？

維達羅 我們太疲倦了。偶然得着點睡覺的時候，卻又來打擾我們。

碧格 胡鬧！却是爲的這麼一件事！這也要把人擾到這極地

步。我是非留在那面不行的呀。

格羅斯勒 現在五點半了。還有半點鐘就要使他上斷頭台，事情是很緊急的。

薩卜拉 爲什麼已經下了判決，簽了字，一切手續都完結了。我們還有望着他臨終的必要嗎？

維達羅（不在意的）喂！你以爲維拉怎樣？

碧格（同樣）真是厲害。算他已經救了迷羊斯城了。

維達羅 普魯士的軍隊，這一回總應該退却了。再照這樣打得幾回，恐怕他們要縮進洞去了。

碧格 可愛的若望·亞馬布爾算是運氣不好。

維達羅 真的，這個可憐的孩子，火線一開始，頭上就中了一粒子彈。

格羅斯勒（取鎮壓的姿式）從昨天以來，又有了新的事實。

薩卜拉 他親口供出來的麼？

格羅斯勒 協議會的一個會員主張他是無罪的。

士官們 無罪！——不要開玩笑罷！——那是誰主張的。

格羅斯勒 這言實，我讓他本人負擔罷。

推里耶（起立）各位……

薩卜拉 啊！推里耶……這也怪不得……他不找點特別的地方出來，他是不會舒服的。

推里耶 各位，你們知道我是如何痛恨多瓦龍的。昨天早上，我還攻擊過他。但對待一個仇人，應與對待一個朋友一樣，要嚴正地維持名譽。假使他的無罪的證據偶然落在我手裏，我應當怎樣做呢？這不得不去平常的仇恨，而想一種匡救不正的方法。（說出「無罪」與「不正」等語時，則幾謂之聲四起，士官們用一種冷淡不相信的態度一面聽，一面聳肩。更有數名以背向推里耶而互相雜談。）

維達羅 他不說點與衆人相反的話，總是過不去的。

兩士官（傾聽大砲聲）維拉又開始了戰鬥。聽哪。這是由他那面來的。——聽不着了，風轉了方向。

薩卜拉（以厭倦的態度向格斯勒）你不會把經過的事實

向推里耶講麼？

格斯勒 一切都向他講過。

薩卜拉 他知道那封信嗎？

格斯勒 知道的。

薩卜拉 但他看過沒有呢？

推里耶 我的確看過的。

薩卜拉 你以為那不是充分的證據麼？

推里耶 那是敵人偽造出來陷害他的。

士官們 啊，對了，我正等你說這個話！——這是那個奸賊也會

說過的。——這是誰也說得出的。

推里耶 我可以證明出來。

薩卜拉（譏諷）普魯士的軍隊告訴過你的麼？

推里耶 我質問過間諜的。

維達羅 但他在我們大衆面前也出過庭呢。

推里耶 但他的真話，却是向我告白的。

薩卜拉 你何以知道呢？

推里耶 多瓦龍無罪的證據，是在一個長官手裏捏着的。

薩卜拉（威嚇狀）你恐怕說不出來是誰吧。

推里耶 我可以說。

薩卜拉 還是誰？

推里耶 是維拉。（一同啞然。憤怒爆發。）

薩卜拉 真是胡鬧！主席他在侮辱我們。你能放任他麼？

格斯勒 你們應當聽他的告發，聽了以後，再下判決。

碧格 但是誰也沒有誹謗我們同儕的權利。

推里耶 多瓦龍也是我們同儕中之一。

薩卜拉 那是個叛徒！是個貴族。

碧格 我們法律之下是平等的。

推里耶 你敢於拿可斯提海門的英雄來與賣我們的那個可

憐蟲相比麼？

薩卜拉 背着人面的攻擊，是卑怯的。

格斯勒 我已經召了維拉，他馬上可以來此地。鎮靜些罷，我們可以使他與告發者對審。但你們最初總得聽告發者的理由。讓推里耶發言罷。我個人的感情不管怎樣，我的義務，是在聽雙方的主張。

推里耶 諸君！我很了解諸君最初即趨於感情而有疑惑我的衝動。我並不因這種強暴而有介於心。假使我自身站在諸君的地位，我也一定會取同一的行動。請稍稍忍耐一下罷。

——但無論如何，天已在發白了，我請你，主席！請你發一道緊急命令，把死刑的執行，一直延到我們的討論終結以後。碧格 這是一些什麼嬌態？用兩句話把你的要點說出來，告個結束好了。我們還有旁的應做的事。

薩卜拉 判決早已下定，沒有猶豫的地方。

一士官 那成爲放棄前一個判決了。  
另一士官 （厭倦地聳着肩）但是這個要求，也是不能拒絕的。

格斯勒 （寫一字給一下士）中止命令。（下士退場）

推里耶 （直立，態度平靜）多瓦龍是無罪的。（抗議騷然而起）

推里耶 請注意，諸君，若再不聽我的話，你們就要犯罪了。

士官們 （忘形的）那麼，拿證據來！證據！快些讓我們到火線上去！你不聽着那大砲的聲音麼？

推里耶 第一就是正義。

碧格 你以爲你比我們更正確麼？

推里耶 不但沒有調察過的事，我是毫不能承認的，我的理性沒指明是正確的事，我是不能相信的。我有這種科學的，共和的主義。

士官們 令人發悶！太擺架子！

碧格 理性是你們學士院會員的專賣品麼？

維達羅 對了，頭腦的貴族與其他的貴族一樣討厭。科學家已經够了。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

格斯勒 （向碧格）喂！安靜些，安靜些！——（向推里耶）你繼續說明罷。

推里耶 （嚴肅地繼續下去）你們以間諜的證據而判決多瓦龍的死刑，但現在如果那個間諜證明多瓦龍無罪了，你們將如何說呢？薩卜拉，你怎樣說？

薩卜拉 我說他是想救他的伙伴。

推里耶 但是，如果間諜證明了他已把無罪的證據交與維拉，維拉得着證據後，遂令他嚴守秘密，而承認保全其性命時

又怎樣？

薩卜拉 間諜當面向我這樣說來看看——我要把他當一隻狗殺掉。

(官長們贊成薩卜拉)

推里耶 維拉午後會與間諜秘密會談過。

薩卜拉 那是他爲國家的熱心，他一定想從囚人處探聽些今晚攻擊的必要的情報。

推里耶 其後，他又到城內的麥爾夕窩·火卜提教授家中去過，那裏有可以確定多瓦龍無罪的信件，所以他也在那裏秘密搜索過。

薩卜拉 那麼，結果怎樣呢？

推里耶 維拉對於他的搜索，不會報告旁人，便到戰線上去了。

薩卜拉 這一定是他搜索的結果不好。

推里耶 恐怕是搜索的結果太好了罷。(抗議聲起)

維達羅 麥爾夕窩·火卜提教授怎樣講呢？

推里耶 我會到那裏去過，家已經空了，麥爾夕窩已經逃走了。

碧格 那便是你的全盤證據！因爲這樣你就要來紊亂軍令……你究竟是發狂了吧？

薩卜拉 到了必要的時候，你的證人却失蹤了！

推里耶 還有間諜在，去叫來罷，使他來講。等維拉轉來時，使他

兩人對證。

士官等 那是無益的。——那是不相宜的。——維拉無可疑之處；沒有這樣審問他的權利。——我們是這樣來報他的功

勞的麼？——我們沒有看那個混蛋的必要。如若維拉願意再把他拖出來好了。但現在維拉既不在，又沒有得着他的同意，我是反對的。

推里耶 若果你們事事都不願聽，如何能知道實情呢？

薩卜拉 有信在那裏，我不願再知道什麼了。

推里耶 但假如信是假的呢！——薩卜拉，你不是聽過的麼？——(你與我同在一處的時候)多瓦龍會嘆息過敵人不斷地想把他墮入陷阱。

薩卜拉 我聽過的，我麼？

推里耶 是昨天早上。

薩卜拉 你在做夢啊！

推里耶 你真是健忘。——但把信拿來看看罷。你看不出那是假的麼？這並不是多瓦龍的朋友，是敵人才寫得出這種信；請你注意這一點罷。(他將信遞與薩卜拉及其他長官，但他們都以厭倦而冷淡的態度看去。其餘，碧格，維達羅立於數步之外，圍集一塊，以示敵意。)

碧格 (低聲向維達羅) 你說，把叛逆的罪轉嫁在維拉身

上，他究有什麼好處？

維達羅 我也不明白。

碧格 無論如何，這是奇怪的。在軍中最勇敢的傢伙，獨一無二的加可本黨員，可以說是一個瑪柳斯——一個革命軍的真正的大將。——但却在稀有的大勝利之次日就要裁判他。

維達羅 他定是在嫉妬他。

一士官 或者不錯，要這樣才可以解釋得下去。

另一士官 真是不應當有的事。

碧格 推里耶的廉潔是不能懷疑的嗎？

維達羅 誰知道廉潔還不是同其他的東西一樣可以買得來的。不過價實一點罷了。（外面歡呼聲起）

格斯勒 這是什麼聲音？（一士官走至窗前）

全士官 維拉到了。人們高擁着他，兵士們在向他歡呼。

推里耶 各位，不要被這種喧鬧驚擾了，我們應當繼續我們的討論。

（歡呼之聲漸增高。其餘士官有到窗前看的，有向已開的門那方走的。）

● 馬柳斯 (Marius) —— 古羅馬善戰的大將。

## 第二景

維拉被擁在兩個加可本黨員的肩上登場，頭上帶有樹葉花冠，色黑，污穢，鬚長，髮深，蒙塵，所披之衣破碎，多窟窿，爲土泥及火藥等染污。多數革命黨兵士擁圍前後，歡呼雀躍，而掛紅色制帽於刀槍等上。一小孩跳躍而前，尖聲呼叫，將帽向空拋擲。一吹奏木笛者，吹着「薩·依拉」曲。門前可望見不能入內的羣衆。加可本黨員等，抬着維拉同時做着可笑而誇張的樣子，在室內繞行一週後，即將他置諸棹上。協議會的士官們，除推里耶外，全部起立。格斯勒默然揭帽。維拉則拔刀爲禮。

羣衆 （歡呼）迷羊斯的救主萬歲！維拉大帥！維拉大帥萬歲！

維拉 （維拉指示士兵們將他放下退出。）

好了，熱鬧够了！讓我在這裏，大家回營去罷。我們還有事情要商議。（羣衆退出，維拉由棹下）諸君，賀喜，賀喜！我已經踐約了。紅色的埋茵河，真不愧其名——你們有什麼事我在火線上接到你們的命令回來的。我爲表示我的誠

● 薩·依拉 (Sa Ira) —— 革命當時最流行的歌。T. Arrie

氏作辭，Beccout 氏作曲。



意起見，拋開了一切來的說罷，我是聽你們的命令的；但是請早些放我回去，我在那邊還有應作的事。現在不過是才開始，我扼住了敵人的咽喉，馬上我還要把它屠出血來。

格斯勒（冷靜的）維拉，正在你有功的時候，把你召回來了，我們是很抱歉的；但這是迫不得已。你的榮譽受了毀壞了，馬上洗滌這種誹謗，不特是你之利，亦是我們的福。

維拉 誰我嗎？有人非難我麼？正在爲祖國大流鮮血的時候，有人傾心來攻擊我嗎？——來非難我麼？是誰？是誰？是那一個豬獯？

格斯勒 有人說你拿着多瓦龍無罪的證據，將它捏藏不交。

維拉 說什麼？我要知道這個畜牲是誰賣國賊……在那裏？在那裏？我要把口沫吐在他嘴上，我要把大糞塗在他鼻上，把他切成肉塊是在那兒藏着的叫他來罷！

推里耶 在此地。

維拉 啊——那便是？

推里耶 是我。

維拉 是你麼……你嘲弄我……再說一遍來看……恐怕

不可能罷——哈哈（幾乎要暈眩了）諸君，這太過於了，你們看，一個十分信賴的朋友，一個弟兄，一個同戰數十回的戰友——我會救過他的性命，這太過於了。但也好……

等着罷……（喧騷起立）噯！放屁！噯！畜牲！這樣醜怪的事，還是不回答的好。

推里耶 維拉，其實我也不忍，但正義却有這種要求。

維拉 禁止你發言。要你的皮。我回答你麼？——主席，假如你不怕污髒了你的喉頭，向我說罷，我聽。

格斯勒 維拉，推里耶告發你說，多瓦龍的信是亡命貴族的奸計。這個證據你從間諜處取來，不惟不提出給我們，而反離間諜保守祕密。你怎樣答辯呢？

維拉 我可以發誓，我救了祖國。

格斯勒 維拉，對於你的戰功，我們表示一切的敬意；但既有正式的彈劾提出，你應當答辯的。

維拉 不行，這種不名譽的侮辱，我不來謙卑辯解的。我馬上洗滌這個叛賊的血液中的毒液，但是與他談說爭辯，却非我的事務。我不是像他那樣的一個健談者，一個客廳的議論家，貴族的講演人。我不言而實行。誰要攻擊我的，誰就捲袖向前罷。這就是我對他的回答。（揮其出鞘之刀，強暴地拍掉。）

推里耶 維拉，我可以和你周旋的；我願把性命拋在這個鬥爭上。但是在我賠償你之前，你應得賠償正義。第一受損的是正義，你不能不尊重它。請把反亂的刀收下，作一個正義之

最謙遜的人來回答正義的質問罷。

維拉

(憤然噙指)請聽這個爲善者的話。甘言醜語，信口

開合他的惡心已看透了。——我斷不能回答他。如有疑惑我的，請去問那兩河的河岸，以及那被死屍弄油膩了的水。我的口雖傲而不言，我的傷痕可代替講話。(揭開外衣與內衣，以示其傷)我胸上被敵人與自己的血染紅，現已不能辨別了……我的皮膚被火藥燻黃，頭髮被火灼焦，衣服被刀劍割得寸斷……我知道我的功勞，我把它宣講出來。謙虛不言，是蠢物和殘廢女的美德……各位，我向各位宣明我對祖國的大功勞。(士官等喝彩)

推里耶

這樣的討論方法，令人難於忍受。你對於祖國的功勞

可以不必追述了。維拉，我們全體都有功勞。你不過盡了你的義務罷了；在這裏的人統統都盡了義務的。無一人不是犧牲他的血的；無名的幾百戰士，可以與你的功勞同等；你的軍隊，與我的軍隊，以及現今安眠於德國地下的人，無一個不然。謙虛點罷，並且……(被士官們的抗議打斷了話語。)

薩卜拉 醋意大發！

碧格 主席！不准侮辱爲國揚名的人！

格斯勒 兩位都請肅靜些。——彈劾案已公然提出在我們面

前了，我有使被告人知道的義務。他答辯與否，則聽他自便，

不過他有聽告發的要點的必要。維拉，聽說你由間諜處知道了多瓦龍無罪的證據，昨天你又祕密地到麥爾夕窩·火卜捉家裏搜查過。這是真的麼？你爲什麼去搜查你可以答辯嗎？

(維拉厭惡而痛苦地聽格斯勒說後，如有不堪忍者，突然轉向推里耶，怒目視之，給以一極痛惡之侮辱後，復以背向格斯勒。)

薩卜拉 維拉陷害多瓦龍有什麼利益呢？

推里耶 對他有怨恨。

衆士官 (喧鬧)我們都怨恨他。

維拉 所以我認爲這不是我一人的問題。這是在座的全體的名譽。

推里耶 不然，維拉，不要把問題扯開了；因爲現在的理由，我只告發你一人。

維拉 (驟然回首過來)我也要告發你。

推里耶 我麼？

維拉 對了，不錯。你被多瓦龍收買來陷害我。

推里耶 我一點也不怨恨你。

維拉 你說你是我的朋友，但來毀壞我的名譽。

推里耶 我盡我的義務。

維拉 你的義務，是狂犬猛獸的義務，是貴族的義務！

推里耶 我告發你的事實，你不回答麼？

維拉 沒有別的，只有用刀來答辯。

推里耶 各位，既不能從這個人探出什麼來，既是我的話和他的話都是見疑的，我要求把間諜提出來訊問。那麼，一切都可以判明。

薩卜拉 那是空費時間的。

推里耶 我始終主張審問間諜。

維拉 好，把那個畜牲牽來，待我把他切成肉塊！

格斯勒 把他帶來。（一士兵出。）——戶外歡聲起。——教堂鐘

敲六響。——砲聲——羣衆的喧嚷聲。遠處有音樂聲。整齊的步調。）

衆士官 六點鐘了。——死刑執行的時候了。

碧格 （至窗前觀望）他們在等着牽多瓦龍出來。廣場上

站滿了人。（去尋問間諜的班長復轉。）

班長 議長……

格斯勒 你的囚人呢？

班長 （冷靜的）已經死了。

全體驚異。

推里耶 你說什麼？

班長 （冷淡的一面做樣子）勒了頸子。

格斯勒 自殺了麼？

班長 恐怕是的。

推里耶 注視冷然的格斯勒及帶嘲笑的維拉。

維拉 狗東西怕了。真死得好。

碧格 好證據！一個死了，一個逃了！

推里耶 士官們聳肩。——推里耶暫時落胆，但隨恢復原狀。

推里耶 （不屈）不要緊……他的死不過堅固了我的疑惑罷了。

維拉 （初不甚解）什麼？什麼？——（怒罵）忘八蛋，殺死

你！（舉刀奔向推里耶，士官等分隔兩人。——忘形似的。）

各位，我成了一個兇惡的奸計的犧牲品。請看這個東西，我

的告發人，這個強盜（以手指推里耶）與叛逆者及普魯

士的間諜等一同勾結起來，作極惡的奸計，這些東西在我

面前發抖，所以不擇手段地陷害我。敵人把這個不配稱爲

法國人的混蛋買收了。我一直到現在都看照他，我不會忘

過以前的友誼，我很可以結果他的性命的，但我默下來了。

他既是這樣迫害我，我要講了。我不能再抑制我自己了，我

要告發他。他被普魯士軍收買，他是與皇黨，非衣陽黨，羅蘭黨及一切貴族等勾通一氣的。我可以拿很多證據出來。我時時都不相信他，他輕視愛國者，他不尊敬國民公會，他無恥地稱贊敵人——他的一切都很奇怪。——而且他懂得文……無論多少證據我都可以提出……我催促你們快裁判我們兩個罷。其中必定有一個是奸賊。不到他受死刑的宣告時，我一步也不離開此地。

推里耶（極沉靜，極剛毅，而心極熱誠。）這樣狂放的侮辱，於我毫無妨礙。諸君知道我的生活是坦白無隱的。我極貧窮，我拋棄了我的一切私有，我的天職，我的休息，以及我最寶貴的事業，而致力於祖國。我不會有一天顧惜過這些。我不想念一切的稱號。我參加過十一次大戰。但我不會把皮膚給你們看過。因為這是一種娼妓的行爲。我一念及我的奉職，我便感覺充分的羞愧與不滿，我極厭惡那種小丑。我不

● 非衣陽黨徒 (Feilantistes) ——按「非衣陽」係

當時給與溫和派或君主立憲派之稱。因其俱樂部設於舊

Feuilants 教的修道院中。 ● 羅蘭黨徒 (Rolandistes)

——按 J. M. Roland 於革命時充當內政部長，爲

Friend 黨友人，想救路易王於死。後聞妻子受刑而自殺。

願展覽我的肉體，也不願展覽我的心胸。我們都是人，我們應得從理性上說話。理性，理性，理性。這個聲音一響出，無人敢於反抗的。我服從理性，有必要時，我可以爲它犧牲。我的友誼，我的憎惡，以及我的生命。你們也有聽着它的聲音的時候，你們應當聽從它。假如你們要忌避它，它是極強硬的，它將要裁判一切。諸君，不要彈劾我的僭越。我自身並沒有毫絲的希望，我所希望的只有真理。與真理接觸過的靈魂，而欲否定真理，這就是自殺。隨便你們怎樣做，你們即使努力閉着眼睛也是無用的；你們已和我一樣「見着了」，「知道了」。所以與我同樣地服從罷。服從罷，無論好歹，都不得不服從的。

冰凝般的沉默。

格斯勒 諸君，可否把兩方都隔開一下，以便於我們好商議？

薩卜拉（與衆士官低聲會談後）主席，這可以不。我們大家的意見都一致的。我們昨天已經公平地裁判過，今天毫無取消判決的理由。我代表我的同僚們表明我們毫無推翻原案的餘地的意思。我希望法律行使它的效力。並且祖國的利益，人道等，都會熟議過，死刑執行再不能延期了。所以我希望你發出死刑即時實行的命令來。（沉默）格斯勒不發一言，泰然寫一命令交與班長，班長受而退場。）

我們還剩得有一個義務。我們有一位被告發了。但原告被迫於解釋理由時，却以侮辱的，無稽的推斷，不足取的風說，無根據的陳述來敷衍。因此，他危及國防，擾亂勝利，在戰鬥的晚上來動搖軍隊，以無根據的嫌疑來陷害他人。還有付諸裁判的必要。而且以防將來……

維拉 不要就心，薩卜拉，我可擔任這是我的事務。

薩卜拉 不然，事關全體，我們全體都受了損害；我們應當除掉這種破壞祖國的行爲，念及推里耶的從來的功勞，我們把維拉提起的叛逆的訴訟取消，單問他以軍人不應有的嫉妬及憎恨因而以無謂的嫌疑加諸他人之罪。諸君，你們決定怎樣辦理呢？

衆士官 交與公安委員會。

薩卜拉 主席聽着了麼？決定把他交與大委員會罷，我們讓大委員會去決定他的命運。

碧格與維達羅（起立，一面整理革帶）對的，這樣就清楚了。他也不致再向我們打麻煩。

維拉 諸君，我不向你們致謝。諸君不過保護了正義，盡了你們的義務，但我祝你們又打破了貴族們的一個陷阱。你們該知道我們是如何在奸計包圍中前進哪。緊緊地肩並肩地用斧開着路走罷。無論歐洲怎樣迫害我們，我們只有用雷響來回答。（戶外羣衆的鼎沸聲，口哨與嘲笑）

衆士官（在窗前）從牢裏牽出來了。——頭髮剃光了，認不出來是他。——狗東西還是那樣大模大樣的！

（沉默。衆士官立於窗側。維拉以背向觀衆。推里耶與格斯勒仍坐椅旁。——格斯勒泰然而冷靜，推里耶兩手抱着頭。外間可以聽得強而單調的讀文聲。）

碧格 在讀宣告文。

推里耶（低聲，煩惱地向格斯勒懇求）格斯勒……格斯勒……啊啊……一句話……我只說一句話……我說的是真實的，你知道，你都知道，是不是！

（大鼓的響聲）

格斯勒（起立脫帽）爲祖國！

衆士官（莊嚴的）國民萬歲！

維拉（戶外羣衆呼聲）好，現在去打勝仗罷！

人們喧騰而出。推里耶寂然坐於椅旁。格斯勒最後退場而過其側。

格斯勒 請了推里耶，我警告過你，你自己陷害了自己。

推里耶（凜然而立，且輕視的）不要憐憫我罷。比起你來，我寧願處我的地位。

格斯勒 我的名譽無論怎樣損害都不要緊，但無論如何，不得不救祖國。（幕）

# 啓示藝術家與文學者的靈魂

〔德〕尼采作

梵澄譯

譯者序

懷抱靈魂上的迷疑，對人間的怪詭，憧憬古希臘之美麗，縱觀百世，盱衡人事，皇皇然尋求真理，若不可終日，不但謀社會的改造，而且謀遠大的改善人類的將來，——遂至於憔悴形容，枯槁顏色，遊精神於寂寞，運思想於孤深，頗同於屈子之問天，是作此書時之尼采。

藝術是什麼？天才是什麼？靈感是什麼？宗教是什麼？聖哲是什麼？引而上之，牠們的來源是什麼？又推廣觀之，藝術的將來如何？宗教的將來如何？人類的將來如何？——尼采對於這些問題，思索了若干年。徬徨於南德、國拜、央森、林里，留連於意大利、梭連、多山、谷間，渺渺茫茫，若有所悟，於是總集了兩年間的散記，都爲兩巨帙，命名曰 *Menschliches, Allmenschliches*，直譯起來，是「人間的，太人間的」。

研究這許多人間的問題，加以各種解釋，時當尼采三十五歲，正思想極豐富而身體又多病苦之年。此二年中，思想起了各種變化，也改變了作風，與前此的尼采不同；據當時尼采的助手迦士得（*G. Cassin*）及尼采的妹妹說，經過這兩年的精神的勞苦，時人皆驚訝尼采思想何以進步如此之速，轉眼便超過了時代，彷彿從此永遠站在時代的前端。——而目前這兩部書，文藝論與宗教論，便是那思想之精采，所以爲人驚異的。——此書出後，尼采的精神也平安多了。

將文藝與宗教及其他倫理問題，各別研究，而將其並列，亦有內容上的關聯，原題直譯爲「啓示藝術家與文學家的靈魂」，及「宗教生活」，則也可呼號其一二。皆是這些事象的心理分析，用了純物質的出發點，抱定嚴格的科學態度，運之以大懷疑的精神。原書初版印行於一八七八年正月，是爲同年五月三十日阿爾泰（*Voltaire*）百年紀念而促迫付印的，原版封面題着紀念的話，第三頁便有這樣底題詞：

## 「代序」

「——久已夫我研究着人們在這世間所經營的各種事業，想從中選出最精采的來。這兒無庸說得我得到些什麼思想；總之在我覺得除了癖好我的事業外，沒有更好的事，便是將全部生涯消磨於我的理智建設中，順着真理的足跡，用我所設下的法則，追隨下去。因為我在這路上所吃到的果實，照我的批評是，在這生也不能尋到比這更佳美的更適意的；於是自從用了這觀察法，每日我有新發現，多是很有重量而且不爲人所周知的。終於我的靈魂充滿了歡欣，其餘一切事皆不曾動心了。」

譯自卡德修斯拉丁原文」

這裏的卡德修斯，便是迭卡的拉丁名（René Descartes — Cartesius）是從他的哲學思想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一書中引出的。於此可以具見尼采求真理的志趣。「歡欣」誠然是思想者求而有得的結果，也暗示了求真理的苦辛，所謂「以有涯隨無涯」者是。

將此二書譯成中文，距原版本六十年了。六十年間，國人陸續介紹西洋思想，然頗少原著的譯文。其中歐復的名學與天演論，實在可算爲思想界之柱石，文字也很可流傳。此外很少純思想的譯述。大概思想未寄寓於文藝的形式裏，很難使人欣賞。然形式如果太美麗，可使人容易忽略了實質，反損傷思想本身。唐譯佛經，文字簡樸，漸漸也自成一體。然則此書之譯，直譯於譯者於讀者皆算是一種嘗試，固未足與天演論的譯筆媲美，亦原非譯者的用心。至若原文，可算散文神品的。

至若譯這書的態度，自問頗無偏袒 Non ira et studio，因為這是研究學理，不容譯者有好惡存於其間。遣詞當有工拙，然有讀者校以原文，他當看出對於這無偏頗的態度而努力。附帶帶稍有解說者：尼采說的基督教，是包括新舊各教的，他很敬仰耶穌本人，這在他處也說明過；同時於佛教又頗有怨詞，因為他不重佛「教」而重佛「學」；此外他頗致意於希臘文化，這一種寶藏，爲現代西洋人所護惜，然中國還沒有人加以開發，也是深有望於來者的。

細想此書對於我們的意義，一方面固然可以使我們稍懂到一點文學生活宗教生活，可以不迷；另一方面則當能使我們因此更爲「真理」「真知」奮鬥，正如在旅行的長途中偶爾發現一兩另小標誌，指示前人曾此經過，則當能更有勇力前行，而且突過已往的限度。

梵 澄廿四年三月序於上海

# 啓示藝術家與文學者的靈魂

〔德〕尼采作 梵澄譯

## 一 完成品之不作

我們慣於對於一切完成品加以欣賞，却遺下其造就的問題，只覺得這作品好像因神變之一擊，一下從土裏昇出似的。也許這兒我們還居於一種古老底神秘感情之餘風裏。我們幾乎有這様底意致（例如在一個像在佩斯托孟 Pasien 城裏的希臘大神廟中），彷彿某日晨間一位天神游戲地用了這種巨材，建造了他的住宅；或則，以爲原有一鬼魂附於某石中，因而欲以之傳言。藝術家知道，倘他激起旁人對於偶成，對於創造時一種奇蹟似的速成的信仰，則他的作品更有影響，因此他便助長着這種幻覺，在開始創作之時，便以醉心的不安，警寤底夢寐，盲目地求索之紛亂，這種種氣分，加入藝術裏，當作欺騙的工具，要這麼鼓勵觀者或聽者的靈魂，使之相信這完成品突然底產出——藝術的科學，自然而然地，必決然反對這種幻覺，將這智慧的誤解與積習指出，那使他墮入藝術家的網裏的。

## 二 藝術家對真理的態度

藝術家關於真理之認識，較之思想者，只有一種薄弱底德性；他根本拒却生命的各種光耀底深意底顯示，無所取於樸質底簡切底方式與結論。似乎他是爲了人類的高等底尊嚴與意義而戰鬥；實則他是不想拋棄那些於他的藝術最生影響的大前提，便是一切幻想的神秘的，不穩定的，走極端的，以及象徵的意義，個人的重視，對於天才之有神力的信仰；他以爲他那種創造方法之堅持，勝於向任何形態的真實之依順，無論這真實怎樣明顯。



### 三 藝術爲死者的同儕

藝術，於其保持不朽的使命外，還具備着一種問題，便是將逝去了的黯淡了的想像，要重新稍加煊染；倘若解決了這問題，便是將各時代上加了一道聯繫，使其精神重現人間。當然，這兒所生出的是如在墟墓上的依約底影像，或說如在夢裏逝去的愛者重逢；但至少有些時分，淡忘了的感覺必一度於此激昂，也使中心搏動依着幾於衰廢了的節律。但凡人必因此藝術的普遍底效用的緣故，留心觀察這藝術家，倘其不居於啟明者的前列，或亦不在前進底人類陰柔化中；他畢生爲一孩童，或終其爲年少，退居於他不勝藝術衝動的立足點了；生命初期的情感猶或與古之情感相近，與今世之情感相遠。不知不覺地，將人類兒童化，便成爲他的事業了。這是他的名聲，也是他的限度。

### 四 詩人之爲救苦者

詩人們，爲求減輕人間苦，從苦悶底現實將眼光迴過去，或使往古發生一道光芒，照在現實上，使生出新底采色。要能够如此，他們本身必多方面成爲背馳者，以便旁人能用他們爲達到古昔，古之想像，衰頹底或已頹底宗教與文化的橋梁。他們便通常是而且必需是傳統者。他們的減輕人間苦的藥物，誠有可議之處；這只能暫時治療，成頃刻底和彩；這阻滯着人之實際改善其境况，當其將不滿的人們急趨於行動的情感，調制住了，使漸浸消散了。

### 五 美的慢箭

最高尚底美，是非突然襲來的，不作強烈底麻醉底刺激（這種美容易喚起反感），却和緩地浸灌，使人幾乎不知不覺地帶走了，偶爾在夢中又遇着，直至長久的謙讓地加於我們的心裏，整個地佔住我們後，便使我們的眼睛充滿了淚，使我們的心充滿了哀愁。——看到了美我們便心馳於何處呢？於此，要自己也很美；我們迷想着如此便有很多幸福。——但這是錯誤。

## 六 藝術之得生命

凡宗教之所退避處，藝術便拾起頭來。牠掠得許多因宗教而生的感覺與情緒，加在自己心上，從此本身便更深沈，更充滿着生命了，因此也能傳布昇華與超悟，這是否則藝術之所未能的，流為長川的宗教情感之富源，時時滂薄而出，時欲泛濫到新地域裏，但新生長的啟明，震蕩着宗教的信條，輸予以根本底疑惑；於是這種情感，因啟明逐之於宗教領域之外，便歸到藝術裏來了；偶爾也入於政治生活的，甚至也直入科學裏。無論那兒，凡在人生的奮鬥上看到一種高等底陰沈底晦色，則約略可以推測，那兒必有精神的沈滯，教堂的陰影，及焚香的烟雲在停凝着。

## 七 韻致何以善生

韻致在現實上披了一層輕紗；因此也造出一些語言間的虛偽，思想上的不純粹；由於牠投射於思想上的陰影，時或將其蒙蔽，時或又將其顯現出來。正如修飾之需要陰影，然後現的很美；則「黑暗」也需要，使明顯更顯明。——藝術使人直面生活而能容忍，以其將不純粹思想的輕紗籠在實生活上。

## 八 醜惡靈魂的藝術

倘若只希望規矩底，道義上無偏無頗的人物，在藝術中有所發表，則藝術的範圍太弄狹隘了。如在繪畫的藝術中，也在音樂中，文學中，在優美靈魂之藝術外，更有醜惡靈魂的藝術；藝術最強力的效果，石破天驚，神傷魂斷，化禽獸為生人，以這種藝術最能奏效。

## 九 藝術使思想者心哀

之於文學的需要多麼強，又與自然分別時多麼困難，可以這麼看出，即是在於一自由思想者，縱使其驅開了一切文學，凡

受到藝術的最高感動時，猶輕易激起一久廢底，甚至破碎底玄學之哀絃的交響，無論其爲何者，即如聽到了悲多汶的新風尼第九部某一節，自覺超地球而高舉，翱翔於羣星之所居，中心懷着不朽的夢想：羣星爲之燦然，地球也永遠低沉下去。——倘若他對於這種境况自知，必感到中心的深深底創痛，慨歎着向那將他失去了的愛者——或名之曰宗教，或玄學——引回來的人。在這種時分，他的智慧力量受着試驗。

## 一〇 與生命爲嬉娛

荷馬式的幻想之飄然與輕忽，是需要的，使希臘人的過於熱烈底情感及過於敏銳的智力和緩下去，或有時將其約制住。其明智說：生命看去是多麼悲酸而且殘暴呵！他們非自欺，但故意以誑騙戲弄生命。西蒙理兌斯（註：Simonides 紀元前五百年之希臘詩人。）告訴他的邦人，將生命當遊戲看；嚴肅之爲痛苦，於他們太熟識了（人間苦是天神們所聽到人們最喜歌唱的題材），而且他們也知道，唯有由於藝術，苦痛可以化爲歡欣。對於這種意見的懲罰，便是他們爲喜歡撒謊非常苦惱了，以致他們日常生活中要沒有誑騙也不行，如同詩化的民族之高興撒謊，其中還是天真。鄰近的各民族有時也覺其毫無希望。

## 一一 靈感之信仰

藝術家們高興使人相信突然底感悟，便是所謂靈感者（*Inspiration*），彷彿藝術品的情致，詩意，哲學的基本思想，皆是從天而降的慈光。其實是良藝術家或思想者的幻想，不斷地生出有好的，中等的，壞的，但他的批判力，非常敏銳而且熟練，拋棄着，揀取着，拼湊着；如我們現今在悲多汶的手記本裏面看到他，他的最富麗底音樂調子，怎樣漸次集攏，怎樣由各種散記多少挑選而成。如或去取不過嚴，一任回溯底憶想支配着自己，這人偶爾在相當底環境下可以成爲一個大底敏捷底天才；但藝術家之敏捷，與嚴格而且辛勤選出的藝術思想深切相關。一切偉大者皆是偉大底工作者，不但汲汲於發明，也孜孜於拋棄，揀擇，修改，整理的工作。

## 一二 再論靈感

設若創作力有一個時期阻滯了，其流露爲某種障礙物所阻，於是終於有那麼突然底一種傾瀉，好像是一種直接底靈感，并無以前的內心的工作，換言之，好像是完成着一種奇蹟了。這便是這普通底謬論之所由，而其說之長存，如上面已經說過，一般底藝術家的興趣稍許太關聯了。猶之資本不過堆積了起來，并非一旦從天而降的。況且在他處也有這種似是底靈感，例如在善、盛、德、惡、各式範圍裏。

### 一三 天才的苦痛及其價值

藝術家的天才，是要給人以快樂，但設若他居於一個太高底程度上，便輕易缺少鑒賞者；他請人吃東西，但人家不吃。在或種情形下這給他以譏嘲底感傷；因爲本來他沒有強迫人家快樂的權利。他的笛子吹起來了，但沒有人顫跳舞：這豈不是可悲麼？誠然。——然於這種離絕的補償，他有創造的快樂，較之其他的人各種行動的快樂爲多。人感覺他的痛苦是言過其實了，因他的呼號之聲較高，他的言語較辯實則有時。他的苦痛誠然很大。但也是因爲他的奢望與羨慕心太大的緣故。思想者的天才，如克普爾（Kepler）與斯賓諾薩（Spinoza），通常沒有這麼大的奢望，於其實際底大苦痛與離絕，也不作這樣底喧呼。他可以較有把握地顧到後世，和現世絕緣，然而一個藝術家這麼做，却老是演成一幕悲劇，使他不由得不得不得不得。還有這種事，雖則很少，——設若一個人而擅多才，融會了能行，能知，及倫理的各種天才——則於上述的各種苦痛外還有一重苦，這也是世上最少有的例外：出乎個人以外底，超乎個人以上底，於一民族，於全人類，於整個文化，於一切痛苦底存在相關聯底感覺：其價值必因與特殊艱難和遠大底知識相結合而後能得到的（同情本身無甚價值）——但有何種尺度，何種天平以估定這真假呢？豈不是幾乎必使人對於講起自己這種感覺的人們加以懷疑麼？

### 一四 偉大者的不幸

任何偉大底表現是嬗變的，如於藝術的區域裏爲然。偉大者的前塵，刺激起虛榮性的人們，在形態上模倣他，或求超過他；於此則一切大天才獨具苦運，將要多少薄弱底力量與萌芽壓迫下去，要將其身邊的區宇同時廓清。一種藝術最幸運的發展，便是

其中有很多天才相持於其防地，彼此不相下；在這種爭持中，通常使較薄弱較柔軟底人們也得享受一些空氣和日光。

## 一五 藝術於藝術家有損

倘若藝術強烈地吸住個人，則此人必歸於藝術最燦爛開展的時代中的思想裏去，其影響是追念的。這藝術家只見崇拜着突然底刺激只見相信鬼神，神化自然，憎恨科學，其變換情緒，如古代中人，願望凡於該藝術不利的環境倒掉，這種願心是加之於兒童的強頑與無理的。而這藝術家本身，也是一種落後的存在者，因為他停止於少年與兒童時代的遊戲了；又加之以漸漸養成回到旁的時代中去。終於在他及與他同時的流輩中，生出很強底抵牾，成了不幸底結局，如荷馬與阿示列斯，按照古代的傳說，最後在憂愁中過活而死掉了。

## 一六 創造成的人物

倘若說戲劇作家（也概及藝術家）真創造着人物，這便是一種佳誤會與過分之談，此說之存在與宣傳，使藝術於其間得以慶祝其無意的而又過大的勝利之一。在事實上，我們從一真的活人所懂到的非多，非常膚淺地概括，當我們委以這種與那種品性；我們這種極不圓滿底處人的態度，與詩人相伴，他也作出（在這意義下「創造出」）同樣膚淺底人的典型，一如我們於人的認識很膚淺。藝術家所創造的人物，其間有很多虛妄，這根本不是有形體的自然產品，却宛如著色太浮薄的人像，不能經切近細察。如或說普通活人時常自相矛盾，而為戲劇家所寫出的人物，是在自然中浮起的，這便完全刺謬。一個實際上的人純粹是自然而然的（即算是在那所謂矛盾中），但我們不常識得這自然。寫作出來的人，這幻像，是要代表着這自然而然的，但也止於在只認識實際上的人於一種極粗率底極不自然底簡單化中的人們之前；以致粗疏底，時常重複底幾筆，上加極顯明底光線，旁加極濃底影陰及半影，便够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易於準備將這幻像當實際上自然底人看，因為他們習慣了將實際上的人，以其幻想，影像，一種故意的縮寫，當作整個。——甚至有畫家與雕刻家要將人的「意象」表現出來，這更是空洞底幻想與自欺：要這麼說便是為眼識所征服了，因為眼睛只能看到人體的外表，肌膚；人體的內心則屬於意象。圖畫藝術欲使人在肌膚上

見其品性；說話藝術將語言用於同一目的，將品性從音聲上發表出來。藝術從人的自然底不認識，超過人的內心（在軀體與品性裏）這不是爲物理學家及哲學家而設的。

### 一七 對於藝術家與哲學家的信仰之自意

我們皆以爲，藝術品及藝術家之良好算是證明了，倘其感動我們，震蕩我們。但這必先期證明了我們的批判與感覺中的良好方行；然事實却不如此。有誰比伯里尼（Barini）在圖像藝術的區域裏還自覺感動而且醉心。有誰比那後於迭摩斯退列士的演說者，那輸入亞細亞式風格而且支配了兩世紀的人，還發生過更強底影響呢？縱令其掩映於世紀，也不足證明一種文風的良好及其持久底優美性；因此人們也不應該對於任何藝術家的好信仰太確定了。這不但是信仰着我們的感覺之真實性，也是信仰着我們判斷力之無差，實則感覺或批判，或二者兼之，很可能是太粗率或太細微，太緊張或太模糊了。即如一種宗教或一種哲學的賜福與善化，實未曾證明其真理一微塵。猶之狂者欣賞着自其固執的謬見生出的幸福，實未足以證明該謬見之理性。

### 一八 天才文化原於虛榮

因爲我們頗自矜許，但根本不期待自己，竟也可以作出拉費爾的圖畫似的畫，或莎士比亞的戲劇似的戲，便自以爲這種能耐好像是超凡入聖似的，是非常少有底偶然，或則，倘若我們還具有宗教感情，便以爲這是天賜的慈愛。因此我們的虛榮心與自愛心，促起了天才文化；因爲覺得這距我們非常高遠，當作一種奇蹟，他方不至於損傷人（即如歌德，這無嫉妬心的人，喚莎士比亞作距他最高遠底天星；也可使人記起他的詩句：「天星爲人之所不求。」）但屏斥我們的虛榮的吹噓而不論，則天才們的工作，也好像與物理發明人，天文或歷史學家，或兵學家的工作不相差異。這一切工作自屬顯明，倘若幻出這班人物，其思想只是向一個方向發展，利用一切物爲他們的材料，熱烈地注視其內心生命及旁人，到處發現影像和刺激，而不倦於和合他們的事物的。人的任何行動是複雜得可驚，不但是天才的行爲如此；但沒有何種行動是「奇蹟」——然則以爲單是在藝術家演說家哲學家獨有天才，這信仰何從而來呢？單是以爲他們有「靈明」（以爲他們彷彿執着一面奇鏡，一下直看到「實質」裏）凡人稱

道着天才，明明是在大智者的影響於他們最合適處，而於此又更不欲感覺嫉妬。叫某人作「神聖」也是說「這兒我們不必和他競爭。」於是一切完成的完滿的皆被驚奇，一切轉變的製造着的皆被小視。沒有人能在藝術家的製作上看出怎樣造成。這是他的便宜，因為凡能到怎樣製造成功，人是要冷却些的。成就了的表現藝術，謝絕對於造作上的推考；現前底完成凌厲發越。因此表現的藝術家冠冕地被認為有天才，而科學者則否。前者之重視，後者之輕視，其實是理智的兒戲而已。

## 一九 工作上的嚴肅

只不消說起天才，天生的才子們！有許多各式偉人可說，沒有那種天賦。但他們成就偉大，化為「天才」（如人所云）由於各種特色，其缺少為人之所不喜歡說起，但為他們所自知的：他們皆有那種能幹底工匠的嚴肅態度，起初學着將局部建造完好，直到他覺着够得上創造着整個；他給以時間，因其對於成就小者支節者，比製造一耀目底整個，覺得更有興趣。這方案，例如怎樣成功為一好小說家，是很容易開出的，但這實行必有這種德性為前提，便是倘若要說「我沒有充分的天才」却頗能將眼光望開去。不妨寫出百多篇小說稿，每稿不過二頁，但要清楚到使其中每字不空；每天寫下紀事，直到學得尋出其最生印象最有效力的形式；不懈於收集而且描出人的典型和性格；能够怎樣多次便多次述說，聽人述說，用敏銳底眼與耳視察這對於聽者的影響；像風景畫家或時裝畫家那麼外勤，從各種科學裏抽繹出凡一經良好地表現便有藝術效用者；却也仍然想個人的行為的動機，莫羞於得着這上面的教訓的指示，自作白晝裏的這類事的收集者。在這種多方練習中，不妨讓幾十年過去；然後在工作室中所成者，也敢於拿出示人——但反過來大多數人怎樣創作呢？他們不始於局部，却始於整個。也許偶爾一下把住，使人驚異，但從此只見其不能把握，這也是必然底道理——偶爾，倘若理智及德性不克結構這麼一種藝術家的生活計劃，便有命運與憂患來代替牠們的位置，於是引導着這將來底大家經過他的手工的各種必備條件，一步一步的。

## 二〇 天才教化之利弊

對於偉大底，超脫底，有成就底天才的信仰既不必需，但通常還聯合了全宗教底或半宗教底迷信，以為那種天才原有超人

之處，具備行奇蹟似的能爲，由此他們純由另外一種路道達到智識的領域中，與凡人異。凡人認爲他們可以直接看到世間各種事物的實質裏，洞穿現象的皮膚，更相信他們只由這種奇異底神識，不以科學的慘淡經營，可以向人類向世間發布其決斷與肯定。只要這種奇蹟在智識的領域中還有其信仰者存，則也可以見得這於信仰者有相當底益處，因這班信仰者既必自居於大天才之下，在其心智發展時期，能成就最優秀底訓練與學力。反之，這天才迷信及其優異之處與特長，倘深中於此天才，是否於他本身有益，至少是值得疑惑的。但無論怎樣這是一種危險底現象，倘若這怖畏深入人心，不論其爲那著名底凱撒，或這裏所討論的天才怖畏；倘若人之謙卑地獨奉於天神之馨香，也薰入天才的腦筋裏去，使他漸漸飄然，開始自以爲類似超人了。這漸漸底結果，便是不負責任與特殊權利的感覺，自以其道而賜福的信仰，亟與他人相比擬或看輕他人的狂熱底怒意，甚而至於將他的作品之缺陷也顯示出來。因其已停止批評着自己，他的羽翼上的健翎便一一墜落；那迷信掘損着他的力量的本根，竟或使他成爲虛僞者，倘他的力量損完。於大智者也許這有益些吧，倘若自知其力量及其由來，便是明知何種純粹人類的品性萃於一身，走進了何種幸運底環境；第一，即聚萃底精力，於單純底目標上計劃地施展，加以個人的大勇猛，次之，即教育間的幸運，有良師，典型軌則早爲之導。自然，倘若目標在於要生至大底功效，則其不自知之闇，及其半瘋狂之度，往往有功；因無論爲人所敬愛或爲人所嫉妬，這隨時皆足以加之力量，以之弄到人們喪氣或瘋狂，看看超人底導師又向前去了。誠然，相信有某人具備超人底力量，是使人奮起而且鼓舞的；瘋狂，如柏拉圖所云，這纔是向人類帶來了最大底賜福。——在不常有的機會，這一片瘋狂，也可算是妙藥，將這在各方面皆優越底人才束緊了；便是在凡人的生活裏，瘋狂的幻想時常也有以毒攻毒的功效；但終於在每個自信有神的「天才」，這毒藥仍當發其毒性，會當「天才」老去之際；只要記起拿破崙其品質的確是由於對自己，對自己的天皇的信仰，與由衷的蔑視凡人，以致成就其強力底純一的，使之超乎一切近代人，直到後來這信仰竟化爲瘋狂底宿命觀，遮礙他的疾速而且明銳底眼光，便成爲他的衰落的原因了。

## 二一 天才與虛空者

在藝術家家中，剛剛是最原。始。底。從自己酌出的人們，偶然能創造出完全空洞者，鄙陋者；反而依倚底人們，所謂有才者，沉滯於



佳者美者之記憶裏，便是在乏弱的狀況中，也能產生一些娛心眩耳的東西。獨讓原始擅自離絕，則記憶無從幫助：因此空洞了。

## 二二 觀眾

民衆對於悲劇，無非希望其使人感觸，能够哭一場；反之，藝術家看到一齣新悲劇，其興趣在於有精采的技術發明與藝術意義，在於內容的佈置與處理，在於舊題目舊思想之新運用。——他的態度是對於藝術品的美學底態度，是創造者的；新出品，單單顧到內容，是民衆的態度。但居二者之間的人們毫無可說，他既不同民衆，復不够藝術家，不自知他需要什麼，因此他的興趣微小而且不明。

## 二三 民衆的藝術教育

倘若不是同一的題材，由多藝術家搬演，演上百多種方式，民衆決不會超出對於內容的興趣以上。但最後他也頗把捉而且欣賞其陰影及處理這題材的新而織好底發明，便是對此題材的多種製作早已認識了，已不感到新奇與緊張的刺激了。

## 二四 藝術家與從衆應同其步武

從風格的一階級，進入另一高級，應該那麼遲緩，使不但藝術家本人，也得有其聽衆與觀衆，同致力於此進展，而且明白地認識這是什麼事。否則，介乎那在破天底高處創作的藝術家與不能跟上去遂頹然下降的民衆之間，將忽然劃分一道鴻溝。因爲藝術家倘不將民衆提起，則民衆將下落，而且有天才將其負起愈高，則當然墮落更下更險，亦猶猛鷲攫靈龜飛入雲霄，不幸地將其拋下。

## 二五 滑稽的由來

試想人類千萬年來是最高度接近恐怖的動物，又試思凡一切突然的，不意的遭遇，促其時刻備於戰，期於死，更試思迄今在

社會環境裏，一切安全建立於思想與行動之有期待有由來上，則何怪乎凡在語言與行動間一切突然者，不意者，倘若不發生損害與危險，必使人爽然，走入恐懼的反面去。這在恐怖中緊迫着戰慄着的實質，疾速高伸廓然開展——於是乎笑了。從頃間底恐懼度入到那底放縱的過程，便名曰滑稽。反之，在悲劇底形態中，人是從大底，久底放縱，速轉入大恐怖裏；但在一切有情中，大而久底放縱未及恐怖之原由多，於是在世間滑稽多於悲劇；人哭的機會比笑的機會較少。

## 二六 藝術家之野心

希臘的藝術家，例如悲劇者，爲要勝利而著作；其整個底藝術，非無競爭所可設想的。赫西阿德（Hesiod）的美耶律斯（Pindar），野心對於他們的天才簡直是如虎添翼。這野心最希望他的著作在自己的眼前保持最高底優美度，如他自己所懂到的優美之意義，不願當時流行的風尚，及普通人對於一藝術品之優美的觀感；因此耶示樂斯（Aeschylus）與俄栗彼兌斯（Euripides）很久在社會上無所成功，直到後來渠們親自陶育出藝術批判者，便是崇拜着渠們自定的標準的人們。這些渠們以自己的估價，要突過同輩而得到勝利，決於自己的裁判席前，渠們要實實在在是優越；從外界渠們只求這自我估價的承認，自我批判的附和而已。爭光榮，在茲則爲「圖自強，願外界見之如是。」自不減而欲人見，則人將謂之曰虛妄。美，不欲人見而終爲人見者，曰驕傲。

## 二七 藝術品的必然之處

討論一件藝術品，論其必然之處，往往是言過其實的，設若其人本爲藝術家，是爲了藝術之大光榮，若其爲凡士，則由於不知藝術品之形式，那將其思想說出的，便是其說話之方式，總有一些多餘處，如各種語言。彫刻家可以增加或拋開許多小刻劃；表現者亦復如此，無論其爲劇作者，或在音樂方面，樂師或指導者。這許多小刻劃與修飾，今天或於他很有興趣，明天也許又不生興趣了，與其說是爲藝術，無寧說是爲藝術家而存在的，因爲在主要思想的表現之嚴肅與刻苦之餘，也偶爾需要無意與遊戲之筆，以便不感枯索。

## 二八 忘其師

鋼琴師，如奏演某名家的大作品，應該彈的入神入化了，倘其將此名家遺忘，宛如他述說自己的生平，或於茲正有所經驗了。誠然：倘其人毫無意義，則如訴其生平人亦將厭其喋喋不休。那麼他應該懂得，吸收聽衆的幻想。這更能解釋「藝道」中的一切弱點與癡愚。

## 二九 幸運的改善

在大藝術家的生活中，時常有非常壞底際遇，便是例如強迫一個大畫家，將其最名貴底畫構只當浮泛底思想草成了，或例如勉強了悲多汶，在很多部巨曲中（以其B——「*du r*」——曲而論）只遺留下了生風尼的一部不完全底鋼琴譜。這兒應有後起底藝術家追改這班偉人的生活：這兒可以做的，倘其爲主持演奏的音樂師，將那墮於鋼琴上假死的生風尼的生命，重新爲我們喚起。

## 三〇 縮小

許多人物，事，不能受小範圍的處理。有挪阿款翁一部巨彫（*Ladokom*）決不能將其塑小像；這必需巨大。更希有的是，原來是小者能支持放大；這是緣何寫傳記時，將大人物縮小易成，而將小人物放大難得。

## 三一 現代藝術中之唯識

現代藝術家時常失算，若其著重其藝術品之識界上的效能；因爲聽者或觀者已失其完滿之眼識與耳識，而且，出乎藝術家意料之外的，因其藝術品却淪於幾乎等於無聊的一種感情的「神聖」中了。——他們的諛意之所生，也許恰當藝術家的識意之所止，然則至多相交於一點。

### 三二 莎士比亞爲倫理家

莎士比亞對於癡情細心思過，而且自其氣性觀，對於多種情癡，實有甚相近之處（戲劇家普通大概是稍壞的人。）但他不克如孟太因（Montaigne）加以討論，却將對熱情的觀察，從熱情底人物口吻里發表出來：這當然有些違反自然，却使其劇中充滿思想，竟使旁人的戲劇相形見細，見空洞，易使人生憎——釋勒（Schiller）的詩劇（其實幾乎全爲錯誤底或毫無意義的情節所充滿）才真是戲台上的對話，這方面的效能也很大。然莎士比亞的詩劇，仰孟太因的成規爲可師，涵嚴肅底思想於修飾底形式裏，因此於劇場的觀衆太相遠，太精深，遂亦少效用。

### 三三 善使人聞

音樂家不但要懂到善吹彈，却也應知道怎樣使人善聽。大師手中的提琴，在廣大的會場中，只發出唧唧的聲音；是可以與任何濫學者相混的。

### 三四 以闕漏爲功效

浮彫善影響幻想，意其正欲從壁間走出，却不知怎樣突然被阻滯，因而停住了。思想也如此，偶爾一種思想浮彫似的不完全之表現，或這樣的哲學，較之澈底的闡發，影響要大的多了。這是讓觀者自作主張，激起他對於現前的強光與濃暗的展示繼續幻想下去，思想到終極，而自己去戰勝那阻滯，即妨礙其全部的發皇的。

### 三五 反對新奇

倘若藝術着其故衣，最易使人識其爲藝術。

### 三六 集體才智

好的文學作家不但具有自己的聰明，也有他的朋友們的智慧。

### 三七 兩種誤會

思想敏銳而且明白的作家，被人認為淺薄，因此忽略了，這是他的不幸。不明白的作家，使讀者費力，其辛勤之快樂，也以之歸功作家，此其幸。

### 三八 與科學之關係

這班人不算對於一種科學有真興趣，倘他們要親自在其中有發明後，然後與之親善。

### 三九 鑰匙

如一種思想為高人所重，以此為凡夫俗子所輕視，譏訶，則於彼有同秘密寶庫之門鑰，於此仍覺其為一片廢鐵。

### 四〇 不可翻譯者

一部書之不可翻譯者，不是牠的最好的地方，也不是其最壞的地方。

### 四一 作家的矛盾

所謂作者的矛盾，為讀者作為攻擊根據的，時常原來不在作者的書中，却在讀者的腦筋裏。

#### 四二 談諧

最談諧的作家，使人生出幾乎不可見的微笑。

#### 四三 對照

對照是一張狹隘底門，由此錯誤最易潛入真理。

#### 四四 思想者爲文章家

思想者多拙於爲文，因爲他不但要發展思想，也還要使人知其思想的思想。

#### 四五 詩中的思想

詩人運思想以韻律的車輪：通常是因爲這思想不能自己走。

#### 四六 違犯讀者精神之罪

倘若一個作者隱蔽自己的才能，徒然要與讀者同道，這是他犯了唯一底死罪：永遠不被人饒恕，倘若給知道了。對於人可以說出一切底壞話；但要出之以這種態度，如人所云，知道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志趣。

#### 四七 誠實的邊際

即是最誠實的作家，也多失掉一個字，當其將一篇什修飾好。

## 四八 良著者

要好的著作家，是那羞於爲文學家的人。

## 四九 治文人之苛法

(按: *Drakon* 乃希臘紀元前六百二十年時代之立法者，以嚴格著稱，今之言苛法者，多曰 *Drakonisches Gesetz*，與中國之言案時法相類。)

應該看文人如罪犯，只配在最少有機會得開釋或赦免的：這是防制書籍濫銷之一法。

## 五〇 現代文化中之傻子

中世紀宮廷間之俳優，恰合同於今之小品文作者（註: *Faullencourista*，多指在報紙上作政論或文學雜著者，非大著，故謂之小品。）這是一流的人物，半理智，詭譎，誇張，愚庸，所以用他們者，以其打諢，喧鬧，可和緩情緒的緊張，喊叫的聲音，可以將臨大事時沉重而且嚴肅底鐘聲掩過；從前是爲皇王貴族所御用，現代是替政黨服務了（如在黨意識黨教制中，還存留一大部分古時平民接近貴族之奴隸性。）然全體現代文學者流，去小品作家也不遠了，這皆是「現代文化的傻子」人之所輕論，倘若將他們不大看得起的話，以胡寫爲職業，只好稱作一種優氣。

## 五一 追蹤希臘人

對於智識甚有阻礙的，便是一切文辭；因百多年人的情感之失中，變成模糊而且激越了。文化上較高底等級，在智識的統治（倘若不是專制）下，必需有感情之淳樸化，及一切文字的嚴格底集中，簡鍊，這是在迭莫斯退尼 *Demosthenes* 時代中的希臘人有過前式的。凡近代的文章，皆以激昂爲德；即算寫出的非常簡單，而其詞義仍有離心之感情。嚴密底思索，謹嚴，冷靜，簡明，直至

根本要保持其情感與沉默的程度——這才是唯一底補救。——況且這種冷靜底感情與寫作法，在現今算是對照，也非常醒活的：這裏面自然也有一種新的危險。因為嚴酷底冷，也是一種強刺激品，一如高度底熱。

### 五二 好小說家，壞論理者

在好小說家，時常有種種可驚異的心理學之肯定與推斷，只要這在他寫出的人物的行動裏描出，却與其不熟練底心理學思考，成爲可笑的對照；以致看來好像在前三時他們的造詣很深，而於後一時那了解又淺薄得可慮了。而且時常有這種事，他們將自己寫出的英雄及其行爲，顯然錯。誤。地。解。釋。着。——即算這好像不會有的事，但却是無疑的。也許一個最著名的鋼琴專家，對於技巧上的條件，特殊底有才無才，手指之有用無用，及善學或不善學，（指狀倫理，）沒有細細思索過，因而解釋這些問題時，不免有很粗率底錯誤了。

### 五三 名人的著作及其讀者

我們讀熟識者的著作（友人的與仇人的，）有二重性，一面有認識在不斷地吹噓：「這是他寫的，他的內心質素的標誌，他的經驗，他的才能，」另一面却是另有一種認識，要求出這文章本身的主旨是什麼，丟開作者不論，這應該得一種什麼樣的評價，這給人以何種智識的增加。這兩種讀法與衡量互相糾纏，而且不言而喻的，是衝突的。即如與一個朋友相討論，必此二人同時思想這事，自忘其爲朋友。然後方能得智識上的好收穫。

### 五四 韻律的犧牲

好著作家時常改換一章詩的韻律，徒以他們不承認普通讀者有領悟其初稿中所用的韻律的能力；因此要使讀者方便，便「擱用熟韻。」——對於讀者韻律上的了解力有限這顧慮，已引起多少歎息了，因爲在此已有過很多犧牲。——對於好音樂家是否也如此呢？



## 五五 以缺陷爲大匠之巧工

不完全者時較完全者更有效用，例如在頌讚中：這兒便需要一種興起底不完全，便是當作一種不可思議的原質，使聽者的幻想照見一片汪洋大海，而有一派烟霧將對岸，便是被稱頌的對象之邊際，籠罩住了。倘若將某人著名的榮譽說出來，精詳而又寬廣，則使人生起不快之感，以爲不過這幾種榮譽而已。美滿底頌讚者自居於被頌讚者之上，好像高過他。因此完全者便減少效力了。

## 五六 寫作與教授之小心

有誰起始寫作，而在內心感到寫作之熱情的，可以體察到，凡他所治理所經驗的，不過是可以爲作家所傳述的而已。他已經不想到自己，却只注意作者及其讀者；他必有意見，但不是爲自己的用途。有誰當教師的，多半不大能幹，爲謀一己的幸福而作自己的事，他時常老是想着於他的學生的益處，而且每種學問必要是他能教授的，他方感覺興味。他看自己不過是當一條智識的過路，而且根本不過把自己當作一種工具而已，因此他失掉了爲自我的嚴肅。

## 五七 壞作家必需

壞作家必也時常要有，因爲他們合於不成熟與未發展的幼年輩的趣味；這班人也和成熟者一樣有需要的。設若人的壽命皆較長，則成熟者的數量必遠過未成熟者，至少或者同多；但實則多數人死去還太年輕，這便是永遠存着智識未發展且具惡趣味的人們的多數。何況這輩人以青年之大勇力奢望着需求之滿足；他們便迫出壞作家。

## 五八 太近與太遠

作家與讀者時常不能相了解，徒然因爲作家太認識他的題目，而且幾乎覺得無聊了，以致放棄許多舉例，他所知道的百千

個例子；但讀者對於該事陌生，輕易覺到其缺根據，倘若不給他們舉出很多例子。

### 五九 藝術上一種已往的準備

在中學裏所修的一切課程，最可貴的是拉丁文練習；只有這是一種藝術練習，其餘一切課程皆以求知爲目的的。以德文文章爲準則，是野蠻辦法；因爲我們沒有可以示範的，從流行的詞令生出的德文文體；倘若以作德文文章爲怎樣思想的練習，則根本以不顧到文體爲愈，便是思想的練習與表現的練習分歧。後者應有屬於一定底內容多方的結體，而不能繫於獨自發明一種內容。在指定的內容上作出明朗底表現，是拉丁文課的命題，於此老教師還有過晉調上很精微底審辨，現在却早已失傳了。從前有誰學會了寫近代文字的，還得歸功於這種練習（現代人急迫起來了，却只得學古法國文人。）還有一層：這兒還可以得到一切造形的崇高與艱難的印象，而且對於藝術，可以說是將走上唯一底正途了，由於練習。

### 六〇 黑暗與強光雜陳

著作家，倘若普通不知道將思想明白宣示，在個體的事物上，便愛用最強度底最誇張底描寫與極端式的形容；這便生出一種光的作用，如透寫底森林道上，出現着火炬。

### 六一 文人的畫道

一種有深意的對象，要描寫出來，最好是將色彩取材於該對象本身，如同一位化學家，再將此色彩施於繪畫，如藝術家；使此畫因其顏色的邊際與層次，活躍紙上。然後這副畫也得着一些有吸引力的自然質素，那使該對象有深意的。

### 六二 教跳舞的書

有許多文人，將不可能的事，寫出好像可能似的，而且於合法度的，有才幹的，講來又好像一種意興，一種愛好而已，便造出一

種過自由的感情，彷彿人是尖着腳站了，快樂得要跳舞。

### 六三 未完成的思想

正如不但是壽者，幼年和童年本身。皆自有其價值，而且不能只當作過渡和橋梁，則未曾完成的思想，正自有其價值，因此人們不應以崇高底表現責諸詩人，却應該對於他的邊際之朦朧稍自滿足了；彷彿達到許多思想的路道還未曾閉塞。人是站在進路上；如等着一種寶藏的發掘：這是好似正待要有種深意的幸運底擄獲。詩人是預感到一個思想家發明了某種主要思想的快樂，使我們欣羨，因此追逐他。但他從我們的頭上掠過去，現出極美麗底蝴蝶翼——但他逃過了。

### 六四 書欲化爲人

任何作家大概也得驚奇，怎樣一書脫手後，這書便開始要獨自生活着牠的生活了；於作家則好像昆蟲的一段分脫下了，自走牠的路去。也許他完全忘掉這書，也許還記起這書，但已超乎其中所寫的意見以上，也許他自己也不懂牠了，失去了那健翹，當其著書之日之所以高翔的；而同時則此書也自尋求讀者，引燃生命，給與快樂，給與震驚，激成新著作，成爲新思想與新行動之靈魂——總之，這便如一個有頭腦有靈魂的實物，而猶非人。這著作者獲得了幸福的獎賜，他如爲老年，可以說，凡自己的一切產生新生命的強力的超拔的啟明的思想和感情，也在作品中繼續生存了，他自己不過猶如殘灰，其火光則到處保存着而且傳播了。——我們試想，如凡人的任何行動，不但是一本書，成爲其他的行動或決斷或思想的任何根由，而且一切已成就者，不能分離地與未成就者相聯繫，則可以認識真實底不朽，所有底與運動底：凡有運動，便是在一切將成就的聯繫中，如昆蟲之居於琥珀中，嵌定着而且永久化了。

### 六五 老年之喜樂

思想者，以及藝術家，將其較好的自我寄寓於其作品中了，漸見自己的體力與精神之消損，與時俱類，也感到一種惡意底快

樂，正像他在角落裏窺見有賊在偷取他的錢櫃，而自己明知道其中沒有什麼，一切財寶皆寄存妥當了。

## 六六 寧靜底結果實

精神事業裏天生的貴族，是不甚熱中的；他們的作品出現是在秋天的靜夜裏，從樹上掉下來，無帶急迫底想望，敦促，或爲新事物所排擠。不斷底創作欲是低下的，現出嫉妬，羨慕，野心。倘若人原來是些什麼，則無需怎樣做——而仍然成就許多。在產量豐富的人們之上，還有這一種較高底人物。

## 六七 阿示列斯與荷馬

介於荷馬與阿示列斯間，好像阿示列斯是有着經驗，感情，而荷馬不過描寫牠們。一個真實底文人，只將強烈底情感及旁人的經驗寫出，他是藝術家，是要從他所感覺的至少，悟出至多。藝術家從來不是懷抱着大熱情的人，但時常作出這種人的樣兒，在不自知的感覺中，以爲人們更能相信他所描畫出的熱情，倘若他的生活爲這方面的經歷辯解。人只需稍自放縱，不自拘檢，使忿怒與癡想得開通底發露；則全世界將立刻高呼：他是多麼熱情呀！但是深怨底，損毀而且吞噬個人底熱情，却獨損於已；有誰體會到這，自然不會將其寫入戲劇，詩歌，或小說裏。藝術家時常是無教制底人們，只要其不成爲藝術家了；但這是另外一會事。

## 六八 關於藝術效力之傳疑

誠如亞里士多德所云，恐懼與哀憐，必因悲劇而釋然，然後觀者能較冷靜，較寧貼地走回家去麼？精神事業，是要使人少迷信？少恐懼麼？在幾種物理底事態上，例如愛欲的，確是一種要求滿足以後，便有一個時期中的遷延與衝動的消沉。但是懼與哀，不是這樣的某種機體的要求可以減輕的。便是久久以後，任何衝動亦因滿足的習慣而增強，即令有期間底弛緩。縱使恐懼與哀憐，在每一事上因悲劇而弛緩而消失，然在大體上也能因悲劇底影響而大增，而柏拉圖的意見也有理，當其說人皆是因悲劇化爲更恐懼更多感了。然則悲劇詩人必需有一種陰森底多畏底世界觀，及柔和底不可觸底多眼淚底靈魂？則是也與柏拉圖的意見相

合，偷悲劇詩人們及特好他們的全城人民，只見退化到加甚底無度無法中了。——但我們現代有何種理由，將柏拉圖的這藝術在風教上的影響之問題給予一答案呢？即令有了藝術——影響藝術的任何種影響在那裏？

## 六九 喜歡荒唐事

人怎麼能對於無意識的事發生興味？世界上之歡笑，笑無意識；甚至可以說，世上凡有幸福處，必有無意識的事上的歡喜。有經驗趨於無經驗，有目的翻成無目的，有必然化為任情意，設若這辦法無防害，只因爲一下高興如此，足使人歡欣，因爲這能有一頃間將我們從有經驗有目的有必然的事象之強迫下解放出來，這我們平常所怖畏的無情之主宰；而等待其必然者（這通常使人焦急緊張）却無害的到來，則我們自然笑樂了。這是奴才在冬至節的歡喜。（按：Sarmatiantest，乃古羅馬之冬至節，每年自十二月十七日起，或三日，或五日，人民得共同歡樂，無主奴之分，蓋追古之 Sarmis 治上羅馬之黃金時代之遺意云）

## 七〇 現實的高貴化

因古人看亞弗洛底之衝動如天神，而且虔誠地感謝其於自己有效，時代一久，遂歸此情欲於高等想像之列，因此在此事實上也的確高貴了許多。有一些民族，用了這「理想化」的藝術，使疾病也生出大的文化的助力來；例如希臘人，在古時代會苦於很大底神經痛，（如羊癲瘋及癱瘓病），却因此創出巴合斯（按：即狄阿立修斯）侍者那樣的優美底典型。——希臘人真有塊然龐然底健康；他們的秘密是，即算是疾病，若有大威力，也可以當神尊敬的。

## 七一 音樂

音樂本身，對於我們的內心，并非甚有意義，或怎樣深切感動，遂可以謂之曰情感的直接語言的；却是因其與詩歌悠久底聯繫，在韻律的行動上，及聲調之抑揚裏，加入了許許多多象徵，遂使我們誤以爲這直接訴之於內心，也直接發自內心了。戲劇音樂之初成，是遠當音樂藝術掠得了廣大底象徵工具的疆域之後，經過了謠曲，詩劇，及音樂繪畫的千百種嘗試。所謂「純粹音樂」

者，或是音樂的原始狀態中的具體之形體，順着時度及強弱發聲，使人聞之心喜的，或則為不有詩歌也能令人會意的形式的象徵，這是在此兩種藝術經過長久的發展後融合為一，使音樂的形式，為意義與情感的絲縷所穿織了。凡人有滯於音樂之發展間者，對於一闕音樂，徒識其外形，而造詣深者，同於一闕，却以為皆是象徵。本身上，沒有任何音樂是深切底或有意義底，既不抒寫「意志」，也不說出「事物本身」；在以全部內心生活掠取給音樂底象徵這一時代中，智者也不免有這種錯誤。這意義是智士們親自加到聲樂裏去的：一如他在建築上之線與體積之關係中，也加上一篇道理，却實與工程上的律例毫無關係。

## 七二 形態與語言

形態之模倣，比語言還古老。這是無意而成，雖今人力求不動聲色，訓練肌肉自制，然猶有不可強為，以致凡我們看到一個動情的面容，不能不在自己的面上也露出神經的動作。（例如看到旁人呵欠，自然引起呵欠來，便足證明。）被摹倣之形態，使摹倣者回到在被摹倣者的面容或身體裏所表現的情感相同的情感裏。人與人之間然後相了解：小孩於是方認識他的母親。苦痛之情，普通也能在形態間表現出來，使對方也因此生出苦痛（例如捶胸，拔髮，面部肌肉之大苦態，大緊張。）反之，歡喜的容顏是歡喜，易於將此情傳之旁人（笑為弄痒的表現，是樂的，則更為其他快樂情感的表現。）——果於形態間有體會，則更能成立一種形態之象徵：我是說，人之能體會音樂之象，必先期識得聲音與形態（求之於象中）然後單獨得之於聲音中了。——彷彿古時也時常像現代一樣，在音樂的發展中，便是在戲劇音樂裏，也這麼訴之於眼，耳，便是音樂起初沒有解釋底舞蹈和扮演（形態語言），不過是空洞底音聲，却因長期的音樂與動作俱備，將耳官訓練的立刻認識音樂形態，終於到了一種立解的高度，可以無需有顯見的動作，而且沒有這也能懂。到音樂家了。然後方有所謂純粹音樂，那便是音樂無需其他的輔助而立刻象徵徹底地為人了解者。

## 七三 高尚藝術之混沌化

新音樂的藝術之進展，使智力得到特殊底訓練，因此我們的耳官，也更加聰明了。我們現存比古人更能忍耐強底音色，更能

聽「喧聲」，因為我們慣於服從這音樂中的理性。事實上我們的官能，也因求其理性，專問「這意義是什麼？」而不問「這是什麼？」的確有些鈍滯了。這鈍滯便見於必需以音調之熱度為主體遺風尚中，因為現代人的耳官，還有能審辨微細區別——例如 Ci 與 be——者可要算例外。在這方面看來，我們的耳官是粗糙化了。其次是那醜惡底，原來與官感相反對的世界的另一面，也掠入音樂中來。其統治的區字所以表現可驚，可愕，可怖，可畏，為奇詭，為隱秘者，簡直無窮地增大。我們現代音樂使許多事物於今有言了，往者皆係無語的。同樣的，現代畫家也將眼官鍊的更聰明，週已超出古人所謂彩色快樂形式快樂之表。這兒也已是原來認為世界的醜惡面為藝術理智所得。——然則這一切的结果怎樣呢？眼與耳，如愈加能體會思想，必愈近無眼識無耳識的地步。其快感歸於腦經裏，識的器官必愈加鈍滯而且衰弱，一切必然者皆代之以象徵者——則我們必因這條路回到野蠻，如任何路同於野蠻。有一個時期必定還會說：世界是從來沒有這麼醜惡的醜惡化了，但這表出一個更優美底世界之意義，也是從來所沒有的。然愈是意義之芳香外飄，散溢，則真能識得牠的愈少。於是大多數人必滯留於醜惡裏，求直接欣賞牠，當然也愈不行了。於是在德意志便有二重音樂發展之潮流。這一羣衆不到一萬人，專求音樂之更高尚更溫柔，專聽「這是什麼意義」那兒一個過大數目的羣衆，愈趨愈下，不克也在直覺的醜惡形式中，領略其有價值處，因此只見學到領取其醜惡處與卑劣處，只見欣賞着音樂中低等直覺的了。

#### 七四 石頭更成爲石頭

我們普通已不了解建築藝術了，至少久已不像了解音樂似的那麼了解。我們是生於線條與形體的象徵裏，一如漸漸消散了修辭上的聲調學，已沒有從生命的第一剎那起吸着這部教育的孳乳。在一個古希臘的或基督教的建築上，原來一木一石皆有其原意，當然這是屬於事物的高等安置的：無窮底意味，這情調蒙在建築上如一層魔力底紗籠。對於這整個底組織，美麗乃其餘事，不與這崇高偉大底質諸天神與醜怪的根本情感，怎樣實地相融調；美麗至多不過稍減這質野而已——但這質野乃一切的大前提。——現代一種建築的美麗是什麼呢？正如一個無智識的婦人徒有美麗底面龐，仿佛假面具似的。

## 七五 近代音樂的宗教來源

充滿着靈魂之音樂，始於復興後之加略利教，於特蘭多會議後，由帕列斯廷那將新起的在內中深處動蕩着的心靈，導入樂歌了。（按：加略利教，Katholicismus，於十六世紀中葉，近於傾頹，乃由四教皇，於意大利之特蘭多城，Trento，召集會議，整理教綱，增加權勢，以抵抗「改革」，於一五四五至一五六三年間，共三度結集，時 Giovanni Pierluigi Palestrina 為當代名音樂家，其曲譜為會中所採納，并懸為典則，故尼采云云。）後來在新教裏，有巴赫（Bach）也這樣，只要這人因大悲派（Pietisten）而深化，解脫了他那種原來的固執底本性。這兩派的新興，其必要的步驟和大前提，便是音樂的執着，如在文藝復興時代或其前代之治音樂一般，那麼一種學術底研究，那麼一種對於和諧與遺聲之藝術製作的科學底興趣。此外必有詩劇先過去了：民衆必對於該甚淵博且冷淡底音樂起過反感，而後願意於此教堂音樂賦以靈魂。——如無此甚深宗教情緒，如無此在內心深處震動着的情意之發越，則音樂也當仍其為詩劇似的，教育似的。非改革的精神，便是近代音樂的精神（因為巴赫的音樂中大悲主義，也是一種非改革的表現。）——（按：非改革，指加略利教之反對新教而言。）——我們對於宗教生活，竟這麼深切地荷戴。——音樂在藝術領域裏，可算非文藝復興（Gegeburtsrenaissance），這裏面還有後來的克拉卓與克拉注吉阿的繪畫（Caracci, Carravaggio），也許建築上之巴洛克式（Barock），還得算進去。總之較文藝復興時代或古代的建築更廣大罷了。但現在也許還有人問：設若我們近代音樂能搬運石頭，牠將建立起一個最古代式的建築麼？我非常懷疑。因為在近代音樂中主宰的一切，熱情，於高大遼遠底情緒之興趣，無論怎樣要求生動的願力，感覺的急促底更張，浮彫似的明與暗的作用，歡喜與純真之平列——這一切，皆在圖畫藝術中主動過，而且創出過新體例了：——這既不在古代也不在文藝復興時代裏。

## 七六 藝術中之彼面

不無深切底痛苦，我們得承認，各時代的藝術家，在其最高度的超然中，剛剛將那對於一種天神的光耀之幻想也提舉而上，那我們所認為錯誤的：他們皆是人類在宗教上在哲學上的錯誤之掩飾者，而設使沒有這上面絕對底真理之信仰，他們也不至



如此。根本除下對於這麼一種真理之信仰，散去這居於人類知識與想像的極端之彩虹；則這麼一種藝術，如但丁的神曲，拉斐爾之繪畫，米侃郎格羅的壁畫，戈梯克式之教堂建築，這一派在作品上不但以宇宙意義而且以形而上底意義為前提的藝術，永遠不會重新發揚。則只有一種動人底神話產生，說從前有過這一種藝術，有過這一種藝術家的信仰的。

## 七七 文學中的革命

法國戲劇作者訂立的嚴格條件，應怎樣有行為，時地，作風，造句，遣詞之純一，怎樣有辭義與思想的修選，是一種異常重要底訓練，一如在近代音樂發展中相反音相合音練的習。或如在希臘的辯證中角幾亞式的執理。（按：Cotéas，紀元前四八〇至三七〇，希臘之辯士，懷疑論者。）這麼樣自加限制好像是矛盾的；然而此外也更無其他辦法可從自然化中脫開，除了起初自限於最強力者（也許是最自知自覺者）的範圍內。於是漸漸能勝任地學到走過那幾乎懸崖百丈間之危橋，將最高度的運動之穩熟當戰利品獲得了；如音樂史在今人的眼前之為證明。這兒可以看到，鎖鍊怎樣一步一步地鬆散，直到後來簡直完全像脫除：這現像是藝術的一種必然底發展之最高成績。在近代詩的藝術中，未會有這樣從自定的鎖鍊中漸漸底愉快底出脫。列辛（Lessing, 1729, 1, 1729—15, 2, 1781）嘲笑着法國式，便是當時唯一底藝術形式，而示人以莎士比亞；因此人們便失却那種擺脫羈勒之穩熟，一下便躍入自然主義——便是回到藝術的起點了。歌德欲從而自拔，從新用各種方法自加束縛，然倘若發展的線索一下斷了，即使是最有能耐的人，也只能達到一種繼續試驗的地步。希勒的作品形式有相當底穩定，得歸功於其無形敬仰着的法國悲劇的典型，即算這為他所否認，也不十分依附列辛（其戲劇試寫為他所反對過）。但在法國那方面，却自從俄爾泰以後（Voltaire），也沒有大作家將悲劇的發展從束縛中引到那自由的現象的地步；反而學德國那樣躍入盧梭式的藝術原始狀態中，從而試驗着了。時時試讀俄爾泰的瑪合模一劇（按：Molinet，有歌德翻譯本），便可在心靈上得着清晰底印象，怎樣因傳統的打破而在歐洲文化上一逝不復返了。俄爾泰還可算偉大戲劇家最後底一個，用着希臘式底尺度軌範着其多姿態的從大悲劇底狂風暴雨中生出的靈魂——他能德國人之所不能，因為法國人的天性比德國人的天性更近於希臘人——一如其為偉大文學者最後之一，在治理散文文學中，猶有希臘人的耳官，希臘藝士的良知，希臘式的明決與雍容；更如其為最後之一人，猶能

在內中調和着精神最高度底自由與毫不激烈底意識，而能不委瑣，不卑怯。從他以後，便有近代精神，并其榜德，并其對於度量及範疇的憎恨，統治着一切區域了，起初因革命的熱情而解放，其次則因恐懼與憂愁的襲來，又重新自加束縛了——但這是名學 *Logic* 的韉繩，而非藝士的度量之檢束。當然，我們在這解放中，有一個時期能欣賞各民族的詩歌，一切在隱蔽處生長着的，從古來便滋生着的，野花藥的，奇麗的，碩大無方的，從民間歌謠起，直至「大野蠻者」*莎士比亞*止，我們賞玩一切時裝與土色的快樂，爲一切藝術民族之所未知；我們充分利用着「原始的好處」在這時代裏（*barbarische Avantage*），這是歌德用以反對希勒，爲他的浮士德之缺形式辯護的。但這還能有多久呢？各派別各民族的文學之狂潮，必定漂沒一切可靜靜滋長繁茂的園地；一般底詩人，無論其開始力量有多大，也將成爲嘗試底摹倣者，大膽底抄襲家；而羣衆呢，既忘廢了在表現力量的拘束中，在一切藝術工具的檢制中，怎樣去賞鑑藝術家的能爲，也必將爲力量而力量，爲思想而思想，爲彩色而彩色，爲靈感而靈感，而加以推許，然則倘若不是單獨了，羣衆將不克欣賞藝術品的一切原素與根本條件，終於必要求藝術家以藝術品單獨地達到他們。誠然，人們拋開了法國藝術希臘藝術的鎖鍊，以爲「不理智」，但不知不覺地養成了一種習慣，以爲凡鎖鍊，凡限制，皆屬「不理智」——於是藝術遂起而謀其改決，而浮遊於原始，幼稚，不完滿，古之嘗試與過度之各狀態中——這當然甚有教示的——在毀滅中，牠解釋牠的起源，牠的轉變。有一個大人物，其本性爲人所可信托的，其理論不多不少，還差三十年的實習的——那是拜倫（*Lord Byron*），他有次會說：「詩歌普通之能達到的，我都達到了，但我越在此加以思考，越確確了我這種信念，便是我們大家都走錯了路，一個又一個，我們都隨順了一種在內中錯誤了的革命的體系——我們這一代人物，或下一代，一定還能得到這一樣底信念。」然也是同一拜倫，却說過這樣底話：「我認莎士比亞爲最劣底典型，即算是最特出底詩人。」而歌德後半世的成熟底藝術思想，那超過了許多時代的，使人在大體上，以爲歌德還未發生過影響，他的時代還未到的思想，根本與此有所不同麼？正因爲他的天性使他久滯於文學革命的軌道中，正因爲他澈底地玩味過間接由傳統的打破而發現之新寶藏新區域新工具，又可謂在藝術的殘餘裏掘獲的一切，然後他中道的轉變與退悔方這麼沉重。這便是表示，他已感到深切底願望，重新恢復藝術的傳統，古殿壇的尙存留的遺蹟與基址，至少要將其當時的完美與整飭在眼中幻出來，即算重新建築起來自覺手力太差，因爲即使摧毀也就需要那麼大底力量。這麼，他生活於藝術中，一如在真藝術的回憶裏；他的爲詩，實是幫助於古者久已消逝的藝術時代之記憶與了。

解的工具。他的要求當然照新時代的力量看來是不克完成的；這痛苦却也因快樂充分地抵銷，蓋以為這在古時曾完成過，而我們猶成致力於此完成。非個人，却多多少少是理想的面具；非現實，却是有深意的普遍；使時代性質，地方色彩，淡薄到幾乎不可見，使之化作神話；現代情感及現代社會問題，約束之於最簡單底形式中，解除其刺激底緊張底病態底性質，在其他形式裏却使之在藝術意義上。不生效力；不添新材料或性質，却將久已習慣着的材料與性質，不斷地加以改造，注入新生；這便是歌德老年時所懂到的藝術；古希臘人與法國人所實行的藝術。

## 七八 藝術之遺餘

誠然在或種形而上的大前提下，藝術有更偉大底價值，例如流行着這種信仰，人性是不變的，而世間之實性，却自顯於人性與行動裏而不斷；則藝術者之作品，乃此永久常存之表象，然在我輩的意見中，藝術家只能使其表象得短期的暫存，因為人類在整個上是轉變底遷移底，即如個人也非堅牢也非常住。——在另一形而上的前提下亦復如此；設使我們的可見之世界不過幻相而已，如形而上學家之假設，則藝術於此真實世界亦庶幾近之；因為這幻世與藝術家的夢相世間，有太多相似之處了；而其餘之不相似處，甚至使藝術價值高過自然價值，因為藝術是表現與自然同形體的，自然之類型與典型。——設使這前提皆是錯誤的；則照這種推理，藝術將自居於何地呢？牠千年來教示我們，將生命在各種形態下努力地而且高興地看，使我們的情感竟張皇到這種地步；至於喊着說：「不管他怎樣，是生命，便是好的。」藝術的這種教示，要對於生存有興趣，將人的生命當自然的一小塊看，不有怎樣強力底合作，將其當一有規則的進化的對象看，——這種教示在我們心中深根柢固了，現在又成為智識的最強底需要顯示了出來。人固可以拋開藝術，但決不會褪掉從之學得的能為；亦如人放棄了宗教，但亦不能除去因之獲得的情志之增長與昇華。音樂和美術，如是因宗教而實在獲得的而增添的情感之富阜的標準，則即算在藝術一度消失後，為藝術所培植的生命之歡欣的深切與多方，亦必求申。科學人是藝術人的進展。

## 七九 藝術的晚鐘

正如人在老年記起幼時，慶祝紀念，不久人對於藝術，猶之傷感地記念幼年的歡愉。也許從來藝術沒有像現在這般深切而且生動地感人，好像死之魔力也動作了。想起那在下意大利之一希臘城，每年還有一天紀念希臘節，人民酒淚而且悲切外國的野蠻只見戰勝他們帶來的習俗；任何處人們不克欣賞所謂希臘的，任何處也不能醉足金波酒有如此大歡，除了在這班漸奄沒底希臘人種中。藝術家不久將被目爲華貴底才遺，如一個奇特底異鄉人，其力與美，還有古之盛世的餘風，而我們將加以敬仰，這敬仰是不輕易加於我們的同輩的。我們之最優美處，也許是從古時代的情感承襲而來，在現代直接底路上是不克達到的；太陽是落下去了。但我們生命的天還因牠而光耀而輝煌，雖然我們看不見。

原书空白页

# 憶契訶夫

〔俄國〕 蕭甯作 茅盾譯

〔I. 蒲寧 (Ivan A. Bunin) 一八七〇年生，詩人，小說家，九十年代末期他是高爾基所組的「Znanie」派的一個人。〕按「Znanie」是高爾基他們所支持的出版機關。他最初的作品，主要是詩，一九一〇年小說農村出版，就亦列為當時的有名小說家之一。俄國革命後，他成為白黨，亡命在法國。前年的諾貝爾文藝獎是他得的。〕

〔本篇譯自英文的對於契訶夫的回憶 (Reminiscences of Anton Chekhov)，美國出版，共回憶文三篇，一為高爾基所作，又一為庫普林 (A. Kuprin) 所作，——他現在也是白黨作家，餘一即蒲寧此文，高爾基和庫普林的，都有人譯過。〕

九五年向盡我在莫斯科認識了契訶夫。那時我們並不常常見面，要不是我還記得有幾句很特色的談話，那我就以為值得記的。

「你寫得多麼？」有一次他問我。

我回答寫得少。

「不好，」他說，他那低而深沉的語音幾乎是嚴厲的。「一個人必須……不顧惜自己地……工作了一生。」於是，停頓了一下以後，沒有顯然的接連，他加着說：

「一個人寫好了一篇小說時，我以為他應得把開頭和結尾都刪去。是在那頭尾處，大多數的小說家都愛說說的。而且一個人必須寫得短——盡力寫得短。」

接着我們談到詩了，他忽然興奮起來。「告訴我，你喜歡不喜歡阿萊格舍·托爾斯泰 (Aleksey Tolstoy) 的詩？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演劇角色。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就穿上了晚禮服，而且他從不脫下來。」

在這些觸到契訶夫的幾個愛談的小題——例如一個人必須「不顧惜自己」地工作，必須寫得簡單而且沒有絲毫不真實，這幾次偶然的會晤以後，直到十九年春以前，我們沒有再會見。

九九年春我到亞爾泰（Yalta）住了幾天，有一天黃昏時我在碼頭上遇見了契訶夫了。

「爲什麼你不來看我？」是他的第一句話。「明天一定要來呀。」

「在什麼時候呢？」我問。

「早上八點鐘光景。」

也許是看見我有驚訝的神氣罷，他加着說：

「我們起身是早的。你不麼？」

「我也早起，」我說。

「那麼，你一起身就來罷。到我們那裏喝咖啡。你喝咖啡麼？」

「有時喝。」

「你應當常喝。這是一種神妙的飲料。我工作的時候，一天到晚不喝別的只喝咖啡和鷄湯。早上喝咖啡，中午喝鷄湯。要是不喝，工作就受妨礙。」

我謝謝他邀請我，我們默默地走過那碼頭，坐在一條長凳上。

「你喜歡海麼？」我問。

「是，」他回答。「可是海太冷靜。」

「我就喜歡他這冷靜，」我回答。

「這就怪了，」他沉吟着，從他的眼鏡看着遠處，想他自己的思想。「一定是妙的，做一個軍人，或者一個年青的大學生……雜坐在人堆裏聽樂隊演奏……」

於是，像他常常那麼的停了一停以後沒有顯然的連貫他加着說：

「要形容海是很難的。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個學生在作文卷上形容了海？『海是闊大的。』只這一句。神妙，我以為。」

有人或許以為他說這句話是矯情的。但是契訶夫——矯情麼！

「我承認」有一位熟知契訶夫的人說，「我遇見過和契訶夫一樣誠實的人。但是像契訶夫那樣樸實，那樣不裝腔不矯情的人，我却從沒見過第二位！」

這是真確的。契訶夫喜歡一切凡是率真的，有生命力的，健康愉快的，只要牠們既不流於粗野亦不至於無聊，他都喜歡；他不能容忍矯偽的學究，或是那些把掉弄文句成爲習慣以至不能夠換一種樣子說話的書蛀蟲們。契訶夫在他的作品中，簡直不大講到他自己或是他自己的見解，而這，使得人們以爲他是一個沒有主義或是對於他的同類沒有責任感的人。在生活上，也一樣，他不是一個自我主義者，他不大講起他的喜歡或不喜歡。然而他的所好和所惡全是很強烈而且持久的，而「簡樸」就是他最喜歡的一端。「海是闊大的。」……這話，在熱愛「簡樸」而深惡歪曲與裝腔的他看來，就是「神妙」的。他說到軍人和音樂那些話，表示了他的另一特性：即他的矜持。從海到軍人那一轉，無疑地是他那祕密地渴慕着青年和健康之心所鼓舞的。海是冷靜的……而契訶夫愛生活和快樂。在他晚年，他這對於快樂的渴慕，——即使是最單純的快樂，——常常在他談話中流露出來。這是流露出來，不是表白出來。

一八九五年在莫斯科我所見的契訶夫（那時他三十五歲）是一個中年人，戴着夾鼻眼鏡，穿的很樸實，頗高舉動敏給而莊重。他歡迎我，但是是這樣不慌不忙的，以至於還是小夥子的那時的我以他這不慌不忙爲冷淡。……一八九九年在亞爾泰呢。我見到他已經大大變了樣；他瘦了，他的臉色更憂悒；他的與人不同處還是和從前一樣大，然而這已是一個有了年紀的人的樣子了，——一個經歷得多而且從憂慮中養成了莊重的有了年紀的的人的樣子。他的語音比前更柔和了……在別的方面，他還是從前在莫斯科時那模樣；態度誠懇，談話活潑，可是更樸實更簡短，而且，他一邊談一邊自顧自想他的。他微微仰起了臉，從他的眼鏡看着那海，讓我去儘量捕捉他思想上的聯系。在碼頭上會見他以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他家裏去。我很記得我和他在家園子裏過的那個陽光明媚的早晨。他與致很好，笑着，而且讀給我聽他所寫的唯一的一首詩（照他說，他從來就只寫了這一首）：「馬，兔子，和中國人，給兒童的一則寓言。」（他是給他一個朋友的孩子們寫的，見他的通信中。）



有一次，胖胖的中國人們，

走過一座橋，

在他們前面，

翹起了尾巴的兔子們跑得飛快。

突然那些中國人喊道：

「停止！呵！呵！」

兔子們將尾巴翹得更高點，躲進了叢莽。

這一個寓言的意思是顯明的：

誰想要吃兔子的話，

每天早上起，

必須聽爸爸的話。

這一次拜訪以後，我就常常到他那裏去了。契訶夫對我的態度也由此而變了。他對我更托熟，更懇切……但是他還是那樣矜持，因為他是不但對我，即對於最親密的人也是矜持的，所以我相信他這矜持非起於冷淡，而起於更重要得多的什麼東西。

那可愛的白石房屋在太陽光裏耀亮；那小小的園子，是契訶夫親自種植照顧的——他愛一切的花、樹和獸類；他的書房，掛着不多幾件畫片，有向外看去看得見烏脫香·斯波河（Ushara-Sho）谷和藍色的海角的大窗；我和這位不但他的才華使我心折並且他那沉著的音調他那孩子似的微笑也使我心折的人朝夕過從乃至數月——這一切將永遠成爲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回憶。他待我以友誼，有時幾乎是友愛的。但是我所說過的他那種矜持，即使在我們最親密的時候也決不解除。他對什麼都矜持。他很幽默而且愛笑，但是他只在別人說笑話的時候笑他那可愛的不裝腔的笑，他自己一點笑容也沒有地說着最有趣的話。他喜歡玩笑，喜歡題諱號，喜歡跟別人搗鬼……甚至在他去世以前不久他覺得略爲好一點的時候他的幽默還是忍不住。他用了多麼巧妙的幽默叫人家笑！他隨意落出一兩個字，跌着眼睛……他的信札雖然格式完備，却也是充滿了愉快的幽默

的。

但是契訶夫的矜持表示在許多別的事上的，却證明了他性格的力量。沒有一個人曾經聽得過他出怨言，雖然沒有第二人比他更有理由出怨言。他是大家庭中的一員，這大家庭生活很艱難。他不得不在能使最熱烈的創作衝動也會冷卻的條件下爲了金錢而工作。他住在一個仄小的分租的房間，據桌角而寫作，在全家的談話和嘈雜中，而且常常有幾個客人坐在他周圍。他有許多年是很窮的……然而從沒吐露過一點嘆窮的怨艾。這並不是他對於生活的要求少得幾乎沒有；相反的，他憎恨生活的卑微和貧乏，雖然他自己過的生活是高貴的斯巴達式（刻苦儉樸）。他有十五年之久患着消磨盡精力，而且終於致死的病痛，但是他的讀者永遠不曉得。這不是大多數的作所能辦到的。當真一句話，他那種忍受痛苦和視死如歸的大丈夫氣概是可讚美的。即在他病根很深時候，他也能够把他的痛苦隱瞞到幾乎看不出來。

「你身上不大好罷，安祿夏？」他的母親和姊妹看見他整天閉了眼睛坐着，就這麼說。

「我麼？」他就安靜地回答，睜開了眼睛，沒有戴眼鏡，他這對眼兒是非常的朗澈和溫柔。「呵，沒有什麼。只是一點點兒頭痛罷了。」

他熱烈地愛文學；談論作家們，讚賞莫泊三，佛羅貝爾（Fleisler）或托爾斯泰，他是頂高興的。他談起上舉的莫泊三他們時，特別興高采烈。談起萊蒙托夫（Lermontov）的塔曼（Taman）時亦然。

「我不明白」他就要說「怎麼只不過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就能寫了塔曼呵，如果一個人能够寫出那樣一篇和一個好的喜劇——那麼，就可以安心死了！」

但是他的談文學，跟那些三句不離本行的作家們的偏執，淺薄，阿私之談，是大不相同的。他是只和那些愛文學甚於其他一切藝術而且那「愛」中不雜有利害觀念只是純潔地愛着的人們談論的。

「你不應當把你的作品讀給人家聽，在出版以前，」他常常說，「而且最要緊的是，千萬莫聽從任何人的指點。如果你把作品弄得亂七八糟，也讓你自已負責。莫泊三以他的偉大會經把寫作的水平提得這樣高，以至我們難以下筆；但是我們不得不寫。特別是我們俄國人不得不寫，而一個人寫作時必須勇敢。有大狗，也有小狗，可是小狗們不應當因爲有大狗在而就灰心喪膽。大

狗小狗都得叫——用上帝給他們的嗓子叫着。」

在文壇上進行的一切，他都深切地關心着；他憤慨於那些阻礙文學發展的愚魯、虛偽、矯飾和大言不慚。但是雖然他憤慨，他決不暴躁，而他的憤慨並不是爲了個人。常常聽說從前的作家們看見別人成功而深喜，並不嫉妬。所以，要是我懷疑着契訶夫會有一點點的嫉妬的話，我就覺得還是不提起爲妙。但事實是契訶夫見有天才出現每每忍俊不住地大爲快活。「無才」這一詞，以我想來是他所能用的最壞的貶詞了。他自己的成功和失敗，他只放在肚子裏自己明白。

他寫作了二十五年，而當那時期，他的作品繼續地被攻擊。他是俄國最偉大最敏妙的作家中的一個，然而他從沒用他的藝術來說教。正惟如此，俄國的批評家既不能了解他，也不讚許他了。不是他們曾經力持說萊維丹（Levin）應當「加亮」他的風景——畫上一條牛，一匹鷄，或一個女人的形像麼？這樣的批評大大傷了契訶夫，而且給他的痛苦遠過於俄國人生所已經給他的痛苦。他的痛苦偶然會流露——只不過偶然一流露。

「我們不久就要慶祝你的五十大壽了，安東·巴芙洛維乞！」

「我知道你們的慶祝。二十五年來，他們不做別的，却只虐害着取笑着一個人。而於是你們給他一枝鉛製的筆，整整一天朝他流口水，喊着，吻他，激昂慷慨地。」

講到了他的名聲和他的風行一時，他也用同樣口氣回答——用二個字，三個字，或是一句笑話。

「你看過了這個沒有，安東·巴芙洛維乞？」有人讀了一篇關於他的文章，這麼說。

那他就怯生生地從他那眼鏡片的上邊望了一眼，滑稽地拉長了面孔，用他那沉着的音調說道：「呵，一千個謝謝！一整板呢，底下是『又有位作家名契訶夫，一個不滿意的人，一個嘮叨家。』」

有時則他嚴肅地加着說道：

「當你看見你自己被批評了時，請記起我們這般受罪的人們罷。批評家爲了一點小事打你的耳光，好像我們是小學生。他們中間有一位預言我將來必死於水溝。他以為我是因爲酗酒被學校斥退了的。」

我從沒見過契訶夫發脾氣。他簡直難得有次把暴躁，如果他不免，他就可驚地自己克制住了。例如，我記得有一次他讀到一

本書說他是對於道德和社會問題「毫不關心」而且說他是悲觀者，他可真有點氣了。然而他的氣忿也只用兩個字來表示：「一片癡話！」

我也不覺得他是冷淡的。他說他寫作的時候是冷淡的，而且他唯在他所要表現的思想和形象於他是完全清晰的時候，他才寫，於是一氣寫下，沒有間斷，直到他結束。

「一個人應當只在他覺得是完全冷靜的時候方可以下筆，」有一次他說。

但這所謂冷靜是一種很特殊的性質。沒有第二個俄國作家有他的敏感和他的複雜。

實在的，須是慧心人方能洞見這深湛而複雜的心靈——這「無比的藝術家」如托爾斯泰稱呼他。我只能保證他是一個罕有的精神高貴的人，十足的非凡，有教養，是溫柔優雅而兼和完全的率真，和善敏感而兼完全的坦白。

忠實而自然，而又保留着極大的嬌豔，這就成其為罕有的美，純潔，和有力。我之所以常常講到契訶夫，就因為他這鎮靜在我看來就是他的人格之堅強的證明。我以為他的人格之堅強是常常在的，即使當他還是年青而意氣軒昂的時候；而也許就是這，使得他如此有獨立精神，使他能够不驕不誇然而勇敢地不自欺地開始他的工作。

你記得冗長的故事中間那位老教授的話麼？

「我不說法國書是好的，天才的，而且高貴的；但是法國書不像俄國書那樣沉悶，並且在法國書中常常可以找到創作力的第一要素——那個人自由的感覺。」

契訶夫就具有這「個人自由的感觉」到最高度，而且他不能忍受別人的沒有。要是他想到了別人對這並不重視，他就要心裏難過而且排遣不了這悶損。

大家熟知這「自由」破費了他很多；但他不是那種有兩個不同觀念的人——一個觀念為自己，另一個給別人。有悠久的時期他的成功比他所應得的要小得多。但是他一生中從來不稍稍設法去增進他的名望。對於現在那些為要達到成功而採取的一切暗中運動，他是絕對的不染指。

「你還叫他們是作家麼？他們是馬夫！」他刻毒地說。

他不喜歡被人家，拿去號召，當有時這號召似乎做得過分了的時候。

「斯考爾賓（出版家）的書廣告做得壞了，」在北方的花出版以後，他寫信給我說。「他們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我在『Rusky's Vedomosti』日報上看到了那廣告時，我就發誓從此決不再和什麼『斯考爾賓』（蝸，）鱈魚，或是蛇之類，發生什麼交涉。」

這是在一九〇〇年冬天，契訶夫對於新出版家斯考爾賓的某種方面發生了興趣，於是因了我的請求，把他他初期小說的一篇，在海上交給了那出版家。他們把他印在一本小說集裏，契訶夫後來懊悔了許多次。

「一切這些新的俄羅斯藝術是無意識的，」他說。「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泰梗洛格看見一塊招牌，寫着：出賣人造的鑲桌！哦，這新藝術就和那個一樣。」

他的矜持是從他的精神的高超來的，而且是從他那不斷地努力要把自己表現得確實來的。將來未必沒有一天人們會知道他不但是「一個『無比的藝術家』」不但是「一個令人驚愕的語文的大師，並且額外又是一個無比的人。但這總得許多年的工夫人們方能充分把握到他的微妙，他的力，和他的優雅。」

「你好麼，親愛的伊凡·阿萊格舍維乞？」我在尼斯（Nis）時他寫信給我。「我祝你新年如愛快樂。你的信，我接到了，謝謝。這裏莫斯科，樣樣事是平安的，沒有毛病的，而且死板晦澀。沒有新聞（除了那新年），也不盼望什麼新聞。我的劇本還沒上演，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上演。說不定二月裏我會到尼斯來……代我問候那可愛的熱的太陽以及那平靜的海。你自己自尋樂趣罷，快快樂樂罷，不要想到病，常常寫信給你的朋友們……你要好好兒的，高高興興的，並且不要忘記你的淡黃皮色的北國的老鄉，他是被消化不好的毛病，以及心情煩躁所苦惱着。」（一九〇四年正月八日）

「代我問候那可愛的熱的太陽以及那平靜的海。」……我難得聽見他說這樣的話。但是我常常覺得他應當說，而於是我心就悲哀地作痛了。

我記得初春的一個晚上，已經不早了，突然電話鈴響。我聽得契訶夫的沉着的音調：

「先生，坐了車上我這裏來。我們出去兜一個圈子。」

「兜圈子麼？在晚上這個時光麼？」我回答。「什麼事，安東·巴芙洛維乞？」

「我害着相思病了。」

「那是好的。但現在已經九點過了……你會傷風。」

「年青人，不要噁囉！」

十分鐘以後，我在恩脫卡了。這房子，契訶夫單獨和他母親在那裏過冬的，是又寂靜又陰暗，只有他母親臥房門上的鑰匙孔裏射出來的一線光，以及他那半黑暗的書房裏兩枝小小的蠟燭。和往常一樣我一見那幽默的書房我的心就縮緊了，這書房契訶夫曾經在那裏度過很多寂寞的冬夜，在那裏痛苦地想着（也許）命運給他的那麼多而玩弄他那麼酷。

「多麼好的一個晚上！」在門道接住了我時，他對我說，比往常更溫柔，而且更加打起精神來笑樂。「這裏是沉悶不堪呵！唯一的破寂是電話鈴響了時蘇菲亞·巴芙洛芙娜進來問我在做什麼，而我回答她：『在捉小老鼠。』來，我們兜風到奧林達去罷。管牠傷風不傷風！」

那晚上是暖和的，平靜的，深藍色的天空有明輝的月亮，一點點雲，和幾點疏星。車子慢慢地沿着白的街道走過，我們，被夜的幽靜所慰撫，默然坐在那裏望着那煥發了暗金色的海……於是來了那陰影籠罩着的林子，可是已經春天樣而且美麗……黑色一隊的大柏樹莊嚴地直指天空。我們停了車，在柏樹下散步，走過了那殘破的古堡，這在月光下是青灰色的。突然契訶夫對我說：

「你知道我的作品還有幾年的壽命七年？」

「爲什麼是七年呢？」我問。

「那麼七年又一半。」

「不，」我說。「詩的壽命是長的，而且時間愈長，牠愈變得好——跟酒一樣。」

他不說了，但是當我們坐在一條長凳上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那海在月光下閃亮，他除下了他的眼鏡，用他的柔和而疲倦的眼睛看着我說道：

「詩人們呢，先生，是用這樣的字句的，例如『銀色的距離，』『契合着，』或是『向前，向前，用黑暗的力打仗，』——這樣的人啊。」

「你今晚上不快活罷，安東·巴芙洛維乞，」我說，看着他的和氣而美麗的面孔，這在月光下顯得蒼白。

他那時正在心有所思地用他手杖的尖頭掘起一些小小的石卵，他的眼光看在地。但當我說他是憂悵的，他就面對面朝我，看着，幽默地。

「這是你，不快活，」他回答。「你是不快活，因為你在車上化費了那麼多時光。」

接着他又莊嚴地加着說：

「是的，還有七年工夫我的作品有人讀；我呢，活不到那麼多了——也許能活六年罷。但是請不要將這話告訴報館訪員呵。」

這裏他是錯了：他沒有活上六年……

他安然的沒有苦痛地在一個他平日所愛的幽靜而美麗的夏天的黎明死了。他斷了氣後，有一種快樂的神氣來在他臉上，而他的臉就像一個很年青人的臉。那時我心頭就來了勒·貫德·特·呂司耳（*Lecointe de Lisie*）的幾句話：

我呢，我希望在寧靜而又黑暗的墳墓裏面，

得到生之解放，並且不再知道，

思想的慚愧和做着人的憎惡！

——完——